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（卷第一）
海仁老法师主讲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楞严经讲记序
释题
卷第一
楞严经讲记序

楞严经十卷，古今版本多载：唐印度高僧，般剌密帝译（注一）。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（注二）。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（注三）。大概是：般剌密帝读梵文，弥伽释迦通梵文而善中文，由其译梵文而为华语。房融则执笔书记，以其中文程度高，故随写随加缮正，故文字优美，受古今人赞颂。民国以来，犹以欧阳渐居士一派学人，均疑为房融伪造；然房融文字虽好，幽深佛理，非其所长。

楞严经，起初在印度方面，以其为国宝，严禁外流。般剌密帝尊者，弘法愿深。以为佛法重在流通，两次冒险，思送中国，以求宏扬，不幸，皆为关卡查禁。尊者，费数年时间以蝇头小字，书于腊纸之上，剖开腿瓜，藏于肉中，方得混过关卡而至广东。访得房融是中国高官而被贬谪者，又精于文艺，乃剖出与之。然经适血渍包裹，凝聚坚固，日夜愁叹。其女问之，乃告以故。女曰：易耳，以人奶浸之，久而自溶。房融大喜，乃如法炮制，而经卷完整，乃请般剌密帝尊者主译，而自负笔受之责（注四）。

楞严经传至中国，注之者无虑数十百家。谤之者，虽众喙纷纭，而劫火烧须弥，未损其一尘耳！

佛经中甚少感情语，惟楞严经一再用之，此为他经所无。楞严经第一卷：‘尔时阿难，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，摄入淫席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……于时世尊，顶放百宝无畏光明……宣说神咒。敕文殊师利，将咒往护，恶咒消灭，提奖阿难，及摩登伽，归来佛所。阿难见佛，顶礼悲泣……’‘佛告阿难，汝我同气，情均天伦……，是以渴仰，从佛剃落。’又云：‘尔时阿难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我是如来，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犹恃憍怜，所以多闻，未得无漏……’。（下略）虽今出家，犹恃憍怜，可谓感情流露之极。

后此，受阿难请，释尊放光动地，十方所有世界，微尘国土，诸大菩萨，皆住本国，合掌承听。

‘佛告阿难！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，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，缘觉……。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云何二种？阿难！一者、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，为自性者；二者、无始菩提、涅盘，元清净体，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由诸众生，遗此本明，虽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’

此下，则击钟，握拳，说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又问：蕴、处、界，皆非因缘、非自然性，云何二俱排遣？佛云：‘汝元不知，如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；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及自然性。’富楼那又问，‘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，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。’又疑：‘水火相违，空塞不通，云何皆遍？’

我读楞严，至‘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’。自然性，是外道语，固是错误。因缘生法，大小乘经论无不言之。今佛此说，似富有革命性表达，深感疑惑。今请再读下文，便知之矣。佛告富楼那言：‘我今为汝大众，宣胜义中真胜义性’，前为声闻，权乘菩萨，亦曾数说因缘；今乃胜义谛中真胜义谛，故作是言。

胜义谛中真胜义谛者，乃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犹华严经中一真法界，事理圆融，于一微尘，含十方国土。此下绾巾成结，显六解一忘。二十五圆通。（五卷）文殊拣选圆通（六卷）戒定慧三决定义（六卷）。楞严神咒。干慧地等四十四心（七卷）。五十种阴魔（十卷）。读者依次读去，当得益匪浅也。

海仁老法师，久住香港，为民国以来，讲经大德。德行兼优，诲人无算。圆寂前将楞严经笔记交文珠整理出版，文珠亦忙人也，集众务于一身，未能兼顾；惟因海公迭次入梦，逼不获已，乃抽暇为之。今将完成付印，嘱余为之序。余老矣，久不握笔，仅条其内容，俾读者知其概略，序也云乎哉！

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六月八三老衲南亭于台北市华严莲社

（注一）般剌密帝、华言极量，中印度人。唐神龙元年，在广州制止寺，译首楞严经。

（注二）弥伽释迦、译白云峰。高僧传二曰：乌苌国沙门。

（注三）房融、唐洛阳人、房玄龄孙，中宗时武氏揽权，被贬广州，尝与天竺沙门般剌密帝，译首楞严经，见佛教名人录。

（注四）笔者闻此说，然未见其出处。今台南莫正熹居士，译楞严为语体文，中载此说，故敢附记之，以见古人弘法心之深切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讲记

香港大屿山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今释此经，谨依贤首，十门释义：初、教起因缘，二、藏教所摄，三、义理浅深，四、教所被机，五、能诠教体，六、宗趣通局，七、修证阶差，八、部类品会，九、总释名题，十、别解经文。

一、教起因缘

大智度论云：‘如来以无量因缘，说摩诃般若。’然则，佛说本经，岂无因缘？今明教起因缘，有通有别；通则总括释尊一代时教，其说法因缘有五。别则局限本经；佛说本经因缘有十。现先释通因缘：

（一）法应尔故：谓法本如是，法华经云：‘诸佛世尊，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；为欲令众生，开示悟入佛知见故，出现于世。’又‘诸佛本誓愿，我所行佛道；普欲令众生，应同得此道。’此道，即生佛体同之佛性，惜众生迷而不觉，枉受轮转；诸佛出世，无非为说此法，令众生同悟共证，此法尔天然之理体而已。

（二）酬宿愿故：佛于因中修菩萨道，虽发宏愿，广度众生；但限于福慧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今既成佛，福慧具足，正是转法轮，酬宿愿之时。

（三）顺机感故：众生本具佛性虽同，但迷来已久，值遇各殊；烦恼固有厚薄之分，智慧亦有深浅之别。诸佛说法，无非随顺众生根机大小不一，故说顿说渐亦不等。

（四）利今后故：佛每会说法，当时听众，无不得益，谓之利今；佛灭度后，弟子结集流通，令末法众生，若见若闻，均沾法益，是谓利后。本经阿难大众，闻佛开示四科七大，无非藏性而大开圆解：‘各各自知、心遍十方。’‘悟知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’。及文殊菩萨，说圆通偈后，有十恒河沙众生，得法眼净，是名利今；流通分云：‘佛灭度后，若有众生，能诵此经，能持此咒，乃至如教行道，直至菩提，无诸乏少。’是名利后。

（五）治重病故：众生之病，或因父母所生之色身，四大不调而生；或因无明烦恼，障蔽法身而起。前者属于身病，世间药物可医；后者属于心病，非出世佛法莫能根治。佛为无上大医王，观众生苦恼——苦谛；为说苦因——集谛；示以离苦得乐之妙方——道谛；令依教修行，断烦恼，证涅盘——灭谛。进而开权显实，弹偏斥小，叹大褒圆；令回小向大，直趣佛乘，断无明，证法身，五住尽，二死亡，是名治重病。

以上五种，为佛说一代时教之总因缘，至于佛说本经因缘，分别有十：

（一）迷真性：真性即众生本具之佛性，原无生灭去来，众生迷故，起惑作业，以致流转生死；佛愍其苦，秉同体大悲，倒驾慈航，随流九界，非生示生，非灭示灭，以启迷显真。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继，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；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受轮转。’又‘汝犹未明，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；其性真为，妙觉明体’。又：‘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。’此皆遣责阿难，迷惑真性，以是因缘，故说此经，破妄显真，会四科七大无非藏性。使阿难大众，及末法众生，得悟真性。

（二）逐妄执：吾人内之身心，外之器界，无不唯心所现，如空花水月，本无实体。众生迷而不知，随逐妄想，执我执法；如阿难七番妄执，计心在内、在外、在中间，乃至推穷寻逐，名之为心。佛呲其非：‘此是前尘，虚妄想相；惑汝真心。由汝无始，至于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’。以是因缘佛说本经，以破妄执。

（三）背真因；真因即无上菩提之因，无上菩提，元无生灭，若以生灭心求之，终不可得。经云：‘若于因地，以生灭心，为本修因；而求佛果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’，‘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。’‘汝今欲令，见闻觉知，远契如来，常乐我净；应当先择死生根本。依不生灭，圆湛性成；以湛旋其虚妄灭生，复还元觉。得元觉明，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，果地修证。’读此可知，佛因众生违背真因，故说此经。

（四）乖真修：称性起修谓之真修。真因如种子，真修如人工护理。种子要真实，护理方法要正确，否则，纵经尘劫，亦难得良好之收获。经云：‘诸修行人，不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，声闻缘觉，诸天魔王，及魔眷属；皆由不知，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，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’因此，佛说本经，破识显根，令舍攀缘，而获真因；复示二种根本，使弃生灭，守真常，不致乖真修，入歧途。

（五）惑多闻：闻法不厌，学而不倦，谓之多闻。人能闻而思修，则多闻实为人道之本，证理之基，岂可厚非？奈阿难示同群迷，一向多闻，不务真修，遇境逢缘，难免堕落，经中当机曾多番自悔：‘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’。‘所以多闻，未得无漏；不能折伏，娑毗罗咒，为彼所转，溺于淫舍。’‘今日乃知，虽有多闻，若不修行，与不闻等，如人说食，终不能饱。’佛亦多番斥责阿难，闻而不修，以致徒劳无功。经云：‘是故汝今，虽得多闻，不成胜果’，‘汝虽强记，但益多闻，于奢摩他，微密观照，心犹未了。’‘汝虽多闻如说药人，真药现前，

不能分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’ ‘汝虽忆持，十方如来，十二部经，清净妙理，如恒河沙，只益戏论。汝虽谈说，因缘自然，决定明了；人间称汝，多闻第一。以此积劫多闻，不能免离摩登伽难。’ ‘是故阿难，汝虽历劫，忆持如来，秘密妙严：不如一日，修无漏业，远离世间，憎爱二苦。’ ‘汝学多闻，未尽诸漏，心中徒知，颠倒所因，真倒现前，汝不能识。’ 然后示其真修 ‘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。’ ‘旋汝倒闻机，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’ 此皆示其真修，令知多闻不修，难得实益。

（六）昧本行：前乖真修，通于一切学人，今昧本行，独指阿难。阿难一向多闻，循声流转，佛欲令阿难，就路还家，无需改途易辙，故说本经：‘汝但不循，动静离合，恬变通塞，生灭明暗，如是十二，诸有为相；随执一根，脱黏内伏，伏归真元，发本明耀。’ 十二有为相中，以动静居首，又击钟验常，无非欲令阿难，反闻闻自性，以契其本行。惜阿难未会佛意，故有：‘虽复悟知，一六亡义，然犹未达，圆通本根。’ ‘惟垂如来，惠我秘密，成就如来，最后开示’之请。实昧本行。佛不得不敕二十五圣，各陈圆通，显门门皆可入道。奈阿难未得圆自在慧，必须选择一门深入，因再敕文殊：‘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，诸大菩萨，及阿罗汉，各说最初成道方便，皆言修习，得真圆通。彼等修行，实无优劣，前后差别，我今欲令阿难开悟，二十五行，谁当其根；兼我灭后，此界众生，入菩萨乘，求无上道，何方便门，得易成就？’ 文殊菩萨，密体佛意，选择圆通本根，唯耳门闻性，是圆通常三真实。经云：‘譬如人静居，十方俱击鼓，十处一时闻，此则圆真实。目非观障外，口鼻亦复然，身以合方知，心念纷无绪；隔垣听音响，遐迩俱可闻；五根所不齐，是则通真实。……声无既无灭，声有亦非生，生灭二圆离，是则常真实。’ ‘诚如佛世尊，询我诸方便，以救诸末劫，求出世间人，成就涅盘心，观世音为最。’ ‘堪以教阿难，及末劫沉沦，但以此根修，圆通超余者，真实心如是。’ 由于阿难，昧于本行因缘，佛说此经，为选圆通，令从耳根深入，就路还家，直趣菩提。

（七）纵恶习：恶习指杀盗淫等十习因，能招致三恶道果，谓之恶习。众生无始时来，顺此恶习，放纵不羁，故随业受报，堕三恶道。佛愍此辈，故说此经，示十习因，明六交报，教以四清净明诲，令弃恶修善，超凡入圣。

（八）顺劣习：众生根性恶劣，急功好利，妄自夸大。今虽修行，劣习不改；故暂伏烦恼，时感轻安，即以为证得圣果，大妄语成，将堕无间。以此因缘，佛说此经，开示五十五位，真菩提路。令知圣凡，优劣浅深，勿循劣习，生增上慢，得小为足。

（九）迷漏无闻：迷漏即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。三界天仙，因不闻佛法，误认天仙乐境，便是无为涅盘。因此佛说此经，详示天仙之乐，皆业果酬答，暂得如是，报尽还来，散入诸趣，仍受生死。令舍有漏，进修无为。

（十）顺邪惑：邪惑指定中魔境，惑人心性。诸修行人，无非志在出尘，奈因不明定境，唯心所现，非真实有，而妄生取舍，遂为魔所乘，尘不能出，反遭堕落。故佛无问自说，详细开示，五十重禅定魔境，令修行人，降魔破阴，进趣菩提。

二、藏教所摄

藏指三藏十二部；教指三时五教，或四时八教。佛说一代时教，不外三藏十二部。三藏即经律论：经诠定学；律诠戒学；论诠慧学。然亦有经诠律学：如梵网经，璎珞经等。亦有论诠律学：如大乘起信论等。本经阿难请定，佛答以首楞严王大定。经中四重律仪及三渐次等，又涉律学。七番破妄，十番显见，则属论议。故知本经，正属经藏，兼涉律论。

十二部是：‘长行重颂兼授记，孤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曾有，论议共成十二部’。

（一）长行：依能诠之文立名，字数不等，在西土名散花说，中国谓之叙体文。本经十卷宏文，除第五第六卷中，少数偈颂外，余皆长行。

（二）重颂：或随方土所喜，或为后来者说，用一定字句之偈颂，重述长行所诠之义理，名重颂。如本经第五卷：‘真性有为空，缘生故如幻’等。

（三）授记：记有善恶，佛为弟子，授记作佛，是善记。琉璃王诛释种，佛记其七日，当堕地狱，是恶记。本经流通分：‘若有众生，能诵此经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广说，穷劫不尽，依我言教，如教行道，直成菩提，无复魔业。’ 正是善记。

（四）孤起：虽亦偈颂，然诠义与前文异，名孤起颂，如金刚经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’。又金光明经空品，及本经第二卷，阿难赞佛偈，第六卷选圆通根，前后文皆属孤起。

（五）无问自说：其义奥妙，非凡小思虑所及，故佛不假他问而自说。如阿弥陀经，及本经五十重阴魔等。

（六）因缘：有二义，一是善恶因缘，如迦叶往昔，以紫金光，涂佛形像，生生世世，身常圆满，获紫金光，是善因缘。牛伺比丘因宿生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，有牛伺病，是恶因缘。佛说善恶因缘，以警励世人，令知因果，改往修来。二是一切法皆从因缘生。以上中下品十善因缘，生三善道；以上中下品十恶因缘，生三恶道。以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，四谛因缘，生声闻乘

。以顺逆观，十二因缘，生缘觉道。以修六度四摄因缘，生菩萨乘。以达万法唯心，心外无法因缘，出生佛道。故佛说十法界因果、无不从因缘生。此限于权教，非本经所诠。

（七）譬喻：非借世间事相譬喻，无以了解佛法实相妙理。如华严经：‘诸佛常清净、究竟如虚空。’以虚空喻佛身，本经以衣里明珠喻佛性。又以空华，喻世间诸法，皆属譬喻。

（八）本事：谓本门修行事迹，如金光明经，流水长者子品，舍身品，是佛自说本因地中，行菩萨道之事。法华经，药王菩萨品，本经二十五圣，各说因地修证，皆属本事摄。

（九）本生：是说及佛与弟子等，本因地中，曾生何处，作何佛事。如须菩提云：‘我旷劫来，心得无碍。自忆受生，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。’舍利弗亦云：‘我旷劫来，心见清净。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，世出世间，种种变化，一见即通，获无障碍。’

（十）方广：方是佛教化众生之方便，广是佛所证之理体。又本经二十五圣，所修法门，是自行方便；观音菩萨，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是化他方便。本经所显，三如来藏，妙觉湛然，含吐十方，正是广义。

（一一）未曾有：本经佛初说法，放光集众，是未曾有‘事’，本经所诠藏性，一心三谛，是未曾有‘理’；毛端现刹，尘转法轮，是未曾有‘用’。若体若用，皆众人向所不知，今日方得见闻，是名未曾有。

（一二）论议：佛与外道，时有所辩；或与教内弟子，辩论妙理，皆论议摄。本经七番破妄，十番显见，及会四科，融七大，皆属论议。准上可知，本经概括三藏十二部。

佛教传入中国，历代大德，依所宗经论，判立教义，以统一佛之一代时教，以判定当经所诠之类别。例如：

菩提流支法师，立一音教。谓：‘佛以一音演说法、众生随类各得解’。‘佛所说法，譬喻大云，以一味雨，润于人花，各得成实。’

晋慧远法师，立顿渐二教。顿谓华严了义大教；渐指三乘共宗，渐次修证。

昙无忏法师，立半满二教；半指小乘，但明人空，不明法空；但断见思，未断无明；但证小果，未证佛道。满谓大乘，明二空、修三观、断三惑、度二死，自他兼利，乃至究竟成佛。

信行法师，立三一二教，三谓三乘，属方便权教；一谓大乘，如法华：‘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’属于实教。

玄奘法师立三轮教：一转法轮：佛初于鹿苑，三转十二行法轮。二照法轮：佛于方等会上，弹偏斥小，叹大褒圆，令回小向大。三持法轮：佛于法华涅盘，双照双遮，入于中道。

笈多法师立四教：一有相教，谓四阿含经等。二无相教，如诸般若。三同归教，谓法华会三归一。四常住教，谓涅盘经，广谈佛性常住。

贤首国师立三时五教：三时谓日出，日升，日落。日出时先照高山；如华严时，先照大机。日升时普照高山平地，喻阿含方等般若，三机普被。日落还照高原，喻法华涅盘时，仍照菩萨大机。五教，谓小、始、终、顿、圆。小教：是为人天、及愚法声闻之小机，但说人空，不明法空。始教说诸法空，为般若空宗之始，亦名分教。广谈法相，为唯识相宗之始，二皆大乘之始故名始教。终谓楞伽、起信论，广谈法性常住，许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成佛；方尽大乘之极说，谓之终教，以其谈理究竟，亦名实教。顿教不立渐次，唯辨真性，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，如维摩经等。圆教显一真法界，性海圆融，缘起无碍，如华严经：‘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’本经：‘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’是终教义摄。‘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’‘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。’是顿教义摄。‘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’‘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。’是圆教义摄。

天台宗智者大师立五时八教：五时谓华严，阿含，方等，般若，法华，涅盘。八教谓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，谓之化仪四教；藏、通、别、圆，谓之化法四教。

三、义理浅深

佛经虽多，所诠义理，不外大小二乘。小乘经诠三法印：‘诸行无常；诸法无我，涅盘寂静。’或诠四法印：‘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诸行皆苦，涅盘寂静。’凡作是说，皆名佛说，否则魔说，故名法印。至于大乘经典所诠，唯一实相印。实相，亦名真如，亦名佛性。圆觉经名‘圆觉妙心’；华严经名：‘一真法界’；般若经名：‘实相般若’。净名经名：‘不二法门’。法华经名：‘一乘实相’。本经名：‘常住真心’，‘妙真如性’，或‘三如来藏’。经中会四科七大皆藏性；俱非世出世法故，名空如来藏；俱即世出世法故，名不空如来藏；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故，名空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泯一切法；不空如来藏，立一切法；空不空如来藏，统一切法。故知本经所诠三如来藏，亦即圆融三谛理；一空一切空，俗中皆空，是圆融真谛。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，是圆融俗谛。一中一切中，真俗无不中，是圆融中谛理。此乃究竟之谈，了义之说，故知本经诠义甚深，并非权小可比。

四、教所被机

本经既诠圆教理，当被圆顿机。经中阿难所谓：‘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’是圆融三观。佛示其藏性，圆三谛理，正是圆顿之教；然则阿难，当属圆顿之机。但经云：‘如来今日普为此会，宣胜义中，真胜义性；令汝会中，定性声闻，及诸一切，未得二空，回向上乘，阿罗汉等，皆获一乘，寂灭场地，真阿炼若，正修行处。’可知本经，教所被机，非独被菩萨，亦兼化二乘。

五、能诠教体

综上已悉，本经所诠之理，及所被之机，然犹未知，能诠之教，以何为体。本经文殊菩萨答佛偈云：‘我今启如来，佛出娑婆界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’读此可知。释尊应化娑婆，实以音声为教体。但音声应概括名句文等。如佛说法，音声固含名句文等义；佛灭度后，纸墨之教，亦无不含名句文。否则，徒有音声，而无名句文，如世间风声、水声，尚不能诠理，云何能成教体？清凉大师，因立十种教体，此非初学要务，避繁不录。

六、宗趣通局

一经所宗名宗，宗之所归名趣。宗是修行之指标，趣乃修成之果趣。贤首国师立宗有十：

（一）我法俱有宗：三界凡夫，内执身心为实我，外执器界为实法；物我既立，是非蜂起，贪嗔祸患，遂由是生。六祖云：‘有我罪则生，忘我功德无比’信然。

（二）法有我无宗；小乘圣人，于五阴四大，求我了不可得，因悟我空；但仍执五阴四大为实法，故曰法有我无。

（三）法无去来宗：根性较前稍利者，不但了知五阴无我，且知五阴法中，过去已灭，未来未至，唯有现在，谓之法无去来。

（四）现通假实宗：知过去法不可得，未来法亦然，即使现在诸法，亦通假实。如六根六尘六识，是依五阴建立，但有假名，而无实体，唯五阴法实有。

（五）俗妄真实宗：谓三界生死诸法，是俗谛；出世涅盘，是真谛；俗谛生灭，虚妄不实；唯出世涅盘，方真实有。

（六）诸法但名宗：不惟俗谛虚妄，但有假名，即真谛亦然。生死涅盘，但有假名，而无实体。此宗通大小乘，为利根小乘入大乘之初门。

（七）三相空有宗：此依解深密经而立。三相谓：依他起，偏计执，圆成实。唯识宗立此为三性。谓色心二法，皆依他幻有，假而不实，故曰依他性空。众生不解，横起我法二执，名遍计执。若知依他幻有，遍计本空，一切法如空华水月，内无人我，外无诸法，二执不起，契证真如，名圆成实。此纯属大乘。

（八）真空绝相宗：谓心性妙理，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是名真空。无我人众生寿者，法及非法是名绝相。此属大乘，纯显般若，依楞伽及胜鬘等经而立。

（九）事理无碍宗：事谓十法界，一切名相，有生灭去来之法。理谓诸法本体，不生不灭之理。一切法本空，故事不碍理；体能随缘，故理不碍事。此亦名藏性缘起宗：以藏性清净本然，但能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以随缘不变故，事不碍理；以不变随缘故，理不碍事。此属大乘了义之教。

（十）圆融具德宗：承前事理无碍，故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如帝网珠、互摄互融。如一室千灯，彼此无碍，是名圆融。此宗依华严大致而立，为十宗之最。

综前十宗，初属凡外所执。二至五宗，是小乘法。六宗通于大小乘，第七宗已去，纯属大乘。本经通则同具十宗；局则限于后四。如经中七趣升沉，五阴魔境中，前四十八种，属我法俱有宗。声闻缘觉，五不还天，及五阴魔境中后两种，属二至六宗。弥勒菩萨，修圆妙识心三昧，属三相空有宗。七大文中，清净本然，及空如来藏，一切俱非，妙性圆明，离一切相，是真空绝相宗。经中：‘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’。是即理即事；‘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’是即事即理。‘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’是真如随缘，幻有十法界，即理不碍事；‘生灭去来、本如来藏。’是真如随缘不变，即事不碍理。‘性色真空、性空真色’，是理事无碍；‘离即离非、是即非即’是事理无碍。此皆属于事理无碍宗。经中‘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毛端现刹，尘转法轮。’又‘十方虚空，满足微尘，一一尘中，现十方界，现尘现界，不相留碍。’是显圆融具德宗。今为初学，概括而论，本经以不生灭为本修因为宗；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趣。

七、修证阶差

锻炼薰陶谓之修，行成契理谓之证。修有正修邪修；证有分证满证。经中四清净明诲，三渐次，二十五行，坛场持咒等，皆正修；四禅八定中，除五不还天，五十重阴魔中，除后二种，皆是邪修。正修中复分真修与缘修。藏通二教，以及别教三十心，圆教十信，皆名缘修，以未见道故。别教十地，圆教十住已去，方名真修，以见道故。本经拣邪修显正修，拣缘修显真修。经云：‘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，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诸天魔王。’诸天拣邪修，声闻拣缘修。‘得元明觉、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，果地修证。’是显正修真修。

藏教初二三果名分证，四果名满证。通教见地已去，至菩萨地，共五位名分证，佛地为满证。别教初地至等觉为分证，妙觉为满证。圆教住行向四加行，十地，等觉，共四十五位，名分证，妙觉为满证。若论究竟，藏通二教，唯有似证，尚无分证；别教唯有分证，而无满证。唯独圆教妙觉，方是满证。本经‘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’正是真修满证。

八、部类品会

部类有通有别，通则凡诠三身、三大、三谛，皆属本经摄；皆与本经部类相似故。别则独指首楞严王三昧经，与本经部类相同。本经不分品，且从始至终，俱在只园，故不分会。

九、总释名题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

今依天台宗，五重玄义，解释经题。谓释名，显体，明宗，辨用，判教相。

（一）释名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，是一经之名题，为十卷宏文之纲要。如衣有领，举领缕缕皆齐，如网之有纲，提纲众目皆张。全经要义，尽摄于题，欲明经中要旨，须明经题之总纲。此题，乃结集经者，于佛自命五题中，择其重要，取十九字，合成一题。前三字，是取自第一题‘大佛顶悉怛多般怛啰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’中最初三字。以佛设教，固依此一心三大；佛所说法，亦显此一心三谛；而修因证果，无非证此一心三德之理。故大佛顶三字，为显密圆诠之所依，之所显，之所归，为一经之最要，万行因是立，佛果由是成。故于第一题中，独取大佛顶三字。中之八字，是取自第三题：‘如来密因修证了义’。以此题为一经修因证果之必要，故全取不略。最后八字，取自第五题：‘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’中，最后八字。以此题从宗用立名，具显密二理，今略密存显，故唯取后之八字。至于第二题‘救护亲因，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。’但依用立，既狭且近，阿难登伽，固可摄入，诸菩萨中，菩提心入遍知海，亦可摄入首楞严中。以菩提心为所入，首楞严为能入，能所不二，故全略不取。第四题‘大方广妙莲华王，十方佛母陀罗尼咒’虽具体宗用及显密二诠，然义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，盖显密同体，其用一如。故得以显摄密略而不取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等十九字，异于诸经，故名别题。经之一字，同于诸经，故名通题。诸经别名虽多，然古德判定，不出七种。谓人、法、喻、三单、三双，具足一。单人立名：如佛说阿弥陀经。单法立名：如涅盘经。单喻立名：如宝积经。人法立名：如文殊般若经。人喻立名：如如来师子吼经。法喻立名：如妙法莲华经。人法喻立名：如大方广大方便一乘胜鬘狮子吼经。此外更有以处立名：如象头精舍经、楞伽经等。亦有以人数立名：如千佛名经。以数法立名：如四十二章经，四谛经，五阴经，六度经等。本经则以人法立名，略兼于喻。人有因人果人，如来是果人；诸菩萨是因人。法有性法修法，及教理行果等法。大佛顶是性法；修证是修法；密因是理法；了义是教法；万行是行法；首楞严是果法。且以佛顶喻藏性。故知本经，以人法立名，略兼于喻。

（二）显体：体谓理体，本经所诠理体，即如来藏性。经云：‘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’又：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其性真为，妙觉明体。’据此可知，如来藏性，非但本经所诠之理体，亦为一切法之本体，人人本具之佛性。佛说此经，显此体，旨在令人，自悟自证。利根者；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；颠倒不生，斯则如来，真三摩地。钝根之人，亦可渐修渐证，乃至究竟成佛。

（三）明宗：前显体是约法身，今明宗则着重般若。般若有三：一实相般若，即法身；二观照般若，即实智；三文字般若，即权智。本经之宗，属于实智，以不分别之实智，与不生灭之理体相应，即名如来。若但随分相应，是名菩萨。诸修行人，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，别成天魔外道，是全不相应；声闻缘觉，是相似相应；以旋湛灭妄，以无生灭心为本修因，圆成果地修证，方名究竟相应。故知本经之宗，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。

（四）辨用：用有宗用，用用之分；若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是宗；则断惑证真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是用。本经由三渐次，历位增进，十住以前，用在自行；行位已去，渐发利生妙用。如第四行‘种类出生，穷未来际。’第六行‘则于同中，显现群异，一一异相，各各现同。’第七行‘现尘现界，不相留碍。’第十行：‘是诸菩萨，满足神通，成佛事已，纯洁真精，远诸留患’。十行尚尔，况十向十地？华严经谓初地菩萨，能于百界，分身作佛。二地以上，后后胜于前前，乃至究竟妙觉，皆名宗用。成佛后从体起用，广利群生是用；每会说法，皆令闻者，转迷为悟，转凡入圣是用用；本经会四科七大皆藏性，阿难及大众，大开圆解：‘悟得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。’又文殊菩萨，说圆偈后，法会大众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皆是用用。而用用中，有显有密；法会大众，得法眼净是显用，佛说神咒：‘敕文殊将咒往护，提奖阿难，及摩登伽，归来佛所。’是密用。

（五）判教相：古德云：诠理化物，名之谓教。今云：佛利生之方便，化物之权宜，名之为教。隋朝智者大师，修法华三昧，深入禅定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出定后说法，辩才无碍，将佛一代时教，判为五时八教。

佛初成道，十方菩萨，皆来云集，佛为因中，同行大士，说一真法界，实相无相，名华严时。华严大教，诠理奥妙，在座声闻，有耳不闻圆顿法，有眼不见舍那身，佛愍彼等，隐胜妙身，现比丘相，为钝根者，转生灭四谛法轮，说四阿含小教，名阿含时。佛因钝根声闻，依法修行，得小为足，保果不前；故假净名大士，弹偏斥小，叹大褒圆，令耻小慕大，名方等时。小果

声闻，虽密发大心，舍小向大，犹存法执，故佛为说般若，显诸法空；令荡障除执，名般若时。最后佛于法华会上，开权显实，令会三归一，普授众记；再于涅盘经，广谈佛性常住，一切众生，皆可作佛，是名法华涅盘时。

本经为阿难回小向大而说，故非华严时。阿含诠生灭四谛，说缘生性空；本经诠无作四谛，显万法唯心，四科七大皆藏性，故亦非阿含时。般若说诸法空；本经明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故非般若。法华经：‘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。’本经虽说二乘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但未废权，故非法华时。四时不收，应归方等。经云：‘汝等声闻，狭劣无识，不能通达，清净实相。’又：‘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；汝暂举心，尘劳即起。由不勤求无上觉道，爱念小乘，得小为足。’此皆弹偏斥小，叹大褒圆之说。

八教：谓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，化仪四教；及藏、通、别、圆，化法四教。顿教中有部相之分：谓华严了义大教，令诸菩萨，顿解顿证是顿教部；修行不立阶次，一超直入，纵然小乘，亦可初修，便证四果，无须经历初二三果，是顿教相。渐教亦有部相之别：若以阿含为渐初，方等为渐中，般若为渐后，诠义由浅入深，如登高山，如入大海，从卑至高，由浅至深，名渐教部。若渐次修行，历住行向地，位位深入，名渐教相。秘密亦分部教：一切陀罗尼咒，是秘密部，同于佛前闻法，由于根性不等，得益各异，互不相知，名秘密教。得益虽殊，彼此互知，名不定教。若顿若渐，若秘密若不定，皆无体用，但有化仪，名化仪四教。藏教以阿含为经藏，毗尼为律藏，阿毗昙为论藏；诠生灭四谛理：谓此是苦，逼迫性；此是集，招感性；此是灭，可证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。是有苦集可断，有道可修，有涅盘可证。必以所修道法，灭除世间苦集二谛，而生起出世涅盘寂灭之法，谓之生灭四谛。正化二乘，傍教菩萨；三人同行，证果各殊，名藏教。通有二义：一指利根，通后别圆；钝根通前藏教。二是共不共般若，通于三乘行人，诠无生四谛理：谓诸法缘生，当体即空；既无苦之逼迫相，亦无集之惑业相；五阴诸法，本自不生，今亦不灭；虽曰修道，然能修所修，同一真空，本无生灭，谓之无生四谛。正教菩萨，傍化二乘，三人同行，共证空理，名通教。别教之教、理、智、断，行、位、因、果，既别于藏通，亦别于圆教，诠无量四谛理。谓苦有无量，二种生死不同故；集有无量，五住烦恼不同故；灭有无量，诸波罗蜜不同故；道有无量，恒沙佛法不同故；谓之无量四谛。纯教菩萨，不兼二乘。别教行人，修次第三观，先观因缘即空，证真谛理；次观因缘即假，证俗谛理；后观因缘即中，证中道理。此隔历三谛，次第修证，中道不具诸法，佛性超出二边，故名但中。圆教诠法界圆融之理，以事理相即，五阴诸法无非藏性，故无苦可舍；尘劳妄想，本来清净，故无集可断；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故无道可修；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，故无灭可证；谓之无作四谛。唯教利根菩萨，显圆三谛理，圆修圆证，名圆教。前三皆权，唯此属实，共名化法四教。

本经于化仪四教中；亦顿亦渐，亦秘密，亦不定。以其顿修顿证，一超直入，故属顿教。以三渐次，历位修证，属渐教。道场神咒，是密教。法会大众，获法眼净；唯性比丘尼，独证阿罗汉道，是不定教。于化法四教中，定性声闻，是藏教；香严迦叶等是通教；月光弥勒等是别教；本经所诠，教理行果，无一不是圆教。故知此经，具化仪四教，而于化法四教中，正属圆教，兼摄藏通别三。

今释别题，可分为三。初释大佛顶，次释如来密因修证了义，后释诸菩萨万行首楞严。

大佛顶

可约心法、佛法、及众生法，分别释之：

一约心法：大谓吾人本具之真心，体相用无一不大。经云：‘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’是体大；心性无形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是相大；世出世法，十界圣凡，皆随心应量，循业发现，是用大。若依经义，大有十二：

（1）理大：谓众生本具真如理体，竖穷横遍谓之大。经云：‘汝与众生，亦复如是；宝觉真心，各各圆满。’

（2）解大：经中阿难及大众，悟后方知，一切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。又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，又不历僧只获法身，此皆解大。

（3）智大：依解起行，以如如智，照如如理，一如无二如。如经中：‘我以妙明，不灭不生，合如来藏；而如来藏，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’是智大。

（4）行大：以如如智照如如理，称理起行，一一行中，具足无量行。如经云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。’是行大。此行亦名法界行，普贤行，或如来行，亦即涅盘经所谓：‘有一行名如来行’。

（5）证大：行成契理谓之证。本经中：‘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’又：‘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’皆是证大。

（6）住大：证无上道，安住三德，自我受用，常乐我净名住大。经云：‘十方如来及诸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。’能住于自受用三摩地中，名住大。

（7）感应大：佛居常寂光中，恒照法界，有机则应，无感不通；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是感应大。

（8）神通大：佛将说法，每现瑞聚众，本经佛从其面门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，如是十方微尘国土，一时开现；佛之威神令诸世界，合成一界，其世界中诸大菩萨，合掌恭听，是神通大。

（9）慈悲大：佛三业清净，身轮现通，口轮说法，意轮鉴机，平等拔苦与乐。如观音菩萨，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，与诸如来同一慈力，名慈悲大。

（10）说法大：佛以四辩八音，演说妙法，如经云：‘迦陵仙音，遍十方界。’名说法大。

（11）利益大：‘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’大机获大益，小机得小益；未信令信，信令增长。如经中：‘一切普获金刚三昧。’是利益大。

（12）眷属大；因闻法得益，发愿常随佛学，如千二百阿罗汉，恒沙菩萨，来聚道场，名眷属大。

十二大中，前六属自受用境，后六属他受用。若自若他，无不广大无边，不可限量，故依心法曰大。

梵语佛陀耶，译名觉者，觉有本觉、始觉、及究竟觉。迦叶佛云：‘一切众生心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。’本经亦云：‘十方世界，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，觉缘心体，与十方佛，无二无别。’是名本觉。众生虽具佛性，但因迷失已久，一向不知，今闻佛说，此精妙明，诚汝真性，始知；‘我与如来，宝觉真心，无二圆满。’是名始觉，亦即名字觉。据理起行，念念观照，烦恼不起，名观行觉。觉久功深，粗惑先断，名相似觉，，由此加功，细惑分断，分证法身，名随分觉；从名字至分证，皆属始觉。再由分证，无功用道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常观涅盘行道，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名究竟觉。本觉即法身；始觉属般若；究竟觉是解脱。三德不离一心，一心圆具三德。故约心法言，佛即众生本具之三德，众生本具之三德，亦即是佛。

顶是佛肉髻相中无见顶相，三十二相之一。佛初生时，岚尼林神，为佛乳母，捧持谛观，不见其顶；及佛成道，游历波罗奈国，东方应持菩萨，欲穷佛顶，上历恒沙佛土，终不能见，故曰无见顶相。今约心法释，顶有三义：一、最尊无上义，喻心性无上，佛证此心，为无上法王；众生依此心修证，名第一般若。二、不可见义，喻众生心，虽灵明照了，然求其形相，了不可得；金刚经：三世求心心不有。起信论：十方求心心亦无。二祖慧可，觅心了不可得。本经七番破妄，求心不可得；十番显见，见无可见。经云：‘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见吾之见；若同见者，名为见吾；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，不见之地。’三、放光现化义，本经佛顶放光，光现莲花，花现化佛，宣说神咒，正显心性妙用，不可思议。

般若为诸佛母，是最尊义，法身无相，是不可见义；解脱妙用，是故光现化义。实则，岂独般若最尊，法身解脱无不最尊；何独法身不可见，般若解脱，几曾可见；何止解脱大用，放光应化，法身般若，皆可应化。三德之中，复具三德，微妙难思，若佛顶之不可见，故约心法，释顶三义，即众生本具一心三德。

本经处处，皆显众生心性，具大佛顶义。经云：‘则知汝心，本妙明净。’心性竖穷横遍，包罗万有，故曰本妙，即大义；心性灵明觉照，了了常知，故曰本明，即佛义；心性清净本然，本无一物，故曰本净，即顶义。又经中：‘妙性圆明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，世界众生。’妙性即大义，圆明即佛义，离诸名相，即顶义。故知众生心法，元即大佛顶义。

二约佛法：次约佛法释大佛顶，其义有四：

（1）约事；事谓有形相，有生灭，有始终之现象。经中：‘于是世尊，顶放百宝，无量光明，光中出生，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，结跏趺坐，宣说神咒。’此即事相之大佛顶。佛因众生，不知佛性本具，不假修成；故放光化佛，宣说神咒，以种种事相，显法身天然，生佛同体，不假修证。

（2）约理：理是佛所证清净法身。湛然周遍曰大，能证之般若，照一切时处曰佛，所证之解脱曰顶。经云：‘净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。’含虚空名大，寂照名佛，净极即顶。又：‘我以妙明，不灭不生，合如来藏；而如来藏，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，是故于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’妙明圆照，即般若德；所照法界，即法身德；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即解脱德。故据理言，大佛顶即佛自证三德。

（3）约法：此法是佛自受用三昧。经云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。’又此法亦名佛母真三昧，即大义；亦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，即佛义；亦名最上第一义，即顶义。

（4）约喻：以佛所证三德，喻众生本具佛性，不可以相见，以离一切故；不可以无相见，以一即一切故；不可以亦有相、亦无相见，以离即离非故，不可以非有相，非无相见，以是即非即故。由是可知，众生本具佛性，离四句，绝百非。清净本然是大义，灵照不昧是佛义；双遮双照，遮照同时，喻佛顶之不见，又能放光化佛是顶义。

三、约众生法：众生法虽多，不出色心二法。色谓地水火风空等五大，心谓根识二大；七大之

相虽殊而体同一藏性。经云‘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，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不可得。’不动周圆，即大义，常住妙明即佛义，了不可得，即顶义。知众生法即大佛顶义。

灵峰大师云：地狱法亦即大佛顶义，以地狱众生，惑大故业大，业大故苦大，一人亦满多人亦满，是大义。惑业苦三，不出一心，心即佛义，地狱苦境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是顶义。地狱众生，尚具大佛顶法，况余可知。

如来密因修证了义

释此八字，可分四段。初释如来，次释密因，后释修证及了义。今先释如来，可约心法，佛法及众生法释。

一、约心法释如来：则如来是众生本具之真心；体无去来曰如，用有染净曰来。本经显见性不动，见无舒卷，见无生灭，见无增减，见无去来，乃至非因缘非自然，非和合非不和合，离一切相曰如，但体虽无生灭去来，而用有染净，不妨舍生趣生，万有繁兴，故有十界生死涅盘曰来。若体若用，不离一心。以非离体有用，故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；而能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。以非离用有体，故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因心成体。即体即用，故不变随缘；即用即体，故随缘不变。以不变随缘，所以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；以随缘不变，所以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。据此，一切众生，无非如来，故华严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，智慧德相。’可惜众生迷而不觉，虽终日来而不能如；诸佛觉而不迷，即如即来，虽来亦如。

二、约佛法释如来：此可以事、理、因、果及约教分别解释。

（1）约事：事谓生灭去来诸法。释尊应化人间，八相成道，十号具足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化缘既毕，双林入灭，此皆有史实可考证者。

（2）约理：理谓真如妙理。此理生佛体同，三世不迁，四相不改，曰如；理虽不变，用能随缘，于无差别中，示现群异曰来。经云：‘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’。离相是如，即法是来。

（3）约因：悟理起修、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但知修无可修，证无可证，谓之如；虽无修证，不妨称性起修，谓之来。自名字位起，至等觉位止。皆修此理，是因中如来。

（4）约果：果谓佛果，佛果如来有三：一、梵语毗卢遮那，译云遍一切时处，谓真如妙理，犹如虚空，遍一切时处。如金刚经，所谓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是法身如来。二、梵语卢舍那，译云净满，谓行圆惑净，智慧圆满。如本经所云：‘明极即如来！’是报身如来。三、释迦牟尼，译能仁寂默，能仁是慈悲，寂默谓智慧，悲智双运，倒驾慈航，随流九界，应机说法。如本经云：‘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，如来应世。是应身如来。又本经：‘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’无上道是所译之理，即法身如来；能证此理者即报身如来；依理起用是应身如来。此皆果上如来。

（5）约教：教有藏通别圆，若谓三只修福慧，百劫种相好，菩提树下成道，青草为座；转生灭四谛法轮，是藏教如来。若机缘成熟，以一念相应慧，断余残习，七宝菩提树下成道，天衣为座；转无生四谛法轮，是通教如来。若修次第三观，先空次假后中，断十二品无明，于莲华台藏世界，七宝菩提树下，坐大宝华王座，现圆满报身；转无量四谛法轮，是别教如来。若修一心三观，断四十二品无明，三觉圆，万德备，登涅盘山顶，以虚空为座，成清净法身；为利根菩萨，转无作四谛法轮，是圆教如来。本经诠三如来藏圆三谛理，所谈皆无作四谛，于四教中，属圆教如来。

三、约众生法释如来：众生法不外七大，本经七大中，一一皆言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。清净本然是如，循业发现是来。又云：‘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’性空是如，真色是来。

今题中如来，是圆教果上如来，因有修证，故属报身如来。

次释密因，因有正因，缘因，了因。众生本具之常住真心，是正因；性觉妙明，微密观照，是了因；具诸功德，随心应量，是缘因。经云：‘以不生灭为本修因。’不生灭是正因，修是缘了二因。缘因是持戒诵咒等助行；了因是修止观，反闻闻自性为正行。经云：‘汝今修证，佛三摩提，于是本圆，元所乱想，立三渐次，方得除灭。’‘如是皆以三增进故，善能成就，五十五位，真菩提路。’三渐次中，前二是助行，后一是正行。可知三因并重，缺一不可。因而言密，有二义：一谓众生本具之正因佛性，十方如来无不依此因心得成果觉；唯独众生迷而不觉，未能依之修证，如经云：‘无始菩提涅盘，元清净体，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’故曰密因。二谓以不生灭之正因佛性，及正行之了因慧性，助行之缘因善性，进趣菩提，历五十五位，前前皆为后后之因。例如名字为观行因，观行为相似因，乃至十地为等觉因，此皆非密；唯有等觉为妙觉因，方名如来密因。

修证：修有缘修真修，证有分证满证，义同修正阶差所说。本经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，正是真修满证。

了义：了有显了、明了、圆了。义有真谛、俗谛、中谛。若将事理因果，修证智断，表示无遗是显了；若对事理因果，通彻无碍，是明了；若修证智断，到达究竟，是圆了。显了约教，明

了圆了约机。真谛明诸法空；即本经所诠空如来藏，非世出世故；俗谛明诸法假，杲本经所诠不空如来藏，即世出世故；中谛括尽空有，即本经所诠空不空如来藏，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故。若但谈真谛，不名了义；或但谈俗，谈中，亦不名了义；即使离二边，而显中道，亦不了义。必须圆显三谛，唯是一心，三谛法中，一一谛具一切法。如真谛，一空一切空，空中具一切法；俗谛一假一切假，假中具一切法；中谛一中一切中，中中具一切法；三谛互具，圆融无碍，方名了义。本经显三如来藏，一一藏无不具一切法，故本经是了义之谈，究竟之说。以三如来藏，是了义教；圆妙三谛是了义理；圆妙三观是了义行；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是了义因；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是了义果；弃生灭，守真常，解六结，越三空，是了义修；根识泯，常光现，尽妙觉，成菩提，是了义证；如来是了义人；大佛顶是了义法。如是若人若法、若修若证、若因若果、若教若理、无不了义，故曰如来密因修证了义。

诸菩萨万行首楞严

梵语，菩提萨埵摩诃萨埵，译觉有情。觉谓觉悟真理，但烦恼未尽，生死未了，仍属有情，此是自利之觉有情。若能将已觉之理，遍觉一切有情，是利他之觉有情。若以智慧上求佛道，以慈悲下化众生，是自利兼他之觉有情。本经所说，是自觉藏性妙理，依理起行，上求下化之觉有情。经云：‘各了自知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，所持物叶。’又：‘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’是自觉义。‘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洹。’是有情义。又菩萨所发四弘誓愿中，后三愿是觉，前一是有情。

菩萨有四教不同：若禀生灭四谛，修无常生灭观；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以此自利利他，是藏教菩萨。若禀无生四谛理，修无生空观；观身心世界，皆从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非灭后空；以此自利利他是通教菩萨。若禀无量四谛理，发菩提心，修次第三观；空观成断三界见思，假观成断出世间尘沙惑，中观成断十二品无明，以此自利利他，名别教菩萨。若禀无作四谛，发菩提心，圆修三观，圆伏三惑，圆证三德，以此自利兼他，是圆教菩萨。本经阿难等悟知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元心，所悟是圆理；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是圆行。以此自利利他，当然是圆教菩萨。

又菩萨有凡夫菩萨，圣人菩萨，及佛菩萨之别。虽位居凡夫，然得闻大法，发大心，修大行，可名菩萨。但初发心，功行未深，烦恼未断，众生难度，以其烦恼胜于智慧，未能与弘愿相应，名凡夫菩萨。若久发菩提心，久修菩萨行，破生死军，杀烦恼贼，度二死，登彼岸。能于一身现无量身，在在处处，转大法轮，助佛扬化，绍隆佛种，名真佛子，住纯善地，常为诸佛所赞；四愿虽未究竟，但已能随分利生；随分断惑证真；如本经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诸位，得名圣人菩萨。三觉圆，万德备，早已成佛；但悲愿深切，愍物长迷，倒驾慈航，随流九界，现种种形，广济沉沦，如观音菩萨过去名正法明如来，文殊菩萨过去名龙种净尊王佛，维摩居士则是金栗如来应世等，此外佛弟子中，须菩提过去成佛，名青龙陀佛。央屈摩罗，过去成佛，名一切众生乐见如来。舍利弗竟是金龙陀佛再来；此等皆名佛菩萨。前二是实，后一是权。今题中菩萨，约前二种，以其实修实证，非果后起用。菩萨中有已发心，有当发心，有圣有凡，有权有实，以及彼等证位浅深不等，名诸菩萨。

万行：行谓菩萨自利利他道德修善之妙行。法华经云：‘尽行诸佛无量道法。’华严经云：‘我所修行无有量，获得无量诸功德。’又云：‘安住无量诸行中，了达一切神通力。’因菩萨行门无量，今以万括之，故曰万行。

菩萨万行，可分为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病行，及婴行等五种。若修无漏戒定慧，证出世圣果，名圣行。本经四清净明诲，身持禁戒，心念不起，身心皆清诤，名戒圣行。二十五圣，修证圆通，名定圣行；由定发慧，断惑证真，名慧圣行。梵行非谓梵天所修四无量心，亦非权乘所修生缘慈，或法缘慈，而是从体起用之无缘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能遍拔法界众生苦，普与法界有情乐，谓之梵行。天谓天然之理，悟此理性，称性起行谓之天行。如二十五圆通中，药王、观音、跋陀婆罗、琉璃光、虚空藏等菩萨，皆是天行。病谓贪，嗔、痴、邪见、嫉妒等烦恼，能损法身，害慧命。维摩诘云：‘众生有病，是故我病，众生病愈，我亦病愈。’诸佛菩萨，为利益众生，非病示病；与众生同事共行，冀收潜移默化之效。又如观音菩萨，现天龙八部人非人身，皆属病行。婴儿不但幼稚无知，且体积弱小，大人必须曲身腑就，特意呵护。喻钝根众生，不堪接受大法，菩萨不得不曲就机情，隐胜现劣，为凡小说五戒十善，四禅八定，及生灭四谛等法，名婴儿行。圣行，天行是上求佛道，梵行、病行、婴行是下化众生。菩萨行门虽多，不外上求下化，若上求，若下化，不离一心，一心圆具五行，曰万行。菩萨是能行之人，万行是所行之法，故曰诸菩萨万行。

首楞严

梵语首楞严，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。十法界圣凡，依正因果名一切事，本经四科七大，三种相续，二十五圆通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乃至七趣升沉，及五十重阴魔等，皆名一切事。究竟坚固谓不生不灭之理。一切事是俗谛，究竟坚固是真谛；今显即俗即真，即事即理，名之为一切事究竟坚固。本经云：‘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；其性真为，妙觉明体。如是乃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虚妄名灭。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’读此可知，由坚固之理，幻现一切事，故一切事其体无非坚固之理。如法华经云：‘诸法实相。’诸法是一切事，实相即究竟坚固之理。今云诸菩萨万行首楞严，正显诸菩萨已悟大佛顶一心三大之理，据理起行，一一行具足一切行，行行无不契理，无不究竟坚固。藏经中有首楞严三昧经，译为健相分别。健相即究竟坚固，分别即一切事。彼经着重从体起用，故名健相分别。本经着重摄用归体，故名一切事究竟坚固。

古德云：本经立题，不出体宗用。大佛顶为一经之体，如来密因修证了义是一经之宗，诸菩萨万行首楞严，是一经之用。体谓理体，宗是因行，用是果证。故本经别题，含有教理行果修证等义。海公则谓本经全题，皆可名大，可名佛，可名顶。佛是大智，顶是大德，如来与菩萨是大人，密因是大因，修与万行是大行，证是大果，了义是大理，首楞严是大定，经是大教，故曰大。又大是佛身，顶是佛顶，如来是佛号，密因是佛因，修与万行是佛行，证是佛果，了义是佛理，首楞严是佛定，经是佛言，诸菩萨是佛子，故曰佛。顶是最上德，如来是最上人，密因是最上因，修与万行是最上行，证是最上果，了义是最上理，首楞严是最上定，经是最上法。受持是经者，若能依大教，解大理，由大因，起大行，修大定，自可证大果。

经之一字，是通题。梵语修多罗，或苏怛览、译善语教，或名契，或名经，古德合称名之为契经。契有契事、契理、契教、契机之分。经有出生、显示、涌泉、绳墨、结鬘等义。事谓佛以方便权智，说因果修证等法，皆与事相相应，谓之契事。理是佛以实智，所说第一义理，如富楼那赞佛：‘大威德世尊，善为众生，敷演如来第一义谛’是名契理。圣是十方诸佛，释尊降生娑婆，说法利生，与十方佛无二无别。如华严经诸菩萨说完住、行、向、地。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诸大菩萨，同名法慧，同名功德林，同名金刚幢，同名金刚藏等，赞曰：‘善哉善哉，汝等佛子，所说真实不虚；我等国土，亦说此法，乃至文字名句亦同。’是名契圣。机是众生之根机，众生根机虽大小不一，然依经修行，无不得益，是名契机。依佛经教修行，能出生一切善法因果，是出生义；佛所说经，能显示世出世间，事理因果等法，是显示义。佛说经教，一一字中总一切法，含无量义；如水之泉源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是涌泉义。佛经诠理，能令众生，分辨邪正，知因识果，去恶修善；如木匠之绳墨，能定曲直，知所取舍，是绳墨义。以线穿花成鬘，作装饰品，谓之结鬘；佛经能贯串事理因果，令不散失，是结鬘义。此外经尚含有舟航，药王，威德，庄严，安乐，希有，等义。金刚经云：‘我所说法，如筏喻者。’众生依佛法修行，能渡生死苦海，到达涅盘彼岸，故经是舟航义。世间药物，可治色身生理之病；佛所说法，能治慧命心理之病，众生依经修行，能远尘离垢，康复法身慧命，故经是药王义。本经云：‘有此咒地，十二由旬，结成界地，诸恶灾祥，永不能入。’众生诵经持咒，能降魔制外，诸患不侵，故经是威德义。又诵经持咒，能得福慧二严：‘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，是则名为，香光庄严。’故经是庄严义。又经咒功德，能断惑证真，获自受用，常乐我净，故经是安乐义。法华经云：‘诸佛兴出世，悬远值遇难，正使出于世，说是法亦难；能听是法者，斯人亦复难。譬喻优昙花，一切皆乐爱，时至乃一出。’又‘佛所说法，譬喻大云，雨一味雨，润于人花，各得成实。’故知不独法华经希有，一切佛经皆为希有。又经喻日喻月，喻水，喻镜，如路亦如门。以依经修行，能破一切烦恼暗故喻日；能除一切烦恼执，故喻月；能荡除一切烦恼污垢，故经如水；能照彻邪正，明辨事理，故喻镜，能直趣菩提，归还宝所，故经如路；能入法王室，继法王位，故如门。若依字义，则经者、经也、法也、常也。意谓佛所说经，不但示人法度，轨则，更能示人成佛证果之正途。此法则，此正途，诸佛同由，万圣共臻；古今不改，历劫常新，故谓之经。

卷第一

本经全文共十卷，此卷为十卷之首，故曰：卷第一。

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

此为本经译题。唐是朝号，有尧唐，李唐，及五代残唐。此经译自李唐，则天罢政，中宗嗣位。神龙元年，五月十三日，于广州制止寺译。中天竺，是译主出生地，天竺是西域国之总称，译云月邦。意谓该国有圣贤教化，如月之照临，国民因而获得清凉自在。共有东南西北中五区。今译者生于中区，故云中天竺。

沙门梵语，译云勤息。意谓勤修戒定慧，自可息灭贪嗔痴。又识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沙门有四种：一胜道沙门，谓修道证果者。二说道沙门，谓宏宗演教者。三活道沙门，谓持戒修身，以道自活者。四污道沙门，谓破斋犯戒，污辱佛门者。今译主不但能断贪嗔痴，识心达本源以自利；更能弘扬正教，为法忘躯而利他。该是说道及胜道沙门。

般剌密谛是译主之名，译云极量。又名波罗蜜多，译云到彼岸。意谓此法师，办事尽责，修行证果，已到彼岸。译者易也，将梵文梵音，易为华文华语，谓之译。译有翻字不翻音，及音字俱翻之别。若但随音，以此方文字易之，是翻字不翻音。如本经神咒是；虽依字可读，但不知其义所在。若进而以梵音变易华语，使人读之，既识其言词，复懂其义理，是音字俱翻，如本经十卷洪文是。据说此经，原藏于龙宫，因胜龙菩萨，到龙宫说法，见龙藏中有此经，披阅之下，叹为希有，遂默诵而出，录呈国王。王视为国宝而藏于国库，禁传诸国。后有梵僧，见智者大师所立三观，谓其意旨，与彼国楞严经同。智者遂于天台山，筑拜经台，向西拜求。经十八年终不可得。直至李唐译者欲弘传此经，初次匿藏东来，为守边官吏，查获拘禁，不许出国。后用白绢，书写此经，割膊潜藏，迨伤口愈，再请出国；关吏搜查不出，遂航海而来，于唐神龙元年抵达广州，适房相谪广州，请于制止寺，剖膊出经，译成即归。因其潜藏此经出国，王罪边吏，故译者急于返国，以解救关吏厄难。译主甘犯国法，且以身承罪，可见其为法忘躯之精神，能不令人敬佩。今为记其功，而标其名，故曰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。

乌茶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

乌茶国、译名苑。原为阿输迦王之苑圃，位于北天竺。弥伽释迦，译为能降伏，因当时般剌密谛，仅将其音读出，录成华文而已。今弥伽释迦，精通两国语言，故再将梵音，变成华语；定言词，成章句，其功至伟，故宜并列。

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

梵网经云：‘欲受国王位时，受转轮王位时，百官受位时，应先受此戒’。此是佛制，唐朝国家奉佛，房融官至宰相，当遵佛制，受菩萨戒。学在师后谓之弟，解从师生谓之子。正议大夫是官衔，中书门下亦官职，二俱内省左右相府之名。中书省，多掌王言；门下省，多主政事。融前曾官至正议大夫，及权兼两相，故今并举之。平谓平均，章谓章显，意谓均理政务，显彰法度。事谓政务法则之事，清河是房相故乡县名。房融是润文之人，因其官至极品，文学修养甚高，且由其请译本经。故经二僧先后翻音翻语之后。再由其润饰文字，使文义俱美，故曰笔授。

十、别解经文

今依文句，解释经文分三科：甲初序分，甲二正宗分，甲三流通分。分科释经，始于东晋道安法师。当时仿效者众，然亦有讥为割截经文者。后证于亲光菩萨之佛地论，亦分为教起因缘分，圣教所说分及信受奉行分。文异义同，故后代法师皆依之。

甲初序分分二。乙初通序分二。丙初标闻说时处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室罗筏城，只桓精舍。

如是是指法之词，通指本经十卷弘文。意谓如是大佛顶法，是我阿难，亲从佛闻，又如是是指众生本具不生不灭之心体，唯如唯是，诸佛所证唯此，众生所迷亦唯此，即使诸佛出世，亦无非为此。故曰：‘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’又如是是信顺之辞，信则谓如是，不信谓不如是。当年结集佛之遗教，阿难负责经藏，大众请云：‘如尊者所闻，当如是说。’阿难答言：‘如是当说，如我所闻。’皆信顺之意。诸佛因中，由信生解，依解立行，因行而证佛果。故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一切善法由是而生，佛道因此而成。因此六种成就中，以信居首。

我闻，是闻成就。我有妄我，神我，假我，真我，及自在我。闻有闻闻，闻不闻，不闻闻，及不闻不闻等四种。一切众生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非我计我谓之妄我。外道于五阴法中，一一计有四种我：离色是我；即色是我；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；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。过去有我，现在有我，未来亦有我。如是五阴三世再加断常二见，共成六十二种神我。出世圣人，闻法修习，了知四大皆空，五阴非我，但为传持正法，假说有我，谓之假我。诸佛菩萨，亲证自受用法身，谓之真我。诸佛菩萨，果后起用，现大现小，现尘现刹，无不自在无碍，谓之自在我。阿难而今称我，若论本门，该是法身真我；若约迹言，该是假我。法华经云：‘我与阿难，在空王佛所，同时发菩提心。’故知阿难迹虽现小，而其本门，实高深莫测。本经处处示亲执着，迷惑无知，实则是大士利生之方便而已。耳根达于声尘谓之闻。藏教行人，不达万法唯心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；执有能闻之根，及所闻之尘，谓之闻闻。通教行人，了知根尘诸法皆从缘生，其性空寂，既无能闻之我亦无所闻之尘，虽曰闻，实则无闻，故曰闻不闻。别教菩萨，先修空观，空能所闻，谓之不闻；次修假观，能所历然，谓之闻。以空故无所闻，以假故亦不妨有能闻所闻，是谓不闻闻。圆教菩萨，达诸法唯心，不但无能闻所闻，能所皆空，连空能所之空亦不可得，谓之不闻不闻。本经开示寂常心性，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，故此中闻字，该是不闻不闻。

‘如是我闻’其义有四：一断众疑：阿难结集经藏时，初升法座，相好如佛，众起三疑，一疑阿难已成佛，二疑释尊再来，三疑他方佛至，及阿难高唱：‘如是我闻’，三疑顿息。二秉佛嘱：佛将入灭，阿难悲伤欲绝，后得堂兄阿那律陀，教以问佛四事。一、佛在世时，我等以佛为师；佛灭度后，以谁为师？二、佛在世时，我等依佛而住；佛灭度后，依何而住？三、佛在世时，恶性比丘佛威调伏；佛灭度后，如何处之？四、佛灭度后，结集佛经，一切经首，当安何语？佛答：当以戒为师；依四念处住；恶性比丘，默然摈之；一切经首，当安‘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某处，与某大众俱。’今阿难于经首，安如是我闻，实秉乎佛嘱。三息诤论：阿难位居初果，德业不及诸大阿罗汉，况上位菩萨，若不谓如是我闻，必滋诤论；今言如是之法，乃我阿难亲从佛闻，众皆知阿难多闻，历耳不忘，故息诤论。四异外道；外道经首，皆安阿忧二字，阿者无也，忧者有也，以其有无不决，故安此二字。佛嘱经首，安六种成就，所以异于外道典籍。

一时，是时成就。时无定体，从事立名；如说法时，做事时，皆因缘生法，缘生性空，从何立时。然因缘即假；不妨有过去时，现在时，未来时。因缘即中，能缩无量劫为一刹那，伸刹那为无量劫，是不可思议时。今佛说法，或在人间，或在天上，或于龙宫，或在鬼域；处所固异，而其纪历亦不一，故未能指定，某年某月某日，唯以机教相投，师资会合之际，总名一时。

佛是说法主，题中佛字，遍指十方诸佛，今此佛字，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亦即主成就。以下约名，约义，约德，约喻，约教，约观心，约因缘，约本迹，约六即，约时处，十义释之。

(1)约名：佛名有通有别，通具十号。一、如来，是仿同先德号：以今佛出世，如先佛再来故二、应供，堪为福田号：以佛惑尽德圆，堪受众生供养故。三、正遍知，遍知法界号：以实智证理究竟为正知，以权智通达法界事相因果为遍知，权实不二，名正遍知。四、明行足，是果显因德号：明谓智慧，行足谓诸福德，福慧二严，成无上道，以显因中福慧双修故。五、善逝，善往菩提号：众生背觉合尘，来去皆为善恶业缘所牵，不得自由，故曰不善；诸佛菩萨，来时乘愿而来，去时自知时至而去，来去自在故曰善逝。六、世间解，达伪通真号：以其了达世间诸法，相妄性真故。七、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摄化从道号：但求自利曰下士，自利兼他曰中士，广修六度万行曰上士，二行究竟，万德具备名无上士。佛为无上士，能调伏众生，心猿意马，摄化从道，谓之调御丈夫。八、天人师，应机受法号；以佛为三界导师，四生慈父，人天无不以佛为师故。九、佛，三觉圆明号：亦名觉悟归真号，以佛自觉万法唯心，心外无法，且以此理遍觉一切众生，二利成就，修证究竟故。十、世尊，十界独尊号：以佛智为十界之最，

佛德为世间所尊故。以上十号通于诸佛，谓之通号。至于佛之别名，各各不同，如娑婆教主，号释迦牟尼；极乐教主，名阿弥陀；过去佛，名迦叶；未来佛，名弥勒等。今说此大佛顶首楞严大法者，正是娑婆教主，释迦牟尼佛。释迦译为能仁，牟尼译云寂默；能是般若，仁是慈悲，寂默是法身，佛以三德立名，故曰释迦牟尼。

（2）约义：佛是觉义，三觉圆明故。佛是光明义；心有智光，身有常光故。佛是真实义；破妄归真故。佛是安乐义；常乐我净故。佛是大富义；聚无量功德法财故。佛是威德义；摄诸邪魔外道故。佛是希有义；悬远值遇难故。佛是最尊义；九界圣凡所共尊故。佛是清净义；无诸垢秽故。佛是甚深义；功德智慧，深邃无底源故。佛是广大义；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故。佛是自在义；摄物利生，无不自在故。佛是庄严义；福慧二严，身相圆满故。佛是吉祥义；所到之处皆吉祥故。华严经天王赞佛：‘迦叶如来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；是故此处最吉祥。’佛是过量义；凡小心思，所难测量故；华严经云：‘有量无量，牟尼总超越。’佛之功德，佛之含义，说之无穷，赞莫能尽。如普贤行愿品云：‘如来功德，假使诸佛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，相续演说，不可穷尽。’

（3）约德：德谓诸佛利生之功德。佛具三身四智，五眼六通，七才八解，十力四无所畏，十八不共法等功德。‘一一功德、皆云无尽’华严经又云：‘如来一毛功德聚，众生亿劫难思议’。法华经亦云：‘佛所成就，第一希有，难解之法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，诸法实相。’又：‘如来复有无量无边，功德智慧，力无畏等，诸佛法藏’。又‘善哉！迦叶，善说如来真实功德。诚如所言，如来有无量无边，阿僧只功德，汝等若于无量亿劫，说不能尽’。故知佛德，赞莫能穷。

（4）约喻：诸佛甚多以喻立名，如日光佛，月光佛，日月珠光佛，日月灯明佛，日月净明德佛，日月灯王佛，山王佛，海王佛，树王佛，龙王佛，须弥佛，须弥山佛，须弥光佛，须弥灯王佛，师子佛，师子吼佛，师子游戏佛，师子奋迅佛，象王佛，天王佛，香王佛，旃檀王佛，琉璃光佛等，皆以喻立名。今以喻释佛义：则佛喻天，以佛大慈大悲无所不覆故。佛喻地，有情无情无所不载故。佛如日，无暗不破故。佛喻月，能除热恼故。佛如父，能生育众生，法身慧命故。佛喻母，能培养众生，菩提幼苗故。佛喻虚空，究竟清净，无所不容故。佛喻莲花，生死污泥不染，涅盘清水不沾故。佛喻宝王，能生法宝满众所愿故。佛喻医王，能治众生，烦恼重病故。佛喻药王，无病不除故。佛喻树王，普荫法界众生故。佛喻须弥山王，以戒定慧陀罗尼四宝所成故。佛喻海王，佛之境界如普光摩尼香水海，莫能尽其边际，穷其底源故。佛喻狮王，謦亥弹指，十方世界六种震动故。佛喻龙王，能雨法雨，令大地众生，皆获清凉故。佛喻转轮圣王，以三乘五乘统令大千，法界众生，皆共成佛道故。佛如大导师，能导众生，出生死海，至涅盘岸故。佛喻船师，不住生死此岸，不住涅盘彼岸，亦不住烦恼中流，恒驾大愿船，往返生死，入俗利生故。

（5）约教：教谓藏、通、别、圆、四教。转生灭四谛法轮，是藏教如来。转无生四谛法轮，是通教如来。转无量四谛法轮，是别教佛。转无作四谛法轮，是圆教佛。其义如前释题中，判教相所释。本经谓阴入处界，皆如来藏性。又：‘此妙见精，与诸空尘，本是妙明，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。’皆指生死即涅盘，烦恼即菩提，是诠无作四谛理。故约教释，此中该是圆教佛。

（6）约观心：心谓众生本具真心，宋真宗问大觉莲和尚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答：‘有节非干竹，二星偃月宫，一人居日下，弗与众人同。’此偈显即心是佛。故前约名、约教、约德、约义、约喻、释佛，总不出一心。纵经无量劫修行，亦不过显此真心本具之功德。故马祖云：‘即心是佛’。若观心从缘生，无常、苦、空，不净、无我、是藏佛教。若观心即空，非灭故空，既无自他心境，亦无能观所观，是通教佛。若观心，先空、次假、后中、是别教佛。若观心即空、即假、即中，是圆教佛。本经诠三如来藏，空如来藏，一空一切空；不空如来藏，一假一切假；空不空如来藏，一中一切中。心法如是，佛法、众生法，无不如是；心法不可思议，佛法、众生法、皆不可思议。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故本经是圆教观心。

（7）约因缘：众生虽本具佛性，然必假修德方显，修德因缘，有亲有疏，亲缘谓自己发心，疏缘谓善友资助。如本师释尊，初居凡夫，为大光明陶师，因值遇古佛释迦，发菩提心。初阿僧只劫，行菩萨道，至毗婆尸佛，共值七万五千佛，于其中间，一一佛所，皆供养承事，无空过者。复从毗婆尸佛起，第二阿僧只劫行菩萨道，至燃灯佛，其间共值七万六千佛，一一佛所，亦皆供养承事。时燃灯佛，即与授记，将来成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复从燃灯佛起，第三阿僧只劫行道，至尸弃佛，中间共遇七万七千佛，一一佛所，承事供养，皆蒙授记作佛，是谓三只修福慧。复从尸弃佛起，经百劫种相好因，至迦叶佛世，蒙佛授记，一生补处，名护明菩萨。生兜率陀天，于此娑婆世界，贤劫中第九小劫，人寿减至百岁时，降生中印度，迦毗罗维国，母名摩耶，父字净饭，号名悉达多，十九岁出家，三十岁成道，此约因缘释佛。

（8）约本迹：本谓本来，迹是示迹。前三只修福慧，百劫种相好；是本师释尊，迹门示现之成佛因缘。若约本来，久已成佛，梵网经云：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。’法华经亦云：‘我自成佛以来，甚大久远，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只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，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只国，乃下一尘，如是东行，尽是微尘，于其中间，所经国土，若着微尘，及不着者，尽为微尘，一尘一劫，我成佛来，复过于此，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只劫’，法华经开迹显本，故知释尊，实已久远成佛。

（9）约六即：六即之理，遍于诸经。而隋朝智者大师，始发明其名。一、理即佛：谓众生本

具佛性。本经云：‘汝与众生，宝觉真心，各各圆满’又云：‘十方世界，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，觉圆心体，与十方佛，无二无别。’是谓理即佛。二、名字即佛：由闻法开悟，信解本具佛性，与佛无二。如经中阿难及大众：‘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。’又：‘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’是名字即佛。三、观行即佛：因悟佛性，而称性起修，念念观照，烦恼不起，如本经中：‘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’又‘心心流入，圆妙开敷。’谓观行即佛。四、相似即佛：由观行加功策发，位至十信，先断粗惑，相似见佛性，谓之相似即佛。五、分证即佛：从相似有功用道，入无闻道，历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、一心三观，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名分证即佛。六、究竟即佛：从分证无用功道，心心流入，萨婆若海，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证清净法身。如本经中：‘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’谓之究竟即佛。六即虽同名为佛，然相去天渊，圣凡有别。若知六而常即，则不生退屈心；若知即而常六，则不生我慢想。本经显理，是六而即，即而六。六而常即故，即事即理；即而常六故，即理即事。事理圆融，正是究竟即佛。

（10）约时处：时通三世，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处通十方，谓东、南、西、北、四维、上、下。十方三世，无不有佛。本经所谈之佛，既非过去迦叶佛，亦非未来弥勒佛；既非东、南、西、北、四方，亦非四维上下，而是中央娑婆国土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今释尊虽已入灭，然其所说法宝，尚在人间，塔寺所供，皆释尊舍利，及其圣像；故得谓之现在佛。

在：即住义，一切众生，无不有住；五戒是人住，十善是天住，十恶是三涂众生住，三三昧是出世圣人住，首楞严大定，是佛住。现约迹门，则室罗筏城只桓精舍，是佛所住。佛为能住，故曰佛在，是主成就。

室罗筏城，是憍萨罗国之首都，为波斯匿王所有，译云丰德，以其国财宝丰富，而人民又有多闻，好道，解脱等德，故曰丰德。只谓只陀，译为战胜，是波斯匿王太子之名。桓谓树林，精舍、是须达多长者，为佛而建，以供僧众，精修梵行之舍，弥陀经云：‘只树给孤独园。’以须达多乐善好施，常以财物，周济孤独，人皆名之给孤独长者。长者欲请佛到彼国说法，佛遣舍利弗先往，觅地建立精舍，以安僧众。舍利弗独选只园，因商之只陀太子，太子戏言，须黄金满地，方许出售。长者毅然搬运金砖，前往只园，太子止之谓属戏言。长者云：今日之殿下，他日之君王，君无戏言，岂可失信。太子无奈，虽售园地，然坚持树林，仍属己有，用以供佛，故名只树给孤独园。亦即本经之只桓精舍。佛于此敷演楞严大教，是处成就。合前信、闻、时、主、处、及后之比丘众，谓之六种成就。

与大比丘众、千二百五十人俱

丙二引大众同闻分三。丁初声闻众分三。戊初示类标数

大比丘是示其类，千二百五十人是标基数。意谓如是楞严大法，非我阿难独闻，而是与千二百五十大比丘众共闻。此外，当时尚有无量辟支佛，及恒河沙菩萨等，共闻此法。比丘，梵语多含不翻，翻译佛经，古有四例五不翻。四例是：一翻音不翻字，如诸陀罗尼咒等；二翻字不翻音，如佛胸字卍字等；三音字俱翻，如译华语经文；四音字俱不翻，如贝叶梵文。五不翻是：一尊重故不翻，如般若异于普通智慧故；二顺古不翻，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；三多含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，比丘含三义等；四秘密故不翻，如一切神咒，皆佛密印密语，五此方无故不翻，如恶叉聚果，此方无故。现比丘二字，于四例中是翻字不翻音。于五不翻中是多含不翻。以比丘共含怖魔，破恶，杀贼等三义。佛弟子初出家登坛受戒时，三师七证作法，白四羯磨竟，名为得戒，成比丘，入僧数。当时地行罗刹，高声唱言：善哉善哉，此处有正信男女，如法出家，受具足戒，当使人天增胜，恶道减少。于是空行，及天行夜叉，亦辗转赞美，声传欲界第六天，波旬魔王闻之，心生恐怖，因出家者众，则佛道增胜，而魔眷减少，谓之怖魔。既出家受戒，依戒修行，自能破诸烦恼恶习，是谓破恶。佛制弟子外乞饮食以养色身，内乞佛法以资慧命，以离四种邪命，谓之乞士。四种邪命：一仰口食，如仰观星斗，医卜星相，以求财活命；二下口食，谓垦土植田以谋生；三方口食，广交四方豪贵，奴颜屈膝，以求利养。四维口食，谓坐贾行商，经营货利。四种谋生俱非出家者所应为，谓之邪命。此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不但是比丘众之上首，且多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，故称之为大比丘。

众：梵语僧伽耶，译云和合众。和合有事有理，理谓同证择灭无为之理；事和有六：谓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利和同均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诤，意和同悦。可知一人不可称僧，三人以上，方得名僧。僧有四种：一无惭僧，谓破斋犯戒，不知羞耻者；二哑羊僧，谓鲜学寡闻，不明事理者，如羊被杀，哑口无言；三清净僧，谓持戒清净，精勤修持者；四真实僧，谓勤修戒定慧，断烦恼，证真理者。经云大比丘，该是真实僧。

‘千二百五十人俱’是标数。佛初成道，先度鹿野苑憍陈如等五人，次度耶舍长者子五十人；次度三迦叶波，并其徒众一千人；次度舍利弗，目犍连师徒各一百人；合共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。今略零存整，名千二百五十人。此等皆修外道苦行，未得道果，后值佛闻法，出家修道，得证解脱。感恩常随佛学，助转法轮，教化众生，故亦名常随众。以其师资极随故曰俱。

皆是无漏大阿罗汉，佛子住持，善超诸有；能于国土，成就威仪，从佛转轮，妙堪遗嘱。严净毗尼，弘范三界；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。

戊二显位叹德

阿罗汉是显位，佛子住持以下是叹德。皆是：谓千二百五十人，无一不是已证无漏之人。漏谓烦恼，因有烦恼而漏落生死故。三界众生，有见思烦恼，故漏落三界同居土受分段生死；二乘圣人，有尘沙烦恼，漏落方便土受变易生死；菩萨有无明烦恼，漏落实报土受微细变易生死。今云皆是无漏大阿罗汉，可知此千二百五十人，不但断见思，超三界，且断尘沙无明，二死永

尽，迹同二乘，本实菩萨，位等于佛，或古佛再来，助佛扬化者。

阿罗汉，亦含三义故不翻。谓无生、杀贼、应供。以因中怖魔，果超三界，谓之无生；因中破恶，果断烦恼，谓之杀贼；因中乞士，果应受供，谓之应供。小乘应供，止于人天，今大阿罗汉，则通于世出世间。小乘杀贼，但断界内见思；大阿罗汉杀贼，兼断界外尘沙、无明；小乘无生，但出三界分段生死，大阿罗汉则变易生死，亦将垂尽。故知此千二百五十人，并非佛陀座下，一般定性声闻，或不定性声闻可比。又此等称大阿罗汉，其义如下：

（1）本大：法华经云：‘佛子所行道，善学方便故，不可得思议；知众乐小法，而畏于大智，是故诸菩萨，作声闻缘觉，示众有三毒。又现邪见相，我弟子如是，方便度众生。’据此可知，此等阿罗汉，本是大菩萨，为引导钝根，示现声闻而已。

（2）心大：此等阿罗汉，发心不唯求自利，且普为利益法界众生，如阿难云：‘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’

（3）时节大：法华经云：‘我与阿难，同在空王佛所，发菩提心。’舍利弗云：‘我旷劫来，心见清净，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。’须菩提云：‘我旷劫来心得无碍，自忆受生，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。’富楼那亦云：‘我旷劫来，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。如是乃至，恒沙如来，秘密法门；我于众中，微妙开示，得无所畏。’故知此等大阿罗汉，无量劫前，已行菩萨道而非始自今日，是谓时节大。

（4）行大：此等大阿罗汉，皆善超诸有，而能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者。超诸有是智慧，度脱众生是福德，福慧双修，谓之行大。

（5）定大：如幻三昧经云：‘迦叶入二万三昧，舍利佛入三万三昧，须菩提入四万三昧。’其所入三昧，皆与首楞严大定相应，虽照空有，不为空有所动，是谓定大。

（6）智慧大，此等大阿罗汉，皆能善超诸有，是实智；皆能应身无量是权智。又舍利佛，得四无所畏，富楼那，具无碍辩，是权智；富楼那深达实相，须菩提同佛知见是实智。权实不二故曰智慧大。

（7）证大：权实二智为能证，真俗二谛为所证。迦叶妙法开明，证三德秘藏；须菩提顿入如来宝明空海，皆是证大。

（8）感应大：此等大阿罗汉，皆能应身无量度脱众生，有机皆应，无感不通，是感应大。

（9）神通大：目连自云：‘宁唯世尊，十方如来，叹我神力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’是谓神通大。

（10）慈悲大：此等皆已分证如来，无缘大慈及平等大悲，助佛转法轮，如阿难：‘五浊恶世誓先入，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洹。’谓之慈悲大。

（11）说法大：此等皆得四无所畏、观机设教，辩才无碍。如舍利弗，闻一句义，能七日作狮吼；富楼那，宣说苦空，辩才无碍；是名说法大。

（12）利益大：此等阿罗汉，皆能说法利生，令未发心者发，令发心者得以增长，乃至成熟解脱，是谓利益大。

（13）眷属大：此等广度众生，诱掖末学，令闻法得益，追随不舍，为眷属大。

（14）果大：前证大，属分证，今果大是极果。法华经授记，舍利弗当作佛，名华光如来；迦叶成佛，名光明如来；须菩提成佛，为名相如来；迦旃延成佛，名阎那提金光佛；大目犍连成佛，为多摩罗跋旃檀香佛；富楼那成佛，为法明如来；侨陈如五比丘等，为普明如来；阿难名山海慧自在通王如来；罗侯罗名七宝华佛；提婆达多，名天王如来；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成佛，号一切众生喜见如来；耶输陀罗成佛，号具足千万光明如来。此等皆当作佛，是名果大。

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：此叹定慧之德，亦即自利之德。佛子，有二义：一、佛谓佛果菩提，子谓种子。信乐大乘，修菩萨行，是成佛之种子。华严经云：‘菩萨妙法树，生于直心地，善种慈悲根，智慧以为身，方便为枝干，五度为繁密，定叶神通华，一切智为果。’又正因佛性，是成佛之亲因；了因、缘因、是成佛之增上缘。法华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皆是吾子’。意谓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。故无论信佛修行与否，皆是佛子。二、佛谓诸佛，子是佛弟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是名佛子。四分律谓受比丘戒，即名佛子。梵网经谓，受菩萨戒，名为佛弟子。楞伽经谓，八地菩萨，为最胜子。本经及法华经，皆谓第九住菩萨，名法王子。此等大阿罗汉，皆经无量劫修行，具大慈悲，大智慧，大福德，大神通，大辩才，皆能绍隆佛种，荷担如来家业，在在处处，弘法利生，故称佛子，且是最胜之子。

住持：安心实相，永息攀缘，谓之住；总持如来三德秘藏谓之持。凡夫住有，声闻住空，菩萨离二边，而住中道，均不名正住。凡夫着三界是持有，二乘证涅盘是持空，菩萨离二边而取中道是持中，亦不名总持。今大阿罗汉，善超诸有是照空，度脱众生是照有，照空不住于空，照有不住于有，是名正住。此等大阿罗汉，皆从佛转轮，妙堪遗嘱，双照空有，持秘密藏，故名

总持。

善超诸有：有谓九有，或二十五有。九有谓：欲界五趣杂居有，色界初禅离生喜乐有，二禅定生喜乐有，三禅离喜妙乐有，四禅舍念清净有，无色界空无边处有，识无边处有，无所有处有，非非想处有，是名三界九有。依此开之，成二十五有。谓四洲、四恶趣，六欲并梵天，四禅四空定，无想及那含；此皆凡夫流转之处，有烦恼，有生死，有人我是非，有刀兵灾难，故名有。今以修行力，断烦恼，了生死，超三界，谓超诸有。若见诸有是实，修空观灭诸有，不名善超；必须了达三界如空华，生死如幻翳，不超而超方名善超。若但超三界同居土，不名善超，亦出方便实报二土，方名善超。若见有三土可出，有常寂光土可证，不名善超；必了三土即常寂光，方名善超。

能于国土等四句是叹利他德。初二句双赞权实二智，后二句是赞悲智双运。国土，狭则指印度，广则指娑婆世界，及十方国土。今此国土，是指娑婆世界。外表端庄，举止有法，有威可畏，有仪可象，谓之威仪。今成就威仪，是指权实二智，以实智断惑曰威，以权智化物为仪。又摧魔之力曰威，引物之方曰仪。此等大阿罗汉，具足权实二智，能于娑婆国土，弘法利生，故曰于诸国土，成就威仪。从谓随从，佛指释尊，转是转动，轮是法轮。轮有木轮、或金、银、铜、等轮。因其体质不同，名称亦殊。诸佛说法，以实相为体，名为法轮。世间之轮，凡夫能力，或由机器，皆可转动。唯佛法轮，非有大智，莫能转动。又轮有摧辗之功，亦有能运载之义。喻佛转法轮，能摧辗众生粗细烦恼，能运载众生，出生死海，到涅盘岸。华严经云：‘菩萨转法轮，如佛之所转，戒毂三昧网，智庄慧为剑，既摧烦恼贼，亦殄众魔怨，一切诸外道，闻之悉怖散。’般若会上，佛敕须菩提，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；舍利弗，目犍连，迦叶，富楼那等，皆同说般若，是谓从佛转轮。人之将死，以其身后大事，嘱付至亲，谓之遗嘱。如国王将崩，将国家大事，嘱咐太子。今佛化缘将尽，故将宏法利生之事业，遗嘱弟子，继续弘法，救度末世众生。若佛弟子，有智无悲，或有悲无智，皆不堪承受佛之遗嘱。今此等大阿罗汉，既能善超诸有，复能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智慧深妙，悲心切切，极堪接受佛之遗命，代转法轮，故曰妙堪遗嘱。

严净毗尼，弘范三界，是叹戒德。严谓谨严，净是清净。梵语毗尼，译云去真。意谓持戒，能去伪就真，是戒律之总名。又译善治，由于持戒，善治过非。或云灭，因持戒故，能灭烦恼。若但持律仪戒，唯严未净，必须持定共戒及道共戒，方名严净。若但身戒清净，亦唯严而未净，必须心戒亦清净，方名严净。此等佛子，不但能持律仪戒，且能持定共戒，道共成，及菩萨三聚净戒。善超诸有，是道共戒。从佛转轮是善法戒。严净毗尼，是律仪戒；向下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是饶益有情戒。三聚净戒俱持，故云严净毗尼。弘者广也，范谓模范，若但持戒，而不能说法，则行有可观，而言无可取；若但说法，而不持戒，虽言有可取，而行无可观，不足为模范。今此等佛子，三学具足，三聚无亏，既能从佛转轮，又能严净毗尼。严净毗尼，是行有可观；从佛转轮，是言有可取；言行一致，堪为三界众生模范，故曰弘范三界。

应身无量等四句，是叹悲愿二德。初二句是广前从佛转轮之德，后二句是释妙堪遗嘱之意。佛出娑婆界，应千百亿阎浮提众生之机，故现千百亿化身，同时降生，同时出家成道，同时转法轮入涅盘。二乘圣人，但有意生身，而无应化身；唯有菩萨，分证佛德，从体起用，方能应身。今此等声闻，不但能从佛转轮，且能随佛应身无量，可知彼等，实皆法身大士无疑。由于众生无量，作业感果亦无量，如蚕作茧，自缠自缚，菩萨愍之，应身无量，入诸国土，随机说法，令依法修行，而得解脱，度生死海，登涅盘岸，故曰度脱众生，此是大悲。菩萨度生，非限于现在，且尽未来际，众生溺于五欲泥，菩萨授以慈悲手提拔之：众生漂于生死海，菩萨则乘般若船以济度之；自己固不为烦恼所系，生死所累；更能令众生，超越尘劳，烦恼之束缚，解脱生死之劳累，故曰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，此是大愿。此等佛子既具大智，复本大悲，更乘大愿，入诸国土，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当然妙堪遗嘱矣。

其名曰：大智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拘稀罗，富楼那，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，优波尼沙陀等，而为上首。

戊三列上首名

千二百五十人，原是佛陀声闻弟子中之上首，今再于千二百五十人中，标其上首，是谓上首之上首。其名曰三字，是总标起。梵语舍利弗，译云身子，或云鹙子，依母立名。以其母眼目明利，似鹙鹭鸟故。其父名优波提舍，译云论议。佛弟子中，智慧第一，于母胎中，已能寄辩于母口，出胎七岁，即能辩胜论师。本经尊者自述：‘世出世间，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获无障碍。’阿含经佛云：‘我佛法中，智慧无穷，决了诸疑，舍利弗为第一。’本门已证佛果，名金龙陀佛，迹现声闻，助佛弘法；法华经授记，将来成佛，名华光如来。

摩诃目犍连，摩诃译大，目犍连，译采菽氏。因先祖入山修道，采菽食而得道，后人为纪其德，立为族姓。以同姓者多，故加大字别之。其名梵语拘律陀，译云无节树，父母祷此树而得之，故依树立名。佛弟子中神通第一。本经尊者自说：‘宁唯世尊，十方如来，叹我神力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’阿含经佛亦赞云：‘我佛法中，神通自在，轻举远到，目犍连为第一。’佛在世时，舍利弗及目犍连，助佛教化，度生最多，大智度论谓舍利弗，为佛前右面大将军，为四众所生母；目连为佛前左面大将军，为四众之养母。法华经授记作佛，名多摩罗跋旃檀香佛。

摩诃俱絺罗，译云大膝，是舍利弗母舅，平日与姊论必胜，自姊怀孕，反为姊胜。因知其姊所怀必是智人，在胎尚能寄辩于母，他日出胎，舅不如甥，宁不愧死。由是发奋，往南天竺，学

十八经，四韦驮典，常为年青同学所欺，因而更加发奋，无暇理发剪爪，人皆呼之长爪梵志。学成回国，欲与甥辩，姊云已从佛出家。因谓瞿昙何德，为我甥师，遂往佛所索甥。佛令立论，若能论胜，当还汝甥。大膝立宗：‘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。’佛曰：‘是见还受否！’彼自思惟，若受是见，则与自宗相违，若云不受，宗不可立，是自坏己宗。低首惭愧，为佛作礼，从佛出家，三年即通三藏，佛弟子中，问答第一。阿含经佛云：‘我佛法中，善能问答，拘絺罗为第一。’法华经授记当来作佛，名普明如来。

富楼那，梵语具足云，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。富楼那，译满愿，杲父名，弥多罗尼译慈行女，是母名，从父母立名，简称满慈子。父为净饭王宰相。与佛同时出家，独留雪山苦行，佛成道时，亦得五通，来与佛议，为佛所胜，因从佛出家，不久即证阿罗汉果，此属迹门。至于本门，实不可思议，本经自说：‘我旷劫来，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，如是，乃至恒沙如来，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，微妙开示，得无所畏。’可知原是法身大士，今于迹门示现声闻，助佛弘法，将来授记作佛，号法明如来。

须菩提，译云空生。其初生时，家中库藏，财宝忽空，因名空生，未几宝藏复现，又名善现。父母惊而请相师占之，相师谓此子既善且吉，故又名善吉。佛弟子中解空第一。般若会上，佛敕尊者为诸菩萨，说般若波罗蜜，尊者云：‘我不见般若波罗蜜，我不见有诸菩萨，不见有须菩提；云何世尊，命我为诸菩萨，说般若波罗蜜。’佛云：‘汝若不见般若，不见诸菩萨，不见须菩提，应当如是，为诸菩萨，说般若波罗蜜。’本经自述：‘我旷劫来，心得无碍，自忆受生，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即知空寂。如是乃至，十方成空，亦令众生，证得空性。蒙如来发性觉真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，顿入如来，宝明空海，同佛知见。’本门已证佛位，号青龙佛，迹现声闻。法华经授记，将来成佛，号名相如来。

优波尼沙陀，译云尘性空，因观尘性空而得道。本经自述：‘观不净相，生大厌离，悟诸色性，以从不净，白骨微尘，归于虚空。空色二无，成无学道，如来印我名尼沙陀。’余众不能列举，以等字该之，故曰优波尼沙陀等，而为上首。即众中上座首领。

复有无量，辟支无学，并其初心，同来佛所，属诸比丘，休夏自恣。

丁二缘觉众

佛说此经时，不但有声闻众在座，且有无量缘觉，故曰复有。梵语僻支佛，译云缘觉，或独觉。出有佛世，禀佛教道，逆顺观察十二因缘，而断惑证真名缘觉。出无佛世，以无师智，春观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；因外境之无常，而悟自心之不灭，独觉无生理，谓之独觉。已断惑证真，故称无学。阿罗汉次第修证，故立四果，僻支不分次第，不立分果。阿罗汉但断正使，未侵习气，如瓶去酒，酒气犹存；如舍利弗示嗔，难陀示贪，黑光示痴，毕陵伽婆刍示慢，此皆习气。僻支不但断正使，兼侵习气；如酒气并除，证胜声闻，故居其上。三乘人中，位居中乘。以阿罗汉智慧，如烧木成炭，故名小乘；僻支智慧，如烧木成灰，故称中乘；菩萨智慧，犹如烧木，炭灰俱无，是谓大乘。无量，是显其数之多，凡夫观之，以为无量，在佛观之，仍有限量，故此无量乃有量之无量。初心，谓初学僻支佛者，僻支多离群独居，非佛常随众；今因休夏，须附属比丘，作自恣法，故并初心，同来佛所。诸比丘，指千二百五十常随众，佛制比丘，当结夏安居，每年四月十五，至七月十五，九旬禁足，一为办道，二为护生。今休夏即九旬期满，结夏终止，亦名解夏。佛制解夏之日，考效弟子德业，作自恣法，若自知过，即当陈说，发露忏悔。若自犯不知，随众恣举，当众忏悔，谓之自恣。

十方菩萨，咨决心疑；钦奉慈严，将求密义。即时如来，敷座宴安，为诸会中，宣示深奥；法筵清众，得未曾有。

丁三菩萨众分二。戊初夏终时集

谓结夏自恣之时，不但缘觉云集，附属比丘，作自恣法；即十方菩萨，亦来预会，咨问决断，心中所疑。因菩萨功行，虽胜二乘，然修证仍未究竟，九旬之中，于己所证，或于大乘律仪，未得无疑，故于休夏之时，前来咨问于佛，以决心中所疑。钦谓钦敬，奉是恭奉，佛慈如母，佛威如父。显佛之威德，为众所钦敬奉事，谓之钦奉慈严。密义有二：一谓秘密之义，即三德秘藏之理。二是密因了义，为成佛之正因。菩萨志在菩提，岂可不求，然心欲求而未宣之于口，有所冀待，谓之将求。将求密义是一事，咨决心疑又是一事。意谓十方菩萨，待自咨法竟，将请求佛为说大乘了义三德秘藏之教。故十方菩萨，亦为发起楞严大教之密机。如来说此，密因修证了义，固为阿难示堕，而亦为应十方菩萨之密机。即时，谓自咨法会之时，亦即十方菩萨云集，将求密义之时。佛应机施教，故敷卧具，恬然寂静，安坐不动，为诸会中，宣示深奥之义。天龙八部是凡会，三乘圣众是圣会，佛观圣凡二众，堪受大法，故宣说深奥微妙之法。如佛未说法华经前，入于无量义处三昧，先说无量义经。筵者席也，清谓清净，法会大众，心疑已释，罪亦忏悔除灭，故身心清净，席地而坐。一心听佛，宣说妙法，而此妙法，尤为向所未闻者，故曰：法筵清众，得未曾有。

迦陵仙音，遍十方界，恒沙菩萨，来聚道场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

戊二闻音远集

迦陵频伽译好音鸟，其音美妙，用以喻佛音声清澈；又佛名大觉金仙，故云迦陵仙音。佛有八音，谓极好音，柔软音，和适音，尊慧音，不女音，不误音，深远音。不竭音。今迦陵仙音，遍十方界，是八音中极好音，及深远音。梵语兢伽河，译云天堂来，因此河发源于雪山顶，阿耨达池；形势甚高，故名天堂来。又印度风俗，谓入此河沐浴，能生福德，而获吉祥，故又名福生河，或吉祥河。此河沙细如面粉，今举恒沙，以喻菩萨之多。道场有三：一行道场，二弘道场，三成道场。佛于此说法，故此是弘道场。恒沙菩萨，因闻佛深远之音，故从远方来聚道

场，亦即云集，只桓精舍。文殊师利，又云曼殊室利，译云妙德。以其德微妙，曾为七佛之师故。又云妙吉祥，因其降生之时，有光明满室，甘露盈庭，神开伏藏，地涌七珍，鸡生凤凰，猪娩龙子，马产麒麟，牛生白泽，仓变金粟，象具六牙等十种吉祥瑞相故。首楞严三昧经谓此菩萨，过去成佛，号龙种净尊王佛。央掘摩罗经谓此菩萨，现在北方作佛，名欢喜藏摩尼宝积佛。悲华经谓此菩萨，未来成佛，号普现如来。若有众生，得闻普现如来名，能灭五无间罪。大乘心地观经云：‘文殊师利大圣尊，十方诸佛以为母，一切如来初发心，皆因文殊教化力。’准上诸经，可知文殊实本居佛位，迹现菩萨而已。在华严经为根本师，在法华经为诸佛师，在本经为择法师，而作四种佛事。其一是：将咒往护，提将阿难，及摩登伽，归来佛所。其二是：本经第七番辩见中，法会大众，闻‘精见色空，是非是义’茫然不知，是义终始，一时惶悚失其所守。文殊因愍四众，起座礼佛，代众请问，以息其疑。其三是：奉佛慈命选择圆通，为当机入道之方便。其四是：请问经名，以便流通，利益末法众生。以其智慧特殊超胜，恒居众首，故今亦为恒沙菩萨之上首。

时波斯匿王，为其父王，讳日营斋，请佛宫掖；自迎如来，广设珍羞，无上妙味，兼复亲延诸大菩萨。城中复有长者居士，同时饭僧，伫佛来应；佛敕文殊，分领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诸斋主。

乙二别序分二。丙初示堕因缘分三。丁初佛僧应供

别序，又名发起序，诸经发起因缘不同，如法华经佛从眉间白毫放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佛土，当时法会大众，皆不知所以，文殊答弥勒问：‘佛现是瑞，当说大法。’后佛出定果为大众，说妙法莲华经，一乘大法。本经则由阿难示堕淫室，归来见佛，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最初方便，为发起因缘。阿难本是法身大士，今迹现凡小，虽则多闻，未全道力，故难胜邪术，堕于淫室。正显必须从闻思修，方得实益。其次，阿难是佛宠弟，恃佛威神，无劳我修，将谓如来，惠我三昧；不知身心，本不相代。’正显佛不足恃，必须自己真修实行，方可证胜。此分二科丙初示堕因缘，分三今丁初佛僧应供。

‘时’，谓休夏自恣之时，众圣齐集，诸佛欢喜；于此时设斋供佛及僧，功德倍胜。波斯匿王，为先王修福，故于是日设斋供佛。梵语波斯匿译云月光，因其与佛同时出世，其父王见佛降生瑞光，以为是太子福力所感，因名月光。又名胜军，以其国富兵强，逢战必胜故。过去曾与释尊共值龙光如来。仁王般若经云：‘波斯匿王问佛甚深义，佛告大王，汝于龙光佛所，曾问此义，时我证八住，汝为四住。’今释尊成佛，王亦大权示现，内秘菩萨行，外现国王身，以助佛扬化。讳日，乃父丧之日，俗称忌辰。未曾有因缘经中，月王白佛：‘世尊，我父先王，奉侍外道，修持禁戒，绝于酒肉，五荤葱蒜。供养梵天，日月水火，常行布施，求梵天福。年年常用，千头乳牛，施婆罗门，食其乳酥、熟酥、醍醐等味。经四十年，施牛四万，如是功德，生于何天？佛告大王，先王果报，今在地狱。所以者何，不值善时，不遇善友，无善方便，虽修功德，不能免罪。布施功德，亦不遗失，罪毕之后，方受其福。王言世尊，先帝大王，有何恶业，受此苦报。佛告大王，先帝大王，有六种罪：一者骄慢垢蔽，事无大小，便起鞭罚，不忍辱故。二者贪受宝货，断事不平，致令天下怀怨恨故。三者游猎嬉戏，苦困人民，伤害众生，所受命故。四者禁闭宫女，不得从意受大苦故。五者耽着女色，得新厌旧，抚接不平，致怨恨故。六者，畏婆罗门，偷食酒肉，五荤葱蒜，恐被呵责，行谄伪故。以此六事罪业因缘，故堕地狱。王闻是言，心甚悲伤。’故每于僧自恣日，营办斋供，请佛及僧，藉此功德，回向先王，离苦得乐，以报深恩。王宫正殿之两旁谓之宫掖。匿王不特广设珍髓，无上妙味以供佛；且亲至只园，降万乘之尊，迎万德之佛，同时亦亲迎诸大菩萨，回宫应供。僧自恣日是时胜，恭敬迎请，是能供之心胜；广设珍馐是所供之物胜；佛及诸大菩萨，是供养之福田胜，则其所得功德，当然亦胜。城中谓室罗筏城之中，复有同受佛化之长者居士，亦知僧自恣时，供佛及僧，得福倍于常日，故亦同时设斋，等待佛及弟子，同来应供。长者不惟年高，并且具有姓贵，位高，大富，威猛，智深，年耆，行净，礼备，上叹，下归等十德。居士，谓居家学佛之士。其有德有位者，如苏东坡等。其有德无位者，如庞居士等。城中长者居士甚多，而各设斋分量多寡亦殊。佛既应匿王之请，故敕令文殊，视其设斋之多少，而派适量之人数，前往应供。其中或位居菩萨，或阿罗汉，大小乘不等。故曰：佛敕文殊，分领菩萨，及阿罗汉，应诸斋主。

唯有阿难，先受别请；远游未还，不遑僧次。既无上座，及阿阇黎；途中独归，其日无供。即时阿难，执持应器，于所游城，次第循乞。

丁二阿难等乞

阿难是此经之发起人，亦本经之当机者；是佛堂弟，已出家为比丘。楞严正脉谓，阿难未堕淫室，已证初果，文句则力辩此事。若证初果，已得道共戒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对境应不起分别，云何会堕淫室。又经中阿难闻佛开示，四科七大皆藏性后，大开圆解，自说：销我亿劫颠倒想，方断见惑，证初果。若未堕前，已证初果，则销我亿劫颠倒想，应证二果。然则，云何第八卷闻佛开示，真菩提路时，方断三界修心，六品微细烦恼，而证二果？故据经义，可知阿难未堕前，示现仍同凡夫，未证圣位。

梵语阿难，译云庆喜，白饭王之幼子。佛成道夜降生，是夜净饭王，闻菩提树神报告，太子今已成道，王及宫众，无不欢喜。不久白饭王入，报生次子，请王赐名；因赐名庆喜。佛弟子中，多闻第一；能受持佛所说大小乘法，故有三名。一名阿难陀，译云庆喜，持声闻藏；二名阿难拔陀，译云喜贤，持缘觉藏；三名阿难迦罗，译云喜海，持菩萨藏。涅盘经云：阿难有八法，一信心坚固，二心意质直，三身无病苦，四常勤精进，五成就念心，六心无忧苦，七成就定意，八从闻生智。又阿难有八不思议：一不受别请，二不受故衣，三见佛如时，四不生欲心，

五法不再问，六知佛入定，七知众得益，八知佛说法。故知阿难并非等闲之人。实乃古佛再来，位等文殊观音，今堕淫室，无非大权示现而已。

佛制无论大小乘戒，弟子皆不得受别请。但远行时，远来时，失衣时，施衣时，有病时，可受别请。今属施衣时，在匿王未请佛僧之前，阿难已受别人请去，故曰先受别请。遑者及也，阿难因先受别请，远游未还，故不及随于僧次，受匿王之供。僧次有四料简：一僧次请僧次受，请与受二皆如法。二别请别受：请与受二皆不如法。三别请僧次受：请者不如法，受者如法。四僧次请别受：请者如法，主事僧不依僧次，瞒众受请，是谓盗十方僧物其罪甚大。上座有三：一生年上座，初夏至十夏为下座，十夏至廿夏名中座，廿夏至卅夏名上座，三十已去，名为尊宿。此约出家求戒后，在佛法中年龄以定位次。故亦名戒腊上座。二法性上座：谓已证圣果者；无论出家久近，皆名上座。三福德上座：以宿德深厚，为众推崇，戒腊虽少，得名上座。梵语阿阇黎，译云轨范师；以其言行，堪为大众模范故。共有五种：一剃度阿阇黎，从其出家，求授沙弥十戒者。二教经阿阇黎，从其闻法，乃至四句偈者。三依止阿阇黎，乃至依止一宿者。四教授阿阇黎，受具足戒时，教令乞法者。五羯磨阿阇黎，受具足戒时，坛中白四羯磨，及屏处问遮难者。佛制比丘，出家五夏以前外出，须有上座，或阿阇黎同行，以防不测。今阿难出家，已十二年，无须二师陪同，故曰既无上座，及阿阇黎，途中独归。匿王及城中长者居士，不知阿难已受别请，未来应供，因此阿难是日无供。不得不于午前，执持应器，于平日所游之室罗筏城，循顺次序，不分贫富贵贱，次第行乞。僧肇法师谓；乞食有四意：一福利众生，以三宝为世间最上福田故。二折伏憍慢：折伏权贵出家者之傲慢习气故。三知身是苦：佛制若次第行乞七家，不得饮食，便应受饥饿，令知身是苦本，而精进办道故。四除去滞着：小乘执着，滞居深山，不知弘法利生；是以佛制乞食，深入社会以广度群众故。此外更有六义：一永除贪欲，知止足故。二永离谄曲，无希望故。三现离众苦，无追求故。四所在安乐，无积聚故。五远离恐怖，不畏盗故。六道业易成，无顾恋故。有如是因缘，故佛制比丘行乞。

心中初求，最后檀越，以为斋主。无问净秽，刹利尊姓，及旃陀罗；方行等慈，不择微贱，发意圆成，一切众生，无量功德。

梵语檀越那，译云布施，由布施之福，而能超越贫穷之苦，故曰檀越。因王及长者居士，先请佛僧，是最初斋主；阿难次第行乞时，心想若有发心施我者，将是最后檀越，而为我之斋主。梵语刹帝利，译云王种，或田主，为贵族种姓，四姓中最尊贵者。旃陀罗，译云杀者，以屠杀为业；又此行业，包括抬棺、桃粪，淫房酒舍，故又译贱种，四姓中最下贱者，前净后秽。本来佛制比丘，五家不得乞，谓伶、妓、屠、酒、及官宦之家。今阿难要学佛及菩萨之平等慈悲，次第循乞；故无问净秽，不择卑微下贱之家而不乞。等心乞食其义有五：一由内证平等理，外不见有贫富相。二心离贪慢，慈无偏利。三表威德，不惧恶势。四息凡夫疑。五破二乘分别。今阿难发心，行平等乞，无问净秽，不择微贱，令微贱者，亦有机会，施食求福；故能圆成，一切净秽众生，无量功德。阿难发意，既美且善；可惜小乘根器，且位居凡夫，力量既簿，又离佛无侣，故难免遭魔堕落。

阿难已知，如来世尊，诃须菩提，及大迦叶；为阿罗汉，心不均平。钦仰如来，开阐无遮，度诸疑谤。

此释阿难，所以方行等慈之由。如来世尊，是双举佛十号中，前后二号。诃谓诃责，须菩提译空生，佛弟子中，解空第一。大迦叶，译饮光，佛弟子中，头陀第一；乃传佛心印，第一代祖师。前者舍贫乞富：因恐富者福尽堕落，为续善根；后者舍富乞贫：因怜贫苦无福，为植乐因。二者用意虽善，而心不平等，故为维摩居士所诃。维摩经云：‘唯须菩提，若能于食等者，诸法亦等；诸法等者，于食亦等。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’又：‘汝须菩提，从于外道出家，彼外道六师，是汝之师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。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’又‘布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，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。’时尊者闻之茫然，不知其言所以，舍钵而出；大士复说：‘唯须菩提，取钵勿惧。于意云何，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诘，宁有惧否？须菩提言，不也。’大士言：‘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不应有所惧。’，大士又呵大迦叶云：‘唯，大迦叶，虽有慈悲，而不能普，舍富从贫；若住平等法，应次第行乞，不应有所择。’维摩居士，是金粟如来再世，故其诃等如佛诃。又其诃时，释尊默然不语；故知释尊亦诃。钦谓钦敬，仰谓仰幕，阿难已知，二者因乞，其心不等，为佛所诃。而又钦敬仰慕如来，开发阐明，无遮限之慈心，平等行乞，可度诸疑谤。因专乞贫必致疑；专乞富多招谤；若贫富无遮，慈心平等，自可度脱众生之疑谤。因此决心，实行等慈。

经彼城隍，徐步郭门，严整威仪，肃恭斋法。

此是入城行乞之威仪。经谓经过，彼指室罗筏城，城外濠堑，无水为隍，有水曰池，内门曰城门，外门为郭门，亦即护城之门。阿难方抵郭门，即徐步整衣，端严整饬，其外表威仪，以肃穆恭敬，乞斋之法。因乞斋之法，诸佛所共制，故当恭敬。

尔时阿难，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。遭大幻术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毗迦罗，先梵天咒，摄入淫席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。

丁三淫室误堕

阿难欲学菩萨，慈心平等，故次第循乞；虽经淫室而不回避。因此遭大幻术，幻术指先梵天咒；此咒能移日月，能令梵天下降，故曰大。摩登伽，译云贱种，是母名，女名钵吉蹄，译云本性。意谓彼虽堕为淫女而其本性未失。今依母立名，故曰摩登伽女。梵语娑毗迦罗，译云黄发，亦名金头，是印度苦行外道之一。自谓其咒术，乃过去梵天所授，故名之曰先梵天咒。摩登

伽得其所传，今因其女，喜阿难相好庄严，心生爱染，欲得为夫，遂以咒巾覆食，嘱女送与阿难。阿难遂为彼邪咒所摄，不觉随至其家，身入淫席，为摩登伽女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。戒体、谓出家者，登坛求戒时，初番白羯磨竟，有无表色法，名妙善戒体，遍满十方虚空；第二番白羯磨时，此妙善戒法，如云如盖，聚履行者之顶；第三番白羯磨竟，此妙善戒法，即从顶入，充满求戒者身心，名得戒体。若持戒清净，则此戒体充满，能发无漏定慧，而得解脱。否则，定慧不生，解脱无期。今云：将毁戒体。即摩登伽女，将毁阿难戒体，而未毁之际；阿难心虽明了，而力不由己，遂念世尊大慈，宁不救我。佛知阿难，为淫术所加，故斋毕即归，放光说咒；敕令文殊，将咒往护，提将阿难，及登伽女，归来佛所。首楞严大教，遂因是而起发。

如来知彼，淫术所加，斋毕旋归；王及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俱来随佛，愿闻法要。

丙二神咒护摄分三。丁初大悲鉴物恒不忘念

如来谓释尊，彼指阿难，淫术指邪咒，为导淫之术。佛以同体大悲，鉴物利生，念念不忘有情；故知阿难，堕于淫室，为摩登伽邪咒淫术所加，正待垂救。故斋毕即速归，不依常仪斋毕说法；王及大臣，长者居士，知必有特殊因缘，是以皆随佛返只园精舍，愿望得闻，佛法要义，以沾法益。

于时世尊，顶放百宝，无畏光明。光中出生，千叶宝莲；有佛化身，结跏趺坐，宣说神咒。

丁二放光说咒表示密因

此文属经家叙述。于时，谓当阿难戒体将毁未毁，而佛归众随，返抵只园之时。佛顶，表如来极果；亦即众生本具之藏性理体。光明，表众生本有实相智光。佛顶放光，显从体超用；光名百宝无畏，显体具众德，故其用微妙而又威猛，无坚不摧，无恶不克。千叶宝莲，表成佛之真因；有佛化生，表由真因而成究竟果觉。今华从顶出，表真因不离果觉；佛坐莲华，表果觉不离真因。真因不离果觉，即因该果海；果觉还契真因；即果彻因源，因果相契，名为密因。化佛居佛之顶，乃显尊中尊；所说神咒，正是密中密。

敕文殊师利，将咒往护；恶咒消灭，提将阿难，及摩登伽，归来佛所。

丁三文殊往救破邪归正

圣人之旨，名之曰敕，佛为能敕，文殊为所敕。因阿难为邪术所迷，非大智莫能救；故佛独教大智文殊，将化佛所说神咒，持往摩登伽家；究竟邪不胜正，神咒一至，恶咒消灭。阿难如醉初醒，必须提携；摩登伽女，痴迷不悟，必须劝勉及奖励。或问：佛之神力，足可破邪，何须说咒。答：为显神咒功力故。经云：‘十方如来，因此咒心，得成无上，正遍知觉。’‘若有众生，受持此咒，能灭重罪，成菩提道。’故佛借阿难示堕因缘，介绍神咒。再问：因何佛不自说，而须化佛说咒？又经云：‘有此咒地，十二由旬，成结界地，一切邪魔，不能侵害。’今只陀林，离舍卫城，不过四里，何须将咒往护？答，为显无为心佛，人人本具，故由化佛说咒。为显三宝具足，故将咒往护。佛是佛宝；咒是法宝；文殊属僧宝。以果上三宝之力，而破登伽之术，解其女之痴，救阿难之厄。故佛放光，化佛说咒，敕文殊将咒往护，提将阿难，及摩登伽归来佛所。

阿难见佛，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未全道力。殷勤启请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

甲二正宗分分六，乙初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文至四卷。乙二示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。文至七卷。乙三明正助合行所成伏断圆三德位，文至第八卷。乙四结成经名以彰圆体圆宗圆用，文至八卷文殊问答止。乙五借破戒恶心为问端广示七趣差别，文至九卷。乙六借无闻比丘为语端明五阴魔境，文至第十卷不恋三界止。

今乙初分二。丙初正明理性分四。丁初当机悔请

阿难见佛即顶礼，是谢佛再造之恩。若非佛说咒救护，恐已堕落，今蒙佛救，法身将亡而复存，慧命将断而再续，此恩此德，能不礼谢。心中悔恨，目中泪盈，谓之悲泣。无始来，谓时之久。法华经佛云：‘我与阿难，同在空王佛所，发菩提心。阿难常乐多闻，我常勤精进，故我疾成，无上正觉。’多闻原是入道之本，般若经云：‘菩萨有三无厌：供佛无厌，听法无厌；供僧无厌。’听法无厌，即是多闻。阿难多闻不修，难免淫室之难。四禅比丘，无闻而修，以凡滥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观音菩萨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上合诸佛慈力，下合众生悲仰。今阿难多闻，不务真修，所以未全道力。道有四种：一是小乘声闻道；二是中乘缘觉道；三是大乘菩萨道；四是一乘无上道。今约声闻道，小乘修学，断三界见惑证入初果。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名为道力。若断思惑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三界分段生死，证出世三明六通，名全道力。今云未全道力，则似阿难早已证圣果，不过未全而已。然则因何仍堕淫室，故知经中全字，应为存字，以未存道力故，或可作完全无道力解，始与事实相符。殷勤启请，谓求法之至诚；十方如来，是能证之人，菩提，是所证之果。菩提译云觉道，分别言之有三：一是实智菩提，以智慧为道；二是真性菩提，以理体为道；三是方便智菩提，以应机施教为道。真性菩提，生佛不二，众生迷则沉沦生死，佛觉故证涅盘理体，正显法身德。实智菩提，是称理而证之根本智，成自受用报身，正显般若德。方便智菩提，是依根本智而起之后得智，成他受用报身，正显解脱德。佛成就三菩提，故证三德，而具三身。成义有三：一谓生成：如人畜等皆从父母生；二造成：如舟车房屋等；三集成：如国家社会等；四完成：如所作已办等；五现成：如真如自性，生佛平等。若集成则有散，若造成则有坏，若生成则有灭。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非生非造，非集非完，而是现成。净名经云：‘一初众生，即菩提相。’又：‘一切众生，毕竟寂灭，即是涅盘，不复更灭。’本经：‘菩提涅盘，元清净体。’又：‘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

，妙净明体。’故知菩提，本自现成，不假造作。惜众生迷而不觉，枉受生死，诸佛菩萨，之所以兴无缘慈，起同体悲，再来度生，无非为开示众生自性菩提，令其觉而不迷，悟佛性，了生死，证涅盘而已。

梵语妙奢摩他，译云止，以寂静为义，轻安为相。以居定中，心如止水、无取无着、故三观中属空观。圆觉经云：‘若诸菩萨，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取静为行；由澄诸念，觉识烦动，静慧发生，身心客尘，从此永灭，便能内发，寂静轻安。由寂静故，十方世界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，如镜中像，此方便者，名奢摩他。’梵语具云：三摩钵提，译云观，以起幻为行，大悲轻安为相。因于定中，观一切法幻化不实，故三观中属假观。圆觉经云：‘若诸菩萨悟净圆觉；以净觉心，知觉心性，及与根尘，皆因幻化。即起诸幻，以除幻者，变化诸幻，而开幻众。由起幻故，便能内发，大悲轻安。一切菩萨，从此起行，渐次增进。彼观幻者，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观，皆是幻故，幻相永离。是诸菩萨，所圆妙行，如土长苗。此方便者，名三摩钵提。’梵语禅那，译云思惟修，亦名静虑。静即是止，虑即是观，故禅那就是止观不二，以不取为行，以寂静轻安为相，三观中属于中观。圆觉经云：‘若诸菩萨，悟静圆觉；以静觉心，不取幻化，及诸静相，了知身心，皆为挂碍。无知觉明，不依诸碍，永得超过，碍无碍境。受用世界，及与身心，相在尘域，如器中锽，声出于外，烦恼涅盘，不相留碍。便能内发，寂灭轻安，妙觉随顺，寂灭境界。自他身心，所不能及，众生寿俞，皆为浮想，此方便者，名为禅那。’圆觉经佛开示三观，无论取静为行，起幻为行，或不取为行；皆须先悟妙净圆觉。与本经先悟后修，同一道理。三观次第修证，名隔历三观；三观圆修圆证，名圆融三观。钝根菩萨，或利根声闻，先修空观，次修假后观中。空观成，断三界见思烦恼，位在圆教七信，别教七住。若于此得小为足，安立涅盘，名定性声闻。菩萨虽断见思，然尘沙烦恼未破，度生之愿未遂；故从空出，修习假观，达诸法如幻，广学四教四门，利生方便；历十行位，断界外尘沙烦恼，获证总持，知根，决疑，报答等四无所畏。广度众生，观机逗教，犹如医王，对症下药，是名假观成，位在圆教十信，别教十向，与众生无边誓愿度之愿相应，然烦恼未断法门未尽，佛道未成，因而出假习中。观佛性非空非有，双照空有，从别教十向后心，破无明，登初地，知佛性具一切功德，见中道第一义谛理，名见道位。藏教初果，通教见地，虽同名见道，然所见但真谛理；菩萨虽悟真谛，不名见道，必须登初地，见中道第一义，方名见道。从此修行，断十二品无明，方证佛道。三观次第修，三惑次第断，三德次第证，天台宗判此为别教。圆觉经名此，为历别三观。如圆觉经云：‘善男子，此三法门，皆是圆觉，亲近随顺，十方如来，因此成佛。十方菩萨，种种方便，一切异同，皆依如是，三种事业，若得圆证，即成圆觉。’利根菩萨，修奢摩他时，则具三摩禅那。观诸法空，一空一切空，假中皆空，十界性相皆空。修三摩钵提时，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，十界性相无一不假。修中观时，一中一切中，空假皆中，十界性相无不中。菩萨于空假中三观中，无不具足一切行，是名诸菩萨具足万行。此三观互摄互融，圆修圆证，所谓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，是谓圆融三观。圆觉经：‘若诸菩萨，以圆觉慧，圆合一切，于诸性相，无离觉性，此菩萨者，名为圆修，三种自性清净随顺。’三观次第修不名妙，三观圆融方可称妙。

最初方便，即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之最初方便。菩提是果，果必由因，因即奢摩他三摩禅那，圆妙三观；修此三观，必须先开圆解，故圆妙三观，是得菩提之方便；而开圆解，则是修妙三观之方便，即方便中之方便：亦即最初方便。向下征心辨见，破妄显真，会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圆三谛理，甚至明二本，选圆通，无非欲令阿难等，先开圆解，后起圆行，正是酬答阿难最初方便之请。

于此，圆瑛法师以为阿难既请大定，佛知其已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故摩顶安慰而告之曰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，汝今谛听，阿难顶礼，伏受慈旨。’如是问答请许，方得接续，上下文意，不致隔碍。否则，佛答大定之名，横隔于第一番执心在身内文中，反而割断文意云云。而佛顶文句却云：‘问曰：阿难首以三法为请，安得置此三法，直至第二科中方答，今科所答更是何法。答曰：今所答者，正是三法之最初方便也。以悟如来藏，一切俱非义故，则妙奢摩他方便得成；以悟如来藏一切俱即义故，则妙三摩钵提方便得成；以悟如来藏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义故；则妙禅那方便得成。既先示此三法所依理体，故阿难经请入华屋门，门之一字，即指此三方便也。愿读经者，玩索本文，真正线索，莫泥旧见旧闻，自当得其旨矣。’

海公则谓：阿难殷勤启请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。佛全未提三妙观名，反问阿难发心本因，征其心目所在，似答非所问。实则，向下佛所开示，皆方便中方便，务令阿难及大众，先开圆解，获得修三妙观之最初方便也。

于时复有，恒沙菩萨，及诸十方，大阿罗汉，辟支佛等，俱愿乐闻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。

丁二大众愿闻

于时，即阿难请佛开示，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之时。因阿难所请，是成佛之法，三乘共仰，圣凡同钦，故在会三乘，及天龙八部，国王大臣，长者居士等圣凡大众，无不俱愿乐闻。请法既毕，退归本位，默然而坐，心中钦然承受，无上法王圣教之法旨。此文乃属经家叙述。

佛告阿难，汝我同气，情均天伦；当初发心，于我法中，见何胜相，顿舍世间深重恩爱。

丁三如来答示分二。戊初就事显理分二。己初逐破妄执密显真心分三。庚初征其发心本因分二。辛初如来问

汝指阿难，我是佛自称。佛与阿难，同一祖宗气脉，其祖师子颊王，生四王子。即净饭王，白

饭王，斛饭王，及甘露饭王。净饭王生二子，即世尊及阿难陀；白饭王生提婆达多与阿难；斛饭王生摩诃男及阿那律；甘露饭王生马胜、小贤，及一女名甘露味。所谓四王八子，佛为最长，阿难最幼，故曰，汝我同气，情均天伦。阿难自淫室归来，悔恨交加，虽请成佛方便，心中仍感烦恼，惭愧莫名。佛恐其情绪影响，听受大法。又阿难启请圆妙三观，必须谢息攀缘，去妄存真，方可修证。佛欲征心破妄，恐其惶惑不安；故先举亲情，而安慰之。当初以下五句，正是征问阿难发心之由。世间恩重莫如父母，爱深莫如妻子；今汝阿难，慨然顿舍而发心出家，究竟于我法中，见何胜相？

阿难白佛，我见如来三十二相，胜妙殊绝，形体映彻，犹如琉璃。常自思惟：此相非是欲爱所生；何以故？欲气粗浊，腥臊交遘，脓血杂乱，不能发生，胜净妙明，紫金光聚。是以渴仰，从佛剃落。

辛二阿难答

上科佛问阿难，于我法中见何胜相，顿舍世间，深重恩爱，发心出家。今阿难据事实直答，谓我见如来，三十二相。佛之三十二相，虽仅属劣应身，然已超越世出世间，诸所有相。三乘圣众，虽各具胜相，其数不等。轮王数等，胜而不妙；帝释妙而不殊；梵王殊而不特；阿难特而不绝。唯佛之三十二相，既胜妙殊特，复超绝圣凡。内外透明，如琉璃宝，表里清澈。阿难见之，因而思惟，佛之胜相，诚非世间欲爱所生，因为世间欲爱，粗而不妙，浊而不清；父母交合之精血，其气腥臊，污秽不净；而由父母精血混合，杂乱而成之胎儿，绝不能诞生，如斯胜净庄严，光明微妙，犹紫金光聚之佛身。是以心生渴仰，欲得此殊妙胜相，而舍所爱，发心出家，从佛剃落。殊不知此见佛相好之攀缘心，正是生死根本，以爱舍爱，还滋爱本。金刚经云：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’又云：‘若以色是我，以音声求我；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’因佛相虽殊，终属应化身，一期化毕，此相亦灭。阿难竟以攀缘心，缘生灭相，如何能证，不生灭果。故经云：‘若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，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’

佛言：善哉阿难，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；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。故有轮转。

庚二示以常心直道分二。辛初点示常心

善哉是赞美之词。阿难见佛胜相，而知非世间欲爱所生，独具只眼实在难得，故应嘉赞。又善哉是安慰词，佛既征得阿难病源在乎妄想，欲加斥破，先予安慰。又善哉可谓怪责之词，佛意谓汝阿难，既发心出家，而不用真心，反用妄想攀缘之心，故曰善哉阿难，汝等当知。众生一向迷真逐妄而不知，阿难亦不知，甚至连定性声闻，权乘菩萨皆不知。今佛将为开示，当谛听领悟，故曰汝等当知。一切众生，通括一切凡外权小九界圣凡。无始，谓时来已久，一切众生，自从无明妄动以来，即依惑作业，因业受报；于受报身再起惑作业依业受报，如是惑业苦三，相续不断，遂形成生死洪流，苦恼无边。其过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。众生本具真心三世不迁四相不改曰常，无相实相，如如不动曰住；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，谓之性净；光明透澈，本自觉悟，谓之明体。常住真心是法身；性净即解脱；明体属般若。故此真心，亦即众生本具三德。以其常住故遍一切时处，即题中大字；以其体明，无法不照故，即题中佛字；以其性净，无法可得故，即题中顶字。常住真心是正因理性，性净是缘因善性，明体是了因慧性；故常住真心，亦即题中如来密因。佛本此密因而圆证三德，觉悟成佛。众生迷此密因，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诸者多也，十二类生，各有八万四千，尘劳妄想；概括而言不外三种。三界众生，用见思妄想，此想不真故有同居士分段生死；二乘众生用尘沙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方便土变易生死；菩萨用无明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实报土，微钮变易生死。九界圣凡，皆错在不知常住真心；用诸妄想，而成生死根本。若知常住真心，去妄从真；斯即无漏涅盘，成佛根本。此文为全经之总纲，以下开示，皆本乎此。

汝今欲研无上菩提，真发明性，应当直心，酬我所问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以直心；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，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

辛二劝修直道

初二句，是佛按阿难请意。汝阿难既欲研求无上菩提，真实发明，本具之佛性；就应该直心酬答我之所问。因为十方如来，皆同以直心之道而出离生死，故维摩经云：‘直心是道场，能办一切事故。’华严经云：‘菩萨妙法树，生于直心地。’大智度论亦云：‘直心之人，容易免苦；如稠林拽木，直者易出。’若能直心，正念真如，于一切法不起分别；则心直言直，内外相应，因果一致。乃至，是超略词。以发菩提心为始，至证菩提为终，于中经历信、住、行、向、地、四加行、等觉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今文略五十五位，故曰如是乃至。诸委曲相，谓诸魔事，能障道业，不能直入圣位。故佛教诫阿难等，欲求无上菩提，应当直心。果能心言正直，不起分别，必可远离魔事，直趣菩提。故曰：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否则，因地不真，难免果遭纡曲。

阿难，我今问汝：当汝发心，缘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？谁为爱乐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爱乐，用我心目；由目观见，如来胜相，心生爱乐；故我发心，愿舍生死。

庚三广破七番妄计分七。辛初正破内计分五。壬初征起缘心

当汝二句，是佛按阿难所答。将何二句，是佛双征阿难，能见及能爱；亦即审验，二种根本。能见之见精，即是常住真心，属涅盘根本。爱乐，即下七番所计之妄心，是生死根本。所见，非指所见之境，而是能见之见性。佛问阿难，将何为能见之见性，意欲令其直悟见性，是心非眼。奈阿难示同凡情，故白佛言：‘如是爱乐，用我心目；由目观见，如来胜相，心生爱乐，

故我发心，愿舍生死。’其志固可嘉，其行实可愍。因阿难以识为心，认见属眼，无异认贼为子，将妄作真。诚如经云：‘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’。

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说，真所爱乐，因于心目。若不识知，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，降伏尘劳。譬如国王，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是兵要当，知贼所在；使汝流转，心目为咎。

壬二喻明降伏

如汝等三句，是按阿难所答。佛先牒其妄情，然后举喻以明。意谓若真如汝阿难所说，如是爱乐因于心目，则汝应知心目所在。若不识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犹如国王发兵讨贼，是兵当知，贼之所在，否则徒劳无功。国王喻本觉真心，贼喻烦恼妄想；王被贼侵，喻众生真心为烦恼所覆。发兵讨贼，喻起始觉妙智，精修圆妙三观。兵当知贼所在喻欲修三观，先当知烦恼所在；若不知烦恼所在，虽终日修行，徒与烦恼为伴，无从降伏。故佛明以开示，欲修先悟，始克有成。本经二十五圣，皆知烦恼所在，发智慧兵，讨烦恼贼，得证圆通。为阴魔所乘之行者，皆由不知烦恼所在，而堕天魔外道；其中最后二种虽能证二乘，然仍非究竟。因其不知，心目所在‘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缠空种。’

最后二句，是佛指出生死涅盘，迷悟关键所在，心目本无过咎，咎在不知；若能知目非见，爱乐非心，便离过咎。经文似漏一句，应云：‘使汝流转，皆由不知，心目为咎。’如是望前文：‘若不识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，降伏尘劳。’望下文：‘我等今者，二障所缠，良由不知，寂常心性。’又云：‘为彼所转，溺于淫舍，当由不知，真际所诣。’甚至佛于四科七大之中，皆责阿难不知心目所在，及佛会四科七大皆藏性时，阿难等始：‘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；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，所持物叶。悟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，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’至此阿难及法会大众，方知心目所在，堪修圆妙三观，方可降伏烦恼，圆证无上菩提。

吾今问汝，唯心与目，今何所在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异生，同将识心，居在身内；纵观如来青莲华眼，亦在佛面。我今观此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；如是识心，实居身内。

壬三牒其内计分二。癸初正牒征

此科应云双征心目。因在此之前，阿难未会计心在内故无重牒之义。初三句正双征心目，前文阿难答佛，由目观见如来胜相，心生爱乐。佛于前科，先按情执，后举喻明，若不识知，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今继而征心目所在，无非欲令阿难，去妄明真，离尘相，悟见性，降烦恼，证菩提而已。

世间有有情世间，及器世间之分；有情世间有界内六凡之有情世间；及界外四圣之正觉世间。器世间则有六凡众生所居之同居土；三乘圣人所居之方便有余土；及诸佛菩萨所居之常寂光土。今云一切世间，是指有情世间中之六凡众生同居土。本经下云：有十二类生，即胎、卵、湿、化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色、非无色、非有想、非无想。今云十类异生，乃于十二类生中除去，无想无色二种。因无想，是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暂时无心；无色，是无色天，空散消沉，心无定处；故但言十种异生。阿难既示同凡情，故广引十类异生，同将识心，居在身内之见解，以证己执，心在身内，所计不差。纵观三句，是高引如来胜相，证己之眼，在于面上。佛眼修广，如青莲华，故曰青莲华眼。我今观此等四句是正答。根有二种，一曰胜义根：是依他起性，依一精明，分六和合，故在眼曰见，在耳曰听，在鼻曰嗅，在舌曰尝，在身曰触，在意曰知；对境照了，不落分别，清净四大，与心法和合而成，名胜义根。二曰浮尘根：是遍计执性。色香味触四尘为能成，地水火风四大为所成，其形眼如葡萄朵，耳如新卷叶，鼻如双垂爪，舌如初偃月，身如腰鼓颡，意如幽室见，浮凸粗浊可见，名浮尘根。佛所问是胜义根之清净心目，亦即见性；而阿难所执，却是浮尘根，故曰‘我今观此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；如是识心，实居身内。’识心，妄想耳，并非真心。故下佛展转破其所执，七处俱非，令知妄心无体；欲修三观，当悟真心，为本修因。

佛告阿难，汝今现坐如来讲堂，观只陀林，今何所在？世尊！此大重阁，清净讲堂，在给孤园；今只陀林，实在堂外。阿难！汝今堂中，先何所见？世尊！我在堂中，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瞩林园。阿难，汝瞩林园，因何有见？世尊！此大讲堂，户牖开豁，故我在堂，得远瞻见。

癸二立例

佛因阿难执心在内，故先立例以定内外。如来讲堂，即只园精舍，给孤独长者建此精巧重叠之楼阁，供佛说法安僧之用，故名如来讲堂。园林为只陀太子所供养，故名只陀林。今佛问阿难，坐于堂中，观只陀林今何所在？阿难答佛，清净讲堂，建于给孤独园之内；而只陀林，则在讲堂之外。此是例定，境之内外。佛又问阿难：汝今堂中，先何所见？阿难答佛，我于堂中，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瞩林园。此是例定见之先后。佛再问阿难，因何有见？阿难答佛，因讲堂户牖开豁，故在堂中，得远瞻见。佛三番征问，皆明知故问，令阿难自说，以便破时，无所反辩。又阿难及一切众生，一向执心在内，若一旦破之，必生恐怖，或生疑惑，故佛先立例然后破，使阿难众等，易于明了。讲堂例阿难之色身；如来，例肉团心；大众，例五脏六腑；户牖，喻眼根；园林，如身外物。阿难在堂中，例识心在阿难身内。喻中阿难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瞩园林。合阿难计心在内，则应先见肉团心，次见脏腑，复从眼根，方见身外之物。今汝阿难，但见身外之物，而不见身内之心腑，云何可说，心在身内？

尔时世尊，在大众中，舒金色臂，摩阿难顶，告示阿难，及诸大众：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

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妙庄严路，汝今谛听。阿难顶礼，伏受慈旨。

壬四悬示定名

此科含义有三，一酬答令喜：阿难请佛开示，成佛法门，而佛反问其发心本因，乃至园林今何所在，答非所问，阿难难免疑悔，今佛悬示大定，令知佛将开示大法，心生欢喜。二将破妄：恐生怖畏，故先示定名，令知妄心虽破，非同断灭；仍有大定可修，佛道可成。三令众渴仰：先示大定，令知今日法会殊胜，专心恭听，容易得益，不致有人，中途退席。

佛全身金色曰金色臂。舒即伸也，佛伸手摩阿难顶，以示慰藉。前阿难所请三摩，是三摩钵提之略称，三观中属假观，今三摩提，是大定之总名，亦名三摩地，亦名三昧；译名正定，大定或妙定。正定拣外道之邪定；大定拣二乘之小定；妙定拣权乘菩萨之粗定。佛顶文句云：‘有真谛三昧，俗谛三昧，中谛三昧。又有历别三谛三昧，圆融三谛三昧。’今是圆融三谛三昧，统一切法，一切三昧悉入其中，故名为王。今佛告阿难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大佛顶是正定所依之理体，首楞严是称性所修之妙行；以其称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，性修不二，能出生无量三昧，为一切定之总体。一行具足无量行，无量行中，复一一行具足一切行，故曰具足万行，义如题中所释。首楞严而称王者，以其具足十德故。一尊胜：以此大定为诸法之王故；二大富：以此大定具足一切胜财法宝故；三福德：以此大定具足恒沙功德故；四镇定：生死不动，烦恼不侵故；五统摄：以此大定：摄一切法故；六自在：出生入死，自在无碍故；七威德：降魔制外，无敌不克故；八智明：智慧明利，照彻事理故；九真实：达诸法实相，言相行应故；十仁慈：怨亲平等，普济有情故。因此大定，具足以上十德，故名首楞严王。具足万行有三义：一大定所依理体，为众生本具，如华严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’谓之本具。修此大定，一行具足一切行，无德不备，无法不摄，谓之该具。证此大定，无量劫来所修功德，一时皆现，谓之积具。今此首楞严王大定，既为众生本具之理体，且积具一切德，该具一切法，故曰具足万行。亦名普贤行、亦名般若行、亦名如来行。十方如来无不依此行门、超越一切因位，直趋果上菩提。菩提为能庄严，涅盘为所庄严，涅盘是理，菩提是智，智理不二，唯是一心，谓之妙。路有五十五位，渐教修行，先从干慧，入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向，再经四加行，入十地，至等觉；如人入海，自浅至深，如人登山，由低至高。今此大定顿修顿证，不立位次，无须经历五十五位，故曰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汝今谛听是佛诫听，阿难顶礼伏受慈旨，是愿意接受。正是师资契合，堪说大法之时。

佛告阿难：如汝所言，身在讲堂，户牖开豁，远瞩林园。亦有众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？阿难答言：世尊！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林泉，无有是处。

壬二正破非内分二。癸初引例

初五句是按其所答，次四句是反例。阿难前云：我在堂中，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；如是外望，方瞩林园。今佛反问，亦有众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见如来，而见堂外。例阿难执心在身内，竟不知内，独能知外。阿难据事而论，在堂不见如来，独见堂外，实无可能，故曰无有是处。

阿难，汝亦如是。汝之心灵，一切明了，若汝现前，所明了心，实在身内；尔时先合了知内身。颇有众生，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。纵不能见，心、肝、脾、胃，爪生、发长、筋转、脉摇，诚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必不内知，云何知外？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内，无有是处。

癸二正破

阿难于例已明，于法仍迷，故佛乘前所引之例，而破其计心在内之妄执，遂告之曰：阿难，汝亦如是。汝谓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林泉，无有是处。其实此非别人，正是汝阿难。‘汝之心灵，一切明了’非指阿难攀缘爱乐之心，而是常住真心。若此常住真心，实在汝之身内，则应先见身内。颇有乃诘难之词，意谓：世间可有一类众生，先见身中脏腑，后观身外万物耶？或谓：身在堂中，与佛稍有距离，故能见佛，而心在身内与脏腑等相处太近，如眼之与睫，不能相见。所以佛云：纵因太近，不见心肝脾胃，而身内爪生发长，筋转脉摇，与心距离不远不近，诚应明了，云何汝今不知？至此佛又恐其转计，心虽在内，因无知觉，所以不能知内。故曰：汝心必定不能知内，云何知外？今既知外，亦应知内，既不内知：‘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内，无有是处。’众生一向执心在内，一旦破之，恐生惊怖，故佛先引例明，然后破之，意欲阿难，悟此爱乐之心，元无实体。既不在内，应不在外，更非在中，内离身心，外离世界；当下即空，清净寂灭，便是首楞严王大定。大乘心地观经云：‘若能观心体性空。惑障不生便解脱。’惜阿难未悟，故有以下种种转计。

阿难稽首而白佛言：我闻如来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，实居身外。所以者何？譬如灯光，然于室中，是灯必能先照室内；从其室门，后及庭际。一切众生，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，亦如灯光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，是义必明，将无所惑，同佛了义，得无妄耶？

辛二破转计在外分二。壬初转计

阿难闻佛破执心在内，便转计心在外，如是法音，指佛前云：‘必不内知，云何知外，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、无有是处。’阿难闻之遂转计心居身外，且引喻作证，譬喻灯光，燃于室中，是灯必能先照室内，从其室门，后及庭际。喻心在身内，应先见身内。后从限根，方能见外。今一切众生，既不见身中，独见身外，可知心非在内，实居身外。犹如灯光，居在室外，能照外境，不照室内。了义是佛真实之教，其义分明显了，真实不虚。今阿难以为，譬喻灯光，居于室外不照室内，以喻心在身外不见身内。此中道理非常明显，无用置疑，与佛所说了义大教，无所差别；心在身外，不再成为虚妄计执。其语气虽似十分把握，然又未

敢肯定，故加耶字，求佛印证。

佛告阿难：是诸比丘，适来从我室罗筏城，循乞搏食；归只陀林，我已宿斋。汝观比丘，一人食时，诸人饱不？阿难答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是诸比丘，虽阿罗汉；躯命不同，云何一人，能令众饱？

壬二破斥分二。癸初立例

佛再立例，以明心若在外，则心有所知，身不能觉，犹如他食我不能饱。食有四种：物有形质，能用手执取而食者谓之段食。鬼神吸取食物之气味精华，而得饱满谓之触食。四禅天人，思惟禅定，身心怡悦，谓之思食。四空天人，禅定深入与八识相应，身心愉快，谓之识食。今约段食。佛制比丘乞食，其义如下：一令贫者小施得福，能越贫穷。二令盲跛之人，见闻于佛，心生欢喜而种善根。三令家庭主妇，有机会见佛。四令诸病者，得见佛光而除烦恼。五令嗔毒众生，见佛慈容而舍恶心。六令放逸之人，见佛功德而舍恶法。七令豪富，折伏骄慢，而生恭敬。八未信佛者见佛功德生善信心。九令懈怠之人，见佛功德，善心相续。十令众等施，现前当来，皆得安乐。十一欲制学处，以身作则，令诸弟子而起仿效。一至六义，是兴大悲，拔众生苦；七至十义，是起大慈，与众生乐。后一为令弟子舍贪得成道业，令正法久住。有如是因缘，故佛行乞。阿罗汉烦恼子缚虽断；然此色身果缚尚存，仍须饮食。故阿罗汉上乞诸佛法味，以滋慧命；下乞众生饮食，以养色身。但身命各异，一人食时，众不能饱。例如心在身外，则身心脱节，彼此互不相干。何以佛才举手，汝眼见时，心即分别。既然眼见心知，心未离身，云何心在身外？

佛告阿难：若汝觉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，则心所知，身不能觉；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。我今示汝兜罗绵手，汝眼见时，心分别不？阿难答言：如是，世尊！佛告阿难：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是故应知，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。

癸二正破

此以法合例，初三句按情执。觉了知见之心，即攀缘心，随六尘境，而起见闻觉知之用。佛云：若汝此心，实在身外，则身心相外，身离心，心离身，彼此了无相干。如是则心有所知，身不应有觉；觉在身之边际，心亦应不能知。如众比丘，一人食饭，众不能饱。梵语兜罗绵，译云细香，佛手幼细嫩滑而且香洁。今佛伸手云，我今示汝兜罗绵手，汝眼见时，心分别不？阿难答言：如是世尊。意谓：我眼见佛手时，心即分别，知此是佛手。佛随即破云：若相知者云何在外？若心离身，而居在身外，则此属身之眼，见佛手时，心应不知，今既相知，云何汝说心在身外？以是之故，应当知道，汝阿难所言，觉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无有是处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；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，知在一处。佛言：处今何在？阿难言：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内，而能见外，如我思忖，潜伏根里。犹如有人，取琉璃碗，合其两眼，虽有物合，而不留碍；彼根随见，随即分别。然我觉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，为在根故；分明瞩外，无障碍者，潜根内故。

辛三破转计潜根分二。壬初转计

阿难初计心在内，佛以不见身内破之。次执心在身外，佛又以身心相知而破之。故今阿难引述佛语，以不见内之肉团心及腑脏故，知心不居身内。以身心相知，眼见佛手，心即分别，不相离故，知心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，知心实在一处。但未指明；在于何处，佛欲破无从，故再征问，处今何在？阿难答言：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内，而能知外；故我思惟忖度，此心应该潜在根里。如人在门内，而面向外，是以不见内，而能见外；心潜眼根之内，其理亦然，因背内而向外故，能见外而不能见内。阿难恐佛再次破之，故设喻证明；琉璃碗，梵语，译云：青色宝，通明透彻，犹今之眼镜，喻肉团眼，琉璃惋所合之眼根喻心。琉璃合眼，喻心潜眼根。琉璃不碍于眼，眼在琉璃之内，仍见山河大地，如根不碍心，心潜根内，故能随眼根，见外物时，心即分别。然我以下，复以法合喻，以谋挽救前昧内知外二计之失。阿难云：我此觉了能知之心，所以不能见内之脏腑，因潜在根向外背内故。虽不见内，然心潜眼根，仍在身内；如人在门内，虽面向外，而不能见内，然其身仍在屋内，故说心在身内，应无过失。又人在门内，背内向外，故能分明见外，室内之人说其在外，亦无不可。心潜根里，以脏腑望之，可说在外。此番计成，将救前二失。

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言，潜根内者，犹如琉璃；彼人当以琉璃笼眼，当见山河，见琉璃否？如是，世尊！是人当以琉璃笼眼，实见琉璃。

壬二破斥分二。癸初立例

阿难既立喻以证妄计，佛即引彼所立之喻为例而破之。初四句按其情执，如汝阿难所言，心潜根内，犹如琉璃合眼，而不碍眼。心潜眼中，而眼不碍心；故能随见，随即分别。然则当人以琉璃合眼之时，因琉璃通明透彻，故能见远处山河，当远见山河之时，而眼还能近见琉璃否？佛故意问定，而后破之。阿难据事直答，如是，世尊！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。

佛告阿难，汝心若同琉璃合者，当见山河，何不见眼？若见眼者，眼即同境，不得成随。若不能见，云何说言，此了知心，潜在根内，如琉璃合？是故当知：汝言觉了能知之心，潜伏根里，如琉璃合，无有是处。

癸二正破

佛据阿难所答而破之。谓汝阿难之心，若果然同于琉璃合眼，当见山河之时，既能见琉璃，亦

应见眼，而今云何不能见眼。既不见眼，则法喻不齐；若能见眼，眼则同境。若眼变为所见之境，自当失却能见之功，不得成就，彼根随见，随即分别。若不见眼，则心非潜根，不同于琉璃合眼，云何可说，此了知心，潜在根内，如琉璃合。是故以下是结破，以是法喻不齐之故，应当知道，汝阿难言觉了知心，潜伏根里，如琉璃合，无有是处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又作如是思惟：是众生身，腑藏在中，窍穴居外。有藏则暗，有窍则明。今我对佛，开眼见明，名为见外；闭眼见暗，名为见内，是义云何？

辛四破转计见内分二。壬初转计

阿难计心在内，佛以不能见内破。又计心在外，佛以身心相知破。再计潜在根里，佛又以不能见眼破之。故今又作思惟，既身心相知，心未离身，则此心仍在身内，所以不能见内，因内有腑脏，重重包裹，但见暗相，即此所见暗相，应名见内。化物而不藏谓之腑，能藏精气不泄谓之脏。脏即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心为神藏，肝为魂藏，脾为志藏，肺为魄藏，肾为精藏谓之五脏。腑谓六腑，大肠为行道腑，小肠为盛受腑，膀胱是津液腑，三焦是命腑，胆中清净腑，胃是水谷腑，此五脏六腑，皆在身内，故曰腑脏在中。窍穴指眼、耳、鼻、口等七孔，能通于外者，故曰窍穴居外。有藏包裹之处则必暗，有窍通达之处则必明，因此，今我阿难对佛，开眼之时，因有窍穴故见明，名为见外；闭眼有脏腑故见暗，名为见内。此计还同第一番执心在内，既遭佛破，故未敢肯定，而请决于佛曰：是义云何？

佛告阿难：汝当闭眼见暗之时，此暗境界，为与眼对？为不对眼？若与眼对，暗在眼前，云何成内？若成内者，居暗室中，无日、月、灯，此室暗中，皆汝焦腑，若不对者，云何成见！

壬二破斥分三。癸初正破

因阿难转计还同在内，故佛独约见暗破之，初二句按其情执，次三句先定对与不对二义，然后分途破之。若当闭眼见暗之时，此暗境界，是与眼对；则此暗相，在于眼前，属于身外，云何可成，心在身内，名为见内。恐转计云，闭眼所见之暗，无论在于眼前或眼后，但见暗相，即名见内。故佛继而破之，若谓凡见暗相，皆得名为见内；则汝黑夜，居暗室中，又无日月灯光，全室皆暗，即此室中所有暗相，应皆是汝三焦六腑，有是理乎？焦谓三焦，上焦在胃上，中焦在胃脐之间，下焦在脐下，为命府，是六府之一，故曰焦腑。佛又恐其转计，谓闭眼所见之暗，不与眼对，故佛破之曰，若不与眼对，云何成见，因世间凡所有见，必然根境相对，今境不与根对，云何成见？

若离外见，内对所成，合眼见暗，名为身中。开眼见明，何不见面？若不见面，内对不成；见面若成，此了知心，及与眼根，乃在虚空，何成在内？

癸二转破分三。子初被其转计内对

佛恐阿难转计云：闭眼所见暗相，虽与眼对，但非在身外，而是在于身内。故破之云：设使汝闭眼所见之暗，是离对外之见，而返观身中，由内对所成。故不应说暗室之暗，皆汝脏腑，而得名为，合眼见暗，名为身中。然则开眼见明之时，何不见面？佛意见暗既非对外而是返观身中脏腑；则见明之时，亦应返观，而见自己之面。今见明时，何不见面？开眼见明，既不能返观自己之面，则闭眼见暗，应亦不能返见身中内腑，则相对之义，自然不成。或许转计，闭眼见暗，固可返观身中，开眼见明，亦可反见自己之面，故佛破之，见面之义若成，则此了知心，及汝眼根，两者皆应在于虚空矣。既在虚空，云何成就，闭眼见暗名为见内之说。

若在虚空，自非汝体，即应如来，今见汝面，亦是汝身。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觉。

子二破其转计在空

若然汝阿难之心与眼，皆在虚空；自然已非汝阿难之体。或谓，不管心眼何在，但能见我之面者，即我心眼。然则我今亦见汝面，则我如来，亦应属于汝阿难之心眼矣。岂独如来，能见汝面，即此在会大众，莫不见汝阿难之面；如是大众皆汝心眼，则汝阿难心眼，岂非无量。何况，汝在虚空之心眼，若已有知，则地下之身，应不有觉。一人岂能，具有两觉。

必汝执言，身眼两觉，应有二知，即汝一身，应成两佛。

子三破其转计两觉

此恐阿难转计，何妨两觉。故佛按而破之，必汝执言，在地之身，在空之眼，两皆有觉，则汝阿难一人，应有二个知觉。知觉为众生本具佛性，依之修行，可成佛道。今汝阿难，有二知觉，则汝一身，应成两佛。当知佛之应身虽无量，而佛之法身。唯一无二，岂能一人而成两佛。

是故当知，汝言见暗，名见内者，无有是处。

癸三结破

乘上所说之故，汝阿难言，见暗名见内者，绝无此理。

阿难言：我常闻佛，开示四众：由心生故，种种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我今思惟：即思惟体，实我心性。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亦非内外中间三处。

辛五破转计随生分二。壬初转计

阿难四番被破，不敢再逞己见，以下三番，皆引佛昔日言教，以为根据。故曰，我常闻佛，开示四众。阿难为佛侍者，常随于拂；且多闻第一，历耳不忘。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名为四众。又四众中，复有发起众，当机众，结缘众，及影响众等四众。发起当经之人，谓之发起众；如金刚经由须菩提发起，本经由阿难发起。当时闻法得益，转邪归正，转迷为悟，转愚为智，或转凡为圣，谓之当机众。虽同会闻法，以宿业深重，未能获益，但结法缘，为将

来因，名结缘众。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助，谓之影响众。如此会中，文殊、观音等大士皆古佛再来，助转法轮者是。比丘中固有发起、当机、结缘、影响等四众，比丘尼中，甚至优婆塞优婆夷众中，亦无不皆有，当机等四众。如是四四十六众矣。

由心生故等四句，正是佛所开示之教法。诸法本无生，由心故有；心本无形，因法得显。心法互为因缘，而生诸法，其义四教不同。若心若法，皆因缘生；缘生诸法皆无常、苦空、不净、无我、是藏教义。若悟心法，皆本无生；无生则无灭，当体即空，非灭故空，是通教义。若谓无明不觉生三细，是心生法生，境界为缘长六粗，是法生心生，因此而有十法界假名，差别无量，是别教义。若云心生法生，法本无生；法生心生，心亦无生；若心若法，皆是清净法界，不可思议，是圆教义。阿难引佛昔日言教，以证自己妄计，故曰：我今思惟，即思惟体，实我心性。不知思惟本无体性，乃缘前尘分别妄心耳。细则七识，恒审思量，粗则六识，对境分别，二皆三界烦恼，虚妄想相，全无实体。今阿难示同凡小，执此攀缘之妄心，为自心性。随心攀缘所合之处，心即随有；心缘于内，心即在内；心缘于外，心则在外；心缘于根，即潜根里；若缘内脏，当然心在身中。故心不一定在内、在外，或在中间；但亦可谓心在内、在外，或在中间。此计若成，将救前四失。

佛告阿难：汝今说言，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；随所合处，心随有者。

壬二破斥分三。癸初牒计

由法生故二句，是佛牒其说；后二句是按其妄计，以便破之。

是心无体，则无所合；若无有体，而能合者，则十九界，因七尘合，是义不然。

癸二正破分二。子初破无体

佛意谓随根所合之处，而有之心，原属妄想攀缘，本无实体。以无实体之心，焉能与有体之物合。若无体之心，能与有体之物合，则同于十九界，与七尘合。人所共知，根尘识三，合成十八界。今十八界外，另加一无体之十九界，与于六尘外，另加一无体之第七尘合，岂非笑话，故曰是义不然。

若有体者，如汝以手，自捺其体，汝所知心，为复内出？为从外入？若复内出，还见身中；若从外来，先合见面。阿难言：见是其眼，心知非眼，为见非义。佛言：若眼能见，汝在室中，门能见不。则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应皆见物；若见物者，云何名死？

子二破有体分二。丑初约内外出入破

若谓思惟之心，属有自体，故能与外有体之法合。则汝阿难，且以手捺身体，试看此能知心，为复从内出，抑或从外而入。若从内出，此心仍居身中，何不见内之腑脏？又心从内出，还归之时，亦应见身内之物。若从外来，是心在外，来入身中，则应先见汝面，如人从外入内，必先见门。今俱不见，可知此思惟之心，虚妄无体；既非内出，亦非外来，岂能随根所合之处，心即随有。此中见字，乃约心为能见。阿难及一般凡情，皆以为见是眼非心，而心谨能知而不能见。故曰见是其眼，心知非眼，为见非义。佛随即按其妄情而破之曰：若眼能见，汝在室中，门能见否？佛以阿难喻心，门偷眼，室喻身，人在室中，门不能见，而能见者，是人非门。喻心在身中，眼不能见，而能见者，是心非眼。或云：人属有情，室乃死物，岂可为喻。故佛再引死人为例，若眼能见，则诸已死之人，尚有眼存，亦应皆能见物。或谓安知死人，不能见物。佛即破云：若能见物，云何名死；既名已死，当不能见。

阿难，又汝觉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为复一体？为有多体？今在汝身，为复遍体，为不遍体？若一体者，则汝以手捺一支时，四支应觉；若咸觉者，捺应无在；若捺有所，则汝一体，自不能成。若多体者，则成多人，何体为汝？若遍体者，同前所捺，若不遍者，当汝触头，亦触其足，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今汝不然。

丑二约一多遍不遍破

前七句先征定四义，谓一体、多体、遍体、及不遍体。次八句约一体破。若谓四肢、同一心体；则汝以手随触一支，四支皆应齐觉。若言随捺一支、四肢咸觉，则所捺之处，不应偏有所在，而应谨捺一处，全身处处皆知。而今不然，触头头知、触手手知，但一处觉，余则无知，显然捺有所在，然则一体之义，云何能成。一体不成，便成多体；若多体者，则汝阿难，便成多人，应有众多阿难，今则不然；唯一阿难，然则众多心体中，何体为汝阿难所有？若言唯一心体，而能遍满全身四肢，其义则与前四支共一心体同。故曰若遍体者，同前所捺。若谓心体，不能遍于全身四肢，而谨局跟于所捺之处，则当汝头足同时被捺时，头有所觉，足应无知，因心在头而不在足故。反之，若足有所知，则心在足，而不在头，故头应无觉。今汝事实不然，头足同触，同时觉知，是以言心不遍，限于一处，其义不成。

是故应知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无有是处。

癸三结破。

以是心体非在内出，非从外入，非一非多，非遍不遍之故。应知汝阿难所言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，其义不成。因心体既无所从来，何能随合？心既无定体，何能随有？故曰无有是处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闻佛，与文殊等，诸法王子，谈实相时；世尊亦言，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如我思惟：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，内无知故，在内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义。今相知故，复内无见，当在中间。

辛六破转计中间分二。壬初破泛计分二、癸初泛计

此当机复引佛昔日言教，以证今日之妄执。文殊师利，译云妙德。过去成佛名龙种净尊王佛，

现在北方作佛，名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，未来成佛，名普现如来。今现菩萨身，于释尊座下居上首。等是等于观音势至，普贤弥勒，诸法身大士。法王是佛通称，法华经云：‘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’法王子，是诸大菩萨通称，以能承继佛位，绍隆佛种，掌法王权，持法王印，执法王令，行法王事；号令人天，如法化世，不久即登法王宝座，故名法王子。佛与诸法身大士，常谈实相法，实相指众生本具不生不灭之清净本体，义通四教。若云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；生灭灭已，寂灭无相，无相即实相，是藏教义。若云：实相无相，无男女相，无长短方圆等相，而名实相，是通教义。若云：实相无相，无生死相，无涅盘相，无烦恼亦无菩提等相，超空有二边，凝然不动名为实相，是别教义。若谓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法法头头，无非实相，是圆教义。本经显阴入处界，本如来藏，藏性即实相。无论烦恼与菩提，生死与涅盘，随拈一法，皆是实相，故曰诸法实相。阿难常闻佛为诸大菩萨，说此实相，以真心清净本然，离一切相，圆满周遍，犹如虚空，无在无所不在，岂可说在内，在外，或在中间。阿难不解佛意，故曰世尊亦言，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因而凭一己妄心思惟，若心在内，不应内无所见；若心在外，身心应不相知，今内不见脏腑故，在内不成。身心相知故，在外非义。事实上身心相知，心未离身，可见心仍居身内，然反复推求，此心又不能见内之脏腑，然则当在根尘之中间，故妄计曰：今相知故，复内无见当在中间。

佛言：汝言中间，中必不迷，非无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为在？为复在处！为当在身！若在身者，在边非中，在中同内。若在处者，为有所表？为无所表？无表同无，表则无定。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为中时，东看则西，南观成北，表体既混，心应杂乱。

癸二泛破

前科阿难因执心在内在外，二皆不成，故今言在中，而未言明，中何所指。故佛言：汝言中间，中必不迷，迷则不言。今既言中，非无所在，究竟此中，是在外一处之中，还在一身之中？若在一身之中，则身之左边右边或前后上下皆不名中，若谓在身之正中，则同前所说，此心在内，应先见脏腑，今既不见，不应再言，心在身之中。或谓此中，是指外境一处之中，则究竟是有所表，抑无所表。若无所表，则等于无，成为戏论；若有所表，则无一定中间之相。何以故？如人以竹或旗插于一处，表为中间；但有人从东看时，此表在西，在南看时，表则成北。反之，在西看则东，北观成南，此表示中间之物体，既四方混淆不定，则汝心在此中间，亦应杂乱不定矣。

阿难言：我所说中，非此二种。如世尊言：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识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

壬二破正计分二。癸初正计

阿难言：我所说中，非在身内之中，亦非在外境一处之中。而是如佛昔日所说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识生其中。此阿难正计识生于根尘之中。殊不知眼之浮尘根，属色法，为身根所摄，眼之胜义根，由色心二法所成。色谓山河大地，明暗通塞等尘境，心是向下所办之见性。见性无形，因尘而显，是色为眼缘，由尘发知。色不自知，因见方知，是眼为色缘，因根有相。此是眼色互为因缘，成第一重能所。眼对色时，不落分别，名为见性。若有分别；即是眼识。此眼识乃从眼色为缘而生，故眼色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，是第二重能所。

以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义通四教。若谓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；所生之识，无常苦空无我，是藏教义。若眼色为缘生于眼识，能生所生，皆如幻不实，当体即空；本无能生所生，是通教义。若眼识九缘生，谓空、明、根、境、作意、分别、染、净、种子、根本等缘具方生，而有十法界假名差别，是别教义。若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能生所生，无非一真法界，清净本然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是圆教义。今佛征心所在，正欲显此眼根之见性，即如来藏性；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正是圆教义。而阿难竟错认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识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

佛言：汝心若在根尘之中，此之心体，为复兼二？为不兼二？若兼二者，物体杂乱，物非体知，成敌两立，云何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无体性，中何为相？是故应知，当在中间，无有是处。

癸二正破

初句佛按其情执，次三句先立二义，以便破之。佛意谓：汝阿难之心，若从根尘而生，则此根尘所生之心体，是兼有根尘二种？抑或不兼？若谓兼二，则尘是无知之物，根为有知之体，二者混合为一，能不杂乱？此物既非根之心体有知，则知与不知，敌对两立，识生其中，应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，而堕于二边，云何为中？经文兼二不成，海公认为应改为不兼二成，如是望于上文，若兼二者，物体杂乱；望于下文，不兼二成，则非知不知。正以兼及不兼，而破阿难，执心在中。谓此识心，若不兼根尘二种而成，则既非同于根之知，亦非同于尘之不知，离却根尘，识心实无体性。则汝阿难，说心在中，究竟以何为相？以是兼及不兼，二皆不成之故，应知汝阿难所说，当在中间，无有是处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昔见佛，与大目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、舍利弗，四大弟子，共转法轮。常言：觉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着，名之为心。则我无着，名为心不？

辛七破转计无着分二。壬初转计

此阿难引佛于般若会上所说，以证自己转计无着。学在师后曰弟，解从师生曰子。目连等四人

，为声闻众中之上首，故曰大弟子。轮能运能载，如佛说法，能运载众生，从生死海，抵涅盘岸。又轮所经处，能摧碎荆棘瓦砾，如佛说法，能摧破众生惑业苦三，故曰法轮。佛于般若会上，敕须菩提，为诸菩萨，说甚深般若。富楼那等三人，起而问难，故曰四大弟子共转法轮。华严经云：‘菩萨转法轮，如佛之所转。’须菩提等，皆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，故其所说，等如佛说。

常言觉知，分别心性以下，正引佛昔日言教。昔日佛在般若会上，常说诸法空，如空华水月，镜像灯影；本无实体；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彻底虚妄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着，名之为心。此义亦通四教。若心无实体，内外境空，彻底虚妄，故无住无着，是藏教义。若心无实体，当下即空，空故无住无着，是通教义。若心即真如妙性，超空超有，故无住无着，是别教义。若云妙明真心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故无住无着，是圆教义。阿难昔日，虽闻佛与四大弟子，共谈般若。然又未解般若真空妙理。故今仅凭一己妄见，以为此推求分别之识心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着，名之为心。但前六番妄执皆为佛所破，今虽引佛言教，以证己执，犹不敢肯定其词，故曰则我无着，名为心不？

佛告阿难：汝言觉知分别心性，俱无在者，世间虚空，水、陆、飞行，诸所物象，名为一切，汝不着者，为在为无？无则同于龟毛、兔角，云何不着？有不着者，不可名无。无相则无，非无则相，相有则在，云何无着？是故应知，一切无着，名觉知心，无有是处。
壬二破斥

汝言二句是佛按情执。世间虚空是依报，水陆飞行是正报；依正二报，所有物象，名为一切。为在为无，应是为有为无。佛告阿难，汝言分别觉知之心，俱无所在，一切无着，名之为心。究竟此心，为有为无？是有心无住，抑或无心无住？佛恐阿难辩曰：因我无心，所以一切无住。故先破无心，若果汝心离一切物象，本无所有，则同世间龟之毛，兔之角，但有其名，而无实体，何必言住与不住？说住与不住，岂非多除？若谓离一切物象，另有心在，但不住着一切而已，则不可名之为无心。汝心果然无相，同于龟毛兔角，当然是无；如非无相，则当然有相；既然有相，则必有所在，心有所在，即是有住，云何可说一切无住？以是无心不应说住与不住；有心即有相，有相则有所在，有所在即有住之故，汝言一切无着，名觉知心，是义不然。故曰无有是处。此结破转计无住。

前佛问阿难，唯心与目，今何所在？阿难答佛征心。先引众同，次凭己见，三番转计，最后再三引佛言教，以证己执。皆妄识分别，属遍计执性，是生死根本，若不舍之，即小果声闻尚不得成，何况佛道。故佛一一破之，在内，在外，在中，乃至无着，七处俱非。令妄情尽，弃生死本；然后十番显见，示涅盘本，使其依之而修，自可契证无上菩提。

尔时阿难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我是如来最小之弟，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犹恃憍怜，所以多闻，未得无漏；不能折伏，娑毗罗咒，为彼所转，溺于淫舍。当由不知，真际所诣！唯愿世尊，大慈哀愍，开示我等，奢摩他路，令诸阐提，隳弥戾车。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。及诸大众，倾渴翘仁，钦闻示诲。

己二显示妙理兼破余妄分三。庚初总示万法唯心分二。辛初正示二本不离一心分三。壬初当机申请

尔时至白佛言，是经家叙述请法之仪。尔时，即当佛七番破妄已竟之时，阿难犹未解佛意，不达妄识无体，仍执为心。但自恨未知其处所在，故从座起，袒露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十指掌，是身业虔诚；严肃曰恭，尊重曰敬，是意业虔诚；而白佛言，是口业虔诚；三业虔诚，以表志诚恭敬之极。

我是如来，至真际所诣，是阿难述迷。阿难是四王之八子中，年龄最幼少者，故曰我是如来最小之弟。佛成道后，常回王宫说法，见阿难幼小，天真纯净，未免偏怜，常以爱语，导其出家。阿难虽已出家，犹恃佛娇怜，且贵族习气未除，但求多知多解，未肯切实修行。故出家虽已十二载，而心又未入道，仍属凡夫，未证无漏；所以未存道力，不能折伏娑毗罗咒，致被邪术所转，溺于淫舍。真谓真如，真如乃众生本具实际理地，亦即本经所显如来藏性。为首楞王大定之理体，故曰真际。诣即在义，阿难意谓自己之所以不能折伏邪咒，为彼所摄，原因皆由不知，真心所在之过。

惟愿世尊等五句，正是启请。阿难既悔多闻，未存道力，为邪术所加，皆由不知，真际所诣。故今欲知，真心所在，以便进修首楞严王大定。因而求佛大慈，哀怜愍念，开示我阿难及初发心等众，妙奢摩他路。奢摩他，译云止，即前阿难所请，三妙观门之一。为首楞严王大定所依之理体，亦即吾人本具之本觉佛性。若能以始觉智，照本觉理，即奢摩他微密观照，亦即圆修三观之妙行。路指五十五位，以此奢摩他微密观照之妙行，经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自可还归宝所，圆成佛道。梵语阐提，译云无善心。此类众生，不信本具佛性，不信因果，作恶多端，故曰无善心。隳者毁坏义，弥戾车译云恶知见。属于邪魔外道之类。阿难求佛开示奢摩他路，不但为自己及初发心者，依之修行，得成道力，降魔成佛。而亦令彼等无善心，及恶知见之众生，得以毁邪归正，去恶生善，故曰令诸阐提，隳弥戾车。

作是语已等五句，是经家叙仪。头及两手两足谓之五体；五体投地，表虔诚之至极。倾渴翘仁，谓倾心渴望，倾诚仁待，如渴时思饮，如饥待食。钦然恭敬闻佛开示教诲。

尔时世尊，从其面门，放种种光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。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。如是十方，微尘国土，一时开现；佛之威神，令诸世界，合成一界。其世界中，所有一切，诸大菩萨，皆住本国，合掌承听。

壬二如来开示分二。癸初瑞表真常

瑞指佛光，为世间希有吉祥之瑞相。佛放光以表真常住心。利根者可睹瑞明心，钝根未悟，故有以下示二本，破妄执，显真心，种种慈训。

尔时，即阿难述迷启请已毕，钦闻示诲之时。世尊是如来十种通号之一。佛光有二：一是心光，即佛所证一切种智，其光能照彻诸法之底源，洞达法界之边际。二是身光：身光有常光及放光。常光因佛应机不同，其光亦殊；如本师释尊，常光一丈；阿弥陀佛常光，照十方世界，无所障碍。故光则时、处、大、小，不定。或说法时，或降魔前，是时不定；或从眉间，或从胸前，是处不定；或但照本国，或普照他方，是大小不定。今释尊则从面门故光，且其光如百千日，炽燃无比，不独照彻本土，且普遍照耀十方佛国，普佛世界，皆六种震动。六种谓：震、吼、击、动、起、踊。震是微响，吼如兽叫，击如两山相撞，动谓轻微摇动，起谓平地突出，踊谓腾跃升高；前三属声，后三属形。正显佛威德殊胜。平常因众生业力所感，分强划界，十方国土，大小悬殊，此界他方，彼此互不能见。今佛之威德神力，如是十方微尘国土，不但一时开现，且合诸世界，成为一界。而十方微尘世界中，所有诸大菩萨，皆住其本国，合掌承听，释尊开示。

面门是背向从分之所，六根总聚之处；佛于面门放光，表示将被破众生六种识心，使其背尘合觉。众生一向背觉合尘，故七处俱非；佛陀背尘合觉，妙契真常，故六根皆是。前七番破妄，恐不得意者，误为断灭。故佛放光，显寂而常照，大用全彰。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；表佛智无量，普照法界而无遗。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；表警迷令觉。十方微尘国土，一时开现；表众生迷故，内为六根所限，外为六尘所障，中为六识所牵，故处处不得自在。诸佛悟故，舍识用根，伏妄归真，发本明耀，故法法全彰。佛之威力令诸世界合成一界；表迷故非异成异；悟则本无同异。诸大菩萨皆住本国；表不动法界。合掌承听；表妙契真常。

佛告阿难：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，如恶叉聚。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、缘觉，及成外道，诸天魔王，及魔眷属。皆由不知，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。犹如煮沙，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

癸二正示二本

因阿难启请，奢摩他路，欲诣真际；故佛示以二本。前七番破妄，显识无体，是生死本；令知妄不随，则生死可了。以下十番辨见，显见性圆明，即涅盘本；依之修行，涅盘可证。一切众生，通指九界圣凡，别约三界凡夫。一切众生，自迷真逐妄以来，为时已久，故曰从无始来。由于众生，背觉合尘，非法计法，无我计我，错认无常苦空，不净无我，以为常乐我净，谓之种种颠倒，属于惑道。依惑作业，熏成种子，引生未来果报，谓之业种，属于业道。依此业因，自然招感生死苦果，是谓苦道。由是迷真起妄，认妄作真，依惑作业，因业受身，身还作业，惑业苦三，不相舍离，如恶叉聚。梵语恶叉聚，译云线贯珠，为印度果名。不生则已，生则必然一蒂三果；喻凡夫依见思惑，作有漏业，自然感三界分段生死果。二乘依尘沙惑，作无漏业，自然感方便土变易生死。菩萨依无明惑，别取二边，作亦有漏亦无漏业，或舍二边取中道，作非有漏非无漏业，自然感实报土，微细变易生死。

诸修行人，通指厌妄求真之士，菩提译云觉道。古德谓藏、通、别、三教菩萨，所成之菩提，名有上菩提。唯圆教菩萨所证，方名无上菩提。乃至是推例之词，声闻通因通果，初发心求真谛理，依生灭或无生四谛，修析空观，或体空观者，是因中声闻。所作已办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后有，而证四果，谓之果上声闻。依顺逆观察十二因缘而悟道者名缘觉。不了万法唯心，见心外有道可求者，谓之外道。诸天，指四禅四空等二十二天。魔王有欲界波旬魔王，及色界摩醯首罗魔王。其福力不及魔王之妖精鬼怪，名魔眷属。此皆指堕于五十重阴魔之行者。声闻缘觉，是五十重阴魔中，最后两种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缠空种者。魔王指想阴、行阴十境以及识阴中前八种，魔眷属指受想二阴中之飞精鬼怪。外道兼指十种天仙。诸修行人目的在了生死，证菩提。今反别成声闻缘觉，甚至堕于天魔外道，其因何在？佛云：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所致。二本谓真妄二本。众生迷真起妄，背觉合尘，遂成生死根本。若悟妄归真，背尘合觉，即涅盘根本。诸修行人，欲成无上菩提，必须先悟二种根本；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方名真修。否则，犹如煮沙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

云何二种？阿难：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；则汝今者，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，为自性者。二者无始菩提涅盘，元清净体；则汝今者，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由诸众生，遗此本明，虽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

初句征起，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是标，则汝以下四句是释。众生妄本由来已久曰无始。此无始时来之生死根本非他，即汝阿难与诸众生，现今所用之攀缘心为自性者。鋈缘有能，所八种识心之见分为能攀缘，相分为所攀缘。三界众生，不知见相二分皆虚妄不实，别攀三界之缘，成分段生死根本。出世三乘，不了生死涅盘，皆即狂劳颠倒华相，属身心幻影，别攀涅盘之缘，成变易生死根本。菩萨不达万法唯心，别攀二边之缘，或舍二边而别攀中道之缘，成微细变易生死根本。前七番破妄，无非遣此攀缘之心，令阿难等舍识用根，逆生死根，顺涅盘本。

二者无始菩提涅盘元清净体，是标，则汝今者四句是释。菩提涅盘，皆当人之佛性。前际无生

，后际无灭，求其初相不可得，故云无始。菩提有三：一真性菩提，二实智菩提，三方便智菩提，属智德。涅盘译不生不灭，亦有三种：一性净涅盘，二圆净涅盘，三方便净涅盘，属断德。真性菩提及性净涅盘是法身德；实智菩提与圆净涅盘是般若德；方便智菩提及方便净涅盘是解脱。故菩提涅盘，不出吾人本具之一心三德。今双举之，菩提约智；涅盘约理，智即始觉，理即本觉；本觉是心体，始觉是心光，二者不出一心，且天然本有；不同生死根本，因执而有，除执即无。又此天然本具之菩提涅盘，在生死不染，在烦恼不污，故曰元清净体。本经云：‘则知汝心，本妙明净。’‘一切众生，实本真净。’‘宝觉真心，各各圆满。’过去迦叶佛云：‘一切众生心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’。维摩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即菩提相。’又：‘诸佛知一切众生，毕竟寂灭，即涅盘相。’此皆指菩提涅盘元清净体而言。识精元明，是释菩提涅盘元清净体。识以了别为义，精谓精微、精纯、精明。本经云‘性识明知，觉明真识，妙觉湛然。’即指八识精明之本体，亦即真如妙性，元本明净故曰识精元明。诸缘，指能缘及所缘。能缘是见分，所缘是相分。此元明之识精，本无生灭，更无染净，因有随缘之用，故随染缘，而起八种识心之见相二分。见分是心法，相分是色法，亦即万法。自此众生但见诸缘，不见此识精圆明之体。经云：‘见与见缘、并所想相；如空中华，本无所有。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，妙净明体。’初四句即此中诸缘，后三句即此中菩提涅盘元清净体。宇宙万法，能见所见，皆依他起；如空中华，本无所有。众生不达依他幻有，而遍计执，实我实法，如翳眼人，但见空华乱舞，不见清净虚空。故曰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。

由诸众生以下；是通结。一切众生，无不迷此元清净体，但见能缘所缘，执我执法；故此识精元明，非遗似遗，实未曾失。临济大师云：‘有一位无位真人，在汝六根门头，放光动地。’云门大师亦云：‘人人尽有光明在。’可惜众生迷而不知，虽与真心，行住坐卧与共；但终日行，而不自觉。反认攀缘之心而为自性，胡作妄为，作业流转；如人系珠乞食，岂不冤枉，故曰枉入诸趣。

阿难，汝今欲知，奢摩他路，愿出生死。今复问汝，即时如来，举金色臂，屈五轮指，语阿难言：汝今见否？阿难言：见。佛言：汝何所见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，举臂屈指，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佛言：汝将谁见？阿难言：我与大众同将眼见。

辛二委示心使不同妄执分四。壬初重斥妄计非心

阿难再请奢摩他路，当然志在出尘，远离生死，故佛先示以真妄二本，令知取舍。然后举拳验见，试验阿难是否已悟见性，舍妄用真？故曰今复问汝。即时举手，佛身金色，曰金色臂。佛之指端，皆有千幅轮相，曰屈五轮指。而告阿难曰，汝今见否？阿难见佛举臂屈指，示以金拳，故答言见。佛示金拳，目的欲令阿难，悟此能见之见性，为涅盘根本。阿难虽答曰见，不知是见相，抑或见性，故佛再问曰：‘汝何所见？’，阿难答言：‘我见如来，举臂屈指，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’此答显然未悟能见之性，仍以我为能见，佛拳为所见，未越能所，仍执我法。故佛再三追问，汝将谁见？意欲阿难及时反省，直悟见性。但阿难答曰：‘我与大众，同将眼见。’前文曾云：‘若眼能见，则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应皆见物。’已显见性是心非眼。而今阿难仍以眼为能见。且引大众为证，同将眼见。

佛告阿难：汝今答我，如来屈指，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；汝目可见，以何为心，当我拳耀？阿难言；如来现今，征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穷寻逐，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。佛言：咄！阿难，此非汝心。阿难矍然！避座合掌，起立白佛：此非我心，当名何等？佛告阿难：此是前尘虚妄相想，惑汝真性；由汝无始，至于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。

汝今答我等五句，是佛按情执。以何为心，当我拳耀，是征心。前文阿难答佛，我与大众同将眼见，故今佛先按其情执，汝目既然可见，则以何为心，当我拳耀？此是第二次征心，初次征心是在破妄之前，阿难认为，如是爱乐，用我心目，佛因而引喻以明，识心如贼，目为贼媒，使汝流转，心目为咎；吾今问汝，唯心与目今何所在，是第一次征心。本经前后不过两次征心，古云：‘七处征心。’实为七番破妄之误。

阿难言等五句，正答佛征问。阿难示同群迷，仍以此推穷寻逐之心为心，不知此能推之心即攀缘心，是妄非真。前七番所计，皆本此妄心，佛已一一破之，无有是处。奈阿难至今，犹执迷不悟，故佛作狮吼，振威一喝，咄！此非汝心。一初众生，皆执此为心，前七番，佛虽一一破之，然但破其处，未说非心，今佛直斥非心，岂非同于无心，能不惊怖，故阿难矍然，避坐合掌，起立白佛：‘此非我，当名何等’？佛告阿难，此是前尘虚妄相想，惑汝真性。前尘指色等五尘，亦即意根所缘之法尘。因前五识对境分别，将前尘影子摄入心中，留下尘影，为意根所缘，曰虚妄相。能缘此虚妄相之意根，曰虚妄想。第七识缘过去法尘而起分别名意识，不起分别名意根。意识是三界分别我执，初果能断；意根是三界俱生我执，阿罗汉能断。意识意根，俱三界烦恼，生死根本。众生依此，执为实我实法，因而，舍真取妄，认妄作真。岂独迷惑真性，且认贼作子，致使元本常住之真心，非失成失，但随妄缘作业流转，故曰由汝无始，至于今生，认贼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轮转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佛宠弟，心爱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独供养如来；乃至遍历恒沙国土，承事诸佛，及善知识，发大勇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皆用此心；纵令谤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，同诸土木。离此觉知，更无所有；云何如来，说此非心？我实惊怖，兼此大众，无不疑惑。惟垂大悲，开示未悟。

壬二正示真心有体

阿难一向执妄为真，今闻佛斥非心，恐同草木，故叙述生平，无不皆用此心。当初爱佛相好发

心出家，固用此心；即使回小向大，不独今日侍奉供养释尊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沙国土，供养承事诸佛，及大善知识，甚至发大愿，勇猛精进，行诸一切难行法事，亦皆用此心；纵使因谤法之罪，退失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能推之心，佛竟发明是虚妄相想，而非是心者，则我阿难，岂非无心，同于草木。可知离此觉知之心，更无所有；云何如来，说此非心？不但我阿难闻之，实在惊怖，兼且在此法会大众，无不因此，疑惑不已。大众，约小乘及凡夫，但知识心，未明真性；故闻佛斥非心，无不疑惑。惟有恳求佛陀大悲，开示我等未悟之义，以拔疑惑之苦。此是阿难述怖求示，下是佛示真心有体。

尔时世尊，开示阿难，及诸大众，欲令心入无生法忍。于师子座，摩阿难顶，而告之言：如来常说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；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阿难！若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缕结，诘其根元，咸有体性，纵令虚空，亦有名貌。何况清净，妙净明心，性一切心，而无自体？

无生法是众生真心，此心前际不生，后际不灭，名之为常；忍即如如不动；无去无来，名之为住。故无生法忍，即常住真心。仁王般若经云：忍有五种。一伏忍：别教住、行、向、三十心，以止观力，既断界外尘沙，且伏界外无明，谓之伏忍。二信忍：即初二三地，得不坏信。三顺忍：谓五六地，顺菩提心。四无生忍：谓七八九地，得真无生。五寂灭忍：谓十地至妙觉，惑尽理圆，唯证一心，如如不动。入有悟入、证入。利根者，随悟随证。如六祖大师闻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即大彻大悟，卒继祖位。永嘉大师云：‘顿觉了，如来禅，六度万行体中圆；有人问我解何宗，报道摩诃般若力。’此皆证入。阿难及大众闻佛开示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，大开圆解，悟知一切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；心精遍圆，含裹十方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，只是悟入。因所知障轻，烦恼障重，未能证入。六祖等二障皆轻，故能随悟随证。佛因阿难等但悟未证，今欲其深心证入，无生法忍，故于狮子座，摩阿难顶，而告之言。，狮子乃兽中王，以喻佛说法无所畏，并非佛以狮子为座。亦非座有狮子之像。永嘉大师云：‘狮子吼，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脑裂，香象奔波失却威。’今佛座名狮子，其意正在此。于等三句是经家叙述；如来以下，正示真心有体。诸法广则无量，略则不外色心二法；亦即迷真心而幻起之见相二分。此见相二分，依真心而幻有，故曰：‘诸法所生唯心所现。’正显不变随缘之用，亦即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因果等三句，是明随缘不变之体，亦即无不还归此法界。因果虽多，不出迷悟二种。九界圣凡，以迷染为因，遂有二种生死之果。佛以悟净为因，故果证常乐我净。世界是依报，诸法中最大者；微尘是诸法中最小者。佛意谓：一切因果，大如世界，小至微尘，皆以此心为体；离此常住真心，更无别法。因一切法，皆唯心所现，皆依此心为体故。阿难若诸世界以下，是依俗谛理，而显真心有体。承上唯心所现之世界，其中山河大地，森罗万有，乃至一草一叶一缕一结，若诘究其根元，咸皆有其体性。纵然大至虚空，亦有其虚空之名，及空空荡荡之貌，何况为一切法所依之心，岂可反而无体。生死不能污曰清，烦恼不能染曰净，不可思议谓之妙，一尘不染一法不立谓之妙净。耀彻古今，朗照万物曰妙明。此清净妙净明心，不变随缘，故能为生佛圣凡之所依。随缘不变，故非生非佛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清净是法身德；妙净是解脱德；妙明是般若德。此圆具三德之真心，其性平等，为一切法之所依。依此真心所现诸法，尚皆有体，何况此能现之真心，岂可无体。

若汝执吝分别觉观，所了知性，必为心者；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、香、味、触，诸尘事业，别有全性。如汝今者，承听我法，此则因声，而有分别。纵灭一切见、闻、觉、知，内守幽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我非敕汝，执为非心，但汝于心，微细揣摩，若离前尘有分别性，即真汝心。若分别性，离尘无体，斯则前尘，分别影事。尘非常住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兔角，则汝法身同于断灭；其谁修证，无生法忍？即时阿难，与诸大众，默然自失！

壬三委明分别无性

执谓固执，吝谓吝惜不舍。对境起念谓之分别，粗心缘虑推求寻逐，谓之觉观，分别觉观是第六意识之功用。因其对境分别故能了知，此了知前境之心性，因外境有，离境即无，尘生则生，尘灭则灭。若汝阿难固执此虚妄分别之心为自心，而吝惜不舍，则此心离诸一切色香味触等六尘，分别取舍之事业外，应别有完全独立之体性存在。今则不然，如汝阿难今承听我法时，是因有所分别之声尘而有分别，若离声尘，此心则毕竟无体。纵然修行之人，根不缘尘，而能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守于寂灭幽闲之境，至此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因修行人，定中独头意识为能守，幽闲为所守，如无波之流，望之恬静，实则急流不住，并非无流，故曰犹为法尘影事。似此微细境界，尚属法尘影事，况汝阿难所执，推穷寻逐之心？我非强令敕汝，所执非心，但汝应于自己心中，微细研究揣摩，汝固执不舍之妄心，若离前尘，仍有分别之体性者，方许真是汝之心。若此能分别之性，离尘无体，斯则仍然属于前尘影事。前尘既非常住之心，而是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之生灭法。然则当此前尘变灭之时，汝托尘而生之识心，亦应随之俱灭。此时汝之识心，将同于龟之毛，兔之角，但有其名而无实体；汝之法身，岂非同于断灭，犹土木之无心，其谁来修因。既无修因，如何能证无生法忍？

即时阿难等三句，是经家叙述，佛已多番明妄非真，当机仍诸多辩论，今闻佛详细开示，妄心无体，若再坚执妄识为心，则同断灭。至此方知，一向所执属妄；然又不知，何者为真？顿失所依，无言以对，故曰默然自失。

佛告阿难，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现前虽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尽，成阿罗汉。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误为真实。是故汝今，虽得多闻，不成圣果。

壬四总斥从来误执

前科但斥阿难，今科总斥一切众生。不但阿难认妄为真，一切众生无不皆然。甚至三果圣人，

尚将妄想误为真实。是以不能成证四果。九次第定，即四禅四空及灭受想定，九定次第而进，因名九次第定，前八属凡夫所修，后一为圣人所证，漏谓烦恼，初果断界内见惑，二果断欲界六品思惑，三果虽断欲界九品思惑，还有上二界思惑未尽，故不能证阿罗汉果，以三果圣人所证，心尚非真，况汝阿难位居凡夫，一向多闻，未曾切实修行？是故汝阿难，今虽得多闻，仍然不能得成圣果。

阿难闻已，重复悲泪，五体投地，长跪合掌而白佛言：自我从佛，发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无劳我修，将谓如来，惠我三昧；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失我本心，虽身出家，心不入道；譬如穷子，舍父逃逝。今日乃知，虽有多闻，若不修行，与不闻等；如人说食，终不能饱。世尊！我等今者，二障所缠，良由不知寂常心性。惟愿如来，哀愍穷露，发妙明心，开我道眼。

庚二别就见精显性分二。辛初领旨哀请

初四句，是经家叙述。阿难因佛多番破妄，详细开示，已悟妄识非心；然又未明真心，故悲从中来，重复悲泣垂泪，礼佛长跪，而白于佛。自我以下，是阿难追述痛悔，自恃如来，不自修定；而再三哀请，求佛开示。佛之实智内破烦恼贼，外伏邪魔军，谓之威；佛之权智，变化无碍，利乐有情，谓之神。佛之威德神力，全由修得，非先佛所赐。但阿难自从发心出家，即自恃佛之威力，常以妄心思维，佛之功德无边，佛所证之三昧亦无量。我既是佛最小之弟，情属天伦，则佛但于无量三昧中，惠赐一种，自可受用无尽，何须自己辛劳苦修？殊不知彼此身心，本不相代；如一人食饭，难令众饱，致失我一向希望之心。故曰失我本心。又本心，即人人本具之常住真心，阿难一向多闻，不务真修，循声缘尘，执妄为真，致使失却本具之真心。此是阿难追述已往之迷情。

出家有四料拣，一身出家心不出家；二心出家身不出家；三身心俱出家；四身心俱不出家。今阿难是身出家，而心不出家之类，岂独未能断惑证真，甚至未入圣人之流，故曰虽身出家，心不入道。菩萨念佛三昧经曰：出家有四法，一昼夜六时，说罪忏悔。二常念诸佛，不诳众生。三修六和敬，心不恚慢。四勤修六念，（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无常、念死）如救头燃。高僧传谓出家有十科。一译经：翻译梵典，使正法流通。二、解义：恒为众生，解说经义；令知依法修行。三坐禅：外离尘缘，内止妄想。四明律：持戒谨严，以身作则，示范后学。五护法：护持正法，不惜身命。六感通：真修实履，感动人天。七读诵：勤诵大乘经典，解义修行。八兴福：建寺起塔，导令众生皈依三宝，广种福田。九遗身：留传舍利，造福后世。十声德：德学超群，声名远播。颂曰：出家不预十科，事佛徒劳百岁。出家者能不反省，努力而为？纵然未能全具十科，亦应略尽一二，方不辜负自己出家学佛之初衷。

譬喻穷子舍父逃逝，其理有二：一父如本觉理，子如始觉智；依本觉理能起始觉智，如父能生子。诸佛菩萨以始觉智，契本觉理，得大解脱，受胜妙乐；如父子相依，同享天伦。众生背觉合尘，流转生死，如子舍父远奔他方，沦落天涯，备受众苦。二父如佛陀，子如阿难，佛以音声说法，如标月指，目的在令阿难，因言悟道藉教明心。奈阿难执言滞句，着教迷心。既违佛旨，终难获益，如子舍父逃逝，自弃家珍。

今日乃知等四句，是阿难追悔，徒自多闻无益。多闻原为入道之本，日月灯三味经云：‘多闻有十益，一知烦恼助：知烦恼能助长生死，舍而不随。二知清净助：知清净梵行，能助证涅盘而精进修持。三远离疑惑：多闻明理，知因果。析邪正，能除众惑。四作正直见：由多闻故，不堕邪见，知真谛空，了俗谛有，远离外道断常二见。五远离非道：多闻善恶果报，而诸恶莫作，远离外道邪见，不招三恶途苦果。六安住正道；因多闻而能止恶行善，与菩提道相应，安住于正道。七开甘露门：甘露能起死回生，喻多闻正法，广为人说，令信教奉行，近得人天乐果，远作菩提之因。八近佛菩提：由闻而思而修，内烦伏恼，渐与佛果菩提相应。九作长夜灯：多闻之人能以智光，破无明暗；为众生作黑夜灯塔，苦海慈航。十不畏恶道：常闻大乘妙法，故能悲智双运，舍生趣生，必生善处，亲近诸佛。综上可知，多闻功德，岂独自利，复能利他；既可断烦恼，亦可证菩提。未曾有因缘经云：‘闻为金翅鸟，威势武力强；闻为行宝藏，所在相利益；闻为大桥梁，能渡诸苦厄；闻为大船师，济度生死海。多闻令智明，以明增智慧，明能博解义，多闻行法安，多闻能除忧，能以定为欢，善解甘露法，从是得泥洹。闻为知法律，解疑亦正见，从闻舍非法，行到不死处。诸天诸仙人，悉皆敬事闻，检心不放逸，积闻成圣者。’可惜阿难一向多闻，未肯真修，岂独未能成圣，抑亦不免摩登伽难，故追悔曰：今日乃知虽有多闻，若不修行与不闻等，如人说食终不能饱。正如华严经所云：‘譬喻贫穷人，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钱分，多闻亦如是。譬如盲瞽人，能画诸色相，示彼不自见，多闻亦如是。又如聋聩人，能奏诸音乐，示彼不自闻，多闻亦如是。’

世尊以下，是阿难再三述迷恳请。我是阿难自称，等是等于法会初心大众。障有三种，一谓烦恼障：凡夫有见思烦恼；三乘圣人有尘沙烦恼；菩萨有无明烦恼。二谓业障：依烦恼作业而成障，凡夫依见思烦恼作有漏业；二乘依尘沙烦恼作无漏业；菩萨依无明烦恼作亦有漏亦无漏业。三谓报障：依有漏业，受分段生死报；依无漏业受方便土变易生死报；依亦有漏亦无漏业，受实报土微细变易生死报。由三烦恼，障三菩提，由三业障，障三解脱。由三报障，障三涅盘。今云二障，是指三界见思为烦恼障，合尘沙无明为出世所知障。实则三障皆名烦恼：见思烦恼引生分段生死；尘沙无明烦恼引生变易生死。三障皆名智障：见思障一切智；尘沙障道种智；无明障一切种智。又三障皆名理障，见思障真谛理；尘沙障俗谛理；无明障中谛理。一切众生，皆为二障所缠，不得自在，原因何在？‘皆由不知，寂常心性。’不知即迷，始觉真理，本无去来，如如不动谓之寂。三世不改，四相不迁谓之常。此寂常心性，即众生本具之佛性，寂而照，照而寂。由于众生，迷而不知，故起烦恼障，所知障，障蔽本有佛性，不得自在。因

此，阿难哀请释尊慈悲，悯念彼等穷露。无福慧庄严曰穷，无大涅盘依止曰露。发妙明心，开我道眼，正是阿难请法之目的。发是开发，妙明心即寂常心性。此心性不可思议曰妙，通明透彻为明，又心性无形为妙，无法不知曰明。道是大般涅盘，眼指无上菩提；道眼即能见道之般若实智。阿难至此，方知将见属眼，与认识为心，同属错误。故求佛开示，能见道之眼。

即时如来，从胸卍字，涌出宝光，其光晃昱，有百千色。十方微尘，普佛世界，一时周遍。遍灌十方，所有宝刹，诸如来顶，旋至阿难，及诸大众。告阿难言：吾今为汝，建大法幢；亦令十方一切众生，获妙微密性净明心，得清净眼。

辛二正垂开示分二。壬初现瑞许说

佛胸前有纹如卍字，华严经名吉祥海云相。后人以佛具足万德，故有此相，因名万字。所放之光，有金银琉璃等色，曰宝光。其光炽盛，曰晃昱。佛胸如如不动，表寂常心性。从胸卍字涌出宝光，表寂而常照；十方微尘普佛世界，一时周遍，表寂常心性，竖穷横遍，包罗万有，统括圣凡。亦即显大佛顶义。周遍显大；光照显佛，寂照不二显顶。遍灌十方诸如来顶，表释尊所证寂常心性，即十方诸佛所证大佛顶法。旋至阿难及诸大众，表寂常心性，圣凡同具；阿难大众与十方诸佛，无二无别。告阿难以下，是佛许说。幢乃庄严具，今云建大法幢，显阿难所请之寂常心性，体相用无不皆大。以一心具足三大谓之大法，此大法人人本具，众生迷而不知，佛今将为大众开示，宣扬此大法；令众得知，如幢之竖起，有眼皆见。喻佛开示大法，不独阿难及此土众生得闻，亦令十方众生同时闻法得益，故曰建大法幢。心性无形，寂照不二曰妙；非五眼不能见曰微，非三智不能知曰密；本自天然不假造作曰性，一尘不染曰净，圆照法界曰明。妙微密性净明心，即众生本具之如如理；得清净眼，乃称理所起之如如智。众生本具此如如理，但为二障所缠，未能称理起智；今佛建大法幢，开示微密，二障消除，故得清净智眼。阿难求寂常心性，佛许以获妙微密性；阿难求妙明心，佛许以获净明心；求开道眼，佛许以得清净眼。正是感应道交，师资相契，非佛大慈，焉能如此？

阿难，汝先答我，见光明拳。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？云何成拳？汝将谁见？阿难言：由佛全体，阎浮檀金，赪如宝山，清净所生，故有光明；我实眼观，五轮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

壬二正示见性分十。癸初直指见性是心非眼分二。子初以拳例见定其常情

佛以光明之拳例见性，一般众生情执，以为有手有拳，无手无拳。以例有眼有见，无眼无见。殊不知若无眼无见，则盲眼人，云何见暗？又若眼能见，处于暗室；何以不见。当知眼不能见，而能见者，是心非眼。

初二句佛按阿难前文所答。次四句乃佛连提三问。一问此拳因何所有？二问云何成拳？三问汝将谁见？前二属客，后一属主。前文阿难答佛：‘由目观见，如来圣相’。又‘心知非眼，为见非义。’‘我与大众，同将眼见。’三番作答，皆以眼为见。今佛欲令阿难悟知，见性是心非眼。故再提三问。阿难答言：由佛全体阎浮檀金，赪如宝山，清净所生，故有光明。阎浮檀译云胜金州，须弥山之南，有阎浮树，高百由旬，枝叶花果，皆是金色，果大如斗，汁入沙中，沙石成金，犹胜世间真金，故曰胜金。佛身金色，如阎浮檀金，故赪如宝山，如斯庄严胜相，乃由清净功德所生，故有光明。此阿难答佛初问，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。‘我实眼观’是超答，汝将谁见，佛问意欲阿难悟见是心，然阿难虽知识心虚妄，犹未悟见性是真，故仍执我实眼观，五轮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此追答佛问：‘云何成拳？’

佛告阿难：如来今日，实言告汝，诸有智者，要以譬喻，而得开悟。阿难，譬如我拳，若无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无汝眼，不成汝见，以汝眼根，例我拳理，其义均否？阿难言：唯然，世尊！既无我眼，不成我见；以我眼根，例如来拳，事义相类。

佛为法王，所说皆真，但因阿难未悟，言成虚发，教成浪施，闻者未得实益，今云实言告汝，意谓今番，非令阿难开悟不可。然诸有智慧之人，尚须引譬为例始得开悟；况非智者？今汝阿难，若能因我引例而得开悟，亦不失为智者。故曰：诸有智者，要有譬喻而得开悟。阿难：汝既实眼观五轮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则有眼即有见，无眼即无见；譬如我有手即有拳，无手则无拳，如是以汝之眼根，例我之拳理，其意义均等否？阿难以为有眼有见，无眼无见，又如释尊之有手有拳，无手则无拳，于事于理，二皆相类，故答曰：唯然世尊，既无我眼，不成我见；以我眼根，例如来拳，其义相类。殊不知此乃谬见，事实上，虽无手无拳，但无眼非全无见，故以眼例拳，其义不类。

佛告阿难：汝言相类，是义不然。何以故？如无手人，拳毕竟灭；彼无眼者，非见全无。所以者何？汝试于途，询问盲人，汝何所见？彼诸盲人，必来答汝，我今眼前，唯见黑暗，更无他瞩；以是义观，前尘自暗，见何亏损。阿难言：诸盲眼前，唯睹黑暗，云何成见？佛告阿难：诸盲无眼，唯睹黑暗，与有眼人，处于暗室，二黑有别？为无有别？如是世尊：此暗中人，与彼群盲，二黑较量，曾无有异。

子二引例破执正显见性

初二句总斥引例不齐。佛告阿难，汝言有手有拳，无手无拳，例有眼有见，无眼无见，事义相类，其实不然。如无手之人，拳毕竟无；彼无眼盲人，但见黑暗而已，非全无见。若然不信，试于途中，询盲眼人，汝何所见？彼诸盲人，必然答汝，我今眼前，唯见黑暗，更无他瞩。眼根对境，必假内外二光方显。内光即眼之瞳光，外光谓日月灯等。盲人缺乏内光，外尘不显，但见黑暗；如明眼人，处于暗室，缺乏外光，尘亦不显。如是所见之明与暗，俱属外境，尘有明暗，见无亏损。见明曰见，见暗亦应名见，故曰以是义观，前尘自暗，见何亏损。阿难未明

见无亏损之理，故又难言，诸盲眼前，唯睹黑暗，云何成见？阿难之意，有眼见明，方可名见，无眼见暗，不应名见。故佛引例，如有眼人，处于暗室，因缺外光，唯睹黑暗；与无眼人，因缺内光，所见之暗，二黑有别，抑或无别。阿难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此暗室中人，有眼所见之暗，与彼盲人无眼所见之暗，二者比较，所见之黑，实在无异。既然二黑无异，则二见亦同，不应云；无限见暗，云何成见？难道有眼见暗，亦不名见？由是可知，前尘明暗，与见无关。能见之见性，不因尘之有无而有亏损。正显见性离尘有体。

阿难！若无眼人，全见前黑，忽得眼光，还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名眼见者；彼暗中人，全见前黑，忽获灯光，亦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应名灯见。若灯见者，灯能有见，自不名灯。又则灯观，何关汝事？是故当知，灯能显色，如是见者，是眼非灯；眼能显色，如是见性，是心非眼。

以下正显见性是心非眼。前六句按其情执，后六句破其谬解。此中前尘有二，一谓种种色，二谓浮尘根。盲人遇医，恢复视觉，于浮尘根，见种种色。若汝阿难，名眼见者；则彼处暗室中人，忽获灯光，亦于前尘，见种种色，应名灯见。何以故，因无灯时，虽有眼在，而不能见，今因灯能见，故应名为灯见。如盲人恢复视觉，因眼能见，名为眼见。灯本无情，今云灯能见；自不名灯；今既名灯，不应能见。又则纵然灯能有见，是见属灯，何关汝事？是故当知，灯能显色，有眼得见，但借灯以显色而已，非灯能见。真能见者，是眼非灯。以此例盲人得眼，亦但借眼显色而已；如是能见之见性，实在是心非眼。此心既非肉团心，亦非阿难前七番所计之妄心，更非阿难所执，即此推穷寻逐，名之为心之心，而是阿难所谓之妙明心，亦即佛所许之妙微密性净明心。依于此心修行，菩提可证，故此心即是涅盘根本。

阿难虽复得闻是言，与诸大众，口已默然，心未开悟；犹冀如来，慈音宣示。合掌清心，伫佛悲诲。

癸二约客尘显见性不动分二。子初默请

此为经家叙述，结前启后之文。前科阿难已知识心虚妄，故再请佛开发妙明心性。今虽复得闻佛开示，见性是心非眼。然又未知此心，是否即寂常心性。故与大众，口虽默然，无复反难，而心尚未开悟，犹冀望如来，慈音亲口宣说，此见性是心之心，是否即我阿难所求之寂常心性？是否即佛所许之性净明心。因此肃恭三业，合掌清心，伫候佛之慈悲开示及教诲。

尔时世尊，舒兜罗绵网相光手，开五轮指，诲敕阿难，及诸大众：我初成道，于鹿园中，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众言：一切众生不成菩提，及阿罗汉；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汝等当时，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

子二正示分三。丑初征名验解分三。寅初如来问

尔时，指阿难等犹冀慈音宣示，合掌清心伫佛教诲之时。梵语兜罗绵，译云细香。佛手柔软香洁，如兜罗绵。网相乃三十二相之一，五指之端，皆有网缦之相。且复金色，开指则见，合指无碍，故曰兜罗绵网相光手。前科佛握手示拳，今则伸手开拳，诲敕阿难，及诸大众言：我初成道，乃指迹门而非本门。梵网经佛云：‘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’法华经谓释尊成佛已来，尘点劫数。今约迹门，于雪山苦行六年，后诣菩提道场，腊月八日，夜睹明星，成等正觉。即转无上法轮，演说华严大教；惜在座小机，有眼不见舍那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法。故往鹿园，为五比丘，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。

鹿苑地名，在波罗奈国，古之国王养鹿之所。又古之仙人，多于此修行成道，又名仙苑。阿若多，译云解本际，是憍陈如得道之名。五比丘中，陈如及十力迦叶，是佛母族之亲。马胜、小贤、及摩诃男，是佛父族兄弟。佛于鹿苑转法轮时，空中八万诸天，闻法得道，故佛云：‘我初成道，于鹿园中，为阿逸多五比丘等。’及汝四众言，此句当指阿含时。佛于阿含会上，为四众言：‘一切众生，不成菩提，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，烦恼所误。’菩提是大乘极果，阿罗汉是小乘极果。三界众生之所以不能超出三界，成阿罗汉；及九界圣凡之所以不能超越二死，证无上菩提。其过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客尘指依他起性，烦恼是遍计执性。客者来往不停如尘之摇动不息。一切生灭诸法，无不如客如尘。佛顶文句云：‘三界依正，总名客尘，即是苦谛，烦恼集谛；不为所误即是道谛；客尘永灭，所显涅盘，名为主空，即是灭谛；此藏教义也。客是主家之客，尘是空中之尘，何必灭客而后见主空，但不为所误，则无烦恼，此通教义也。客尘无量，同居方便实报依正皆名客尘；烦恼无量，见思尘沙无明皆名烦恼。用无量道，灭无量客尘烦恼，方显无量主空佛性，此别教义也。主是客人之主，客是主人之客。以客归主，则无客非主，以主殉客，则无主非客。空是尘相之空；尘是空中之尘。随缘不变，则性尘真空：不变随缘，则性空真尘，此圆教义也。今经虽借鹿园证成，实则为显圆教义。’以下十番所，皆显客尘主空义。以见性不动，如主如空；所对之境，如客如尘。非离见性，另有明暗色空；非离明暗色空，别有见性。一切众生不知三界身心，如客如尘，而起见思烦恼，所以不成阿罗汉。三乘众生，不知十界，如客如尘，起无明烦恼，故不能得成无上菩提。

汝等当时，因何开悟今成圣果。此正征名验解。佛意谓汝等当时在鹿野苑中，因何开通豁达，悟此如主如空之佛性，而得证阿罗汉果。阿罗汉是小乘极位，望于凡夫当称圣人；若望诸佛菩萨，仍属凡夫。但有内凡外凡之分，内凡是贤位，邻近于圣。外凡是资粮位，去圣遥远，今阿罗汉是内凡贤位。若进而随分断出世恶，修出世善，名出世圣人，位居菩萨。若菩萨进而无明分断、法身分证，名出世大圣人。若惑尽智圆，位登菩提即十方诸佛。名大胜主。今成圣果之圣，乃指世间圣人而已。

时憍陈那，起立白佛；我今长老，于大众中，独得解名；因悟客尘二字成果。世尊！譬如行客

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；宿食事毕，俶装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实主人，自无攸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为客义。又如新霁，清阳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，诸有尘相。尘质摇动，虚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，澄寂名空，摇动名尘，以摇动者，名为尘义。

寅二陈那答

时谓当佛问汝等因何开悟之时。憍陈那亦名憍陈如，译云火器，是姓，名阿若多，译云解本际。当时佛在鹿苑三转十二行法轮，问比丘解否，陈那云解。佛云：汝何所解？陈那云：佛说苦谛，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；集是苦因，更无异因；灭苦之道，实是真道。佛知其已证阿罗汉果，便印证云：阿若多。

‘我今长老’长老有三：一生年长老，出家初夏至九夏，名下座；十夏至十九夏，名中座，二十至三十夏名上座。三十夏以上名尊宿，四众弟子，皆应恭敬。二福德长老，虽出家日浅，但宿植德本，为众所尊。三法性长老，不论戒腊年龄，凡已证圣果者，皆名长老。今之长老，属前后两种。当佛征问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，憍陈如即从座起，而白佛言：我今长老，意谓我今年老无能，不若其他弟子，常为佛所称赞，如佛赞舍利弗，为四众之生母；目连为四众之养母，而迦叶头陀第一，功德等佛，故佛让座令坐。其余须菩提，解空第一；富楼那说法第一；迦旃延论议第一；阿那律天眼第一；罗侯罗密行第一；阿难多闻第一；十大弟子，各有第一。而我陈那，徒名长老，但于大众之中，独得解本际之名而已。因悟客尘二字成果，是解释得名之由。譬喻行客等六句，是释客义。自往曰投，依托曰寄，旅谓旅馆，亭是驿亭，二皆方便行人而设。身居客次，投寄旅亭，不管为食为宿，宿食事毕，即整理行装，再奔前程。若旅亭之主人，则无所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为客义。此结定客义。见惑烦恼，生灭行相粗显，如行客不停；旅亭如六根，行客投寄旅亭，如烦恼寄于六根。宿时稍长，喻眼舌身意四识，对境分别时多；食时稍短，如耳鼻二识，缘尘时短。不遑安住，如六识缘尘，或东或西，忽起忽灭，缘境无定。主人无往，喻六根实性，如如不动，尘来照尘，尘去不随，常在六根门头，寂而照，照而寂；如主人住于旅亭，客来照客，客去不随。如是思惟，即据前理可知，识心缘尘不停忽起忽灭，名之为客；根性不动，犹如主人。此即结答客义。

又如新霁以下，是释尘与空义。雨后初晴谓之新霁。清阳升天，是随世俗语，实则佛云：日月绕须弥，人间分昼夜。尘虽摇动，无光不见，若然阳光从门隙照入屋中，则室中之尘相，了然可见，尘之体质轻微，故摇动不已。而尘体摇动之处，却有寂静不动之空，因有不动之空，方显尘之摇动；亦因尘之摇动，而显空之寂静。尘之生灭微细，须光方显；如思惑烦恼。雨前空气浑浊，如众生未闻佛法之前，我执炽盛，三毒勃兴；今得闻佛法，心地豁然开朗，如雨后初晴，万际无霞。清阳升天，喻闻法起行，由观行力，心光显耀，发明思惑微细妄想，生灭不停。尘质摇动，虚空寂照，正显妄想攀缘之时，有不动之佛性，如是根据上理思维，得知澄寂名空，摇动名尘。此拣定尘义，亦即结答。

佛言：如是。

寅三佛印可

因憍陈那，以见惑分别，行相不住如客；以法性常住不动如主。又以空之澄寂如寂常心性；尘之摇动，喻妄想攀缘。所说合情契理，故佛印证之曰：如是。

即时如来，于大众中，屈五轮指，屈已复开，开已又屈，谓阿难言：汝今何见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，百宝轮掌，众中开合。佛告阿难：汝见我手，众中开合，为是我手，有开有合？为复汝见，有开有合？阿难言：世尊宝手，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，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，有开有合。佛言：谁动？谁静？阿难言：佛手不住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静，谁为无住？佛言：如是。

丑二现相证成分二。寅初开合宝掌证成客与主义

佛于印可憍陈那所说，如理之时。即在法会大众之中，屈五轮指，屈后又开，开后又屈。以手之开合，显外境之不住；以验阿难，是否已悟见性不动之理。故谓阿难言：汝今何见？阿难据事实答：‘我见如来，百宝轮掌，众中开合。’佛告阿难等三句，是按其所答：为是我手等四句，正是考验阿难，是否已悟主客之义。阿难果然，已悟手有开合，如客如尘；见性不动，如主如空，故曰：世尊宝手，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，手自开合；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阿难所答，虽然不错，然佛又恐其因多闻，偶然善辩之语，并非真实开悟，故再征问：谁动谁静？阿难此番，果真明白，佛手开合，动摇不住；彼之见性，本来无动，何来有静。正是已悟见性，动静两离，故答佛云：‘佛手不住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静，谁为无住？’所答不谬，故佛印可曰：如是。

如来于是从轮掌中，飞一宝光，在阿难右，即时阿难，回首右盼；又放一光，在阿难左，阿难又则回首左盼。佛告阿难：汝头今日，何因摇动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，出妙宝光，来我左右，故左右观，头自摇动。阿难，汝盼佛光，左右动头，为汝头动？为复见动？世尊！我头自动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止，谁为摇动？佛言：如是。

寅二飞光动头证成尘与空义

前科佛以手开合为境，以显见无动静。今佛复以掌飞光，在阿难左右，使阿难左顾右盼，目的在令阿难，于自身中，亲见不动之性。故问阿难：‘汝头今日，因何动摇？’阿难答：‘我见如来出妙宝光，来我左右；故左右观，头自摇动。’佛意非在放光头动，而在验其见性，动与不动。故曰：‘阿难，汝盼佛光，左右动头，为汝头动，为复见动。’阿难既悟，见性是心非眼，而此妙明真心，无形无相，静相尚无，何来有动。故曰：‘我头自动，而我见性，尚无有止，谁为动摇。’显然已悟见性，如主如空，故佛印可：‘如是’。

于是如来，普告大家：若复众生，以摇动者，名之为尘；以不住者，名之为客。汝观阿难头自动摇，见无所动，又汝观我，手自开合，见无舒卷。

丑三结会责失分二。寅初结会

此总结前两番开示，摇动名尘，不动名空；往来名客，安住名主。会通一切法，悉皆如是。向下数番显见，乃至阴入处界，无不皆显此理。如第三番：身有童耄，见性不变。以随缘故，舍生趣生，皆如客如尘；见性不变故，如主如空。第四番：色心诸缘，及心所使诸所缘法，及汝身心，皆如客如尘；妙明真精妙心，则如主如空。第五番：明暗、色空、通塞、清浊、八种可还之法，如客如尘；见性无还，则如主如空。第六番，是诸物类，自有差别，如客如尘；见性无殊，此精妙明，诚汝真性，如主如空。又大小内外，舒缩断续，及与方圆，皆是客尘。见性无大小内外等相，皆是主空。第七番：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即是客尘；元是菩提，妙净明体，无是无非，即是主空。第八番：因缘自然，非因缘非自然，即是客尘；无是无非，离一切相，即是主空。第九番：明暗空塞，能见所见，乃至别业同分二种妄见，皆是客尘；见见非见，见犹离见，觉明无漏妙心，皆是主空，第十番：和合不和合，即客即尘，见性非和合，非不和合，即主即空。能知见性，如主如空，即涅盘根本。不知诸法如客如尘，则生死根本。故十番显见，亦即广示二本。

若复众生，是约不知诸法，如客如尘，见性不动如主如空之众生。释尊普告与会大众，一切众生，若知诸法动摇不住，如客如尘，不生取舍，则生死不了而自了。若知见性，安住不动，如主如空，而随之修行，则涅盘不证而自证。并引事实为例：‘汝观阿难，头自摇动，见无所动。’头自摇动如尘，见无所动如空。又汝观我手自开合犹如行客，见无舒卷，即是主人。

云何汝今，以动为身？以动为境？从始洎终，念念生灭，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；性心失真，认物为己，轮回是中，自取流转。

寅二责失

云何汝今三句是责词。既知头动见无所动，手自开合，见无舒卷；则不应再迷。云何汝今，仍然以动为身，以动为境，以动为身是责执四大之身，及执缘影之心为实我；以动为境，是责执山河大地，诸幻化相为实法。最初一念妄动为始，直至成佛为终。一切众生，自无始时来，迷真逐妄，认妄为真，念念攀缘于生灭尘境，以昏扰相，而为心性，致使遗失本具之真性，谓之颠倒行事。既颠倒行事，故寂常之性，妙明之心，反失其真；而妄认四大物体为实我，执山河大地为实法，所谓认物为己。遗失真性，是惑；认物为己是业，既起惑作业，当然依业受报，轮回于六道生死苦海之中；自作自受，自取流转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终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
（卷第二）

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二

尔时阿难，及诸大众，闻佛示诲，身心泰然。念无始来，失却本心，妄认缘尘分别影事；今日开悟，如失乳儿，忽遇慈母，合掌礼佛。愿闻如来，显出身心，真妄虚实，现前生灭，与不生灭，二发明性。

癸三约观河显见性无迁分二。子初请问分二。丑初阿难密请

尔时阿难至合掌礼佛，是经家叙述。愿闻以下是密请。尔时即当阿难大众，闻佛开示，手有开合，见无舒卷，头自摇动，见性不动；而责彼等认物为己，自取轮转之时。因已悟四大非身，缘影非心；自此身心无碍，故曰泰然。反观初闻佛咄，能推非心，矍然避座，及复闻缘心，离尘无体时，默然自失，可知迷悟之情，相去天渊。今追念无始时来，迷真逐妄，认妄为真，虽本具真心，不离当念；然终日行，而不自觉，致使真心不失成失。抚今思昔，宁不懊悔？妄谓虚妄，认是错认。尘谓所缘之境，影事谓前五尘所落谢之影子；而此能缘尘境，分别前尘影事之心，即第六意识。阿难等既已迷真，势必认妄；故一向错认此虚妄缘尘之识心，为自心性。今日始悟，此心虚妄离尘无体；而能见之性，竟然离根脱尘，超然物外。如失乳儿，是借喻以明，乳儿喻阿难及大众，乳如佛法，慈母喻佛。阿难等认妄为真，流落生死，慧命将亡，法身将断；犹失乳儿生命危在旦夕。今得值佛闻法，悟见本性，法身复活，慧命可续。何等欣庆，是以合掌礼佛，以谢佛法乳之恩。且内心非常愿望，得闻佛于现前身心中，明显指示，何者为真，何者是妄；何者是现前生灭法，何者是不生不灭；身心二者之间，究竟谁是虚妄，谁属真实。虽然阿难等已悟四大是妄身，缘影是妄心，如客如尘，但见性真实，如主如空之义，犹未彻底领悟。故仍渴望佛明显发挥，一一开示，心有愿而未宣之于口，是谓密请。

时波斯匿王，起立白佛：我昔未承诸佛诲敕；见迦旃延，毗罗胝子，咸言此身死后断灭，名为涅盘。我虽值佛，今犹狐疑，云何发挥证知此心，不生灭地？今此大众，诸有漏者，咸皆愿闻。

丑二匿王显请

匿王于佛欢者日，为其父王讳日营斋，供佛及僧。佛斋毕旋归，王及大臣，长者居士，皆随佛返只园，愿闻法要。今闻佛说见性不灭，因忆及昔日外道所说邪见，故起立白佛，请求开示，以摧邪显正。迦旃延，译云牛领，毗罗胝子，译云空城，此二外逍皆以断见为宗。故曰咸皆说

言：此身死后断灭，名为涅盘。匿王未承佛诲之前，先受此邪见所惑，今虽值佛开示见性不灭，心中难免无疑。狐为野兽之一，疑心最大，冬天过河，孤行冰上，闻河中鱼游水响，以为陷阱，如是来回再三，方敢度过，故古人引狐以例人之疑，谓之狐疑。仁王经谓匿王与释尊，同于龙光佛所行菩萨道。当时佛位八住，匿王位居四住；今内秘菩萨行，外现国王身，助佛转轮。因见有漏大众，心有所疑，故出而请佛：‘云何发挥，证知此心，不生灭地。’并谓会中诸有漏者，咸皆愿闻。有漏众指凡夫及二乘有学。凡未明心见性者，无不咸皆愿乐欲闻。

佛告大王：汝身现在，今复问汝：汝此肉身，为同金刚，常住不朽？为复变坏？世尊！我今此身，终从变灭。佛言：大王！汝未曾灭，云何知灭？世尊！我此无常变坏之身，虽未曾灭，我观现前念念迁谢，新新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渐渐销殒，殒亡不息，决知此身，当从灭尽。佛言：如是。

子二说示分二。丑初明身有变迁

佛因匿王之请，欲于无常生灭身中，证知不生灭常住心性。故告大王，汝谓彼迦旃延等外道，咸言此身死后断灭。我且问你，汝现在此肉身，为是同于金刚之坚固不朽，常住世间；抑或是生灭无常，终复变坏？匿王答佛：我今父母所生之身，虽仍存在，但属无常，终归迁变坏灭。佛再问匿王：汝身现在尚未曾灭，云何能知，毕竟变灭？王举现前变相而答曰：世尊！我此无常变坏之身，目前虽未曾灭，但我细心观察，此身念念迁谢不已，新新不住。前念旧，后念新，再生后念时，后念复成旧，而再生之后念又成新。如是念念相继，新新不已，刹那生灭，又如香火成灰，灰落火新，俄倾火复成灰，灰落火又新。如是渐渐消磨殒灭，由于消磨殒灭不息，故决知此无常之身，必当灭尽。佛言：如是。是印可匿王所说，无常变灭之理不谬。

大王！汝今生龄已从衰老，颜貌何如童子之时？世尊！我昔孩孺，肤腠润泽，年至长成，血气充满，而今颓龄，迫于衰耄；形色枯悴，精神昏昧，发白面皱，逮将不久，如何见比，充盛之时？

古云：人生六十曰衰，七十曰老，八十曰耄。今匿王年已六十有二，故佛曰：汝匿王而今年龄，已接近衰老，则汝之容颜形貌，当然不若昔日童子之时。以衰老之颜，与童子之面，比较如何？王答：昔日孩孺之时，肤腠润泽。初学行名孩，十岁前后曰孺，年至二十，日渐长成，血气充沛，精神饱满，正是强壮之年。而今行年，接近衰老，容颜干枯而憔悴，精神昏迷而暗昧，眼蒙耳聋，发如霜雪，面如鸡皮；岂独发白面皱，且将不久于人世，怎可比较壮年，血气方刚之时？

佛言大王：汝之形容应不顿朽。王言：世尊！变化密移，我诚不觉，寒暑迁流，渐至于此。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虽号年少，颜貌已老初十岁时；三十之年，又衰二十；于今六十，又过于二，观五十时，宛然强壮。世尊！我见密移，虽此殒落，其间流易，且限十年；若复令我微细思惟，其变宁唯一纪二纪，实为年变；岂唯年变？亦兼月化；何直月化？兼又日迁。沉思谛观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，不得停住，故知我身，终从变灭。

前匿王自谓衰老之颜，不比当年血气充沛，精神旺盛。佛因而再问：汝之形颜，应当不是一旦顿朽？王答：实非一时顿朽，而是变化密移。无而忽有曰变，有而忽无曰化，不住曰移，不知曰密。谓寒暑迁流，新陈代谢，渐渐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衰，由衰而老！何以故以下，是释非顿朽。二十岁时，虽曰少年；然其颜色容貌，已异十岁之时。三十之年，虽曰壮年；然又衰于二十。乃至现在六十又过于二，回观五十之时，较今又为强壮，显见六十又衰于五十岁时。殆者往也，谓壮年已往，精神日益衰落，其间寒暑迁流，变化密易，权且限于十年一变。若微细思惟，色身变化密移，岂止一纪二纪，十二年为一纪，粗略而言是后后十余年，不及前前十余年。实则年年在变化，岂止年年在变，且月月在变化，何止月月在变化，且日日在变迁，若再沉思审实观察，则刹刹那那，念念之间，俱在变化，时刻不得停留。仁王经云：一念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平常凡夫，不能觉察，如是微细生灭。今匿王是菩萨再来，独具慧眼，沉思谛观，知此色身，刹那生灭不停，故决知此身终从变灭。佛问王之肉身为同金刚，常住不朽，为复变坏？正欲王与大众，同明色身虚妄，生灭无常。而此无常色身中，竟有常住不朽，不生不灭之见性存在。故下继续征问。

佛告大王：汝见变化，迁改不停，悟知汝灭；亦于灭时，汝知身中，有不灭耶？波斯匿王，合掌曰佛：我实不知。佛言：我今示汝，不生灭性。大王！汝年几时，见恒河水？王言：我生三岁，慈母携我，谒耆婆天，经过此流，尔时即知，是恒河水。佛言：大王！如汝所说，二十之时，衰于十岁，乃至六十，日月岁时，念念迁变，则汝三岁，见此河时，至年十三，其水云何？王言：如三岁时，宛然无异；乃至于今，年六十二，亦无有异。

丑二明性无生灭

汝见等三句，佛按王所答。亦于等三句，正问令答，然后开示，无常生灭身中，有常住不灭之见性。匿王久证无生，位居菩萨，今为助佛转轮，示同凡夫，故但知此身，生灭无常，迁移败坏；而不知此生灭身中，有不生灭性。故答曰：我实不知。佛言：我今示汝不生灭性，正许所请。虽然，犹须假借此迁流变动，念念不停之色身，以显内之见性不灭。故问大王，汝年几时，见恒河水。梵语具云殑伽河，译云福生，亦名吉祥，又名天堂来。因其源来自雪山顶阿耨达池。其沙细如粉，位于只园精舍之前，佛说法往往举河为例。耆婆天，译云长寿。印度风俗，敬奉天神，俗人生子，至三四岁，必携往天神庙，求神保佑，健康长寿。匿王既生于印度，当不例外。故答曰：我生三岁，慈母携我，谒耆婆天，经过此流，尔时即知，是恒河水。佛言大王等六句，是牒匿王所答，则汝三岁等四句是征问见河之见，是否因时而异。王言等四句，是

王答，所见之水无异。以显能见水之见性，未因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。

佛言：汝今自伤发白面皱，其面必定皱于童年。则汝今时，观此恒河，与昔童时观河之见，有童耄不？王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佛言：大王！汝面虽皱，而此见精，性未曾皱。皱者为变，不皱非变，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，元无生灭，云何于中，受汝生死？而犹引彼末伽黎等，都言此身，死后全灭。

前匿王答佛发白面皱，逮将不久，如何见比充盛之时。故佛按其言云：汝今自己伤感，发白面皱，其面必定皱于童年；但汝今时观此恒河之见，与昔童年所观恒河之见。是否亦有童耄之分？王言：不也，世尊。意谓观河之见，并无童耄之别。佛言以下，正显见性不灭，因面有皱，始知其变，因其有变，知有生灭。故佛以皱及不皱，以定其变与非变。进而以变及非变，以定其生灭与不生灭。面属色法，有形相可见，故知其时刻在变。见属心法，既无形相，何来有皱。见精指第八识之识精，性指元明之性。此识精元明之见性，既未曾皱，当然未变。有变化之色法，固受生灭；而此不变之见性，元本不生不灭，云何于汝身中，同受生死。而犹引彼以下是责迷，末伽黎，译云不见道，外道六师之一，以断灭为宗，故曰都言此身，死后全灭。

王闻是言，信知身后舍生趣生；与诸大家，踊跃欢喜，得未曾有！

子三领悟

匿王闻佛开示，见性不灭，因而信解，悟知此身，死后不致断灭。舍此生后，再趣他生，顿除心中所疑。故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。海公认为，经文应在舍生趣生之后，加‘见性不灭’四字，如是悟知此身，死后舍生趣生，是俗谛理；自此知因识果，努力向善，不堕恶道；悟知见性不灭，是悟真谛理。从今精进修行，菩提可期，不沦外道邪见，始不自负负人。否则，既负自己所请，云何发挥，证知此心，不生灭地？亦负佛所许，我今示汝，不生灭性；更负佛所开示，彼不变者，元无生灭。

阿难即从座起，礼佛合掌，长跪白佛：世尊！若此见闻，必不生灭；云何世尊名我等辈，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？愿兴慈悲，洗我尘垢。

癸四约垂手显见性无灭分二。子初疑问

初三句是经家叙仪。次二句是阿难重牒佛语，以为问端。云何等三句，是怪佛前文所责不当。最后二句是请示。因阿难闻佛上科开示，彼不变者，元无生灭。遂起疑端，彼意以为，性有生灭，始可遗失，今此见性既无生灭，云何世尊，名我等辈，遗失真性颠倒行事？也许我等二障所缠，致不明所以，但愿我佛，兴慈悲云，降甘露雨，洗涤我等烦恼尘垢。

即时如来，垂金色臂，轮手下指，示阿难言：汝今见我，母陀罗手，为正为倒？阿难言：世间众生，以此为倒，而我不知，谁正谁倒。佛告阿难：若世间人，以此为倒，即世间人，将何为正？阿难言：如来竖臂，兜罗绵手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佛即竖臂，告阿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，一倍瞻视！

子二示答分二。丑初顺世立喻

母陀罗，译云宝印。佛说法时，手常结印，表与所说之法相应。今因见性不失之义难明，遂以臂之正倒，其手不失，以显心之正倒见性不失。故于阿难疑请之时，即垂金色臂，以千辐轮手，下指于地，而问阿难：汝见我手，为正为倒？阿难因多番所计，均为佛所破，今见佛垂手而问，一时未明佛意，为免再次被呵起见，乃借世人意见而答曰：世间众生，以此为倒，而我阿难，则不知何者是正，何者是倒？佛顺其所答复追问之，若世人以佛垂手，名之为倒，则世人以何为正？阿难答言：如来竖臂，以兜罗绵手，上指于空，则名为正。佛即竖臂，上指于空，对阿难言：若此颠倒，首尾相换，诸世间人，一倍瞻视。海公认为，颠倒二字，应作倒正；因问答中，皆曰倒正。首尾二字，应作上下，因有眼耳口鼻之处曰首，无则属尾；又居前为首，殿后曰尾。手无此义，故无首尾之分，竖手垂手，不过上下相换而已。世人以垂手为倒，佛手未减；世人以竖手为正，佛手未增；看法虽二，臂不曾失。故曰诸世间人，一倍瞻视。又手原无倒正，世人以为手有倒正，已然是迷；若更执上指为正，下垂为倒，岂非更加倍迷。佛手喻见性，佛手倒正，不曾增减，以例见性，迷悟都无得失。虽然，但见性随染缘，而成九界生死，不失似失；随净缘成佛界涅盘，非得似得。故佛说汝等遗失真性，颠倒行事，有何不可？

则知汝身，与诸如来，清净法身，比类发明。如来之身，名正遍知；汝等之身，号性颠倒。

丑二正以法合分二。寅初直举法合

佛之清净法身有二：一谓自性清净法身，即众生本具之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如本经云：‘则知汝心，本妙明净。’‘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’‘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。’皆指此清净法身。二谓离垢清净法身。是诸佛以般若力，断惑证真，所显之真如妙性。今云：如来清净法身，正属后者。汝身，指阿难父母所生之色身，今以阿难父母所生之色身，合如来垂手之倒，以佛清净法身，合竖手之正。手有正倒，而臂不失。以喻生佛本具之清净法身，迷之不失，悟之不得。虽然，但因佛背尘合觉，熔妄纯真；众生背觉合尘，迷真逐妄。故二者比较，类通发明，则如来之身名正遍知；汝等之身号性颠倒。正知是实智，遍知是权智。前者是如如理，后者名如如智。权实不二，理智互融，名一切种智。法身是体，正遍知是用。法身是大般涅盘；正遍知是无上菩提。菩提涅盘，体用不二，名正遍知。众生于无常、苦、空之身，妄计常乐我净，由颠倒业，感颠倒之身，故号性颠倒。

随汝谛观，汝身佛身，称颠倒者，名字何处，号为颠倒？于时阿难，与诸大众，瞪瞢瞻佛，目

睛不瞬，不知身心，颠倒所在。

寅二敕令谛观

手之倒正易知，身之颠倒难明；今佛敕其于身中谛观，何处名为颠倒。意欲其求颠倒不可得，即可豁然大悟；顿入如来，正遍知海。奈阿难等迷来已久，未悟佛旨，唯有瞪瞢瞻佛。双目直视曰瞪，昏闷不解曰瞢；瞻仰于佛，目睛不瞬，乃待教于佛。因彼等不知身心，颠倒所在。实则颠倒之由生，皆因迷执；身固无颠倒之相，而心亦不因迷而成真颠倒，心中何来颠倒所在？

佛兴慈悲，哀愍阿难，及诸大众，发海潮音，遍告同会：诸善男子，我常说言，色心诸缘，及心所使，诸所缘法，唯心所现。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，真精妙心中所现物。

寅三备明倒因分二。卯初示无倒性

佛因阿难等不知颠倒所在，而瞻仰待教。故兴慈悲，拔其不知之苦，与其正知之乐。海潮普遍而不失时，如佛音圆满，正应阿难等待发之时而发。诸善男子，实概括四众弟子。我常说言以下是佛自引昔日言教，以显万法唯心之理。色以质碍为义，共有十一：谓内之五根及外之六尘，为八识之相分；心指八种识心，属于见分。诸缘，即能生色心二法之缘，亦即能生色法之亲因缘，增上缘；以及能生心法之亲因缘、增上缘、所缘缘、等无间缘等四种。心所使，又名五十一心所法。为八种心王之所使，共分六位：一、遍行五，即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遍于八种心王。二、别境五：谓欲、胜解、念、定、慧。三、善法十一：谓信、进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轻安、不放逸、行舍、不害等。四、根本烦恼六：谓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邪见。五、随烦恼二十：即忿、恨、恼、覆、诳、谄、憍、害、嫉、悭、无惭、无愧、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昏沉、掉举、失正念、散乱、不正知。此二十种烦恼，是随根本烦恼而起，谓之随烦恼。六不定法四：即寻、伺、掉举、睡眠等。

诸所缘法：即二十四不相应行。谓得、命根、众同分，异生性，无想定，灭尽定、无想依、名身、句身、文身、生、住、老、无常、流转、定异、相应、势速、次第，时、方、数、和合性、不和合性。此二十四法，不与心法相应，因非能缘之心故；亦不与色法相应，以无质碍，非所缘境故；更不与真如相应，因是生灭法故。古颂：‘色法十一心法八，五十一个心所法，二十四个不相应，六个无为成百法。’六无为指：虚空、择灭，非择灭，不动，受想灭，真如等无为法。此百法括尽世出世间一切诸法。

唯心所现，此心是指真心而非妄心。此真心为一切诸法之所依，一切诸法无不依此真心而幻现。如狂华依空，波浪依海，华与波浪俱无实体。正遍知，性颠倒，皆依心现，亦无实体。若达万法唯心所现，于身心世界，不执我执法，不住不着，即名正遍知。若于唯心所现之法，妄生取着，横起遍计，名性颠倒。佛常说此理，目的欲令众生，了知万法唯心，不起我法二执，受用等佛。故曰我常说言，色心诸缘，及心所使，诸所缘法，唯心所现。汝身汝心以下，正结唯心所现。既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则汝阿难，及此大众之身及心，亦无非真心中所现之物。以真心清净本然，不可思议曰妙，朗照法界曰妙明，本无生灭曰真；性纯无杂曰精；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谓之妙心。妙明即般若德；真是法身德，精是解脱德。一心圆具三德，故曰妙心。此妙心为能现，诸法为所现，故曰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，真精妙心中所现物。佛达此理，名正遍知；汝等迷此理，号性颠倒。

云何汝等，遗失本妙，圆妙明心，宝明妙性，认悟中迷？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；色杂妄想，想相为身。聚缘内摇，趣外奔逸，昏扰扰相，以为心性。一迷为心，决定惑为色身之内。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，虚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弃之，惟认一浮沤体，目为全潮，穷尽瀛渤。汝等即是迷中倍人，如我垂手，等无差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

卯二示颠倒相

云何是责词，汝等指阿难及大众，今佛怪责阿难及大众，遗失本妙圆妙明心，及宝觉明性。此应读为本妙圆，本妙明；本妙圆是解脱德；本妙明是般若德；宝为金刚，喻心性不灭，宝明妙性是法身德。阿难等，迷真逐妄，三德不显，非失似失，故曰遗失。反而错认此真心所幻起之身心，为实我实法，已属认悟中迷，若再执此迷情，以为真心，岂非迷上加迷，颠倒中倍加颠倒。晦昧指最初一念不觉妄动，是无明业相。众生由于不觉，而转本有智光为能见之能见相，因能见相而欲有所见，致使性空变为顽空，而成境界相，故曰晦昧为空。由于能所相对，而于晦昧顽空之中，结暗境而为四大之色法，谓之结暗成色。如是由心取境，因境引心，心境和合，而成有形相有思想之众生。色法本无知，今反而有知；心法无形，今反而有形，故曰色杂妄想，想相为身。聚谓积聚，由于第六第七识，终日攀缘于前五尘所落谢之影子，谓之聚缘内摇。而前五根终日攀缘于色等五尘，契而不舍，谓之趣外奔逸。昏扰扰相，是重按前二句，以聚缘内摇，故终日昏昏，以趣外奔逸，故终日扰扰。众生遂以此昏扰之相而为心性。晦昧为空等五句释悟中迷。聚缘二句释认悟中迷。因于悟中不觉，幻现能见所见，而不知能所虚妄，遂起分别取舍，是智相；分别不已是相续相；色杂妄想是执取相；想相为身，是计名字相；聚缘内摇，趣外奔逸，是作业相；既作业自当随业流转，是业系苦相。此即起信论所谓：‘无明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。’亦即圆觉经所云：‘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’一切众生，既迷真起妄，认物为己，以妄想为真心；则决定迷惑，执此妄心居于色身之内。如阿难言：一切世间，十种异生，同将识心，居在身内。

不知色身等四句是佛责迷。不知即迷，由于迷真逐妄，不知妄身妄境，不离真心。故佛云，不但汝阿难不知，一切众生亦皆不知，内之色身，以及外之山河大地，咸皆属于此妙明真心中，

所幻现之物象。譬喻以下，是立喻以明众生颠倒。大海乃众流之总汇，广大无涯。今云百千大海，是极显其深广。澄清百千大海，喻真如妙心，竖穷横遍，寂而照，照而寂。弃之，喻遗失真心；惟认一浮沤体，喻认悟中迷；目为全潮穷尽瀛渤，喻执妄为真。众生遗失真性，以昏扰扰相而为心性，已是认悟中迷；今再将妄心为真心，更是迷上加迷。喻弃海认沤已是迷，今再认一浮沤体而目为全潮，正是迷上加迷，故云汝等即是迷中倍人。手生成如此，本无正倒之分，今云手有正倒，已属迷情，况坚执上竖为正，下垂为倒，必须上下正倒相换一番，是亦迷中倍迷，故曰：如我垂手，等无差别。由于众生颠倒，认妄作真，真性非遗似遗，终日怀宝受苦，故如来说为可怜愍者。

阿难承佛悲救深诲，垂泣叉手，而白佛言：我虽承佛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元所圆满常住心地。而我悟佛现说法音，现以缘心，允所瞻仰。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元心地。愿佛哀愍，宣示圆音，拔我疑根，归无上道。

癸五约标指显见性无还分二。子初陈请

阿难虽悟真心未失，但尚执缘心，能听法悟道，似有用功，不宜弃舍；可是佛却斥此缘心，因于境有，境灭随灭。今我阿难，若不舍之而犹执为心，岂非真成断灭。故白佛言：我虽承佛如是妙音，如是，指前科佛多番开示；妙音，是佛八音中极好音。佛于前科显见性不灭，即妙明真心。此心包容太虚曰圆，具足万德曰满，究竟不生灭曰常，安住不动名住。地非万物而能生长万物，为一切物之所依。阿难自述，虽承佛妙音开示，已悟知妙明心，元所圆满常住心地；但我今能悟知佛所说法音，全赖现前此分别缘心，故此缘心，实为我阿难所瞻依仰赖者。佛虽示我真心，广大周圆，犹百千大海，而我仍未敢认为本元心地。实则合法悟道，全由真心；若以缘心合法，徒增知见而已。奈法会大众。认妄为真，由来已久，今仍坚执不舍，故阿难示同凡情，代表大众，请示于佛。愿佛哀愍以下，正求开示。佛以一音具一切音，能令殊方异类，闻之皆同本音，所谓：‘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’故曰圆音。阿难与众，执心坚固，如树生根，不能自拔，求佛开示，以拔除疑根；令生信解，依之修行，证无上道，故曰拔我疑根，归无上道。

佛告阿难，汝等尚以缘心听法，此法亦缘，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，当应看月。若复观指，以为月体；此人岂唯亡失月轮，亦亡其指，何以故？以所标指，为明月故。岂唯亡指，亦复不识明之与暗，何以故？即以指体，为月明性，明、暗二性，无所了故。汝亦如是！

子二开示分二。丑初以喻总明

佛说法目的，在令人因言悟道，藉教明心。若以缘心分别，岂能悟道，故佛再责阿难，汝等尚以缘心听法，则我所说之法，亦变为所缘之境；既有能缘所缘，如何认得，此清净寂灭之法性，故曰非得法性。如人以下是举喻为例，月如见性，识月之人如佛，不识月者如众生。以手指月示人，如佛以言教开示众生，不生不灭之见性。彼人因指，应当见月；如众生应当因教观心，悟证见性不生灭理。今则不然，反而以缘心听法，分别言教，执教迷性；何异如人观指，以为月体，岂唯亡失月轮，亦亡其指；何以故？因其以所标之指，作为明月之故。众生执教迷心，岂独亡失见性，且亦亡失佛之言教。因其执佛之言教，而亡佛言教所诠之见性故。佛之言教，以名句文为体，无觉照之功，如指之暗；见性灵明不昧，有觉照之用，如明月之明。今以缘心听法，不依教观心，反以分别言教之缘心为真心，何止迷心迷教，抑亦不知觉之与不觉。如人观指为月，岂独亡指亡月，亦复不识明之与暗。以暗性之指，作为明性之月，如是明暗不分，指之与月，无所了别。汝亦如是，是佛正责阿难，执言丧道，着教迷心；如执指为月之人，亡指亡月，明暗不分。文句云：‘汝亦如是者，应以法合之曰：今佛以声音指示汝等见性，汝等因我说法，当应反观自己见性。若复分别法音，以为见性，汝等岂惟亡失见性，亦亡法音。何以故？以法音声，为见性故；岂惟亡此法音，亦复不识谁是有知谁是无知。何以故？即以法音缘影，为是有知而能听法，如以指为明，而真能听法之妙明心，反未敢认为本元心地，如以月为暗矣。’

若以分别，我说法音，为汝心者；此心自应离分别音，有分别性。譬如有客，寄宿旅亭，暂止便去，终不常住；而掌亭人，都无所去，名为亭主。此亦如是，若真汝心，则无所去，云何离声无分别性？

丑二就体别简分二。寅初简缘心可还如观指影分二。卯初近就音声以明无性

初三句是按情执。佛云：若汝阿难，以分别我说法之音声之分别心，为汝心者；则此心自应离却所分别之法音，另有能分别之自性。离尘有体，迥然独立，方许是汝真心。譬喻旅客，寄宿旅亭，暂止便去，终不常住；而掌亭人，都无所去，方名亭主。此亦如是，是以法合喻。客喻妄心，亭主如真心。客去不住，如妄心缘境，念念生灭不住；亭主都无所去，如真心常住，寂照不二，法来照法，法去不随。故云：若真汝心，则无所去。于今云何，此缘心离声，再别无能分别之体性？正是直指示缘心无体。

斯则岂唯声分别心，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，无分别性。如是乃至，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拘舍离等，昧为冥谛。离诸法缘，无分别性，则汝心性，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

卯二广历诸法分别以示可还

斯则是指此攀缘之心，不但此缘心因声而有，离声无体，还于音声。即分别佛相妙容之分别心，亦因相有，若离佛相，亦无分别自体，而还于相；如是乃至，是推广之词，推广至因味而有之分别，味灭则还于味，乃至因法而有之分别，法灭亦还于法。此缘心分别，离尘无体；既非

眼耳鼻舌身所缘之色尘，亦非三乘圣人所证之真空。又此缘心，即使参禅之人，已离外之六尘粗相谓非色，而犹有寂静细境曰非空。拘舍黎译云不见道，外道六师之一，等字等于其余外道。因此缘心，既非色，亦非空，故外道迷昧，即执此为冥谛。最初发明冥谛是娑毗迦罗，因其证得非想非非想定，非想即非是有想，亦即非如一般众生五根缘尘之粗想曰非色；非非想意谓非是无想，因其仍有缘于寂静境界之能缘心，故曰非空。外道修行至此，因智力衰微，未能前进，便执为冥谛。谓此冥谛是最初而有之法性，为生万法之主因。从冥谛生大，大生我心，我心生五微，五微生五大，五大生十一根，如是冥谛为能生；二十三法为所生。能受用此二十三法者，名神我，证知此理者，为涅盘因。此乃外道颠倒，迷非色非空而生之邪见妄执。阿难因执佛声而分别之心，是粗中粗；外道执非色非空而有之分别心，是细中之细。若粗若细，皆属缘心，是生死根本。今佛引外道细中之细之缘心，以显阿难所执粗中之粗之缘心，二皆离尘无体，故曰离诸法缘，无分别性。然则汝阿难因色尘而有分别之缘心，色灭还于色，乃至因法尘而有分别之缘心，法尘灭时心还于法。如是各有所还，则属客非主。云何执此客尘妄心，认作为主之真心？

阿难言：若我心性，各有所还；则如来说，妙明元心，云何无还？惟垂哀愍，为我宣说。

寅二示见性无还如天上月分二。卯初承责咨请

前佛责阿难，以缘心听法，此法亦缘，非得法性。若坚执此缘心不舍，则汝心性，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。但阿难对于妙明心性，犹未明悟，不得不再请佛开示曰：若我能缘之心性，因缘尘有，尘灭则还于尘，而如来所说之妙明元心，云何乃是无还？惟垂哀愍为我宣说。

佛告阿难：且汝见我，见精明元，此见虽非妙精明心，如第二月，非是月影。

卯二正示无还分三。辰初就月喻显法体

阿难求佛开示妙明真心云何无还，故佛就日用之见性说起：且汝见我，意谓姑且就汝阿难见我佛相之见性而言。见性未落分别之时，即八识之本体；此体对境不动，迥然独立曰精；虽无形相而能照物曰明；见性众生本具非从外得曰元，此见精元明之见性，虽不落分别，但仍有能所相对，故非绝对待之妙精明心，而是迷后所起之见分，犹如天上之第二月。因人捏目所见，并非水中月影。水中求月，终不可得，若能仰观，但放手不捏，便见真月。喻以缘心求法，难证菩提，若依此见精明元而修，自可克期取证，此绝待之妙精明心。此科正是带妄显真。

汝应谛听，今当示汝无所还地。阿难！此大讲堂洞开，东方日轮升天，则有明曜；中夜黑月，云雾晦暝，则复昏暗。户牖之隙，则复见通；墙宇之间，则复观壅。分别之处，则复见缘；顽虚之中，遍是空性。郁孛之象，则纡昏尘；澄霁敛氛，又观清净。阿难，汝咸看此诸变化相，吾今各还本所因处。云何本因？阿难！此诸变化，明还日轮；何以故？无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暗还黑月，通还户牖，壅还墙宇，缘还分别，顽虚还空，郁孛还尘，清明还霁。则诸世间，一切所有，不出斯类。汝见八种见精明性，当欲谁还？何以故？若还于明，则不明时，无复见暗；虽明暗等，种种差别，见无差别。

辰二以可还显不还

初句诫听，次句许示。无所还地，即本元妙明心地，此心无来无去，常住不动；如亭中主人，安有所还。但此不可还之心体，无形无相，非先借可还之境，莫显无还之见。故此大讲堂以下，是列可还之境。佛说法处谓之讲堂，讲堂之户牖洞开，内外通达，则日轮升天，自有光曜照入，此显光明来处。日轮指日宫殿，用天金玻璃宝所成，纵广五十一由旬；为观音菩萨应迹之处。绕须弥山移动，所谓日月绕须弥，人间分昼夜；今云日轮升天，是随俗情而说。中夜月黑，指半夜无月光照耀之时。月谓月宫殿，天水晶宝所成，纵广四十九由旬；为大势至菩萨应迹之处。月之本身非黑，因中夜无月故曰黑。又俗人以每个月中，一半为白月，一半为黑月。今于黑月之夜再加以云雾晦暝，掩蔽于空，星光亦隐，唯有黑暗。此显暗之由来，与前明耀为明暗一对。由于门户空隙之处，故见通相；墙壁之间，彼此不通，故有壅塞之相，是通塞一对。分别之处指眼前所分别之山河大地，林泉池沼等皆为眼所分别之处；而为见所缘之境。此所缘境其相各异，彼此大小不一，谓之色。而广大虚空中，同是顽冥无知之空性，谓之空，此是色空一对。气结曰郁，尘飞曰孛，由于气结尘飞，属于昏浊环绕谓之浊。雨后初晴，谓之澄霁；由于雨后天晴，尘氛尽收，天朗气清，一目无际，谓之清；此是浊与清一对。综上四对八相，皆见精所对之境，咸皆变化无常，且各有所因。今佛欲将一一尘境，还归其各所本因之处，故先征曰：‘云何本因？阿难！此诸变化明还日轮，何以故？无日不明，因明属日，是故还日。’以此类推，暗因黑月，黑月为暗之因，故暗还黑月。通因户牖，故通还户牖，壅因墙宇，故壅还墙宇。缘因分别，故还分别；顽虚无知，故还虚空。尘因郁孛而有，故还归郁孛；清明之境，因于澄霁而有，故还归澄霁。世间所有一切境象，皆不出此明暗、通塞、色空、清浊等八种现象。此八种现象，各有所因，故各有所还。而汝能见此八种境象之见性，当还于谁？此正显见性无还。何以故下，是显无还之由。若将见性还归于明；则不明时，见性亦应随明而灭，不复再能见暗。今既于暗时，仍能见暗，可知见性未随明灭，是故见性，非还于明。若将见性，还之于暗；则明来时，暗相已灭，见性并应随灭，不复见明；今仍见明，可知见性，未随暗灭，非还于暗。其余通塞等亦然。故知所分别之境，有明暗等种种差别，而能见之见性，唯一无二；所见之境，变化无常，生灭不住，而能见之见性，则湛然常住，物来照物，物去不随。

诸可还者，自然非汝；不汝还者，非汝而谁？则知汝心，本妙明净；汝自迷闷，丧本受沦。于生死中常被漂溺，是故如来，名可怜愍！

辰三结不还是本心

前阿难坚执缘心而为自性，佛责云：则汝心性，各有所还，云何为主？阿难复问：若我心性，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妙明元心，云何无还？故佛告阿难：此见精元明，不因境有，境逝不随。

并列举明暗等八种，皆因境有，各有可还，唯独见性则无可还。诸可还之物；自然非阿难之真心；然此不可远之见性，非汝阿难之真心，又将是谁？由此可知汝之真心，本妙明净，不为诸相所迁曰本妙；不为诸物所蔽曰本明；不为诸法所染曰本净。本妙是法身，本明是般若；本净是解脱。众生因中已具佛果三德。又本妙是大义，本明是佛义，本净是顶义。依本妙修即成中观，依本明修而成空观；依本净修而成假观。三观成，三惑断，即可证得三菩提。故说本妙明净，即涅盘根本。可惜阿难及诸众生，自己迷惑闷乱，致丧失本妙明净之真心，而作业流转，枉受轮回之苦。于生死苦海中，常为业风所飘，果报所溺。故诸佛如来，名诸众生，为可怜愍者。

阿难言：我虽识此见性无还，云何得知，是我真性？

癸六约周遍显见性非物分二。子初示无差别义分二。丑初问

阿难闻佛开示见性无还，犹未敢直认见性为心。因白佛言：我虽识觉性无还，云何得知，是我真性？阿难以为见性之外，另有真心；不知但放手不捏，即第二月，便是真月。见性亦然，但不起分别，即此见精，便是妙明真心；非离见性，另有真心。又真心无形，非同于物，可以指陈，故佛云：若见是物则汝亦应见吾之见。

佛告阿难：吾今问汝，今汝未得无漏清净，承佛神力，见于初禅，得无障碍；而阿那律，见阎浮提，如观掌中，庵摩罗果。诸菩萨等，见百千界；十方如来，穷尽微尘，清净国土，无所不瞩；众生洞视，不过分寸。

丑二答分二。寅初约迷悟明无差而差

迷约众生，悟约诸佛。本性平等生佛无异，因众生迷故，背觉合尘，为烦恼所覆，所见有限；诸佛悟故，背尘合觉，发本妙明，致使无差别中，显然有别。

吾今问汝，应是吾今示汝，因文中并无征问之意。出世圣人断烦恼，证解脱，远尘离垢，谓之证得无漏清净。今阿难未断惑证真，故曰汝今未得无漏。但承佛威德神力加被，能见初禅，得无障碍。即能见一千日月所照临之小千界。四天王能见一洲；天帝释能见四洲；四禅天王能见大千界总相；阿罗汉，能见三千世界之总别相。况阿那律陀，不独是四果圣人，且天眼第一；更何况维摩经中尊者自说：吾见释迦牟尼佛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庵摩罗果。故知阎浮提三字，实是娑婆国之误。梵语庵摩罗，译难分别，是果名，似李非李，似奈非奈，此方无故不翻。阿难是迷中迷，但凭佛神力，可见初禅无碍；阿那律是迷中悟，故能见娑婆三千大千界，如观手中果。而诸菩萨是悟中迷，虽随其位次深浅各殊，或见一百、一千、一万、甚至无量大千界，但仍是有量之无量。十方如来是悟中悟，故能穷尽十方微尘国土，无所不瞩；而六道众生，迷中倍人；除天、仙、鬼、神、果报神通各殊之外，普通一般众生洞视不过分寸。一墙之阻，一纸之隔，即不能见。又诸蜉蝣，低等动物，虽无阻隔，亦不过寸鼠眼光；此正显见性虽等，因迷悟各殊，故所见不等。

阿难！且吾与汝，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中间遍览，水、陆、空行，虽有昏明，种种形像，无非前尘，分别留碍。汝应于此，分别自他，今吾将汝，择于见中，谁是我体？谁为物象？阿难极汝见源，从日月宫，是物非汝；至七金山，周遍谛观，虽种种光，亦物非汝；渐渐更观，云腾鸟飞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，草芥人畜，咸物非汝。阿难！是诸近远，诸有物性，虽复差殊，同汝见精，清净所瞩。则诸物类，自有差别；见性无殊，此精妙明，诚汝见性。

寅二约自他明差而无差

前科列举能见，今科则列举所见。佛之天眼，岂阿难所及，今谨就阿难所见而言，故曰：我且与汝，观四天王所住宫殿。四天王谓东方持国天王，居黄金岛，宫殿楼阁，皆黄金所成。南方增长天王，居琉璃岛，宫殿皆琉璃宝成。西方广目天王，居白银岛，宫殿皆白银所成。北方多闻天王，居水晶岛，宫殿皆水晶宝成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同在须弥山腰，与日月宫为邻。日月宫绕须弥山而移动，人间即据此而分昼夜。但四天王之宫殿则定居不动。今从讲堂开始，观至四天王宫，于其中间，周遍游览，水陆空行，一切现象，此总明所见之境。所见之境虽有明有暗，种种形象，但无非皆是前尘，都属见性所分别而有留碍者。‘汝应于此，分别自他，’是佛敕令阿难，于种种尘象之中，分别谁是我之见性，谁非我之见性；是则属我，非则属他。今吾将汝之将字，应改代字。佛虽敕阿难于所见中，分别自他。但阿难智力不及，故佛不得不代为选择，于所见物象中，谁是我体。我是佛代阿难自称，体谓见精妙明之体。意谓我今代你阿难，于所见境象中，选择谁是我阿难之见精妙觉明体，谁是其他物象。

见源，即是眼根。海公认为见源，应是见量之误。意谓极尽汝阿难见性能力所及，自此讲堂至日月宫，于中所见一切物象，固非汝阿难之见性，再从日月宫向下望至七金山，周遍谛观，虽有种种光，然亦属外物之景象，非汝阿难之见性。七金山谓：持双山、持轴山、檐木山、善见山、马耳山、象鼻山、鱼咀山等，围绕于须弥山外，每隔一重香水海，即有一重金山，如是七重香水海，共有七金山。为大福众生所居，随其善因不同，宫殿庄严亦别。金殿有金光，银殿有银光，甚至七宝宫殿有七宝光、故曰种种光。如是再渐渐由高至低，由远至近，云腾鸟飞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，草介人畜，有情无情，咸皆外物，非汝见性。是故阿难，无论远近所见一切物象，虽有千差万别，同是汝之见精所见之境，为汝清净见精之所瞩。所瞩诸物，自有差别，而汝能见之见性，实无殊异。此无殊异之见精妙明，诚汝见性。此中见字，应为真字。前阿难问：‘已识见性无还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？’故今佛借所见外境，分析选择之后，即答此见精妙明，诚汝阿难之真性。亦即开示阿难，见性即是真性，非见性外，别有真性。

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，见吾之见？若同见者，名为见吾；吾不见时，何不见吾不见之处？若见

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；若不见吾不见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又则汝今见物之时，汝既见物，物亦见汝。体性纷杂，则汝与我，并诸世间，不成安立。阿难！若汝见时，是汝非我；见性周遍，非汝而谁？云何自疑，汝之真性；性汝不真，取我求实？

寅三正明见性非物

承上分别自他，属他之物，千差万别；属自之见，性无差异。即此无差异之见性，便是真性；但此真性，非同物体，可拈示人。若汝阿难固执见性是物，自当有相；然则，汝之见性有形，我之见性亦有相；则汝阿难，应见我佛之见，究竟属何形相？下恐转计故先防破，若谓汝我同见日月宫时，我见即遍于日月宫，汝阿难同见于日月宫，即等如能见我之见性，名为见吾者。则吾收回视线，不见外物之时，汝阿难亦应见吾不见之处。今事实不然，汝阿难既不能见吾不见时，见性在于何处，云何可说，能见吾见物之见？若见不见是防又转计谓：世尊！外见物时，我阿难固可见到如来之见性，即佛不见外物时，收回之见性，置于何处，我亦能见。所以佛云：若见不见，意谓汝阿难若能见吾不见物时之见性在于何处，则法会大众，亦应皆见。今大众不见，独汝阿难说能见，则汝阿难所见，自然非彼不见物时见性之相。因为见性无相，实不能见；若谓汝阿难的确不能见吾佛不见物时，见性所在之处，则此见性，自然非物。非物之见性，云何不是汝阿难之真性？

又则若见性是物，物亦应当是见。然则，当汝阿难见物之时，外物亦应能见汝阿难，岂非无情之物体，与有情之见性，纷然杂乱。果然如此，情与无情不分，物与我混合，外之器世间，亦变为有情世界，则诸世间，如何安立？故曰：则汝与我并诸世间，不成安立。

阿难若汝见时等四句，正显见性便是真性。若果汝阿难见物见我之时，一定是汝阿难之见，而非是我佛之见；我见汝见，不相杂乱。汝此周遍而能观见一切物象之见性，既非是物，又非是我佛之见；然则非汝阿难之真性，又将是谁？云何以下是佛责备阿难，云何自己怀疑自己之真性。又此真性，本是汝自己之家珍，汝竟不敢认为真性。反取我之言教，以求真实。岂非颠倒？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若此见性必我非余；我与如来，观四天王胜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圆遍娑婆国，退归精舍，只见伽蓝，清心户堂，但瞻檐庑。世尊！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室中，唯满一室？为复此见，缩大为小？为当墙宇夹令断绝？我今不知，斯义所在，愿垂弘慈，为我敷演。

子二示无大小义分二。丑初疑问

阿难不知，见大见小，乃因前尘而殊，并非见性有大有小。因闻佛说，见性周遍，非汝而谁？遂又计执，以为见阎浮提时，见性甚大，可谓周遍；今入室时，唯见一室，所见有限，如何可说，见性周遍？故白佛言！世尊；若此周遍之见性，必定是我之真性而非余物，云何我与如来，同观四天王胜藏宝殿，齐居日月宫之时，此见周遍娑婆国：此中娑婆国，应是阎浮提，因阿难位居凡夫，承佛威力，方见初禅，不可能见，百亿日见所照之娑婆国。阿难随佛至日月宫，故能遍观四天王宝殿，及此阎浮提洲。及退归精舍时，只见伽篮，清心户堂。在阿难之意，以为若此见性，既然周遍于阎浮提一洲，云何今在讲堂之中唯满一室。为复此见缩大为小，为当墙宇夹令断绝？此正述疑，为复、为当，皆有疑不决之词，故曰：我今不知斯义所在；愿佛垂弘慈，为我敷演。

佛告阿难：一切世间，大小内外，诸所事业，各属前尘。不应说言，见有舒缩。譬如方器，中见方空。吾复问汝：此方器中，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。若定方者，别安圆器，空应不圆；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汝言：不知斯义所在，义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

丑二答释分二。寅初破执

世间谓正觉世间，有情世间，及器世间；三种世间，各有形貌，内外大小不同。如正觉世间佛身大，声闻身小；有情世间，天人身大，人身小；畜生中龙身大，蚊虫等小。器世间中，山河大，土丘小；树木大，草芥小。室中名内，室外名外。诸所事业，应是诸所事物。谓一切世间中，大小内外所有一切事物，皆为眼前所见之色尘。所见之事物虽有内外大小各异；然见性非物，不应说见性有舒长缩短，或断或续，或大或小。譬喻虚空，原无内外大小；若于空中，置一方器，则于方器之中，见有方空。此所见之方空，为是一定四方？抑不一定四方？若方器中其空一定是方，则别安圆器时，空不应随之而圆；若空不是定方，则正在方器中时，亦应无四方之空。当知空无定相，乃因器而异。空如见性，方器如见大处，圆器如见小处。空体原非方圆，因随器而有方圆；如见性之体，本无内外大小，因有随缘之用，故能见大见小。所见大小，是境非见，如方空圆空，在器而非在空。汝言不知是义所在，是按迷情。义性如是云何有在，是以法合喻。佛按阿难迷情云：汝先言不知斯义所在，其实见性之义，犹如虚空之性；空性无相，方空圆空，因器而有，在器非空；见性亦然，见大见小，因境而有，在境非见。以见性不变能随缘故，能见大见小；虽随缘而其体不变，故非见之本身有大有小，云何可言，在与不在？

阿难，若复欲令入无方圆，但除器方，空体无方。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相所在。若如汝问，入室之时，缩见令小；仰观日时，汝岂挽见，齐于日面；若筑墙宇，能夹见断；穿为小窦，宁无续迹？是义不然。

此辗转解释，见无大小之义。空本无相，因置方器圆器，而有方空圆空。今欲令虚空无方无圆，但除方器圆器即可。不应说更须除去虚空方圆之相，因虚空本无方相圆相之所在。此喻欲令

见无大小，但除前尘，因见性原无一定之大小，见大见小，皆因尘有。不应说言，除前尘外，更须除去见性大相小相之所在。然欲除前尘，但须返照，内观见物之见性，则见非是见，见尚非见，何来前尘。至时自可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矣。昔有拙秀才参石霜禅师，问曰：汝何名字？答：我名拙秀才，师曰：求巧尚不可得，那里有拙。言下秀才即悟，而说偈云：‘光明寂照遍河沙，凡圣含灵共一家；一念不生全体观，六根才动被云遮。欲除烦恼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；随顺世缘无挂碍，涅盘生死等空华。’此明妄本空，无妄可除；真本寂，无真可证。众生迷故，执依他幻有为实有，非妄成妄；若不固执，何来有妄。实则正在固执之时，求妄亦不可得，故永嘉禅师云：‘不除妄想不求真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’

若如汝问以下，是佛反问阿难，以显其谬。佛谓：若如汝阿难先前所问，入室之时，为复此见，缩大为小。然则，当汝步出讲堂，仰观日时，岂能挽见至于日面。因见性若能缩小，应亦能舒展，今观日时，见性既未舒展；可见入室，见性亦未缩短。若谓墙宇能将汝之见性夹断，则将墙壁，穿为小窦时，自内见外，则此见性，应有相续之痕迹可见。今既不见相续之痕迹，则汝说为当墙宇夹令断绝，是义不然。

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；故于是中，观大观小。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；于一毛端，遍能含受，十方国土。

寅二会通

前科破阿难迷执，今科会通圣凡迷悟得失。一切众生等六句，是会通凡夫之迷，非失成失。若能转物以下，会通圣人悟故，非得成得。一初众生，通指九界圣凡。不但三界凡夫，迷真逐妄；三乘圣人，见有修证，亦属迷情。因九界圣凡，不达万法唯心，内执身心，外执器界，忘却本具妙净明心；故于物中，见内见外，观大观小，分别取舍，为物所转。若悟诸法，如空华水月，无所取舍；岂独内不为身心所缚，外不为境界所转；反能转物为我所用，便同如来。盖诸佛如来，不外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为涅盘，转邪归正，转魔成佛。故不为物转，反能转物者，即是如来。此有六即不同。若但知身心世界，如幻不实，不生执着，谓名字转同于如来。若了诸法唯心，念念反观，二执不起，是观行转同于如来；从观行加功，断三界粗惑，相似见佛性，名相似转同于如来。若再以有功用道，入无间道，一心三观，任运现前；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谓分证转同于如来。从此无功用道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观涅盘行道；破最后一品无明，谓究竟转同于如来。了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是身圆明；达无明实性即佛性，是心圆明。又悟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是身圆明；知性见觉明，觉精明见，性识明知，觉明真识，妙觉湛然，周遍法界，含吐十虚，是心圆明。若身若心，皆充塞法界，圆照十虚，是谓究竟转物，同于如来。

道场有二：一理道场，谓一心之理，如如不动，寂照不二，本来如是。二事道场，有三：一行道扬，谓于此修行办道；二弘法道场，谓于此谈经说法；三证道场，谓在此成道证真。今约理道场，尽空遍界，唯是一心，无去无来，如如不动，故曰不动道场。毛端是正报中之最小者，十方国土是依报中之最大。若了万法唯心，毛端是唯心之毛端，故亦非小；国土乃唯心之国土，故亦非大。因达毛端国土，同是唯心，但有假名，而无实体，故彼此相容；如光合光，如水合水，了无障碍。此即华严经所谓：一多无碍，大小相容，广狭自在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若此见精，必我妙性，今此妙性，现在我前。见必我真；我今身心，复是何物？而今身心，分别有实；彼见无别，分辨我身。若实我心，令我今见；见性实我，而身非我？何殊如来，先所难言：物能见我。惟垂大慈，开发未悟。

癸七约无是非是显见性唯真分二。子初疑问

阿难始终未舍缘心，虽闻佛多番开示，诸可还者，自然非汝；不汝还者非汝而谁？此精妙明，诚汝见性；又见性周遍，非汝而谁？故从分别心中，变成一种昭昭灵灵凝然不动之光景，顿现目前，谓之见性。强将妄执现在目前之见精，与自己现前之身心，分别为二。故白佛言：若此见精，必我妙性；今此妙性现在我前。其意是：若此现在我身心之前之见性，必是我之真性；则我今对佛问答之身心，应不是我。既非是我，又是何物。而我今对佛问答之身心，却有分别实际之作用，能分别在我身心之前之见性；而彼现在我前之见性，则无分别之功能。此见性尚且不能，分辨我之身心，何能分别身外之物？若此见性，实在是我真心，应当令我现前之身心，为见性之所见，而见性则能见我现前之身心；何以现今见性不能见我身心，而我身心反能见此见性？此正是迷物为己，将己作物，以四大缘影之身心为能见，以自己本有之真心——见精不能见；殊不知现前身心之所以能见万物，全是见性之功。前显见性不还科中佛云：且汝见我，见精明元，此不还之见精明元既见佛身，岂在身外。阿难执迷不悟，反更疑云：见性实我，而身非我，何殊如来先所难言，物能见我。阿难意谓：若此见性，实在是我阿难之心性；则我阿难现在对佛问答之身心，应该非我，既非是我当成为物。而今见性不能见我之身心，而我之身心，反能见见性。岂非同于物能见我。然则何殊于如来先前所斥难于我而言：‘物能见我’。此中道理，我等实在不解，唯愿再垂大慈，开导发明我等之未悟。

佛告阿难：今汝所言，见在汝前，是义非实。若实汝前，汝实见者，则此见精，既有方所，非无指示。且今与汝，坐只陀林，遍观林渠，及与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对恒河，汝今于我师子座前，举手指陈是种种相：阴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碍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如是乃至草树纤亳，大小虽殊，但可有形，无不指着。若必其见，现在汝前，汝应以手，确实指陈，何者是见？阿难当知：若空是见，既已成见，何者是空；若物是见，既已是见，何者为物？汝可微细，披剥万象，析出精明，净妙见元，指陈示我。同彼诸物，分明无惑。

子二答释分二。丑初斥破是非两途分四。寅初正破是见

今汝两句，是佛按其情执。是义非实，是直斥其非。佛云：若汝见性，果然在汝阿难之前；而汝身心，确实能见此见性者；则此见精，应有一定地方所在。既有地方所在，便同于物，可以指示。然则我今与汝阿难，同坐于只陀林中，遍观近处之林渠殿堂，高至日月宫，远至对面恒河，汝姑且于我狮子座前，举手指陈，此种种相中，阴森者是树林；明耀者是日光，阻碍者是石壁；通达者是虚空；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，但凡有形相，无不皆可指示。若云见性，在汝身心之前，汝身心必定能见此见性者，则汝诚应以手，确确实实指出何者是汝之见性。若谓空是汝之见性；则空既成见，将何者为空？若物是见，则物既已成见，将何以为物。此佛按其情执，以万象皆有自体而破之。若谓即物是见，物不应坏其自相；若离物是见，见当另有别体，可以指陈。今既于万象中，不能指出何者是见，当知汝阿难言，见在汝前，纯属虚妄情执，事实不然。

汝可微细以下，是佛恐阿难转计，以为见性是藏于现前万象之中。故曰：汝可微细披剥万象，析出精明净妙见元，指陈示我。见性纯一不杂曰精；洞彻万物曰明；生死烦恼不染曰净，随缘不变曰妙；不变随缘为万物之根元，谓之见元。佛意谓：汝阿难既于万象中，不能指出何者是见，不应说言：见性是藏于万象之中，果然见性是藏于万象之中，汝可微细披开现象，解剖万物，分析出此是见精，指陈示我。犹如指陈万物，如是分明无惑。

阿难言：我今于此重阁讲堂，远洎恒河，上观日月，举手所指，纵目所观，指皆是物，无是见者。世尊！如佛所说，况我有漏，初学声闻，乃至菩萨，亦不能于万物象前，剖出精见，离一切物，别有自性。佛言：如是！如是！

佛命阿难，于万物中指出，何者是见，方许执见在身前。今阿难答佛，凡举手可指，纵目可观者，俱皆是物；不能离物更有见性可指。并自辩云：如佛所说，命我阿难于万象中，剖出见精所在。此举不独我阿难位居有漏，属初学声闻不能；即使大菩萨，亦复不能。佛言：如是！如是！是印证阿难所说不谬，初如是，是证即物无见；次如是，是印证离物亦无见。二者俱是，故双印之曰：如是！如是！

佛复告阿难：如汝所言，无有见精，离一切物，别有自性；则汝所指，是物之中，无是见者。今复告汝：汝与如来坐只陀林，更观林苑，乃至日月，种种象殊，必无见精受汝所指；汝又发明，此诸物中何者非见？阿难言：我实遍见此只陀林，不知是中何者非见。何以故？若树非见，云何见树？若树即见，复云何树？如是乃至，若空非见，云何见空？若空即见，复云何空？我又思惟：是万象中，微细发明，无非见者。佛言：如是！如是！

寅二转破非见

一切众生不落于是，便落于非。一切计执，不离是非圈套。今阿难于万物中，既不能找出是见者，又恐其转计非见，故佛举而破之。如汝等四句，是按其说离物无见。则汝等三句，是按其说即物无见。今复告汝以下，是结前起后。佛谓：我今再次告汝阿难，汝于如来前，坐只陀林中，更观林苑，乃至日月宫，于其种种现象殊异之中，必定无有见精，可受汝所指，而谓万象之中，无是见者。然则汝再于万象中，推度发明，此诸物中，何者非是汝之见性。此欲破先征，令阿难自说。阿难即据事实直答云：我实在周遍观察，此只陀林，甚至一切万象，竟不知是种种物中，何者非我之见。何以故？是阿难自释，无非是见之所以。意谓我阿难之所以说，万象中无非是见者，因树若非见；我见不遍于树，则云何能见于树，而知此是树。若因见性遍于树，而谓树即是见；则树已成见，复云何犹名为树。此正显无非见，而带明无是见。如是乃至，是承上词而超略之。万象众多，不胜枚举，故略之，但举树空。若见性不遍于空，虚空非见，则云何能见于空，而知是空，今既知是空，则不应说虚空非见。反之若云空即是见，则空已成见，复何以为空。既于树与空，皆无非见可指，则我阿难今又思维，是万象中，微细分析发明，无一不是见者。此总结答：于万物中，亦无非见。佛言：如是！如是！即印可其说。因见性随缘而不变，故指不出是见；不变而随绿，故指不出非见。可知见性，无是无非，正是绝对待之真心。

于是大家非无学者，闻佛此言，茫然不知，是义终始。一时惶悚，失其所守。

寅三大众茫然

阿难说无是见，佛既印可如是；阿难复说无非见，佛又印可如是。究竟是无是见；抑或无非见？诸非无学者，智慧浅薄，不知无是无非，正是清净实相；即使阿难，口虽说无是见，无非见，亦情势所逼，作如是说，并非亲证悟得。故与诸无学，闻佛再次印证，皆茫然不知，是义终始。下文云：‘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’，正是义之终；‘妄为色空，及与闻见’，正是义之始。众生一向不守于是，即守于非，今闻无是见无非见，既茫然不知是义终始，故一时遑悚失其一向所守。

如来知其魂虑变慑，心生怜愍，安慰阿难，及诸大众：诸善男子，无上法王，是真实语，如所如说不诳不妄。非末伽黎，四种不死，矫乱论议。汝谛思惟，无忝哀慕。

寅四如来安慰

佛见阿难等有漏大众，闻无是无非，清净实相。不能领悟，反生惊怖，神魂更变不安，心生怜愍，而安慰之曰：‘无上法王，是真实语，如所如说，不诳不妄。’法华经云：‘我是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’故佛所说，无不真实，契事契理。能显真谛谓之真语；能显第一义理谓之实语；自己无德而言有德，是诳语；所说违情逆理是妄语。无上法王，既于法自在但为救众生，离苦得乐，证同于己，故称理而说，当然不诳不妄。末伽黎译云不见道，此等外道，不知万法唯心

，而于心外求法，于行阴中，妄计一切法亦有亦无，亦生亦灭，亦增亦减，亦常亦断，言皆两可，终无决定，属于矫乱论议。今佛双印无是无非，乃遣情执，岂同于外道矫论？故佛嘱谛实思惟，忝者负也，辱也，无负自己一再哀求佛垂慈开示，以及仰慕于佛之情。此佛诫其听法，应当观心，始可由闻而思、而修、而证。如阿难因仰慕佛相而出家；且回小向大，仰慕佛果，再三哀求启请，若能于此无是无非之义，谛实思惟，自可悟明因心，圆证佛果。否则，迷执缘心不舍，思量分别，岂不上负佛恩，下负己心。故曰：汝谛思惟，无忝哀慕！

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愍诸四众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此诸大众，不悟如来，发明二种精见色空，是非是义。世尊！若此前缘，色空等象，若是见者，应有所指；若非见者，应无所瞩。而今不知，是义所归，故有惊怖！非是畴昔，善根轻鲜。惟愿如来，大慈发明，此诸物象，与此见精，元是何物？于其中间，无是非是。

丑二会通真性一理分二。寅初文殊述疑启请

是时，即当佛安慰阿难及大众之时。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是会中大菩萨，译云妙德，过去成佛号龙种净尊王佛；现在北方成佛，号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，未来成佛，号普现如来。本居佛位，迹现菩萨，助佛转轮。今见大众，闻无是非是，心生惊怖，故本慈悲，愍诸四众，诸佛开示，以决众疑。顶礼是身业，合掌是意业，白佛是口业，三业恭敬，为请法之仪。菩萨乃古佛再来，今代众请示，尚且三业恭敬，足为后世典范。此诸大众，指初心有学之众，不悟，是无始觉智，为惑所障，不解佛所发明，无是无非二种真义。精见谓八识精明之见分；色空，总括万象诸法，是八识相分。精见谓内心，色空指外境，内心外境，无非一心幻现，本无能所之分；众生不解，执有见相二分。故菩萨顺迷情而曰：二种精见色空，是非是义。即无是见，无非见二义。世尊以下，是述众疑之由。若眼前所缘之色空等象，即是见性，则应有所指；今阿难，遍于万象中，不能指示何者是见，故知无是见。若色空等，非是见性，则应无所见；云何法会大众，皆见前尘，可知无非是见。今此大众，皆因不知无是见，无非见，二义之所归，故有惊怖。并非畴昔所种善根浅薄，不信佛语，而致疑佛所说同于外道矫论。唯者独也，故我今文殊，唯独愿佛，大慈大悲，发明此诸物象及与见精，元是何物，云何于其中间，无是见又无非是见。

佛告文殊及诸大众：十方如来及大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。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，妙净明体，云何于中，有是非是？

寅二如来垂慈示答分二。卯初示妙体绝待分二。辰初正明绝待

佛因文殊代众述疑启请。故呼其名而告之；同时亦遍告法会大众。十方如来，是已证极果之人，显佛佛道同；及大菩萨，显非初发心者，亦非前三教菩萨；而是圆教法身大士。三摩地，亦名三摩提，译正定，大定，或妙定。拣非凡小及权乘菩萨所修之定，而是首楞严王大定。十方如来是满证，诸大菩萨是分证。因住此定，如如不动，故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皆如空华，本无所有。见谓见分，见缘是相分，想谓六识之妄想，相谓六根之身相。见相二分，皆依他起性；所想相，是遍计执性。空本无华，因眼翳故见有华，非待病愈华灭，正见华时，空亦无华，可知空华本无所有，既然不生，亦复不灭。喻众生迷时，依见相二分，起我法二执，故内见身心，外见世界，实则身心世界，本无所有。十方如来，及大菩萨，住于大定，了达遍计本空，依他幻有，犹如空华，本无自性，其性即真。此见及缘以下，显不变体，有随缘用，故幻现见相二分；虽随缘而体不变，故见相二分，本无所有。非有现有，有而非有，二皆不可得，如空华无体，体即虚空。故曰：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。’此体明净，绝对待，谢百非，无形无相，不落言诠，云何于其中间，有无是见，有非是见。既无是无非，非清净实相而何？佛顶文句云：‘第八识之见相二分，元是大圆镜智菩提，妙净明体；第七识之见相二分，元是平等性智菩提，妙净明体；第六识之见相二分，元是妙观察智菩提，妙净明体；前五识之见相二分，元是成所作智菩提，妙净明体。寂照不二故妙，照而常寂故净，寂而常照故明。又既是菩提妙净明体，亦即涅盘元清净体。妙故即是性净涅盘，净故即是方便净涅盘；明故即是圆净涅盘也。’

文殊，吾今问汝：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，为无文殊？如是世尊！我真文殊，无是文殊。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则二文殊。然我今日，非无文殊。于中实无是非二相。佛言：此见妙明，与诸空尘，亦复如是。本是妙明，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，妄为色空及与闻见。如第二月，谁为是月？又谁非月？文殊，但一月真，中间自无，是月非月。

辰二引列释成

此引文殊为例。文殊唯一无二，故无是无非，以例菩提妙净明体，唯是一心，更无二法，故亦无是无非。佛欲文殊自说，故呼之曰：‘吾今问汝，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，是文殊者，为无文殊。’佛意谓如汝文殊，现在唯有一真文殊，除真文殊外，是否更另有一文殊。名之谓是文殊？然则便成两个文殊；否则，便唯一无二。更不应说为全无文殊。大智文殊，即领会佛意而答曰：如是世尊，我真是文殊，真文殊外，更无另一文殊，名是文殊。何以故？若真文殊外，更有一个是文殊者，便成两个文殊。然而我今日并非全无文殊，不过于文殊真实体中，不说是文殊，及非文殊而已；否则，若全无文殊，岂非变为断灭。文殊喻妙净明体，唯一文殊更无文殊；喻唯一真心，更无别法。然我今日，非无文殊，喻妙净明体，虽无是无非，但能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其用不可思议，非同断灭。

佛言，此见妙明以下，是释成。以见性无形，能照万物曰妙明，即能见分。诸空尘，即所见相分。此见相二分，亦复如文殊一样。此见相二分，元本就是妙明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。不过众生背觉合尘，妄为色空，及与闻见而已。此正明依真起妄，妄本属真。真心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曰妙；寂而照，照而寂，曰明。佛所证一切种智，在一切智，道种智之上，故曰无上菩提。清净本然曰净，竖穷横遍曰圆，始终一致曰真，此妙明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，元本生佛体同，

众生迷故，转妙明为无明，转真觉为不觉；遂妄现色空之相分，及能见之见分。然当正观见相二分之时，此妙净明体，实无见相二分可得。如人梦里，为水所溺，或为火所烧；不待醒后，不见水火，即在梦中，被溺被烧之时，亦何曾真有水火。又如人以麻作绳，虽现绳相，然绳本体是麻，若执绳相而遗麻性，已属迷人，若更执绳影为蛇，岂非迷上加迷？麻如妙净明体，绳如见相二分，不了见相二分，依他幻有，而遗真性，已是迷真逐妄。今再依见相二分，起我法二执，岂非妄上加妄。故佛举例，如第二月，天上唯一月真，本无第二月，因人捏目成劳，故于真月，见有第二月。正当见第二月时，天上唯一真月，然则谁为是真月，又谁为非真月？故佛再呼文殊而告之曰：若但能识得，唯一月真，本无二月，则于真月中间，自然无是月，无非月可言。此喻见相二分，唯是一心，但能识得唯一真心，则无见相二分可言。此正显妙净明体，超是非，绝对待。前妄为色空是从真起妄；今但一月真，是显妄本属真。

是以汝今，观见与尘，种种发明，名为妄想，不能于中，出是非是。由是真精妙觉明性，故能令汝，出指非指。

卯二示迷悟得失

是以，是承上文所说之法与喻，观见与尘即见相二分，是依他起性，种种发明，是遍计执性。不了依他如幻，执为实我实法，分别人我是非好丑，是名妄想。众生不能于妄想中，超出是非圈套，故作业流转，枉受生死。致使真性，非失成失。今由佛开示，见与见缘，元是真精妙觉明性。故能令汝阿难，于万物中，指不出何者是见，亦指不出何者非见。汝等若能因此，返妄归真，达见相如幻，唯一真心。然则岂独超出是非，且获本真心，至时真性，非得而成得矣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诚如法王所说，觉缘遍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非生灭。与先梵志，娑毗迦罗，所谈冥谛，及投灰等，诸外道种，说有真我，遍满十方，有何差别？世尊亦曾于楞伽山，为大慧等，敷演斯义：彼外道等，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，非彼境界。我今观此：觉性自然，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，似非因缘，与彼自然；云何开示，不入群邪，获真实心，妙觉明性？

癸八约外道世谛对简显见性非因缘自然分三。子初对外道简自然分二。丑初疑请

法王所说，指佛前文多番开示，觉缘即见相二分。遍十方界，指见性周遍，是领悟佛第六番所说：‘见性周遍非汝而谁’义。湛然，是领悟佛第四番开示：‘见性如澄清百千大海’湛然不动义。常住，是领悟佛第二番开示：‘见性不动’及第五番开示‘见性无还’义。性非生灭，是领悟佛第三番开示：‘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元无生灭’之义。阿难用缘心听法，妄起分别，故闻佛前文多番开示，遂疑见性同于外道之自然。既破自然，又计因缘。因是导致释尊以下开示。娑毗迦罗，译云金头，亦名黄发，此人自谓是梵天后裔，志生梵天，故曰先梵天志，娑毗迦罗，是外道之一。冥谛，是外道修证之非想非非想定。因智力所限，未能突破前进，遂执此境，昧为冥帝，作为宇宙万法之生因。投灰，是苦行外道之一，等是等于其余拔发外遗，卧棘外道，以及自饿外道等。此等外道，各执真我遍满十方；今佛亦说，见性周遍，常住不灭，然则与外道所说真我，有何不同。此是阿难疑佛所说，同于外道神我之自然。

世尊亦曾于楞伽山，为大慧等以下，是引佛昔日所说因缘教。楞伽山在印度之南，译云不可往。因此山位于大海中央，上大下小，高不可测，非有神通不能前往。庞居士云：‘楞伽宝山高，四面无路行；唯有达道人，乘空到彼岸。’大慧是菩萨名，昔日佛曾于楞伽山，为大慧等菩萨说法。结集经者，依地立名，曰楞伽经。在楞伽经中，佛说彼等外道，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，非彼境界。今阿难引佛昔日所说因缘法，以难佛今日所说，见性自然之义。实则，楞伽经所谈，是真性寂灭理。所谓八识二无我俱遣，五法三自性俱非。如该经偈云：‘观诸有为法，离攀缘所缘，无心之心量，佛说为心量。量即自性处，缘性二俱离，性究竟妙净，佛说为心量。妄想习气转，有种种心生，境界于中现，是颠倒心量。离一切诸见，及离想所想，无得亦无生，佛说为心量。非性非非性，性非性悉离，谓彼心解脱，佛说为心量。’又云：‘如如与空际，涅盘及法界，种种意生身，佛说为心量。’读此可知，佛于楞伽经所说。皆显真性寂灭，因缘法，是附属而显。今阿难疑佛所说，今昔相违，而言我今观此觉性自然，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，似非因缘，既非因缘，当属自然，然则与外道所说之自然，有何分别？阿难虽疑佛语前后矛盾，又疑佛说自然，同于外道，但不敢固执，仍求佛开示。以知拣择，免堕邪魔外道，而得悟真实心，获证妙觉明性。

佛告阿难：我今如是，开示方便，真实告汝，汝犹未悟，惑为自然！阿难！若必自然，自须甄明，有自然体。汝且观此，妙明见中，以何为自。此见为复以明为自？以暗为自？以空为自？以塞为自？阿难！若明为自，应不见暗；若复以空为自体者，应不见塞；如是乃至，诸暗等相，以为自者，则于明时，见性断灭，云何见明？

丑二开示

因阿难转计自然，且疑佛所说同于外道。故佛呼名而责之曰：我今于楞严会上，多番开示，或直显旁通，或引例举喻，用尽种种方便，一言一语，悉皆真实，无非告汝，真妄二本；然汝犹未开悟，反疑我所说矛盾，惑为外道所说之自然，实在有负于我。若果真如汝阿难所说，见性必定是自然，则应分别明显，指示出自然之体性。汝今姑且观此妙明见性，于所对之尘境中，指出何者是见性之自然体性。见性所对，无非明暗通塞，究竟是以所见之明，为见性之自然体；抑以所见之暗，为见性之自然体；或以所见之空、之塞、为自然体。此先立四义，以便破之。

阿难，若汝以所见之明，为见性之自然体；则明时有见，暗时无见。当明灭暗来之时，应不见

暗；今既见暗，当知见性，非以明为自然体。若然以空为见性之自然体，则有空有见，无空无见；塞时无空，不应有见。今既见塞，可知见性，亦非以空为自然体。如是乃至，诸暗等相，是于中超略，见性以塞以暗，为自然体。若见性以塞为体，空相现前，不应见空。以暗为体，则暗去明来，亦不应见明；今既见明，亦复见暗，既见空，亦见塞；可知明暗空塞，皆非见性之自然体。

阿难言：必此妙见，性非自然；我今发明，是因缘生。心犹未明，咨询如来，是义云何，合因缘性？

子二对世谛简因缘分二。丑初转计

佛说世间诸法，皆因缘生，是为破外道所执，无因或邪因，以显示缘生正理。今阿难见佛破见性自然，转疑因缘；以因缘之理，是佛常说，见性既非自然，当是因缘。殊不知见性是涅盘根本，属第一义谛；既非自生，亦非他生，非共生，亦非无因生，故亦非因缘。若是因缘，便成生灭法，岂能作为无上菩提之真因。幸而阿难仅自力发明，妄想猜测而已，并非事实如此。阿难虽自力发明，见性是因缘生；但心犹未明，其义所在，故不敢肯定，仍须咨询如来，见性如何，合因缘性？

佛言：汝言因缘，吾复问汝；汝今因见，见性现前；此见为复因明有见？因暗有见？因空有见？因塞有见？

丑二破斥

前科佛以见性随缘义，破阿难妄计自然。今则以见性不变义，破阿难转计因缘。初句是按情执，因是亲因，如种子；缘是助缘，如水土阳光等。今先约因破，故对阿难言：汝言我今发明，是因缘生；吾复问汝：汝今因见明暗之境，见性方得现前。此由境所显之见性，为复因明有见？抑或因暗有见？因空有见？因塞有见？此先立四义，以便下文逐一破之。

阿难！若因明有，应不见暗；如因暗有，应不见明；如是乃至，因空、因塞，同于明暗。

此约因破，若谓见性因日月灯光之明而有，则明为生见之因，及明灭暗生之时，此因明而生之见性，亦应随明而灭。既随明灭，暗相现前，应不见暗；今既见暗，见性未随明灭，当知见性，非因明有。反之，见性若因暗有，暗为生见性之因，当明现暗销，则见性亦应随暗而逝，不应再能见明；今既仍能见明，当知见性，非因暗有。如是乃至等三句是例破。以破明暗生为例，以显见性非因空有，亦非因塞有。若因空有，塞相现前，应不见塞；以见性随空灭故。若因塞有，塞销空现，应不见空；以见性随塞灭故。今既见空，见塞，当知见性非因空有，亦非因塞而生。

复次，阿难！此见又复缘明有见？缘暗有见？缘塞有见？缘搴有见？阿难！若缘空有，应不见塞；若缘塞有，应不见空；如是乃至，缘明、缘暗，同于空、塞。

次约缘破。此见又复等四句，是允先立明暗空塞四义。若缘空有以下，是破缘生。佛告阿难，若谓见性，因缘于空而有，以空为发见之助缘；则塞时无空，汝之见性，应随空灭，不应见塞。反之亦然。如是乃至，是例破。以破缘空缘塞为例，而破缘明缘暗，其义亦然。总之，见性既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若说自然，别失随缘之用；若说因缘，则成生灭，而失不变之体。正因见性不变随缘，故万有繁兴，不同于外道之自然。又因见性随缘不变，故超越万有；不同于佛昔日所说之因缘。因本经是诠第一义谛，故显见性，即吾人本具之常住真心；说因缘自然，皆为戏论。

当知如是精觉妙明，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；非不自然，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。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

子三结显自性分二。丑初正示离过真体

当知是警告词，此理汝阿难等一向不知，今我佛详细开示，应当明白了知，不可一迷再迷。见性不杂不妄曰精，对境照了曰觉，灵明不昧曰妙明。前文显见性虽非妙精明心，然犹第二月，是带妄显真。今则直示见性，离过绝非，即吾人本具之真心；故曰精觉妙明。因吾人之见闻觉知，元于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，皆属幻有，其体原是，精觉妙明。正显依他起性，便是圆成实性。非因缘，亦非自然，是总括前文所破。以精觉妙明，本如来藏，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，故非自然。非不自然之前，应有一句‘非不因缘。佛恐阿难闻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又转计为不是因缘，不是自然。故再以非字遣之曰：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。即非因缘非自然之非亦非。是以非遣非，谓之非非。无非不非以下，是重按前之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及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。今以无字，双遣非与不非，即无非无不非。不但非因缘，非自然要非，即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亦复皆非。至此，又恐阿难闻因缘自然非，非因缘非自然亦非，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之非亦非，诸非遣尽，又复计是，故云：‘无是非是。’不但是无，不是亦无。意谓：无是、无非是。此中有四重破遣。非因缘非自然，是破外凡情执；凡夫执因缘，外道计自然，故以非遣之。是双遮双破，即下文：‘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。’证小乘解脱。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是破二乘法执，即非因缘非自然亦非。是双照双立，即下文：‘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’无非不非，是破权教菩萨，微细法执；不但非因缘，非自然要非，即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亦非，故曰：‘无非无不非’。即下文：‘法解脱已，俱空不生。’无是非是；是谓，非是谓空，此破菩萨离二边入中道；故以无字遣之。意谓：无二边可得，唯一中道，故曰：‘无是，无非是。’属遮照同时。因缘自然，非因缘非自然，非非因缘，非非自然，皆是病。无不非，方是药。药到病愈之后，不但病除，药亦除，二者俱无，谓之无是非是。佛意谓：不但因缘自然要离；

非因缘非自然亦要离；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俱要离；无非无不非亦离；是固要离，非是亦要离，故曰离一切相。至此，诸情荡尽，法法皆真，故曰即一切法。离一切相故，七处俱非；即一切法故，六根皆是。离一切相，显空如来藏；即一切法，显不空如来藏。离时便是即时；即时便是离时，离即不二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离一切相，是妙奢摩他空观；即一切法，是妙三摩钵提假观；离即不二，是妙禅那中观。三观若成，便可断三烦恼，证三菩提，是为本经之宗旨。

汝今云何，于中措心，以诸世间，戏论名相而得分别？如以手掌，撮摩虚空；只益自劳，虚空云何，随汝执捉？

丑二结责滞着名相

云何是怪责词。当知精觉妙明，清净寂灭；举心即错，动念则乖。你今竟于真性菩提中措心作意，妄起分别，计因缘，计自然，计非因缘非自然。此皆世间戏论名相，而此离名绝相之妙明真心，岂是世间戏论名相而得以分别？如人以手掌，撮摩虚空，虚空无形无相，又岂可为汝所可执捉，徒自辛劳而已。虚空喻真性，以手撮空，喻妄想分别。真性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但息妄念，则处处相应，头头皆是。若起分别，则徒劳无益，如四祖道信大师云：‘不用求真，唯须息见。’信然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必妙觉性，非因非缘，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：见性具四种缘？所谓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，是义云何？

癸九约二妄合明显见性非见分三。子初引昔致疑

佛昔为小乘人，常说因缘法。今因阿难发大心，请示大法，故示以不生灭之见性，为本修因。奈阿难闻因缘自然，二皆并遣，顿起疑端。自然，既属外道邪见，破之理所当然；而因缘乃佛常说，而今破之，岂非前后自语相违？故白佛言：此妙觉明性，必定如佛所说，非因非缘；世尊云何昔日常与比丘宣说：见性具四种缘，‘所谓因空因明，因心因眼，是义云何？’此正疑问。殊不知佛昔所说是指眼识；今日所显，是指眼根。唯识宗谓眼识九缘生，谓空、明、根、境、作意、种子，分别依、染净依、根本依。种子是亲因缘，根本、作意、染净、分别、是次第缘，境即所缘缘；明空根是增上缘。小乘略为四缘，所谓空、明、心、眼缺一不可。今显眼根，亦即见性之本体，属吾人本具之真心；岂同于识，属因缘生法。阿难不察，引佛昔日方便教，难今真实义，故佛视为可怜愍者。

佛言：阿难！我说世间，诸因缘相，非第一义。

子二对理征破分二。丑初直明昔说随情

此显今昔权实不同。佛告阿难，我昔日所说因缘，是世间相，是俗谛理，乃随事随情随他意语；非同今日所说之第一义，是世间之性，是随理随智随自意语。世间之性，为万法之祖，众义之宗，故称第一义。昔日阿难及诸小乘，但求了生脱死，故佛说三界诸法，皆因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；令超三界，证小乘涅盘。今汝阿难既回小向大，请示成佛法门，佛果所证，即第一义，故须以第一义为本修因，方可取证第一义之佛果菩提。故今示汝见性第一义理。汝诚不应，以昔日为小乘而设之方便言教，以难今日成佛之真因。

阿难！吾复问汝：诸世间人，说我能见，云何名见？云何不见？阿难言：世人因于日、月、灯光，见种种相，名之为见；若复无此三种光明，则不能见。阿难！若无明时，名不见者，应不见暗！若必见暗，此但无明，云何无见？阿难！若在暗时，不见明故，名为不见；今在明时，不见暗相，还名不见！如是二相，俱名不见。若复二相，自相陵夺，非汝见性，于中暂无；如是则知，二俱名见，云何不见？

丑二重显见性非缘

诸世间人，通指一初众生。一切众生，无不皆以我为能见，物为所见。今佛按情执而询阿难曰：诸世间人，说我能见，云何名为能见，云何名为不见？阿难答：因日月灯光，能见外境种种现象，名之为见；若无日月灯光，前境全黑，不能分辨种种物象，则名之为不能见。此乃众生颠倒，迷境为心，认物为己。不知明之与暗，乃前境迁移代谢而已，如客如尘；见明见暗之见性，则常住不灭，如主如空。前阿难似已悟主空客尘之义，而今仍举昔日权教，眼识藉缘能见以答。故佛破云：若无明时，名不见者，明去暗生，则应不复见暗。若必然能复见暗，此但无明，非无见性，云何说名无见。佛意是：若然在暗时，因不见明，名为不见；则在明时，因不见暗，亦应名为不见。然则见暗见明俱名不见，岂非怪论？是故当知：见明时曰见，见暗时亦当曰见。明暗是境，见性是心；外境之明暗，自相侵陵倾夺，有明无暗，暗生明灭，明暗二相，虽时有时无；而汝能见明暗之见性，非因明有，非因暗生，更非于中，暂时或无。如客如尘之明暗，有生灭去来；如主如空之见性，则常住不动。明来照明，暗来照暗；明来不生；暗去不灭。是以明暗俱见，云何可说，见暗名之为不见？

是故阿难！汝今当知：见明之时，见非是明；见暗之时，见非是暗；见空之时，见非是空；见塞之时，见非是塞。四义成就！汝复应知：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云何复说因缘、自然，及和合相？汝等声闻，狭劣无识，不能通达清净实相。吾今诲汝，当善思惟，无得疲怠，妙菩提路。

子三正示见性分二。丑初直示真性非见

此显见性离缘。离缘之见，是绝对待，无能所之真见，非见闻觉知之见精，更非分别明暗空塞之妄见。真见是本觉真心，如真月；见精是依他起性，如第二月；妄见是遍计执性，如水中月

。是故是承上文，见明曰见，见暗亦名见之故，汝阿难应当明白，见性是能见之心，非所见之境。见明时，见性非所见之明相；见暗时，见性亦非所见之暗相；见空见塞，亦复如是。境有生灭，见性不动；境有明暗通塞四义，见性则非明非暗，非空非塞。四义成就，含意有二：一、简心非境，境不是心；境有迁移，见无动摇。二是见明之时，见性非是明相成就；见暗之时，见性亦非因暗成就；见空见塞亦然。前义遣当机迷境为心；后义显见性非因缘。以酬阿难怪佛：‘世尊云何，常与比丘，宣说见性，具四种缘。’之问。

‘汝复应知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’以下，是直显真性非见。第一见字，是指纯真无妄，绝待之真见。第二见字，指此见明暗空塞之见分；真见本无能所，众生迷而不觉，从无始时来，由于能见之见分，缘于所见之相分，因而能所对立；内而执我，外而执法。今观行力强，忘却能所，反观自心，则真见现前。当此绝对待，亡能所之真见，见于能所对待之能见分时，此真见并非能所对待之见分，真见已离能见所见；此能见明暗空塞之见，不能及于真见。又此真见既无能见所见，岂有见之名字，故连见之名亦不能及。此即下文：‘旋闻与声脱，能脱欲谁名？’今此应云：‘旋见与色脱，能脱欲谁名！’此显绝对待之真见，并非依他之见分。依他起性之见精，尚非因缘，何况绝对待之真见，故曰：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？见见之时等四句，应以四义释：

一、以从真起妄，妄不是真释：第一见字，是绝对待之真见，亦即妙精明心。第二见字，指能见明暗空塞之见精，如第二月，可名之为妄见。从真见起于妄见之时，此妄见非是真见；妄见已离于真见，故妄见不能及于真见。本经下文：‘如世间人目有赤眚，夜见灯光，别有圆影，五色重叠。’从清净目，起于赤眚，喻从真见起于妄见。夜见灯光五色重叠，喻妄知妄见；此妄知妄见，已非真见，故妄见不能及于真见。经云：‘元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亡；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；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’又云：‘从毕竟无，成究竟有。’皆是从真超妄，妄不是真义。

二、以妄知妄见，妄不是真释：则第一见字指见分，第二见字指相分，即妄见见于所见妄境之时，能见所见，皆是妄见，非是真见；妄见离于真见，妄见不能及于真见。如经云：‘例汝今日，以目观见，山河国土，及诸众生，皆是无始，见病所成。’又云：‘且汝见我，及诸世间，十类众生，皆即见眚，非见眚者。’此皆是妄知妄见，妄不是真义。

三、以真鉴妄，真不堕妄释：则见见之时，是真见见于妄见之时，真见非是妄见，真见离于能所之妄见，妄见不能及于真见。如本经下文：‘元我觉明，见所缘眚，觉见即眚；本觉明心，觉缘非眚，觉所觉眚，觉非眚中。’又云：‘然见眚者，终无见咎。’此皆是以真鉴妄，真不堕妄义。

四、以返妄归真，真不是妄释：则见见之时，是指妄见归于真见之时，真见非是妄见，真见离于妄见，妄见终不能及于真见。如经云：‘若能远离诸和合缘，及不和合，则复灭除，诸生死因，圆满菩提不生灭性，清净本心，本觉常住。’又云：‘弃于生灭，守于真常。’又云：‘旋汝倒闻机，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’此皆反妄归真，真不是妄义。

义虽有四，然本经正意在于第三。以真鉴妄，真不堕妄义。若人能知凡有能见所见，皆是虚妄，如眚目见于灯影；如翳眼见于空华，如是信解，不起我法二执，是在名字位中，以真鉴妄，真不堕妄。从解起行，虽属初心修习，因了唯心，于能修所修，不生住着，即伏粗惑，位在观行；再从观行入相似；从相似入分证；从分证至究竟。前文：‘十方如来，及大菩萨，于其自住，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皆如空华，本无所有。’正是究竟以真鉴妄，真不堕妄。

汝等声闻以下，是斥迷，亦即弹偏斥小；古德据此，判此经为方等时。声闻兼指有学无学，因声闻人，未发大心，不能广事诸佛，多闻法要，故其见狭而志劣。又狭劣，是斥无菩萨之四弘誓愿，无识，是斥无菩萨之平等大慧。清净实相，即如来藏，亦即众生本具真心。此心在生死不染，在涅盘不拘，如莲华生于污泥而不染，出于清水而不沾，故曰清净。二乘执诸法实有，起依他，执遍计，迷圆成实，故曰不能通达清净实相。吾今诲汝以下，是鼓励及劝勉。诲是训诲，属闻慧；当善思惟，属思慧；无得疲怠，是要精勤进取，属修慧。佛意欲悟入清净实相之理，首先须具闻思修三慧。趣往佛果菩提之路，曰菩提路，亦即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经云：‘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’若约因言，名妙奢摩他路；妙三摩钵提路，妙禅那路。若在果说，即妙菩提路，真菩提路，或妙庄严路。菩提路远，非勇猛精进不可，岂容疲劳而生懈怠？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世尊为我等辈，宣说因缘，及与自然，诸和合相，与不和合，心犹未开；而今更闻，见见非见，重增迷闷。伏愿弘慈，施大慧目，开示我等，觉心明净。作是语已，悲泪顶礼，承受圣旨。

丑二腾疑细释应作述迷细释分二。寅初阿难腾疑应作述迷启请。

如佛世尊等五句：是述佛前科所开示；心犹未开，正是述迷。阿难意谓：上虽已闻佛说，非因非缘，亦非自然；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；无非不非，无是非是。但尚未闻佛说，和合与不和合之理；心犹未开通悟达，已是迷惑，今更闻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更加不明所以，而徒增心中迷惘与烦闷而已。伏愿以下是启请。由于心中积迷，故非请佛，再次开示不可。佛五眼圆明，如偈云：‘天眼通非碍，肉眼碍非通；法眼唯观俗，慧眼了真空；佛眼如千日，照异体还同。’慧日是五眼中之慧眼。今加大字，是明一眼圆具五眼，名之大慧目。

此大慧目，能穷照法界，亦名般若智；亦名无上菩提。众生本具，因迷而不觉，今请佛开示，使令开悟，等同佛施，故曰伏愿弘慈，施大慧目。觉心即本觉真心。亦即真见，本明本净。但因二妄未除，迷闷未释，犹如云雾，笼罩于心，不得明净。若佛再次开示，解除我等心中迷闷，则本具觉心，自得明净，故曰开示我等觉心明净。悲泪二句，是经家叙述。悲泪是悲伤自己之沉迷不悟；顶礼则求佛解释迷闷。承受是凝神静听，接受佛慈悲之法旨。

尔时世尊，怜愍阿难，及诸大众，将欲敷演大陀罗尼，诸三摩提，妙修行路。

寅二如来细释分三。卯初诃诫许宣分二。寅初经家叙意

此科是结集经者，叙述佛之意旨。佛因怜愍阿难，及诸大众，迷闷悲泣，此景可怜，此情可悯。故立意为彼等敷演大陀罗尼，诸三摩提，妙修行路。使彼等得以先悟后修，转凡成圣。陀罗尼，译云总持，总一切法持无量义。又云遮持，遮一切恶持一切善。又总持有四：一、多字陀罗尼，如楞严咒、尊胜咒、大悲咒等。二、少字陀罗尼，如往生咒、六字大明王咒等。三、一字陀罗尼，如唵字、吽字等。四、无字陀罗尼，即众生心。圆觉经云：‘无上法王，有大陀罗尼，名为圆觉；流出一切，清净真心，菩提涅盘，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。’此即无字陀罗尼。以众生本具圆觉真心，究竟清净是体大，周遍法界是相大，出生十方诸佛是用大。一心具足三大，故曰大陀罗尼。亦即本经大佛顶义：心性遍一切时处曰大；灵明不昧了了常知曰佛；求其形相了不可得曰顶。佛将欲开示此大陀罗尼，即下文所说，凡有能见所见，悉皆虚妄，妄无自性，唯是一心，心性无边，即大陀罗尼义。又四科中之不动周圆，妙性真如。及七大文中，一一皆说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本如来藏等。皆无字陀罗尼义。

梵语三摩提，亦名三昧，译云正受、正定、大定或妙定。诸者言多也，大智度论云：‘菩萨三昧，如十方国土微尘。’法华经说：‘妙音菩萨，所证三昧，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。’菩萨尚尔，何况诸佛？三摩提通因彻果，因中修行，果上取证，俱曰三昧。妙修行路：先悟后修谓之妙修，亦谓之得其路而修。若能知心性清净本然，一法不立，依之而修，即成妙奢摩他空观；若知一切法皆假，依之而修，即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；若知空有不二，唯是一心，心性究竟，非空非有，清净寂灭，依之而修，即成妙禅那中观。如是妙修，谓之真修；真修所历之路，即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亦名妙修行路。

告阿难言：汝虽强记，但益多闻；于奢摩他，微密观照，心犹未了。汝今谛听，吾当为汝，分别开示；亦令将来诸有漏者，获菩提果。

辰二如来诫许

阿难已得闻持陀罗尼，故记忆力强，过目不忘。惜不务真修，故于奢摩他，微密观照，心犹未了。据佛语气，可知前文所示，无非止观法门；阿难以缘心听法，故佛责彼但益多闻，于奢摩他微密观照，心未开悟。奢摩他译云止，三观中属空观；观照是三摩钵提，三观中属假观；微密，是空有不二之妙禅那，中观。阿难初从淫室归来，请佛开示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。佛则许有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自后即节节开示，此大定所依之理体。倘若利根上智，悟诸法性空，即成空观；悟诸法相历然，即成假观；悟诸法即心自性，非离心有法，亦非离法有心，观空观有，不住空有，便成中道妙观。如前破妄中：七处俱非，即示妙奢摩他空观；七处问答历然，即示三钵摩提假观；七处俱非即空，七番问答历然即有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是示妙禅那中观。又十番辨见，离一切相，显空如来藏，为开示奢摩他空观之根本；即一切法，是显不空如来藏，为开示三摩钵提假观之根本；离即不二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，为开示禅那中观之根本。阿难仍未开悟，故佛责其虽然强记，但益多闻，于三妙观，心犹未了。汝今谛听，是诫听，吾当为汝分别开示，是许说。亦令将来，诸有漏者，获菩提果。是显益。

阿难，一切众生轮转世间，由二颠倒，分别见妄，当处发生，当业轮转。云何二见，一者众生别业妄见，二者众生同分妄见。

卯二合明二妄分二。辰初直示二妄分二。巳初总标

一切众生之所以流转九界，轮回于三土世间，皆由于此两种颠倒，分别见妄。三界苦恼众生，不了见相虚妄，当于本觉真心之处，发生见思颠倒妄见，作有漏善恶不动业，即当业轮转于同居土世间，受分段生死。出世二乘自利众生，不了见相唯心，当于本觉真心处，发生尘沙颠倒妄见，作无漏业，当业轮转方便土世间，受变易生死。菩萨大道心众生，不了见相唯心，当于本觉真心处，发生无明颠倒妄见，作亦有漏亦无漏业，及非有漏非无漏业，当业轮转于实报土世间，受微细变易生死。若了见相唯心，虚妄不实，则不起惑作业，不当业受轮回于三土世间，当处即是常寂光土，如如不动，首楞严大定。

云何二见是总标，一者以下是别释。别业妄见，谓个人或少数人所见，各见不同，名别业妄见。如人见水可饮，鱼见水是住处，饿鬼见水如大猛火，天人见水是琉璃宝地。于像法决疑经云：‘有人见罗阅城是瓦砾；有人见是七宝所成；有见是华严世界，有见是诸佛不思议境界。’此即别业妄见。其境虽一，由于别业不同，所见互异。同分妄见，即众所同见之根身器界，山河大地等。又二乘同见真谛理，菩萨同见九界众生，有烦恼可断，有佛道可修可证，通名同分妄见。而所证各有浅深不同，名别业妄见。

云何名为别业妄见，阿难，如世间人，目有赤眚，夜见灯光，别有圆影，五色重叠。

巳二别释分二。午初释别业妄见

初句是征，以下是立例，以明别业妄见。世间人，指凡外权小，九界众生。目喻三眼，赤眚喻三烦恼，夜喻二种生死，灯光喻三谛理。圆影五色重叠，喻三土五阴。三界众生，于慧眼中，

有见思烦恼赤眚；故在分段生死长夜中，及于真谛理上，妄见有同居土五阴之圆影，五色重叠。二乘自利众生，于法眼中，有尘沙烦恼之赤眚；故在变易生死长夜中，及俗谛理之上，妄见有方便土五阴之圆影，五色重叠。菩萨于佛眼中，有无明烦恼之赤眚；故在微细变易生死长夜中，及中谛理上，妄见有实报土五阴之圆影，五色重叠。故佛举目有赤眚之人，夜见灯光，别有圆影五色重叠；以例九界众生，在三智中，有三惑赤眚，故于二死长夜中，妄见三谛理上，有三土五阴重叠。所见虽有粗细不同，然同是虚妄。若十方如来，及诸大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；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，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。

于意云何，此夜灯明，所现圆光，为是灯色，为当见色。阿难，此若灯色，则非眚人，何不同见，而此圆影，唯眚之观。若是见色，见已成色，则彼眚人，见圆影者，名为何等。

此是征破，前五句是征。佛征问阿难，在汝之意以为如何，此夜灯明所现之圆光，亦即五色圆影，究竟是属于灯光所有，抑为因目有赤眚之人，其见所有。此例众生居于迷位生死长夜中，所见之身心世界，为是真理所有之色法，抑为众生妄见所成之色法。阿难以下，是破双即。佛呼当机之名曰：若此圆影，是灯所有之色，则目无赤眚之人，因何不见？此约非眚不见，破圆影即灯色。例三土五蕴，若是真理所有，则无烦恼之佛菩萨，应当同见。今佛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不见少法可得，故知五阴三土，非真理所有。若谓此圆影，是眚见所成之色，则见已成圆影之色，应不能复见。然则彼眚人，所见圆影，当名何等。今彼眚人，既能见圆影，何知见性未失。此约见体不失破圆影即见。例五阴三土诸法，既非真理所有，亦非如智所成。若如智已变成三土五阴，则谁来能见三土五阴？今三土圣凡所见之三土五阴，又当名何等。三土圣凡既仍能见五阴，可知如智未失，而说如智已成五阴之义，当不能成。反之，若谓如智，具此五阴，则应诸佛皆悉同见；今佛不见，则知三土五阴，非如智有。

复次阿难，若此圆影，离灯别有，则合傍观，屏帐几筵，有圆影出。离见别有，应非眼瞩，云何眚人，目见圆影。

此约双离破。若谓此圆影，是离灯别有，则应当旁观围屏帐幔之上，几案筵席之间，皆应有圆影出现，今事实不然。若谓此圆影离眚见而别有，则此圆影，应非眼见；云何眚病之人，仍因目见圆影。此例三土五阴，若离如理有，便成心外有法；实则一切唯心，心外更无别法可得。故说五阴离如理有，于义不成。若谓三土五阴离妄见别有；则此五阴三土，应非妄见所见。今众生见有身心器界，皆因有能见之见，若离此能见之妄见，则无境界可得。是则身心器界，岂能离见别有。此总显三土五阴，非即如如理有；亦非即如如智有。更非离如如理有，或离如如智有。双即双离，俱无三土五阴可得。正显虚妄，本无所有。

是故当知，色实在灯，见病为影；影见俱眚，见眚非病。终不应言，是灯是见，于是中有，非灯非见。如第二月，非体非影；何以故，第二之观，捏所成故。诸有智者，不应说言，此捏根元，是形非形，离见非见。此亦如是，目眚所成，今欲名谁，是灯是见；何况分别，非灯非见。

此结示妄本依真，离真无妄。如狂华依空，离空无华。是故，乃承上非即灯即见，非离灯离见。当知，是佛警诫阿难，应越智观察，此光明之色，实在于灯；若以净眼观之，唯有灯光，别无圆影。今因能见之见，有赤眚病，致使所见之灯光有影。以色在灯，故此圆影，非离灯即见；以见病故，此圆影又非离见即灯；虽影不离灯，但非即灯之影，由于见病而有；虽影不离见，亦非即见之影，是缘眚生。故灯之影，见之病，皆因目眚。目非眚，见不成病；灯非眚，光则无影。是以影见俱眚。若能以真见见于所见之圆影，知因赤眚幻现，不生分别取舍，则无过咎。终不应言，是诫止词。佛意谓，既知影见俱眚，从此则不应再说，此影即灯即见有，或离灯离见有。色实在灯，喻如如理，本具真善妙色。即下文：‘性空真色’、‘性空真水’等。见病为影，喻如如智，照如如理，本无所有；如无眚观灯，何来圆影之有。今因一念不觉妄动，迷真起妄，转本有之如智，而为能见之见分；因有能见之见分，遂有所见之相分；见相对立，于是根身器界，人我是非，俄然而生。经云：‘兼目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’菩提即如智，由于菩提之如如智，有三烦恼之病，故见有三土五阴等五色重叠。影见俱眚，喻见相二分，皆由三烦恼赤眚幻成。见眚非病，喻知三土五阴，皆因三烦恼之赤眚幻现，虚妄不实，则何来烦恼与菩提之分，以及生死涅盘之别？能作是解，便无过咎。其义同于‘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’，终不应言，是灯是见；于是中有，非灯非见；喻既知三土五阴，是烦恼赤眚所成，则不应说，是如如理有，或是如如智有。说如理如智中有，尚且不可；况更说非如理有，或非如智有？

如第二月以下，是引第二月之喻，更合前说灯光圆影之例。以第二月，非即真月之本体，亦非水中月影。何以故，第二月之所以观见，皆因捏目而成。‘此捏根元’应是‘此第二月’。以捏属因，月属果，此中是论妄果，非论妄因。苦依经文：便成标释相违。佛意谓，第二月之观见，皆因捏目而成；捏目则有，不捏则无。是故有智慧之人，不应说此因捏目而有之第二月，即是真月之原形；或非即是真月之原形；更不应说，此第二月是离见有；或非离见有。若离见有，何以因捏目而见；若非离见有，何以有目之人不能共见。故曰‘是形非形，离见非见’。此亦如是以下，是举例合，以目眚之例，合于第二月之喻。第二月原非实有，因捏目成；喻五色圆影，本无所有，因目眚所成。第二月既不可说是形非形，离见非见。则五色圆影，岂可执言：是灯非灯，离见非见。今汝阿难，欲凭谁说，是灯是见。说是灯是见，已然不可；何况于中，复说非灯非见。

云何名为同分妄见？阿难，此阎浮提除大海水，中间平陆，有三千洲。正中大洲，东西括量，

大国凡有二千三百，其余小洲，在诸海中，其间或有，三两百国，或一或二、至于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。阿难，若复此中，有一小洲，只有两国，唯一国人，同感恶缘，则彼小洲，当土众生，睹诸一切不祥境界。或见二日，或见两月，其中乃至，晕适佩玦，彗孛飞流，负耳虹霓，种种恶相。但此国见，彼国众生，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

午二释同分妄见

初句是征，以下是释。阎浮提，译胜金，是须弥山之南方洲名。此洲以阎浮提树立名，此树果熟堕河，汁染河沙成金，犹胜世间之金，故曰胜金洲。凡今人交通所及，皆属南阎浮提洲。据佛经云：四大部洲，俱在咸水海中。今此胜金洲，除大海水，中间平陆，有三千洲。正中大洲，东西括量，大国凡有二千二百，其余小洲，在咸水海中，大小不一；其大者或有三二百国，其小者，或仅一二国。其中者，或有三五十国不等。佛告阿难，假设此阎浮提洲之中，有一小洲，只有两个小国。由于方土习惯不同，人民心行各殊，故虽仅得两国同于一洲，但惟独一国，同感恶缘。感谓依因感果，妄惑是能感之恶因，而灾象则是所感之恶果。故于彼小洲中，唯一国当土众生，依妄惑所感，妄现种种不祥之现象境界。或见二日，是旱灾之兆；或见二月，是水灾之兆。其中乃至，是超略种种不祥之境。恶气环匝曰晕，如红色为旱灾；青色为风灾；黑色为雨灾等。黑气侵蚀日月曰适。白气绕日月如衡璜曰佩佩，如半环曰玦。彗是罗侯罗星，俗名扫把星。孛谓计都凶星。此皆刀兵灾兆。星光从南至北，或从东至西绝迹横去曰飞，星光从高下注曰流。妖气背日月曰负，近于日月两傍曰耳，早出于东方曰虹，晚现于西方曰霓，此等凶恶现象，皆灾患之先兆（如古之夏桀将亡，两日并照，汉高祖受困时，月晕七重；又秦始皇时，彗星遍出，宋襄公时，星陨如雨；俱非好兆，同一洲中，但此恶业所感之国土众生，见此等凶兆，而彼另一国土众生，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由于此国同见，故知是同分。由于彼国不见，故知属妄见。喻九界圣凡，同见三土五阴，名同分。十方如来，及诸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。故证明九界圣凡，同属妄见。此即以真见鉴于妄见，妄见非是真见。

阿难，吾今为汝，以此二事，进退合明。

辰二进退合明分二。巳初总示

阿难闻佛开示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未明所以，故重增迷闷。今佛为解阿难之迷闷，特将二种妄见，一进一退合而发明。以显凡所有见，皆是虚妄，能知虚妄便是真见。真见见于妄见之时，此真见并非妄见，而是阿难等所寻求之大慧目。

阿难，如彼众生，别业妄见，瞩灯光中，所现圆影，虽现似境，终彼见者，目眚所成。眚即见劳，非色所造；然见眚者，终无见咎。

巳二别明分二。午初进别例同

此进目有眚人之别业妄见，以例阿难之同分妄见。初四句重牒前例。前例中目有眚人，所见灯中五色圆影，虽似是眼所对境，但非实有，终究其由，毕竟是因彼别业众生，目患赤眚之所幻现。而目之眚，又因净目过劳所致，并非灯色之所造成。若能知此圆影，全由赤眚所现，幻有非真，则不复分别计度，此圆影是灯有是见有，抑或离灯有离见有，故曰然见眚者，终无见咎。目有眚人，通例九界圣凡，赤眚例三烦恼，圆影通例三土五阴；能见是受想行识，总如目病；所见即内根外界之色阴，总如圆影。终彼见者，目眚所成，例清净智起三烦恼，幻现一切诸法；眚即目劳，例三烦恼是菩提智眼之劳病。若达三土五阴，由三惑眚，虚幻而生，则不致执着取舍，而招致生死之过咎。此即以真见鉴于妄见，真见不堕于妄见，正显其见无病，合前：‘见眚非病’

例汝今日、以目观见，山河国土，及诸众生，皆是无始见病所成。见与见缘，似现前境，元我觉明。见所缘眚，觉见即眚；本觉明心，觉缘非眚。觉所觉眚，觉非眚中。此实见见，云何复名，觉闻知见？是故汝今见我及汝，并诸世间十类众生，皆即见眚，非见眚者；彼见真精，性非眚者，故不名见。

以目观见，正显虚妄见分，合前能见圆影之病目。山河国土及诸众生，是所见相分，合前所见之五色圆影。此能见所见，皆众生无始时来，菩提净智，不觉幻现之烦恼病垢。此为菩提病垢之能见分，及所缘所见之相分，虽似现前境界，实则本无自性，其体元是我等众生，本觉妙明真心。由于本觉妙明真心，起于能见及所缘之眚病，故能见之六根，及所见之六尘，无不是眚病，故曰见所缘眚，觉见即眚。见所缘眚，合上终彼见者，目眚所成。亦即从真起妄，妄不是真。觉见即眚，合上影见俱眚，亦即妄知妄见，妄不是真。若然本觉妙明真心，觉悟见相二分，能所皆妄，自非有眚之妄见，故曰本觉明心觉缘非眚，合上见眚非病。既已觉悟此能见所见，俱皆虚妄，则此觉性，必不堕于妄见之中，故曰觉所觉眚，觉非眚中。此即真觉觉于妄觉，真觉非是妄觉，亦即真见见于妄见之时，真见不是妄见，故曰此实见见。既是真见见于妄见之时，真见不是妄见，云何复名，此非妄见之真见，是六根之觉闻知见？六根之觉闻知见，是能所对立，而此见于妄见之真见，却是超能所，绝对待，脱根尘，岂是妄见之所能及？此结显，真不是妄。是故汝今以下，是遣妄知妄见，不是真见。是故二字，承上真不是妄之故，汝今阿难，内见根身，外见器界，固然虚妄，即见佛之三十二相，又何曾是真。并诸世间，十类众生，能见所见，俱皆真见之眚病。若无眚病，何来自他人我、生佛圣凡种种差别？如目有赤眚，方见圆影，征之清净目人，何曾见灯有五色重叠；此见灯光五色重叠之见，并非能见诸相虚妄之真见，故曰非见眚者。彼能见诸相虚妄之真见，是纯真无妄，精而不杂，离能所，绝对待之妙觉明心，性本清净，非有眚病，当然不能名为，六根觉闻知见之妄见，所谓：‘见犹离见’，岂是妄见之所能及。故曰：‘性非眚者，故不名见。’

阿难、如彼众生同分妄见，例彼妄见别业一人，一病目人，同彼一国。彼见圆影，眚妄所生；此众同分，所见不祥，同见业中，瘴恶所起；俱是无始，见妄所生。例阎浮提，三千洲中，兼四大海，娑婆世界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，及诸家众生，同是觉明无漏妙心，见闻觉知，虚妄病缘。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

午二退同例别

退此一国众生之同分妄见，以例彼一人之别业妄见。彼一国众生，同见不祥境界，与彼目有赤眚，夜见灯光五色圆影，同样虚妄。彼别业所见圆影，由目眚所生；彼一国人所见不祥，因瘴恶起。二者所见虽异，而同是虚妄无体。究其妄因，同因无始，无明所成，故曰：俱是无始，见妄所生。

三千洲，是阎浮提中之小洲；四大海，指东南西北四大部洲，为一日月所照之处。娑婆国，是一千日月所照之地，为释尊所化国土。今以阎浮提望一国人，则一国所见是别业妄见，阎浮提所见；是同分妄见。再以四大洲，望于阎浮提；则阎浮提所见是别业，四大洲所见是同分。进而以娑婆国，以例四大洲，则四大洲所见是别业，娑婆国所见是同分。再以十方国土，望于娑婆世界；则娑婆世界，又成为别业，十方国土众生所见，又成同分。

诸有漏国，是依报，及诸众生是正报，依正二报是相分，见闻觉知是见分，觉明无漏妙心是自证分；依正见相，同是自证分觉明妙心之虚妄病源，故见闻觉知，应在同是觉明之前。病源，通苦集二谛：苦谛是二种生死，属病相；集谛即烦恼及业，三烦恼是病因，三业障为病缘，合因缘为病源。以此合同分妄见：则见闻觉知，合能见诸不祥之妄见；诸有漏国及诸众生，则合所见不祥之境；无漏妙心，合清净眼。若合别业妄见：则诸有漏国及诸众生，通合五色圆影；见闻觉知，则合能见圆影病目；虚妄病缘，合目有赤眚；无漏妙心，合情净目。由清净目超于赤眚，故见圆影；喻由菩提智眼，起于三烦恼，故见三土五阴。若达三土五阴，彻底虚妄，则三土原是常寂光土。此即真见见于妄见，真见不是妄见，正答阿难之请。阿难因闻佛说见见非见，不明所以，重增迷闷，再求开示。故佛以进别例同，退同例别，以去其惑，以解其迷

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此二句应另立一科，名结责迷情。执着谓之和合，背舍谓之不和合。众生不知见相虚妄，执见相二分，为实我实法，爱着三界，名和合有；背舍真谛理，名不和合空。又和合是贪，不和合是嗔，不知幻妄执为实有是痴。二乘爱着涅盘是和合空，名为贪；厌离三界，不和合有，是嗔；不达生死涅盘，皆是狂劳颠倒华相，妄生取舍，是痴。菩萨取中道，是贪；离二边是嗔；不达中道唯心是痴。由和合不和合之贪嗔痴等业，随业受生，流转二种生死苦海，故曰，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

若能远离，诸和合缘，及不和合，则复灭除，诸生死因，圆满菩提，不生灭性；清净本心，本觉常住。

卯三显示归真

前显迷真逐妄；今明返妄归真。若望于前苦集二谛释，则若能远离，诸和合缘，及不和合，即道谛；则复灭除以下，是灭谛。三界凡夫和合有，不和合空；二乘圣人和合空，不和合有；菩萨不和合二边，而和合中道。皆迷万法唯心，成遍计执，背清净道，流转二死。若凡夫能远离合有不合空，则能灭除同居土分段生死因；圆满真谛菩提，不生灭性。若二乘能远离合空不合有，则能灭除方便土变易生死因；圆满俗谛菩提，不生灭性。若菩萨能远离中道和合缘，及远离二边不和合缘，则能灭除实报土，微细变易生死因；圆满菩提，究竟不生灭性。由于离妄见，故转烦恼成菩提；由于离妄境，故转生死成涅盘。回复清净本然之真心，使本觉出缠，一证永证，故曰清净本心，本觉常住。

或问，俗谛亦称菩提，有何根据，答，出自摩诃般若经。是经谓：一切智是真谛菩提；一切种智，是无上菩提；道种智，即俗谛菩提。

阿难，汝虽先悟本觉妙明，性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；而犹未明，如是觉元，非和合生，及不和合。

癸十破和合不和合余疑显见性离过绝非法尔现证分二。子初责迷

前四句是许悟，后四句是责迷。阿难前述，世尊，为我等辈，宣说因缘，及与自然，诸和合相，与不和合，心犹未开；而今更闻，见见非见，重增迷闷。故佛于前科，退进合明，令知真见见于妄见之时，此真见已离自体中一分妄见，故此真见，已非妄见。闻此，应迷闷已解，故曰汝已先悟，本觉妙明真心，超能所，绝对待，而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但汝犹未明，此本觉真心，元非和合，与不和合。因此，不得不再为汝等开示，和合及不和合义。

阿难，吾今复以前尘问汝，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，和合诸因缘性，而自疑惑，证菩提心，和合起者。

子二征破分二。丑初破和合分二。寅初牒疑

前尘，是见性所对之境，见性无形，由境方显。前科破因缘自然，皆约前尘，今破和合，佛亦以前尘征问阿难，故曰：吾今复以前尘问汝，汝今尚且犹以一切世间，妄想情执，疑见性是和合而有，则无异计执，见性属因缘性。以和合近于因缘，与因缘相关故。而自疑惑，正责其迷情；证菩提心，和合起者，是按其妄想情执。此证菩提之因心，是指前文所示超能所，绝对待之真见，以真见为菩提之因心，方是如来密因，始可契证菩提果觉。汝今反以妄想疑惑，此真

见是和合而起，则何异于以生灭心，为菩提之因心？

则汝今者，妙净见精，为与明和？为与暗和？为与通和？为与塞和？若明和者，且汝观明，当明现前，何处杂见？见相可辨，杂何形像？若非见者，云何见明？若即见者，云何见见？必见圆满，何处和明？若明圆满，不合见和。见必异明，杂则失彼性明名字，杂失明性，和明非义。彼暗与通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是。

寅二正破分二。卯初破和

真见，见精，原属一体。此体处染不污，故曰妙净。为与明和等四句，是举明暗通塞等四种前尘而问。若明和者以下，是按情执而破之。若谓见性与明和者，且汝观于明相，当明相现前之时，何处杂和汝之见性？见性属于内心，明相属于外境，未和之前，二者分别，则杂和之后，亦应可辨；如朱与墨，朱红墨黑，相状各异；二者杂和，则朱失其红，墨失其黑；今见与明和，二者杂和之后，是何色相。若谓见与明和，明强见弱，以明夺见，而成为非见，云何而今，仍能见明，可知见性未失。反之，和后见强明弱，以见夺明，而成即见，则明相全失，应不能自见其见，故曰云何见见；今仍见明，可知明相未失。既明相未失，见性亦无损，言见与明和，其义不成，此是约义破。必见圆满等四句，是约体破。凡言和者，必须二者，各不圆满；今见性若必然周遍圆满，何来处所，更容明相来和。反之，若谓明相遍满虚空，当然亦不能更容见性来和。见必异明等四句，是约名破。二物相和，必失原名。若见与明和，未和之前，见是心，明是境，有情之心，必异于无情之境；杂和之后，则必失彼见性，与明相之名。因见既杂和于明，则见已非纯见；明杂和于见，明亦已非纯明。如朱墨和，红中有黑，黑中有红。既不能名红，亦不能名之为黑，朱墨之名尽失；又如水与土和，则失其水性流通，土性坚实，而转名曰泥。今明与见和，既失见与明之名，亦应转名他物；而今不然，见仍名见，明仍是明，故知和明非义。彼暗与通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是；此是例破。以明和不成，例其余暗、通、塞，与见性和之义，亦不能成

复次阿难，又汝今者，妙净见精，为与明合？为与暗合？为与通合？为与塞合？若明合者，至于暗时，明相已灭，此见即不与诸暗合，云何见暗？若见暗时，不与暗合，与明合者，应非见明。既不见明，云何明合，了明非暗？彼暗与通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是。

卯二破合

和与合义不同。和则彼此不分，而各失其名。合则必须大小同一。如盖与函合，彼此不离。复次阿难等七句，是征。若明合者以下是破。明之与暗，彼此互相倾夺，若谓见性与明合，如上盖下函，附而不离；则暗生明灭，见性亦应随明而灭。然则，此见性，将不能再与诸暗相合。既不与暗合，又云何能见暗。若见暗时等三句，恐阿难转计，见暗之时，见性仍与明合，非与暗合，又有何不可？故佛破之，若谓见暗之时，见性非与暗合，而仍然明合者，则当见与明合之时，但当见暗，不应见明；既不见明，云何明合。而今，见与明合时，了然见明，而非见暗。彼暗与通等三句，是例破。根据上义，可以例知，故曰亦复如是。

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我思惟，此妙觉元，与诸缘尘，及心念虑，非和合耶？

丑二破非和合分二。寅初转计

阿难闻证菩提之心，不从和合起；遂又转计非和合。如我思惟，显然仍用妄情计度。此妙觉元，是指见性；与诸缘尘，指明暗通塞等尘境。心念虑即六识心，此六识心，以心为体，以念虑为用。今阿难转计，能见之见性，与所见之尘境，二非和合。然又未敢自决，仍待佛开示，故曰，非和合耶。

佛言，汝今又言觉非和合。吾复问汝，此妙见精，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和？为非暗和？为非通和？为非塞和？若非明和，则见与明，必有边畔。汝且谛观，何处是明？何处是见？在见在明，自何为畔？阿难，若明际中，必无见者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明相所在，畔云何成？彼暗与通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是。

寅二破斥分二。卯初破非和

两物异体，各不相涉，谓之非和。佛言，汝阿难今又言此妙觉元，非和合者，吾复问汝，明暗通塞四法中，与何法非和，为非明和，为非暗和，为非通和，为非塞和。若谓见性，非与明和，则见与明，各在一方，必有边际界畔。汝今权且审察谛观，何处是明相，何处是见精？在见与明，二者之间，自何处起，为明之边，自何处起，为见之畔；若能分疆划界，方许说为非和。否则，说非和义，自成戏论。阿难，纵使见性与明，各有界限，但见中无明，明中无见，见之与明，彼此互不相及，则见性自然，不知明相所在之处；云何而今，开眼即见明相？既见与明混融，不分界畔，则非和之义，云何能成？彼暗与通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见与明非和之义。见非明和其义不成，暗通塞等，非与见和，其义当然亦不能成。

又妙见精，非和合者，为非明合？为非暗合？为非通合？为非塞合？若非明合，则见与明，性相乖角；如耳与明，了不相触。见且不知，明相所在，云何甄明，合非合理？彼暗与明，及诸群塞，亦复如是。

卯二破非合

初二句按情执，又汝阿难，必言此妙见精，非和合者。究竟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塞合？若谓见性，非与明合，则见性与明相，彼此互相乖违，如牛之两角，互相背向。又如耳仅能听声，而对明境了不相触。然则，见性尚且不知明相所在，云何甄明合非合理，云何是责迷情。见性不变随缘，不能说非和合；随缘不变，不能说为和合。和合与不和合，皆是戏

论。彼暗与明等三句是例破，此中明字，应是通字之误。

综上，总显见性离过绝非，为涅盘本。亦即开示三如来藏。离一切相，即空如来藏；即一切法，即不空如来藏；离即同时，是空不空如来藏。又见性非因缘，非自然，非和非合，是空藏；非非因缘，非非自然，非不和合，是不空藏；双照因缘自然，和不和合，是空不空如来藏。此三如来藏，为奢摩他，三摩，禅那三观所依之理体。行者必须先悟此理体，方可起修。故三观为成菩提之方便，而圆悟藏性，又为修三观之方便；可知圆悟，正是方便中之最初方便。此正答当机，最初方便之请。向下四科七大，文至四卷，无非皆显示此理。

阿难，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幻妄称相；其性真为，妙觉明体。如是乃至，五阴六入，从十二处，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名灭。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

庚三遍历阴入处界会理分二。辛初总示

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四科俱属事相。今将四科事相，融会为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圆三谛理。此即摄事归理，会相入性，令诸众生，舍妄归真。紧接上文，不但见精，相妄性真。即四科七大，一切诸法，无不相妄性真，同一藏性。前言见精，是但约一根，今云藏性，是总摄六根。见性藏性，虽因总别而异称，实则一体无二。诸佛悟此，故观相元妄，无可指陈；众生迷此，故执相迷性，作业流转。今佛欲令众生，遗相观性，证同于佛，因而曲就机情，先七番破妄，令知妄本空；再十番显见，非因缘自然。非和不和合，令悟见性本真。进而会四科，融七大，皆藏性。自浅至深，由狭至广，从相至性，此乃佛度生之方便也。或问，前文辨见，已具斯义，何须再说？海公以为，佛之所以于七番破妄，十番显见之后，复说四科七大皆藏性，其原因如下：

一、酬佛所许：卷一文中，佛告阿难，及诸大众，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。又云，吾今为汝，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众生，获妙微密，性净明心，及清净眼。因此破妄辨见，节节开示，无非显此大定所依之理体。今再会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性，则法法皆真，随拈一法，无非是此大佛顶法；随依一法修行，皆可证此首楞严王大定。故云：‘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不可得。’不动周圆即大义，常住妙明即佛义，了无可得即顶义。又下云：‘十方如来，于十八界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，无上菩提。’又四科七大皆如来藏性，随举一法，无不竖穷横遍，即建大法幢义。据此可知，佛为酬其前所许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以及建大法幢，故于破妄辨见后，广示四科七大皆藏性。

二、应阿难所请：阿难淫室归来，即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佛意欲修三观，必须先开圆解，若悟十界即空，空则不取不舍，不住不着，即成妙奢摩他空观；悟十界即假，分别无量差别，则成妙三摩提假观；悟十界即中，则成妙禅那中观。空观成，破法界见思；显了因慧心，成实智菩提。假观成，破法界尘沙；显缘因善心，成方便智菩提。若中观成，破法界无明；显正因理心，成真性菩提。如是悟三谛，成三观，断三惑，显三因，证三菩提，正酬阿难所请。又阿难闻见见非见后，重增迷闷，而伏愿弘慈，施大慧目；今佛会四科皆藏性，使阿难等悟四科即空，成慧目；悟四科即假，成法目；悟四科即中，成佛目。三目圆明，不出一心；正是阿难等所欲得之大慧目。

三、普被群机：众生迷情浅深不等，根性好乐不一。佛会四科皆藏性，四科括尽一切法，则随众生根机好乐，但修一法，皆可入道。又一切法，不外心色二法，众生若迷色心俱轻，佛但为说色心二法，令知妄色妄心，无我我所，而证二空真如之理。若迷心重色轻，佛则为说五阴法门，合色为一，开心为四；令于妄心中，求我我所，了不可得，而证真如。若迷色重心轻，佛为说十二处，开色法为十一，合心法为一；令知妄色中，无我我所，而证真如。若迷色心俱重，佛为说十八界，色心俱开；令于妄色妄心中，求我我所不可得，而证二空真如。因此，佛于破妄辨见后，广说四科，普被群机。

四、显圆通本根：二十五圣，皆依四科，而证圆通。例如阿难，从根入道，故说生死涅盘，唯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若对憍陈如等，则可说生死涅盘，唯是六尘，更非他物。若对舍利弗，可说生死涅盘，唯汝六识，更非他物。若对持地菩萨，可说生死涅盘，唯是七大，更非他物。如是乃至，一切众生，但于四科中，随修一法，皆可为圆通本根。故佛广说四科，开显修证之门。或问，既四科皆圆通本根，何不立五阴圆通而立七大为圆通本根？当知五阴，亦即七大，色阴摄前五大，受想行阴摄识大，识阴摄根大。又五阴固即十八界，色阴摄六尘，受阴摄六根，想阴摄意识，行阴摄意根，识阴摄前五识。而七大亦即十八界，前五大即六尘，根大即六根，识大即六识。可知四科互通，同是心色二法。但为机情差别，开合不同，名字各殊而已。故立七大为圆通本根。五阴十八界，无一不是圆通本根。

五、圣凡皆具：九界圣凡，固有四科，佛界亦然。佛之五阴是以：真善妙色为色阴；以首楞严王正受为受阴；以一切种智为想阴；以真性解脱为行阴；以平等大慧为识阴。佛之十八界是：佛眼佛耳等六根；佛色佛声等六尘；是转成四智之六识，（佛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；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；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；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。）菩萨之四科是：以亦有漏亦无漏色为色阴；以乐无乐受为受阴；以我无我想为想阴；以漏无漏识为识阴；以及法眼等六根，及法色等六尘，亦有漏亦无漏等六识。二乘之四科是：以戒身为色；以定身为受；以想身为想；以解脱为行；解脱知见为识。以及慧眼等六根，无漏色等六尘；无漏识等六识。六道众生之四

科是：三善道众生，以有漏善五阴；三恶道众生是有漏恶五阴。以及天眼人眼等六根，粗俗等六尘，眼识分别等六识。虽然十法界，四科胜劣悬殊，但同是因缘生法。以非有漏非无漏因缘，生诸佛阴入处界；以亦有漏亦无漏因缘，生诸菩萨之阴入处界；以无漏因缘生二乘四科；以有漏善因缘，生三善道众生四科；以有漏恶因缘，生三恶道众生四科。既十法界四科，皆因缘生。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。不但凡夫界空，佛界亦空；一空一切空，无中无假无不空，故十法界皆空。因缘生法，假名假相历然不坏，非众生法假，佛法亦假；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，故十法界皆假。诸法虽然假相历然；但求其自性了不可得；虽求诸法自性了不可得，而假名假相，历历现前。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空，空假不二，是名中道。不但佛界中，众生界亦中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无不中，十法界皆中。如是十法界四科，皆即三如来藏圆三谛理。空如来藏，明一切法俱非，故因缘即空；不空如来藏，明一切法俱即，故因缘即假；空不空如来藏，明一切法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故因缘即中。

六、对治五人病：佛说因缘生法，能对治外道无因邪因之病。佛说因缘即空，可对治凡夫执有；说因缘即假，可对治二乘执空；说因缘即中，可对治权教菩萨广修万行，而令知一切法即如来行，一一行等真法界，一一行无相，全体即中道实相。终日度生，实无一众生可度；虽终日修，实无一法可修；虽证中道，非离二边。

因有以上种种因缘，故佛于破妄辨见之后，再广说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性。

汝犹未明，是佛责阿难执相忘性，亦因阿难等犹未明故，佛于下文广示阴入处界，无非藏性。一切浮尘，诸幻化相，是明因缘生法。浮尘之义有三，一拣非实尘，六根所对六尘，如空华水月，镜像灯影，本无所有，故曰浮尘。二是指浮凸之尘，即六种尘境，各有形相，浮突不平。三指六种浮尘根，眼如葡萄朵，耳如新卷叶，鼻如双垂爪，舌如初偃月，身如腰鼓颡，意如幽室见，各有形相可见，故曰浮尘。无而忽有曰生，有而归于无曰灭。诸浮尘法，因缘和合则生，因缘别离则灭；灭而后生，生又复灭，故曰一切浮尘诸幻化相。此等幻化之相，皆由吾人一念妄觉幻现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如翳眼之见空华，华本不生。又如赤眚之见灯影，灯又何曾有五色圆影？故曰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此明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幻妄称相，是明因缘即假，因缘生法，既无实体，徒有假名假相而已。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是明因缘即中。其性指一切浮尘诸幻化相中之性，浮尘幻化之相虽假，而其性本真，确是众生本具之妙觉明体。此体无相而能现诸相曰妙；虽现诸相，仍本觉湛明，为诸相所依，故曰觉明体。如狂华之依空，空本无华，而能为狂华之所依；即狂华之处，便是虚空，非离狂华，另有虚空，故曰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

如是，是承上起下；乃至，是推广之。紧接上文，如是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尚旦皆相妄性真，以此例推，世间诸法，无不相妄性真。世间诸法虽多，不出阴入处界四科，而四科又不出色心二法。五阴是数法立名，亦名五蕴。罗什法师，取盖覆为义，译名五阴；玄奘法师取积聚义，译云五蕴。合之可谓众生因迷染而积聚色等五法，而盖覆本具之真性理体，故名五阴，或五蕴。六入，是眼等六根，以能揽取前尘，故名六入；又能生识，故亦名六根。六根为内之六处，六尘为外之六处，内外合称，名十二处。内六根外六尘，互相对立而生六识，各各分疆划界，名相俱异，名十八界。此即前文所谓：‘一切浮尘诸幻化相。’四科不外心色二法；心色二法，俱不离因缘。因缘有染净，以迷染因缘和合，虚妄有九界四科生，则佛界四科灭；以悟净因缘和合，则佛界四科生，而九界四科灭。以虚妄有生故，生则非生，即前文：‘当处出生’。，以虚明有灭故，灭亦非灭，合前文‘随处灭尽’。但因虚妄生灭，故有假名假相，合前文：‘幻妄称相。’

以上总明相妄。或问：九界之相，可谓虚妄；佛界妙相，全由修得，云何亦名虚妄。佛顶文句云：‘对迷说悟，对染说净；其体虽真，其名则妄。譬如演若达多，忽悟本头，非从外得；头虽是实，而悟得两字，全无实法，不过因于迷失而言之耳。所谓：‘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’此之谓也。

殊不能知以下，是显性真。亦即上文：‘其性真为妙觉明体’。此相妄性真之理，唯佛与佛能知，诸大菩萨分知；其余九界圣凡，皆不能知。内之根身似有去来，外之器界似有生灭，实则其性本如来藏；如华性即空性，空性何曾因狂华之生灭而有去来？藏性亦然。四科相有生灭，性无变动，谓之如；性虽不变，而能随缘，谓之来；四科唯是一心，一心总括真俗，谓之藏；此如来藏，即生佛同具之本觉理体，此理体周遍一切时，无生无灭曰常；用遍一切处，无去无来曰住；相妄性真，寂照不二曰妙明；三世不改，四相不迁曰不动；竖穷横遍曰周；无德不具曰圆；一心圆具三谛，三谛不离一心曰妙；此理历劫不坏曰真；此心不因众生往返生死，而动摇丝毫曰如；不因众生沉溺烦恼，而更改分厘曰性。此性虽常住妙明，虽不动周圆，虽属妙真如性，但众生从来不知，故曰殊不能知，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或问：佛界之性，可名为真，而九界众生，全属迷染，云何亦名性真。佛顶文句云：‘醉见屋转，屋实不转；迷南为北，方实不移；狂走怖头，头实不失；疑绳作蛇，绳原是麻；全水成冰，冰性元湿；清水成浊，浊外致水。故曰：‘观相元妄，观性元真’。谓观性家之相；则无相非妄，故十界皆得名妄。若观相家之性，则无性非真，故十界皆得名真。’

性真常中等四句，明真本无妄。真常性中，本无迷悟，亦无生灭去来；既无生死可了，亦无菩提可证。众生迷时，求迷相固不可得；即诸佛悟时，求其悟相，又何曾得，此即空如来藏。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有灭，是不空如来藏。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，即空不空如来藏。

阿难，云何五阴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？

辛二别明分四。壬初明五阴性分二。癸初总征

云何五阴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总征。佛于阿含时，说五阴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、不净。在方等时：为诸菩萨，说五阴皆从缘生，故有无量差别。在般若时，说五阴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。本经为利根者，称性而说，究竟之谈，故曰：五阴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五阴是生死因果；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菩提涅盘。又五阴是苦集二谛；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是道灭二谛。今五阴即藏性；无异是生死即涅盘，烦恼即菩提矣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以清净目，观晴明空；唯一晴虚，迥无所有。其人无故，不动目睛，瞪以发劳，则于虚空，别见狂华，复有一切狂乱非相，色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

癸二别释分五。子初明色阴即藏性

文至迥无所有，是喻明色阴即藏性，其人无故以下显因缘生法。有人指世间普通之人，若世间有人，以清净目无翳之眼，观于晴朗明净无霞之虚空，则唯一晴空，迥无所有。众生无翳之眼，喻未迷时之如如智，晴空喻如如理。众生未迷，以如如智，照于如如理，一如无二如，唯一清净真心，更无所有。其人无故以下，是喻从真起妄。其人无故，不动目睛，因而瞪以发劳；因目劳故，而于虚空，别见狂华乱舞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或红或绿，此皆幻现，全非现量境。故曰狂乱非相。其人无故不动目睛，喻最初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觉，而有无明。瞪以发劳，喻转相，转本有之智光，为能见之见分。则于空中，别见狂华，喻依能见分而有所见之相分。即下文云：‘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’以一心清净，本无同异，由于一念妄动，遂成能所，因而炽然成异。复有一切狂乱非相，喻粗显之色阴。犹内之根身，有生老病死；外之器界，有生住异灭。故曰狂乱，然根身器界，生灭去来，本无所有，故曰非相。又外道，妄计即色是我，或离色是我，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；或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，种种依色阴而起之邪见，皆名狂乱非相。

色阴当知亦复如是，是以法合喻。色阴之虚妄，犹如翳眼之见空华。空本无华，因净眼人，瞪以发劳，故见群华乱舞。若能合眼休息片刻，则狂华自谢。喻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妄动，而有见相二分，遂幻现内身外界，妄执实我实法；若能舍执，反观自心，不再分别，则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所谓颠倒不生，斯即如来真三摩地。六祖大师云：‘有境即烦恼，离境即菩提。’正是此理。

阿难，是诸狂华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。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既从空来，还从空入；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。空若非空，自不容其华相起灭，如阿难体，不容阿难。

此破华从空来。初三句是总明狂华，来无所从。若言空中狂华，是从空来，则应灭时，还从空入；如人从何处来，则归还何处。然虚空本无内外，不应有所出入；若有所出入，则成内外而非虚空。若虚空已成非空，即已变成实法，自然不能再容，华相起灭；如汝阿难自体，更不能容其他阿难，在汝体中出入。

若目出者，既从目出，还从目入；即此华性，从目出故，当合有见。若有见者，去既华空，旋合见眼？若无见者，出既翳空，旋当翳眼。又见华时，目应无翳，云何晴空，号清净眼？

此破华从目出。若谓空华，是从目中出，既从目出，入当还目。又华从目出，则目为能出，华为所出，能所应该一致，能出华之目既有见性，则所出之华，亦应有见。若谓从目而出之华，是有见者，则华从眼出时去既为华于空，旋归之时，合当见眼。若华能见眼，则华已成有情而非无情矣。若谓从目所出之华，是无见者，则体同外物，出去之时，既翳障于空，旋归还时，亦当翳障其眼。又则华从目出，正见华时，华已离目，目中应当无翳，而号之为清净眼。云何而今，见狂华时，正是翳眼；而见晴空，方名清净眼。

是故当知，色阴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以法合喻，华如色阴，空喻如理，目喻如智。华非空非目出，喻色阴非从如理如智来。若从如理来，还应入理；如理若有能入所入即非如理；既非如理，即同于物，物不容物，岂容色阴，生灭去来？若谓色阴从如智出，则色阴亦应有照明之功，能了知前境；色阴若能了知前境，则不名色阴矣。或曰：色阴实从如智出，诚有照明之功，然则色阴出时，在于如理；色阴入时。应见如智。若见如智，岂非一身兼有二知？若谓从如智所出之色阴，是无见者；则能生有见，所生无见，于因果不类。又此无知之色阴，出时既障翳于如理，归时亦应障翳于如智。又则当此色阴，离如智而出时，如智应无复障翳，而得名真智。云何而今，见色阴时，正名妄想。能观常寂光土，方名真智。以是之故，当知色阴，非从如理来，亦非如智出；而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相妄性真，若性若相不离一心。此不离一心之色阴，非如理有，亦非如智有，故非因缘；又非离如理有，亦非离如智有，故非自然。

佛顶文句云：‘四科文中，皆有四节，瞪目见空华，即因缘生法；华非空出，亦非目生，是因缘即空；是故当知，色阴虚妄，是因缘即假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是因缘即中。’前色阴如此，后受想行识，亦然。因缘即空，是空如来藏；因缘即假，是不空如来藏；因缘即中，是空不空如来藏。故四科七大，本皆三如来藏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手足宴安，百骸调适，忽如忘生，性无违顺。其人无故，以二手掌，于空相摩；于二手中，妄生涩滑冷热诸相，受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

子二明受阴即藏性

受以领纳为义，领纳顺境，而生乐受；领纳逆境，而生苦受；领纳顺逆俱非境，而生不苦不乐受。众生于乐受生贪，于苦受生嗔，于不苦不乐受生痴。故受是遍行心所之一；本属虚妄，众生迷罔不知，而起见浊。三界凡夫，因领纳同居土六尘，而起我见；三乘因领纳方便土六尘，而起无我见；菩萨领纳实报土六尘，而起亦有我、亦无我见，或非有我、非无我见。九界圣凡，皆名见浊；唯佛了知受阴即藏性，永离诸见，不名为浊。

有人，指修禅舍受之人。修禅之人，在定境中，由于手足宴安，百骸调适，故不知苦乐，而致忘却身心；内不知有根身，外不知有器界，顿舍苦乐之受，故曰忽如忘生，性无违顺。是修禅人，出定之后，无端无故，以二手掌，互相触摩，因有情无情，俱不离空，故曰于空相摩。涩谓粗涩，滑即润滑，冷热涩滑，是触尘。能知此触尘者即受阴。佛顶文句云：‘涩喻三途苦受；滑喻人天乐受；冷喻二乘枯受；热喻菩萨荣受。’冷热涩滑，名相虽异，同是触尘，为受阴所对之境。众生不知受阴虚妄，故于三受起三毒，作业流转。受阴当知亦复如是，是举法合喻。手足宴安，如真如不动；忽如忘生，如心体离念，本无受阴。是人无故，如无端起妄。二掌相摩，如根尘对立。妄生涩滑冷热诸相，如妄现九界圣凡之相。此明从真起妄，亦即因缘生法。

阿难，是诸幻触，不从空来，不从掌出。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既能触掌，何不触身？不应虚空，选择来触。若从掌出，应非待合；又掌出故，合则掌知，离则触入，臂腕骨髓，应亦觉知入时踪迹。必有觉心，知出知入，自有一物，身中往来，何待合知，要名为触？

此破触尘，非从空来，亦非掌出；既不他生，亦非自生。众生因触而生受，今求触了不可得，何来有受。故知受阴虚妄，当体即空。若谓触尘从空而来，既能触掌，亦应触身，以空周遍故；云何今但触手，而不触身，不应无情之空，有所选择来触。若云触尘生于手掌，则二掌未合之前，应即有触；何须等待两手合时，方有触出。恐云：触尘虽从掌出，但必须两手合时，方知其出。然则两手离时，触尘应从掌入；如是臂腕骨髓，应亦觉知，触尘入时踪迹。若云：不但合掌时，知有触出；即手离时，亦知有触入。然则必有一能觉触尘出入之心，此能觉触领受之心，应自成一物，在人身中往来，随时可知触尘；何须等待两手合时，方知其为触。由是可知，触非掌出。此明因缘生法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受阴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生法即假，徒有虚名妄相而已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后二句明因缘生法即中，由于触尘，非从空出；本非掌生，当知受阴性非因缘；然触尘亦非离掌离空而有，故受阴亦非自然。非因缘即空，非自然即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故知受阴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

阿难，譬喻有人，谈说酢梅，口中水出；思蹋悬崖，足心酸涩。想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

子三明想阴即藏性

想阴亦五遍行心所之一，以缘虑为义。第六意识，想力最强，且能缘虑三世，故此想阴专指第六意识，妄想分别。九界圣凡，依此而成烦恼浊。三界众生，不知十界诸法，皆由想生；妄生取舍，遂起憎爱，而成见思烦恼浊。三乘不了生死涅盘，皆因想有；妄舍生死，而取涅盘，成尘沙烦恼浊。菩萨不了十界唯想，妄舍九界生死，证佛界涅盘，而成无明烦恼浊。诸佛达万法唯心，了生死涅盘，唯想建立，不生取舍，故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。

譬如喜食酸梅之人，闻人谈说酢梅，口中自然水出；酢梅，是所想之境，梅虽未食，但因心想，即令口中水出。又如有人，思蹋悬崖；虽未亲历其境，足心早已酸涩。虽曰思细想粗，但此中思字，义与想同。想阴当知，亦复如是，是以法合。前二喻俱属意识妄想之境，想阴正如上喻。悬崖未登，足心已感酸涩；酢梅未有，口中已然水出，以此类推，世间一切诸法，无不皆因妄想而生，此显因缘生法。

阿难，如是酢说，不从梅生，非从口入。如是阿难，若梅生者，梅合自谈，何待人说？若从口入，自合口闻，何须待耳？若独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思蹋悬崖，与说相类。

此显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酢说应云口水，因五阴文中，前后皆论妄果。如色阴中，云诸狂华。受阴中，云诸幻触。下行阴文中，言如是流性。识阴文云，如是虚空，皆破妄果。故今科亦应云：如是口水，不从梅生，非从口入，此中入字，应是出字之误。若谓口水从酢梅生，则应梅在口中，自嚼自啖，口水自出；何须更待人说。若谓口水是从口入而出，则应由口闻说酢梅，何须更待耳闻；若谓独因耳闻酢梅，故有水出，则此水应从耳出。思蹋悬崖，与说相类，是例破。谓思蹋悬崖，足心酸涩，与闻说酢梅，口中水出，其义相类。此亦应举妄果，谓如是酸涩，非悬崖来，非足心出。若从崖来，崖合自思，何待人思；若从足出，足合自思，何待心想；若独心想，何故并足，亦觉酸涩。今本无梅，口水妄出，未临悬崖，足心酸涩；显然口水以及酸涩，皆因妄想而有。妄想幻现诸法，求其实体，了不可得，是明因缘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想阴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显因缘生法，但有虚名妄相，是明因缘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口水非梅生，非口出，非从耳中来，故知非因缘有；但又非离说梅有水，故非自然生。非因缘即空，非自报即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

阿难，譬如暴流，波浪相续，前际后际，不相逾越，行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

子四明行阴即藏性

行阴是五遍行心所中思心所，此心所遍于八种识心。但前六识思而不恒；后八识恒而不思；唯此第七识，恒审思量我常随。念念分别相续不断，驱役自心，造作善不善业，而招引生死苦果，为三界一切生灭法之基础。由于第七识，迁流最胜，故专指第七识为行阴。九界众生依此行阴而成众生浊。凡夫于六尘而生取舍，好境贪，违境嗔，非顺非逆而生痴；成有漏行，受分段生死苦果，成为三界苦恼众生。二乘圣人不了生死涅盘相皆虚妄，而作无漏业；受方便土变易生死果，成为自利众生。菩萨不了唯心，作亦有漏亦无漏业；受实报土微细变易生死，成大道心众生。是故三土众生，皆因行阴造作而成。本经下文：‘知见每欲留于世间，业运每常迁于国土，相织妄成众生浊。’即指此行阴即言。暴流是喻，从高而下急流之水曰暴流。虽然无风，但因高下不平，仍有波浪，相续不断。前波灭后波生，后浪绝不超越前浪，故曰前际后际，不相逾越。行阴当知，亦复如是，是举法合喻。行阴念念生灭，刹那刹那不停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后念绝不超越前念，故亦如暴流，波浪相续，前际后际，不相逾越。此明因缘生法。

阿难，如是流性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离空水。如是阿难，若因空生，则诸十方，无尽虚空，成无尽流；世界自然，俱受沦溺。若因水有，则此暴流，性应非水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。若即水性，则澄清时，应非水体；若离空水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。

此明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。如是流性，应云如是流相，谓暴流之相，不应从空生，是破他生；亦不因水有，是破自生；亦非水性，是破自然生；非离空水，是破无因生。若谓暴流，因空而有，则十方无尽虚空，当成无尽暴流，而于十方世界中，一切人物，自然俱受无尽暴流之所沦溺；今则不然，可知暴流，非因空有。若谓暴流，是因水有，则此暴流之性，应非水性；水为能有，流为所有，水性澄清，暴流浑浊，能有之澄清，与所有之浑浊，二相应同时并现在前。如父生子，子非即父，父子各有自体。何以而今但见暴流之浑浊，而不见水性之澄清？若谓暴流，即是水性；水性已成暴流之浑浊，则澄清时，应非水之体性。不应说言，暴流离空离水，因空无内外，离空则无水，离水则无流。可知暴流，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自然，非无因生。是故知无生，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行阴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前二句显因缘生法即假，但有假名假相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后二句显因缘生法即中，非因缘即空，非自然即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。

若以法合喻，空如真如，水如藏识，暴流如第七识之行阴。行阴非从真如生，不因藏识有，亦非藏识之体性，更非离真如，离藏识，另有行阴之自体。若谓行阴，从真如生，则十方诸佛，证真如者，皆应为行阴迁流；何以诸佛悟证真如，不再受行阴迁流。若谓行阴，因藏识有，则行阴之性：应非藏识。然则能生之藏识，与所生之行阴，二者皆应并现在前。何以今但见行阴之生灭，而不见藏识之澄寂？必须破七识行阴之后，方见藏识。所谓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可知行阴，非因藏识而有。若说行阴体即藏识，则破行阴后，应非藏识；何以小乘破行阴后，所证涅盘，正是藏识。不应说言，行阴离真如有，因真如本无内外，若离真如，另有行阴，岂非心外有法。亦不应言，离藏识外，另有行阴；因万法唯识，识外无法。如流皆是水，离水则无流。由是可知，行阴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性。以藏性随缘不变故；行阴非真如生，非因藏识有，故非因缘。以藏性不变随缘故；行阴非离真如，非离藏识，故非自然。非因缘是空，非自然是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正显空不空如来藏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取频伽瓶，塞其两孔，满中擎空；千里远行，用饷他国。识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

子五明识阴即藏性

频伽瓶，具云迦陵频伽，译云好音鸟，此鸟未出壳时，发音已超一切，其貌更美。故印度瓷业商，多仿此鸟形而造瓶，名频伽瓶。瓶有二孔，分在首尾。今有人持瓶，塞其两孔，以为装满虚空，持行千里，进贡他国。识阴当知，亦复如是，是举法合喻。此中识阴，是专指第八阿赖耶识。人喻妄业；瓶喻众生；二孔喻众生胜义及浮尘二根。塞其两孔，喻众生起我法二执。千里远行，用饷他国；喻业能牵识，流转六道，人间天上舍生趣生，为物所转。虚空周遍，元无内外，瓶内之空，与瓶外之空，一空无二空；因塞两孔，遂成间隔，而有内外。内空如识性，外空如藏性。藏性周遍，本无内外；因众生妄起我法二执，障碍二空真如，致使藏性，无端成隔，被里身中之藏性，名为识性。众生执此识性，以为实我，反而忘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之藏性。实则，藏性识性，原本一性，更无二性。故曰识阴当知，亦复如是。此明因缘生法。

阿难，如是虚空，非彼方来，非此方入。如是阿难，若彼方来，则本瓶中，既贮空去，于本瓶地，应少虚空；若此方入，开孔倒瓶，应见空出。

持瓶发足之地名彼方，到达之处名此方。佛云：瓶内之空，非从发足之地而来，亦非到达之处而入。若谓瓶中虚空，是从发足彼方而来，则彼方既为此瓶满贮虚空而去，自应于原地，缺少一瓶虚空。若谓瓶中虚空，是从到达此方而入，则当开瓶入空时，应见原地之虚空，从瓶中倾倒而出。今则不然，彼方之空既不减，此方之空亦未增，故知空无彼此，亦无出入。彼方喻众生舍寿处，此方喻再受生地；色身虽舍彼受此，然内之识心，既非从舍寿处来，亦非由受生处入。虽然，玄奘法师云：‘去后来先作主翁’，此乃据俗谛理言。本经显第一义谛理，故说识性即藏性，原无去来。藏性含吐十虚，宁有方所；不过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随业发现而已。虽然众生循业流转，从彼同居土，入此方便土；或从彼方便土，入此实报土；而成九界，众生命浊，此皆权教方便之说。实则，三土原是常寂光，识性无非藏性，何来三土之有。此明因缘生法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识阴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本非因缘即空，本非自然即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由于识阴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，藏性随缘不变，故众生界不减，佛界不增，而非因缘；藏性不变随缘，故有九界圣凡，上至等觉，下至凡夫，不离此识心，故非自然。正显藏性中道空不空藏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二终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
（卷第三）

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三

复次阿难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

壬二明六入性分二。癸初总征

云何是征起之词，六入是所征之法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，以能取境，故名六入。凡夫取三界六尘，是入有；二乘取出世涅盘，是入空；菩萨广修万行，名入俗；或舍二边取中道，名入中。诸佛了达能所一如，故能遍入法界，普利众生。入虽各异，同是因缘生法。以三觉圆万德具因缘，生诸佛六入；以六度四摄因缘，生诸菩萨六入；以四谛十二因缘之因缘，生二乘六入；四禅八定因缘，生色无色界六入；以十善因缘，生三善道；以十恶因缘，生三恶道众生之六入。故十法界六入，皆因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；空故即显真谛理，是空如来藏。六入虽缘生无性，然其相历然，是俗谛理，即不空如来藏。俗谛非有，对空言有，真谛非空，对有言空。空有唯是一心，心本清净，非空非有，不妨现空现有，是中谛理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故知六入，本如来藏性。此藏性即妄即真，即事即理，即相即性，故曰妙真如性。众生迷此妙真如性，不知能入所入，唯是一心，而妄生取舍，遂有见思烦恼，而成三界苦恼众生。二乘舍生死，取涅盘；而有尘沙烦恼，成自利众生。菩萨舍九界生死，证佛界涅盘；而有无明烦恼，成大道心众生。故九界六入，不出烦恼与生死，今云六入本如来藏，正显生死即涅盘，烦恼即菩提之中道妙理。

阿难，即彼目睛，瞪发劳者；兼目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于明暗二种妄尘，发见居中，吸取尘象，名为见性。

癸二别释分六。子初明眼入即藏性

初二句举前色阴为例，以显眼根虚妄。前文云：‘其人无故，不动目睛，瞪以发劳，则于虚空，别见狂华。’今云：兼目与劳，则不但见狂华时，是目之劳相，即此能见清净虚空之目，与所见空华之劳相；亦同是菩提真心中，瞪发劳相。此即前文所谓：‘影见俱眚’，以及‘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’。因于明暗等四句，是释兼目与劳，同是菩提瞪发劳相之由。明暗是指最初迷真起惑之境界相。妄为明觉，是明之始；空晦暗中，是暗之始。明暗皆属妄有，谓之妄尘。由于明暗二种妄尘之引发，致使菩提真心，发出一种妄见，居于明暗二尘之中；再由此妄见，吸取明暗二尘，为所缘境。如是由境牵心，因心取境；色心二法和合，而成眼根，名为见性。犹如虚空，为瓶所隔，而成内空外空。真心为外尘所隔，遂成见闻觉知之性，自此，眼不超于色，耳不越于声，六根为六尘所限，此举因缘生法。

此见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见，非明暗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明来，暗即随灭，应非见暗；若从暗来，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；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，如是见精，本无自性；若于空出，前瞩尘象，归当见根；又空自观，何关汝入？

此明缘生性空。由尘引心，因心取境而成之见性，本无形相，托尘而显。若离明暗二尘，不再为尘所限，而融归于一心，则毕竟更无自体。如空离瓶，融归太空，自此更无内空外空之分。或曰：本经前文，佛广破见性，非因明暗通塞而有，云何而今谓眼根因于明暗二尘？又既言见性离彼二尘，毕竟无体；何异于缘心离尘无体，因何前说见性，离尘有体，异彼缘心，岂非佛语前后相违？当知，前因众生迷妄遗真，故佛就根显性，在妄言真，令知相妄性真，非离尘无体。今因阿难已悟真性，但执六根各有别体，未能融归一心，故今佛破六入之相，因于明暗而有，若离明暗二尘，别无自体；而六根之性，则本如来藏，唯一真心，非因尘有。如太虚空，不因瓶有，若明乎此，当无疑惑。

如是阿难等五句，是破见性自生、他生，及自然生。何以故是征起，若从明来以下是释。明暗二相，由来互相倾夺，若谓见性，是从明来，则暗时无明，此见已随明灭，应不能见暗；反之，若此见性，是从暗来，则明时无暗，见性既随暗灭，不应见明。若谓见性是从浮尘根生，与明暗无关，但见精非尘莫显，若离明暗二尘，则本无自性。若云见性，是从空生，出时既能前瞩尘象，还归之时应当能见汝阿难之眼。眼能见眼，事实不然。况空是无知，见属有情；以无知之空，如何能生有情之见？即使空能生见，则此见属空，空应自见，何关汝阿难之眼入。此明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。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眼入虚妄；本非因缘；非自然性。

前二句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后二句明缘生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由是可知，眼入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以藏性不变故，见性非根生，亦非尘生、空生，故非因缘。以藏性不变随缘故，见性非离根尘空三，故非自然。三界众生迷而不知，眼入即藏性，而成天眼或肉眼；二乘悟眼入即空，而成慧眼；菩萨悟眼入即假，而成法眼；如来悟眼入即中，而成佛眼。阿那律

能悟眼入即藏性；故见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，庵摩罗果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以两手指，急塞其耳；耳根劳故，头中作声。兼耳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于动静二种妄尘，发闻居中，吸此尘象，名听闻性。

子二明耳入即藏性

此中耳入，但约闻性，非指浮尘根。由于耳入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故即藏性。譬如有人等五句，明因缘生法。耳是人体五孔之一，虽不若鼻息之粗显，然亦通气之所在。若以两指急塞其耳，则内气欲出不得，致使头中作声。今佛云：不但头中之声，因急塞其耳而起，固是耳入之劳相，全属虚妄；即此能闻头中声之闻性，与所闻之劳相，同是菩提真心，瞪发劳相。前眼根以瞪目发劳，其义可知，何以六根，皆日同是菩提瞪发劳相。当知目瞪发劳，妄见空华；菩提心瞪而发劳，则六根俱发。因是六入，莫不皆是菩提瞪发劳相。

因于动静等四句，是总明闻性之来由。动静亦最初迷真起妄之境界相。由真如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觉是动之始，动极则静，是为静之始。动静二尘引发闻性，而居其中，是以境牵心；后由闻性吸取尘象，是以心取境。如是心境和合，便成耳根，遂有闻性。此中耳根指胜义根，如第四卷文中：‘由动静等二种相击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听，听精映声，卷声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耳体，如新卷叶。’与此中名听闻性，同一道理。

此闻离彼动静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闻，非动静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静来，动即随灭，应非闻动。若从动来，静即随灭，应无觉静。若从根生，必无动静，如是闻体本无自性。若于空出，有闻成性，即非虚空；又空自闻，何关汝入？

此明因缘生法，非自生，非他生，亦非无因生；求其自性了不可得，当体即空。如来藏性，周遍法界，虽由妄尘和合，随业发现，而有闻性。但藏性随缘不变，闻性离彼前尘，即融归一心，再无耳根个别之体性，故曰离彼动静二尘，毕竟无体。

如是阿难等五句是破，何以故以下是释。动静二相，亦互不相容，有动则无静，有静则无动。若谓闻性，从静而来，动时无静，闻性既随静相而灭，则不应复闻于动。反之，若谓闻性从动相来，则静时无动，闻性既随动相而逝，不应再能觉静。若闻性是从浮尘根生，则必然与动静二尘无关；但无动静二尘，如何显示能闻之性？若闻性是从空生，空本无情，如何能生有情之闻性？若然虚空能生闻性，则不应复名虚空。何况阅性，既从空生，则合虚空自闻，何关汝阿难之耳入。由是可知，闻性非从根出，非因尘有，亦非从虚空而生。是故当知，闻性无生，无生即空，正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耳入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生法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众生不知耳入相妄性真，体即藏性，故成肉耳天耳。若悟耳入即空，则成慧耳；悟耳入即假，便成法耳；悟耳入即中，而成佛耳。观音菩萨，悟闻性即藏性，故能上合十方诸佛，本觉妙心，与诸如来同一慈力；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普度众生。

阿难，譬喻有人，急畜其鼻，畜久成劳，则于鼻中，闻有冷触。因触分别，通塞虚实，如是乃至，诸香臭气。兼鼻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于通塞二种妄尘，发闻居中，吸取尘象，名嗅闻性。

子三明鼻入即藏性

能知香臭名鼻入，亦即鼻根。能分别香臭便是鼻识。今明鼻入即藏性，是指鼻根，非指鼻识。

鼻亦人体五孔之一，若然畅通，则不独呼吸平衡，且能闻诸香臭气。今有人急畜其鼻，畜者缩也，是人无故急缩其鼻，缩久成劳，则于鼻中，闻有冷触。疏通呼吸之气曰虚，闭塞出入气息曰实。由于急缩之风而成冷触，因有冷触，而分别气息之虚实。如是乃至，吸入各种香或臭之气，冷触与诸香臭气，固是鼻之劳相，即此能闻之鼻入，与所闻之劳相，同是菩提真心中，瞪发之劳相。因于通塞以下，是明嗅性之来由。通塞亦最初迷真起妄之境界。晦昧为空，是通之始；结暗为色，是塞之始。此通塞二种妄尘，引发闻性而居其中；再由此闻性吸取此妄尘，如是由境牵心，因心取境，色心和合，而成鼻根，遂有嗅闻之性。下文：由通塞等二种相发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嗅，嗅精映香，纳香成根，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鼻体，如双垂爪。亦明鼻根生起之由，此即因缘生法。

此闻离彼通塞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当知是闻，非通塞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通来，塞则闻灭，云何知塞？如因塞有，通则无闻，云何发明，香臭等触？若从根生，必无通塞；如是闻机，本无自性。若从空出，是闻自当回嗅汝鼻；空自有闻，何关汝入？

此明闻性，离尘无体，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自然生。是故知无生，当体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性。

由尘发知，若离尘境，即不能显能闻之性；其闻性即圆归一心，如瓶破空归太空，别无独立体性，故曰此闻，离彼通塞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当知是闻等四句是破。何以故以下是释。通塞二尘，亦性相乖离，互不并立；若谓闻性，从通尘来，塞时无通，闻性既随通尘而灭，云何又能知塞？反之，若闻性是从塞来，通时无塞，则闻性已随塞灭，云何又能发明香臭等触尘？若闻性

从鼻之浮尘根而生，则必然无须通塞二尘；然无此二尘，则无以显示鼻之闻性，闻性离此二尘，另无独立之自体。若闻性是从空出，则鼻入已非能闻之性，而成为所闻之境；此从空出之闻性，当反嗅汝阿难之鼻，今事实不然，能闻者是鼻，而非是空；即使空是能闻，则属空自闻，何关汝阿难之鼻入。由是可知，鼻入嗅闻之性，非根生，非尘生，亦非空生，当体即空。

是故当知，鼻入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前二句是明因缘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鼻入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三界众生不知，执相迷性，遂成肉鼻或天鼻。二乘悟鼻入即空，而成慧鼻；菩萨悟鼻入即假，而成法鼻；佛悟鼻入即中，而成佛鼻。周利盘特迦，悟鼻入即空，故成无上道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以舌舐吻，熟舐令劳。其人若病，则有苦味；无病之人，微有甜触。由甜与苦，显此舌根，不动之时，淡性常在。兼舌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甜苦淡，二种妄尘，发知居中，吸此尘象，名知味性。

子四明舌入即藏性

舐吻之舌，指浮尘根；今明舌入即藏性，是指胜义根。吻是口之两角，熟舐即久舐不止。有病之人，口中苦涩，无病之人，口有微甜。由于舐吻之时，知有甜苦，若舌不动，则口中淡性常住。甜苦是有味，淡性是无味。佛云不量但有味无味，全属虚妄，同是舌入之劳相；即能知有味无味之舌根，以及因熟舐而有甜苦之劳相，同是菩提心中，瞪发劳相。因甜苦淡以下，是释知味性之来由。甜苦及淡，亦最初迷真起妄之境界相。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，是甜苦初相；因异立同，为淡之初相。二种皆属妄相，谓之妄尘。由于二种妄尘，引发舌之知觉，居于其中，名发知居中，即以境牵心。再由此居于妄尘之中之知味之性，吸取此甜苦淡相，是由心取境。如是色心和合，而成胜义根之舌根，而有知味之性，此皆明因缘生法。

此知味性，离彼甜苦及淡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尝苦淡知，非甜苦来，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，若甜苦来，淡则知灭，云何知淡？若从淡出，甜即知亡，复云何知，甜苦二相？若从舌生，必无甜淡，及与苦尘，斯知味根，本无自性。若于空出，虚空自味，非汝口知。又空自知，何关汝入？

此明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。能知甜苦淡之舌根，是托尘而显。若离妄尘，则别无体。非从甜苦来，是破他生；非自根生，是破自生；不于空生，破自然生。若知味性以下是释。甜苦与淡，亦不并存。若谓舌知味之性，是从甜苦来，则淡时无甜苦；此知甜苦之性，既随甜苦而灭，云何又能知淡。反之，此知味之性，是从淡来，甜时无淡，此知味性，应随淡亡，云何复能知甜苦二相。若谓知味之性，是从自己舌根而生，应必然无须淡苦之尘；然无甜苦淡，则此知味之根性，即圆归一心，另无别体。今之所以有知味之性，全由尘发知。又不能说，知味之性，是从空生；空本无情，何能生有情之知？即使空能生知味之性，则自属空知，非汝阿难口知。故曰：虚空自味非汝口知。由是可知，舌之知性，既非尘生，亦非根自生，更非空生，是故知无生，无生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舌入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生法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舌入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不变随缘，非生而生；藏性随缘不变，生而无生。众生不知，舌入即藏性，而成肉舌天舌。若悟舌入即空，则成慧舌；悟舌入即假，则成法舌；悟舌入即中，便成佛舌。憍梵波提悟舌入即藏性，故能法眼清净。

阿难譬如有人，以一冷手，触于热手，若冷势多，热者从冷；若热功胜，冷者成热。如是以此合觉之触，显于离知，涉势若成，因于劳触；兼身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于离合二种妄尘，发觉居中，吸此尘象，名知觉性。

子五明身入即藏性

手属于身根，由身根与外尘合而成触今假设有人，以一只冷手，触于另一热手，若冷势盛而热力弱，则热手将变成冷；反之若热力强而冷势弱，则冰冷之手将变成热。如是以此两手相合，而能觉知冷热之触，以显身入，离冷热二相时，仍有觉知；即离合二相，同是身根所对之境。由于冷热相涉之势力成就，故身根之劳相，是因于冷热之触。不但冷热之相，是身根之劳相，兼此能知冷热之身根，以及冷热之劳相，同是菩提真心之中，瞪发劳相。因于离合以下，是释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之由。此中离合，亦最初迷真起妄之境界相。因明立所，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，是有离合之始。若离若合，皆虚幻非真，谓之妄尘。由于离合二种妄尘引发知觉，居于二种妄尘之中；再由此觉知，吸取此尘象，如是由境引心，因心取境，色心和合，故成身根，而有知觉之性。下文云：‘由离合等，二种相摩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觉；觉精映触，搏触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身体，如腰鼓颡。’此皆因缘生法。

此知觉体，离彼离合，违顺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觉，非离合来；非违顺有；不于根出；又非空生。何以故？若合时来，离当已灭，云何觉离？违顺二相，亦复如是。若从根出，必无离合违顺四相；则汝身知，元无自性。必于空生，空自知觉，何关汝入？

身根对触，或离或合，皆有违顺。如冬天遇寒是违，合暖是顺；离寒是顺，离暖是违。违顺是相，离合属尘。尘本无知，因身方知；身知无相，藉尘方显。若离于离合二尘，则此身根觉知之性，便融归一心，再无别体，其体即如来藏性，原无生灭去来。是故当知，是身根觉知之性，既非从离合而来，亦非因违顺而有，不于根出，又非空生；是破非他生，非自生，亦非自然

无因而生。何以故以下是释，若谓身根之知，从合而来，离时无合，当随合灭，应不觉离；若因离有，合时无离，知既随离而灭，云何又能知合；若从顺来，应不知违；若因违有，应不知顺；因离合违顺，互相吞灭，不能并存。今身之知，既能知合，又能知离，更知违顺，故知非从违顺离合而生。若谓身知，生于浮尘根，必然无须离合违顺之境；但身之觉知，藉尘方显，离尘则别无体性，云何离尘独于根生？又不应言，身之觉知，必从空生；即使无情之空，能生有情之觉知；则觉知属空，空自有知，何关汝阿难之身入。是故当知，身知非从尘来，非因根有，非从空出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身入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以身入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故；藏性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故非自然。三界众生不知，身入即藏性，而成六道有漏之身。若悟身入即空，则成慧身；若悟身入即假，则成法身；若悟身入即中，便成佛身。毕陵伽婆刍，悟身入即藏性，故得纯觉遗身。

阿难，譬如有人，劳卷则眠，睡熟便寤；览尘斯忆，失忆为忘；是其颠倒，生住异灭，吸习中归，不相逾越，称意知根。兼意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瞪发劳相。因于生灭，二种妄尘，集知居中；吸撮内尘，见闻逆流，流不及地，名觉知性。

子六明意入即用性

前五根对尘未起分别，名见闻觉知；若起分别取舍，便成眼等五识。意根亦然，未起分别，对境明了曰意根；若分别前尘，妄生取舍，便是意识。甚或心猿意马，忽东忽西，名为乱位意识。六识俱三界分别我执，属见惑，初果能断；意根则属俱生我执，名思惑，阿罗汉能断。今明意入即藏性，是指意根，亦即显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。

有人通指欲界众生，工作过劳，精神困倦，便须休息。睡眠既熟，精神回复，自然醒寤。初醒之时，意根追忆过往之事，如能记忆，名生法尘；若已忘遗，不复记忆，名灭法尘。此生灭二尘，为意根缘境，亦即意根之劳相。先无后有曰生，暂有曰住，变迁为异，毕竟归于无曰灭。此生住异灭四相，通于眠寤忆忘。如初眠为生，正眠为住，将寤为异，寤已为灭。又初寤为生，正寤为住，疲倦为异，已眠为灭。初忆为生，正忆为住，将忘为异，忘却为灭。初忘为生，正忘为住，欲忆为异，忆成为灭。生住异灭，如波浪相续无间，皆意根之颠倒行相。意根能将过去五尘落谢之影子，吸入意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后念方生，前念即灭；生生灭灭，秩序井然，不相逾越。此能知之意根，兼此寤寐忆忘，生住异灭等劳相，二皆菩提心中瞪发劳相。

因于生灭以下，是释意根兼劳，同是菩提劳相之由。此中生灭，亦最初迷真起妄之境界相。一念不觉妄动为生，生不常生，刹那即灭。由此生灭二尘，引集妙觉明心，发出妄知而居其中；再由此意根，吸取内之法尘。如是由境牵心，因心取境，而成意知根。见闻通括前五根，五根向外为顺流；五根离尘，唯意根独缘法尘名逆流。法尘影子，若隐若现，似是而非，本无实质，终非五根见闻所能亲证，谓之流不及地。其能及者，唯意知根，是名知觉之性。下文云：‘由生灭等，二种相续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知；知精映法，览法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意思，如幽室见。’是显意根生起之由，明因缘生法。

此觉知性，离彼寤寐生灭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非寤寐来，非生灭有，不于根出，亦非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寤来，寐即随灭，将何为寐？必生时有，灭即同无，令谁受灭？若从灭有，生即灭无，谁知生者？若从根出，寤寐二相，随身开合，离斯二体，此觉知者，同于空华，毕竟无性。若从空生，自是空知，何关汝入？

此明因缘生法即空。藉尘而显之意知根，若离彼寤寐生灭，二种妄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汝应当知，如是由境引心，因心取境之意根知觉之性，非寤寐来，非生灭有，是破他生。不于根出，是破自生；亦非空生，是破自然生。何以故以下是释。若谓意根觉知之性，是从寤来，寐时不寤，既随寤灭，将何以为寐；今寐时仍能作梦，可知意根，未随寤灭，非从寤来。反之，若从寐来，其义亦然，故文略之。海公认为，于将何为寐之下，应加：‘若因寐有，寤时常灭，将何为寤’等句。若谓意之觉知，必从生法尘有，则法尘灭时，意根当随生法尘灭；灭即同于无，将令谁来领受灭法尘，而能内守幽闲之境。反之，若从灭法尘有，则法尘生时，意根亦随灭法尘灭，意根既灭，又谁能知生法尘。今意根既能知生灭二尘，显见意根，非从尘灭，故非因尘有，此破他生。若从根出，是破自生。一切有情非寤即寐，此寤寐二相，是随属于身根之肉团心而有开合，开则醒，合则睡。‘离斯二体’，应云：‘离此二相’。谓意根若离身根，肉团心之开合二相，则意知根觉知之性，同于空华，本无所有，故不能说，是从根生。亦非空生，空本无情，云何能生有情意根知觉之性；纵使虚空，能生知觉，则知觉属空，空自觉知，何关汝阿难之意入？综上可知，意根知觉之牲，非从尘有，亦非根生，不从空出，是故知无生，当体即空。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意入虚妄本；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，后二句明因缘生法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此意入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；藏性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，故非自然。众生不知意入即藏性，故成三界意根；若悟意入即空，便成无生智；悟意入即假，成道种智；悟意入即中，成一切种智。须菩提，能悟意入即藏性，故能顿入如来，宝明空海，同佛知见？

复次阿难，云何十二处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

壬三明十二处性分二。癸初总征

此总标十二处即藏性。十二是数，处是法。谓六根六尘等十二法，各有一定之处；根必在内，尘必在外；眼唯对色，耳唯对声，故名十二处。又苦恼众生，以同居士依正为处；权教三乘以方便土依正二报为处；圆教菩萨，以实报土依正为处；佛则以常寂光土而住。十二处俱因缘生法，以三觉圆万德备，生佛十二处；以六度万行，生菩萨十二处；以四谛十二因缘，及三十七道品因缘，生声闻缘觉十二处；由十二门禅，生色无色界十二处；由十善或十恶业生六道众生十二处。处虽不同，同是因缘生法。即空即假即中；即空显真谛，即假显俗谛，即中显中谛。即空故本如，即假故本来，即中故本藏。三一不可思义谓之妙；心性不变谓之真，三谛不动谓之如，天然如是谓之性。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总标，以下别释。

阿难，汝且观此只陀树林，及诸泉池。

癸二别释分六。初明色与见即藏性

佛命阿难，观此只陀林及诸泉池，观是能见之心，只陀林是所观之境。能观之见无形，假林泉而显，是由尘发知；林泉不自知，因见方知，是因根有相。由尘发知，是尘为根缘；因根有相，是根为尘缘。根尘互为因缘，正显因缘生法。

于意云何？此等为是，色生眼见？眼生色相？阿难，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见空非色，色性应销，销则显发一切都无；色相既无，谁明空质？空亦如是。若复色尘，生眼见者，观空非色，见即销亡；亡则都无，谁明空色？是故当知，见与色空，俱无处所。

此等指色心二法，色为能生，眼为所生，曰色生眼见。反之，眼为能生，色为所生，是谓眼生色相。佛征问阿难，在汝之意，以为如何，究竟是色尘能生眼见，抑是眼之见性能生色尘？若谓内之眼根，能生外界之色相；则当见空时，并无色相，既无所生之色相，则此能生色相之见性，亦应销亡。若然见性销亡，销则显发，一切能所都无；若无能生之见性，将何以知空，若无所生之色相，将何以显空。空亦如是，是例破。因空与色，同是眼所对境，眼非见色；即见于空。既破色非见生，亦应破云：‘若复眼根，生空相者，见色非空，空性应销；销则显发一切都无。’若无能生之见，将何以知色，若无所生之空，将何以显色。今眼仍能见于空色，可知见性非无，而色之与空，当然非从见生，此破眼为能生。若复色尘以下，是破色为能生。若谓色尘能生眼之见性者，色为能生，见为所生。则见空之时，并无色尘，能生之色既无，所生之见亦应销亡。亡则能生所生都无，若无能生之色，将谁来显空，若无所生之见，将谁能知空。反之，若复空生眼见者，见色非空，能生之空既无，所生之见亦亡；亡则能生所生都无；既无能生之空，何以显色；既无所生之见，谁来知色。今眼仍见于色空，可知色空非无，而眼之见性，当然非从空色而生。以是非眼能生，非色空能生之故，当知能见泉林之见性，以及所见之空色，俱无处所。若约俗谛，眼等为内之六处，色等为外之六处，合名十二处。今约第一义谛破之，故无内处，亦无外处，内外俱空。是明因缘生法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即色与见，二处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，后二句明缘生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以色尘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，故非自然。非因缘是非有，非自然是非空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遮照同时，谓之中道。众生不知十二处即藏性，而成同居士有漏十二处；若悟十二处即空，便成方便土无漏十二处；悟十二处即假，便成权教菩萨方便土十二处；若悟十二处即中，则成就圆教菩萨实报土十二处；本经云：优波尼悟色处即藏性，故证无学道。

阿难，汝更听此，只陀园中，食办击鼓，众集撞钟，钟鼓音声，前后相续。

子二明听与声即藏性

佛制乞食，不许自办饮食，以免贪图口福。今有远方檀越，仰佛威德，从远道至，就于只陀林中，办食斋供，供佛及僧；故而击鼓集众，众集即击钟应供。今钟鼓之声，前后相继。若无耳根闻性，谁知钟声，是即因根有相；而闻性无形，假声尘显，是由尘发知，根尘互为因缘，是明因缘生法。

于意云何？此等为是声来耳边？耳往声处？阿难，若复此声来于耳边，如我乞食，室罗筏城，在只陀林，则无有我。此声必来阿难耳处，目连迦叶，应不俱闻；何况其中，一千二百五十沙门，一闻钟声，同来食处。若复汝耳，往彼声边，如我归住，只陀林中，在室罗城，则无有我。汝闻鼓声，其耳已往击鼓之处；钟声齐出，应不俱闻。何况其中，象马牛羊，种种音声？若无来往，亦复无闻。是故当知，听与音声，俱无处所。

佛问阿难，如汝之意以为如何？究竟是钟鼓之声，来于耳边；抑或耳之闻性，往声之处？若谓此钟鼓之声，来于耳边，则此声来一人处，余人应皆不闻。今众人皆闻，显然非声，来入耳处。如我乞食等四句是例破。佛例音声，城例阿难，林例目连等，佛至室罗筏城，则只陀林，再无如来。例声音既入阿难之耳，则目连等，应再无所闻。何况以下，是反显一声众闻。沙门译云勤息，意谓出家之人，应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，故四十二章经云：‘息心达本源，故号沙门。’此一千二五十名沙门，是佛之常随众，其中包括憍陈如等五比丘，以及优楼频螺迦叶等共一千人，目连鹙子共二百人，那舍长者子五十人，实数为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今言整数，故曰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。此等常随众，一闻钟声，同来饭堂，可见音声，非来耳边，此破声来耳处。若复汝耳以下，是破耳往声处。以声尘众多，闻性唯一，既不能遍往众多声尘之处，何以一人同时能闻众多音声。如佛化食已毕，既返只林，则城中无佛。若闻性既往鼓处，则钟处无闻；反之，若往钟处，则鼓处亦应无闻。今不特钟鼓之声，同时俱闻，何况同时兼闻，其他象马牛羊种种音响。可知闻性，非往声处。然又恐阿难转计云：即非耳去声处，亦非声来耳处，又有何不可？佛即破云；若然闻性与声尘，原无来往，则根尘两不相关，亦应无闻。以是若闻来耳边，众人不应同闻；若耳往声处，众声不应同时俱闻。若无来往，则两不相关，应

无所闻之故，当知耳之听闻之性，以及所闻之音声，二者俱无一定之处，求其自性了不可得。可知缘生性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即听与声，二处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后二句明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以耳之闻性及所闻之声尘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，藏性随缘不变，即有即空，故非因缘；藏性不变随缘，即空即有，故非自然。众生不知闻性与声，本如来藏，故循声流转；若悟声尘即空，便成奢摩他空观；若悟声尘即假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；若悟声尘即中，则成妙禅那中观。憍陈如悟声尘即藏性，故能妙音密圆，证无学道。

阿难，汝又嗅此，炉中栴檀，此香若复然于一铢，室罗筏城，四十里内，同时闻气。

子三明嗅与香即藏性

栴檀，译云无垢，乃香中之王，出于牛头山，亦名牛头栴檀。山于海中，非神通不到，转轮王出世，鬼神取此香献之；佛为大圣，天龙八部，亦取此香供佛。据云此香，以手摩之，虽经七日，香气犹存。当时印度计量器是二四铢为一两，故每铢重量，仅六分六厘六毫六忽。燃之，即于城中四十里内，同时俱闻。可知此物，人间鲜有。相传汉武帝时，印度差使，持香入贡；当时汉例，不足四两之物不受，印使持香返时，在王城燃香一铢，全城皆闻；武帝命人寻香来源，知是印使所燃，后悔莫及。今佛命阿难嗅此炉中栴檀，可知当时诸天，曾持此妙香供佛。闻性无形，由尘方显；尘不自知，由根方知。如是根为尘缘，尘为根缘，根尘互为因缘，正显因缘生法。

于意云何，此香为复生栴檀木？生于汝鼻？为生于空？阿难，若复此香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；鼻非栴檀，云何鼻中，有栴檀气？称汝闻香，当于鼻入，鼻中出香，说闻非义。若生于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应常在；何藉炉中，爇此枯木？若生于木，则此香质，因爇成烟，若鼻得闻，合蒙烟气；其烟腾空，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，云何已闻？是故当知，香鼻与闻，俱无处所。

此显缘生性空，初句是征，次二句是征问答气自生、他生、或自然生。佛问阿难：在汝之意以为此香，是从栴檀木生，抑从鼻、从空而生？若谓此香，生于汝鼻，汝鼻为能生，称此香气，为鼻所生；则此香气，应从鼻出，鼻是有情之器官，并非无情之栴檀，云何鼻中能有栴檀之香？此约因果相违破。又既称汝鼻能闻香气，则此香气，应从鼻入，今说鼻能生香，香从鼻出，如何可说，鼻能闻香，故曰说闻非义，此约出入相违破。

若云香非生于鼻，而是生于鼻中之空，但鼻内之空与鼻外之空，一空无二空。空性桓常而且周遍，所生之香，亦应恒常而周遍。然则随时随处，应有香气，何须凭借炉中，烧此栴檀枯木，始有香出？若谓因烧木有香，香从木生，则此香质之檀木，因烧成烟，闻香之人，应受烟气所薰，方可得闻；但烧木之烟，腾空不远，云何城中，四十里内，皆已闻香。以是香气非生于鼻，非生于空，非生于木之故，当知香尘鼻根与闻性，俱无处所。此明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即嗅与香，二处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由于香尘与鼻根嗅性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，藏性非空非有，故非因缘；不妨现空现有，故非自然。众生不知，二处相妄性真，遂成三界有漏香；若悟香即空，则成二乘无漏香；若悟香即假，便成菩萨大慈悲香；若悟香即中，而成诸佛无上妙香；则普薰法界，遇者得益。香严童子，悟香即藏性，故能成就，香光庄严。

阿难，汝常二时，众中持钵，其间或遇，酥酪醍醐，名为上味。

子四明尝与味即藏性

二时谓早午二时，早为小食，午为正食。钵具云钵多罗，译云应量器，体色量三，皆应如法。酥酪醍醐，皆从牛乳出，初从乳出酪，复从酪出生酥，生酥出熟酥，熟酥出醍醐，是名五味。五味中以醍醐为最，能知酥酪醍醐者，即舌知根。阿难常随比丘众，持钵乞食，其间或遇有人，施与酥酪醍醐等美味。

于意云何？此味为复生于空中？生于舌中？为生食中？阿难，若复此味，生于汝舌，在汝口中，只有一舌，其舌尔时，已成酥味；遇黑石蜜，应不推移。若不变移，不名知味；若变移者，舌非多体，云何多味，一舌之知？若生于食，食非有识，云何自知？又食自知，即同他食，何预于汝，名味之知？若生于空，汝啖虚空，当作何味？必其虚空，若作咸味，既咸汝舌，亦咸汝面，则此界人，同于海鱼。既常受咸，了不知淡；若不识淡，亦不觉咸；必无所知，云何名味？是故当知，味舌与尝，俱无处所。

初句是征，佛征问阿难，在汝之意，以为此味，是生于空，抑或生于汝舌？或因食物而有？阿难，若汝谓此味，是生于汝之舌，汝口中唯有一舌，云何能知众味。善见律云：黑石蜜，即甘蔗糖，以其色黑，质坚，味甜，故名黑石蜜。蜜甜酥咸，以甜咸二种，代表众多味尘。若舌能生味，则生咸味时舌已受咸，遇甜蜜时，应不推动变易，而生甜味。若不变移，云何可说，舌能知味。若云食酥知酥，食蜜知蜜，前后变移者，则舌非多体，云何一舌之知，能生多味，然则岂非一因多果？若谓味尘，生于所食之物，然食物无知，并非有分别之识心，云何能够自知，我是酥味？纵许食物能知，则属食物自知，如同他食，岂可名为，汝舌尝味能知。若味生于虚空，则虚空应该有味，汝今试啖虚空，当作何等之味？况空周遍，若然虚空必是咸味，则既能咸汝舌，亦当咸汝面，以及全身；甚至全世界中，一切人类，皆同于大海中鱼，常受咸味。

既常受咸味，当然不知何者是淡。舌能知味，全因咸淡二味，互相对显，因咸显淡，因淡显咸。今既常受咸，当然不知何者是淡；既不知淡，亦应不能知咸。若对咸淡必无所知，云何名为知味之舌？以是味尘，非生于舌，非生于食，非生于空之故，当知此能尝之根，与所尝之味，俱无处所，当体即空。此明因缘生法即空，显空如来藏

即尝与味，二俱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即假，后二句明因缘即中。以味尘及舌之尝性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，藏性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，故非自然。众生不知，二尘即藏性，故为味尘所缚；若悟味即空，便成二乘解脱味；悟味尘即假，便成菩萨法味；若悟味尘即中，即成诸佛，无上妙味。药王、药上菩萨，悟味性即藏牲，故因味觉明，而登菩萨位。

阿难，汝常晨朝，以手摩头。

子六明身与触即藏性

佛制弟子，每日三摩其头，默诵偈曰：‘守口摄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；正念观时欲境空，无益之苦当远离。’此中无益之苦，指外道苦行。佛弟子中，不少外道出家者，佛敕每日摩头，令知已出家为僧，不可随俗，恣意放逸。阿难既出家为僧，当遵佛制，每日三摩其头，今佛举此征问以显触尘，相妄性真。普通内根与外尘合而成触；今但于一身中，以手及头，假摩成触，无须凭借外尘。手摩头时，头知手摩；则头是身根，手为触尘；反之，手触头时，知所触是头；则手为身根，头是触尘。如是根尘不分，互为因缘，正是因缘生法。

于意云何？此摩所知，谁为能触？能为在手？为复在头？若在于手，头则无知，云何成触？若在于头，手则无用，云何名触？若各各有，则汝阿难，应有二身。若头与手，一触所生，则手与头，当为一体。若一体者，触则无成。若二体者，触谁为在？在能非所，在所非能。不应虚空，与汝成触？是故当知，觉触与身，俱无处所。

初句佛征问阿难之意以为如何。此摩头所生之觉知，头与手俱有；头知摩者是手，手亦知所摩是头。究竟谁为能触，谁为所触，能触为在于手，抑在于头？若云知觉在手，手是能触，头为所触，则头应无知；今头既知，是手来摩，云何可说，头已成所触之尘？若谓知觉在于头，头为能触，手则成为所触之尘，应无知觉之用；然今手摩于头，确知所摩是头，云何可说手无知觉之用，而成为所触之尘？如是于头于手，皆求触尘，了不可得。若言手之与头、各各有一觉知，则汝阿难应有二身；若云头之与手，同一能触之觉知，当为一体。若果然一体，自无能所，既无能所，云何成触。必有二体相合，触义方成。若二体者以下，是恐阿难闻破一体，即转计二体。故佛继而破之，若云头手各知，是为二体者，头手皆知，皆为能触，则所触之尘，当谁为在？为在于手，为在于头。若在能摩之手，即非在所摩之头；若在所摩之头，即非在能摩之手。今二皆有知，二皆能触，独无所触之尘，不应虚空，成为汝所触之尘。可知触尘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当处出生，当处灭尽，甚至身根，亦无一定处所，二皆缘生无性以是之故，当知觉触与身，俱无处所。是明缘生性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即身与触，二俱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初二句明因缘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后二句明因缘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以身入与触，二皆相妄佚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随缘不变故，触尘非因手有，非从头出，故非因缘。以藏性不变随缘故，触尘非离手离尘而有，故非自然。跋陀婆罗菩萨，悟触尘即藏性，故能妙触宣明，成佛子住。

阿难，汝常意中，所缘善、恶、无记三性，生成法则。

子六明意与法即藏性

意谓意根，非指意识；意根缘境，不落分别，但追忆既往，安排未来。意识是见惑八十八使，属分别我执；意根是三界思惑，共八十一品，任运而起，属俱生我执。二三果分断，阿罗汉尽断。三界众生，若身若心，皆依意根安立，故意根为一切生灭法之根本。此意根生灭，如波浪之迁流不息，自阿罗汉以还，自始至终，从生至死，无有间断曰常。善恶无记等三性，是意缘法尘后，所起之意业。但诸家皆云：三性属法尘摄。今佛以意根缘尘，征问阿难，汝于意根中，常缘法尘，而起善、恶、无记三性，成为众生，身口七支之法则。人之七支，无不皆以意根缘法，所起之善、恶、无记为规范。但意根无形，由法尘显；法不自知，因根有相。根尘互为因缘，而生万法，是正举俗谛因缘生法。

此法为复即心所生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？阿难，若即心者，法则非尘，非心所缘，云何成处？若离于心，别有方所，则法自性，为知非知？知则名心，异汝非尘，同他心量；即汝即心，云何汝心，更二于汝？若非知者，此尘既非色声香味，离合冷暖，及虚空相，当于何在？今于色空，都无表示，不应人间，更有空外。心非所缘，处从谁立？是故当知，法则与心，俱无处所。

初二句是征，心指意根。佛谓：此意根所缘之法尘，为从心生，抑或离心别有方所？若此法尘，即是从心所生，心为能生，法尘为所生；然则，能生之心有知，所生之法尘亦应有知。尘而有知，即非是尘，而变成心法。既成心法，则心法无形，自非意根所缘之境，云何成处？若云此法尘，是离意根能知之心，别有地方所在，则此法尘之自性，究竟是有知，抑或无知？若然有知，则成有情，当名之为心，异作离解，此离汝心之法尘，而又是有知者，自应非尘，岂不同于他人心量？与汝何干？若谓离心，别有方所之法尘，是有知，亦即是汝阿难之心量，而非他人之心量，然则此心不应离汝。云何而今，汝心不与汝合而为一，而离意根之外，更另有一心？由是可知，汝计法尘离心有知，是义不成。

若非知者：谓法尘离意无知，则此无知之法尘，既非前五根所对色等五尘，亦非虚空之相，则此法尘，应在何处？既于现前色空诸法中，指不出法尘所在，不应说人间，更有空外之处，为法尘所在。纵然空外有空，而此离意根之法尘，处于空外之空。然于空外，已非心所缘；若非心所缘，何来法尘，而立法处？以是法尘，非即心有，非离心有之故，当知法尘，与此名之为心之意根，俱无处所。此明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显空如来藏，依此观成，即妙奢摩他空观。

则意与法，二俱虚妄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结显法尘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前二句明相妄，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；依之而修，将成三摩钵提假观。后二句明性真，缘生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；依之而修，成妙禅那中观。摩诃迦叶，悟此法尘即藏性，得以空法，成阿罗汉。

复次阿难，云何十八界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

壬四明十八界性分二。癸初总征

梵语驮都，译云界，十八是数，界是界限，谓六根，六尘，六识，各有界限。以内能缘者，属根之界；外为所缘者，是尘之界；由于根尘相对，中间能分别了知者，是识之界。如是根尘识三，共十八界。前文已释六根，六尘，现文虽正显六识，亦附显根尘，故云明十八界性。

云何是征起之词，十八界是所征之法。十八界皆相妄性真，皆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其理安在？以十八界，无不因缘生法，以三觉圆万德具，生诸佛十八界；六度万行生菩萨十八界；四谛十二因缘，生二乘十八界；十二门禅生色无色界十八界；十善十恶因缘，生六道众生十八界；虽十八界，优劣各殊，同是因缘生法，缘生无性，即空，即假，即中，故云：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今先征起，随后逐一释之。

阿难，如汝所明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。

子初明眼识界性

眼根对境，不落分别，属第八识见分，即前十番所显之见性，谓之内处；若起分别，即名眼识。如下文云：‘识动见澄。’澄寂之见性，即涅盘本。摇动之识，是生死根本。众生不知，六识虚妄，执为实我，而起烦恼，作业流转；今显识佚即藏性。令知相妄性真，逆流言返。

如汝所明三句，是举因缘生法，阿难早闻权教因缘生法之义，故于前破妄文中，曾引述佛昔于权教所说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。今佛按其前言，故曰如汝所明。眼是根，色是尘，眼根无形，因色方显，是色为眼缘；色不自知，由眼方知，是眼为色缘。眼之与色，彼此互为因缘，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是第一重能所。其次是眼色为缘，识生其中，眼为能生，眼识为所生，是第二重能所。唯识宗明眼识九缘生：谓空、明、根、境、作意、根本依、染净依、分别依、种子依等。空是眼前无遮障，方能见色，而起分别；明是日月灯等外光，藉外光见物，始可分别；根是浮尘根，境是所缘境，作意是五遍行心所之一，根本依指第八识，前七识皆以第八识为根本故。染净依指第七识，为一切染净之所依，分别依指第六同时意识，种子依谓由过去种落种子，现在方可发起现行。种子是亲因缘，明空根等为增上缘，境为所缘缘，作意分别染净根本四种是等无间缘。故眼能生识，广则九缘，略则四缘，再略之不外色心二法。由色心二法因缘，而生眼识。

此识为复因眼所生，以眼为界；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。

此是总标。谓眼识因眼根生，则眼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；以眼为识之界，名眼识界。若眼识因色尘生，色为能生，眼识为所生，则以色为识之界，名色识界。如陈氏所生，名陈氏子；黄氏所生，名黄氏子。

阿难，若因眼生，既无色空，无可分别，纵有汝识，欲将何用？汝见又非青黄赤白，无所表示，从何立界？若因色生，空无色时，汝识应灭，云何识知是虚空性？若色变时，汝亦识其色相迁变，汝识不迁，界从何立？从变则变，界相自无；不变则恒。既从色生，应不识知，虚空所在。若兼二种眼色共生，合则中离，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云何成界？

此明缘生无性当体即空。佛再呼阿难，意谓汝阿难，若认为识因眼生，眼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，则无须凭借外界之色空。但无外之色空，独有内之眼根，如何能生识？即使独根能生眼识，然无可分别之色空，则所生之识，欲将作何用？识之功用，在于分别前境，今既无色空之前境，识将失其分别作用，如何名之为识。又根因尘而显，今既无尘，云何显根，眼根之见，既无长短方圆之形，又非青黄赤白之色，可以表示，岂非等于乌有？如是根尘俱无，从何立界。

若汝阿难，认为眼识，因色而生。则空时无色，能生之色都无，何来所生之识。识性既无，自不能分别，不应识知虚空之相；今既能知空，于无色处，亦有分别之识，可知识非从色而生。又识若从色生，应从色灭，今色相变时，汝仍能识，其色相变迁，可知汝识，非随色相变迁。云何可说，色为能生，立为色识界。

从变则变以下，佛恐阿难转计，谓识从色生，色相变时，识亦随变。故云，从变则变，谓色变空时，所生之识，亦随之变空；是则色之与识，二者俱皆变灭，界相自然亦无。若云能生之色虽变，而所生之识不变，不变则成永恒，以无常之色，又如何能生永恒不变之识？识既从色生，色相灭时，眼识亦应随灭，不应复知虚空所在，今既了知虚空所在，当知眼识，非从色生。

若兼以下，是恐阿难闻佛破单根单尘，不能生识，而转计根尘和合生识。因而破曰：若谓兼眼

与色二种共生，则眼识究竟是与眼色相合而生，抑或与眼色相离而有。若根尘并合而生，则此所生之识，一半从根，一半从尘；从根者合于根，从尘者合于尘，根尘中间，迥无所有。若根尘相离而生，则汝之眼识，将是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，有知合眼，无知合尘，故曰：‘合则中离，离则两合。’半从有知，半从无知，谓之杂；半合根，半合尘，谓之乱。所生眼识，体既杂乱，云何成立，眼识之界。总显眼识，非从根生，非从尘生，亦非根尘共生，是故知无生；无生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眼色为缘，生眼识界，三处都无。则眼与色，及色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结显眼识，相妄性真。以是眼识，非因眼生，非因色有，亦非眼之与色，或合或离而生之故，当知眼识界，其相元妄，徒有假名假相而已，三处都无实法可得，是名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此中‘及色界三’之色字，应是‘识’字。谓内之眼根，外之色尘，及中之眼识界。三处，相虽虚妄，而其性元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随缘不变，故即有即空，而非因缘；藏性不变随缘故，即空即有而非自然。是即缘生即中。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故曰眼识界即藏性，舍利弗悟眼识界即藏性，而得证光极知见：‘见觉圆明，得无所畏。’

阿难，又汝所明，耳声为缘，生于耳识。

子二明耳识界即藏性

佛呼阿难，意谓汝既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，自当亦明，耳声为缘，生于耳识，此举因缘生法。亦有两重能所，耳指闻性，闻性无形，由声尘显；声不知声，由闻方知，是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根尘互为因缘，而生耳识，是第一重能所。其次是耳声为缘，生于耳识，耳与声为能生，耳识为所生，是第二重能所。唯识宗明耳识八缘生。即前九缘中，除去明缘，以耳无明，亦能闻声，而起分别故。

此识为复，因耳所生，以耳为界；因声所生，以声为界。

耳识若从耳生，耳根为能生，耳识为所生，则应以耳为界，名耳识界。若耳识因声而生，声为能生，耳识为所生，则应以声为界，名声识界。此标定耳根与声尘二处为能生，以下随即破之。

阿难，若因耳生，动静二相，既不现前，根不成知；必无所知，知尚无成，识何形貌？若取耳闻，无动静故，闻无所成。云何耳形，杂色触尘，名为识界；则耳识界，复从谁立？若生于声，识因声有，则不关闻；无闻则亡声相所在。识从声生，许声因闻，而有声相，闻应闻识，不闻非界。闻则同声，识已被闻，谁知闻识？若无知者，终如草木。不应声闻，杂成中界，界无中位；则内外相，复从何成？

此明缘生性空。若谓耳识，是因耳根生，耳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；但耳根闻性，非声莫显，当动静二相，不现前时，所闻之尘既无，能闻之耳根，自不能成有知之根。若然必无所知之尘，能知之根，尚不能成立，则所生之识，作何形貌。若取耳闻以下，是佛恐阿难辩曰：知属意根，而非闻性；耳根唯有闻性，不应言知与无知。故佛破曰：若但取耳之闻性，而能生识；则无动静二尘时，连能生之闻性，尚不可得，何能生识？闻能生识既破，又恐转计执有形之肉耳，为能生识，故再破之：云何汝欲以有形之耳，而能生识？有形之耳属于身根，身根所对，该是触尘，若杂以身之色相，及身根所对之触尘，则所生之识，自应名为身识界，而非耳识界。然则耳识界，当从何立？

若生于声以下，是破识从尘生。若云耳识生于声尘，声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；识既因声有，则应不关耳闻。但声不知声，必假闻性方显，若无闻性，则亡声相之所在，能生之声，尚不可得，识从谁生？或曰：无闻性时，固然不知声尘所在，但有闻性时，应有能生之声，既有能生，应当亦有所生，故佛继而破之曰：纵然识从声生，许其音声，因闻性而有声相，然则当闻性闻声时，亦应同时并闻于识；因识从声生，应从能生之声，同为耳根闻性所对之境。若但闻声，不并闻于识，则此识非从声生，不应立为声识界。故曰：‘闻应闻识，不闻非界。’若云此从声生之识，同时亦为闻性之所闻，识既已被闻，则成为耳根所对之境，同于声尘之无情，然则当闻声时，又谁来分别，而知所闻之声？果然耳识变成耳根所闻之境，真属无知，便同于草木，不得名之曰识。既不名识，如何名之为声识界？

不应声闻以下是破根尘共生。恐闻识非因耳生，亦非生于声，而转计根尘共生。故破之曰，不应声闻，杂成中界。若然声尘，与耳根之闻性，共生耳识，即所生之识，便成杂乱。如前眼识，一半有知，一半无知；一半合根，一半合尘，无复再有中界之识。中间之识既无，则内根外尘，亦不可得，是耳识界，将从何成？此明因缘所生之耳识，非从根生，非因尘有，亦非根尘和合共生，是故知无生，当体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耳声为缘，生耳识界，三处都无；则耳与声，及声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结显耳识界，相妄性真。以是耳识非自生，非他生，亦非根尘共生之故，当知内根外尘中识，三处都无；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求其实体，了不可得。是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其相虽妄，其性元真，本如来藏，藏性随缘不变，故非因缘；不变随缘，故非自然。是明因缘生法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普贤菩萨，悟耳识界即藏性，故能心闻发明，分别自在。

阿难，又汝所明，鼻香为缘，生于鼻识。

子三明鼻识即藏性

此举因缘生法，亦有两重能所，其义如前。唯识宗谓，鼻识七缘生；即于眼识九缘中，除去空明二缘。实则鼻识仍须空缘，始可分别，否则，以物塞鼻，如何成嗅，故鼻识仍须八缘生。

此识为复因鼻所生，以鼻为界；因香所生，以香为界。

此标鼻根与香尘，为能生识，以便下破之。鼻识若因鼻生，则应以鼻立界，名鼻识界。若因香生，则以香立界，名香识界。

阿难，若因鼻生，则汝心中，以何为鼻？为取肉形双爪之相？为取嗅知动摇之性？若取肉形，肉质乃身，身知即触，名身非鼻，名触即尘；鼻尚无名，云何立界？若取嗅知，又汝心中，以何为知？以肉为知，则肉之知，元触非鼻。以空为知，空则自知，肉应非觉；如是则应虚空是汝，汝身非知；今日阿难，应无所在。以香为知，知自属香，何预于汝？若香臭气，必生汝鼻，则彼香臭二种流气，不生伊兰，及栴檀木；二物不来，汝自嗅鼻，为香为臭？臭则非香，香应非臭。若香臭二俱能闻者，则汝一人，应有两鼻；对我问道，有二阿难，谁为汝体？若鼻是一，香臭无二，臭既为香，香复成臭，二性不有，界从谁立？

此破鼻识，非从根生。鼻根有二，一是浮尘根，形如双垂爪，属肉形鼻；二是胜义根，即能发嗅知之性。若鼻识因鼻而生，则汝阿难心中，以何为鼻？是以面当中，形如双垂爪之浮尘根为鼻，抑取鼻之嗅闻之性为鼻。先确定能生之鼻，然后可论所生之识。若汝阿难，是取浮尘根之肉鼻为鼻，则鼻属身根所有，身根所知是触非香，然则应名身根而非鼻根，应名触尘而非香尘；却是连鼻根之名尚不可得，云何能生鼻识，名鼻识界。

若取嗅知之闻性为鼻，则汝阿难心中，将以何者为能知？若以肉团根之鼻为能知，则肉鼻之知，元属身根知触之用，而非鼻根，显知之性；鼻知尚无，云何生识。若汝以臭两孔之空，为能知之性，则十方虚空，亦应有知；空本无情，云何有知。纵使虚空有知，亦属虚空自知，汝阿难之肉鼻应无所觉。如是则虚空应是汝阿难，而汝阿难之身应非有知。又虚空既是汝阿难，虚空元无所在，则今日之阿难，亦应无所在。征诸事实，阿难仍在，且复有知，故以鼻空为能知而生识，当成戏论。执鼻中空能知既破，恐执鼻中香为能知，故佛继而破之曰，若以鼻中之香，为嗅知之性，而能生识，亦不能成。因香属无情，如何能知，即使香而有知，知自属香，何预于汝阿难之鼻。或言，知虽属香，然香却生于我鼻，离鼻则不能闻香，不应说言，何预我鼻。佛即破云：若香臭气，必然生于汝阿难之鼻，则彼香臭二尘，非生于伊兰，及栴檀木矣。然则当二尘不来之时，汝试自嗅汝之鼻，究竟是香，抑或是臭，是臭则非香，是香则非臭。香臭是二，鼻根是一，以一鼻根，不应同时能生香臭二气。若云香臭二气俱闻，则汝阿难一人，应有两鼻。鼻指闻性而言，意是一人有二闻性，然则，今对佛问道者，应有二阿难，其中谁是汝阿难之体，又谁非汝阿难。佛恐阿难辩曰，阿难无二，鼻亦唯一，不过能知香臭二气而已。故继续破之：若鼻是一，则香臭气亦应无二，而混合成一。二尘合一，则闻臭时，臭亦成香；闻香时，香亦成臭。臭可成香，则臭无臭之自性；香可成臭，香亦无香之自性；香臭二性俱无，则以香为知，能生鼻识之义，如何能成。而鼻识界，又将从谁而立。

若因香生，识因香有；如眼有见，不能观眼；因香有故，应不知香。知即非生，不知非识；香非知有，香界不成。识不知香，因界则非从香建立。既无中间，不成内外；彼诸闻性，毕竟虚妄。

此破鼻识非他生，亦非共生。前文云香，是指能知之性；今云香是指所知之尘。若谓鼻识是因香尘而生，香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，则此鼻识，应不知香。如因眼有见，见不能返观其眼。若识能知香，则此鼻识，决非从香生。或曰识从香生，香无知故，识亦无知，既然无知，已失识之分别作用，云何名识。‘香非知有’此句，海公认为是译者倒置其文，应云：‘知非香有’。紧承上文，识从香生，则应无知，无知则不名识，今既名识，当然非因香有。既鼻识之知，非因香有，则以香能生识，立香识界，义不能成。若谓因香而生之鼻识，诚然无知，可谓因果相类。但却与事实相违，因事实上，鼻识确能知香，可知此有情之识，绝非无情之香所生，不应因香立界，名香识界。

鼻识不从内之鼻根生，又不从外之香尘生，既无中间之识，如何显示内根外尘。内根外尘都不成立，云何能根尘和合而生识。根尘和合尚不能生识，当然不是无因而生。如是鼻识之知，非鼻生，非香生，非空生，非根尘和合而生，更非无因而生，求其生处了不可得，故知闻性无体，毕竟虚妄，是显缘生性空，即空如来藏，

是故当知，鼻香为缘，生鼻识界，三处都无。则鼻与香，及香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结显鼻识相妄性真。以是鼻香为缘，生鼻识界之说，但属昔日权教，徒有假名假相而已，是谓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今日据第一义理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不变，即有即空，故非因缘；藏性随缘，即空即有，故非自然。是名缘生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孙陀罗难陀，悟鼻识即藏性，故能身心内明，圆洞世界。

阿难，又汝所明，舌味为缘，生于舌识。

子四明舌识即藏性

味尘概括，咸淡甘辛等。此举因缘生法，亦有二重能所，其义如前可知。

此识为复因舌所生，以舌为界，因味所生，以味为界。

此双征舌根，与味尘为能生识。以下随即破之。

阿难，若因舌生，则诸世间，甘蔗乌梅，黄连石盐，细辛姜桂，都无有味。汝自尝舌，为甜为

苦，若舌性苦？谁来尝舌，舌不自尝；孰为知觉？舌性非苦，味自不生，云何立界？

此破舌能生识。若谓舌识因舌而生，舌为能生，舌识为所生；则无须凭借外尘之味。而诸世间，甘蔗乌梅等都失其味，然则离却此等，味尘之物，汝试自尝汝舌，究竟是甜抑或是苦。若然是苦，则舌已变成所尝之味，谁为能尝味之舌。舌不能自尝，犹如眼能见物，而不能自见；舌能尝味，亦应不能自尝。然则谁来尝汝之舌，而知其苦。若言舌性非苦，便是无味，则味自非生于汝舌，味尚不生，用何以显能尝之舌？舌根都无，云何可说，识从舌生，立舌识界。

若因味生，识自为味，同于舌根，应不自尝，云何识知是味非味？又一切味，非一物生，味既多生，识应多体；识体若一，体必味生，咸淡甘辛和合俱生，诸变异相，同为一味，应无分别。分别既无，则不名识，云何复名，舌味识界？

此破舌识，非从尘生。若云舌识，从味尘生，则舌识自然变为味尘，同于识因舌生，识已成舌，舌不自尝于舌，又谁来尝舌而知其味。今识从味生，识既成味，味不知味，云何能分别而识知，是味非味。又甜酸苦辣等一切味，非来自一物，而是从多物生。能生之味，既从多物生，则所生之识，应成多体。若言识体唯一，而此一体之识，必然从于味生，则世间亦应唯有一味。如是世间盐之咸，水之淡，蔗之甘，姜之辛辣，应和合混而为一，能生于识。若然众味和合，则盐变异其相，似咸非咸；蔗变异其相，似甘非甘；姜亦变异其相，似辣非辣；如是诸变异相，同为一味，应无分别何者是咸，何者是淡，是甘，是辛。能生之味既无分别，所生之识亦应无分别性；既无分别，则不名识。识性既无，云何复名为舌识界，或味识界。

不应虚空，生汝心识。舌味和合，即于是中，更无自性，云何界生？

此破空与和合生。空本无知，无知之空，不应能生有知之识。若云舌之根与味之尘，和合共生，于其中间，元无自性，如水与土合，水失其流，土失其碍。根尘和合，根则失其知，尘则失其无知；能生之根尘，既失其自性，云何能生自性分别之舌识。舌识既无，舌识界从何而生。

综上，总明缘生性空，单根不生，单尘不有，既非空生，亦非根尘共生；求生识处了不可得，可知所生之识虚妄，当体即空，是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舌味为缘，生舌识界，三处都无。则舌与味，及舌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此明缘生性空，即假即中，以是舌识，非根自生，非他尘生，非空非共生之故，当知根尘识三处都无实体。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此显相妄，即不空藏。则舌与味以下，是显性真，舌根味尘与舌识三处，本如来藏；以藏性不变，即有即空，故非因缘；以藏性随缘，即空即有，故非自然。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是名中道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富楼那尊者，悟舌识界即藏性，故能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。

阿难，又汝所明，身触为缘，生于身识。

子五明身识界即藏性

此举因缘生法，亦有两重能所，义如前释。

此识为复，因身所生，以身为界；因触所生，以触为界。

此双标能生之根尘，以下随即破之。

阿难，若因身生，必无合离二觉观缘，身何所识？若因触生，必无汝身，谁有非身，知合离者？

因缘生法。乃因根有相，由尘发知；今若识因身生，身根为能生，识为所生；则无须凭借外界离合二尘。然若无外尘发知，身根尚不可得，何能生识。又识心缘尘，粗缘为觉，细缘为观，若必无外界离合之触尘，纵许根能生识，此识又以何为觉观分别之境。反之，若身识因触尘有，触尘为能生，身识为所生，则无须凭借身根；若然必无身根显相，试观世间，谁有非依身根，而能知外界触尘之离合者。此破单根不生独尘不有。

阿难，物不触知，身知有触；知身即触，知触即身；即触非身，即身非触。身触二相，元无处所；合身即为身自体性，离身即是虚空等相，内外不成，中云何立！中不复立，内外性空，则汝识生，从谁立界？

物有三类：一是动物，即六道众生；二是植物，谓五谷花果之类；三是矿物，属五金沙石等。物之本身无知，更不能自触而成知，必须由身根与物接触，始知有所触之物，所谓因根有相。故曰：‘物不触知，身知有触。’海公认为此中应有‘身不知身，触知有身。’二句，是由尘发知。虽然，但不应说，由根尘和合而生身识。若谓身识由根尘共生，则此所生之识，能知内之身根时，此识即是从触尘生；触能生识，识是能知，身是所知，云何得兼所知之身为能生？反之，此所生之识，能知外之触尘时，此识即是从身根生，身能生识，识是能知，触为所知；如何可兼所知之触为能生？故曰：‘知身即触，知触即身。’如是能知之识，若即从触尘生，则非兼于身；反之，若此识即从身根生，则非兼于触；所谓‘即触非身，即身非触。’云何可说身识，由根尘共生。此破根尘和合而生识。身触二相以下，是约内外对立破。众生迷位，见有内根外尘，二相对立。今显第一义，故身根与触尘，元无内外处所对立。触尘与身根合时，即与身根之自体合而不分。触尘与身根离时，即同于虚空等相。等指色法，触尘离身，即同于外界色空诸法，求触尘了不可得；外既无所触之尘，内亦无能触之身，能触所触，根尘俱泯，何来中间所生之识。既无中间所生之识，内根外尘之性，亦不可得，则汝所生之识，从谁立界。此明因缘生法即空，显空如来藏。

是故当知，身触为缘，生身识界，三处都无。则身与触，及身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以是身识，非从根生，非从尘生，亦非根尘和合共生之故，当知身触为缘，生身识界之说，乃昔日权教所谈，今依第一义谛理，内根、外尘、中识、三处都无，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；是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由于身根、触尘，以及身识界三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；藏性不变，故即有即空；藏性随缘，故即空即有；空有不二，即是中道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优波离尊者，悟身识即藏性，故得身心一切通利。

阿难，又汝所明，意法为缘，生于意识。

子六明意识界即藏性

意分意根及意识。依第七识，缘过去境，未起分别即意根；已起分别即意识。意根行相微细，意识行相粗显；意根恒审思量，生灭不停，是三界微细烦恼，阿罗汉能断。意识分别计度，是三界粗烦恼，初果能断。今明意识即藏性。意识有五；一同时意识，依前五识而起。二明了意识，即缘境能分别明了者。三定中意识，于定中但缘一境，而起分别。四独头意识，梦中独缘一境。五散位意识，缘境无定，忽东忽西。五种意识，同是分别我执，同是因缘生法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即假，即中，故曰：意识即藏性。

意法为缘，生于意识，是举因缘生法。意谓意根，法谓法尘。意根知觉无形，假法尘方显；法尘无知，凭意根知觉方知。若由尘发知，则尘为根缘；若因根有相，则根为尘缘；根尘互为因缘，是一重能所。意法为缘生于意识，意法为能生，意识为所生，是第二重能所。

此识为复因意所生，以意为界；因法所生，以法为界。

是双征起，以定能生之根尘，以下随即破之。

阿难，若因意生，于汝意中，必有所思，发明汝意。若无前法，意无所生，离缘无形，识将何用？又汝识心，与诸思量，兼了别性，为同为异？同意即意，云何所生？异意不同，应无所识，若无所识，云何意生？若有所识，云何识意？唯同与异，二性无成，界云何立？

此破意识从根生，佛呼阿难而告之曰：若汝阿难以为意识，但从意根而生；根为能生，识为所生。则汝阿难意根之中，必有所思之法尘，方可发明汝能思之意根；若无现前所思之法尘，则能思之意根，即无所从生。然则，离开所缘之法尘，意根即无形可得，云何能生意识？纵然能生意识，然若无法尘为意识所缘，则意识将有何用？又汝阿难之意识心，与诸能思量之意根，二皆心法，同有了别之性能。然则二者，究竟是同，抑或是异？若识心同于意根，则识心即是意根，云何识心，又为意根所生。若谓识心异于意根，二者不同，则识心必然同于顽尘之无知，应一无所识，若一无所识，则非意根同类，云何名为意根所生之识？若言意识是有所知，则意根与意识，同为了别之性，如何可分此是意根之了别性，此是意识之了别性。唯同与异二性无成，是结上文所说。识心若同于意根，识即是根，云何又为根之所生；识心若异于意根，识应无所知，非根同类，云何因根而生，意识意根说同说异，二俱不可，则意识从意根生，名意识界，云何成立？

若因法生，世间诸法，不离五尘。汝观色法，及诸声法、香法、味法，及与触法，相状分明，以对五根，非意所摄。汝识决定依于法生，汝今谛观，法法何状。若离色空，动静通塞，合离生灭，越此诸相，终无所得。生则色空诸法等生；灭则色空诸法等灭。所因既无，因生有识，作何形相？相状不有，界云何生？

此破识从尘生。若谓意识，是从法尘而生。世间诸法虽多，不出色声香味触等五尘。此五尘各有相状，为眼耳鼻舌身等五根所对。五根对五尘时，分别明了，非意根所摄之境。若汝阿难之意识，决定是依于法尘而生，则汝今试观，此法尘之法，作何形状？初一法字指法尘，次一法字是指前五尘，亦即万法，佛命阿难，于万法中，找出法尘之形状？实则，法尘本无自体，离眼所对之色空，耳所对之动静，鼻所对之通塞，舌所对之咸淡，身所对之离合外，此生灭二种法尘，超越前五尘终无所得，故法尘之生，是色空诸法之影子生，法尘灭时，是色空诸法之影子灭，如形生影生，形灭影灭，离前五尘之形相，再无法尘之影子可得。法尘尚不可得，则因法尘而生之意识，作何形相？能生之法尘形相尚且不有，何能生识，而依之立界名法识界？此明缘生性空，显空如来藏，依此而修成妙奢摩他空观。

是故当知，意法为缘，生意识界，三处都无。则意与法，及意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

以是意识非因意生，非因法有之故，当知昔日所说，意法为缘，生意识界，是权教义。今依第一义谛理说，意根法尘及意识，三者都无实处可得。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是即因缘生法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，依此而修成妙三摩钵提假观。即此意法及意识界三，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不变，故非因缘；藏性随缘，故非自然；非因缘即空，非自然即有，空有不二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依此而修，成妙禅那中观。此即总酬阿难殷勤启请：‘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’可惜阿难至此，仍然未悟，似负佛恩，实则大权示现也。目连尊者，悟意识界即藏性，故能心光发宣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前文是第一科正明理性中，初就事显理竟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。云何如来，因缘自然，二俱排摈？我今不知斯义所属，惟垂哀愍，开示众生，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

戊二明性本具相分三。已初当机疑请

如来常说等三句，是阿难引佛昔日权教之方便，以启今日之疑端。佛昔以因缘和合之里，破外道自然之说，属于权巧方便，非了义大教。本经阿难既请成佛法门，佛亦许以宣胜义语，故显四科七大，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本如来藏，既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奈阿难示同凡情，执权疑实，故曰如来昔日常说，和合因缘。因是正因，缘谓助缘，因亲缘疏。有情世间以业力为因，父母四大及根识为缘，和合而生此色身。器世间则以种子为因，四大及人工为缘，而生诸法。正觉世间，以发菩提心为因，六度万行等为缘，而生诸佛菩萨。是谓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无不皆由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别离而灭。在阿难意，以为外道计执，法本自然，佛排摈之，理所当然；但诸法因缘生，是佛昔日金口亲宣，云何亦俱排摈，谓一切法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我今阿难，实在不知斯本非因缘、非自然性之义，究竟属何所宗。惟愿如来慈悲愍怜我等惑深智浅，不知斯义所属，而再次开示我等众生，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中道有但中与圆中之分。若超出空有二边，不具诸法，但有中道，谓之但中。若即空有二边，是名中道，圆具诸法，名为圆中。若但谈真俗，不名了义；必三谛圆融，方是了义。中道了义，是真实法，故无戏论。前文七番破妄，十番辨见，乃至会四科皆藏性，无非开示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今阿难再以此请，无非欲佛详细开示，以决众疑。

尔时世尊，告阿难言：汝先厌离声闻缘觉，诸小乘法；发心勤求无上菩提，故我今时为汝开示，第一义谛。如何复将世间戏论，妄想因缘，而自缠绕。汝虽多闻，如说药人，真药现前，不能分别；如来说为真可怜愍。汝今谛听，我当为汝分别开示；亦令当来修大乘者，通达实相。阿难默然，承佛圣旨。

己二诃诫许宣

汝先厌离等三句，是佛按其请意。佛告阿难：汝先自淫室归来，即悔恨多闻，未全道力；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正是厌离声闻缘觉，诸小乘法；发心勤求，无上菩提。故我今时，为汝阿难，破妄显真，摄事归理，即相即性，四科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藏性不变，故非因缘，藏性随缘，故非自然。因缘生法，即空，即假，即中，正是第一义谛，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如何汝阿难，仍不弃舍，昔日小乘权教，而将世间戏论，妄想因缘，而自缠绕。汝阿难虽则多闻，不肯真修，执名着相；我今虽应汝所求，为说非因缘非自然，了义之教，汝不但未能领悟，反疑佛语，今昔相违；诚如说药之人，虽熟读药名，一旦真药现前，而不自识，未能分别，药之真伪。如来说为，真可怜愍。此是诃责，汝今谛听，是诫听；我当为汝以下，是许为宣说。佛谓：我当为汝阿难，及与法会大众，分别开示，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同时亦令当来发大心、修大乘者，皆得通达实相之理。

大乘对小乘言，小乘但明人空；大乘明人法皆空。天台宗说大乘有四教差别，藏通二教之大乘教义，与小乘同。藏教观无常苦空，不净无我，是小乘；若发菩提心，修事六度，是大乘。将在木菩提树下，以生草为坐，而成佛道，转生灭四谛法轮。通教明诸法本空，三乘共禀，唯发心不同，而分大小乘。大乘进修理六度行，将于七宝菩提树下成佛，天衣为座，转无生四谛法轮。别教明中道，非二边，唯菩萨法。本无量四谛，修无量行，将于莲华台世界成佛，以大宝莲华为座，相好无量，转无量四谛法轮。圆教即二边是中道，本经所诠，法法皆藏性，正显大乘圆教。纯是佛法，示无作四谛，明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。以虚空为座，成清净法身，为利根大士，转无作四谛法轮。实相，亦有四教不同。若言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寂灭无相即实相，是藏教义。若说诸法无相，无人无我，无生佛相，无生死相，亦无涅盘相，是则名为实相，是通教义。若言实相无相，无有相，亦无空相，名为实相，是别教义。若云：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法法无非实相，是圆教义。此经明四科即藏性，正是圆教义。阿难闻佛呵责诫听，并许为宣说，大乘了义实相之教。故默然钦承佛之圣旨。

阿难，如汝所言，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。阿难，若彼大性体非和合，则不能与诸大杂和；犹如虚空，不和诸色。若和合者，同于变化，始终相成，生灭相续；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，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

己三正为开示分二。庚初牒疑说示分二。辛初就法破妄

初二句是牒阿难所疑，若彼大性等四句是破非和合。若和合者以下，是破和合。佛恐破和合后，阿难再转计非和合。故先破非和合，后破和合。若谓彼四大之性，非和合者，则不能与世间四大之相杂和，犹如虚空，不和诸色。此是执性迷相，有违俗谛理。无而忽有曰变，有而忽无曰化，吾人由四大而成之色身，以业识为因，父母为缘而生。一期寿终而死，死后复生，生而复死；生生死死，犹如旋火成轮，无时终止。外之器世间，亦由四大和合而生，四大离别而灭；由始至终，终而复始，从生而灭，既灭后生，生生灭灭，相续不已。故内外四大之相，皆生灭变化，未有休息。若谓四大之性是和合者，则应同于四大之相，生灭不已，是执相迷性，有违真谛理。殊不知四大之性，本如来藏，藏性不变随缘，故能安立三种世间，诸有为相；藏性随缘不变，即相即性，即事即理。相从性起，相不离性；相是性中之相，性是相中之性，性相名殊体同，何来非和合，非不和合之戏论？

阿难，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。

辛二借喻显理

水遇冷缘而结成冰，遇暖缘还复为水。水之湿性不变，喻藏性；冰水之相，总喻七大；以藏性不变随缘，随于染缘，则成九界七大，障碍重重，如水成冰，阻塞不通。若随净缘，成佛界七大，圆融无碍，如冰还成水，畅通无碍。以藏性不变，故不坏俗谛理；藏性随缘，故不坏真谛理。随缘不变，是即有即空；不变随缘，是即空即有，空有不二，真俗圆融，即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

汝观地性：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；至邻虚尘，析彼极微，色边际相，七分所成，更析邻虚，即实空性。阿难，若此邻虚，析成虚空；当知虚空，出生色相。汝今问言：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间，诸变化相。汝且观此：一邻虚尘，用几虚空，和合而有？不应邻虚，合成邻虚。又邻虚尘，析入空者，用几色相，合成虚空？若色合时，合色非空；若空合时，合空非色；色犹可析，空云何合？

庚二历大别显分七。辛初明藏性即地大分三。壬初破妄执

地大之相，有粗有细，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。若分析微尘为七分，名极微；再分极微为七分，则名邻虚。即此分析极微七分，所成之邻虚尘，便是色之边际，不能再分矣。若再分此邻虚，即归于空，而成空性，已非色相。若然能析色成空，当知虚空，亦应出生色相。诚如汝阿难而今问言，由和合故，出生世间，诸变化相。邻虚尘亦色法之一，应和合成；汝今权且观察，一邻虚尘，是由几许虚空，和合而有？虚空无形，云何能合成色？或谓：诚然不能合空为色，唯有合色方可成色，然则该是邻虚合于邻虚矣。但二尘和合，便由细变大，已非邻虚，故曰不应邻虚，合成邻虚。又既能由邻虚尘分析入空，当知即是色相出生虚空，然则究竟用几许色相，和合成空，若色合色时，则愈合愈大，如何成空？若空合空时，则愈合愈空，如何成色？合色既不能成空，合空亦不能成色，则汝说世间一切，皆由四大和合而有，义云何成？色相犹可分析成空，虚空如何能合成色；空既不能合成色，色亦不能和合成空，可知世间一切，非和合有。

汝元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规。

壬二显理性

如来藏性；是众生本具之理性，亦真如之别名。汝阿难及一切众生，无始觉智，故元本不知，众生本具如来藏，本觉妙理中，无法不具，无法不融。性谓藏性，色谓地大，地大是藏性中所具之色相；性中本具之色相，即是真空，故曰性色真空。如心经所云：‘色即是空。’亦是即有即空。藏性本空，清净本然，一法不立，谓之性空；但性空中，本具真善妙色，故曰性空真色，是即空即有。亦心经所云：‘空即是色。’若色若空，皆性皆真，何须凭借因缘和合，此显性具，明中谛理。藏性非澄而后清，非涤而后净，藏性无时不周，无处不遍，故曰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是显性体，明真谛理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，是显性用，明俗谛理。众生心通十法界，随无上众生，究竟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，广大无限之量；随其所作，非有漏，非无漏业；发现诸佛真善妙色。随大道心众生，即悟净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；随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之业；发现菩萨妙庄严色。若随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，有限广大之量；随其所作，无漏业，发现清净无漏色。若随三界苦恼众生，全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有限而狭劣之量；循其所作有漏善恶不动业，发现人天，及三恶涂之色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。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三斥迷惑

世间通指九界圣凡。无知，谓无始觉智，藏通二教，及别教地前菩萨，均未开佛知见，仍属无知。以根本无明为因，有漏无漏业为缘，故有三圣七大之相。以枝末无明为因，以有漏业为缘，故有六凡七大之相。故曰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。权教二乘，见有生死可了，有涅盘可证，遂惑为自然。又二乘执戒定慧为因，其他助道法为缘，证出世涅盘为自然。外道执天生时生为因缘，冥谛神我为自然。凡夫执善恶为因缘，执天命为自然。此皆因无始觉智，随第六识心，分别计度，属遍计执性。遍计本空，原无实体，但有虚妄言说，都无真实义理。持地菩萨悟地大即藏性，故能尘消智圆，成无上道。

阿难，火性无我，寄于诸缘。汝观城中未食之家，欲炊爨时，手执阳燧，日前求火。

辛二明藏性即火大性分三。壬初破妄执

以俗谛言，我是主宰义，即物之自体。今云火性无我，寄于诸缘。意谓：火大本无自性，寄托于镜，击石，钻木等缘方显。阳燧，是古之取火镜，据传说于五月丙午日午时，用五方石（即五金）炼成。中国古代最初燧人氏钻木取火，后发明阳燧，火石，火柴，打火机等。今据古时取火之人，手执阳燧，于炎阳下，置艾茸于地，以镜照之，即有火出。故火由镜、太阳、及艾茸三种和合而生。今佛命阿难，观看室罗筏城中，未食之家，要炊爨时，手执阳燧，于日前取火，以为炊食之用。正举因缘生法。

阿难！名和合者，如我与汝，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今为一众；众虽为一，诘其根本，各各有身，皆有所生氏族名字。如舍利弗，婆罗门种；优楼频螺，迦叶波种；乃至阿难，瞿昙种姓。阿难！若此火性，因和合有；彼手执镜，于日求火，此火为从镜中而出？为从艾出？为于日来？

当知，凡言和合者，必先有其分别之个体，如汝与我，以及一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合成一众；众虽为一，但诘究其根本，各人有各人之身体，亦各有各之姓氏，种族，名字等不同据此，经文：‘今为一众’该是：‘合为一众。’譬如舍利弗，是婆罗门种；优楼迦叶，是迦叶波种；乃至阿难，是瞿昙种。婆罗门译云净裔，此种族人执为梵天之后裔，故名净裔。优楼频那译云木瓜林，依此林修道，故以此立名。迦叶波译云大龟氏，瞿昙译云地最胜或甘蔗。千二百五十人中，无不各有各之种族及其姓名。若火大是由火镜、阳光、艾茸和合而有，则诘其根本，亦应各有体质，种类，及其名字之不同。若果然此火之性，是因和合有，由于彼人手执阳燧之镜，于日下求火，此火究竟是从镜中而出？为从艾出？为于日来？此标征其未和合前之各别自体。

阿难！若日来者，自能烧汝手中之艾，来处林木，皆应受焚；若镜中出，自能于镜，出然于艾，镜何不熔？纡汝手执，尚无热相，云何融泮？若生于艾，何藉日镜，光明相接，然后火生？汝又谛观：镜因手执，日从天来，艾本地生，火从何方游历于此？日镜相远，非和非合，不应火光，无从自有？

若谓此火，是从日来，日中有火，既能来烧手中所执之镜，则来时所经之树林草木，皆应受火所焚；今既不焚，可知此火，非从日来。若云此火从镜中出，镜中有火，应当自焚，烧熔镜中之金属。今执镜之手，尚无热相，镜中金属，云何可熔。手既不热，镜亦不熔，可知此火，非从镜出。若云火从艾生，则艾应常自出火，何须凭借日镜之光相接然后火生。今必假借，日镜方有火出，可知此火，非从艾生。汝又谛观等四句，是显日、镜、艾各有所因，镜因手执，日从天来，艾本地生，唯独此火，不知从何方，游历于此；佛命阿难谛观，欲令阿难，悟此火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当体即空，生即无生。惜阿难不特未悟，反因日、镜、艾，三处被破，而欲转计和合共生。佛随即破云：日镜相去遥远，非同一处，非和非合，是破和合生。不应火光，无从自有，是破无因生。火大因日、因镜、因艾，尚不能生，何况无因自生。若论俗谛因缘生法，火实因日、因镜、因艾而生。今显第一义无生之理，故先破因缘生，后破自然有，以明缘生性空。

汝犹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。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当知世人，一处执镜，一处火生；遍法界执，满世间起。起遍世间，宁有方所？循业发现。

壬二显理性

汝犹不知，是责迷之词。阿难等缺乏真智，未能通达实相，故不能知，如来藏中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之理。众生性中本具之火，即是真体之空；性具之空，即是真体之火；即火即真，即相即性，圆融无碍。此圆融无碍之理体，虽随缘而其体不变故曰：‘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’虽不变但能随缘，故曰：‘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’前二句显不变之体，后二句显随缘之用。此不变理体，随无上众生究竟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无限之量，循其所作非有漏非无漏业；发现诸佛智慧之火，焚烧三烦恼薪，普照法界。随大道心众生，即悟净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，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，亦有漏亦无漏业；发现菩萨，道种智之火；焚烧尘沙烦恼薪，照了法界诸法，总相别相，无量差别。随二乘自利众生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有限之量；循其所作无漏业；发现一切智火，焚烧见思烦恼薪，照明真谛理。随三界苦恼众生，纯是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，狭劣之量；循其所作有漏业；发现劫火，业火，果报之火，焚烧身心，不得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当知藏性随缘，犹如一处执镜，一处火生；遍法界执，满世间起。业火起遍世间，宁有一定之方所？不过循十法界众生，所作之业，而发现十法界诸法差别而已。此明因缘生法即假，相妄性真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；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三斥迷惑

世间通指九界圣凡，无知，即未开佛知见；为无明所蔽，故迷惑火大，为因缘生；或有甚者，计火大自然而有。此皆妄想识心之分别计度，但有因缘自然之虚妄言说，都无因缘、自然之真实义。此显万法唯心，亦即因缘即中。乌刍瑟摩尊者，悟火大即藏性，故能化多淫心，成智慧火，生大宝焰，成无上觉。

阿难，水性不定，流息无恒。如室罗城，迦毗罗仙，斫迦罗仙，及钵头摩，诃萨多等，诸大幻师，求太阴精，用和幻药；是诸师等，于白月昼，手执方诸，承月中水。

辛三明藏性即水大性分三。壬初破执

水之湿性虽不变，然其畅通之相，或流或息，原无一定。如池水决之则流，填之则息；显藏性随缘，有业则流，无业则息。故曰流息无恒，是显俗谛理。室罗筏城，译云丰德，是憍萨罗国之首都，波斯匿王之王城。城中住有众多外道。迦毗罗，译云黄发，亦名金头，是妄执冥谛，为万物生因之始祖。斫迦罗仙，译云轮山；钵头摩，译云莲花；诃萨多，译云池；此皆事水外道，多依所住之处而立名。此等仙人，寿皆八万劫，虽有神通，善能变化，人皆称之为大仙，或大幻师。但若得月中水和药服之，则其幻力更大；故每于白月昼，手执方珠，承月中水。据佛经记载，月宫天子，是大势至菩萨应身，教化天众。月宫纵广有四十九由旬，为水晶宝所成，能出清净水。月宫本身原无黑白，人间因日月绕须弥，见有盈亏，而以前半月为白月，下半月为黑月。尤其月中，十五之夜，万里无云，月白如昼，故曰白月昼。相传于壬子年、壬子月、壬子日，用五方石制成，形如蟾蜍，名为方诸，亦即取水珠；用盘承之对月，自能出水。此举因缘生法。

此水为复从珠中出？空中自有，为从月来，阿难！若从月来，尚能远方，令珠出水；所经林木，皆应吐流，流则何待方诸所出？不流，明水非从月降。若从珠出，则此珠中，常应流水，何待中宵，承白月昼？若从空生，空性无边，水当无际，从人洎天，皆同滔溺；云何复有水陆空行？汝更谛观：月从天陟，珠因手持，承珠水盘，本人敷设，水从何方，流注于此？月、珠相远，非和非合；不应水精，无从自有！

此显缘生性空，生即非生。初三句是征，阿难以下是释。若云水从月出，此月尚能于远处；令珠出水，则所经林木等处，皆应吐流。吐流意即出水，谓月既能令珠出水，亦应令所经之林木出水。然则何待盘中方诸，然后出水。今月所经林木，既俱无水出，可知此水，非从月降。若谓水非月降，必从珠出，珠能出水；则有珠之处，即当有水，何待中宵执珠，于白月昼，承月

中水？若云水从空生，然空性无边，所生之水亦应无际；然则自人间至天上，其中所有人畜等物，俱遭水溺，云何更有，水陆空行之分。汝更谛观以下，是佛命阿难，就事求理，从相寻性；意欲阿难于详细谛观审察之中，悟水性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因悟无生。月从天陟等四句，是显月、珠、盘子、各皆有因。由幻师本人，持珠对月，并设盘承水，故有水出。水既非从月来，亦非珠出，更非空生，此水究竟，从何方来，流注于此盘中。月之与珠，一天一地，各在一方，相隔遥远，不应说言，月与珠合而出水。更不应说，水精是无所从来，自然而有。水大既非因缘和合而生，亦非自然而有。可知水大无生，当体即空。

汝尚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。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一处执珠，一处出水；遍法界执，满法界生，生满世间，宁有方所？循业发现。

壬二显理性

此理性即藏性，藏性中本具之水大，即本体之真空，性具之真空，即本体之真水。以水性即是真空，真空亦即水性，故无去来，当体即空。空故寂灭无染曰清净，此理本自天然；不假造作曰本然；清净本然，是显性体；周遍法界，是显性量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是显性用。诸佛悟此，故随究竟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无限之量；循其所作非有漏非无漏之业；发现大慈悲水，普周法界润泽众生。众生迷之，故随其住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有漏狭劣之量；循其所作，善恶有漏业；发现天上甘露水，人间业水，果报水，以及三涂镬汤油锅，血河洋铜，铁汁灌口等苦水。若随二乘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无漏业；发现禅定慧水，湛然澄清，如如不动。若随大道心众生，即悟净而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之业；发现智慧水，自润润他，利泽人天，同登觉岸。犹如世间一处执珠，一处水出；遍法界执珠，满法界生，宁有一定之方所，唯循业力发现而已。此明缘生即假，显不空如来藏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。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二斥迷惑

世间众生，皆由不知，水大唯心所现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。其实因缘自然，俱妄想识心分别计度，但有假名假相而已，都无真实之意义。若能悟水性即空，则成就二乘禅定水；悟水性即假，成就菩萨慈悲水；若悟水性即中，则成诸佛妙庄严海。月光童子悟藏性即水大性，能以水性，一味流通，得无生忍。

阿难！风性无体，动静不常；汝常整衣，入于大众，僧伽梨角，动及傍人，则有微风，拂彼人面。

辛四明藏性即风大性分三。壬初破妄执

此举因缘生法，依俗谛理，风以动摇为性，今依真谛，显风无自体，其体即藏性。藏性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求风之体相了不可得，故曰无体。动静不常，是显藏性随缘之用。藏性不变而能随缘，故有业则动，无业则静。静非常静，动非常动，故曰不常。僧伽梨，译云杂碎衣；即大衣，有九品之分。上上品，二十五条；上中品，二十三条；上下品，二十一条；皆四长一短。中上品十九条，中中品十七条，中下品十五条，皆三长一短。下上品十三条，下中品十一条，下下品九条，皆二长一短。或说法，或论议，或领众，俱穿此衣。今云整衣入众，应是郁陀罗僧，译云入众衣。亦即七衣。因衣动而有风，故能拂及傍人之面。

此风为复出袈裟角？发于虚空？生披人面？阿难！此风若复出袈裟角，汝乃披风；其衣飞摇，应离汝体。我今说法，会中垂衣；汝看我衣，风何所在？不应衣中，有藏风地。若生虚空，汝衣不动，何因无拂？空性常住，风应常生，若无风时，虚空当灭；灭风可见，灭空何状？若有生灭，不名虚空；名为虚空，云何风出？若风自生，被拂之面，从彼面生，当应拂汝；自汝整衣，云何倒拂？汝审谛观：整衣在汝，面属彼人，虚空寂然，不参流动，风自谁方，鼓动乃此？风空性隔；非和非合，不应风性无从自有？

初三句是征，阿难以下，是显缘生性空。袈裟译莲花服，亦名不坏色。若云风从袈裟角出，该是袈裟有风，则汝阿难披袈裟时，应是披风。风性属动，若袈裟有风，衣应常动，随风飘扬，自应飞离汝体，今汝阿难，衣未离体，可知衣中无风。或曰衣实有风，不过动则风出，静则无风。故佛言，我今说法会中垂衣，汝且看我，衣风何在，不应说衣中另有藏风之处。若言风从空来，空性周遍常住，则无时无处，皆应有风，何待衣动，然后有风。又风果从空出，则有风时，名为有空，无风之时，虚空应灭。灭风可见，动则风生，静则风灭。但灭虚空，究竟作何形状？又虚空无形，本无生灭，若有生灭，则不名空。今既名空，当知空无所生，云何能有风出？若言风自生于被拂者之面，从彼被拂者之面而生；则彼人面所生之风，应当拂汝阿难之面；云何现今，由汝阿难整衣，有风拂彼人之面，岂非倒拂？以上破风非衣生，非空生，亦非面生。汝审谛观以下，是破非和合生，亦非无因生。佛命阿难，审察谛观，整衣是在汝阿难，衣中无藏风之地，面属彼被拂之人，不曾生风，至于虚空，则寂然不动，然则风从谁方，鼓动来此？风之体性是动，空性寂静，一动一静，体性隔异，不应说言，风与空和合而生，因衣、因空、因面、求风尚且了不可得，何况无因？故不应言，风性无从而有。此明因缘生法即空。

汝宛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。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阿难！如汝一人，微动服衣，有微风出；遍法界拂，满国土生，周遍世间，宁有方所？循业发现。

壬二显理性

以性具之风无形，当体寂灭，清净本然故曰真空；藏性虽清净本然，而具诸法，风是性中所具，故曰真风。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，明中谛理。依此而修，成妙禅那中观；即法身德。清净本然，是显空如来藏，明真谛理。依此而修，成妙奢摩他空观，即般若德。周遍法界，是显性量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循业发现，是显性用，即不空如来藏，显俗谛理。依此而修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，即解脱德。藏性不变而能随缘，随十法界众生之心；应十法界众生各各所知之量；循其所作之业，而发现十法界诸法。犹如汝阿难一人披衣，有微风出；若遍法界众生披衣风出，则满国土众生被拂，岂有一定之方所，但循业发现而已。此明缘生即假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。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壬三斥迷惑

众生迷惑无知，未能开佛之知见，但凭识心妄想分别计度，而说因缘或自然，实则但有其名，而无实义。风大相妄性真，琉璃光法王子，悟此风大即藏性，故能合十方佛，传一妙心。

阿难空性无形，因色显发；如室罗城，去河遥处，诸刹利种，及婆罗门，毗舍、首陀、兼颇罗堕、栴陀罗等。新立安居，凿井求水，出土一尺，于中则有一尺虚空，如是乃至，出土一丈，中间还得一丈虚空，虚空浅深，随出多少。
辛五明藏性即空大性分四。壬初破妄执

空有内空外空，内空通于有情无情，如口耳鼻之空，属于有情；瓶器等之内空，属于无情。外空即太虚空。空性无体，以藏性为体，藏性无形无相，故曰空性无形，此举不变体；因色显发，是明随缘用。如室罗城以下，是举事实以证明因缘生法。刹利译云土田，即王种，执掌政权者。婆罗门译云净裔，四姓中最尊贵者。毗舍译云商贾，首陀译云农夫，颇罗堕译云利根，即从事工业艺术之辈；栴陀罗译云贱种，是操作一切贱业之流。此等居民，无论贵贱，凡新造房舍，以供安居之时，因离河流遥远，必须凿井求水。当凿土为井时，出土一尺，则有一尺虚空，如是乃至出土一丈，中间还得一丈虚空。井空之浅深，随出土之多少而定，此明因缘生法。

此空为当因土所出？因凿所有？无因自生？阿难，若复此空，无因自生；未凿土前，何不无碍？唯见大地，迥无通达。若因土出，则土出时，应见空入；若土先出，无空入者，云何虚空，因土而出？若无出入，则应空土，元无异因；无异则同，则土出时，空何不出？若因？出，则凿出空，应非出土？不因凿出，凿自出土，云何见空？

初三句是征，‘阿难若复此空’以下是破空非因土，非因凿，更非无因而生。若谓此空，无因而有；则未凿土之前，何不见空，唯见大地质碍，而无通达之相？必待凿土，始见于空。若因土出，则凿地出土之时，应见有空从土中出，而入于井中，如井中水，从井内土出。今出土时，既未见空从土出，而入于井，可知空非因土有。若无出入以下，是防转计，谓空本在土中，非从土出，亦非从井而入。佛随即破之，若空无出入，则未凿土前，空之与土，元无异因；因者依也，即空土同依一处。既同依一处，应同一体；既同一体，应随同出入；云何凿地出土之时，不见空随土出？若谓虚空因凿而出，则凿土时，应见空出而非土出；反之，若谓空非因凿有，则凿土时，但应土出，云何见空。故空非因土出，亦非因凿有，亦非不因凿出；因土因凿固非。不因凿亦非。

汝更审谛，谛审谛观：凿从人手，随方运转，土因地移，如是虚空，因何所出？凿、空虚实，不相为用，非和非合；不应虚空，无从自出。

佛命阿难，更详细审察谛观，凿从人手执持，随其方向，择土施工，故凿其来有自；土因地中搬移而出，则出土亦有因。如是井中之空，既非无因生，又非土中出，更非因不因凿有，究竟是从何而来。空之与凿，一虚一实，不相为用，不应说是和合而生。亦不应说，非和合，自然而有。更不应说，虚空无从自出，无因而生。总显因缘生法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当体即空。

若此虚空，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当知现前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均名四大。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！汝心昏迷，不悟四大，元如来藏，当观虚空：为出？为入？为非出入？
壬二明大均

若此虚空之下，应加‘无所从来’四字。前科推求虚空，非因土，因凿，非因缘，亦非自然，即无所从来。无德不备曰性圆，竖穷横遍曰周遍，本无去来，曰本不动摇。不但虚空，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名为空大。即吾人日常所见之地水火风等，亦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均同名五大。此五大同是，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可惜汝阿难心中，昏迷惑乱，不知地水火风空，本如来藏。今应该细心观察，井中虚空，究竟是因凿土而出，抑因移土而入，或是土有出入，而空非出入。若悟空性即藏性，不变随缘，故不妨说有出入；随缘不变，故非出入。以此例明，地水火风四大之性，亦一一皆圆满周遍，非和合，非不和合。

汝全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。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如一井空，空生一井；十方虚空，亦复如是。圆满十方，宁有方所，循业发现。
壬三显理性

初句是佛责阿难，前曾多番，开示第一义理，汝阿难至今，竟全不知，如来藏中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。以藏性灵明，洞照无遗曰性觉；虽洞照无遗，但求形相了不可得曰真空。藏性虽一

法不立，而能灵明洞彻诸法曰性空真觉，此显性具；清净本然，是显性体；周遍法界是显性量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是显性用。随佛无上众生，纯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无限之量；循其非有漏非无漏业；发现中道第一义空。随大道心众生，悟净而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业；发现离二边之中道空。随乘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；循其无漏业；发现遍空真空。随外道凡夫，纯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狭劣之量；循其所作有漏业；发现顽空断灭空。犹如一井出土而空，则空满一井；十方虚空，亦复如是。藏性圆满十方，宁有方所？不过循业发现而已！此明缘生即假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；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四斥迷惑

世间谓三土九界众生，皆因无明障蔽，不知空大唯心，故迷惑空大以为是因缘，是自然。此皆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虚妄言说之名，都无因缘自然之实义；此显因缘即中。虚空藏菩萨，悟空大即藏性，故能妙力圆明。

阿难！见觉无知，因色空有。如汝今者在只陀林，朝明夕昏；设居中宵，白月则光，黑月便暗，则明暗等，因见分析。

辛六明藏性即根大分四。壬初破妄执

大小乘经，均明六大，即地水火风空识，前五大是色法，识大是心法。今本经于识大中，另立根大。其义有三：一统括前文：前十番辩见中，许见根为寂常心性；今更显见闻等性，即藏性，可知见即真心。其次是统括前五阴；五阴中色阴，即前五大，受想行三阴，为识大；识阴为根大；即第八识见分，遍于五根。再其次是统括前十八界；前文以十八界括尽宇宙诸法；今合六尘为五大，合六根为根大，合六识为识大。故今七大，亦即前十番显见，及阴入处界，不过开合不同而已。若开若合，皆为所观之境，随众生根性，随修一法，皆可入道。今佛慈悲，广开修证法门，以普被群机。二顺下文：下文因阿难所请，云何名结，从何名解？故佛放光动地，请十方诸佛，为说生死涅盘，唯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既将要开示此法，故先立根大。三为圆通本：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六大，为诸圣圆通，若无根大，则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中，‘都摄六根’，将无所依，故须立此根大，为二十五圣之圆通本根。

见觉即见性，见性为灵明不昧之觉性，寂而照，照而寂，本无能知所知，故曰见觉无知。但因外之色空，而显见觉为能知，色空为所知，故曰因色空有。见觉无知是显不变体；因色空有，是明随缘用。此为全科之总刚。如汝今者以下，是举例明。汝阿难今在只陀林中，寻常所见，晨早日出则明，傍晚日落则暗；假设居于中宵，白月则光，黑月便黑。等是等于色空，此等明暗色空，皆眼所对境。因有此等尘境，见性始知是明，是暗，是色，是空。此即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；见托尘立，尘因见显，根尘互为因缘；眼根如此，余根亦然，此举因缘生法。

此见为复与明暗相，并太虚空，为同一体？为非一体？或同非同？或异非异？阿难！此见若复与明与暗，及与虚空，元一体者，则明与暗，二体相亡；暗时无明，明时无暗。若与暗一，明则见亡；必一于明，暗时当灭。灭则云何见明见暗？若明暗殊，见无生灭，一云何成？若此见精，与暗与明，非一体者，汝离明暗，及与虚空，分析见元，作何形相？离明离暗，及离虚空，是见元同龟毛兔角；明、暗、虚空三事俱异，从何立见？

前六句是总标，先标见性与外之明暗虚空为同一体，为非同体，或同或不同，或异或非异等六义，以便向下逐一破之。前后六大，皆显无生，今此根大，但破因缘和合之情执；前十番辨见，是广破因缘，今此根大，是广破和合。阿难此见若复以下，是破根尘同体，或非同体。若云见性，与外之明暗虚空，元同一体合而不分者，但明暗二体互相倾亡；明时无暗，则暗亡；暗时无明，则明亡。此见究竟与明同体，抑与暗同一体？若与暗同体，明时暗灭，见性应随暗亡；若见性必然与明同体，暗时无明，见性当随明灭。见性既随暗亡，当明相现前，云何复能见明；或见已随明灭，当暗相现前，云何又能见暗？若云明暗之相，去来互殊；而能见之性，元无生灭，则一体之义，云何成立？若此见精，与暗与明，非同一体者；则汝阿难，离却明暗虚空等尘境，试分析此见精元明，究竟作何形相？今此见精，离外之明暗虚空等尘境，则同于龟之毛，兔之角，本无所有；云何可说，见与明暗，非同一体？此中俱异，应云俱离，若见性与明暗虚空，三种尘境俱离，将从何立见？可知根尘，非不一体。

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？离三元无，云何或异？分空分见，本无边畔，云何非同？见暗见明，性非迁改，云何非异？

此破根尘或同或异，或非同异。明暗之性，彼此乖背；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，属生灭去来之法，云何可与不生灭之见性同为一体？但此不生灭之见性，离却明暗虚空等尘，则不能显，此能知之见性；云何可说，根尘或异？吾人当见空时；见之与空，皆遍一切时处，根本不能分析，何处是见之边畔，何处是空之边际；既见中有空，空中有见，彼此界限不分，云何可说非同？见性所见之明暗，互为生灭去来；而能见明暗之见性，未曾有丝毫迁变更改，一是生灭，一是常住，云何可说非异？

汝更细审，微细审详，审谛审观：明从太阳，暗随黑月，通属虚空，壅归大地，如是见精，因何所出？见觉空顽，非和非合；不应见精，无从自出？

此破见性非和非合。见性既非因缘，亦非自然；此理微妙，非粗心浮气，所能领悟。故佛再三嘱咐阿难，详细审查，查实之后，再细心观察，所见之明相，是从太阳而来，暗相是因黑月而

有，通相属于虚空，壅相归于大地。明暗通壅各有所因；唯独见性，不知因何所出。见性是灵明觉照之性，虚空却是顽冥无知之相，性相各异，非和非合；不应说此见精，是因缘和合而生；更不应说此见精，是无从自生。此科总显见性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

若见闻知，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当知无边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均名六大；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！汝性沉沦，不悟汝之见闻觉知，本如来藏；汝当观此见闻觉知，为生为灭？为同为异？为非生灭？为非同异？

壬二明大均

本科所显之见性即根大，不独根大，本如来藏，即前地水火风空五大，亦皆藏性。九界圣凡，不达蒭法唯心；凡夫执前五大为外之实法，后二大为内之实我。我有知，法无知；我是心，法是境；心境相对，遂成能所。钝根二乘，虽知诸法，从因缘生，缘生诸法，无常苦空，无我不净，故知前五大皆无常之外法，而根大即是无常之内法；如是内外对立，根境历然。利根二乘，虽知诸法如幻，仍执前五大为如幻之外法，根大为如幻之内法；仍见内外根尘相对。菩萨虽知前五大是相分，根大为见分；但不知见相二分，唯是一心，仍执见相，不是自证，自证不是见相，要离依他，及遍计执，方证圆成实性，无生法忍。不知在妄恒真，仍见敌体相违。今显六大同一藏性，见相即自证。如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故名大均。

见谓见性，闻是耳闻，觉谓鼻之嗅觉，知谓舌与身之知。眼根见性如此，其余五根闻觉知之性，无不皆然。见性既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听闻觉知之性，亦复如是。当知等三句，正显大均。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，是会相归性。六大之相，虽彼此有异，然六大之性，莫不周遍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去来。可惜汝阿难本具之佛性，虽同于佛，但因沉于无明，沦于生死，故不能知，见闻觉知，六根之性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因此，汝应当更详细观察，此见闻觉知等六根之性，为是生灭，为是同异，为非生灭，为非同异。诚如前文所显，见性既非自生，非他生，非和合，非无因生；是故知无生。无生何来有灭，故不应说，见闻觉知，为生为灭。若言是同，则用中相背；若言是异，却性中相知。见性若与明暗同体，则应有生灭；若与明暗相异，应离尘有体。若谓见性非生非灭，则违藏性随缘之用；若云见性，非不生灭，则失藏性不变之体。以藏性不变而随缘故，不可说非生灭，非同异；以藏性随缘而体不变故，不可说生灭同异。生灭同异，及非生灭同异，皆世间戏论之法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；是明缘生即空。

汝曾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见觉明，觉精明见；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如一见根，见周法界；听嗅尝触，觉触觉知，妙德莹然，遍周法界，圆满十虚，宁有方所？循业发现。

壬三显理性

性具之见，即本觉之妙明；本觉之真精，即是妙明之真见，是显性具；清净本然是显性体；周遍法界，是显性量；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是显性用。随无上众生，究竟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无限之量；循其非有漏非无漏之业；发现佛眼佛耳等六根，圆明法界。随大道心众生，即悟净而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之业；发现法眼法耳等六根，照恒沙世界。随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；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；循其无漏业；发现慧眼慧耳等六根，能见大千世界之别相。随苦恼众生纯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狭劣之量；循其所作有漏业；发现有漏之六根。大梵天王能见大千界之总相；帝释能见四天下；人间则洞视不过分寸。其用虽优劣各异，而其体则平等无殊，本如来藏，故如一见根，见周法界；其余五根，听嗅尝触，以及身之觉触意之觉知等五根；皆妙德莹然，周遍法界，一一皆具，常乐我净等四德。既一一根性，具不生不灭之常德；无边法乐之乐德；境来照境，物去不随之我德；以及本无烦恼之净德；一一皆竖穷横遍，圆满十方，宁有方所？不过循业发现而已。此明缘生即假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；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四斥迷惑

世间，通指九界圣凡；无知、即无始觉智，未开佛之知见，故迷执六根，为因缘或自然。凡夫计六根从父母生，是因缘；死后归于无，是自然。外道计六根，从大自在天生，为因缘；执真我遍十方为自然。钝根二乘以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等为因缘；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老死皆灭，而证偏空不动为自然。利根二乘，知六根如幻，由如幻业，成如幻六根，为因缘；幻灭证真为自然。菩萨以根本无明生三乘六根，由枝末无明生三界六根，为因缘；灭无明，证佛果，为自然。九界众生，皆不知六根本如来藏，而妄计因缘自然。此皆是虚妄识心，分别计度而已，但有因缘自然之言说，都无因缘自然真实之义。大势至菩萨，悟根大即藏性，故证念佛三昧，得无生忍。

阿难，识性无源，因于六种根尘妄出。汝今遍观：此会圣众，用目循历，其目周视，但如镜中，无别分析；汝识于中，次第标指，此是文殊，此富楼那，此目犍连，此须菩提，此舍利弗。

辛七明藏性即识大性分四。壬初破妄执

识性共有八种，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识之外，尚有第七末耶识，及第八阿赖那识。小乘但说七识，不知有八识。大乘则言八识，或九识。即于八识外，另立一白净识。此识纯真无妄，其余八识，皆迷真妄有。前科谓见闻觉知，即八识之见分，遍于前五根，第六意根即七识，七八二识，属根大摄。今科所显识心，但约前六识。六识虚妄，为生死根本，属三界粗烦恼，名为见惑，其性即如来藏，故本科明藏性即识大性。

识性无源，因于六种根尘妄出，此举因缘生法。识谓六识，六识以了别为性；无源，即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根谓六根，尘谓六尘，六识由于根尘为缘，虚妄而现。尘有则有，尘无则灭。佛命阿难，遍观法会圣众，但用目循序历览，目指胜义根，亦即未落分别之见性。见性但缘性境现量，洞然照了，如镜照物，无别分析。一旦落于分别，于循序历览，次第分别标指，此是文殊，此是富楼那等，即属眼识，及同时意识。若用分别，是非好丑，即纯属意识作用，已非眼根之性。圣众是色，目是根，根尘和合而生识，此举因缘生法。

此识了知，为生于见？为生于相？为生虚空？为无所因突然而出？阿难！若汝识性生于见中，如无明暗，及与色空，四种必无，元无汝见，见性尚无，从何发识？

此识，是指眼识；了知，是指眼根；眼识分别文殊等，已落名言，非澄寂不动，了了而知之根性。故文应云：‘此识分别。’为生于见，是自生；为生于相，是他生；为生于空，是自然生；为无所因，突然而出，是无因生。中观论云：‘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’无生故无灭，不生不灭，非藏性而何？见谓眼根，属于心法，非尘莫显。若谓眼识从见生，则无须凭借外界之尘，但若无明暗色空等四种妄尘，如何显示能见之见性。见性尚无，从何发识？此破自生。

若汝识性，生于相中，不从见生，既不见明，亦不见暗，明暗不瞩，即无色空；彼相尚无，识从何发？若生于空，非相非见；非见无辨，自不能知，明暗色空。非相灭缘，见闻觉知，无处安立。处此二非，空则同无，有非同物，纵发汝识，欲何分别？若无所因，突然而生，何不曰中，别识明月？

若谓眼识，从外界明暗之相而生，应与见性无关。但无内之见性，如何能知明之与暗；既不见明，亦不见暗，明暗不瞩，色空亦无；如是彼能生之相，尚且无存，所生之识，从何而发？此破识从尘生。若谓识生于空，空能生识，既非从外之尘相，亦非从内之见根；但非见根则无以辨别尘境，自不能知明暗色空等尘，此即离根无尘；非相则灭所缘之境，见闻觉知，将无处安立，是离尘无根。又处于此非见非相二非之中，能生识之空，究竟为有为无；若空无所有，几同于无，则能生之空尚无，何能生识？若云能生识之空是有，但非同于物之有，既非手之可指，亦非目之可视，然则又何能生识。纵许能生汝识；但非相即已灭所缘之境，缘境既灭，将欲以何为识之所分别；若无分别，云何名识。世间一切，无不各皆有因，吾人因日见日，因月见月，见日见月，皆因有日月之外境可缘；若谓眼识是无所因，突然而出生，何以不于日间，无明月时，突然出生，能了知明月之识？

汝更细详，微细详审：见托汝睛，相推前境，可状成有，不相成无，如是识缘，因何所出？识动见澄，非和非合；闻听觉知，亦复如是。不应识缘，无从自出。

此破眼识和非和生。佛命阿难，更微细观察，能见之根，是寄托于眼睛；所见之色，是属眼前所对之尘境。其有形相，可指视者，成为有形之色；其无形者，成为无相之空。如是于根尘色空中。谛实观察，生识之缘，究竟因何所出。识性分别动摇不止，见无分别，湛然澄寂，二者体性各异，非和合生。闻听觉知，亦复如是二句，是例破。眼识非因见，因相，因空，亦非根尘和合而生，其余耳等五识，亦非从根，从尘，或从根尘和合而生。然此六识，又必须根尘相对，而有分别，并非无因，自然而有，不应说言，识缘无从自出；此破非不和合而生。识大非从根从尘，亦非和合，非不和合，可知识大根本无生。

若此识心，本无所从，当知了别，见闻觉知，圆满湛然，性非从所，兼彼虚空，地水火风，均名七大，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！汝心粗浮，不悟见闻，发明了知，本如来藏。汝应观此：六处识心，为同为异？为空为有？为非同异？为非空有？

壬二明大均

此识大与前之地水火风空根六种合名七大，本如来藏，其性平等。九界圣凡，不了七大唯心，于此七大分别成执。凡夫执第六识为心，执浮尘根为身，身心和合，执为实我，外之六尘，执为实法；于是根尘历然，自他分隔，内外障碍。钝根二乘，虽知六识由根尘和合而生；以能生非所生，故能所对立，敌体相违。利根三乘，虽知一切法如幻如化；仍执前五大为如幻之外法，执根识二大为如幻之内法；内法外法，对立相违。别教菩萨，虽知前五大是相分，根识二大是见分，此见相二分，乃从自证分幻起之依他起性。别教菩萨，不知在妄恒真，必远离依他，及遍计执，方得无生法忍，证入圆成实性。弥勒菩萨，尚且如此，何况下位菩萨。本经显见相二分，即自证分；如第二月，即是真月。经云：‘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，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；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，妙净明体。’又云：‘此见妙明，与诸空尘，亦复如是；本是妙明，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。’故七大皆同一藏性，圆融无碍，谓之大均。

若此识心，如前科所说，非从见，从相，从空生，亦非从无因或自然而生，是故本无所从。则汝阿难，应当了知此识，与前所说见闻觉知之性，圆满湛然，皆如来藏，非有所从来，亦无所从去。不特见闻觉知之识心如此，即兼前地水火风空根等，亦皆如是，均名七大。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去来；不过汝阿难，一向心粗而不细，智慧浮而不深，故未悟见闻，发明了知，本如来藏。未悟即迷，见闻通指六种识心；发明了知，是识对境，分别作用。汝既未觉悟，识心即藏性，今诚应谛实观察，此眼等六处识心，为同为异？为空为有？为非同异？为非空有？若言是同，六用差别；若云是异，性中相知。是空，却了别分明；是有，全无形相。若言非同，元本一体；若言非异，六处殊用。若言非空，离于根尘，无识可得；若言非有，又能分别前尘。可知六识，不应说言，是同是异，是空是有。亦不应言，是非同非异，非空非有。

以藏性不变随缘，故不妨说空说有，说同说异；以藏性随缘不变，故非空非有，亦非同异。

汝元不知：如来藏中，性识明知，觉明真识；妙觉湛然，遍周法界。含吐十虚，宁有方所？据业发现。

壬三显理性

阿难既无真智，不悟真理，故元不知，如来藏中，性具之识，即妙明真知；本觉之明，即是真精妙识。妙觉，是寂而常照；湛然，是照而常寂。此中应有，清净本然一句，是显性具；周遍法界，是显性量；含吐十虚，宁有方所，循业发现，是显性用。含即包藏义，吐即出生义，此中含吐，共有六义。

一、约理性：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是吐十虚；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是含十虚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，是含十虚；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是吐十虚。

二、约迷情：昏扰扰相，以为心性，一迷为心，决定惑为色身之内，是含十虚；认悟中迷，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，色杂妄想，想相为身，聚缘内摇，趣外奔逸，是吐十虚。

三、约悟：阿难大众，闻佛开示，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大开圆解，悟知一切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，心精遍圆，含裹十方，是含十虚；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，是吐十虚。

四、约行：菩萨修习万行，不出一心，即含十虚；依一心建立万行，是吐十虚。一一异相，各各现同，是含十虚；则于同中，显现群异，即吐十虚。

五、约证：于一毛端，遍能含受，十方国土，是含十虚；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，是吐十虚。无量为一，是含十虚；一为无量，是吐十虚。

六、约果后起用：一微尘里，转大法轮，是含十虚；于一毛端，现宝王刹，是吐十虚。

含吐唯心，含无所含，吐无所吐，故宁有一定之方所，不过循众生之业力发现而已。前六大文中，一一皆有‘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’此中亦应有此二句。若随无上众生，究竟觉悟之心；应其所知，广大无限之量；循其所作非有漏非无漏业；发规佛界大圆镜智。随大道心众生，即悟净而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，广大有限之量；循其所作，非有漏非无漏业；发现菩萨六识，分证大圆镜智。随二乘自利众生，即迷染而悟净之心，应其所知有限广大之量；循其所作无漏业；发现无漏六识，成解脱知见，名无生智。随三界苦恼众生，纯迷染之心；应其所知狭劣之量，循其所作，有漏善恶业；发现三界六识，洞视不过分寸。

世间无知，惑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；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

壬四斥迷惑

世间，通指九界圣凡；无知，即未开佛知见。凡夫执识心从父母生，外道执从梵天生，是因缘；外道或执无因生是自然。二乘执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识，是因缘；灭六识，证涅盘为自然。利根三乘，以如幻根尘，生如幻识，为因缘；幻无自性，当体即空，为自然。菩萨以无明不觉生九界六识为因缘；灭九界六识，证大圆镜智，如如不动为自然。说因缘，说自然，皆是识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因缘，自然之虚妄言说，都无因缘自然之真实义。弥勒菩萨悟此识大即藏性，得证无上妙圆识心三昧。

尔时阿难，及诸大众，蒙佛如来，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

丁四大众圆悟分二。戊初经家叙益分二。己初叙益分二。庚初略叙

尔时，指佛开示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性已竟之时。阿难是法会当机，大众，指初心凡夫，是叙得益之众。蒙佛如是微妙开示，是叙所闻之法；微谓隐微，妙谓奥妙；今此法会，佛所开示，乃最胜了义，一乘妙法，故曰微妙开示。身心二句，正叙得益。众生执四大为实我身，执六尘缘影为实我心；因起烦恼，广作诸业，随业受报，处处障碍，不得自在。今闻了义之教，悟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故身得荡然；悟根识二大皆藏性，故心得荡然。由于身心荡然，故得无挂碍，此翻前‘默然自失’，‘重增迷闷’，‘重复悲泪’，等迷情。

是诸大众，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；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，所持叶物。

庚二广叙分二。辛初圆悟三大分三。壬初悟性量即相大。

此领悟四科中，‘不动周圆’义。七大中周遍法界，含吐十虚义。十番辨见中，见性周遍义。是诸大众，是叙得益之众，各各自知以下，是叙所得之益。既闻佛微妙开示，不独当机之阿难得悟，是诸同闻妙法之大众，亦各各皆自悟知，心遍十方；昔日未悟，故执心在内，执昏扰扰相，以为心性；今闻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，周遍法界，含吐十虚；故悟自心，遍十方界。既悟真心广大，反观虚空渺少，所谓：‘心融妙理虚空少，道契真如法界宽。’故阿难等，见十方虚空，如观手中所持叶物，如是渺少。虚空尚尔，则依空而有之物，更渺少矣。此翻前以缘心为自性者：‘一迷为心，决定惑为色身之内’以及‘推求寻逐我将为心’等迷情。

一切世间，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，心精遍圆，含裹十方。

壬二悟性体即体大

此领悟七大中‘清净本然’义，四科中：‘其性真为妙觉明体’义。辨见中：‘色心诸缘，及心所使，诸所缘法，唯心所现；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，真精妙心，中所现物。’及‘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。’翻上：‘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是故于中，观大观小’等

迷情。

初二句包括身心世界有情无情，亦即万法。次二句是悟万法唯心，后二句悟心包万法。昔日迷真逐妄，为物所困；今既悟万法唯心，则万物无不皆包含于一心，万物无不皆是常住真心，胜净明体，故曰：‘心精遍圆，含裹十方。’

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犹彼十方虚空之中，吹一微尘，若存若亡；如湛巨海，流一浮沤，起灭无从。

壬三悟性具即用大

性具即性空真色，性空真火等。用大，即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。十方虚空，是色法中最大者；微尘，是色法中最少者。微尘之于虚空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忽有忽无，故曰：若存若亡。微尘如父母所生之色身，空如今日所悟之妙觉明心。微尘不离于空，而不障碍虚空；如色身不离妙觉明心，而不碍于妙觉明心。又空不碍微尘，如妙觉明心，不碍于色身，故能循业发现。阿难等又悟法性，如湛然不动之巨海，而父母所生之色身，如海中所流之一浮沤，倏起倏灭，起则无所从来，灭亦无所从去。此即领悟全文：‘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’义，翻上‘以动为身，以动为境’及‘认一浮沤，目为全潮’等迷情。

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

辛二结属真因

真因望真果言，真果即无上菩提。今悟妙明心，依之而修，自可伏断烦恼，成无上道，故曰真因。

了然自知，谓对今日所悟之妙理，极为清楚明了，非从他闻，乃从自悟，了了而知，深深体会。获本妙心，谓悟本具妙明妙净之心，即常住不灭之真如妙性。真如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不可思议曰妙；清净本然，非成佛而后然曰本妙；即大义。此心无相，非一切时处，而能照一切时处，曰本明，即佛义。此心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曰本净，即顶义。悟本妙故，依之而修，成妙禅那中观；悟本明故，依之而修，成妙奢摩他空观；悟本净故，依之而修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。空观成，破法界见思，成实智菩提；假观成，破法界尘沙，成方便智菩提；中观成破法界无明，成真性菩提。悟本妙明净，为三菩提之真因。众生迷故，非失成失，今悟故，非得成得，故曰获。此翻上‘皆由不知真际所诣。’‘良由不知，寂常心性。’汝元不知，汝曾不知，等迷情。阿难自从淫室归来，请佛开示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三观门；佛酬其所请，苦口婆心，循循善诱，破识明心，去妄显真，乃至开示四科七大，无非藏性，阿难大众，至今方悟，相妄性真。终不辜负佛所开示，由此可知，悟道之不易。

礼佛合掌，得未曾有！于如来前，说偈赞佛。

己二叙仪

此乃经家叙述，阿难当时，礼佛之仪式。礼佛合掌，表示敬谢佛陀法乳之恩。今日所悟之理，虽然本具，但一向不知，现在不但闻所未闻，且得以开悟，实得未曾有。因而心生欢喜，故于佛前，说偈赞佛。佛之功德，深不可测，岂语可宣，赞可及，不过阿难既有所悟，且悟之理，即佛所证所说之法，因依之于佛前说偈赞佛，令现前当来，众生闻之得益，以报佛恩于万一耳。

妙湛总持不动尊，首楞严王世希有！

戊二当机偈赞分二。己初赞叹述益分二。庚初赞圆常人法

妙湛总持不动尊，是赞圆常人，首楞严王，是赞圆常法，世希有，是赞叹之词。文句云：‘妙湛者，即随缘常不变义。言总持者，即是不变常随缘义。言不动者，即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无二体义。’故妙湛是赞佛报身，佛以如智，证如理，惑尽智圆，成就圆满报身，常随缘而体不变。此不变体，湛然周遍；是阿难等领悟佛开示七大中：‘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’以及四科文中：‘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不可得’等义。即有即空，三谛中属真谛，三大中属相大，三德中是般若德，即空如来藏。总持是赞佛应身，佛从体起用，虽不变而能常随缘，随众生机，应身无量，是领悟七大中：‘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。’以及四科中‘幻妄称相’，‘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和合虚妄名灭’等义。即空即有，于三谛中属俗谛，三大中属用大，三德中是解脱德，即不空如来藏。不动，是赞佛法身德，佛证本具法身，非空非有，而能现空现有，空有不二，随缘而不变，不变而随缘。即领悟七大中，‘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’以及四科中，‘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。’三谛中属中谛，三大中属体大，三德中是法身德。即空不空如来藏，佛能圆悟三谛，圆断三惑，圆证三德，成就三身，故独称尊。

又妙湛，谓湛然不可思议之本，总括三德故曰妙湛。但持真谛，或但持俗谛、中谛，不名总持；必圆悟一心具足三谛，于真于俗或于中，随举一法，皆具真俗中三，方名总持。又但明佛法，或但明心法，或众生法，不名总持；必须于心佛众生三法中，随举一法，皆具足三法，方名总持。不动，即究竟不生不灭，不但中谛不动，真谛俗谛俱不动；不但法身不动，般若解脱亦皆不动。众生心性，本具此理，曰‘理即’妙湛总持不动尊。阿难大众，大开圆解，悟得此理，是‘名字即’妙湛总持不动。依此理而起圆妙三观，我法二执不起，是‘观行即’妙湛总持不动。从观行加功策发，任运究竟，断粗烦恼；相似见此理，是‘相似即’妙湛总持不动。从相似有功用道，无间道中，一心三观任运现前，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是‘分证即’妙湛总持不动。从分证无用功道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常观涅盘行道，断尽四十二品无明，证穷法界边际，是‘究竟即’妙湛总持不动。若理即妙湛总持不动，不名尊，以在迷位故；即使名字，观

行，相似，分证，均不名尊，以所证未圆故；唯究竟即妙湛总持不动，方称为尊，以超越一初圣凡，证理究竟故。

首楞严，是赞佛所证之法。梵语首楞严译云一切事究竟坚固。四科七大，见相二分，是一切事；皆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即究竟坚固。妙真如性，人人本具，是理即首楞严，阿难等因闻法而悟此真性，是名字即首楞严；若能进而称理起修，是观行即首楞严。如是相似，分证，乃至究竟，名相似即，分证即，乃至究竟即首楞严。首楞严，通因彻果。从分证已去，即名密因，究竟圆证，方为密果。若严格而言，于名字、观行、相似、分证等位中，所历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十地等菩提路，皆前位为后位之因，后位为前位之果；但非如来之密因、密果。必须等觉，方是如来密因，妙觉始是如来密果。佛以密因，证密果，故称首楞严王。般若经云：‘佛有恒沙世界。微尘数三昧，最后三昧，名首楞严王。’因此定为众定中之王，能证此定，即成无上法王，故名首楞严王。

世希有，是赞叹词，不但有情世间希有，正觉世间亦希有。妙湛总持不动尊，是希有人；首楞严王是希有法。若无希有人，岂能说希有之法；如无希有之法，如何显示希有之人？若人若法，无不希有；世出世间，悉皆希有，故曰世希有。

销我亿劫颠倒想，不历僧只获法身。

庚二述所证浅深

初句明断妄，次句明证真。销谓销除，亿劫即无量劫。颠倒想，即分别我执。众生因迷真超妄，以妄为真，谓之真妄颠倒，是指第六识见惑。三界共有八十八使，颠倒想，即五阴中之想阴，本经谓十二类生，各各皆有八万四千颠倒乱想。每一类生，复具十二类生之颠倒妄想。此颠倒妄想，非始自今日，而是迷真以来，迄今甚久，故曰亿劫颠倒想。阿难因闻法，一时顿断亿劫妄想，位在藏教初果。通教见地，别教初住，圆教初信。有谓阿难未堕淫室之前，已证初果。然则今应证得二果，但本经第八卷，谓阿难方断三界修心，六品微细思惑，而证二果。据此可知阿难未堕淫室之前，全属凡夫，至今方证初果。

梵语阿僧只，译云无央数；劫谓时间最长。法身，是真心别名，众生虽然本具，但无修德不显，必须经历三只修福慧，百劫种相好，然后获证五分法身。今阿难无须经历三只修行，即获此本具之法身，可知此获字，是悟获而非证获。昔日本具佛性，被颠倒妄想，重重覆盖，迷而不知；今既妄想销除，亲见本具佛性，故曰不历僧只获法身。

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；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伏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誓先入；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洹。

巳二誓愿请加分二。庚初发大愿

今对前言，前既悟获本具法身，今当克己精修，祈速成佛。果有果实，果效，果报之分。由因感果曰果报；修行发生效力曰果效；所作已办，终达目的曰果实。今阿难由修行办道，已生效力，是果效；从凡入圣，断惑证真，是果报；进而超二死，得自在，证佛果是果实。宝王指佛宝法王，于法自在；又世间宝王有种种功能，人所爱好，喻佛果功德无量，广被群生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：是发愿上求佛道以自利；还度如是恒沙众，是发愿下化众生以利他。还字表示不独自利，还要利他；不特运智，而且运悲。如是悲智双运，自利利他，当然速证佛果。但不断惑，如何证真；若不自度，如何度人；故阿难虽仅发愿上求下化，实则已包括四弘誓愿于中。此深心指悲智双运之心，自证佛道，于十方界，尽未来际，广度众生；此心既深且广，故曰深心。尘谓微尘，刹是国土。十方国土，多如微尘，其中上有诸佛，下有众生。今阿难发广大深远之心，于十方微尘国土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福慧双修，始可报佛微妙开示之深恩于万一。

伏请世尊为证明等四句，是发增上大悲之愿。前四句是发愿果后利生，自觉已圆，然后觉他；今此四句，是发愿果前自未得度，先度众生。愿重力微，故须俯伏请佛为作证明；实际是求佛加被，得满斯愿。五浊谓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梵语劫波译云时分，时当减劫，人寿减至二万岁时，众生起见等四浊，谓之劫浊。见浊之见，即众生所持见解，与事理相违，八十八使中五利使，即身边戒见邪等五见。众生执身为我，且于五阴身中，每一阴计四种我，再于过去，未来现在三世中计我，如是成为六十种我见，复加断常二见，共成外道六十二邪见，名之为身见。外道或执空有而起断常二边之见，例如外道计人死永灭，不复再生，更无升沉是名断见；或计人本属竖，畜本是横，鹄白乌黑，二皆自然，人死为人，畜仍是畜，作恶不堕，为善不升，是拨无因果之常见。断常皆各执一端之偏见，谓之边见。三谓戒取见，如诸苦行外道，非因计因，而妄持牛戒狗戒等。四谓见取，是诸外道，非果计果，如修四禅，误作四果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五是邪见，谓拨无因果者。此五种妄见，邪正不分，事理不明，名为见浊。烦恼谓贪嗔痴慢疑等五钝使；非分追求谓之贪；求不称心而起嗔；非我计我，非法计法谓之痴；人而无谦谓之慢；于诸善法心生疑惑，不能信解谓之疑。此五种妄心，能令众生作恶，流转生死，谓之使。能令众生烦动恼乱，浑浊自性，谓之烦恼浊。众生由邪见烦恼等集谛之因，而感苦谛之果，六道升沉，时而牛胎，时而马腹，此死彼生，此生彼死；为业所牵，轮回不已，谓之众生浊。人寿修短随化，终归于尽，无常迅速，谓之命浊。见及烦恼浊是生死因；众生及命浊是生死果。四浊同时而起，名之为劫浊。五浊恶世，众生个性刚强，善根浅，烦恼深，愚痴暗闭，难调难伏。今阿难发愿入此五浊恶世度众生，而且如有一众生未成佛之前，终不于此时取证泥洹。泥洹即涅盘。此显发心之深广。地藏菩萨誓愿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普贤菩萨，十大愿中，一一皆说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愿乃尽；而众生界，乃至烦恼无尽故，我此礼敬，亦无有尽。阿难虽属小乘，但今回小向大，竟发愿与诸大菩萨等；非菩萨再来，焉能如此？

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希更审除微细惑；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于十方界坐道场。
庚二请佛加

初句是赞佛威德，次句是求断惑，后二句求速成佛广度众生。战胜无敌。谓之大雄，能承办大事，谓之大力。佛已破五住烦恼，所向无敌故曰大雄；佛能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盘，名为大力；佛本无缘大慈，与众生究竟之乐，曰大慈；佛运同体大悲，拔九界众生生死之苦曰大悲。大雄大力是赞佛自利之德；大慈大悲是赞佛利他之德。大雄大力是能证之般若，所证即法身；大慈大悲是果后妙用，即解脱德；故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即赞佛三德。阿难粗惑已断，细惑犹存，故希佛更教其审察除去微细惑之方法。细惑有二：一是三界思惑，二是出世无明。思惑是烦恼障，无明是所知障；思惑阿罗汉能断，无明大菩萨可分断。今阿难虽悟法身，但二惑俱在，由于思惑所覆，不成四果；无明所障，不能成佛。故求佛更为开示，以除二惑，二惑除，自可早登无上觉位。十方，谓东南西北，四维上下。坐道场，即于菩提树下，成佛利生。阿难急于成佛，志在十方界坐道场，说法利生；可知非为一己之乐，而求佛道。华严经云：‘毗卢遮那佛，愿力周沙界；十方佛土中，恒转无上轮。’一佛如此，佛佛皆然，诸佛无不于常寂光中，垂迹三土，应众生机，广作佛事。若是胜应身，则在实报土坐道场，转无作无量，二种四谛法轮。若带胜应及带劣胜应身，则于方便土坐道场，说无量四谛法，引诸声闻缘觉，舍小入大。若劣应身，则于同居土坐道场，为三界众生，说无生生灭二种四谛法；若有利根，亦为说无量无作二种四谛法。今阿难发愿于十方界坐道扬，亦将视众生机情如何，而应何身，为说何法。早登无上觉是报身，于十方界坐道场是应身。
舜若多性可销亡，烁迦罗心无动转。
庚三喻不退

梵语舜若多，译云虚空；烁迦罗，译云坚固。此总结其所发之愿，坚固无比，即使虚空之性可销亡，而我阿难所发上求下化之深心，决不动转。

上来三卷洪文，皆显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圆三谛理。初科正明理性，是显空如来藏，圆真谛理；不空如来藏，圆俗谛理；空不空如来藏，圆中谛理。

七处求心了不可得，是显空藏；七处问答历然，是显不空藏；求心不有而问答历然，是显空不空藏。此是破妄中显圆三谛理。

见性灵明离一切相，是显空藏；见性无相，而能照了诸法，是显不空藏；非相遍照诸相，显空不空藏。此十番辨见中，所显圆三谛理。

性真常中，求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不可得，是显空藏；因缘离合，妄有生灭，是显不空藏；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，妙真如性，是显空不空藏。此四科中圆三谛理。

清净本然，示空藏；循业发现，示不空藏；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示空不空藏。此七大中圆三谛理。

阿难大众，各各自知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，所持叶物，是悟空藏；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如空尘海沤，是悟不空藏；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，妙明元心，是悟空不空藏。利根者，随悟随证；钝根者，悟而后修。若观空藏，即成妙奢摩他空观；观不空藏，即成三摩钵提假观；观空不空藏，即成妙禅那中观。空观成，破法界见思，成实智菩提；假观成，破法界尘沙，成方便智菩提；中观成，破法界无明；成真性菩提。修三妙观，为成无上菩提之方便；然修此三观，非先悟后修，不名真修。故开圆解，又为修三观之方便，此方便中之方便，亦即为最初方便。可见前三卷文，皆佛为酬阿难最初方便之请而说。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三终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（卷第四）
海仁老法师主讲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四

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褊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。
丙二广破余疑分二。丁初明事理性相本融分三，戊初疑请分二。己初叙敬

小乘无学，法执坚固，不解藏性随缘妙用，因疑藏性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？又不达万法唯心，相妄性真，法法圆融，周遍无碍，故疑四大，云何不相为碍？其次是阿难闻佛开示富楼那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；狂性顿歇，歇即菩提。胜净明心，本周法界，不从人得；何藉劬劳，肯綮修证。因而又起因缘自然之情执，此皆属余疑。既非三言两语，可令明白，佛不得不详为解说，故曰广破余疑。

丁初明事理性相本融，事谓十法界，依正诸法，亦即阴入处界，有生灭去来等事相。理谓一心清净本然，不生不灭之理性。事相乃依理性而幻现，妄无自性，当体即空，是事不碍理；理性空寂，不碍万有繁兴，故有十法界事相差别，是理不碍事。以事不碍理，理不碍事，故得圆融。性谓藏性，相谓七大；藏性本具七大之相，七大之性皆是如今藏性，故曰性相本融。

本科经家叙述，富楼那敬佛之仪式。尔时，谓当阿难说偈赞佛竟时。梵语富楼那，译满愿，是

父名；弥多罗尼，译慈行女，是母名。从父母立名，简称满慈子；佛十大弟子中，说法第一。今于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褊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是身业恭敬；合掌恭敬，是意业；而白佛言，是口业恭敬；三业恭敬是请法之常仪。

大威德世尊！善为众生，敷演如来第一义谛。

己二叹述分二。庚初叹德

初句是赞佛自利德，次句赞佛利他德，最后一句赞叹佛所演说之大教。诚如阿难所赞，佛具大雄大力故，内降一切烦恼，外伏一切魔怨，故曰大威。佛大慈大悲，普救众生，拔苦与乐，曰大德。大威是般若实智，大德是方便权智；实智自利，权智利他，二利究竟成就曰世尊。第一义，是佛所演说之大教。此教所诠之理，为万法之祖，众义之宗，故曰第一。此第一义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离四句，绝百非，不可以识识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口议，本无说示；今佛以权智方便，于无说示中，方便说示，故曰善为众生，敷演如来第一义。虽然第一义理，人人本具，但迷而不知，唯佛与此理相应，故名如来第一义谛。

世尊常推说法人中，我为第一。今闻如来微妙法音；犹如聋人，逾百步外，聆于蚊蚋，本所不见，何况得闻？佛虽宣明，令我除惑。今犹未详，斯义究竟，无疑惑地。世尊！如阿难辈，虽则开悟，习漏未除。我等会中，登无漏者，虽尽诸漏，今闻如来，所说法音，尚纡疑悔。

庚二述请分三。辛初总述疑请

初二句按佛昔日所赞，今闻如来以下，正是述疑。法华经云：‘汝等见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否，我常称其，说法人中最为第一。’又云：‘汝勿谓富楼那，但能护持，助宣我法；亦于九十亿诸拂所，护持助宣，佛之正法；于彼说法人中，亦最第一。亦于七佛说法人中，而得第一。，今于佛所说法人中，亦为第一。乃至于贤劫中，当来诸佛，说法人中，亦复第一。’又云：‘目舍如来，无能尽其，言论之辩。’在阿含经，佛亦说：‘我佛法中，善能广说，分别法义，辩才无碍，满慈子第一。’故曰：‘世尊常推，说法人中我为第一。’

微妙法音，指前文佛七番破妄，十番显见，会四科为藏性，融七大体性周圆，此皆精微奥妙之法，曰微妙。佛具八音，微妙法音，是八音中之极好音。又佛音能显妙法，谓之微妙法音。富楼那意谓，佛常赞我，为说法人中，最为第一；今闻佛前文所开示，犹如聋人，远逾百步之外，聆于蚊蚋之声，不但不见，亦复不闻。聋人，喻声闻慧耳，为无明所障；逾百步外，喻声闻去佛境界甚远。蚊蚋微音，喻佛微妙法音。声闻位在圆教七信，尚有八、九、十信，及十住、行、向、四加行、十地、等觉，共四十八位，方得成佛。故于佛境界，本所不见，亦复不闻。因此佛虽明以开示，万法唯心，令我等解除疑惑；但因我等所知障重，仍未详明此义之究竟，而得至于，无疑惑地。如阿难辈以下是述致疑之由。阿难等所知障轻，闻佛开示，悟顿妙心，周遍常住；但烦恼障重，见惑之习，思惑之漏，二皆未除，仍未得证，阿罗汉果。即使在会大众之中，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已登无学，尽诸烦恼，横超三界，永不漏落生死；今闻第一义谛，微妙法音，尚且未能领悟，而纡绕于疑悔之间。疑谓疑今所闻大乘第一义理，悔谓悔恨昔日爱念小乘之法。

世尊！若复世间，一切根尘，阴处界等，皆如来藏，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，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？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？

辛二别述二难分二。壬初从阴入处界起理违事难

初五句是按佛语，后五句是举疑情。世间指器世间，根尘即前十审办见中谓根尘相对。阴处界即五阴，十二处，十八界；等是等于六入及七大。四科文中，科科皆云，本如来藏。七大文中，一一皆言如来藏性，清净本然。然则，藏性之外，应更无别法；云何现今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山河大地是无情世界，诸有为相是有情众生。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众生有生老病死。世界空已复成，众生死后再生，故曰次第迁流终而复始。满慈之意，既四科七大，一一皆如来藏清净本然，更无差别，云何复有山河大地等生灭杂染之相？岂非理违于事？殊不知藏性不变，而能随缘，不防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此等异相，如空华水月，镜像灯影，当体即空；空故仍然清净本然。佛开示阴入处界本如来藏，是即事即理；清净本然，而幻现诸相，是即理即事。满慈执空藏不变之体，而迷不空藏随缘之用，故有此疑。

又如来说：地水火风，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。世尊！若地性遍，云何容水？水性周遍，火则不生，复云何明，水火二性，俱遍虚空，不相陵灭？世尊！地性障碍，空性虚通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？

壬二从七大起相违性难

七大中根识二大，属于心法，无形无相，故今但举五大而起疑问。地等四句是按佛语。如前空大文中云：‘若此虚空，性圆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当知现前，地水火风，均名五大。’现云：本性圆融，即牒前之‘性圆。’今云周遍法界，即牒前之‘周遍’。今云湛然常住，即牒前之‘本不动摇’。既均名五大，则地水火风，亦应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。然事实不然，若地性周遍，何能容水；又水火相克，若水性周遍，火大应该不生，云何佛又发明，水火二性，俱遍虚空，不相陵灭。富楼那复称世尊云：地是有形，属于障碍之物；空性无形，而畅通无阻，如是一通一碍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？

而我不知，是义攸往，惟愿如来，宣流大慈，开我迷云，及诸大众。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，钦渴如来，无上慈诲。

辛三请佛开示

我等智浅，不知五大圆融义之所归；惟愿如来，发宣流布，大慈悲风，拂开我等疑惑之迷云。因迷惑如云，能障心光，不悟七大圆融之理；若然佛降慈风，扫除我等迷云，心地智光，便可显现，而照彻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之理。作是语以下是经家叙仪。满慈请佛开示之后，即与大众，五体投地，向佛顶礼，钦仰渴慕，如来无上慈悲之教诲。

尔时世尊，告富楼那，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：如来今日，普为此会，宣胜义中，真胜义性。令汝会中，定性声闻，及诸一切未得二空，回向上乘，阿罗汉等，皆获一乘，寂灭场地，真阿练若正修行处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富楼那等，钦佛法音，默然承听。

戊二许宣

因富楼那问，故佛呼其名而告之，并告会中漏尽无学，诸阿罗汉。初二三果，皆未漏尽，名为有学；四果阿罗汉方得漏尽，名为无学。诸是除千二百五十常随众外，其他已证四果之小乘圣者，此标听法之机。如来今日二句，是许为宣说。胜义有四：佛说蕴处界等，皆因缘生法，是世间胜义；佛说四谛括尽世出世因果，是道理胜义；依佛法修行，断二执，证二空真如之理，谓之证得胜义；第一义谛，显万法唯心，心外无法，是胜义胜义。今佛许宣胜义中真胜义性，即第四种胜义胜义，是标许说之法。令汝会中以下，是显所得之益。已证阿罗汉，但沉空滞寂，不肯发心入俗利生者，谓之定性声闻。虽能回小向大，但智薄位浅，但证我空，未证法空者，谓之未得二空，回向上乘阿罗汉。等是等于人天大众。一乘即最上乘，贤首大师判楞伽经为顿教一乘，华严经为别教一乘，法华经为同教一乘。此经传入中国，在贤首之后，故未曾判。至于一乘之同异，其义有五：一是开显为同；直显为异。二是无不从此法界流为异；无不还归此法界为同。三是法华废权立实为同；华严一切法门无尽海为异。四法华融一初权教归于一乘实教为同；华严一为无量，重重无尽为异。五法华明性具是同；华严明性起为异。又合共为同；不共为异。全收为同，普拣为异。泯诸为同；不泯为异。共具为同；别起为异。寂谓不动，灭即无生。一乘寂灭场地，指一真法界，不生不灭之本觉果体。梵语真阿练若，又名阿兰若，译云离喧闹处，亦名寂静处。凡夫以有声为喧闹，无声为寂静；二乘以生死为喧闹，以涅盘为寂静；菩萨以二边为喧闹；以中道为寂静。殊不知一切法本来寂静，不但涅盘寂静，生死亦寂静；不但菩提寂静，烦恼亦寂静。若但境静，不名真阿练若，必须了知万法唯心，心外无法，方名真阿练若。若见有修有证，不名正修，要达万法唯心，本无生灭，以此不生不灭之心为修因，方名正修。，方可契证不生不灭之本觉果体。依果起因，由因契果，是名正修行处。汝今谛听，是诫听；当为汝说，是许说。富楼那等钦仰佛之法音，默然承听，正是师资契合，机教相投。

佛言富楼那：如汝所言，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汝常不闻，如来宣说，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富楼那言，唯然，世尊，我常闻佛，宣说斯义。

戊三正说分二。己初答迷真起妄以释理违事难分二。庚初总辨真觉分二。辛初直指觉性本来寂照

初句是佛呼当机之名，次三句是佛牒当机所问。汝常不闻等四句，是佛征问当机，昔日所闻之法。性觉，谓真如理体，未涉事用；本觉，谓理体天然本具，不假修为；二皆众生本具之真心。此真心寂而照曰妙明，照而寂曰明妙。众生本具，与佛所证，原无二体，众生迷故，枉受生死；诸佛悟故，常乐我净。诸佛之所以兴权启教，无非指示众生，悟此性觉，证同于佛。故此理为佛所常说，富楼那既为常随众，岂有不常闻。故富楼那答曰：唯然世尊！我常闻佛宣说斯义。

佛言：汝称觉明，为复性明，称名为觉？为觉不明，称为明觉？富楼那言：若此不明，名为觉者，则无所明。佛言：若无所明，则无明觉，有所非觉；无所非明，无明又非觉湛明性。

辛二双破觉非明与不明

富楼那为佛弟子中说法第一，既常闻佛说斯义，亦当常为人说，故佛双举真妄，审问满慈，视其如何取舍。觉字牒前性觉本觉，明牒妙明明妙。佛问满慈，当汝为他人说法，称说觉明之时，究竟意中，作何解释？为是性觉本明，但称为觉，明即在中；举觉便具妙明明妙？抑或为性觉本不具明，必须加明而照于觉，方合称明觉？初问是悟境，次问属迷情。本觉妙明，是为真觉，芳于本觉之外，另加明于觉，即属妄明妄觉矣。富楼那答谓：若此觉体，不更加明，名为觉者，则虚名为觉而已，实无所明。其意必于觉体之外，必有所明，照于觉性，然后并称明觉，显然属于迷情。故佛按其所答而破之曰：如汝所言，若无所明，则名为无穷之觉，必有所明明照于觉，方名明觉。但汝竟不知，若有所明，必有能明，能明是心，所明是境，心境历然，能所相对，则已非寂照不二之真觉矣，故曰有所非觉。恐闻有所非真觉，而转计无所明是真觉；故再破之曰，若无所明，则此觉体，非是有明而成为晦昧之无明，既成无明，当然又非本觉湛然妙明之真性。故说有所明，或无所明，俱非真觉，本具之妙明。

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；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；异彼所异，因异立同，同异发明；因此复立，无同无异，如是扰乱。相待生劳，劳久发尘，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，尘劳烦恼。

庚二别明迷悟分二。辛初明众生迷真成妄分三。壬初明所起妄因

性觉，即前文之性觉本觉，性觉原本妙明，本觉必然明妙，不落能所；但因妄欲加明照于本觉，遂将妙明转为能明之无明，将真觉变为所明之妄觉，故曰：‘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’此即

无明不觉，一念妄动，亦即下文所谓：‘知见立知，是无明本。’此本具妙明之性觉，元非所明之境，但因加明于觉，妄以本觉为所缘境，本觉终不可明，遂以晦昧之无明业相为所明，此所明境，因能明之无明而立，故曰：‘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’所明之无明业相，既已妄立，复由无明力，转本有智光，成为能见之见分，故曰：‘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’属三细中能见分。觉性本无能所，更无同异，但因一念无明妄动，使本觉真空，成为晦昧之顽空，空同界异，因异显同，世界之异相未成，虚空之同相不显，既无异相，亦无同相。今因能明之无明，欲有所明，而立此晦昧之无明业相为所缘之境，而引生妄觉之能见分；能见本无所见，但因缘于晦昧空境，定欲有所见，而于无同异中，忽然见有种之差别异相之境像；故曰：‘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’属三细中相分。既立能所，心境相对，遂因异于彼炽然成异之异相境界，而立一种同相之虚空。由于虚空之同，以及境界相之异，一同一异；互相发明，复成立一种，无同无异之众生相。众生相貌各异谓之无同；众生觉知本同故曰无异。如是炽然成异之境界相，为成立世界之始因；因异立同之同相，为幻生虚空之根本；同异发明之众生相，为众生相续之原因。空、界、众生，无不皆从自心幻生，还复扰乱自心，故曰如是扰乱。此即前文：‘晦昧为空，空晦暗中；结暗成色，色杂妄想，想相成身。’以及下文：‘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’此皆明迷真起妄，亦起信论云：‘无明不觉生三细。’相待以下是：‘境界为缘长六粗。’谓能见之众生，所见之空界，互相对待，而发生劳相，劳相即六颜粗中智相。由于境界为缘，致使藏识海中扰乱动摇，起智分别，转生劳虑，即引生第七识俱生法执。劳久，指第七识恒审思量，相续不已而成六粗中相续相，属于分别法执。发尘，谓第六识周遍计度，我及我所，是六粗中执取相，属俱生我执。由我取境，因境牵心，心境和合，遂成十二类生。即前六入文中。所谓：‘由于明暗，二种妄尘，发见居中，吸此尘象，名为见性。’是六根初起之众生相，非今所受之果报体。自相浑浊，谓第六识心，不了万法唯心，分别人我，是分别我执，六粗中计名字相。由是引起尘劳烦恼，即六粗中，起业相。因六识分别，而生憎爱取舍，取是贪，舍是嗔，执着名痴，胜我者妒，不如我者慢，如是贪嗔等烦恼，皆由计名字相起，故曰：‘由是引起尘劳烦恼。’

起为世界，静成虚空，虚空为同，世界为异；彼无同异，真有为法。

壬二明所感妄果分二。癸初牒上略明

世谓三世，界即界限。此正答富楼那所问：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？由于性觉妄起无明，因而三细，而六粗，而起惑作业，业因既成，必感苦果之依正二报。起为世界，是依报，静而无相则成虚空，空无差别，即前之同相；世界形相差别，即前之异相；由于同异二种发明，而有十二类生。十二类生身形各异，固非虚空之同，而十二类生属于有知觉之有情，亦非世界之异；此无同无畏之众生相，即业果正报，属真有为法，是六粗中业系苦相。

觉明空昧，相待成摇，故有风轮，执持世界。因空生摇，坚明立碍，彼金宝者，明觉立坚；故有金轮，保持国土。坚觉宝成，摇明风出，风金相摩，故有火光为变化性。受明生润，火光上蒸，故有水轮，含十方界。火腾水降，交发立坚；湿为巨海，干为洲潭。以是义故，彼大海中，火光常起，彼洲潭中，江河常注。水势劣火，结为高山；是故山石，击则成焰，融则成水。土势劣水，抽为草木；是故林薮，遇烧成土，因绞成水。交妄发生，递相为种，以是因缘，世界相续。

癸二广显三种相续分三。子初明世界相续

觉谓本觉性觉，明谓妙明明妙。此觉明寂照不二，体非真妄，而能为真妄所依。以闻法修证，故非真成真；以迷惑作业，非妄成妄。空谓顽空，昧是晦昧。由迷于大觉真空而幻起顽空，因迷于本觉妙明，而成晦昧之无明，故曰觉明空昧。因无明不觉生三细，能所相形相待，而成摇动之风；风大摇动不已而成轮，故有风轮执持世界。准是可知，风大乃无明不觉，一念妄动之动相而已。一切世界，皆依风轮而住。华严经云：‘有须弥山微尘风轮，最上之风轮，名殊胜威光藏；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。’因空生摇等四句，是明地大生起之因。初句牒前风大觉明空昧，相待成摇，而生摇动之风轮。今再因坚固执着妄明，欲明晦昧之空体；奈空体不可明，遂结暗成色，成为地大坚碍之相。金宝是地大之精华，地性坚碍，莫过于金。此坚精之金宝，乃无明妄觉所立坚碍之相，故曰：‘彼金宝者，明觉立坚。’坚执不已，积而成轮，故有金轮保持国土。可知世间地大种，亦不过是无明妄心，一念之坚相而已。坚觉宝成等四句，明火大生起之由。坚觉宝成，是牒地大，摇明风出，是牒风大；地风二大为生火大之因。由于坚执妄觉所成之金宝既立，摇动妄明妄觉之风复出，金性属坚，风性属动，一坚一动，相触相摩，二物互相磨擦，故有火光；火大虽无能持之轮用，而有变化之功能，名之为变化性。世间诸火，不离妄心，相摩所成，可知火大，亦无明妄心中，一念执相而已。宝明生润等四句，是水大生起之由。宝谓金宝，明指妄明，由于坚执妄明，而成立之金宝，其体明净而能生润，如五金之属，遇热气即出水。今火上蒸于金宝，故有水出。蒸润不已，积而成轮，故有水轮，含十方界。可见水大获，亦无明妄心中，金火二妄蒸润所成。此总明四大种生起之由；而四大种又为组成世界万物之根本。世界万物依于水轮，水轮依于金轮，金轮下有火轮，火轮下有风轮，风轮下有空轮，空轮依无明，无明依本觉，无明虽非本觉；然无明之相，不离本觉之性。既四大始于无明妄心，妄心又不离本觉真心；故曰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。身心器界，无不从此真妄和合之识心而成立。

火腾水降以下，是明四大种，转展而成世界诸法。火性轻故上腾，水性重故下降；一腾一降，互相交发，立诸坚相。此坚固之相，湿者则成大海，乾者则为洲潬。浮土可栖曰洲，聚沙可住曰潬。即四大部洲中，水陆二居之依报。以是水陆二居，是水火交互发生之故，彼大海畜水之处，火光常起，而洲潬质碍之地，江河常注。于中水势劣于火，而火势强盛，则结为高山；如敖水为盐，堆积如山。因高山同含水火之成份，故山石相击，则有火出，相融则成为水；如炼五金，无不成汁。若然土势劣于水，水势强盛，则抽拔泥土之精华，而成草木。以草木是土随

水润而成，本身含有水土成份，故遇烧成土，因绞成水。

交妄以下，是明结成世界相续之由。交谓交互，妄谓妄心妄境。由于妄心妄境，辗转相生，初由一念无明妄心，而成空昧；明昧相倾，摇动生风；再坚执妄明，而生地大；再以风金相摩，而生火大；再以金火相蒸而生水大。如是四大，交妄发生，递相为种；水火为洲海之种，水势劣火为高山之种，土势劣水为草木之种。以是递相为种之因缘，则有依报世界之成住坏空，终而复始，相续不断。

复次富楼那，明妄非他，觉明为咎。所妄既立，明理不逾；以是因缘，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。色香味触，六妄成就，由是分开，见觉闻知。同业相缠，合离成化。见明色发，明见想成。异见成憎，同想成爱，流爱为种，纳想为胎；交沟发生，吸引同业，故有因缘生羯罗蓝，遏蒲昙等。胎卵湿化，随其所应；卵唯想生，胎因情有，湿以合感，化以离应。情想合离，更相变易，所有受业，逐其飞沉，以是因缘，众生相续。

子二明众生相续之因

佛再次告富楼那言：‘明妄非他，觉明为咎。’意谓发明妄心妄境，并非他因，全是众生迷于本觉妙明，而妄欲加明于觉，成为妄觉妄明之过咎。前之依报世界，后之正报业果，无不皆由此妄觉妄明，忽然而生，继而相续不断。因于性觉加明，而成虚妄之无明，无明欲有所明，而性觉又非所明之境，遂立晦昧之无明业相为所明。即前：‘因明立所。’所明之妄境既立，则明理不逾，即前：‘生汝妄能。’明是能见之见分，理即无明业相，亦即本觉妙明。由于能见；见于业相，业相晦昧不可见，而能见之无明必定欲有所见，遂结暗成色。因此，为色所限，听不出于声，见不超于色，心被境局，不能超逾。此仍属本识中之境界相。色香味触以下，即由三细转成六粗。色香味触概括六尘。六种妄尘之粗境，由是将一心本觉明体，分成见闻觉知等六根。内有根，外有尘，根尘相对；因境牵心，由心取境，心境和合，起惑作业。同作一业，则生生相缠，互为眷属，故有胎卵之类众生。合指湿生，离指化生，以不同业故，但由一己业力，或合而成形，或离旧化生，此明胎卵湿化四生之形成。

‘见明色发’等六句，是举人道中阴身投胎之亲因。人道一期寿终，未转生前，名中阴身。中阴投胎之时，于无缘处，其黑如墨，别无所见；惟当同业有缘众生交遘时，中阴身即见一点光明之色，即乘光趋赴，刹那便至。见明色发，是指妄心见妄境；明见想成，是由妄境而起妄惑；便成欲爱之想。男见父，女见母，皆为异见，则成憎；男见母，女见父皆是同想，则成爱。承此一念爱染之心，便为受生之种子，因此纳受欲想爱染之心于父精母血之中，便成为胎。交遘发生，吸引同业，是明父母之助缘。以中阴身想爱之亲因，加以父母交遘之助缘，遂生羯罗蓝，遏蒲昙等之胎相。俱舍论云：‘胎有五位，初七日名羯罗篮，译云凝滑；次七日名遏蒲昙，译云疱；三七日名闭尸，译云软肉；四七日名羯南，译云硬肉；五七日名钵罗奢怯，译云形位。’如是胎中，七日一变，直至十月满足出胎。今举胎中初两种相，等括其他胎位，故曰羯罗蓝遏蒲昙等。

胎卵湿化以下，是明四生业因不同，故受业果亦异。卵则惟因妄想而生；胎因男女爱欲之情而有；湿以自业及外境暖湿之气和合而感；化以厌旧喜新，离此托彼而应。情想合离四生，更相变易，或情变为想，或想变为情，或合易为离，或离易为合，互相更换，彼此变易，遂成十二类生之差别。受是果，业是因，由因感果，丝毫不爽。作善则上升曰飞，作恶则下堕曰沉。受报时再作业因，由业因再受报，如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无有了期，故曰以是因缘，众生相续。’因缘有远有近，远则无明为因，业识为缘；近则情想合离为因，父母暖湿等为缘。如是四生转换，三界升沉，生死轮回，相续不已。

富楼那，想爱同结，爱不能离，则诸世间，父母子孙，相生不断。是等则以欲贪为本。贪爱同滋，贪不能止，则诸世间，卵化湿胎，随力强弱，递相吞食，是等则以杀贪为本。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。如是乃至，十全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啖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，是等则以盗贪为本。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；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；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唯杀盗淫三为根本，以是因缘，业果相续。

子三明业果相续

想谓妄想，爱是贪爱；两性相爱，如磁相吸，谓之同结。众生由于同想成爱，如胶如漆，不能舍离；则诸世间父母子孙，相生不断。是等皆以欲贪为本；欲贪即中阴身，受生时之欲想爱染之心，因欲想而成贪爱，因贪爱而受身，故贪欲为生死之根本。

由于贪爱而有生命，既有生命，必须滋养，彼此皆欲滋养身命，势必互相残杀生灵，互相啖食彼肉。如是四生，随其力量不等，以强凌弱，以大食小，彼此相吞相食，此等皆以杀贪为本。印度地多沙漠，五谷难生，人皆以羊为主食；故佛举如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以明因果循环。人贪滋养故而食羊，羊岂甘心，为人所食？宿业既偿，则死而为人；人造杀羊之业因，则死后必感为羊之业果，以酬宿世杀业。如是人羊转换，互相啖食。岂独人羊如此，乃至十生之类，无不皆互相啖食，互相酬报。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生生死死，转辗报复。杀业为十恶之首，故曰恶业。由于恶业是与生俱来，冤冤相对，穷未来际，报复不已。是等则以盗贪为本者，因被杀之生命，实不甘愿就死，因人强夺其命故属于盗；是以杀生，实以盗贪为本。

汝负我命以下，是明业因相续。负者欠也，杀生之人，既杀彼命，当负命债。此中应有四句，谓：‘汝负我命，汝还我命；我负汝债，我还汝债。’以是命债，惑业为因，现行为缘，虽经百千劫，怨对相遇，酬偿不已；故常沦溺生死苦海，不能出离。此约盗贪者言；汝爱我心等五

句，则约欲贪者说。亦应有四句，谓：‘汝爱我心，我爱汝心；汝怜我色，我怜汝色。’或‘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；我爱汝心，汝怜我色。’以是爱怜惑业为因，现行为缘，经百千劫，想爱不离，故常在爱欲缠缚中，相续不已，难得解脱。惟杀盗淫以下，是总结过。众生之所以常在生死缠缚，不能出离，并无他故，惟以杀盗淫三种贪习种子而为根本。以是杀贪，盗贪，淫贪之种子为因，现行为缘，故有众生之业果相续不已。

富楼那，如是三种，颠倒相续，皆是觉明，明了知性，因了发相。从妄见生，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，次第迁流，因此虚妄，终而复始。

壬三结果归因

如是乃承上起下之词，如是前来所说，世界，众生，业果三种相续颠倒之相，皆由众生，性觉妙明，妄为明觉，而成明了知性。因此明了知性之无明欲有所明，故发出无明业相，以及见分相分等三细，此即从真起妄，无明不觉生三细。从妄见生以下，是境界为缘长六粗。妄见是粗惑，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是粗境，如是心境和合，由心取境，因境牵心，作业感果，故有次第迁流。人若死而生，是终而始，生而死是始而终。乃至山河国土，成住坏空，无不终而复始，始而复终，此皆因虚妄之惑，而作虚妄之业，而受虚妄之苦，惑业苦三，同一虚妄。富楼那问：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，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，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？今佛答：由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复由细至粗，惑业苦三，相续不断，故有世界众生，业果迁流不息。

富楼那言：若此妙觉，本妙觉明，与如来心，不增不减；无状忽生，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。如来今得妙空明觉，山河大地，有为习漏，何当复生？

辛二明诸佛悟妄唯真分二。壬初领义起疑

富楼那因领佛前文开示，迷真起妄，从细至粗，故有三种相续，次第迁流，终而复始。遂疑佛果有终，初四句是领众生本具藏性。次三句是领迷真起妄；后四句正属疑问。佛所证之理，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，曰妙空，照彻法界，曰明觉。富楼那因执性具有始，故疑佛果有终。因问佛言：若众生本具之本妙觉明，与佛所证之妙空明觉，无二无别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；众生既能从真起妄，无状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；然则如来今已证得，妙空明觉，山河大地之世界，有为相之众生，以及习漏之业果，何时当复再生。楞严文句：‘此问有二迷，一迷于修德；众生但具性德，故有迷真起妄之事；如金在矿，与沙石俱。佛有修德，既返妄归真，则无复迷真起妄；如金出矿，无复杂与沙石。二执法实有，不知迷真起妄，全妄即真，非离真而实有妄，妄现诸法，如空华，如水月，如镜影，本无实体，故佛以四喻答之。’

佛告富楼那：譬如迷人，于一聚落，惑南为北。此迷为复因迷而有？因悟所出？富楼那言：如是迷人，亦不因迷，又不因悟。何以故？迷本无根，云何因迷？悟非生迷，云何因悟？佛言：彼之迷人，正在迷时，攸有悟入，指示令悟。富楼那！于意云何？此人纵迷，于此聚落，更生迷不？不也！世尊。富楼那！十方如来，亦复如是。

壬二举喻答释分二。癸初喻妄因妄果其体本真

迷人，即迷失方向之人；喻迷真起妄，背觉合尘之众生。当迷人惑南为北之时，南方并不因其迷而转为北。喻众生迷真起妄，真体并不因其迷而变成妄。此迷为复因迷而有？因悟而出？是佛反问富楼那，迷因所在。当楼那答言：如是迷失方向之人，其迷既不因迷，亦不因悟。并自解释云：迷本无根，云何因迷；悟非生迷，云何因悟。若迷因迷，则未迷前，自应有迷；今征之事实，正当迷时，求迷尚不可得，况未迷前，本来无迷，故曰迷本无根。既迷无根，云何生迷？悟之与迷，敌体相对，悟则不迷，迷则不悟，如明之与暗，互相违背，云何相生？故迷既非因迷有，亦非因悟而出。迷喻无明，悟喻本觉，无明之前，本无无明，云何可说，无明因于无明而有；而本觉属真，无明属妄，无明有生灭，本觉原无生灭，一真一妄，云何相生？虽经曰：‘从真起妄。’然妄但依真起，非真体能生妄；喻影依镜现，非镜体中，能生诸像，此正显迷本无因。

佛言，彼于聚落迷失之人，正当惑南为北之时，忽有明辨方向之人，指示迷人，令悟明方向，不至再惑南为北。富楼那，在汝之意以为如何，此人纵然曾经于此聚落，迷失方向；但既经悟者指示，明白方向之后，更生迷否？富楼那言，不也世尊。佛言：富楼那！十方如来，亦复如是。此喻佛为众生时，虽迷真起妄，认妄作真；忽遇古佛，觉悟圣人，指示开悟，断惑证真之后；更不生迷；故曰十方如来，亦复如是。

此迷无本，性毕竟空；昔本无迷，似有迷觉，觉迷迷灭，觉不生迷。亦如翳人，见空中华，翳病若除，华于空灭。忽有愚人，于彼空华，所灭空地，待华更生，汝观是人，为愚为慧？富楼那言：空元无华，妄见生灭，见华灭空，已是颠倒，敕令更出斯实狂痴，云何更名，如是狂人，为愚为慧？佛言：如汝所解，云何问言：诸佛如来，妙觉明空，何当更出山河大地？

初二句谓无明无体，如迷本无根。此迷既非从迷生，亦非因悟有；正在迷时，亦无迷性可得，故曰性毕竟空。诸佛昔为凡夫时，本无迷性可得，不过似有迷时之妄觉耳；如迷路人，正在迷时，亦无迷可得，不过似有迷时妄觉惑南为北而已。若遇智者指示，起智观察，觉得无明妄有，本无实体，则心中无明顿销，妄想即灭，故古德云：‘不怕念起，但怕觉迟。’楞伽经云：‘觉想生为智。’梵网经云：‘无量见缚，求心故解脱；无量妙行，求心成菩提；无量功德以求心为本。’大乘心地观经云：‘若能观心性空，惑障不生便解脱。’六祖大师亦云：‘一灯能破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’此皆觉迷迷灭之理。觉不生迷，但约分证位已去而言，若在名字觉，或观行相似觉，尚且难保不复再迷。必须圆教初住，破无明，证法身，登分证觉，觉

后即不复再迷。况拂果究竟觉，此正明迷本无因，正当迷时，已无迷可得，况佛圣人，觉悟之后，岂复生迷？

亦如翳眼之人，妄见空中狂华飞舞，若其翳除，空华即灭，不特见空中有华是妄见，即见空华灭时，亦属妄见。因空本无华，空华既不因眼翳而生，亦不因翳除而灭；见华生灭，已属虚妄，若再于彼空华所灭之处，更待空华复生，是人实愚不可及。翳眼如一切众生，空喻第一义空，空华喻三种相续。翳除华灭；喻权教三乘断惑证真。忽有愚人喻满慈等；于彼空华所灭空地，待华更生，喻问如来，今得妙空明觉，山河大地，有为习漏何当复生。

众生因无明障翳，一念不觉，转本有智光，为能见之妄见，故于第一义空，法性之中，妄见世界众生，以及业果三种相续。若除无明妄见，固无众生世界可得，即有无明妄见之时，身心世界，又何曾实有？不过妄名妄相而已，于第一义空，迥无所有。犹翳眼见空华，正见华时，空本无华，非待翳除，然后华灭。二乘不了万法唯心，妄见有生死可了，有涅盘可证，必须灭生死，证涅盘；犹如翳除，华于空灭。实则华本无生，何来华灭？见有空华生灭，已非智者；今汝满慈，竟问如来，山河大地，何当更生？何异愚人，于空华所灭之处，待华更生？众生在迷，生死涅盘，尚无实体，不过妄见似有而已，况佛已得妙空明觉，无明尽，真空显，岂复更生。故佛令满慈，审观是待华更生之人，为愚为慧。富楼那言，空元无华，妄见生灭；见华灭空，已是颠倒，敕令更出，斯实狂痴，云何更名，如是狂人，为愚为慧？满慈明于喻，而昧于法，不知生死涅盘，等如空华，本无所有。如法华经所云：‘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寂灭相。’见有生死可了，涅盘可证，已属颠倒：今再问佛，有为习漏，何当复生，岂非同于，敕令空华更生。故佛言，诚如汝满慈所解，空元无华，妄见生灭，已是颠倒，更待华生，简直狂痴；云何更问，诸佛如来，今得妙觉明空，山河大地，有为习漏，何当复生。此结责满慈所问不当。

又如金矿，杂于精金，其金一纯，更不成杂。如木成灰，不重为木。诸佛如来，菩提涅盘，亦复如是。

癸二喻真智真断不重起妄

菩提真智如精金，涅盘真断，如木灰。佛前说迷人，空华二喻，是明妄因妄果，本自不生。非成佛后始灭。今举金矿木灰为喻，是显智断二德，本来不变，非成佛后始生。金如众生佛性，沙石如五阴烦恼；金杂于沙石矿中，喻众生佛性，杂于五阴烦恼中。开矿取金，除去沙石，加以锻炼，即成纯金不杂。喻众生闻法，信解修证，除五阴，断无明，智圆德具；则此佛性，再不复为，烦恼所污，不为生死所染，正显修德有功，惑尽智圆，智德成就，不复再起无明。故曰：其金一纯，更不成杂。木为烈火所烧，物变成灰，既已成灰，当然不能，再成为木。木喻烦恼生死，灰如菩提涅盘，火喻智慧；以智慧火，烧烦恼木，证涅盘灰，断德成就，不再为烦恼所缠，如木成灰，不再为木。诸佛如来等三句，是举法合喻。诸佛如来，是显佛佛道同，菩提是智德，涅盘是断德；菩提是如如智，涅盘是如如理。诸佛断三烦恼，断三业障，断三土生死，而显菩提如如智，证涅盘如如理。正如开矿炼金，又如烧木成灰，故曰亦复如是。

佛用前二喻，破众生妄执，三种相续之迷。用后二喻，破其但知性具，不知修德之迷。若但用后二喻，则但知生佛悬殊，不显生佛平等；若但用前二喻，则虽知生佛平等，而未显生佛迥殊。今佛以前喻合后喻，令知虽然生佛平等，但即而常六；应当无修而修，不该生起增上我慢。再以后喻合前喻，令知虽然生佛悬殊，但六而常即，修而无修，不应生退屈之心。知前二喻，则无须移方灭华，但贵指迷息翳；知后二喻，则知洪炉烈火，矿木本具金灰。此实佛说法之权巧，度生之方便。

富楼那！又汝问言：地水火风，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；疑水火性，不相陵灭。又征虚空，及诸大地，俱遍法界，不合相容。

己二答相随性得以释相违性难分二。庚初牒问

富楼那执相迷性，故闻佛说，五大圆融之义，遂疑水火相克，既然周遍，云何不相陵灭，又虚空及诸大地，一碍一通，云何俱遍而得相容。今佛欲显空不空如来藏，互不为碍，故先牒其所问。

富楼那！譬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诸相发挥。所以者何？富楼那！彼太虚空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，风摇则动，霁澄则清，气凝创浊，土积成霾，水澄成映。于意云何？如是殊方，诸有为相，为因彼生？为复空有？若彼所生，富楼那，且日照时，既是日明，十方世界，同为日色，云何空中，更见圆日？若是空明，空应自照，云何中宵，云雾之时，不生光耀？当知是明，非日非空，不异空日。

庚二正答分二。辛初举喻

佛以虚空喻藏性，以明暗动静清浊霾映等喻七大之相。譬如虚空体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诸相发挥；喻藏性体非七大，而不拒七大发挥。所以者何是征，彼太虚空，喻如来藏清净本然之体，即空如来藏。日照则明以下，喻藏性随缘之用，即不空如来藏。空体本非明暗等相，但日照之时，随日缘则现相；云聚之时，随云缘则现暗相；风摇之时，随风缘则现动相；雨后天晴曰霁，尘土收敛曰澄，霁澄之时，随霁澄之缘，则现清相；地气凝聚之时，随气缘则现浊相；尘土纷飞，随风雨而下谓之霾，土积之时，随土缘而成霾相，水澄之时，随澄缘则现映相；虚空本无诸相，而随日等缘而有明暗等相。喻如来藏，体非七大，但有随缘之用，故循业发现七大之相。

于意云何以下，是显诸相无实体，故得无碍。于意云何，是佛征问富楼那之意，以为如何。同时异处谓之殊方，诸有为相，谓明暗等相；彼指日等七缘，佛问富楼那，明暗等相，为因彼日云等七缘而生；为复从空而有。若从日等缘生，则堕因缘；若从空生，则堕自然。故若彼以下，正是破缘生空生。若谓明暗等相，是从日等诸缘而生，今且先说明之与日，若明从日生，日照之时，是日之明，则十方世界，有明之处，应是圆日分散之色；然则空中，应更无圆日。云何今于空中，更见圆日？圆日之外，何尝不是空体之明。然则此明，何得独属于日，此破自生。若谓日照之时，所有明相，是属空明，空能生明；然则空性常住，此空生之明，应自恒照，云何中霄，云雾之时，便见昏暗，无复光耀，此破他生。然此明相，不应是空日和合而生，故曰常知是明，非空非日，此破共生。但离空日，实无明相可得，故曰不异空日，是破无因生。非空非日，喻七大遍计非实，不异空日；喻七大依他幻有。七大乃藏性随缘幻有，相妄性真，以其相妄，故无实体，不相为碍；以其性真，故能周遍法界，不相陵灭。

观相元妄，无可指陈，犹邀空华，结为空果，云何结其相陵灭义？观性元真，惟妙觉明。妙觉明心，先非水火，云何复问，不相容者。真妙觉明，亦复如是。汝以空明，则有空现：地水火风，各各发明，则各各现；若俱发明，则有俱现。云何俱现？富楼那！如一水中！现于日影，两人同观，水中之日，东西各行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。一东一西先无准的。不应难言：此日是一，云何各行？各日既双，云何现一？宛转虚妄，无可凭据。
辛二法合。壬初正合上喻

若但举喻，而无法合，则喻难明。故前说迷人翳眼之喻以后，即举‘十方如来亦复如是’之法以合于喻。其次说金矿木灰之喻后，亦云‘诸佛如来，菩提涅盘亦复如是。’据此，今譬如虚空，体非群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之后，亦应举法以合；故观相元妄，至不相容者此段，应在无可凭据之下。文句亦谓，此文错拣，谅必当时译后抄写之误。真妙觉明，体非七大，而不碍七大发挥；亦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不拒诸相发挥。空随日等心缘故；有明暗等心相出现；妙觉真明，其体非七大，而有随缘之用，故能循业发现，七大之相。故曰：‘真妙觉明，亦复如是。’

汝字似独指满慈，实则概括九法界众生。明乃循业之意。众生循发明空之业，即有空现，循发明地水火风之业，即有地水火风现。地水火风空五大之发现，或不同时，或不同处，或时处俱同。九界众生，各循其染净不同之业，而发现九界染净四大，不同之果。如菩萨循净空之业，即现虚空身；阿罗汉循无漏空业，而证偏空涅盘之果；凡夫循染空之业，即现无边太虚空等。又以地明；菩萨循净色之业，发现实报庄严土；凡夫循染色之业，发现有漏秽土；阿罗汉循即染而净色之业，发现方便有余土。又阿罗汉，循无漏业，而发现神通妙用之水火风等。菩萨循亦有漏亦无漏之业，而发现慈悲风，智慧水，三昧火等。凡夫循有漏之业，则发现飓风，以及水、火等灾。故曰：各各发明，则各各现。又天人见水，如琉璃宝、为可履行之地；人道见水，为可饮食之料；饿鬼见水，则是猛火，为彼所烧。此皆各循其业，同于一时处，俱现七大之相。故曰：若俱发明，则有俱现。以藏性体非七大，但有随缘之用；故循九界众生染净之业，各于不同时，不同处各现七大之相，或于同时同处俱现七大之相。此合前虚空，体非群相，不碍诸相发挥之喻。

云何俱现以下，是引日影之喻，以明俱现之义。水谓河水或湖水，凡有水处，皆有日影，两人同观水中日影，原本是一，但因东西各行，则各有日影相随而去。同观之时，日影是一，不能说二；各行之时，一东一西，各有日影相随，宛然是二，不可说一，故曰先无准的。不应难言以下，是释宛转虚妄。故佛先嘱满慈等不应据此难言，水中日影是一，云何东西各行，各有日影相随；既各有日影相随，则日影显然成双，云何水中惟现一日影。说一不可，说二亦非；总显日影，虚妄无体，故曰宛转虚妄，无可凭据。水喻如如理，日喻如如智，日影喻七大，两人喻众生；两人同观日影，则有二日随去，若千百人同观日影，千百人各行，亦将有千百日影相随。喻一人发现七大，则一七大现，若多人发明，乃至九界众生发明七大，即有九界众生七大俱现。总之循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随业发现。此七大之相，或各明各现，或俱明俱现，无非循业发现而已，似有非真；如日影随人，又如翳眼所见空华；水中无日，空中无华，既无凭据，更不可指陈。今有人竟欲，邀待空中之华，结成空果，岂非迷中倍人？然则又岂可诘问，空中之果，互相陵灭？此佛责满慈所问不当，七大之相，虚妄不实，本无实体，何来互相陵灭，互相不容。然七大之性，同一妙觉明体，惟妙觉明，更无他物。此妙觉明心，即如来藏性，原非水火诸大，但有随缘之用，故循众生之业而现七大之相而已。犹如明镜，体非群像，而能现众像；又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不拒彼诸相发挥，又岂可复问，互相陵灭，水火不相容乎？故曰云何复问，不相容者。

富楼那！汝以色空，相倾相夺，于如来藏；而如来藏，随为色空周遍法界；是故于中风动空澄，日明云暗。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发尘劳，有世间相。
壬二重明理性分三。初明不变随缘用

汝指满慈，实括九界众生。汝以色空，望下文，‘我以妙明。’此中应云：‘汝以无明。’一切众生，因一念无明妄动，晦昧为空，结暗成色，因此，但见色空，七大等相，互相倾夺，彼此障碍，互不相容。于如来藏，若望下文‘合如来藏，’此中应是‘背如来藏。’众生迷背藏性，故藏性随众生染缘，而现色空等七大之相，周遍法界，时间空间，无不皆有七大之相。是故于如来藏性之中，但见风是摇动，空是澄寂，日是光明，云屯则暗，土瓮成塞，火焚水润，空通非障等现象差别。众生迷于藏性，闷于无明，但见七大之相，不见七大之性。遂于本觉妙明之体，非背而背；于虚妄之相，不合而合。由于背觉合尘，造作诸业，发生三烦恼等尘劳，故有三土世间相续之相。此约藏性，随染缘而言。

我以妙明，不灭不生，合如来藏；而如来藏，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是故于中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；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，身含十方，无尽虚空；于一毛端，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。灭尘合觉，故发真如妙觉明性。

此明藏性随净缘，故有佛界妙用。我是释尊自称，概括一切诸佛。佛知七大唯心，达七大相妄性真；于七大中，不生取舍，而以妙明无分别智为本修因，故于如来藏性，非合而合。而如来藏，随佛觉悟之净缘，唯一妙觉明心，圆照法界。圆照即如智，法界即如理；佛以如智照如理，故不但照事法界，亦照理法界，名圆照法界。其所照之法界，是清净法身；能照之智即般若德。是故于如来藏性之中，能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；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即解脱德。佛因背尘合觉，圆证三德，故能称性起用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是理事无碍。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是事事无碍。一谓一真法界之理，无量即十法界差别之事，以一真之理，遍于无量之事，即理即事；以无量之事，遍于一真之理，即事即理。一不为少，无量不为多，一无一相，无量亦无无量之相，唯一真法界，自在无碍，谓之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亦即一多无碍。又一即一心，无量谓宇宙万法，一心能现万法，是一为无量；万法唯是一心，即无量为一。经云：‘明相精纯，种种变现。’，是一为无量；‘种种变现，不为烦恼，皆合涅盘，清净妙德。’即无量为一。又虚空藏菩萨云：‘又于自心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，微妙宝光，流灌十方，尽虚空际。’即一为无量；‘诸幢王刹，来入镜内，涉入我身，身同虚空，不相妨碍。’即无量为一。又弥勒菩萨云：‘识性流出，无量如来。’即一为无量；‘我以谛观，十方唯识，识心圆明，入圆成实。’是无量为一。一为无量，是依理成事；理不碍于事；无量为一，是即事显理，事不碍于理。此即理事无碍法界，为华严经十玄门中，一多相容门。大小指事相而言，如净名丈室，能容三万二千狮子之座，一一狮子座，皆纵广八万四千由旬，丈室无需扩大，狮座无需缩小；以丈室望狮座，即小中能现大相；以狮座望丈室，即大中现小。狮座丈室，皆属事相，丈室容狮座，狮座入丈室，彼此不相妨碍，是为事事无碍法界，亦即广狭自在门。

一为无量等四句，是先标四义，以明理事无碍，及事事无碍法界。不动道场以下，是展示四义，及二无碍法界之相。佛证一心之理，清净本然，既无自他去来，亦无迷悟生死谓之不动；然有机则应，无感不通，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谓之遍界，此释成一为无量相。属于理不碍事，亦即一不碍多。身含十方，无尽虚空，是释无量为一，身谓法身，亦即一真法界之理。十方虚空中，国土无量，众生无量，诸佛亦无量；无不皆含于一身中，是事不碍理，亦多一无碍。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是释小中现大相，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，是释大中现小相。一毛端是正报中最小者，宝王刹是佛宝法王之刹土，亦即三千大千世界，是依报中最大者。今能于一毛端之小，现一佛刹之大，是以正报摄依报，而依报入于正报。在正报之最小毛端中，望于所现依报最大之佛刹，佛刹亦不小，谓之小中现大，属事事无碍，亦即狭不碍广相。微尘是依报中最小者，转法轮即现身说法，身是正报中之最大者。今以全身正报之最大，坐在依报最小之微尘中转法轮，是以依摄正，正报入于依报中，在依报之微尘望于所包正报之身相，微尘亦不大，即大中现小，亦事事无碍，即广不碍狭相。故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大，皆属事事无碍法界，是广狭无碍自在门。

灭尘合觉以下，是总结解脱妙用。尘指七大，佛知七大相妄性真，观其相妄，如空华灯影，故本无七大可得，则七大之尘不灭而自灭。观其性真，本如来藏故，觉不合而自合，因是灭尘合觉，无所障碍，故能显发本具之真如妙觉明性。性对相言，众生迷闷，背觉合尘，故迷真逐妄，执相遗性，即理而成事；诸佛灭尘合觉，融妄相而归于真性，即事显理，即相即性，故得理事无碍，以及事事无碍。

而如来藏，本妙圆心，非心、非空、非地、非水、非风、非火；非眼、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；非色、非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；非眼识界，如是乃至、非意识界。非明、无明、明无明尽；如是乃至，非老、非死，非老死尽。非苦、非集，非灭、非道；非智、非得。非檀那、非尸罗，非毗梨耶，非羼提，非禅那，非般剌若，非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，非怛闼阿竭，非阿罗诃，非三耶三菩，非大涅盘，非常、非乐、非我、非净。

癸二明随缘不变体分三。子初明随缘不变如实空义

前科明藏性不变之体，而有随缘之用；今科明藏性用虽随缘，而其体不变。此如来藏随缘不变之体，即众生本具之本妙圆心。此心本无迷悟，而能为迷悟之所依，以其本无迷悟故，十界俱非，而为空如来藏；以其能为迷悟之所依故，十界俱即，而为不空如来藏；此心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双遮双照，遮照同时，而为空不空如来藏。今先明随缘不变如实空义，故此藏性非心，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。非心即七大中根识二大，属心法。空、地、水、风、火五大属色法。非眼非耳，乃至非意识界，谓藏性非十八界，亦即非阴入处界四科。总显藏性，非三界众生之四科七大。非明无明等四句，谓藏性非出世缘觉法。明是僻支佛能观能断之智，无明是十二因缘之初支；明是道谛，无明是集谛。众生由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是流转门；圣者依法修行断无明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乃至生灭老死皆灭，是还灭门。经文中非明无明，乃至非老非死是流转门；非明无明尽乃至非老死尽是还灭门。此中尽字，但尽分段生死，非尽变易；总明藏性，亦非缘觉法。苦是三界果，集是三界因；灭是出世果，道是出世因。声闻人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，能证是一切智，所得是偏空理；故苦集灭道智得，皆声闻法。今云非苦非集，非灭非道，非智非得，即明藏性亦非声闻法。檀那，译布施，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。尸罗译持戒，亦有摄律仪戒，摄善法戒，及饶益有情戒三种。毗梨耶，译精进，有事理之别。前后五度，精勤修习谓之事精进。内不见身心，外不见有世界，观一切法空，不见能修所修，谓之理精进。法句经云：‘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；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’大智度论云：‘

身口意业，寂然不动，名大精进。’羼提译忍辱，有生忍，法忍，无生忍，无生法忍，寂灭忍之别。又忍有事忍，理忍，合之有六：一力忍：谓凡遇逆境极力忍之；退一步让三分者是。二反忍：凡遇人加辱，反而责己；由已种因，故遭其果。三忘忍：谓心宽量广，虽然受辱，毫不介意。四观忍：辱境现前，以智观察，能所双亡，何辱之有？五喜忍：谓逢人加辱于我则喜，以能成就我之忍辱波罗蜜故。六慈忍：对横加毁辱之人，怜彼愚痴无智，不知礼让，不明因果；因而兴慈运悲，誓必度之。前三忍属事，后三忍属理。如释尊昔为歌利王时，受辱不嗔，反愿度之，即慈忍，亦即理忍。禅那译静虑，静是止，虑是观；止观不二名禅那。有世间禅，出世禅，及出世上上禅之分。世间禅又有凡夫禅及外道禅之别。凡夫禅谓四禅八定，但能伏烦恼，不能了生死。外道禅与凡夫禅同，但比较执着或误解。如证初禅误以为证初果；或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；或计常计断等。二俱未能超越三界，在世间中，有得有失，此即七趣中之四禅及四空天；亦即五十重阴魔中之外道禅。出世间禅乃佛子所修，或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劝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或修空，无相，无作三三昧。或修四念处，断三界我执，苦因既灭，苦果不生，因而超三界，了生死，身心俱得自在，谓之出世间禅。出世上上禅有二，一名菩萨禅，二名如来禅。菩萨禅未达万法唯心，不解即空即假即中，圆融三观。利根者修空、无相、无作、三三昧；钝根则修无常观，断三界我执，不住小果，从空出假，广学四教四门，以作利生之方便。假观成，得总持，知根，问答，决疑等四无所畏，鉴机设教，广利有情，位在十行，复出假习中；由十行进观中道，凝然不动，渐伏无明，位在十向。中观成，登初地，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能一身现无量身，上供诸佛，下济含灵，名菩萨禅。如来禅，亦名圆顿禅，悟万法唯心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常寂灭不动，既无生死可了，亦无涅盘可证，固无烦恼可断，更无菩提可成。但由于无始习气未除，故于无修中而修，虽修万行，不生住着，初发心时，便观诸法实相，故名圆顿禅。本经云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’又云：‘是名妙莲华，金刚王宝觉，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。’又云：‘此阿毗达磨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盘门。’圆觉经亦云：‘一切如来，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，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’华严经云：‘观一切法即心自性，若诸菩萨，与如是观行相应，初发心时，便成正觉；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’此皆如来禅，亦即圆教上上禅，本经纯显如来禅。阿难所请，十方如来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之妙三观门；及佛所许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妙庄严路，固然是如来禅；而佛于本经，节节开示，从始至终，又何曾不是显示圆顿止观，如来上上禅。般剌若，即般若，译云智慧。亦有世间智，出世智，出世上上智之别。能通达世间琴棋书画，诸子百家，医卜星相，工巧技艺，天文地理等，名世间智。若能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，断三界烦恼，证得无生法忍，名出世智。若达万法唯心，观诸法空寂，所谓：‘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。’是出世上上智。本经显四科七大，本如来藏，正是出世间上上智。波罗蜜多，译云事究竟，亦名到彼岸；六度中随修一法，究竟圆满，谓之到彼岸。般若经云：‘若菩萨修前五度，但能成就世间法，尚不能证声闻缘觉二乘小果；若有般若力，则能成就世出世法，乃至成就无上菩提。’显然般若于六度中最尊，前五度如七宝，般若如摩尼宝王；前五度如盲人，般若如明眼者。但修前五度，只名度不名到彼岸，必加般若，方名到彼岸。此六度是菩萨法，今云非檀那，非尸罗，正显藏性亦非菩萨所修之六度。

如是乃至有二义，一菩萨行门甚多，何止六度。法华经云：‘尽行诸佛，无量道法。’华严经云：‘一切法门无尽海。’又云：‘我所修行无有量，获得无量诸功德；安住无量诸行中，了达一初神通力。’可知菩萨法门无量，不能尽举，故如是是承上藏性非菩萨之六度法，乃至非菩萨所修无量法门。二菩萨六度万行是因，如来涅盘是果，意谓此藏性不特非菩萨所修之如来密因，亦非菩萨所证之如来果。故如是乃至，是从因至果义。非有所超略也。怛闼阿竭，译云如来，是十号中，仿同先德号。阿罗诃，译云应供，是堪为福田号；三耶三菩，译云正遍知，是遍知法界号；大涅盘，译云大寂灭，大是法身，寂是解脱，灭是般若。大般涅盘经云：‘如来法身非是涅盘；但是般若，亦非涅盘；若但解脱，亦非涅盘。我今为众生故，安住如是三法，入于涅盘。’故涅盘即如来三德秘藏。其名有三，一曰性净涅盘，是法身德；二曰圆净涅盘，是般若德；三曰方便净涅盘，是解脱德。名虽不同，唯是一心。常乐我净，是涅盘四德。佛证不生灭之理曰常，佛果法乐无边曰乐；得大自在妙用无穷曰我；三惑尽，二死亡曰净。今云非怛闼阿竭等，显藏性非佛界能证极果之人，及所证究竟之法。

以是俱非，世出世故。

此二句应归上科，属总结。世谓世间，指六凡言。即本科文中，非心至非意识界，明藏性非世间法。出世谓出世四圣法。即本科文中非明至非净。其中非明至非得，明藏性非真谛理；非檀那至非波罗蜜多，明藏性非俗谛理；如是乃至非净，明藏性非中谛理；总显藏性非十法界三谛理。故曰：以是俱非，世出世故。亦即显如来藏如实空义；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无不空。依之而修，成奢摩他空观。证如来藏圆真谛理。

即如来藏，元明心妙，即心、即空、即地、即水、即风、即火；即眼、即耳、鼻，舌、身，意；即色、即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；即眼识界、如是乃至，即意识界。即明、无明，明无明尽，如是乃至，即老、即死，即老死尽。即苦，即集，即灭，即道，即智，即得。即檀那，即尸罗，即毗梨耶，即羼提，即禅那，即般剌若，即波罗蜜多。如是乃至即怛闼诃竭，即阿罗诃，三耶三菩，即大涅盘，即常、即乐、即我、即净。

子二明随缘不变如实不空义

藏性虽非一切法，但性具一切法故；一切俱即。即此如来藏性，元本明妙之心，即心即空，乃至即意识界；明藏性即世间四科七大之法。即明至即得，明藏性即出世二乘四谛十二因缘之法；亦即真谛理。即檀那至即波罗蜜多，明藏性即菩萨法，亦即俗谛理；即怛闼阿竭，至即净，明藏性即佛法，亦即中谛理。

以是俱即，世出世故。

此二句亦应归上科，是总结藏性，即十法界三谛理。所谓一假一切假，无中无空，无不假，正显如来藏如实不空义。依此而修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，圆俗谛理。

即如来藏，妙明心元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。

子三明随缘不变遮照同时义

前一切俱非，显空如来藏；一切俱即，显不空如来藏；今遮照同时，是显空不空藏。即如来藏，谓即前文俱非俱即之如来藏性。此藏性不可思议曰妙，朗照法界曰明，此心是众生本具曰元。离即离非，是双遮空有。离即谓离不空藏，亦即离有；离非，是离空藏，亦即离空；空有双离。是即非即，是双照空有，是字双贯即与非即。意谓，是即十法界，照不空藏，亦即照有；非即十法界，照空藏，亦即照空；空有双遮双照，正显中道空不空如来藏。佛示空藏，为修奢摩他空观之所依；示不空藏，为修妙三摩钵提假观之所依；示空不空藏，为修妙禅那中观之所依。利根者，闻藏性非世出世法，则能成妙奢摩他空观；闻藏性即世出世法，则能成就妙三摩钵提假观；闻藏性遮照同时，则能成就妙禅那中观。故下文云：‘汝但不随分别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’又云：‘颠倒不生，斯即如来，真三摩地。’

上来所显，三如来藏，亦即三谛，三大，三身，及三德。空藏即真谛理，三大中相大，三身中报身，三德中般若德。不空藏即俗谛理，三大中用大，三身中应身，三德中解脱德。空不空藏，即中谛理，三大中体大，三身中法身，三德中法身德。故本经所诠，是圆三谛理，佛自许宣首楞严王大定之后，处处皆显，此圆三谛理。故阿难等，得以顿悟自心；今为无学大众，重明此理，令知万法唯心，唯一藏性。此即空即假即中之藏性；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唯证乃知，岂可以分别心，测如来智。故下佛责满慈，以世间语，欲入佛知见，诚属迷情，而非智者。

如何世间，三有众生，及出世间，声闻缘觉，以所知心，测度如来，无上菩提。用世间语言入佛知见。譬喻琴、瑟、箜篌、琵琶，虽有妙音，若无妙指，终不能发。汝与众生，亦复如是。宝觉真心，各各圆满；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；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由不勤求，无上觉道，爱念小乘，得少为足。

癸三结责迷情

如何是深责之词，世间谓有情世间，三有指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三界众生，依因感果，因果不亡，谓之三有。声闻缘觉，指正觉世间，二乘虽断烦恼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证我空；但仍迷此如来藏性，圆三谛理。纵然权教菩萨，亦未明此理，但菩萨法执较轻，二乘法执较重，故佛举而责之。以所知心，即分别妄想心，三界众生所知心，即前七识；二乘所知心即第八识，二皆妄想情虑。如来是能证之人，菩提是所证之法。又菩提为能证；三如来藏为所证。佛以实智菩提，证空藏；以方便智菩提，证不空藏；以真性菩提，证空不空藏。故此三如来藏，乃佛所证境界。今凡夫二乘，以所知分别之心，妄想测度佛以三智所证之极果，实际徒劳无益。佛果菩提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佛为利生，于无言说中，方便说示而已，众生不解言外之旨，反于言语之中，妄起分别，用世间因缘自然和合及不和合，互相陵灭，及互不相容等语言，岂可进入佛之知见！无上菩提约果，佛之知见，约因。佛知见即如来密因；无上菩堤是佛极果。非开圆解，无以修证，岂世间语言可能证得？

琴瑟箜篌，以及琵琶，皆乐器中其音最雅者。琴相传为古代伏羲氏所制，用以禁止邪淫，而归雅正。长三尺六寸，以象三百六十日，徽用十二，以象十二律。用桐木制，古止五弦，以明五音，所以有帝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章之说。后文王武王，各加一弦，以合君臣之德，即今所用七弦琴。瑟谓萧琴，其声萧箫而清彻，弦有二十五，古诗所谓二十五弦弹月夜，即指瑟。箜篌十四弦，乃师延所作，声自空出，有卧竖二种，相传唐太宗伐日本，至百济国而得之，故亦名百济琴。琵琶四弦，手向前推出名琵，向后却曰琶。四种皆丝属之乐，音皆美妙，喻凡夫外道声闻缘觉，各具藏性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之妙用。乐器虽具妙音，若无妙指善弹，终不能发音；如众生本具藏性，若无妙修，妙用终不能显。

汝与众生，亦复如是，是以法合喻；谓汝满慈及一切凡小，亦如前喻。琴等乐器如宝觉明心，琴具妙音，喻凡小本具真心，各各圆满。但因缺乏妙修，用不能显。佛有妙修，既证藏性，而且能起妙用，故能按指，海印发光。海印，三昧名，出华严经。佛修此三昧，一切法皆现于此三昧中，如大海映现万象，谓之海印发光。本经佛以手摩阿难顶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微尘如来，住世界者，各有宝光，从其顶出，其光同时，于彼世界，来只陀林灌如来顶；此即按手指海印发光之例证。又净名经佛云：‘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’当时舍利弗心疑我佛释尊，因中为菩萨时，意岂不净，云何娑婆佛土，如此不净；当时佛以足指按地，此娑婆界，即成净土，顿变庄严，如极乐国，此是按足指海印发光。汝暂两句，合无妙指，谓满慈及诸凡小，虽然本具藏性妙用，但无妙修，故暂时举心动念，尘劳烦恼已先起。其因何在？皆因凡小，不肯勤求佛之无上觉道，而爱念小乘，得小为足之过。小乘发心。畏惧菩提路远，爱念小乘，易于修证。而厌苦断集，慕灭修道，纵成无学，得一切智，但去佛果，犹为遥远。若然得少为足，不再进修，何来妙智，契此妙理。正如琴等乐器，如无妙指，不能发音。故曰，汝与众生，亦复如是？此即弹偏斥小，属方等时。

富楼那言：我与如来，宝觉圆明，真妙净心，无二圆满。而我昔遭无始妄想，久在轮回，今得圣乘，犹未究竟；世尊诸妄，一切圆灭，独妙真常。敢问如来：一切众生何因有妄，自蔽妙明，受此沦溺？

丁二明迷悟因缘无性分二。戊初答满慈重征妄因分二。己初牒问

满慈前问，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，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。佛答以迷真起妄，三种相续，皆始于无明。今满慈欲求无明妄因，故复问一切众生，因何有妄。初四句，是领会佛所说：‘汝与众生，宝觉真心，各各圆满。’次四句是领会佛说‘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’本觉真心，如摩尼宝王，光辉灿烂，故称宝觉，其体圆满，清净本然，一法不立，属空藏；其用明照，洞彻法界，一法不遗，属不空藏；妙则双照空有，净则双遮空有，属空不空藏。此一心三藏之理，众生所具与佛所证，无二无别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故曰无二圆满。但佛已亲修亲证，故能称体起用，按指发光；众生迷而不修，未能获证，故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虽然生佛迷悟相去天渊，然此妙性平等无二。此乃牒佛所示之理，而我与众生，过去无始时来，迷真起妄，因妄作业，因业流转，久在转回，沉溺不已。今虽于世尊座下，闻法修行，得证圣果，然犹属权乘，未得究竟；今承佛劝诫，自当回小向大，勤求佛乘，不再爱乐小果。但欲成佛，必须真修，如欲真修，当先断妄，欲要断妄，必须先知妄因，诚如佛言，如王发兵讨贼，应先知贼所在。故今敢问如来，一切众生因何有妄，自蔽无明。佛为无上法王，且曾圆修圆断圆证，诸妄既尽，独得妙觉真常，必知妄因所在。愿佛慈悲开示，使我等先知妄因，后取如来果觉。

佛告富楼那：汝虽除疑，余惑未尽，我以世间；现前诸事，今复问汝：汝岂不闻；室罗城中，演若达多，忽于晨朝，以镜照面，爱镜中头，眉目可见；嗔责己头，不见面目；以为魑魅，无状狂走。于意云何？此人何因，无故狂走？富楼那言：是人心狂，更无他故。

己二答分二。庚初明妄本无因分三。辛初立喻

满慈闻佛开示，因迷真起妄，故有三种相续，已除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，山河大地之疑；后再闻三如来藏，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亦悟众生与佛，宝觉真心无二圆满，不再疑七大互相陵灭，不合相容。则大疑已除，但余惑未了；尚未达妄本无因，故问如来，一切众生，因何有妄。佛欲拔其疑根，特引世间实事为例，而问满慈曰：汝岂不闻，室罗城中，演若达多，无状狂走之事？室罗城译丰德，演若达多，译祠接，魑魅是山泽之鬼。此人忽于一朝，以镜照面，爱镜中头，眉目可见，反嗔自己之头，为何不见面目，以为是魑魅作祟，因而无故发狂而走。达多喻众生，头如真性，以镜照面，喻众生一念不觉妄动：镜中头喻相分，知镜中头是见分。众生不了见相二分如幻，而以见分妄取相分，念念爱着，如爱镜中头，一切法本是自心影子，今以自心取自心，即背觉合尘，非幻成幻法。嗔责己头等三句，喻众生迷真起妄，流转生死，三界众生爱妄有，而不见真空；故流转同居土。二乘爱偏空，而不见妙有；流转方便土。菩萨爱修万行，而不见中道；流转于实报土。九界圣凡，皆如迷头认影，无状狂走。佛征问满慈，以为如何，此人何因无故狂走。满慈答言：是人心狂，更无他故，正显妄本无因。既非因迷，亦非因悟，由一念不觉，而起无明而已，此外更无他因。如经云：‘众生现行无明，即诸佛不动智。’庞公云：‘但观起灭处，此个是真如。’本经亦云：‘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。’正是即妄即真，众生不知，故从迷积迷，随妄心分别流转；若知妄本无因依真幻有，因而回光反照，妄自不生，即大涅盘。正如大涅盘经云：‘十二因缘即佛性’。

佛言：妙觉明圆，本圆明妙。既称为妄，云何有因？若有所因，云何名妄？自诸妄想，展转相因，从迷积迷，出历尘劫；虽佛发明，犹不能返。如是迷因，因迷自有，识迷无因，妄无所依，尚无有生，欲何为灭？得菩提者，如寤时人，说梦中事；心纵精明，欲何因缘，取梦中物？

辛二显法

此以法合喻。众生之妄，如达多之狂，达多因心狂而走；众生因迷真起妄，而流转生死，此外，并无他因。真心寂照名妙觉，照寂曰明圆，本来如是，故曰本圆明妙。本圆即大义，本明是佛义，本妙是顶义；故本圆明妙，即大佛顶义。众生本具体相用三大之本圆明妙真心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，实无法可得，不应说是妄因。既称为妄等四句，是释妄本无因。既名虚妄，当无自体，何来有因。反之，若有所因，自有实体，云何名妄。自诸妄想以下正显妄因无始。由最初一念不觉之无明业相，而有能见所见；不了能见所见，幻妄不实，而起分别，名智相；分别不已，名相续相；坚执取着，是执取相；计内身心为实我，外色为实法，是计名字相；由是起贪嗔痴，作杀盗淫，名起业相；由业感果，是业系苦相。所谓：‘无明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。’从微至着，自细至粗，谓之自诸妄想，展转相因。一念不觉，是根本无明，因惑作业，由业感果，是枝末无明。如是由因感果，受果报时，再作业，再感果，因果循环，生死不已，故曰从迷积迷，以历尘劫。虽佛苦口婆心，为汝等种种发明，三种相续，由于迷真起妄，妄因妄果，其性本空。而汝等犹不能回光返照，不达如是迷因，正因迷惑不知，妄本无因而妄执为实有；其实迷因，如空华之幻有，如水月之似有，所谓：‘昔本无迷，似有迷觉’而已。若能识得迷本无因，如狂华之无依，尚无有生，欲何为灭。但因翳眼观之，似有生灭而已。菩提译觉道，已得菩提者，谓诸佛已得无上菩提之果；亦不过如从梦中醒悟之人，说梦中之事；其心纵然精明，能忆梦中境物，但终无法取得梦中之物，以示他人。因梦境本空，实无所有故。佛五住已破，无明梦醒，如寤时人；众生所见人我自他，圣凡苦乐，皆喻梦中境物。佛三智圆，万德具，如心精明。佛为众生说，无明妄想，如醒人说梦；说梦之人，无法取得梦中事物示人，如佛说妄因，因迷自有，无法将妄示人，因妄本无体，并非实有故。

况复无因，本无所有。如彼城中，演若达多，岂有因缘，自怖头走？忽然狂歇，头非外得；纵未歇狂，亦何遗失？富楼那！妄性如是，因何为在？

辛三结合

况复无因，是显妄因本空；本无所有，是明妄果亦无。如彼城中，演若达多，岂有因缘，自怖头走；若然达多，正在怖头狂走时，忽然狂心顿歇，便知头属本有，非从外得。纵使未曾狂歇，正在狂走之时，其头又何曾失？此喻众生在迷，佛性未失，诸佛悟证，佛性亦非外得。迷之

不失，悟之不得。正如古德所云：‘迷时踏破荒山岭，悟来方知在目前。’可知妄本无体，其体即真。无明妄想之体性，本来如是；求其体性，尚不可得，欲索其因，更不可得。故曰：妄性如是，因何为在？

汝但不随分别，世间、业果、众生，三种相续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；则汝心中，演若达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胜净明心，本周法界，不从人得；何藉劬劳，肯綮修证。

庚二明真亦无得分二。辛初法说

众生执我，二乘执法，故满慈闻佛说，众生从真起妄，而有三种相续；因此执三种相续为实有，不知众生世界，以及业果，俱属虚妄，如空华水月，梦事灯影，似有而非真有。若执为实有，即是无明；若知虚妄，不起分别，无明即灭。可知无明无本，皆由分别；此能分别之妄心，即烦恼根本。由分别故，于善恶境，起贪嗔痴之念。作杀盗淫之业，遂招感世间众生业果相续之果。三缘指杀盗淫业，三因指分别妄心，亦即分别法执。二乘已断分别我执，不再作杀盗淫业，但分别法执犹存，仍有三种相续之因。今佛教其但不随分别，三种相续之因从此不生，既不生则不灭，如是心体寂然，分别不起。所谓：‘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’故曰：‘则汝心中，演若达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’狂性喻无明，但不随分别妄心，狂性之无明，自然歇息；歇即菩提，可知菩提，乃心中菩提，非从外得，不过一向为分别妄想所障蔽不显而已。今无分别，菩提即现，故六祖大师云：‘着境即烦恼，离境即菩提。’胜净明心，是菩提果觉之本体，此体为万法之宗曰胜；本无生死烦恼曰净；光明遍照，了了常知曰明。此心天然如是，遍一切时处，曰本周法界。此胜净明心，本周法界；法界众生，人人本具，不假修成，亦非他与；但于分别妄心息灭之时，此心即显。故知不随分别，实为修习首楞严大定之殊胜法门。亦即如来禅。法华三昧经云：‘寂寂安空空，法华三昧现。’金刚经云：‘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’骨间之肉曰肯，筋肉结处曰綮。出自庄子养生篇：‘庖丁牛刀，用十九年，其新如故，惠王问：何得如此？庖丁答云：‘肯綮之未尝，何况大骷。’意谓：向筋肉缝处下刀，不与肯綮接触，免伤其刀，何况骨头。今云何藉劬劳，肯綮修证。即无须劳筋苦骨，勤恳修行，苦苦求证。佛意谓：但能达妄本空，妄空真显，何必索求妄因，勤劳修断，而冀有所证得？此即六祖所云：‘一悟即至佛地。’亦本经所示：‘十方如来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。’

譬喻有人：于自衣中，系如意珠，不自觉知；穷露他方，乞食驰走，虽实贫穷，珠不曾失。忽有智者，指示其珠，所愿从心，致大饶富。方悟神珠，非从外得。

辛二喻合

上无片瓦遮头曰露，下无立锥之地曰穷。人如一切众生，衣喻五阴，如意珠喻菩提胜净明心。有人衣中系珠，如众生五阴身中，本具佛性。不自觉知，喻众生虽本具佛性，但迷而不知。众生无福慧庄严曰穷，无涅盘依止曰露。乞食驰走，喻凡小乞有漏无漏之益。虽实贫穷，珠不曾失，喻众生虽在生死，为众苦所逼，而佛性未失。忽有智者，指示其珠，喻大觉世尊，说法直指真心。所愿从心，致大饶富，喻闻法观心，狂性顿歇，歇即菩堤，佛果功德显现，自此大用无边。方悟神珠，非从外得，喻悟佛性本具，非成佛时，方从外得。

此总显佛性，迷之非失，悟之非得。迷时妄固无因，悟时真亦何曾得？正答满慈重征妄因竟。

即时阿难，在大众中，顶礼佛足，起立白佛：世尊，现说杀、盗、淫业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。心中达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不从人得；斯则因缘，皎然明白，云何如来，顿弃因缘？我从因缘，心得开悟。世尊！此义何独我等年少，有学声闻。今此会中，大目犍连，及舍利弗，须菩提等，从老梵志，闻佛因缘，发心开悟，得成无漏。今说菩提，不从因缘；则王舍城，拘舍梨等，所说自然，成第一义。惟垂大悲，开发迷闷。

戊二答阿难再执妄缘分二。己初疑问

小乘人向闻佛说，诸法从缘生，法执深固。虽经前破妄显见，四科七大，无非藏性，一一皆说，非因缘非自然。但今阿难闻佛答富楼那，语多带因缘，如经文：以是因缘众生相继；以是因缘世界相续；以是因缘业果相续。又：‘三缘断故三因不生。’岂非因缘。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不从人得，岂非自然。因而于大众中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世尊现说，至不从人得，是按佛语，以为问难之端。斯则四句，是疑佛语，前后相违。阿难意谓，佛今既说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斯则岂非因缘，皎然明了，云何如来顿弃因缘？不但我阿难是因值佛因缘，而出家学道，即佛座下，许多少年有学声闻，亦因闻佛说法因缘，而出家修行。何独我阿难及年少有学声闻如此，即今法会中，大目犍连，及舍利弗、须菩提等，无学长老，亦因闻佛说因缘之法，发心出家，修行悟道，而得证无漏圣果。目连佛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是佛座下四众之养母；舍利弗，则智慧第一为四众之生母。未出家前，两人皆从沙然梵志出家。沙然死后，将其座下二百弟子，分与二人率领。复因乞食途中，遇马胜比丘，得闻：‘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，常作如是说。’之偈，而心开意解，从佛出家学道，不久即证圣果。须菩提，佛弟子中解空第一，亦因悟缘生性空，而证圣果。等是等于其他无学声闻。今佛说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胜净明心，本周法界，不从人得，何藉劬劳，肯綮修证，即是说菩提，不从因缘；此何异于王舍城中，拘舍梨等外道所说，八万劫后，自然成道，不假修证。然则外道所说自然，岂不成为第一义谛？在阿难之意，以为佛今日所说，即使不落因缘，亦堕于自然。殊不知佛说法，是观机设教，对病施药。昔为小机，故说因缘生法，令知无常苦空，不执身心器界，而证涅盘；是佛方便，属于权教。今汝阿难，既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最初方便，则此众生本具之菩提心法，岂属世间因缘？虽然，正因菩提，本自天然不假修证，但果上菩提，非假缘因，了因莫显。由佛教其但不随分别，即是缘因菩提，若能依佛所教，不随分别，便是了因菩提。由此缘了二因，显发不假修成之正因菩提，而成无上觉，此岂是王舍城拘舍梨等外道

所说之第一义谛？阿难未明此理，故心中迷闷不已，惟恳求佛慈悲，开示启发，其心中之迷闷。

佛告阿难：即如城中，演若达多，狂性因缘，若得灭除；则不狂性，自然而出，因缘自然，理穷于是。

己二示答分二。庚初破疑分二。辛初即喻推破分二。壬初立喻

狂性喻无明，能为障道因缘；不狂性，喻菩提。狂性若得除灭；喻但不随分别；则不狂性，自然而出，喻心中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阿难因闻佛引演若达多为喻而生疑，故佛仍以此喻而推破其妄计因缘自然之情执，故告之曰：即如城中，演若达多之狂性，喻无明为障菩提之因缘；若狂性顿歇，则不狂性之菩提，自然而出，你所执之因缘自然，穷究其理，不过如是。以狂性除灭为因缘，以不狂性自然而出为自然。殊不知我所说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本非因缘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亦非自然。故下文随即破其计因缘自然俱非。

阿难！演若达多，头本自然，本自其然，无然非自，何因缘故，怖头狂走。若自然头，因缘故狂，何不自然，因缘故失？本头不失，狂怖妄出，曾无变易，何藉因缘？

壬二破二执分二。癸初正破二执分二。子初约头破

佛呼阿难，在汝之意，以为达多之头，本是自然，错矣！若其头本是自然，则应时时自然，处处自然，无时无处不是自然；然则以何因缘，忽然怖头狂走。既然发生怖头狂走，可知其头，非本自然。若自然头以下，是破因缘；佛恐阿难闻破自然，即转计因缘。故佛随即破之曰：若果其自然本有之头，是由于照镜因缘，怖头狂走，何以自然之头，不随狂怖因缘而遗失？今达多之头不但未失，且未曾丝毫变易，可知其头，亦非因缘，故曰何藉因缘。此总显头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若说自然，不应有狂；若说因缘，何不遗失。头如菩提，若谓菩提是自然，不应迷真起妄，若谓菩提是因缘；理应变易。今菩提真性，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迷之不失，证之不得，故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不但菩提真性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；即无明狂妄，亦非因缘，非自然。故下科约狂破阿难因缘自然之情执。

本狂自然，本有狂怖；未狂之际，狂何所潜？不狂自然，头本无妄，何为狂走？

子二约狂破

此科文中：‘本狂自然’，应是‘狂本自然。’又‘不狂自然，’应是‘狂不自然。’达多之头，固非因缘，非自然；即达多之狂，亦非因缘非自然。若谓达多之狂，本是自然，则无论何时何处；皆应有狂，无须照镜而后狂；然则，未发狂时，狂性潜藏何处？今不但未狂之时，求狂性不可得；即正在狂时，觅此狂性，亦了不可得。故知狂性，本非自然。若谓狂性非是自然，当属因缘；若狂性属因缘，究竟因何而狂，头本清醒无妄，不应成为狂性之因，故狂非因头有，狂亦应非因狂而狂，若狂因狂有，则未狂之前，理应有狂；今正当狂时，求其狂性尚不可得，况未狂前？此总明狂性非因缘非自然。以喻无明烦恼，亦非因缘非自然。若谓无明，本自天然，即使旷劫修行，亦难成佛；今诸佛既已断惑证真，当知无明烦恼，本非自然。既非自然，当属因缘；然则此烦恼究竟因真有，抑因妄有。真非妄本，不能说妄因真有；若妄因妄。应先有妄根，妄若有根，纵劫修行，亦难拔除。今依法修行，既可返妄归真，当知妄本无根，非因妄有妄。此总明无明烦恼，非因缘亦非自然。但由虚妄，更无所因，喻达多狂走，但由心狂，更无他故。

若悟本头，识知狂走，因缘、自然，俱为戏论。

癸二悟本俱非

若悟本头，是达真本有；识知狂走，是达妄本空。富楼那问一切众生，因何有妄，执妄有因；阿难疑佛弃因缘，同于外道所说自然。皆因不悟本头不失，狂走无端；所以堕入因缘自然之妄执。若悟本头，狂走未失；识知狂走，妄本无因；则因缘自然，俱属戏论。

是故我言，三缘断故，即菩提心。

辛二合法结显分三。壬初直结法

经文嫌略，应云：‘是故我言，汝但不随分别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’由于三因不生，即菩提心，故菩提非自然；菩提本具，非从人得，故菩提非因缘，此佛重伸歇即菩提之意。

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但生灭；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。若有自然，如是则明自然心生，生灭心灭；此亦生灭。无生灭者，名为自然；犹如世间，诸相杂和成一体者，名和合性。非和合者，称本然性。

壬二重简非

前三句，恐阿难等闻佛说三缘断故，即菩提心，而误执菩提心之所以生，是由于生灭心之灭。然则，菩提心岂非仍有生灭？实则菩提本具，实无所生，无明本空，实无所灭。说生说灭，但属凡夫妄情计执而已，非真菩提心。必须将此见有生灭心灭之灭，及见有菩提心生之生，二俱灭尽，至此方是无功用道，不假修成。但亦不可，妄作自然之想，若有自然之想，如是则是发明自然心之生，是因于生灭心之灭，此仍是有生灭，有对待之法，故曰，此亦生灭。若然固执灭生俱尽，即以此无生灭心，名为自然；则犹如世间，诸相杂和，成一体者，名和合性。对此和合性，遂将非和合之物，称本然性。此非和合之本然，乃对和合而言。仍属生灭对待法，和合喻世间生灭因缘法，非和合之本然性，喻不生灭之真心。此真乃对妄立，犹非元真之菩提心，如下文所云：‘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’

本然非然，和合非合。

此二句仍属简非文，应归上科。意谓对和合而说本然，此本然则非真本然；对本然说和合，则此和合，亦非真和合。本然非然，是以非本然遣本然；因此本然之性，虽不变，而能随缘，故非自然。和合非合，是以非和合遣和合，以和合之相虽随缘，而体不变，故非因缘。总显菩提真心，亦即藏性，既非世间和合之因缘，亦非对和合而说本然之自然，以世间所说，因缘自然，二皆虚妄，无实体故。

合然俱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句方名，无戏论法。

壬二正指是

初句，合指非和合之合，然指非本然之然。非和合，非本然，二皆远离，故曰合然俱离。次句离字，指离非本然非和合之离，合字意即不离，意谓离非本然，非和合之离固非，即不离非本然非和合亦非。离是双遮，不离是双照；双遮双照俱非，即遮照同时矣。总而言之，说因缘自然之生灭心要离，而对因缘说自然之心亦要离。非因缘非自然之心要离；能离此非因缘非自然之心，与不离此非因缘非自然之心，二俱非。离之又离，遣之又遣；至此妄情皆尽；方名无戏论法，亦即第一义。

菩提涅盘，尚在遥远，非汝历劫，辛勤修证。虽复忆持，十方如来，十二部经，清净妙理，如恒河沙，只益戏论。汝虽谈说，因缘、自然，决定明了；人间称汝，多闻第一。以此积劫多闻熏习，不能免离摩登伽难。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淫火顿歇，得阿那含；于我法中，成精进林，爱河干枯，令汝解脱？

庚二诫劝分二。辛初诫徒闻无功

菩提是如智，即般若德；涅盘是如理，是法身德。众生本具此智断二德，亦即前文所示无戏论法。阿难虽曰：‘不历僧只获法身。’，但倒想虽销，细惑犹存；对无戏论法，尚且未明，莫说相应。故于佛果无上菩提，无余涅盘，尚在遥远，非汝阿难，历劫辛勤劳苦修行。如何证得？然则，前文佛言：‘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何藉劬劳，肯綮修证。’岂非前后相违？当知前文，是对满慈而言。满慈三界惑尽，因所知障重，故未开悟，若能但不随分别，舍世间戏论，则所知障不生，即狂性顿歇，歇即菩提。今阿难虽所知障轻，但烦恼障重，见惑初断，思惑犹全，位在圆教初信，向后仍须遍历九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四加行、十地、等觉、五十四位、真菩提路，始入妙觉，方成佛道。故曰菩提涅盘，尚在遥远，非汝历劫辛勤修学，不能证得。又阿难对菩提涅盘无戏论法，尚未明了，非汝阿难历劫所修之多闻戏论，能证此遥远之菩提。忆持，是意根意识之事，非以真智明了真理。十二部经，即：‘长行重颂兼授记，孤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曾有，论议共成十二部。’阿难不但多闻，且能忆持，不但能于一佛所，多闻忆持；且能于十方佛所，多闻忆持，佛所说之十二部经。十方如来，是能说法之人，十二部经是所说之法。清净妙理，是十二部经所诠之第一义不生不灭之理。一佛之法，尚且无量，况十方无量诸佛所说之法，故曰如恒河沙。阿难早已证得，闻持陀罗尼，故能忆持，十方诸佛所说恒河沙妙理。然在佛望之，闻而不修，未证极果，只增益戏论而已。

阿难闻法之后，能为他人说法，如何是因缘，如何是自然，说得甚为清楚明了，故人间皆称阿难，多闻第一。阿难之多闻，实非一生一世，而是积劫多生，皆多闻熏习。惜无真修，不能伏断烦恼，无法避免，外境所牵，是以不能免离，摩登伽女之难，为其摄入淫室。若然汝阿难历劫多闻，而能真修，又何须待我佛顶神咒，敕文殊将咒往护？此举事实，证明阿难多闻无益，只增戏论。阿难堕入淫室，佛即顶放光明，光中现出，千叶宝莲，莲华化佛，宣说神咒；并敕文殊，将咒往护，提将阿难，归来佛所。并劝摩登伽女，同来见佛，佛为说法，登伽淫火顿息，即证三果，名阿那含，译云不来。因摩登伽女，顿断见惑，及欲界九品思惑，舍身即生四禅天，精进修行，断上二界思惑，即证阿罗汉果。不再来欲界受生，故曰不来。登伽爱心如水，过去五百世，皆与阿难结为夫妇，常为爱水所漂，今阿难虽已出家，仍被彼缠绕，今闻佛说法，即证三果，且于佛法中，精进修习不懈，故其爱河枯竭。令汝阿难，不再为彼所缠，而得解脱。

是故阿难，汝虽历劫忆持，如来秘密妙严，不如一日，修无漏业，远离世间，憎爱二苦。如摩登伽，宿为淫女，由咒神力，销其爱欲，法中今名性比丘尼。与罗侯母，耶输陀罗，同悟宿因。知历世因贪爱为苦！一念熏修无漏善故，或得出缠，或蒙授记，如何自欺，尚留观听。

辛二劝真修有益

阿难闻而不修，未得实益。故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之教，不如一日修无漏业。秘密妙严，即三德秘藏，亦即三如来藏，此一心三德之理，众生虽本具而不自知，故曰秘密。唯佛与佛，乃能相应，曰如来秘密。此三德秘藏，是清净妙理，属一乘庄严，谓之妙严。阿难虽能忆持，而未能亲证，故不如一日，修无漏业。以一日望历劫，长短相距甚远。无漏业，是二乘所修、所证，若能圆修圆证，反观自心无形，非内外中间，既无自他彼此，亦无生灭去来，妄情不生，寂照不二，能照即般若，所照即法身，以般若照法身，清净寂灭即解脱。修此无漏业者，若与三德相应，固不堕三界分段生死；亦不堕方便实报变易生死，故能超越世间憎爱二苦。汝阿难若能从闻思修，不起分别，顺境不爱，逆境不憎，亦能远离憎爱，诸苦永息。如摩登伽以下，是引二女为例，以鼓励之。如摩登伽，宿为淫女，明其烦恼偏重；由神咒力销其爱欲，显神咒力大。法中今成性比丘尼，赞其闻法思修，发奋向上，故能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。罗侯罗，译云覆障，乃佛之子，据说佛指腹成胎，住胎六年故曰覆障。以其宿为比丘，山中修行，因塞鼠穴，故感住胎六年之报。佛弟子中，密行第一。法华经云：‘罗侯罗密行，唯我能知之，以示诸众生，无量亿万千。’明其所化之广，法华会上授记将来成佛，名七宝华如来。其母耶输

陀罗，译云花色，以其端庄美丽，相貌如花故名。二女同悟宿世皆因贪爱而受苦，故今一心一意，修无漏善，小乘无漏善，即空，无相，无作三昧。修此三昧，心不缘境，伏断烦恼，得以远离世间憎爱。性比丘尼，已断三界见惑，欲界思惑，若再进修，自可断上二界思惑，而超越三界生死缠缚，故曰或得出缠。耶输陀罗，已证阿罗汉果，法华经授记将来成佛，名具足千万光相，故曰或得授记。如何自欺，尚留观听，是斥责之词。彼二女子，尚能一念熏修，而得超凡入圣，况汝阿难，岂可自暴自弃，而留恋于见闻分别，自取流转。

阿难及诸众，闻佛示诲，疑惑销除，心悟实相，身意轻安，得未曾有。重复悲泪！顶礼佛足，长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无上大悲，清净宝王，善开我心，能以如是种种因缘，方便提奖，引诸沉冥，出于苦海。

乙二示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分二。而初为当机示圆通本根分二。丁初叹领述请

阿难自淫室归来，诸佛开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妙三观门最初方便。佛即详细开示，三如来藏，圆三谛理，正是酬答阿难最初方便之请。因三妙观门，固是十方如来，成佛之方便，然欲修此三妙观门，非先开圆解，不名真修。故圆觉经，修三妙观文中，一一皆云：‘悟净圆觉。’以净觉心为本修因。可知大开圆解，实为修三妙观之方便，是方便中方便，亦即最初方便。今阿难大众，既已大开圆解，获得成佛方便中之方便，正是从悟起修之时，故本科佛示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妙三观门，正是酬答阿难之请。本经所云不生灭心，即圆觉经：‘以净觉心，取静为行。’二者名虽异而义实同。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证不生灭之果，正是因果相契，以众生望佛果，是因该果海；以佛果望众生，则是果彻因源，因果一致。妙三观门，即一空一切空；一假一切假；一中一切中。阿难既悟如来藏本妙圆心，非世出世故；即一空一切空；依之而修，成妙奢摩他空观。悟如来藏元明心妙，即世出世故；即一假一切假，依之而修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。悟如来藏妙明心元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；即一中一切中，依之而修，成妙禅那中观。三观随修一观，即具三观，谓之妙三观门。妙空观成，断法界见思惑，证实智菩提；妙假观成，断法界尘沙惑，证方便智菩提；妙中观成，断法界无明惑，成真性菩提。由三观力，断三烦恼，成三菩提。

丙初为当机示圆通本根。当机指阿难，及有学大众。以阿难一向多闻，循声流转；佛欲其就路返家，毋须改途易辙、故处处暗示耳根闻性，为圆通本根。如经云：‘汝今欲逆生死欲流，返穷流根，至不生灭；当验此等六受用根，谁合谁离，谁深谁浅，谁为圆通，谁不圆满。若能于此，悟圆通根，逆彼无始，识妄业流；得循圆通，与不圆通，日劫相倍。’此即密意示阿难应从耳门入道。奈阿难未会佛意，释尊再请十方诸佛，异口同音云：‘生死涅盘，唯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’阿难犹未明了，佛不得不敕二十五圣，各陈圆通，正显法法头头，皆可入道，无须拣择。十方如来，于十八界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，于其中间亦无优劣。惜阿难等，烦恼障重，未能于中，圆自在慧，故佛再敕，文殊拣择圆通；独选耳门，为阿难等，初心入道之方便。如经云：‘大众及阿难，旋汝倒闻机，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；圆通实如是。’又云：‘堪以教阿难，及未劫沉沦，但以此根修，圆通超余者，真实心如是。’此皆示当机，应以耳门为圆通本根。

阿难及诸大众，至得未曾有，是经家叙述。阿难等领解佛之开示，故疑惑得以销除，前文满慈初疑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。佛示以三种相续，起于一念无明。次疑五大，性不相容，何得互遍无碍；佛示以全相即性，以不变随缘故得自在。又再疑诸佛，何时起妄，佛示以妄本不生，如翳眼见空华，空本无华，何更待生，又喻沙成金，不复为矿。最后又问一切众生，因何有妄，自蔽妙明。佛示以既称为妄，云何有因；若有所因，云何名妄。至此疑惑尽销，但阿难闻之又疑佛顿弃因缘，不独有自语相违之嫌，且恐滥外道所执之自然。佛再示以，知真本有，达妄本空。则因缘自然，俱为戏论。满慈及阿难等，闻佛重重微妙开示及训诲，心中种种疑惑得以销除。实相，即三如来藏，菩提胜净明心。既疑惑销除，心悟实相，则心无挂碍，而得轻安。此三如来藏之理，昔未曾闻，更无所悟，今既得闻，复有所悟，故曰得未曾有。

重复悲泪，至白佛言，是经家叙述，敬佛仪式。此是阿难，第五次悲感垂泪，故曰重复。第一次是因邪术所加，文殊师利将咒往护，提奖归来，即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。第二次是妄执被破后，又复悲泪，自述恃佛威神，无劳我修，故身虽出家，心不入道。第三次闻佛显见无还，又垂泣叉手，而白佛言，虽承佛音，悟妙明心，未敢认为，本元心地。第四次十番显见后，因闻：‘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离见，见不能及。’不明所以，重增迷闷，故悲泪顶礼，求佛施大慧日。今是第五次，信悟既深，益悔昔日，多闻不修，而感佛恩深难报，故悲泪顶礼，既谢佛恩，复启下问。

无上大悲，至出于苦海，是叹佛恩深难报，大悲包括大慈，菩萨分证三缘慈，未曾圆满，唯佛究竟故曰无上大悲。佛惑尽智圆万德俱备，随机施教，拔苦与乐，如摩尼宝王，谓之清净宝王。阿难等心为无明所禁锢，妄情所封锁；今因佛善巧方便，训诲诱示，得以心开意解，故曰善开我心。能以如是乃指前文所说，演若达多，怖头狂走，登伽顿销爱欲；耶输开悟宿因等种种因缘。提谓提携，如鼓以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；奖谓奖励，如励以汝虽历劫忆持，如来秘密妙严，不如一日修无漏业等；皆佛方便鼓励劝勉。沉谓凡夫沉沦生死；冥谓二乘冥滞变易。今闻佛种种方便开示，心开意解，得未曾有。自是真修，渐超二死，得证真常，故曰，引诸沉冥，出于苦海。

世尊！我今虽承，如是法音，知如来藏，妙觉明心，遍十方界；含育如来十方国土，清净宝严，妙觉王刹。如来复责，多闻无功，不逮修习。我今犹如旅泊之人，忽蒙天王，赐与华屋，虽

获大宅，要因门入。

初句至王刹，是叙心开之相，显多闻非全无益。虽承二字，意谓虽开圆解，然又未圆修圆证。知即悟义，悟如来藏，妙觉明心，遍十方界。迷时以为心性，决定在于色身之内；今悟时得知本具藏性，遍十方界。此即领悟空不空藏文中：‘惟妙觉明，圆照法界’之义。含是包含，育是盈育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是含；无不从此法界流是育。经云：‘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’，谓之育；‘一切因果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’谓之含。如来国土，指凡圣同居土；清净约方便有余土；宝严约实报庄严土，妙觉王刹即常寂光土。又如来指应身佛；妙觉王刹是报身佛；妙觉明心，即法身佛。由法身能含育正报之报身应身，以及依报之四土。若正若依，悉皆清净庄严。此乃由闻法而得悟解者，多闻岂全无功，不过缺乏真修，未得实益耳。如来复责等二句，是述佛所责。前文：‘以此积劫多闻熏习，不能免离摩登伽难。’是责多闻无功。又云：‘汝虽历劫，忆持如来，秘密妙严；不如一日，修无漏业，远离世间，憎爱二苦。’是责不逮修习。然则，岂可一误再误，今既开圆解，正应是起圆修之时；但可惜未知从何下手修习，犹如旅泊之人，忽蒙天王赐与华屋，虽获大宅，从此无须再旅泊他乡，惜又未得其门而入，安可受用？此述成以下再启请之由。旅泊之人，如众生升沉于苦海；天王如佛无上法王；华屋喻如来藏性；虽获大宅要因门入，如阿难等虽悟藏性本具，然犹未知如何真修，方能证入。

惟愿如来，不舍大悲，示我在会诸蒙暗者，捐舍小乘，毕获如来无余涅盘，本发心路。令有学者，从何摄伏，畴昔攀缘，得陀罗尼，入佛知见！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。在会一心，伫佛慈旨。

此正启请真修方便。锢蔽权宗曰蒙，昏迷实理曰暗。一切众生，无不蒙暗，犹如未曾得入华屋之门外汉，终年累月，旅泊他方，实在苦恼。故今愿佛大悲，拔除苦恼。捐舍等三句，是叙述回小向大之心愿。在会大众，各各皆回小向大，捐弃昔日所修之小乘有余涅盘，而渴望毕竟获证，如来无余涅盘。但果不离因，因即本发心路，心谓发起修习妙止观之心，路即修行所经历之处。由发心修行，相应所历之路，共有五十五位，名真菩提路，亦名妙菩提路，或妙庄严路。前阿难发愿谓：‘愿今得果成宝王。’今细心思惟，成佛不易，诚如佛言，菩提涅盘，尚在遥远，非切实勤恳修行不可。所谓千里远行，不离初步，故求佛大悲，开示发心修行所进之路。小乘已证四果曰无学，前三果名有学，若约大乘佛名无学，成佛前诸位，皆名有学。今此文中有学，是约初心凡夫，及小乘初二三果圣人。从何二句，是请示伏烦恼之方便，畴昔指无始时来，攀缘即是妄想，亦即意识心，攀于所缘之尘境，而分别取舍，是生死根本，为修楞严大定之障碍。障碍不除，如何修证，故请求佛开示，降伏攀缘心之方便。陀罗尼，译云总持，众生本具心性，无法不具，无德不圆，曰总持。佛知是一切种智，佛见是五眼圆明。皆众生本具，但迷而不觉，随妄想攀缘，故成众生知见，今若能摄伏无始时来，颠倒攀缘之心，即得证陀罗尼，入佛之知见。

阿难问意有二，初欲捐弃小乘，毕获如来无余涅盘，本发心路。佛即答以第一决定义，应当审观，因地发心，与果地觉，为同为异。然后示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即是如来无余涅盘，本发心路。次问从何摄伏，畴昔攀缘，得陀罗尼，入佛知见。佛即答以第二决定义，教以审详烦恼根本。然欲降烦恼，应先细心观察，烦恼起因，欲知烦恼起因当反观自心，求此妄想不可得时，攀缘自息，即得解脱。如华严经云：‘无上菩提，以心为本；心若清净，一切善根，皆得圆满，无上菩提，欲成则成。’又大乘心地观经云：‘三界之中，以心为主，若能观心，究竟解脱；不能观者，永处缠缚。’又云：‘若能观心体性空，惑障不生便解脱。’又涅盘经云：‘若能观心，名为上定。’可知观心，不独为断烦恼之方便，亦即修习首楞严王大定之正行，入佛知见之正因。

尔时世尊，哀愍会中，缘觉声闻，于菩提心未自在者，及为当来，佛灭度后，末法众生，发菩堤心，开无上乘，妙修行路；宣示阿难，及诸大众。

丁二宣示法义分二。戊初住家叙意

结集经者，叙述佛意，一则为哀愍现会，已回小向大之缘觉声闻众，虽悟藏性本具，但未得修行方法，不能证入，故于菩提心，未得自在。次则为当来，佛灭度后，末法众生，发菩提心者，开无上乘妙修行路。佛灭后，正法住世一千年，像法住世一千年，末法住世一万年。今正末法时期，众生障重慧浅，而能发菩提心，诚难能可贵，故佛预为此辈求无上菩提者，开示妙修行路。无上乘亦名最上乘，一佛乘，或如来乘。三如来藏为一乘体；妙奢摩他三摩禅那为一乘行；三菩提为一乘果；遍法界，尽未来，普度众生为一乘用。先开圆解，次起圆行，名妙修行。行为能趣，路为所趣；行是流动，路乃安住。路即不生灭理；行即妙三观门。依不生灭理，起三妙观行；进趣五十五位，名妙修行路。佛无非为此，故宣示阿难，及法会诸大众言。

汝等决定发菩提心，于佛如来妙三摩提，不生疲倦；应当先明发觉初心，二决定义。云何初心，二义决定？

戊二如来正说分二。己初总示因心分二。庚初正明二义分二。辛初总征示

汝等三句，是佛重按其请意。妙三摩提，亦名三摩地，译云妙定、正定、大定。此乃诸佛如来，所修证之首楞严王大定。不生疲倦，其意有二：一汝阿难既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又请求开示‘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’。又欲得陀罗尼入佛知见。足见求法精进，无有疲倦。其次是如来所证，三摩提，非精进不懈，不能修证，不应或生疲倦。应当谓理所当然，先明，即未起行之前，应当首先明白，发觉初心，即最初发起始觉智，向本觉理之心，亦即最初之因地心。决定义，指十方三世诸佛，所共遵守。云何初心，二义决

定，是征起。

阿难！第一义者，汝等若欲捐声闻，修菩萨乘，入佛知见。应当审观因地发心，与果地觉，为同为异；阿难，若于因地，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

辛二别释分二。壬初应审观因地发心分二。癸初总劝审观

第一义者，是指二决定义中之第一种，非指第一义谛。汝等三句是重按其请意。捐舍声闻修菩萨乘，是回小向大，菩萨有四教之分：今约圆教菩萨，初发心时，即观诸法实相，修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有功用道，名菩萨乘；无功用时，即名佛乘。菩萨乘是能入，佛乘是所入。故曰修菩萨乘，入佛知见。应当以下，是劝审观因心。因地发心，若以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，则与果地所证，本觉不生不灭之理是同，否则即异。同则如水乳融；异则如同煮沙，欲成嘉馔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得。故曰阿难，若于因地，以生灭心为本修因，而求佛乘，不生不灭，无有是处。

以是义故，汝当照明，诸器世间可作之法，皆从变灭。阿难！汝观世间可作之法，谁为不坏？然终不闻，烂坏虚空。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由是始终，无坏灭故。

癸二正示审观分二。子初立喻

初句承上起下，次二句劝阿难起智观察。器世间，即山河大地，皆因缘生法，有生灭，可作为，故皆迁变坏灭。反观虚空，非可作为故，由始至终，不曾坏灭。此约俗谛言，若据第一义，虚空亦因迷真起妄而有，所谓：‘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’故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，悉皆消殒。今约俗谛：器世间有变坏，喻众生生灭之身心；虚空不坏，喻佛性不生灭理。器世间一切无不包含于虚空中，喻众生生灭之身心，不离无生灭之觉性；而不生灭性，亦非离生灭之身心。二者名殊体同，非细心观察不可。若能审察世间一切，相妄性真，因而舍妄归真，称性起修，以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，自可契证果觉，不生灭性。

则汝身中，坚相为地，润湿为水，暖触为火，动摇为风。由此四缠，分汝湛圆妙觉明心，为视、为听、为觉、为察，从始入终，五叠浑浊。

子二示法分二。丑初简妄生灭相合可作喻分二。寅初指妄总标

汝指阿难，阿难如此，一切众生，莫不皆然。人体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互相缠结而成。既有身相，则妄有六根；于是本具湛圆，妙觉明心，不生不灭，与生灭和合，遂成阿懒耶识。此识精元明，于眼为视，于耳为听，于鼻于舌为觉，于身于意为察。虽然性中相知，而用中相背。如是心与色合，而成为五阴浑浊之体；识阴为始，色阴为终。加以受想行三，便成五叠浑浊不清之相。下文云：‘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。’故曰：从始入终，五叠浑浊。

云何为浊？阿难！譬如清水，清洁本然，即彼尘土灰沙之伦，本质留碍，二体法尔，性不相循。有世间人，取彼土尘，投于净水；土失留碍，水亡清洁，容貌汩然，名之为浊。汝浊五重，亦复如是。

寅二约义别释分二。卯初通示浊义

初句征起，下举喻明。清水喻众生本具真心，清净本然；尘土灰沙，喻四大，本质留碍，喻四大体，能障真性。二体法尔，谓清水与尘土等，其体法尔如是。一清一浊，一通一碍；喻一真一妄，其性虽同，其用各异。有世间人喻迷位众生，取土投水，喻众生从真起妄，而有见相二分。土失留碍，水亡清洁，喻因见相二分，彼此相引相牵，致心境和合，而成六根。自此，心法无形，变成有形；色法无知，变成有知。喻容貌汩然，名之为浊。汝浊五重，指劫浊，烦恼浊，众生浊，命浊，及见浊，亦复如是，谓如取土投水，水亡清洁，土失留碍，此乃最初浑沌昏扰之相。余经约枝末五浊，本经则约根本五浊。依色阴立劫浊，依受阴立见浊，依想阴立烦恼浊，依行阴立众生浊，依识阴立命浊；五阴为体，五浊为相，阴浊名异，体相实一。

阿难！汝见虚空，遍十方界，空见不分。有空无体，有见无觉，相织妄成，是第一重，名为劫浊。

卯二别示浊名分五。辰初劫浊

劫浊依色阴立，内之色身，外之器界，皆属色阴。内身有生老病死，外界有成住坏空；念念变异，三世迁流故名劫浊。见指能见，属心法，虚空是所见，属色法。能见之见性，与所见之虚空，皆遍十方；空中有见，见中有空。既不可指陈，何者是空之边涯，更不可说，何为见之界畔，故曰空见不分。若谓但有虚空，而无见性，则除见外，另觅空体了不可得；若但有见性，而无虚空，则不能显出，能见之觉性。今因能见之见性；及所见之虚空，色心二法，彼此相织，由心取境，因境引心心境和合，虚妄成根。如是根尘相对，妄起分别，三世迁流，故名劫浊。

汝身现搏，四大为体，见闻觉知，壅令留碍。水火风土，旋令觉知，相织妄成，是第二重，名为见浊。

辰二见浊

依受阴而成见浊。四大乃色法，能揽四大为自体者即心法。色心二法和合而有六根，既有六根，则一精元明之藏性，遂为四大所隔，而分别成为见闻觉知等六精，眼为色碍，耳为声碍，乃至意为法碍，彼此壅塞留碍。水火风土四大，本属无知，今为六精所转而成有知。知与无知，

互相交织，妄成六根，领纳六尘，而起有我见，无我见等，是第二重，名为见浊。

又汝心中，忆识诵习，性发知见，容现六尘。离尘无相，离觉无性，相织妄成，是第三重，名烦恼浊。

辰三烦恼浊

烦恼浊依想阴成。既根尘相对，便生六识。心指第六意识，忆谓追忆已往，识是分别现在，诵习以备将来。由于忆识诵习，于中分别好恶，烦恼遂起。性即能想六识之性，托于六根，发为见闻觉知等六种妄想。容有二义，一是容纳现在六尘之影子。二是形容，亦即安排，六尘之境界，还自取着，以为受用。此皆属意识境界，意识外假法尘，内托意根而有。若离所缘之尘，则所缘既灭，能缘亦泯，何来识相。反之，六尘若离六识之妄觉，则能取不生，所取亦亡，自无尘性可得。故曰离尘无相，离觉无性。今由妄识妄尘，交炽相织，缘尘想念，贪恋不已，故成烦恼，是第三重，名烦恼浊。

又汝朝夕，生灭不停，知见每欲留于世间，业运每常迁于国土，相织妄成，是第四重，名众生浊。

辰四众生浊

众生浊依意根之行阴而成。因行阴造作成业，由业感果，流转生死，终而复始，故成众生浊。行阴起灭迅速，刹那不停，如暴流水，故曰又汝末那心中，从朝至夕，妄念相继，生住异灭，无暂停息。知见指六根知见，每欲留恋六尘器世间，如眼恋于色，耳恋于声，乃至意恋于法；遂作业流转，作有漏业，运到同居土，为苦恼众生；作无漏业，运到方便土，为自利众生；作漏无漏业，运到实报土，为大道心众生，作非有漏非无漏业，运到常寂光土，为无上众生。故曰：业运每常运于国土。由于妄身妄心，常迁流不已，交相组织，遂成众生，是第四重名众生浊。

汝等见闻，元无异性，众尘隔越，无状异生；性中相知，用中相背，同异失准，相织妄成，是第五重，名为命浊。

辰五命浊

命浊依识阴中第八识而立。在众生迷位，此识去后来先作主翁，为九界圣凡命根之所依，乃至成佛，方可转此识而成大圆镜智。见闻通指六根，六根唯是一心，故元无异性。众尘谓明暗通塞等，十二诸有为相；由于揽尘结根，别开门户，将妙觉明心隔离，一体而成六根，见闻觉知等差别，故曰众尘隔越无状异生。六根元是一体，例如耳闻法，口问义，身起敬，心欢喜，此即性中相知，同而非异；然眼不能闻，耳不能见，彼此不能互用，即用中相背，异而非同。同非定同，异非定异，故曰同异失准。由于一同一异，交相组织，扰乱真性，妄成命浊，是第五重名为命浊。

阿难！汝今令见、闻、觉、知，远契如来，常、乐、我、净。应当先择，生死根本；依不生灭，圆湛性成。以湛旋其虚妄灭生，伏还元觉；得元明觉，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。然后圆成，果地修证。

丑二依无生灭性合虚空喻分二。寅初弃浊就清

初三句按阿难所请。

前文阿难欲捐舍小乘，毕获如来无余涅盘。无余涅盘，即常乐我净四德，众生因流转生死，故失真常而成无常；众生有烦恼法，故失真乐而成苦恼；众生有见浊命浊，故失真我而成妄我；众生有劫浊，故失真净而成不净。今阿难以五浊众生之见闻觉知，欲契如来常乐我净，涅盘四德，实在遥远，故佛特别嘱咐阿难，应当先加拣择，真因地心。若真妄二本，决择不明，取舍颠倒，实无由澄清五浊，证得涅盘。生死根本，是指前七识，妄想攀缘之心，亦即生灭心；以生灭之心，如何能契不生不灭之涅盘四德？故非先决择真妄，舍弃为生死根本之攀缘识心，而依不生不灭，圆满湛然，常住本觉之佛性，为本修因，始可因心契合果觉，果觉不离因心，因果相契，方可成就佛果菩提涅盘。此即舍识用根，去相存性。以湛然不动六根之性，旋其虚妄生灭之攀缘识心，外伏尘劳，内照心源，如是自可返妄归真，澄浊成清；还复本有元明觉性。若然获得元本明妙之觉性，以此不生不灭之心性为因地心，然后方可圆成果地修证。此约圆教初住，大乘见道位，初证本觉妙明，为本修因，方名真修，方可修证无上佛果菩提。

如澄浊水，贮于静器；静深不动，沙土自沉。清水现前，名为初伏客尘烦恼；去泥纯水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。明相精纯，一切变现，不为烦恼，皆合涅盘清净妙德。

寅二以喻合法

此以喻合众生返妄归真之方便。众生心性，本来清净，因起无明，幻现身心世界。喻以尘土，投于清净水中，故现浑浊之相。今欲旋妄归真，犹如以静器贮水，静久不动沙土自沉。喻从名字起观行，由于观行功深，三惑不起，清净佛性，相似现前。断见思，伏无明，位在圆教十信，入相似位。但若遇境逢缘，仍为所动，如沙土虽沉，摇之又起，以相似位，未得不退转故。必需去泥纯水，始可一澄永澄，浊不再起，喻观行加深，中观现前，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入大乘见道位，得阿鞞跋至，入俗利生，不为烦恼所转。此即从相似位，入分证位，如是渐进，尽四十二品无明，入妙觉位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方名为永断根本无明。至此，明相精纯，成妙觉极果，纯一不杂。即起信论云：‘破和合识，智纯净故。’明精纯是般若德，即始觉智满；相精纯，是法身德，即本觉理圆。如智照如理，一如无二如，唯是一心，到此清净本然，

周遍法界，利乐有情，大用无碍。即前文所谓：‘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’亦即下文：‘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’。亦即：‘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’一切变现，乃果后起用，于一身中，现无边身；化度十方，在在处处，坐道场，度众生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说法。如观音菩萨：‘三十二应，入诸国土。’亦如弥勒菩萨：‘从于识性流出，无量如来。’亦即空藏菩萨：‘身能善入，微尘国土，广作佛事。’又明相精纯，是前文：‘我以妙明不生不灭，合如来藏。’一切变现，是前文：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’虽变现一切身心世界，而不为烦恼所转，亦不为生死所染，一一身无不皆合涅盘清净妙德：不生不灭是常德，变现自在是我德，二死永亡是乐德，五住净尽，是净德。此即酬答阿难，毕获如来，无余涅盘，本发心路，得陀罗尼，入佛知见之请。

第二义者：汝等必欲发菩提心，于菩萨乘，生大勇猛，决定弃捐诸有为相；应当审详烦恼根本。此无始来，发业润生，谁作谁受；阿难！汝修菩提，若不审观烦恼根本，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。处尚不知，云何降伏，取如来位？

壬二应审详烦恼根本分二。癸初总劝审详

前科教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即涅盘根本；今教以审详烦恼根本，即生死根本。此答阿难：从何摄伏，畴昔攀缘之请。

第二义者，即二决定藏中之第二义。汝等三句，是按阿难请意。汝阿难及大众，既已决定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求佛无上菩提，则应于菩萨乘生大勇猛。盖菩萨自利利他，必须断九界烦恼，断二种生死；较之声闻乘，加倍困难，非生大勇猛心不可。诸有为相，指内之六根，外之六尘，有生灭，有始终，有去来，谓之有为。众生一向热恋不舍，执为实我；而二乘虽破我执，仍执为实法。今既欲发菩提心，成无上道，自然决定捐弃诸有为相。然欲弃此，当断烦恼；欲断烦恼，必先究其烦恼根本。故曰：应当审详，烦恼根本。发业，是发动身口意而造杀盗淫等业，八识规矩颂云：‘动身发语独为最。’可知独头意识，发业之力最强；润生，是俱生我执，行相甚为微细，如种子在土，值遇雨露，即能生长。八识种子亦然，遇无明雨露，转生能见所见，能所既立，由心取境，因境牵心，心境和合，遂成六根。六根对六尘，而引生六识；六识对境分别取舍，遂生烦恼。因烦恼而作业，而流转，故追诘根源，烦恼之根本，实由八识见分，发业润生，而自作自受。

佛告阿难，汝等发菩提心，欲修证无上菩提，若不审详谛观，烦恼根本，则不能知，虚妄根尘，从何处而起颠倒，处尚不知，如作降伏烦恼，取证如来果位。根尘本非实法，故曰虚妄。此虚妄之根尘，乃因颠倒而有；而颠倒又由于本末无明。因根本无明，而成见相二分，能所对立，引生六根。由枝末无明；六根取尘，引生六识，分别取舍，遂成烦恼。若能审观，烦恼起因，念念回光返照，则诸念顿息，迴脱根尘，自能摄伏，畴昔攀缘，此即奢摩他之止；审观力强，灵明不昧，此即毗钵舍那之观；可知审观，即是止观。止观力强，伏断烦恼，超凡入圣，必登如来果位。下文云：反穷流根，反闻自性，旋见循元，返息循空，皆是审观烦恼根本。楞伽经云：‘觉想生名智。’宝积三昧经云：‘云何为慧，审是慧者，即名为慧。’由是可知审观之于修行，何等重要。

阿难！汝观世间解结之人，不见所结，云何知解？不闻虚空，被汝隳裂。何以故？空无形相，无结解故。

癸二正示审详分二。子初立喻

初三句喻妄，后五句喻真。世间解结之人，喻修菩提欲断烦恼之众生。不见所结，喻不审观烦恼根本，不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。云何知解，喻处尚不知，云何降伏烦恼取如来位。虚空喻真如妙性，虚空无结，喻佛性本来清净；无烦恼可除，无惑可断。以虚空无形相，本来无结，亦复无解。故从来不闻虚空，隳毁破裂。喻真性无相，元本无结，亦无须解。

则汝现前，眼、耳、鼻、舌，及与身、心，六为贼媒，自劫家宝。由此无始众生世界，生缠缚故，于器世间，不能超越。

子二示法分二。丑初委示颠倒处合所结喻分二。寅初总示结根

则字紧承上文，欲知结处，即汝阿难，现前此身中眼等六根，便是家贼之媒介。家贼，指六根，由于六根对六尘，而起六识；六识分别取舍作业，流转生死，损功德，失法财，如贼劫家宝。且六根六识，俱属身内，故曰：六为贼媒，自劫家宝。古德云：‘家贼难防，识得不为冤。’心地观经亦云：‘若能观心，究竟解脱。’涅盘经云：‘若能观心，名为上定。’故佛教阿难审观，实为解结之方便。由此无始，谓根结非始自今日，而是由无始时来，一念妄动，六根起结，内执身心为我，外执器界为我所。念念贪恋爱着，便成缠缚，于身心器界，俱不自在，况复出离，故曰：于器世间，不能超越。

阿难！云何名为众生世界？世为迁流，界为方位。汝今当知，东西南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，上下为界，过去未来，现在为世；方位有十，流数有三。一切众生，织妄相成，身中贸迁，世界相涉；而此界性，设虽十方，定位可明，世间只目东西南北，上下无位，中无定方。四数必明，与世相涉，三四四三，宛转十二，流变三叠，一十百千。

寅二别示结相分二。卯初约众全世界以明妄数

初句是征，以下是释。此中世界，乃指有情之根身，非指无情器界。世约时言：有过去现在未来，以迁流不住为义。界约处说，有前后左右，四维上下，以方位定在为义。‘方位有十，流

数有三。’是结成十方三世之数。一切众生之身心，皆由色心二法，交结组织，虚妄而成。能见是妄心；所见是妄色，色心交结，而成妄身。贸谓交换，迁即改变。色心二法，交换改变，遂成世界相涉。世是心法，界是色法。心法无形，与色相涉，变为有相；色法无知，与心相涉，便成有知。即前文所谓：‘见闻觉知，壅令留碍，水火风土，旋令觉知。’‘而此界性’，应云界相。设立方位，虽曰十方，然究其有一定方位可明者，世间人只名东西南北。至于上下以及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等六位，则无一定之方位，以东南之中，近东归东，近南归南；东北西北亦然。如是虽曰十方，实则唯有四方。四方与三世相涉，以世涉方，是三四成十二，以方涉世，亦是四三成十二，故曰宛转十二。此是第一叠。若再以三世涉四方，每方各有十世，三乘四十成为百二；以四方涉三世，每世各有十方，四乘三十亦成百二，是第二叠。若更以三世涉四方，每方各有百世，三乘四百成为千二；以四方涉三世，每世各有百方，四乘三百亦成千二，是第三叠。流谓从本至末，即自第一叠，流至第三叠；变谓变少成多，由一十变一百，由一百变一千；一十百千，是举整略零，实则是一十二，一百二，一千二。藕益大师释些三叠之义，谓三四四三，成十二，是第一叠。其次是每世各具十法界，以方涉世，变成百二，是第二叠。再其次是界界各具十法界，则百二变成千二，是第三叠。笔者认为：若依经文，由一十变一百一千，则义如前释。若以法界众生，互具互涉，则应依藕益大师所解。

总括始终，六根之中，各各功德有千二百。

卯二约世界妄数以历六根分二。辰初明性本圆融

始谓第一叠，终约第三叠；总括始终，即由第一叠一十二之始，至第三叠一千二百之终。众生既由妄心之世，及妄色之界，彼此相涉，自始至终，成为一千二百之妄数。而众生之六根，周遍身心，故六根亦各各变成，一千二百功德。六根之相，各有差别，六根之性，唯是一心。虽迷真逐妄，但在妄恒真；所具功德，并未亏损，故六根各各功德，有一千二百。

阿难，汝复于中，克定优劣。

辰二明用分优劣分二。己初总明

前云六根，各各具有千二百功德，是约六根之性言。今佛命阿难，就六根之用，以定其优劣，是约迷位。障轻则优，障重则劣。先审定何根为优，何根为劣，以便选择修行入门之方便。

如眼观见，后暗前明，前方全明，后方全暗，左右旁观，三分之二，统论所作，功德不全，三分言功，一分无德，当知眼唯八百功德。

己二别示分二。午初明眼根相用

观见是眼之性能，亦即眼根本具之功德。能见曰明，不见曰暗；眼前景物，能见清楚明了，谓之前方全明，背后景象，完全不见，曰后方全暗。身之前后左右，即南北东西及四隅，四方各占二百功德，四隅各占一百，合共一千二百。今前方正南方，及东南西南之一分全见，再左右旁观东方及西方之一分亦见，唯有后方正北及东北西北之一分不见。放眼根对四周景物，但能见三分之二，不见三分之一。若以统计而论，眼之功德，则不能周全；若以三分而论其功，仅得三分之二，后之北方，及东北西北之一分，完全无德。是故当知，眼根唯有八百功德。

如耳周听，十方无遗，动若迩遥，静无边际，当知耳根，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

午二明耳根相用

听闻是耳根之功能。四方有音，悉能周听。如下文云：‘十方俱击鼓，十处一时闻。’故曰十方无遗，此即圆真实。有声曰动，无声曰静；耳根闻动时，远近之声皆闻，此即通真实。耳根闻静时，则无边畔界限，是即常真实。若远若近，若动若静，十方俱闻，故知耳根圆满，具一千二百功德。

如鼻嗅闻，通出入息，有出有入，而阙中交，验于鼻根，三分阙一，当知鼻唯八百功德。

午三明鼻根相用

鼻根以嗅闻为功能，且能呼出体内浊气，而吸入体外新鲜空气，故曰通出入息。通出具四百功德，通入亦具四百功德，出入息时，于中稍停，故阙中间交接时四百功德。验于鼻根，三分阙一，当知鼻唯八百功德。

如舌宣扬，尽诸世间，出世间智；言有方分，理无穷尽，当知舌根，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

午四明舌根相用

舌根既可尝味，亦可言说；若取尝味，合时方觉，离中不知，功德不圆。但今取言说，既能宣扬世间法。更能宣扬出世法；世间法是俗谛智，出世法是真谛智。言语虽限于方言，或限于分量；然言中能设义理，无穷无尽。法华经云：‘治世语言，资生事业，皆与实相，不相违背。’以语言能尽世间智，能诠出世理。故知舌根圆满千二百功德。

如身觉触，识于违顺，合时能觉，离中不知，离一合双。验于身根，三分阙一，当知身唯八百功德。

午五明身根相用

身根以觉触为功能。对所觉之触尘，能知冷暖涩滑等，而识别违顺之境，如冬遇寒风，夏遇焰阳则违；冬暖夏凉则顺。又饥而无食谓之违，渴遇甘露谓之顺。但必须与外境合时方觉，离则无知，离时阙一分功德，合时能知违顺，是双分功德，故知身根，三分缺一，仅具八百功德。

如意默容，十方三世，一切世间，出世间法，唯圣与凡，无不包容，尽其涯际，当知意根，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

午六明意根相用

意是心法，既不看色，亦不闻声，唯默然容受，是其功能。口不言而心自知谓之默，包涵一切谓之容。十方以下，显其包容范围之广，十方约处，三世约时；十方是横遍，三世是竖穷。世间是六凡染法，出世间是四圣净法；世间是同居土，出世间是方便与实报土。若人若法，若圣若凡，若时若处，无一不包容，且一一皆能尽其涯际，故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。

阿难！汝今欲逆生死欲流，返穷流根，至不生灭，当验此等六受用根：谁合谁离？谁深谁浅？谁为圆通？谁不圆满？若能于此悟圆通根，逆彼无始织妄业流，得循圆通，与不圆根，日劫相倍。我今备显六湛圆明，本所功德，数量如是；随汝详择其可入者，吾当发明，令汝增进。

丑二劝详择降伏合知解喻分二。寅初劝简略明

生死是果，属苦谛；欲流是因，属集谛。一切众生，顺乎生死欲流，根随尘转，而起贪嗔痴，作杀盗淫，故流转生死。今既欲脱离生死，自当逆流。然欲逆生死流，必须穷究生死欲流之根源；旋根脱尘，根不缘尘，乃至究竟，至不生灭。如观音菩萨，修耳门圆通，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如是渐次深入，解六结，破五阴，直至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，谓之返穷流根，至不生灭。此是佛按阿难之请意。

当验此等以下，是劝简择。根以领受尘境，而发见闻觉知为功用，故名六受用根。此六受用根中，鼻舌身三，以合中知，眼耳及意，为离中知；合知难修，离知易入；而离知三根中，意根深隐难测，眼耳显浅易入；而眼耳二根中，又以耳根为圆通，眼根不圆满。据此，佛已密示耳根，为圆通本根，但不明言，意欲令阿难自验自悟，故劝其当验明此六根中，谁合谁离，谁深谁浅，谁为圆通，谁不圆满。以求离知显浅以及圆通之根，作为须修之依据。彼指六根之性，亦即识精圆明，无始以来，由于妄心妄境，互相交织而起妄识，因识分别，作业流转，故曰彼无始织妄业流。佛意是：若能于此六受用根中，选择一圆通根而修，自可逆彼无始织妄业流，以其得依循圆通本根修，与不依圆通根修，其功力日劫相倍，故非选择圆通本根不可。

佛于前科，既已指出虚妄结处在根，继而又告阿难，六根功德优劣，故曰：我今备显，六湛圆明，本所功德，数量如是。前文云：‘总括始终，六根之中，各各功德，有千二百。’但因众生在迷，为境所限，故有优劣。其功德数量，如前所说，随汝阿难，详细选择，于六根中，何根最圆，可作修证之依据，为初学之入门者，然后我再为汝发明，增上进修之方法，令汝速得成就佛果菩提。

十方如来，于十八界，一一修行，皆得圆满，无上菩提，于其中间，亦无优劣。但汝下劣，未能于中，圆自在慧，故我宣扬，令汝但于一门深入。入一无妄，彼六知根，一时清净。

文中十八界，兼摄七大，六尘摄前五大，六根摄见大，六识摄识大。十方如来，是统论十方各类之机，十方如来因地发心，得圆自在慧，故于十八界，七大，二十五门，门门皆可入道，并无优劣，无须拣择。但汝等根性下劣，未能于诸法中，得圆融无碍之自在慧，故我为汝等，宣扬六根之功德数量，优劣如前，令汝等得以选择一圆通根，然后依之一门深入。若能入一无妄，则一根既返元，六根成解脱；即可解六结，到达一真无妄之地。所谓：‘一根收摄，诸根皆歇。’故曰：入一无妄，彼六知根，一时清净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逆流，深入一门，能令六根，一时清净？

寅二因疑广示分二。卯初述疑

阿难问意有二：一是不知何为逆流，二是未明何以一门深入，六根一时清净。众生顺流，向外攀缘，根随尘转，故成业流。今欲了生死，成佛道，当然要逆流而上，收摄六根，外离尘境，内观根性。此即前文：‘见见之时。’亦如下文：‘脱黏内伏。’‘旋闻与声脱。’‘旋汝倒闻机，返闻闻自性。’等，皆是逆流。又六根用虽相背，但性中相知；故但依一门深入，从浅至深，乃至究竟相应，自令六根，一时清净。阿难一向多闻，此理岂有不知，但为法会初心，故有此问。

佛告阿难：汝今已得须陀洹果，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。然犹未知，根中积生无始虚习，彼习要因修所断得。何况此中，生住异灭，分齐头数？

卯二广示分二。己初就法研破

须陀洹：译云预流，亦名入流，即预入圣人之流。已断三界见惑，见真谛理，是小乘见道位。第六意识，从此对境不再落分别。金刚经云：‘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’根中积生无始虚习，指第七识。三界九地，八十一品思惑，阿难仅证初果，仍须天上人间，七返受生，方断欲界九品思惑。二果圣人已断欲界六品思惑，但仍须天上人间，一返受生，故二果斯那含，译一往来。三果阿那含，断尽欲界九品思惑，无因不感果，不再来欲界受生，故译为不来。唯寄居四禅天之五不还天进修，断尽上八地七十二品思惑，便证阿罗汉果。今佛责阿难，虽证初果，断见惑，然又未知，九品思惑，要因修断。何况，是反显之词，此与我执俱生之九品思惑，尚且不知，何况与法执俱生之生住异灭，四相无明。起信论谓三细中之无明业相为生相无明，见分相分，及六粗中之智相，相续相，是住相无明；执取相，计名字相，为异相无明；起业相，为灭相无明。分齐即四相分际齐限；头数，约细推之，四相中各有四相，头绪纷烦，数量无尽。此境已非二乘所能知之。佛责阿难闻而不修，故断惑甚浅，但断分别我执，俱生我执，及俱生法执，犹尚未知，何况伏断。

今汝且观：现前六根，为一为六？阿难，若言一者，耳何不见？目何不闻？头奚不履？足奚无语？若此六根，决定成六，如我今会，与汝宣扬，微妙法门，汝之六根，谁来领受？阿难言：我用耳闻。佛言：汝耳自闻，何关身口？口来问义，身起钦承？是故应知，非一终六，非六终一，终不汝根，元一元六。

六根性中相知，不能说六；用中相背，不能说一，执一执六，皆属凡情。今阿难问，云何深入一门，能令六根，一时清净，正是凡情未泯，故佛令其审观，现前六根，为一为六。若言六根为一，则其用应相通，何以而今，眼不能闻，耳不能见，头既不能履，足又不能言。六根彼此不能互用，当知六根非一。若然执此六根，决定是六，如我如来，今于首楞严法会中，与汝阿难，宣扬微妙法门时，汝阿难之六根，谁来领受？阿难答言：我用耳闻。佛言：汝耳自闻，又何关汝身口之事？云何而今，汝口来问义，身起钦承；可知六根互通无碍，不能说六根决定是六。由于用中相背，故非一，性中相知，故非六，计一计六，俱属妄执。是故汝阿难应知，若谓六根非一，而毕竟是六，则应用不相随；何以今日耳闻法，口问义，身钦承？若谓六根非是六，而毕竟是一，则其用应相通，何以汝耳不能见，目不能闻，所以终不应言，汝之六根，元本是一，抑或元本是六。

阿难，当知是根，非一非六，由无始来颠倒沦替，故于圆湛一六义生。汝须陀洹，虽得六销，犹未亡一。

此佛重为当机，显示六根，非一非六，而所以成一成六之由。由于众生，自无始时来，迷真起妄，依惑造业，颠倒行事，沦替生死，故于圆满湛然，元无一六性中，而有一六义生。若能返妄归真，说一说六，俱属多余。汝阿难今已证初果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六根脱尘，而得人空，虽然六销，但法执犹存，未能亡一。

如太虚空，参合群器，由器形异，名之异空；除器观空，说空为一。彼太虚空，云何为汝，成同不同？何况更名，是一非一？

已二借喻显理

初四句喻从一成六，下二句喻除六说一。虚空喻湛圆妙觉明心，群器喻六根之相，异空如六根见闻觉知等性。虚空本无相，不可说同说异，因参合群器之中，由群器之形相各异，长短方圆等不同，空亦随器而成方空圆空等异名。喻湛圆妙觉明性，因六根异相之分隔，而为视为听，为觉为察等名差别。此是说明六根，因迷真起妄而有。即经中所云：‘于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。’除器观空，喻六销，说空为一，喻犹未亡一。安器除器，与空无关；器自更改，空元不动。云何可说，彼太虚空，因汝安器，而成同与不同。由此可知，见空有同异，已属妄见，何况更为虚空，安立是一非一等名，岂非妄上加妄。

则汝了知，六受用根，亦复如是。

已三以法合喻

法谓湛圆妙觉明心，元非一非多，由于无始，六尘分隔，结滞成根，因而成为六受用根。合太虚空，参与群器，而成异空。若能解除根结；则说根性为一。喻除器观空，说空为一。因结根说六固妄，解结说一亦妄。圆满湛然之性，并不为汝说一说六，而成一六；何况更说，非一非六。合彼虚空，非因安器，而成同空异空，说异说同俱不可；何况更说，非同非不同。故曰：则汝了知，六受用根，亦复如是。

由明暗等，二种相形，于妙圆中黏湛发见；见精映色。结色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眼体；如蒲萄朵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色。

辰二约妄相别示分二。巳初明从真起妄六用偏局分二。午初别示生起之由分六。未初明眼根结相

此中文略，应有：‘云何无始，颠倒沦替，故于圆湛，一六义生。’之征起，余根亦然。

由明暗等，是指最初境界相。最初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是有明之始；空晦暗中，是有暗之始。由于无明妄动，必欲加明于觉，遂将妙明真空，变成晦昧之顽空；如云遮月，暗非全暗，明暗渗杂，此即真妄和合，故曰二种相形。由于明暗二相，引发湛圆妙心，发出妄见，故曰于妙圆中，黏湛发见，此即八识见分。由于见分必欲有所见，而成为相分，此能见之见，即反照于相分之妄色，于是色心和合，结成眼根。此说明眼根，最初形成之因由，属于清净四大之胜义根；此胜义根，即成为眼根之体质，故曰因名眼体。因胜义根之眼体，而有浮尘根之形相，浮尘根形如蒲萄朵，以色香味触及地水火风八尘所成。浮根既成，根尘相对；则根为尘转，循色流逸，奔驰于色尘之境，遂为色尘所限，见不能超越于色。

由动静等二种相击，于妙圆中黏湛发听；听精映声，卷声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耳体；如新卷叶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声。

未二示耳根结相

此动静二相，亦最初境界。由于动静二种声尘，互相鼓动，名为相击。因于湛圆妙觉明心中，发出听闻之性。此乃由境牵心，复由听声之性，卷声成根，此根为浮尘根之根元，名为清净四大。成为耳根之体质，亦即胜义根，是耳根最初之形成。再依此胜义耳根之体质，而成耳之浮尘根，此根形如新卷之荷叶，亦为地水火风四大所成，因此根榄声尘以为体，故循声尘而流转，终日流逸，奔驰于声尘中，自此根为尘限，不能超越于声。

由通塞等，二种相发，于妙圆中黏湛发嗅；嗅精映香，纳香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鼻体；如双垂爪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香。
　　未三明鼻根结相

此中通塞，指最初晦昧为空，是通相；结暗成色，是塞相。由于通塞二相，互相显发，于湛然妙心中，发出一种嗅闻之性。此即由境引心，而成嗅精；复由心取境，嗅精对映于香尘，吸取香尘而成根。此根元为清净四大所成，虽属四大，但其相极为微细，非天眼圣眼不能见，故名胜义根。是纳外之香尘而成内之四大，为鼻根之体质。由此体质而成浮尘根，其形如双垂爪，是由粗浊四大而成，故曰浮根四尘。由于根尘相对，终日流逸奔逐于香尘之境，遂为香尘所限，自此鼻不能超越于香。

由恬变等，二种相参，于妙圆中黏湛发尝；尝精映味，绞味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舌体；如初偃月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味。
　　未四示舌现根相结

舌根不动，安然无味曰恬；知甜等味，曰变。由于最初恬变二种妄尘，互相参对，引动湛圆妙心，发生一种知味之性，是为由境引心，成为尝性；再由心取境，反映于味尘中，旋取味尘成根，此即为浮尘根之元、之胜义根，是清净四大所成。因依此清净四大舌根之体质，而成粗浊四大之浮尘根，其形如半圆形，犹月初之月名初偃月。既根尘相对，自然终日流逸奔腾于味尘之境，遂为境限，自此不能超越于味。

由离合等，二种相摩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觉；觉精映触，搏触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身体；如腰鼓颡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触。
　　未五示身根结相

身根有离知及合知二种妄尘，由于离合相摩，引动妙湛圆心，发出一种知觉之性；此乃由境牵心，后由心取境，知觉之性，反映于触尘，搏取触尘，心境和合而成身根。此身根是极微细之清净四大组成，能为浮尘根之根元；浮尘根依此清净四大胜义根之体质，而成其形，如腰鼓颡。腰鼓亦名杖鼓，以皮革封其两端，腰细状如人身。此依胜义根，而由粗浊四大而成之人体，正如腰鼓之形。身根既成，根尘相对，流逸奔逐于触尘之境；遂为尘境所限，从此不能超越于触。

由生灭等，二种相续，于妙圆中黏湛发知；知精映法，揽法成根。根元目为，清净四大，因名意思；如幽室见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法。
　　未六示意根结相

此中生灭二尘，亦最初无明妄动之境界相，为意根所对之法尘。最初由于一念无明妄动曰生，有生当然有灭，生灭相续不断，而引动湛圆妙心，由是发出妄知，再由此虚妄知觉之性，映对法尘，于是由境牵心，再由心取境，心境和合而成意根。此由清净四大所成之意知根，能为浮尘根之所依，依此清净四大之体质，而成粗浊四大之肉团心。肉团心居于人体之内，能见外物，外物不能见心，故曰如幽室见。意根以前五尘落谢之影子为所缘境，由于根境相对，终日奔驰流逸于法尘，故为法尘所限，不能超越。

阿难！如是六根，由彼觉明，有明明觉；失彼精了，黏妄发光。是以汝今，离暗离明，无有见体；离动离静，元无听质；无通无塞，嗅性不生；非变非恬，尝无所出；不离不合，觉触本无；无灭无生，了知安寄？
　　午二总结偏局之相离尘无体

总结六根，见闻觉知，为六尘所局限。若离六根，即归一心，无复见闻觉知等差之相用。六根之由生，皆因众生最初一念妄动，于妙觉明心，必有所明，遂妄为明觉。因此明觉之无明妄觉，故失却原本精明妙心，而成为第八识之见分。能见见于所见，心境历然，于是境牵心，心取境，遂黏此妄觉，而发出六种妄光，成为见闻尝触觉知等六性。由此六种妄心，揽取尘境，色心和合，结成六根，若离六尘明暗通塞等，即心境节脱，而六根见闻觉知之性，便归于堪圆妙觉明心。如泥作瓶，故有瓶空；如碎泥瓶，瓶中之空，即归虚空。故曰离明离暗，无有见体；乃至离动离静，离通离塞，非变非恬，非离非合，非生非灭；耳之闻性，鼻之嗅性，舌之尝性，身之觉性，意之知性；皆无自体可得。

汝但不循，动、静、合、离，恬、变、通、塞，生、灭、明、暗，如是十二诸有为相；随拔一根，脱黏内伏，伏归元真，发本明耀。耀性发明，诸余五黏，应拔圆脱
　　巳二明返妄归真六根互用分二。午初明返妄圆拔

循者顺也，众生迷真逐妄，随顺明暗等尘，为彼等所转，故枉受生死。今欲脱离生死，但能不顺动静等十二诸有为相，奔驰流逸，而逆流旋根内照，自可离尘见性，返妄归真。诸有为相中，先列动静二尘，是密示当机，应选耳根入门。拔谓选拔，脱黏，即脱离所黏之尘；内伏，即返观自性，降伏攀缘。佛教阿难，但不随尘流转，而于六根中，随选拔一根，脱黏内伏，如是内脱根，外离尘，根尘迥脱，内外空寂，烦恼尽，真性显，降伏尘劳妄想，回归元本真心，则本有智光，自可显发明耀。既本具明耀之性，今已发明，则灵光独耀，照古腾今；既非外尘所能障，亦非内根所能限。故余之黏，亦随此选拔之一根，圆满齐脱。此即下文所谓：　‘一根既

返源，六根成解脱。’亦即答阿难所问：‘云何一门深入，能令六根，一时清净。’

不由前尘，所起知见，明不循根，寄根明发；由是六根互相为用。阿难！汝岂不知？今此会中，阿那律陀，无目而见；跋难陀龙，无耳而听；殑伽神女，非鼻闻香；骄梵钵提，异舌知味；舜若多神，无身觉触；如来光中，映令暂现，既为风质，其体元无。诸灭尽定，得寂声闻，如此会中摩诃迦叶，久灭意根，圆明了知，不因心念？

午二明归真互用分二。未初证互用之相

此引事实，以证诸余五黏，应拔圆脱，彼此互用之相。前尘，指明暗等十二诸有为相；知见，该括见闻觉知等六根。众生由于明暗等尘，而起见闻觉知等知见，属于妄知妄见，故为尘所限；眼限于色，耳限于声，乃至意限于法。今既一门深入，发本明耀，则属真知真见；此真知真见，无须一定依其本根，而可寄托余根，显发功能，是以六根得以互用。汝岂不知以下，是举事实为证。阿难当然应知，阿那律等本事。故佛云：汝岂不知，梵语阿那律陀，译云无贫，是白饭王之子。亦随佛出家，因贪睡被呵，是以发奋，日以继夜，精进办道；致使双目失明。佛教其修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自此不用内之眼根，而能洞见十方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果。此即见不循眼，寄头发明。跋难陀，译云善欢喜。身为龙王，因耳失聪，用角而听。殑伽神女，是殑伽河神，译云天堂来，以此河发源于雪山顶，阿耨达池，改此主河女寄闻于眼故非鼻而能神闻香。骄梵钵提，译云牛伺，不因舌根而能尝味。舜若多神，译云虚空，以历劫无身为苦，佛放光令暂现身触。其质如风，其体元无，但能觉触。灭尽定，亦名灭受想定。修行比丘以定力将七识受想思三心所灭尽，谓之灭尽定；亦即第九次第定。前八定属有漏，此定属无漏。寂谓灭谛，得寂即已证灭谛涅盘之理，成阿罗汉，故曰得寂声闻。摩诃迦叶尊者，久已灭意根。而能圆明了知，一切诸法，不因心念。前连举六人，以证明不循根，寄根明发。六人中三凡三圣。凡夫是业报使然；圣人乃修行证得。无论证得或报得，均可六根互相；况诸佛菩萨，圆伏圆断圆证，岂不互用。

阿难！汝今诸根，若圆拔已，内莹发光，如是浮尘，及器世间诸变化相，如汤销冰，应念化成，无上知觉。

未二示互用所以分三。中初示妄体本真

一根返源，六根清净。既获诸相圆拔，则内心本有智光，即得显发。浮尘，指六种浮尘根；器世间，指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无而忽有谓之变，有而忽无谓之化。即内之根身，外之器界，一切有为苦乐等法，皆随心光之所熔化，还复本觉真体。如汤销冰，冰即成水。众生迷时，如水成冰，碍而不畅，故六根互碍。今既一根返元，六根解脱，心光照耀，六根互用；则如汤销冰，畅通无阻。故得应一念清净无妄之心，而成无上菩提正知正觉。

阿难！如彼世人，聚见于眼，若令急合，暗相现前，六根暗然，头足相类。彼人以手，循体外绕，彼虽不见，头足一辨，知觉是同。

申二指现量为证

见性本来周遍法界，但因众生黏湛发光，结色成根；遂聚见于眼，离眼则无所见。若令世人急合其眼，则暗相现前。六根黯然以下有二义：一合眼之人，眼前唯睹黑暗，别无他嘱，其头与足一样不能见物，故曰六根黯然，头足相类。设有开眼之人，以手摩闭眼人体，彼闭眼人，虽不能见，但对方摩头时，知是摩头，对方摩足时知是摩足；头足一一皆能辨别，其知觉与明眼人同。据此可知见性周遍全体。其次是设有一人立于合眼人前，被人因合眼故，对立于前之人六根黯然，头足莫辨。但若以手循着对立于前之身体，外绕一匝，彼合眼人，虽不能见对方，但摩对方之头时，知是头，摩对方之足时知是足，此知头知足之知觉，与未合限时相同。据此可知手能代眼，手有眼用。

缘见因明，暗成无见；不明自发，则诸暗相，永不能昏。根尘既销，云何觉明，不成圆妙？

申三示以修显性

世人皆比能缘之见，必因于外境日月灯光之明，有明方见，暗时无见。但彼合眼之人，眼前黯然无明，但以手摩，仍能自然而发觉知，然则虽灭明尘之缘，又何碍于见，故曰则诸暗相，永不能昏。此恐凡夫，忧虑圆妙未发，先销根尘，岂非空无所有？故佛举合眼人，以验见性，即在凡位，不假日月灯光之明，亦能心光自发；外境暗相，实难遮障本有心光。何况进修之士，既能根尘俱销，本具觉净明心，岂有不成圆妙之理。故曰根尘既销，云何觉明，不成圆妙。此中根尘俱销，即前内莹发光，所有诸相，如汤销冰。云何觉明，不成圆妙，即前应念化成，无上知觉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说言：因地觉心，欲求常住，要与果位，名目相应。世尊！如果位中，菩提、涅盘、真如、佛性、庵摩罗识，空如来藏，大圆镜智，是七种名，称谓虽别，清净圆满，体性坚凝，如金刚王，常住不坏。

庚二决通疑滞分二。辛初明因果俱常决通初疑分二。壬初疑问

初五句是按佛说二决定义中，初决定义。前文佛言：‘汝等若欲捐弃声闻，修菩萨乘，入佛知见，应当审观，因地发心与果地觉，为同为异。’今阿难按佛语谓：如佛言要以常住因心，方证常住妙果，因地与果觉，名目要相应。若以生灭心而求佛乘，则不相应。世尊以下，是引常住七果，皆如来果上所证，非众生因心本具。菩提，是能证之智，涅盘是所证之理，菩提是离二障而成之究竟智德，涅盘是断三惑了二死所显之理体，是究竟断德。真如，亦佛果所证真如

理体，无妄曰真，不动曰如。众生迷之若失，诸佛悟之能称体起用，若得。佛性，是本觉真心，虽生佛体同，但众生迷而不觉，故为五蕴所缠，今诸佛悟证，故本觉出缠，即妙而明，即明而妙。庵摩罗识，译云白净识，又名无垢识，有人立为第九识。迷位名阿赖耶，佛位曰庵摩罗。即因修证之功，将阿赖耶中，生灭灭尽，所显真如佛性，善能分别一切诸法，而不为一切法所染。谓之白净。空如来藏，谓诸佛返妄归真后，唯一真心，更无他物，故曰空。迦叶佛云：‘一切众生心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。’仁王般若经云：‘一切众生心性清净。’六祖坛经：‘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’皆约空藏。但属因中，今显果位之空藏。大圆镜智，是转第八阿赖耶识而成。能洞彻万物，与庵摩罗识无异。八识规矩颂云：‘大圆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。’无垢以分别一切而无染着；大圆镜智以圆照万法而不起分别，二皆唯照俗谛理。菩提智果，则圆照三谛理。前举七种，皆佛果德，名称虽异，体性无殊，本来清净，永无垢染；本来圆满，万德俱备。体性坚固而不可坏，其性凝然不动，犹如金刚王之能坏一切，一切不能坏，故曰如金刚王，常住不坏。今欲证此不坏之常住果，必须以常住心为因，方能相契。

若此见听，离于明、暗、动、静、通、塞，毕竟无体。犹如念心，离于前尘，本无所有。云何将此毕竟断灭，以为修因，欲获如来，七常住果？

此疑因心无常。前佛言：离明离暗，无有见体，是指揽尘所结之根相，非指黏湛所成见闻觉知之性。见闻觉知，若离揽尘所成六根之相，便归入湛圆妙觉之性。喻除器观空，名空为同。实则空体，既不因安器成异，亦不因除器成同。阿难误解佛意，疑根之性，离尘断灭；虽然，佛于第三番破妄时曾说：识心乃前尘分别影事，离尘毕竟无体。但识心岂同于根性。阿难竟以识为性，故曰：‘犹如心念离于前尘本无所有。’然则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之识心，作为欲获如来常住七果之修因。此岂非与佛前说，得元明觉，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，果地修证相违？

世尊！若离明暗，见毕竟空；如无前尘，念自性灭。进退循环，微细推求，本无我心，及我心所，将谁立因，求无上觉？如来先说：湛精圆常；违越诚言，终成戏论。云何如来，真实语者？惟垂大慈，开我蒙吝！

阿难误认识心以为根性，因疑佛语相违，再求佛开示。世尊，若离明暗，见毕竟空，是按佛语。但举一根，该括其余。阿难以为眼等根性，若离尘无体，则与佛所破识心，离尘无性，有何分别？我今进而思，退而想，前后反复，循环不断，精详微细，推究研求，既本无我心及我心所，则将谁立因，以求无上菩提。湛精圆常，是根据前文：‘六湛圆明，本所功德，数量如是。’而按佛说，六根常住。违越诚言，终成戏论，有二义：一、在阿难之意是，佛说六根湛圆常住，而今推求本无我心及心所，则我说生灭无常，佛说是常，岂非违越诚实之佛语，而成戏论。其次是，佛最初说六根常住，今又说六根离尘无体，自语前后相违，终成戏论。云何可说，如来是真实语者？我实不解，唯愿世尊，垂大慈悲，开示我等愚顽无知，犹如童蒙之吝执。

佛告阿难：汝学多闻，未尽诸漏；心中徒知颠倒所因，真倒现前，实未能识。恐汝诚心，犹未信伏，吾今试将尘俗诸事，当除汝疑。

壬二示答分三。癸初斥迷许说

前五句斥责迷情，后四句许为宣说。阿难但学名言，不知观心；见惑虽断，思惑犹存，况出世无明？是以佛责其心中徒知，因迷真执妄，名为颠倒，殊而不知疑常为断，执相为性，倍加颠倒，可谓真实颠倒之至。而汝竟然不知；犹如说药之人，真药现前，却不能分辨认识，反怪我言终成戏论。今我若再直说根性真常，而不假以方便，犹恐汝虽似信伏，然又未必出于诚心。故我试将世间尘俗所见诸事，以验根性不灭，当可断除，汝之疑惑。

即时如来，敕罗侯罗，击钟一声，问阿难言：汝今闻不？阿难、大众俱言：我闻。钟歇无声，佛又问言：汝今闻不？阿难、大众俱言：不闻。时罗侯罗，又击一声，佛又问言：汝今闻不？阿难大众，又言：俱闻。佛问阿难：汝云何闻？云何不闻？阿难大众，俱白佛言，钟声若击；则我得闻；击久声销，音响双绝，则名无闻。

癸二指事除疑分二。子初诘根尘显迷倒

此第一番问，是审闻性之有无。分三次，若无第二次，不足以显阿难之错，若无第三次，不足以显闻性之常。罗侯罗善体佛意，于第一次问答之后不待佛敕，又击钟一声，佛再审问，汝今闻不？阿难大众，又俱言闻。佛要确定有无属谁，故再问：汝云何闻？云何不闻？阿难及大众，俱白佛言：‘钟声若击，则我得闻；击久声销，音响双绝。则名无闻。’可知彼等，是以有声为有闻，无声为无闻。殊不知钟声歇时，但是无声，非是无闻。若实无闻，又谁知无声；既知无声，当知声于闻中，自有生灭，而非闻性，或有或无。阿难等迷境为心，惑声尘以为是闻性；与前有明曰见，暗名不见，同样颠倒。

如来又敕，罗侯罗击钟，问阿难言，汝今声不？阿难、大众俱言：有声。少选声销，佛又问言：尔今声不？阿难、大众答言：无声。有顷，罗侯罗更来撞钟。佛又问言：尔今声不？阿难、大众俱言：有声。佛问阿难：汝云何声？云何无声？阿难大众，俱白佛言：钟声若击，则名有声；击久声销，音响双绝，则名无声。

此第二番问，是审声之有无，亦分三次，佛再敕罗侯罗击钟有声，而问阿难，汝今声不，意欲其悟有闻方知有声，但阿难等未解佛意，俱答曰有声。少倾声销之时，佛复问尔今声不？阿难等答以无声。仍未悟能知无声者，即是闻性。有无属声，非属于闻。罗侯罗不待佛命，又再撞

钟有声，佛再第三次问，尔今声不，佛意在显声有生灭，闻性真常，有声时闻性非生，无声时闻性非灭。阿难等未明此理，仍答有声。故佛问言，汝云何声？云何无声？佛再三审问，无非欲令彼等，悟知撞钟有声，是声从缘生；击久声销，无声之时，是声从缘灭。但闻性非因击钟而后生，亦不因声销而随灭，阿难大众迄今未悟闻性常住，俱白佛言，钟声若击，则名有声，击久声销，音响双绝，则名无声。可谓根尘不分，心境倒乱。故佛于下责其自语矫乱。

佛语阿难及诸大众：汝今云何自语矫乱？大众阿难俱时问佛：我今云何名为矫乱？佛言：我问汝闻，汝则言闻；又问汝声，汝则言声；唯闻与声，报答无定，如是云何不名矫乱？

阿难等闻佛责其自语矫乱，而竟不知矫乱所在，故俱时问佛，我今云何名为矫乱？佛言，我诘根时，问汝有闻无闻；我诘尘时，问汝有声无声。汝等既答闻与不闻，又答声与不声。究竟是闻之有无，抑或是声之有无？答无一定，云何不名娇乱。

阿难！声销无响，汝说无闻；若实无闻，闻性已灭，同于枯木，钟声更击，汝云何知？知有知无，自是声尘，或无或有；岂彼闻性，为汝有无？闻实云无，谁知无者？是故阿难！声于闻中，自有生灭；非为汝闻声生声灭，令汝闻性为有为无。汝尚颠倒，惑声为闻；何怪昏迷，以常为断？终不应言：离诸动静、闭塞、开通，说闻无性。

子二就闻性示因常

初二句按阿难前答，击久声销，音响双绝，则名无闻。若实无声即是无闻，则无声时，闻性已灭，将同于枯木，无复知觉；云何更击钟时，汝仍有闻，而知钟有声？据此可知，无声之时，乃是无境，非是无闻。此能闻性，既能知有声无声，自应是声尘在闻性中，或时有时无，并非闻性，因声尘之有无而或有或无。若谓闻性于无声时，实在随声而无，则能知无声者又将是谁？以是之故，阿难当知，是声尘于汝闻性中，自有生灭，非汝闻声生声灭之时，能令汝闻性因有声而有，因无声而无。声生闻性不生，声灭闻性不灭。如下文云：‘生灭二圆离，是则常真实。’汝尚等四句，是责迷，尘是生灭无常，闻性则无生灭，属于真常。今阿难竟以声为闻，何止根尘不分，且亦断常莫辨，故佛责其颠倒，惑声为闻，根尘尚且不分，难怪昏迷至断常莫辨。竟然问曰：云何将此毕竟断灭，以为修因。终不应言以下，是诫止，动静谓声尘，闭塞开通，指耳之浮尘根，耳聋谓之闭塞；耳聪谓之开通。佛意谓：闻性既通且常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不但声之有无，与闻性无关。即耳之聋聪，亦与闻性何关？汝终不应作如是言：离却动静之声尘，与离开闭塞或开通之浮尘根，即无闻性。

如重睡人，眠熟床枕。其家有人，于彼睡时，捣练舂米；其人梦中闻舂捣声，别作他物，或为击鼓，或为撞钟，即于梦时，自怪其钟，为木石响。于时忽寤，遍知杵音，自告家人，我正梦时，惑此舂音，将为鼓响。阿难，是人梦中，岂忆静摇开闭通塞？其形虽寐，闻性不昏。纵汝形销，命光迁谢，此性云何，为汝销灭？

重睡，即熟睡之人。闻舂捣声，正是闻性之功能，别作他物，是梦中独头意识，分别梦外之境，误作钟鼓之声，甚至展转计度，怪其钟声，似木石之响。此皆意识之错觉，与闻性无关。及其梦醒，即知是舂捣之声，而告家人，我正梦时，惑此舂音，将为鼓响。是梦中人，既未想及动静之尘，亦非忆想浮尘耳根之闭塞开通，是显梦中根尘俱舍，但闻性常存。其形虽已熟睡，寐而不醒，但闻性未昏。何止生前，梦中耳性未昏，即使死后，形销命谢，此闻性亦不因命根之迁变代谢，而随之断灭。文句云：‘此正就虚妄根尘中，点出不生灭性，以为真正修因也。正取能闻舂捣之性，不取惑为钟鼓之情。以惑为钟鼓，是独头意识，颠倒相故。’由是可知，佛前言离尘无质，是指分别识心；后言离尘有体，是指真常闻性。何来自语相违，终成论戏哉！

以诸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循诸色声，逐念流转；曾不开悟，性净妙常。不循所常，逐诸生灭，由是生生，杂染流转。

癸三会通结示分二。子初明迷故常即无常

一切众生，自于无始，一念无明妄动以来，六根无不循于六尘，起念分别为物所转，不会曾开悟，性净妙常。性谓佛性，亦即六根之性，诸尘不能染曰净，浮根不缚曰妙，生死不迁曰常。性常即大，性妙即佛，性净即顶；性净妙常，即大佛顶。众生迷位，不曾开悟，虽具佛性，而不自知；从未一念回光返照，故曰不循所常，此即迷真。但随逐生灭识心，内摇外奔，起惑作业，依业受生，如是生生世世，于六道杂染法中，迁流转变，无时或息，是为逐妄。由于迷真逐妄，故常即无常。

若弃生灭，守于真常；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应时销落。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，二俱远离；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，无上知觉。

子二悟故无常即常

初句明返妄，次句明归真，生灭即分别识心，属于妄本，非菩提真因，故应舍弃。真常，即六根之性，是真本，应当守之。实则妄本无体，无须舍弃；但不随分别，返照真常，则常住真心，本具智光，即时显现；至此根尘识心，皆应智光现前之时，即告销落。此即前文所谓：‘伏归元真，发本明耀。’‘耀性发明，一切浮尘及器世间，诸变化相，如汤销冰。’想相为尘，指第六识见惑，即下文：‘八万四千颠倒乱想。’攀缘于法尘，名为想相，想相能染真心，犹如尘之能污物。识情为垢，指第七识，法执无明，烦恼微细，如垢之隐藏不露。又想相是三界见思，如尘之粗显易见；识情是界外无明，如垢之隐蔽难除。二俱远离；谓若能断除界内见思

，且进而断除界外无明，则汝阿难之法眼，应时自可清明。法谓法身，眼是般若。一向为想相识情所蒙垢，非浊成浊，非暗成暗。今因修证有功，六结既解，六根清净，元具法眼，便清净无碍，与佛无二。至此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四终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
（卷第五）

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来虽说第二义门。今观世间解结之人，若不知其所结之元，我信是人，终不能解。世尊！我及会中，有学声闻，亦复如是。从无始际，与诸无明，俱滋灭俱生，虽得如是多闻善根，名为出家，犹隔日疟！惟愿大慈，哀愍沦溺，今日身心，云何是结？从何名解？亦令未来苦难众生，得免轮回，不落三有。作是语已，普及大众，五体投地，雨泪翘诚，伫佛如来，无上开示。

辛二明结解无二决通次义分二。壬初正明结解无二分二。癸初述请

前文佛云：‘则汝现前，眼耳鼻舌及与身心，六为贼媒，自劫家宝。’又云：‘由明暗等，十二诸有为相，黏妄发光，色心和合，而成六根。’此皆示结之由。‘汝但不循动静合离，恬变通塞，生灭明暗，如是十二诸有为相，随拔一根，脱黏内伏，伏归元真，发本明耀，耀性发明，诸余五黏，应拔圆脱。’又云：‘弃于生灭，守于真常。’此皆示以解结之方。惜讲者津津，听者杳杳，当机阿难，未悟佛旨，故曰：如来虽说，第二义门，要我等从根解结，但我等不知根中，何者是结，从何名解。如世间解结之人，必需知其所结根元；若不知其所诘之元，我相信是人，结终难解。世尊，我及会中，有学声闻，亦复如是。是引人合喻。喻中世间人，不知结之根元所在，终不能解。合阿难等，若不识知，六根结元所在，亦终难解。

从无始际，与诸无明，俱生俱灭等四句，是述迷；惟愿以下，正请示。无明即思惑，自从无始迷真起妄以来，真即堕妄中，此真妄和合之阿赖耶识，于生命中去后来先，故曰俱生俱灭。阿难虽历劫多闻薰习善根，但未从闻思修，尚滞小果，位居有学，犹未得出三界之家，何况烦恼之家；故但名出家而已，尚未获得出家之实益。阿难等有学声闻，入定时能伏烦恼，如健康正常；若出定时，便为烦恼所侵，如同病人，以其忽病忽愈，故名之为犹隔日疟。既有病在身，当求佛慈悲哀愍，开示身心之中。云何是结？从可名解？然则何独现前有学，得免沦溺，亦可令未法苦恼众生，得免轮回之苦，不落三有之难。作是以下，是经家叙仪。五体投地表示请法之殷勤恳切，雨泪翘诚，即感激涕零，伫佛如来，即虔诚等待。无上开示，求佛开示之法，乃十方婆伽梵，一路涅盘门故曰无上。

尔时世尊，怜愍阿难，及诸会中，诸有学者，亦为未来一切众生，为出世因，作将来眼。以阎浮檀，紫金光手，摩阿难顶，即时十方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。微尘如来，住世界者，各有宝光，从其顶出。其光同时，于彼世界，来只陀林，灌如来顶。是诸大众，得未曾有！

癸二开示分二。子初现瑞

此经家叙述，释尊现瑞说法。前佛已多番开示根结之由，及解结之法；并教其弃生灭，守真常，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，应时销落；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，二皆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。然阿难仍示同未悟，再为有学及未法众生，请示今日身心，云何是结，从何名解？佛以六根既是结缚之元，复为解脱之本，此法甚深难信，非请十方诸佛，同证解结唯根不可。故当其怜愍阿难等，亦欲为末法众生；作出世解脱之密因，为修行大乘见道之眼目，故先摩顶现瑞，感十方诸佛来应。摩顶，表将授以大佛顶法。六种震动，表示六结将解。微尘如来以下，正叙瑞相，佛顶放光，表大佛顶理，诸佛光灌释尊顶，表诸佛共证此大佛顶理。在会大众，虽未明佛放光现瑞，所表之法如何，但如斯瑞相，实属罕见，故曰得未曾有。

于是阿难及诸大家，俱闻十方微尘如来，异口同音告阿难言：善哉，阿难！汝欲识知俱生无明，使汝轮转生死结根，唯汝六根，更无他物；汝复欲知无上菩提，令汝速证安乐解脱，寂静妙常，亦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

子二正说分二。丑初诸佛同宣

初三句是经家叙述。善哉以下，是十方诸佛同宣，云何名结，云何名解。由于阿难，殷勤启请，欲成无上道，以便自利利他，实在难能可贵，故诸佛同赞善哉，汝欲识知以下是正答。因阿难问，今日身心，云何是结，今诸佛共示结之所在，唯其六根，更无他物。俱生无明，是三界思惑，兼括出世无明。由无明力，转本有智光，为能见之见分，后因能立所，托根缘尘，引生六识，分别取舍，遂成为烦恼生死之根本。故生死线根，唯在六根，六根之外，更无他物，能使汝流转。汝复以下，是答阿难从何名解之问。前三句按其所请，后二句正是开示。菩提译觉，即根中本具之本觉真心，无法能过其上，故曰无上。以此本觉真心为因地心，依之修证，澄浊解结，自可速证涅盘四德。安谓安乐，即乐德；解脱是我德；寂静是净德；妙常即常德。诸佛异口同音，告阿难曰：使汝流转生死固是六根；即使汝欲得佛果菩提，速证涅盘四德，亦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。因六根是真妄和合，若迷真逐妄，即生死结根；若弃妄归真，即涅盘四德。故解结同是六根，若离六根，别无真元可得。

阿难虽闻如是法音，心犹未明，稽首白佛：云何令我生死轮回，安乐妙常，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？

丑二释尊亲说分二。寅初疑问

如是法音，指前十方诸佛，异口同音所说。阿难等，虽闻十方如来，异口同音，告以结解唯根，生死涅盘，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。然犹未明所以，故稽首白佛问曰：云何令我生死涅盘同是六根？文句云：‘意谓根尘识三称十八界，迷则皆为生死，悟则皆如来藏，何故十方如来，但言生死安乐，惟六根耶？’又六根既为结缚之元，何以又为解缚之本，阿难实在不解，故有此问。

佛告阿难：根尘同源，缚脱无二，识性虚妄，犹如空华。阿难！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于交芦。是故汝今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斯即涅盘无漏真净，云何是中更容他物？

寅二答释分二。卯初长文

根谓六根，尘即六尘，若执相言，六根六尘，同一妄源，同是依他，元无自体。若据性论，根尘同一真源，唯一藏性，更无他物。众生执相迷性，内根循于外尘，妄计我及我所，故非缚成缚；若悟相妄性真，不取于相，反照自性，则非解脱而成解脱。缚脱唯是一心，故曰缚脱无二。至于识性，因根尘有，若离根尘，识实无体，犹如眚目，所见空华；空本无华。是以十方诸佛，同言结解，唯是六根，不说尘识。

由尘发知等四句，是释根尘同源，由于六种妄尘，显发六根知觉之性。根托尘立，尘为根缘，是由尘发知；但无六根，六尘不显，尘托根有，根为尘缘，是因根有相。尘之相，根之知，彼此依托而成，元无实体，同于交芦。交芦两根盘诘并立而生，外实中虚，单根不长。喻根尘同源，互为所缘，本无实体。是故以下，是释缚脱无二。知见指六根，六根照物，未落分别，即澄寂明照之性；立知，即刹那起分别，属于眼识，与同时意识俱，分别我及我所；一切过患，由是而生，遂成无明根本。所谓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因明立所是也。若根对尘，寂然照了，不落分别，于真知真见外，更不立妄知妄见，此即清净真心本觉常住，所谓不随分别，不循动静等是也。一念不生曰无漏，一尘不染曰真净；无漏真净，即真解脱。既知见立知即缚即结，知见无见，即解即脱，则缚脱无二，结解唯根，理所当然。云何结解之中，更容有他物。

尔时世尊，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真性有为空，缘生故如幻；无为无起灭，不实如空华。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，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？中间无实性，是故若交芦。结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；汝观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。迷悔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。

卯二偈分二。辰初颂说法门分二。巳初重颂分二。午初颂近文显性以为修本

偈颂文字，句有一定，如中国之古诗，其含义有八。一、少字摄多义，二、赞佛多用偈颂，三、为钝根者重说，四、为后来者说，五、随国土喜乐，六、容易受持，七、增明前说，八、长行未说。今此偈颂中；既有重颂，亦有孤起颂；而重颂中兼有孤起颂，孤起颂中亦有重颂。故下文云：‘杂糅精莹。’

真性有为空等四句，是超颂前文，识性虚妄，犹如空华。真性即真如佛性，亦即本经所显之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及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此性非一切法，而能为一切法之所依；犹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不拒诸相发挥。有为法从因缘生，缘生性空属于幻有而非真有；无为法则无起无灭，今显有为法缘生如幻，其体本空，而无为无起灭之法亦不实，以对有为而说无为；犹如空华。因翳眼故，对空华之生灭，而说虚空本无生灭。

言妄等四句，是追颂根尘同源，亦即解释有为无为皆空，不实之理。妄是有为法，真是无为法。由于有为之妄法，而显无为之真法，故不但有为是妄，无为亦是妄，以对妄显诸真故，妄真同二妄。无为之真，尚非实有，况有为之根尘识等，更非真实，既真之与妄二俱非真，云何更有能见之根，及所见之尘。故曰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。中间无实性指根尘之中间，元无实性，不能独立；以非根莫知尘，无尘不显根；有若交芦虽有二相，实无二体。

结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，是追颂缚脱无二。若结若解，皆因六根，六根结缚，则成凡夫；六根解脱，便成圣人。六根同为结解之所依，故圣凡之涅盘生死亦无二路。但背向不同而已。且观交芦中性，说空说有皆不可，若说空，其相宛然；若说有，中无实体，故空有二俱非。众生见相二分之性亦然，言空，能所历然；言有，缘生无性，故见相根尘，空有二俱非。

迷晦即无明，发明便解脱，是颂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，斯即涅盘无漏真净。众生知见立知，妄知妄见，执十八界为实有，遂成三界无明；执十八界为空，则成出世无明。若言有，若言空，二皆迷晦，即是无明，即是结缚，为生死根本。若能发明，非空非有之理，不立空有二种知见，立即解脱，便是圣人，便是涅盘。所以诸佛异口同音而言，生死结根，涅盘安乐，惟汝六根，更无他物，岂可不信？

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；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。

午二颂远文示修以合妙性

此颂前第一决定义中：‘以湛旋其虚妄灭生，伏还元觉，得元明觉，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然后圆成果地修证。如澄浊水，贮于静器，静深不动，沙土自沉，清水现前；名为初伏客尘烦恼；去泥纯水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。’以及第二决定义中：‘深入一门，入一无妄，彼六知根，一时清净。’又：‘随拔一根，脱黏内伏，伏归元真，发本明耀；耀性发明，诸余五黏，应拔圆脱。’又‘若弃生灭，守于真常；常光现前，根尘识心，应时销落。想相为尘，识情为垢，

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无上知觉。’此皆明解结之次第。今云解结因次第，谓从浅入深，渐次修习，方得相应。如巾绾结，结既次第而成，解结亦当次第而解。因对结相之六，而说结元之巾是一；今六结既解，一巾之名，亦不应存在，故曰：六解一亦亡。

根选择圆通，是颂前：‘得循圆通，与不圆通，日劫相倍。’故须选择，但于一根下手，做入流工夫，逆彼无始，织妄业流。若能返穷流根，至不生灭，即成正觉，故曰：入流成正觉。入流对出流言，出流是背觉合尘，是六根结缚之本；入流即背尘合觉，是六根解脱之元。故曰：结缚同所因，生死涅盘，唯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，信然。

陀那微细识，习气成暴流；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。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；不取无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

巳二孤起颂

长行中虽无陀那微细识之名，但具其义，如前文：‘根中积生，无始虚习。’又：‘生住异灭，分齐头数。’皆形容此识之行相。梵语阿赖耶，译云藏识。藏有能藏，所藏，以及执藏。以此识能含藏无始习气，一切染净种子，犹如仓库谓能藏。能为种子之所藏，谓所藏。唯识宗，以七识恒执八识见分为自我，谓之执藏。海公则谓此说有违诸经义，并引圆觉经等为证。圆觉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妄执四大为自我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’楞伽经云：‘藏识海常住，境界风所动，种种诸识浪，腾跃而转生。’澄水与波浪，不能同时俱现，人所共知。本经亦云：‘如波澜灭，化为澄水，名行阴尽。’行阴即七识，犹如波浪，第八识如澄水；若谓七识执八识见分为自我，则有违于现量，比量，以及自语，自教，世间等。前后四种相违易知，唯自语相违，义隐难明。查七识八识，皆是心法，心法无相，云何能为所缘之境，此其一也，又七识即意根，前五根皆缘尘，何以意识独缘心，此其二也。由尘发知，因根有相，故知根尘不离，既根不离尘，何以意根离尘缘识，此其三也。若七识恒执八识为自我，则根尘永隔，唯有六根五尘，则十八界之名，自不能立，此其四也。解深密经云：‘然则是心生时，则有如是影像显现。’楞伽经云：‘眼识所照，名之为色，耳鼻舌身。意识所照，名声香味触法。’大智度论云：‘如佛所言，依意缘法意识生，但以内六情，外六尘和合生六识。’可知七识必缘法尘，非缘八识见分。

习气，即无明种子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又为种子，展转熏习，妄上加妄，遂起诸结，引生诸趣，成为生死暴流。此生死暴流，由习气种子所成，故曰：习气成暴流。又染净种子，如急流水，望之如恬静，实则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，故曰：习气成暴流，非识之本体是暴流。

真谓不生灭性，非真即无明习气。亦即是妄。因此识是真妄和合，其体虽真，然又参杂无明习气之妄。如起信论云：‘生灭与不生灭和合，名阿赖耶识。’不生灭即真，生灭即妄。若言其真，恐众生执迷妄为真，再不求上进，而成为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；若说是妄，又恐众生迷真逐妄，向外驰求，骑牛枉自去寻牛，终日行之不自觉。故佛于权教小乘，不常为人开示演说。如解深密经云：‘我于凡愚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’故曰：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。

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是颂：‘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’见相二分，不外一心，众生不解，妄以能见之见分，取于所见之相分；遂于本无幻法中，妄成一切幻法。幻者不实，即现前身心世界，诸相纷陈，皆幻化不实。若能悟得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生执着取舍，即知见无见，斯则涅盘，无漏真净。对生死幻法，而说涅盘非幻，若不取着有为，亦不取证无为，则不但无生死之幻法，亦无涅盘之非幻法。如诸佛菩萨，达万法唯心，虽入俗利生，而不取着三界之有，故无三界之幻法；亦不取证小乘涅盘，故亦无出世涅盘之非幻法；亦不取中道，故亦无实报土之大般涅盘。非幻之涅盘，尚且不生，生死之幻法，又从何而立。故曰：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

是名妙莲华，金刚王宝觉，如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，此阿毗达磨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盘门。

辰二颂叹法门

此科所叹之法门，即前科不取之法门。亦即结成不取法门，不但名胜，用胜，教亦胜。此法门名妙莲花，名金刚王宝觉，名如幻三摩提，是名胜；此法门顿超顿证，故能弹指超无学，是用胜；此法门名无比法，是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盘门，是教胜。妙是法，莲花是喻。谓此不取法门，不取有为之有，不取无为之空，染净一如，空有俱非；如莲花之出于污泥而不染，出于清水而不沾，故名妙莲花。此显根性中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之法身德。亦即在有超有，在空超空之妙禅那中观。金之精华，既坚且利，能坏一切，一切不能坏，谓之金刚。王是自在义，谓物之最尊者；宝是希有义，是物之最贵者；觉谓般若智，此般若智，固如金刚王宝之最尊最贵，而以般若如如智，照般若如如理，无惑不尽，无障不销，圆断圆证，犹如金刚王宝之无坚不摧，无功不克。此显根性中之般若德，亦即妙奢摩他空观。如幻，即三摩钵提假观，以般若智达真本有，了妄本空，故于无修中，而起幻修，于无证中而起幻证，即根性中之解脱德，三摩提译名等持，又名正定，或大定，即本经所诠之首楞严王大定。谓此不取法门，知有为如幻，不取于有；成妙奢摩他空观，显般若德。知无为如幻，不取于空；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，显解脱德。知非空非有，空有俱幻，不取中道；而成妙禅那中观，显法身德。如是聚三观三德于一定，故名为妙莲花，金刚王宝觉，如幻三摩提。修此三摩提，弹指之间，便可超越无学。无学乃小乘果，渐修渐证；此不取法门，乃圆顿妙法，顿超顿证，故能弹指即超小乘无学，而趣大乘极果。正显其用殊胜，即前文所谓：‘得循圆通，与不圆通，日劫相倍。’

阿毗达磨，译云无比法，‘此’字指不取法门，谓此法门，从根解结，最为殊胜，非其他法门可比。薄伽梵，是佛之别称，具有六义：一自在：谓成佛后，降魔制外，摄物利生，无不自在。二炽成：谓佛法炽盛，超越九界圣凡。三庄严：谓佛无边相好，福慧庄严。四名称：谓成佛后名称普闻，十方诸佛，所共称赞。五吉祥：谓佛已恶尽德圆，灾祸不侵。六尊贵：佛是胜中胜，九界共尊，是五不翻中，多含不翻。三世诸佛所共由，曰一路；万德俱备，二死永亡，曰涅盘。意谓此不取法门，是无比法，十方诸佛，无不由此而证涅盘。故下选圆通偈中云：‘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。’正显教法殊胜。

于是阿难，及诸大众，闻佛如来无上慈诲，只夜伽陀，杂糅精莹，妙理清彻，心目开明，叹未曾有。

壬二兼显六解一亡分二。癸初疑请分二。子初叙益

此经家叙述阿难大众，所得法益。佛指十方诸佛，异口同音而言，结解唯根，更非他物。如来指释尊，重为详释。慈有三种：即生缘慈，法缘慈，及无缘慈。佛三慈圆满，凡所言教，皆从无上大慈心中流出；诸佛如此，释尊亦然。故曰：闻佛如来，无上慈诲。只夜译云重颂，即前真性有为空等颂。伽陀译云孤起，即前陀罗微细识等偈。然重颂中有孤起，孤起中亦有重颂，故曰杂糅，文法精彩，句读分明，曰精莹。此赞能颂之文；妙理清彻，是叹所诠之理。空有俱非，真妄不立曰妙，迥脱根尘，缚脱无二，如莲花出于清水不沾，曰清；五阴顿破，六解一亡，如金刚王宝，尽坏一切曰彻。心目开朗，得未曾有是叙得益。此中心目，非指肉团心，而是智慧眼。此智慧眼，一向为烦恼所障，今因闻法观心，惑销智现，心眼洞开，彻见根性，故对此不取法门，赞叹得未曾有。

阿难合掌，顶礼白佛：我今闻佛，无遮大悲，性净妙常，真实法句。心犹未达，六解一亡，舒结伦次。惟垂大慈，再愍斯会，及与将来，施以法音，洗涤沈垢。

子二述请

阿难合掌礼佛，乃谢前起后。仰白于佛云：我今得闻佛以平等无遮大悲心，开示我等性净妙常，真实法句。但心犹未达，六解一亡，舒结伦次。此乃述迷，性谓六根之性，亦众生本具之本觉，此觉性不属有为，不属无为，离诸垢染曰净，结解同所因，圣凡无二路曰妙；根选择圆通，入流成正觉曰常。性即大义，性净即佛义，性妙即顶义。性净是般若，性妙是解脱，性常是法身。众生心性，本具三德，即大佛顶义，是所诠之理。真实法句，是能诠之文，佛所开示，法义真实；能诠之文，亦皆真实。奈我阿难，心犹未明，不能通达，如何是六解一亡之义，如何是舒结伦次之义。即重颂中：‘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。’故此惟愿如来，垂大慈悲，再愍现前斯会，及与将来众生，施以甘露法音，洗涤我等根中，积习之无明尘垢。

即时如来，于师子座，整涅盘僧，敛僧伽梨，揽七宝几，引手于几，取劫波罗天，所奉华巾，于大众前绾成一结，示阿难言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，俱白佛言：此名为结。于是如来绾叠华巾，又成一结，重问阿难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又白佛言：此亦名结。如是伦次绾叠华巾，总成六结。一一结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结，持问阿难：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，亦复如是，次第酬佛，此名为结。

癸二答示分二。子初结巾喻迷

即时，谓阿难再次求示之时；涅盘僧；译云里衣：僧伽梨，译云大衣。此是经家叙述，当阿难再请开示之时，如来在狮子座上，整理内外衣，然后揽身旁所置七宝所成之几，伸手至几上，取劫波罗天所奉之华巾，于大众前，绾巾成六结，一一结成，皆问阿难，要其作答，以便自明，结之伦次。一巾喻湛圆妙觉明心，原无障碍，任用自如；绾成六结，如湛圆妙心，因六尘引发，六种妄光，而成六根，于是根局于尘，不得自在。此乃约横论，若据竖言，一一根中，皆有五阴烦恼。如下文：‘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。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’佛顶文句云：‘盖巾喻本识，绾喻造作名行。绾时必具结想，以喻想阴，绾竟成一结，以喻六根受阴。结外必有余巾，以对于结，以喻六根，必有所对六尘，兼彼浮根四尘，总名色阴。故知一一根中，皆具五阴，次第重叠，而得生起。’然此五阴生时，是从细至粗，灭时则由粗至细；喻结时由一至六，解时由六至一。

佛告阿难：我初绾巾，汝名为结。此叠华巾，先实一条，第二第三，云何汝曹，复名为结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此宝叠华缉织成巾，虽本一体，如我思惟：如来一绾，得一结名，若百绾成，终名百结。何况此巾，只有六结，终不至七，亦不停五，云何如来，只许初时，第二、第三，不名为结？佛告阿难：此宝华巾，汝知此巾，元止一条，我六绾时，名有六结。汝审观察：巾体是同，因结有异。于意云何？初绾结成，名为第一，如是乃至，第六结生。我今欲将第六结名，成第一不？不也，世尊！六结若存，斯第六名，终非第一。纵我历生，尽其明辩，如何令是，六结乱名？

前文显结次第成，此文示结同体。结虽有六，同一巾成。佛不直言，而问阿难，使其自说，意欲令其得知，六根烦恼，源于一心；必须销除，方证一心。犹六结同本一巾，先无后有；必须解除，方可还复一巾。又巾体虽同，因结有异；结次第成，绝不可能首尾相换，将第六结变成第一。六根亦然，根性元一湛圆明心，因六妄尘，分湛圆性，为视为听，为觉为察，六根既成，则能用各异，相貌亦殊，眼根终非意根，意根又岂是眼根，六根历然，不可杂乱。故阿难曰：纵我历生，尽其明辩，如何令是，六结乱名？

佛言：如是，六结不同，循顾本因，一巾所造，令其杂乱，终不得成。则汝六根，亦复如是，毕竟同中，生毕竟异。

初六句是佛印证阿难所说，六结次序终不可乱；虽然结之本因，元属一巾所成，但绾结一既有先后，解结亦当次第。则汝六根以下，是以法合。六根之性，虽唯一真心，但六根之相貌功用各异，如绾叠华巾，不可混乱。毕竟同中，生毕竟异，即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。一精明即湛然妙觉明心，原本是同；但因动有声，因声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触，因触有味，因味知法，使一精明，变成六和合。生时从细至粗，灭时从粗至细，经云：‘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；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；法解脱已，俱空不生。’是名越三空。若论解六结，则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，是解动结。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是解静结。闻所闻尽，是解根结，觉所觉空；是解觉结，空所空灭，是解空结。忽然超越是解灭结。六根中，每一根，皆有此六结烦恼，粗细不同，故曰毕竟同中，生毕竟异。

佛告阿难：汝必嫌此，六结不成，愿乐一成，复云何得？阿难言：此结若存，是非蜂起，于中自生，此结非彼，彼结非此；如来今日，若总解除，结若不生，则无彼此，尚不名一，六云何成？

子二解结喻悟分三。丑初喻六解一亡分三。寅初立喻

阿难累次请佛开示，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三观门，以及欲知：‘云何摄伏畴昔攀缘，得陀罗尼，入佛知见。’又：‘今日身心，云何是结？从何名解？’此皆厌离根结；欲成一心清净解脱。故佛告阿难，汝必嫌此六结各异，不欲其成；而愿乐一巾元同，依旧成一，复云何得？欲复为一，当须解结，佛问阿难，正欲令其自说自悟，阿难答言：此结若存，彼此各有定位，必然是非蜂起，此结不是彼结，彼结亦非此结。如来今日，若将六结，从六至一总为解除，巾中无复有结，则无彼结此结之分，至此，尚不名为一巾，六结之名，云何得成。此喻结根若存，则眼根非耳根，此根非彼很，不但名异，其相用亦殊，故曰是非蜂起。若能解除结根，六根销熔，归于一心；至此一心之名，尚不成立，云何复有六根。

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复如是。由汝无始心性狂乱，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，劳见发尘；如劳目睛，则有狂华，于湛精明，无因乱起。一切世间，山河大地，生死涅盘，皆即狂劳颠倒华相。

寅二合法

佛云：我前所言，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之理，亦如此中巾结无异。根结烦恼，若总销除，则其本体自显，六根互用，当此时也，一心之名尚不可得，何况六根。今汝阿难之所以心犹未达，六解一亡之理，皆由无始迷真起妄，致使真心妙性，为无明狂惑之所扰乱，而有能见所见之三细相，成就第一灭结。此即无明熏真如，将白净无垢识，变为生灭与不生灭和合之阿赖耶识。由于不了见相二分唯心妄有，而起分别，妄计能所，谓之知见妄发，此属六粗中之智相是俱生法执。能所相对，分别不已，谓之发妄不息。是六粗中之相续相，属分别法执，遂成第二空结，第三觉结。劳见，是执取相。谓知见劳虑转深，于境执取不舍，若约境牵心，即由明暗等十二种妄尘，黏湛发见，发听，发嗅，发尝，发觉，发知等；若约心取境；即见精映色，结色成根；听精映声，卷声成根；乃至知精映法，揽法成根，遂成第四根结，而为六根初起之相，属俱生我执。发尘即由根取境，内计我，外计我所，是计名字相，属分别我执，遂成第五静结。因不知我法俱空，犹如劳目，则于空中，见有狂华乱舞；内执实我，外执实法，起贪嗔痴，作杀盗淫业，由业感果，遂有三世三种相续，成第六动结，名业系苦相。山河大地是器世间，生死是有情世间，涅盘是正觉世间。众生由于无故无明妄动，而于湛精明性中，妄起三细六粗，而见有一切世间，山河大地生死涅盘。实则内根外界，若依若正，若圣若凡，皆即狂劳颠倒华相，如目劳之人，于晴空中，见有狂华乱舞而已，何来实我实法可得？

阿难言：此劳同结，云何解除？如来以手，将所结巾，偏掣其左，问阿难言：如是解不？不也，世尊。旋复以手，偏牵右边，又问阿难：如是解不？不也，世尊。佛告阿难：我今以手，左右各牵，竟不能解，汝设方便，云何解成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当于结心解即分散。佛告阿难：如是！如是！若欲除结，当于结心。

丑二喻解由心分二。寅初正显由心

此劳，谓此因狂劳颠倒所起之华相。同结，谓由一至六同名为结。阿难意谓，此由心性狂乱，次第而起之六结，如何始可解除？由于阿难问解，故佛以手将所结巾，左右各牵，皆不能解。左右喻二边，凡夫执有，沦于生死；二乘执空，滞于涅盘。喻结左右各牵，越牵越实，结终不解。佛征阿难，解结方便；阿难答谓，当于结心，喻依中道了义之法，六结方可解除。故佛印证曰：如是！如是！若欲解除中结，当于结心。

阿难！我说佛法，从因缘生，非取世间和合粗相。如来发明，世出世法，知其本因随所缘出。如是乃至恒沙界外，一滴之雨，亦知头数；现前种种，松直棘曲，鹊白乌玄，皆了元由。是故阿难！随汝心中，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尘相自灭，诸妄销亡，不真何待？

寅二指法兴劝

佛告阿难，我前所说选拔圆通一门深入，从根解结，乃至成佛之法，亦从因缘生；但此种因缘，非汝所执而为我所破之世间粗相和合之因缘。而是如来发明，世出世法，知其本因，随缘所出之因缘；佛智能通达四圣六凡，染净诸法之本因，唯心建立，谓之发明。经云：‘一切因果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’由于心性不变随缘；故能建立十法界差别诸法。但心性随缘而不变；故十法界阴入处界，本如来藏。如是乃至，是承上起下，谓佛智何止了知十法界总相之本因，

乃至恒沙界外，一滴之雨，亦能尽知其滴数。至于世间现前种种，所谓松直棘曲，以及鹄之白，乌之黑，无一不知其命名由绪；此即了知，十法界之差别相。是故以下是劝修，佛智圆照法界，了知诸法总相别相，故凡有所说，皆现量体证，真实不虚，前说解结之法，亦不例外。汝等应当信受奉行，但随汝心中观察，于六根中，选拔一圆满之根，依之而修，而解其结，则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脱。根结既除，尘相亦灭，根尘俱泯，妄净真纯，无明云散，真心不显何待？

阿难！我今问汝：此劫波罗巾，六结现前。同时解萦，得同除不。不也，世尊。是结本以次第绾生，今日当须次第而解；六结同体，结不同时，则结解时，云何同除？佛言：六根解除，亦复如是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；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；解脱法已，俱空不生。是名菩萨，从三摩地，得无生忍。

丑三喻解当次第

六结次第成，亦当次第解。喻众生烦恼结根生时自细至粗，解时亦应从粗至细。五阴烦恼，共有五重，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。理虽顿悟，承悟并销；但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虽曰上根利智，顿修顿证，亦有次第；如利刀切纸，一下千张，次第历然。因此佛问阿难，六结现前，同时解萦，得同除不？阿难答曰：不能同除。六结虽同一巾之体，然结时既有先后而非同时，解结之时，亦须次第而解，云何可以同时而除。佛即证云：六根解结之法，亦复如是。

此根初解以下，是按逆流解结之次第，从观行入相似，破三界见思烦恼，出分段生死，证阿罗汉，即解动结、静结、根结、以及除去业系苦相，计名字相，执取相。谓之此根初解先得人空二乘虽证人空，未得法空，三界粗惑虽除，界外细惑未了，故空性未臻圆明。菩萨修证，不住三界有，不着出世空，加功策进，舍智爱；破分别法执，而解觉结；再舍理爱，破俱生法执，又解空结；至时空性得以圆明，而成法解脱。此即解前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之相续相及智相。于此不住涅盘，从空出假，入俗利生，供佛学法广修万行，不着凡夫之有，及二乘之空，生死涅盘，二皆远离，连离相亦不可得，即空此人空法空之空，亦不生，心无所住，毕竟清净，入菩萨位，分证诸佛法身。即解前文，心性狂乱之无明业相第一结，而尽狂劳颠倒花相。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是名菩萨三摩地，得无生忍。此出从根解结所证得之名，三摩地，译大定，即首楞严王大定；此大定亦名妙莲花，亦名金刚王宝觉，亦名如幻三摩提。菩萨依此定而修，所证之得无生法忍，非同二乘之所证，而是分证法身，一心不动，万法自如谓之无生法忍，位在大乘见道，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。修证至此，根结尽解，妙心已悟，道眼已开，能见诸法无生。自此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渐断四十二品无明，最后一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

阿难及诸大众，蒙佛开示，慧觉圆通，得无疑惑。一时合掌，顶礼双足，而白佛言：我等今日，身心皎然，快得无碍！虽复悟知，一六亡义，然犹未达，圆通本根。世尊！我辈飘零，积劫孤露，何心何虑，预佛天伦，如失乳儿，忽遇慈母；若复因此，际会道成，所得密言；还同本悟，则与未闻，无有差别。惟垂大悲，惠我密严，成就如来，最后开示。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，退藏密机，冀佛冥授。

己二别显修证分五。庚初阿难请问圆根

前文总示因心，是未行前，应先明初心，二决定义。今既知应以不生灭心为本修行因，便须继而真修实行，方得相应。然阿难犹未知下手修证之圆通本根所在，故再发问。

慧谓闻慧，觉谓思慧。佛示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，已然开悟，成就闻慧；今复示以不生灭为本修因，成就思慧；闻思二慧，经已通达，虽未真修实证，但六解一亡，舒结伦次，已决定明了，得无疑惑。故阿难顶礼白佛言：我等今日，身心皎然，快得无碍，正述所得之益。前佛破妄显真，阿难得身心荡然；再说七大圆融周遍，本皆藏性，阿难等得身意轻安；今佛教以从根解结，又得身心皎然，畅快通达，得无所碍。虽复等三句，是述迷。本根谓修圆通本因地中所依之根，此有二义，若据处言；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若对人言，阿难历劫多闻，惯用耳根，故耳根应是圆通本根。佛于前科教阿难，汝但不循动静等；又敕罗侯罗，击钟验常，皆密示耳门为入道本根。阿难示现未悟，故有此问。佛不得不敕令诸圣各陈圆通，以显法法尘尘，皆可入道；但为阿难，及末法沉沦，故敕文殊，代选耳门，为圆通本根，使其旋倒闻机，反闻闻自性。我辈，是指一类有学之机，飘谓飘流生死，零谓零落诸趣。无量劫来，于生死海中，独来独往曰孤，无涅盘依止曰露。今得人身，未堕恶趣，已然万幸；何敢奢望，心念思虑，为佛兄弟，参预佛之天伦。如失乳儿，忽遇慈母，谓阿难等，积劫飘零生死，不闻佛法；慧命将断，如失乳儿；今从佛出家，饱餐法味，慧命可续，又如忽遇慈母。若复因此首楞严大会，师资际遇，佛能示我圆通本根，令我退而自修，则无上妙道，自可圆成。密言；即佛前文所示三德秘密藏之言。因此三德秘藏，非常开演，今佛演说，我亦得闻，果得圆通本根，依之而修，证同所悟之理，当然不负今日侥幸际遇。否则，还同昔日，本乎文字以会悟，徒守知解，不加修证，则与未闻密言，实无分别。因此，惟愿我佛，垂大慈悲，惠我秘严。秘严即三德秘藏，福慧二严；若佛示圆通本根，使我依根起修，自可断烦恼，证三德，获得胜妙庄严。故曰惠我秘严。佛前多番开示，今已得圆悟，得知以不生灭心，为本修因，以及六解一亡之义，若再蒙佛开示，圆通根本，令我等退而自修，由根解结，入三摩地，证无生法忍；则参学事毕，无须再劳我佛殷勤开示，故曰成就如来最后开示。请示已竟，作礼完毕，即退归本座，藏诸于心，不形于口曰藏，心中默祷，不为人知，曰密机。望佛冥授，无须显说，此属意请，佛大智鉴机，应其密请，故不自说，而敕二十五圣，各说圆通法门。

尔时世尊，普告众中诸大菩萨，及诸无漏大阿罗汉：汝等菩萨，及阿罗汉，生我法中，得成无学。我今问汝：最初发心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，入三摩地？

庚二如来垂询圣众

两时，即阿难意请之时。因阿难但求冥授，故佛不显说。而普告在会大众，诸大菩萨，如普贤、观音、药王、药上、弥勒、空藏等，有大智慧，大慈悲，大功德，大神通，能作大佛事者。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，指回小向大者，非定性声闻。如法华经云：‘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。’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曰生我法中。得成无学，通大小乘，佛果菩提，是大乘无学；菩萨分证大乘无学，故曰生我法中，得成无学。

佛今不问各人所证，而问最初发心，以因地心，为起修之根本故。佛不问七大，而问十八界，以地水火风空五大合于六尘中，见大则合于六根中，识大合于六识中。故问十八界，四科七大，皆在其中。佛初问圆通，次问方便，意谓：法法皆真，头头是道，无法不圆不通。上根者，随拈一法，皆可入道；但钝根者，必须假以方便，始可下手修证。所谓：‘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’今佛教阿难，选一圆通本根，正是对机设教之方便。

憍陈那五比丘，即从座起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在鹿苑及于鸡园，观见如来最初成道；于佛音声，悟明四谛。佛问比丘，我初称解，如来印我，名阿若多。妙音密圆，我于音声，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。

庚三众圣各说证门分五。辛初观六尘分六。壬初陈那观声尘

六尘以色尘为首，今因陈那最先见佛闻法成道，弟子中第一位上首。故先说声尘。又：‘佛出娑婆界，声论得宣明。’‘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；欲取三摩提，实以闻中入。’声尘既是闻性所对境，与最后观音菩萨之耳门圆通，互相对照，故今声尘居先。

梵语憍陈那，译云火器。在家是事火婆罗门，将来成佛，号‘普明如来’。本门原是大菩萨，迹门示现声闻身，助佛转法轮。五比丘，憍陈那、十力迦叶、摩诃男、马胜、小贤等。前二是佛母族表亲；后三是佛父族堂兄弟。佛初出家，净饭王遣此五人，往劝太子回宫；后因太子修道志坚，皆留雪山，随从太子同修苦行。父族三人，因不堪其苦，先往鹿苑，别修异道。母族二人，后因太子受牧女乳糜之供，误以为太子已退初心，亦舍之而去鹿苑。及佛成道，先到鹿苑，为彼等三转十二行四谛法轮，故五人先得度。即从座起等三句，是经家叙仪。虽非求法，然为敬佛，故先顶礼后白佛。

鹿苑在波罗奈国，为古帝王养鹿之园。据传，昔有国王喜猎，时有二群鹿，各有五百，其二鹿王中，一为释尊过去，现畜生身而行菩萨者；一为提婆达多之故身。时释迦鹿王，谓达多鹿王云：‘今国王围猎，我等及一切禽兽，皆身命难保，我与汝当向王请愿，由我汝二群鹿中，每日轮流送去一鹿进贡国王，以免困猎残杀众多。达多鹿王同意是议，即谐往谒王，士兵欲杀之，鹿王忽作人语云：勿杀我，我来与王请愿。鹿能人语，且欲请愿，遂报国王接见。时释迦鹿王，陈述来意，王因奇其事而允其请，下令解围，勿再困杀。有日，达多鹿王群中，被派母鹿，因有孕待产，乃求达多鹿王，先派他鹿前往就死，王怒不许。该母鹿转求释迦鹿王，另派他鹿，先行进贡，候产子后，即往受死。时释迦鹿王，既不忍拒其所请，又不能先派他鹿，唯有自往就死。国王怪而问之，鹿王以鹿母请愿事奉告。国王因而感悟，而说偈曰：‘汝是鹿头人，我是人头鹿；我从今日起，不食众生肉。’遂将群鹿养于鹿苑中，并下令禁止加害，故称鹿苑。又此处人杰地灵，仙人辈出，亦名仙苑。据传说昔日林中失火，有雉鸡飞往恒河，湿身救火，经七日夜；感帝释下雨，因名鸡园。

观见如来，最初成道，其意有二：一约佛本门，最初成道。如法华经如来寿量品：‘如来成道已来，甚大久远，过于无量世界，微尘数劫。’二约迹门，即今于娑婆国，菩提树下，腊月初八日，夜睹明星，成等正觉。今约迹门，佛最初于菩提树下成道后，即往鹿苑，为五比丘等，三转十二行四谛法轮。初谓示转：‘此是苦逼迫性，此是集招感性，此是道可修性，此是灭可证性。’其次是劝转：‘此是苦汝应知，此是集汝应断，此是道汝应修，此是灭汝应证’。最后是证转：‘此是苦我已知，此是集我已断，此是道我已修，此是灭我已证’三转法轮，皆以音声为教体，故曰：于佛音声，悟明四谛。佛说四谛法竟，问彼五人解否？陈如答：解。佛云：汝何所解？陈如云：佛说是苦，真实是苦，不可令乐；集是苦因，更无异因；苦若灭者，即因亦灭，因灭故果亦灭。灭苦之道，是真实道，更无异道。佛知其已悟，即印其名曰阿若多，译云解本际。其次是十力迦叶得道，再其次是马胜等，三月调根，方证圣果。此因根性利钝不同，故悟道有先后。

释尊，昔行菩萨道时，曾为国王，以十善法教化国人，人皆奉行十善，恶鬼不能侵。时有五夜叉，为饥饿所逼，来至王所，求王救济，王即以剑刺身五处，命五鬼饮血，鬼饮血毕，身心安乐，叩谢王恩。王曰：我今以身血济汝等身命，将来成佛，以甘露法味，济汝等法身。昔之国王，即今释尊；其五鬼者，即憍陈如等五比丘，以此宿缘，故佛成道，最先得度。

‘妙音密圆’，谓佛之音声，相妄性真，此真妙觉体，无形无相，谓之秘密；其用周遍，谓之圆。一切众生，不了音声如幻，而起分别；今五比丘，闻佛音声，而知声尘缘生，相妄性真，因而悟道，得证四果，故曰妙音密圆。我于音声，得阿罗汉。阿罗汉含三义：一证无生理，二杀烦恼贼，三堪受人天供。憍陈那等，因闻佛音声而证四果，是答佛问，从何方便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音声为上，是答佛问，谁为圆通。

昔有农夫，至马祖前求道，祖曰：吾无道，云何会说法。农夫恳切请求再三，祖云：汝信我否？曰：信。祖教用泥作耳环，挂于双耳，自会与汝说法；农夫依教奉行，不久耳环坠地，农夫

因闻其声而悟道，故古德云：溪声尽是广长舌。

优波尼沙陀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亦观佛，最初成道。观不净相，生大厌离，悟诸色性，以从不净，白骨微尘，归于虚空，空色二无，成无学道。如来印我，名尼沙陀，尘色既尽，妙色密圆。我从色相，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色因为上。

壬二沙陀观色

梵语优波尼沙陀，译云，色性空。我亦观佛最初成道，是约最早遇佛而言，非目睹如来于菩提树下成道也。‘观身不净’，是四念处之一，优波尼虽属利根，但烦恼障重，性多贪欲，故佛教其修不净观。初观色身，种子不净，受生不净，住处不净，食啖不净，生处不净，举体皆不净。乃至从生至老，从老至死，究竟不净，故生大厌离。进而因相悟性，从不净观，再观人体死后，由膨胀而青，而瘀，而坏，血涂，脓烂，虫啖，散坏，白骨，最后烧骨成灰，化为微尘，尘遇风吹，终归于空。再观空，亦不可得，断见思惑，成阿罗汉。故曰空色二无，成无学道。如来即印证其名色性空，尘色既尽，空色二无，妄尽真显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如来藏性，既密且圆，故曰妙色密圆。我从色相，得阿罗汉，即从不净观而悟道，是答佛问：‘从何方便，入三摩提？’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色因为上，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？’

优波尼沙陀，于十八界中，因观色尘而超凡入圣，实则何止观不净色可以入道，即观净色，又何尝不可入道。如灵云禅师，见桃花盛开而悟道云：‘三十年来寻剑侠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；自从得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’洞山禅师，因观水影而悟道云：‘初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；我今独自往，处处皆逢渠，渠今不是我，我今正是渠，切须任么会，方得见如如。’此外更有因剔灯而悟道者云：‘剔起原来是火，照见山河万朵；回头撞着圣僧，几乎当面错过。’长庆慧间禅师，参学卅除载，蒲团坐破七个，仍未开悟，后在福建雪峰堂，卷起帘子时，即开悟云：‘大差也大差，卷起帘子见天下；有人问我解何宗，拈起尘拂劈面打。’可知一切色尘，皆可悟道，故古云：‘山色无非清净身。’承明大师云：‘烟鸟云林咸妙旨，风柯月渚，并可传心。’信然。

香严童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闻如来，教我谛观，诸有为相。我时辞佛，宴晦清斋；见诸比丘，烧沉水香，香气寂然，来入鼻中。我观此气，非木、非空、非烟、非火，去无所着，来无所从；由是意销，发明无漏。如来印我，得香严号。尘气倏灭，妙香密圆。我从香严，得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香岩为上。

壬三香严观香

天真无邪，纯净无染谓之童子，是出家菩萨，因香而悟道，以自性香，庄严法身，故名香严。内身外界，皆是有为相，众生观有为诸相，以为实有，故受生死束缚；钝根三乘，观有为空，超三界，证无为。利根三乘，则观诸有为相，从因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而得超凡人圣，如金刚经云：‘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’别教大士，观有为法，皆从缘生，无明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祖，由根本无明，有出世三圣之无为法；由枝末无明，而有世间六凡之有为法；别教菩萨虽知见相二分唯是一心，但在迷位，必须远离依他，及遍计执，方证圆成实。圆教菩萨，观诸有为法，唯心实相，能所唯是一心，若心若境，无非一真法界。诸佛观诸有为相，无非常寂光。今香严童子，观香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是属通教无生观。

宴谓安闲，晦谓韬光，清斋是清净斋室。香严闻佛教其谛观诸有为相后，即辞佛退居清净斋室，安闲自处。晦迹韬光，以便清修。凡鼻所对诸香臭气，皆名香尘。今沉水香，出自阿耨达池边，外朽心坚，置水即沉，若烧一株，普熏阎浮，极希有珍贵。香气无形，不见其来相，故曰香气寂然来入我鼻。童子即藉境修观，以此香气，为所观境，观此香气，若从木生，则未烧时，应有香气，何待燃烧，香气方出；若香从空生，空性恒常，香应常有；今香气既因烧有，不燃即无，故曰非木非空。若谓烧木出烟，香从烟生，则烟不及之处，应不闻香；若谓因火烧木，香从火生，则一切火，皆应生香。今其他烟火，均无香气，当知香气，非烟非火。如是修观，求香生处，了不可得，故知香气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当体即空。顿断意识分别我执，及意根分别法执。根尘识俱空，而发明无漏真理，曾经如来印证，得香严号。自此，香尘之气，倏然消灭，而真性妙香，得以显现。虽然，但真性妙香，其体不可见，曰密，其用周遍法界曰圆。我从香严，得阿罗汉，是答佛问；‘从何方便。’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香严为上。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香严童子，因观香尘，倏然消灭，而悟性香真空，性空真香，超凡入胜，成无学道。中国宋朝，亦有名黄山谷者，屡参晦堂禅师不悟，以为禅师有秘，师引孔子曰：二三子，以吾隐乎，吾无隐乎耳。后山中木桨盛开，师问：‘公闻香不？’山谷曰：闻。师曰：二三子，以吾为隐乎，吾无隐乎耳。山谷言下大悟，向师作礼曰：‘和尚任么老婆心切。’曰：‘只要公到家耳。’此亦闻香气而悟道者。

药王药上，二法王子，并在会中五百梵天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无始劫为世良医，口中尝此裟婆世界，草木金石，名数凡有十万八千。如是悉知苦、醋、咸、谈、甘、辛等味，并诸和合、俱生变异。是冷、是热、有毒、无毒，悉能遍知。承事如来，了知味性，非空，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离身心。分别味因，从是开悟。蒙佛如来，印我昆季，药王、药上二菩萨名。今于会中，为法王子；因味觉明，位登菩萨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；味因为上。

壬四药王观味

凡能治病谓之药，无病不治，无苦不息，谓之药王。据说雪山有药王，名阿伽陀，能治众病。更有药王，名善见，六根遇之百病皆除又名药上。今药王、药上，是二菩萨名。药王药上菩萨

经云：‘过去有佛，名琉璃光；有菩萨名曰日藏，善说法要。有一长者，名星宿光，以雪山妙药，醍醐妙味，供养日藏菩萨及大众。并发愿世世能治众生，身心重病。大众咸皆称为药王。其弟名电光明，亦以雪山妙药及醍醐，供养日藏大众，而发愿同兄。即时大众，名其为药上。掌法王权，持法王印，行法王令，如法化世，不久即登如来位，曰法王子。药王菩萨，授记作佛，号净藏，药上菩萨，授记成佛名净眼。故称二法王子。梵天指四禅天人，四禅共十八天，因中持戒清净，得生此天。今会中五百梵天，皆二法王子之弟子，从师到会听法；今亦随师礼佛。我无始劫以下，是二法王子自述夙因，为世良医。医有五种：一曰恶医：既无医术，复无医德；如外道说法，有害无益。二曰庸医：照书开方，食古不化；既未能对症下药，何能药到病除；如凡夫说法，依文解义，对本宣科；听者唯种善根，未得法益。三曰瞳医：对医学颇有研究，对药性亦有心得，唯未能彻底；喻二乘说法，虽属亲证，然未能彻底观机，但能观见八万大劫以内之事，八万劫前后之事，便不能知。四曰良医：既精通医学，复熟药性，既能善知病源，更能对症下药，不独治标，且复治本；志在救人，不求名利。喻菩萨知法知机，言不虚发，教无浪施；本四弘誓愿，乘四无所畏，入俗利生，利乐有情。五曰医王：精通药性，善达病源；仁心仁术药到病除，能医众所不能医，谓之医王。喻佛大慈大悲，普济群灵，无苦不拔，无乐不与。如圆觉经云：‘若遇如来，根无大小，皆成佛道。’

今药王药上二菩萨，于其所化娑婆国土中，乃世良医。不但精通医学，且遍尝药味，深入了解药名药相，药体药用，药性药味。药之名固多，药之体亦有实与不实；药之相亦有青黄赤白等色；而药之味，则有苦醋咸淡甘辛等，药之性，则寒热湿燥不一；或有毒，或解毒，甚至出自何山，来自何处，用药之多少，是否须要锻炼等等，无不了知，故曰：悉能遍知。

承事如来以下是陈述，得圆通之由。释尊本门无量劫来，均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；药王药上；亦久于此娑婆世界，修习大乘，故得承事供养，释尊如来。因宿习不忘，故仍以味尘为修观境。观此味尘，味性历然，故非空；味性无体，故非有。诸药不来，则舌根与识，俱无苦等诸味，故非身心；药不自知，必假根识方显，故非离身心。由于分别，味尘之因，非空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离身心；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因悟相妄性真，证无生忍。蒙佛等三句，指过去世中，蒙佛印证，鉴其言行，而立其嘉号，名彼兄弟二人，为药王药上，位居菩萨。今于会中以下，指现世得果，能继佛位，能绍佛种，堪承法王家业，名法王子。因味觉明，位登菩萨，是答佛问：‘以何方便，入三摩地。’药王药上二菩萨，因观味尘，非空非有，非即非离身心，而悟味尘相妄性真，本觉明妙真心显露，故位登菩萨。佛问圆通等三句，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药王药上二法王子云：据我二人所修所证，则以味尘，为本修因，是为最上。

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等先于威音王佛，闻法出家；于浴僧时，随例入室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中间安然，得无所有。宿习无忘，乃至今时，从佛出家，令得无学，彼佛名我跋陀婆罗，妙触宣明，成佛子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触因为上。

壬五贤护观触

梵语跋陀婆罗，译云贤护，或名贤首。开士是菩萨之通称，又名大士，或名高士。于药王药上二菩萨，陈述证圆通竟时，会中贤护菩萨，及其同伴十六开士，同时起座礼佛，自陈圆通。威音王佛是以三德立名，威谓威德，即般若德；音谓慈悲，即解脱德；王是自在义，即法身德。法华经云：有二万亿威音王佛，相继出世。跋陀于初佛像法中出家，与常不轻菩萨同时；常轻慢诽骂，常不轻菩萨。如法华经云：‘尔时常不轻菩萨者，则我身是；尔时四众常轻是菩萨者，今此会中，跋陀婆罗菩萨等是。’梵语僧伽，译云和合众。和合有六：即身和同住，口和无诤，意和同悦，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利和同均。佛制僧众沐浴，七日一次；先由和尚，次班首，后禅堂，故曰随例入室。正浴之时，以水触身，觉有冷暖之触，于是穷究此水，是因洗尘而现触，抑因洗体而有触。若谓因洗尘而现触，尘本无知，何能成触；若谓因洗体成触，四大假合之体，本属无情，何能觉触。因是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根尘俱泯，能所双亡，中间安然，欲觅触尘之相，了不可得。于是妄尽真显，而悟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自此入定，中间不起分别，安然寂静，得无所有。‘宿习’指过去由于观行熏修成种，而藏于八识田中，历劫不忘，故曰宿习不妄。贤护于威音王佛像法中出家，因嗔恚轻慢常不轻菩萨，而堕地狱受苦，罪毕为人，因宿习不忘，守护善根，乃至今时，得从本师释迦佛出家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罗，应在前文得无所有之下。因昔于威音王佛所出家，随例入浴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尘，亦不洗体，中间安然得无所有。以此陈白于威音王佛，佛即印名跋陀婆罗。即善自守护之意。

妙触宣明，成佛子住。是答佛问：‘从何方便入三摩地。’妙触拣非凡夫能所对待之妄触，贤护既根尘俱泯，能所双亡，唯一藏性，性空真触，性触真空，曰妙触；能发明即空即假即中圆三谛理，曰宣明。从此登十地，居等觉，堪绍佛种，是真佛子，曰成佛子住。佛问圆通等三句，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意谓佛问谁为圆通，如我贤护所证，以观触尘为修因最上。佛法传入中国，古德亦有因触尘而悟道者。如云门禅师参陆尊宿，三次叩门不开，至第四次，尊宿开门曰：道，云门将脚踏入，尊宿将门一关，云门脚被夹断，因此悟道。又水寮和尚参马祖，问：如何是西来意。祖云：礼拜着，水寮下拜将起，马祖忽伸足至彼胸前，将其踏倒；水寮呵呵大笑曰：‘百千三昧，无量义门，于一毛端，识取去。’是亦因触悟道。又茶山主，骑骡子下山售粮，值大雪，过桥时，连人带骡，跌落河中，因此开悟而说偈曰：‘我有明珠一颗，却被尘劳封锁；今日尘尽光生，照见山河万朵。’又昔日德山参龙潭，点火送单，将入丈室，龙潭把火吹熄，德山触门槛跌倒，因此开悟曰：‘竭世枢机，等一毛置于太清；穷诸玄辩，如一尘投于巨海。’

摩诃迦叶，及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于往劫，于此界中，有佛

出世，名日月灯，我得亲近，闻法修学；佛灭度后，供养舍利，燃灯续明，以紫金光，涂佛形像，自尔以来，世世生生，身常圆满紫金光聚；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属，同时发心。我观世间，六尘变坏，唯以空寂修于灭尽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犹如弹指。我以空法，成阿罗汉。世尊说我，头陀为最，妙法开明，销灭诸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法因为上。

壬六迦叶观法

摩诃迦叶，译云大龟氏，族姓，其名毕多罗，树名，因父母祷此树而生，故以此树立名。迦叶而曰摩诃，拣非余迦叶；又摩诃迦叶本身财富，千倍多于瓶沙王曰福大；能顿舍财富而出家曰舍大；身光炽盛，映蔽诸天，曰光明大；乐修苦行，为佛所赞，且让半座与座，曰赞叹大；能入一万三昧，曰定大；佛将入灭，拈花示众，当时百万人天，悉皆茫然。唯迦叶破颜微笑，悟佛拈花之旨，曰智慧大；佛以正法眼藏，涅盘妙心，实相无相，付嘱迦叶，成为禅宗第一代祖师，是付嘱大；佛灭度后，倡导结集佛经，护持流通正法，是护法大，为僧众之首，是位大；悲愍贫穷，专化贫人，是悲大；受佛命持袈裟，于印度鸡足山石壁入定，等弥勒佛出世授衣后，将显大神通，入火光三昧，是神通大；尊者入灭前，上天礼佛发塔，为诸天说法，是德大；法华经授记，将来成佛，名光明如来，是果大。因具种种大功德，故曰大迦叶。紫金光比丘尼，是尊者在家时之夫人，后亦出家，成阿罗汉。因是眷属，故随迦叶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然后自述往昔得道因缘。此界指娑婆世界，佛名日月灯，是以三智立名。日喻一切智，破见思暗；月喻道种智，破沙尘暗；灯喻一切种智，能破无明暗。当时迦叶，于此娑婆世界，得亲近日月灯佛，闻法修学。佛灭度后，感佛恩德，供养舍利，并燃灯以续日月之明，及以紫金光涂佛塑像，自尔时以来，世世生生，身常圆满，紫金光聚。今云：此紫金光聚比丘尼，即我眷属同时发心。同时发心，其意有二：一指过去，毗婆尸佛灭度后，其塔像金坏时，有贫女，欲修无财，后乞得金钱，请匠敷金；金匠欢喜同成功德，并誓为夫妇，九十一劫来，人间天上，身恒金色，常为眷属。二指今生同时发心，从佛出家。

我观世间六尘变坏，是指法尘；因法尘为前五尘落谢之影子，念念迁变坏灭，刹那不停，众生于此执我我所；故起贪嗔痴，而造杀盗淫等业，今迦叶观此法尘，生灭无常，不生住着，顿息分别，心中澄寂，而进入定境，内灭六识，外空法尘；曰灭。能尽七识，灭尽意根，法执不起，曰尽。由于修灭尽定，心无分别，不知时间之久暂，故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犹一弹指顷。我以空法等六句是答佛问；‘以何方便，入三摩地。’佛问以下，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谁为圆通。’梵语头陀，译云抖擞，意谓能精进办道，抖擞法尘。头陀之法，约有十二：一谓阿练若，即居寂静处。二常乞食，三次第乞，四一坐食，五节量食，六过午不食，七粪扫衣，八但三衣，九冢间住，十树下宿，十一露地宿，十二常坐不卧。修此十二法者，名头陀行。迦叶家中富有，出家后竟修头陀苦行，因年老佛劝其舍苦行。答云：因修苦行，若不值佛，亦证僻支；今虽值佛，仍不敢舍，所习苦行。佛即赞曰：‘善哉！迦叶，头陀住世，则我正法，得以久住。’故曰世尊说我，头陀为最。迦叶尊者因修空观，法尘既销，根识亦尽，微妙法性，得以开悟发明，自此销灭烦恼，成无学道。故曰：佛问圆通，如我所修所证，唯以法尘为本修因，是为最上。

阿那律陀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初出家，常乐睡眠，如来诃我，为畜生类。我闻佛诃，啼泣自责，七日不眠，失其双目。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。我不因眼，观见十方，精真洞然，如观掌果。如来印我，成阿罗汉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旋见循元，斯为第一。

辛二观五根分五。壬初那律观眼

梵语阿那律陀，亦云阿楼陀，译云无贫，又译如意。是佛堂弟，摩诃男为其亲兄，时佛姨母，亲织金兰袈裟，三年始成，将往供佛，佛知其爱心得福有限，而谓姨母曰：可将此衣供僧，得福更大。姨母不听再三恳佛受之。佛云：若听佛言，是真供养。姨母无奈，遂持衣供僧，僧中上座，憍陈如不敢受，如是展转，至五百阿罗汉，皆不敢受，最后至弥勒菩萨，竟被接受。取衣披身，入城化食，为人拥观，争相瞻仰。时一穿珠师，供养菩萨竟，请为说法，因菩萨辩才无碍，珠师闻法欢喜，竟忘曾允为宰相穿珠，致损失工资十万，后闻妻怨言，颇有悔意，无心听法，菩萨因携珠师返回施舍，问憍陈如，得十万金，与闻法供养菩萨，功德熟大？答：十车金亦不及供养菩萨及闻法功德。如是展展相问，至阿那律陀；答云：即使得阎浮提金，亦不及供养菩萨与闻法功德。弥勒菩萨言：如尊者所说，有何凭据。答：我忆过去，为采樵夫，曾供养僻支佛一钵稗子饭，至今九十一劫以来，天上人间，享受无尽。珠师闻言：生大欢喜，作礼而去。阿那律陀，以一钵稗子饭供养僻支佛之因缘，九十一劫，不受贫困，而得无贫名。

我初出家以下是自述得道因缘。无贫初出家时，每每听法，常乐睡眠，一日为佛所诃：‘咄咄何为睡，螺蛳蚌蛤类；一睡一千年，不闻佛名字。’故曰如来诃我，为畜生类。无贫闻佛诃斥，啼泣自责，精勤办道，七日不眠，致双目失明，不能随众，殊感苦恼。佛安慰曰：汝肉眼虽失，而能见之见性未失，遂教以明不循根之修法，曰乐见照明金刚三昧。亦即旋本有之心光，照能见之见性，不向外流，灭妄归真，从此心心寂灭，念念圆明，能断烦恼，犹如金刚之坚利，故曰金刚三昧。无须凭借，肉眼之浮尘，或胜义根，亦能观见十方世界。不为烦恼所乱曰精，证不生灭理名真。此精真妙见，能见一切洞达无碍，观十方大千世界，犹如观掌中之果。因此佛印无贫，已证圣果。故无贫曰：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是旋见亡尘，循元脱根，不必用根，远离尘劳，回复元明真见，是为第一。

周利盘特迦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阙诵持，无多闻性，最初值佛，闻法出家，忆持如来，一句伽陀，于一百日，得前遗后，得后遗前。佛愍我愚，教我安居，调出入息，我时观息，微细穷尽，生住异灭，诸行刹那。其心豁然，得大无碍，乃至漏尽，成阿罗汉。住佛座下，印成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反息循空，斯为第一。

壬二继道观鼻

周利盘特迦，译云继道。西域风俗；女人产子，须回娘家，其母待产返家，兄弟二人，皆相继生于道边，是以得名。今继道自述得道因缘。伽陀译孤起颂；继道初出家时，五百罗汉同教一偈曰：‘守口摄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；正念观时欲境空，无益之苦当远离。’时经百日，不能成诵，故曰得前遗后，得后遗前。兄恼其愚，遣令还家，途中遇佛，度归精舍；教以扫帚二字，仍得前忘后。阿难问佛，何以愚痴至此？佛云：继道过去于迦叶佛时，曾为三藏法师，因吝法不诲，故遭此报。今佛愍其愚，教以修习数息观。鼻中气息共有四相：有声曰风，结滞曰气，出入不尽曰喘，不声不滞，出入俱尽曰息。天台止观，调息当离风气喘三相，而幽绵自在。继道先观鼻息，唯调出入，工夫纯熟，心渐微细，继而穷其生灭，唯是一心；日久定深，更能穷尽，生住异灭，微细行相。其息初起曰生，不断曰住，渐微曰异，已断曰灭。诸行即四相迁流；刹那，是时之最短。因穷尽鼻息，生住异灭四相迁流，在于刹那，刹那无体，唯是一念，念性本空，故无障碍而心通豁达，断见惑，证初果；进而二果，三果，甚至断思惑；成阿罗汉。住佛座下，蒙佛印证，成无学道；此答入道方便。佛问以下是酬答佛问；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如我所证阿罗汉道，是以反观鼻息起处，唯是一心，根不缘尘，穷诸行空，循顺空理，背尘合觉得成无漏，鼻根为本修因最为第一。

憍梵钵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有口业，于过去劫，轻弄沙门，世世生生，有牛伺病。如来示我，一味清净，心地法门，我得灭心，入三摩地，观味之知，非体非物，应念得超世间诸漏。内脱身心，外遗世界，远离三有，如鸟出笼，离垢销尘，法眼清净，成阿罗汉。如来亲印登无学道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还味旋知，斯为第一。

壬三牛伺观舌

憍梵钵提，译云牛伺，亦名牛王。因过去生中，见老比丘无齿而食，笑其如牛吃草；老比丘告之已证无学，宜速忏悔；虽然忏悔，仍五百世受牛身报。以持戒修福之力，虽受牛身，皆为牛王。今得人身，以宿习难除，故世世生生，有伺司病，因此佛敕居天上，免世间无知者谤而堕落，及佛入灭，迦叶集众共结佛经，遣年少阿罗汉上天礼足，请下人间，共集佛经；因知佛及舍利弗均已入灭，即说偈曰：‘憍梵钵提接足礼，十方圣众大德僧，象王已去象子随，世尊入灭我亦灭。’说毕腾空现通，入火光三昧入灭。舍利从空下降，天人起塔供养。

如来示我以下，是自述得道因缘。舌根尝味，有甜酸苦辣等味，众生随味分别，内心浊乱；今佛教以尝味时，不随分别，反观尝味之知，即依此一味清净，本元心地修习；灭攀缘识心，而入三摩地。观照尝味之知；非生于舌根自体，又非生于甜苦等物；由是脱根离尘，悟入根性，应念超越，世间诸漏。内脱身心，断除我执；外遗世界，断除法执。远离三界，超出三有；犹如鸟出笼，飞行自在。笼喻三界五阴，众生迷真逐妄，为五阴所困，不能超越三界牢狱，如鸟在笼。今既离尘解结，舍妄归真，则如鸟出笼，自由自在。垢谓微细思惑，尘指见惑；既断见思二惑，当然离垢销尘，亲证真谛，而恢复法眼本来清净，成阿罗汉果。是故释尊如来，亲自印证我牛伺，已登无学位。故佛今问圆通，如我牛伺所证，还味旋知斯为第一。还味应作遗味，众生循味分别，故随味转；牛伺能外遗味尘，即脱黏；内旋循尘之知，即内伏。既脱黏内伏，根尘俱泯，自当灵光独耀，内证真常。故曰，以舌根旋知，为本修因，是为最上。

毕陵伽婆蹉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初发心，从佛入道，数闻如来，说诸世间，不可乐事。乞食城中，心思法门，不觉路中，毒刺伤足，举身疼痛！我念有知，知此深痛；虽觉觉痛，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。我又思惟，如是一身，宁有双觉，摄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七日中，诸漏虚尽，成阿罗汉，得亲印记，发明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纯觉遗身，斯为第一。

壬四余习观身

毕陵伽婆蹉，译云余习。因过去五百世，皆为婆罗门；骄慢习气未除，每过恒河，便呼河神：小婢断流。神怀嗔白佛：佛令向河神道歉，遂合掌云：‘小婢莫嗔。’佛言：此非慢心，而是习气未除；因河神过去，为彼婢女之故。

佛对小乘机，常说苦集灭道四谛法。余习初出家，从佛剃落，而得入出世之道。每闻佛宣说世间，无常苦空，诸不可乐事。因闻而思，而修，行住坐卧，不离观法；故虽乞食城中，仍心思法门，不觉为路中毒刺所伤，毒由足入身，故举身疼痛。正当毒发疼痛之时，我念身中，有一能知觉之心，而觉知此深痛；遂住足观察，此能知觉痛者是谁，由是发觉身根之中，虽有能觉之心，觉此所觉之痛，但我本觉清净之心，实无有痛，亦无能觉痛之觉心。我又继续思惟，如是一身中，何以有知痛之觉，又有清净觉心之觉。岂非一身而有双觉；于是收摄知痛之妄念，而随顺无痛之真觉，不久之间，身心忽空。身谓痛觉之根身，心是觉痛之身识，皆属妄觉，由真觉力，销溶能知觉痛之妄觉。妄尽真现，故曰身心忽空。从此入定，经三七日之久，见思惑尽，成阿罗汉，得佛亲自印证，已经发明无学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纯觉遗身，斯为第一。纯觉即觉清净心，无痛痛觉；内外根尘，一时顿销；唯有一心，灵光显现，谓之纯觉遗身。

须菩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旷劫来，心得无碍，自忆受生，如恒河沙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，十方成空；亦令众生，证得空性。蒙如来发性觉真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。顿入如来，宝明空海，同佛知见；印成无学，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，旋法归无，斯为第一。

壬五空生观意

须菩提译云空生，因其初生，家中宝藏忽空。父惊而请相师为占吉凶，相师云：此子既善且吉，故亦名善吉。出世不久，家中宝藏复现，故亦名善现。佛弟子中，解空第一。尊者常在岩中入定，天帝往顶礼散花。尊者云：何为憍尸迦？天帝云：因尊者善说般若。尊者云：我不说般若。帝释曰：我亦无闻。尊者曰：无说无闻，是真般若。天帝曰：因尊者说真般若，故我散花礼足。据说尊者乃青龙陀佛应世，法华经授记将来成佛，号名相佛。

我旷劫来以下，是尊者自述得道因缘。因解空故，不住身心器界，根尘俱空，故得无障碍。以心无碍，得宿命通，故能自忆受生，如恒河沙。尊者自云：初在母胎，即知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当体空寂，如是乃至出胎；由悟人法俱空，故十方世界，森罗万有，悉皆空寂。并以此空理，教化众生，令众生亦得证人法二空之真性，同得解脱。虽然自他同证，二空真如，然犹未悟如来藏性。后复蒙佛显发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之理，因悟全空即觉，全觉即空，空性圆明，得阿罗汉。并乘此妙悟真空藏性，顿入如来第一义空。悟此宝明妙性，真空性海，而同佛之知见。得蒙如来，印证已成大乘无学之道。

解脱性空二句是酬佛问方便，佛问以下，是酬佛问圆通。须菩提不但证知人空法空，且顿入宝明妙性第一义空。非同二乘之沉空滞寂，为空所缠，而能超越二空，在二空之上，故曰：解脱性空，我为无上。佛问圆通，如我须菩提所证，诸相入非，非所非尽，旋法归无，斯为第一。诸相，即人相法相，众生执人我众生寿者等相，是我相；二乘执空是法相，今尊者既空人我众生寿者等四相，亦空二乘之空相，人法空有，俱入于空，谓之诸相入非，即经文所谓：‘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’非所非尽之非字，指能空之空，所非是所空之人法诸相，能所俱空，故曰非所非尽。即经文：‘俱空不生。’法有佛法，众生法，以及心法之分，今证知诸法唯心，心佛众生；等无差别。故能旋人我自他虚妄生灭诸法，复归本元觉性之第一义空。然欲证此第一义空，唯此意根，是为最上，故曰：旋法归无，斯为第一。

舍利弗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旷劫来，心见清净，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。世出世间，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获无障碍。我于路中，逢迦叶波，兄弟相逐，宣说因缘，悟心无际；从佛出家，见觉明圆，得大无畏，成阿罗汉，为佛长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佛问圆通；如我所证，心见发光，光极知见，斯为第一。

辛三观六识分六。壬初舍利弗观眼识

舍利弗，译云身子，亦名鹙子。依母立名。佛弟子中，智慧第一，本门乃金龙陀佛，法华经授记将来成佛，名华光如来。阿含经云：‘舍利弗为四众之生母，善说法要，度生无量。’今自述我旷劫来心见清净，是显本具智慧。心见，即眼识，众生以眼识，分别诸物，而取舍作业流转。尊者以心观物，不染色尘，曰心见清净。如是，指心见清净，非始自今生，而是旷劫以来，受生曾经恒河沙劫，皆得心见清净。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包括四圣六凡，无量差别诸法，世出世法虽种类繁多，但眼识一见，随念即通，了然明白，不假意识，分别计度，故曰一见则通，获无障碍。

我于路中以下，是自述今世得圆通之由。迦叶是姓，译云龟氏，兄弟三人，原是外道，长兄优楼频那迦叶，译云木瓜窳，有五百弟子；那提迦叶，译云河；伽耶迦叶，译云象，皆依处立名，各有二百五十弟子。后皆率领弟子，从佛出家。经云舍利弗与目连，原事沙然梵志学道，梵志殁，将二百弟子，遗给二人率领。一日路中，逢马胜比丘，威仪庠序，心仪其人，因问其师何许人氏，答谓本师释迦牟尼。又问汝师授汝何法？答：‘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；我佛大沙门，常作如是说。’舍利弗闻法顿断见惑而证初果，归偕目连共率二百弟子，投佛出家。今自云：路中遇迦叶波，兄弟相逐，也许同时遇见，非仅马胜一人。

见觉指眼识，舍利弗，虽然生生世世心见清净，于世出世间，种种变化一见即通，获无障碍，但未得圆明。今再见佛闻法，顿断思惑，识精得以圆明，不但成阿罗汉，且具足总持，知根，决疑，报答等四无所畏，为佛长子。此非指色身，乃指慧命；因从佛闻法，而证法身，由法乳长养，而继慧命，故曰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佛问以下，是酬佛问：‘悟十八界谁为圆通。’今舍利弗言，佛问圆通；如我所证；心见发光，光极知见，斯为第一。心见即上心见清净，不起烦恼；发光是因见佛闻法，得以发本明耀，成无障碍智。智光极处，能洞彻诸法之边际，同佛知见，故曰心见发光，光极知见。

普贤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教其弟子，菩萨根者，修普贤行，从我立名。世尊！我用心闻，分别众生，所有知见；若于他方恒沙界外，有一众生，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我于尔时，乘六牙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处。纵彼障深，未得见我；我与其人，暗中摩顶，拥护安慰，令其成就。佛问圆通，我说本因，心闻发明，分别自在，斯为第一。

壬二普贤观耳识

普贤，若约名字，观行，相似位释，则愿周沙界曰普，随缘成德曰贤；若约十地等觉释，行弥法界谓之普，遍利众生谓之贤；若约果位，智圆理极曰普，尽未来际，遍界利生曰贤。此菩萨证同于佛，不过权示菩萨而已。将来成佛，名智刚吼自在相王佛。华严经称文殊菩萨为童子，而称普贤菩萨为长子。如华严经云：‘一切如来有长子，彼名号曰普贤尊。’今此菩萨，亦从座起顶礼白佛，自谓昔曾与洹沙如来为法王子。恒沙显其数量之多，法王子是将继如来位，绍隆法王家业者之通称。前后圆通，诸菩萨阿罗汉；皆自述如何修行，方证解脱；唯普贤菩萨，但述果上功德，及果后大用。十方如来无不教其弟子，凡属大乘根机者，皆应修学普贤行。因普贤行甚深微妙，无行不修，无德不备，故普贤行即诸佛因中所修妙行，亦即如来行，或法界

行。从我立名有二义：一令修行人，皆修学普贤十大愿王；二令普贤菩萨加被于一初行者。

一切众生，皆谓耳闻，不知闻性是心非身。普贤菩萨因达耳识即藏性，不随耳识向外分别，而反用闻性，不假五俱意识，及独头意识分别计度，便可分别众生所有知见。若于他方恒沙世界以外，极远之处，有一众生，心中发明普贤行者，菩萨即时乘六牙白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处。白象表菩萨清净梵行，六牙表六度。乘此六度梵行为因，自可到达如来果位，故普贤菩萨胜像，皆骑白象。佛世时有一象护比丘，初生时有小金象从地涌出，象随人大，为彼所骑。但饮清水，粪便皆金，家致大富，因名象护。后为阿阇世王所闻，欲谋其象；召象护入宫，扣其象，令独返家。唯象护刚出王宫，金象即从地涌出；供其坐骑，因恐王罪，父子乘象，逃往舍卫国，波斯匿王都。象护见佛欢喜，从佛出家，金象仍随，奈佛制比丘，不得坐骑，再三相劝，金象始隐去；象护不久，亦证四果。阿难问佛，象护比丘；以何因缘，感金象随身，而今出家，又速证胜果圣佛云：过去有一牧童；见山寺中菩萨所坐象身小烂，便取泥补之，以此善因，世世感得金象随身云云。今菩萨乘六牙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处，正显利生念切，普应群机，不失其时。纵然彼等众生，业障深重，缺少亲见菩萨之善根，而菩萨亦于冥中摩其人顶，消其惑；除其障，令不退转，速得成就普贤大行。如善根深厚，而无业障者，菩萨即现身拥护安慰，令得成就，普贤行愿。佛问圆通以下，是答佛问；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心闻发明是根本智；分别自在是差别智。菩萨本因地中修行；耳不循识，反证自性。从根本智，起差别智；故能分别众生根性，普照群机，自在无碍。此皆约果上起用而言。

孙陀罗难陀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初出家，从佛入道，虽具戒律，于三摩地，心常散动，未获无漏。世尊教我，及俱絺罗，观鼻端白。我初谛观，经三七日，见鼻中气，出入如烟，身心内明，圆洞世界；遍成虚净，犹如琉璃，烟相渐消，鼻息成白。心开漏尽，诸出入息，化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罗汉。世尊记我，当得菩提。佛问圆通，我以销息，息久发明，明圆灭漏，斯为第一。

壬三艳喜观鼻识

孙陀罗译云艳，妻名，难陀译云喜，是本名。佛弟子中，名难陀者甚多，故兼妻名以别之。是佛同父异母之弟，以善根力，具三十相矮佛四指，身亦金色；入众中不识者，以为佛来。阿难问佛，难陀以何因缘，身黄金色，相好光明，具三十相？佛答：难陀宿世，常以黄金庄严佛身，且燃灯供佛，故感斯报？我初出家以下，是难陀自述，出家入道因缘。尊者出家，乃是被动，虽具戒律，但因妻艳丽，心常眷恋，思念不已，未能专心入定。因无定力，未能发慧，断惑证真，故曰于三摩地，心常散动，未获无漏。俱絺罗译云大膝，为舍利弗之母舅，常与姊论议皆胜，自姊怀妊后反胜为败。知姊所怀乃智人，即往南天竺苦研十八载。及返家，知其甥已从佛出家，乃与佛辩，欲索还甥。后为佛败而从佛出家学道，佛弟子中问答第一。因未悟道，至诚请佛开示，佛命五百阿罗汉为其说法，仍未悟道。当时空中有八万诸天顶礼白佛，我闻五百罗汉说法，皆悟无生法忍。俱絺罗闻之，生大惭愧，放声大哭，佛安慰之，而教其修观鼻端白。难陀因心散乱，未能证入三摩地，故佛亦教其观鼻端白。修此观时，两目注视鼻端之处，微有白相，令摄散乱之心，而得以入定。难陀乘佛教，而谛观鼻端，经三七日，见鼻中气息，出入如烟。日久功深，烟相渐销；出入鼻息，变成白相。故烟相渐销，鼻息成白二句，应在身心内明之前。身指肉团鼻，鼻属于身，心指鼻识，由于鼻识，不循外尘，反光内照，便能发本明耀，故曰身心内明。虚则无碍，净则无染，众生鼻识，逐尘分别，故烦恼丛生，身心昏暗，既染且碍。今由观行力，日久功深，由定发慧，断见思，破二执，惑尽障除，内外明彻，身心清净，故能圆照世界，犹如琉璃，表里透彻。心智既开，诸漏已尽，得解脱道，成阿罗汉。世尊曾授记我，当来成佛。佛问圆通以下，是答佛所问；我以销息，是取观息之功，而非取鼻识，因鼻识不循尘分别，而内观息摄心；初见气息如烟，继而烟相渐销，鼻息成白，销灭如烟之气，而成白净之息，故曰销息。销息既久，定力转深，出入息灭，智慧光显，光明圆照，而灭诸漏故我修圆通，以观鼻息最为第一。

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旷劫来，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。如是乃至，恒沙如来，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，微妙开示，得无所畏。世尊知我，有大辩才，以音声轮，教我发扬。我于佛前，助佛转轮，因师子吼，成阿罗汉。世尊印我，说法无上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法音，降伏魔怨，销灭诸漏，斯为第一。

壬四满慈观舌识

富楼那译云满江，是父名，弥多罗尼，译云慈行女，依父母立名，简称满慈子。父为净饭王宰相，满慈与佛同时出家，佛成正觉，尊者亦证五通，来与佛辩，为佛所胜，从佛出家，不久即证阿罗汉果。阿含经云：‘我佛法中，辩才无碍，善说法要者，满慈子为第一。’辩才有四：一法无碍辩：谓能观世出世法，名相差别。二义无碍辩：谓能说诸法义理浅深，权实大小，通达无碍。三词无碍辩：能以种种音声，善说法要，如华严经云：‘或以天语说四谛，或以人语说四谛，或八部语说四谛，或破他语说四谛，或显了语说四谛，或秘密语说四谛，是名说法三昧。’四乐说无碍辩：谓能随顺众生好乐，善巧方便，而为说法。今尊者自述，旷劫以来，辩才无碍，非大菩萨，岂能臻此？宣说苦空，是应小乘机，说四谛法；深达实相，是对大乘机，为说圆教理。又正说苦空之时，能深达实相之理。实相有四教不同：若说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无相，名为实相，是藏教义。若谓实相无相，无自他相，亦无生佛相，是名实相，是通教义。若实相无相，无生死相，亦无涅盘相；超于空有，名为实相，是别教义。若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法法头头，无非实相，是圆教义。前三教不名深达，今云深达是证圆教理。满慈子本属圆教大士，了知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，若权若实，皆能随机而说。不但今日如此，旷劫以来，莫不如是。如是乃至，是推广之；恒沙如来，显其数之多；秘密法门，即十方如来所说三德秘藏圆三谛理。无所畏有四，一是一切智无所畏，二是漏尽无所畏，三

说障道无所畏，四说断尽无所畏。满慈子旷劫来乘四无碍辩；将恒沙如来，所说秘密法门，于人天中，微妙开示，得无所畏。此显其本门之深远，功德巍巍。

世尊知我以下，是述今日迹门之事。世尊指释尊，释尊知满慈子，辩才无碍，故于般若会上，敕其为众说法，故曰助佛转轮。轮以转动为义；所经之处，瓦砾皆碎；喻佛说法，能破烦恼，碎生死。又轮以运载到达为义；喻佛说法，能于生死苦海，运载众生，到达涅盘彼岸。狮子为兽中王，狮子一吼，群兽皆伏；喻佛说法，妙音一宣，邪外归化，故以狮子吼，显说法之无畏。法华经云：‘佛子所行道，善学方便故，不可得思议；知众乐小法，而畏于大乘，是故诸菩萨，作声闻缘觉，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，示众有三毒，又现邪见相，我弟子如是，方便度众生。’又云：‘汝等见是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否？我常称其说法人中，最为第一，亦于过去，九十亿诸佛所，说法人中，最为第一，常能护持，助宣佛之正法，今于我所，说法人中，亦最第一，乃至贤劫中，当来诸佛，说法人中亦最第一。’读此可知满慈子本门深远，实为法身大士，为接引初机而现小乘耳。

佛问圆通以下是答佛所问。法音有四教不同，若说一切法从因缘生，缘生之法，无常苦空，不净无我，是生灭四谛法音。若说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空故无自他人我，是无生四谛法音。若说诸法，非空非有，知空有者，即众生本具之佛性，佛性非空非有，而超乎空有，名无量四谛法音。若说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佛性平等，本无差别，犹如虚空，究竟清净，本无所有，是无作四谛法音。梵语魔罗，译云杀者。有四种：一谓烦恼魔，二是生死魔，三是天魔，四是鬼神魔。专事障碍修道者，令不能得成道业，为解脱道之怨敌，故曰魔怨。若转生灭无生二种法轮，以此法音，能令自他降伏界内四魔；以无量无作二种法音，能令自他降伏界外四魔，故曰：佛问圆通，我以法音，降伏魔怨，消殒灭尽诸烦恼漏，以斯舌识说法，最为第一。前后诸圣皆依圆通根修，而自利；满慈子则以舌识说法利生而化他。前后诸圣，皆从流归源；满慈子则从源出流。从体起用，与普贤菩萨等，法华经授记，将来作佛，名法明如来。

优波离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亲随佛，逾城出家，亲观如来，六年勤苦；亲见如来，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，解脱世间，贪欲诸漏。承佛教戒，如是乃至，三千威仪，八万微细，性业遮业，悉皆清净，身心寂灭，成阿罗汉。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亲印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推无上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执身，身得自在；次第执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利，斯为第一。

壬五波离观身识

优波离，译云近事；亦名上首。是佛为太子时之近臣，出家后持戒第一，被推为上首。我亲随佛以下，是自述得道因缘。佛为太子时，因观人生有生老病死苦，欲求出离，苦无方法。虽常出城游玩，仍是心中闷闷不乐；及游北门，忽见净居天人所化之比丘，身披袈裟，手持锡杖，于太子前，徐步而行。太子奇之，问曰：是谁？答：我是比丘。又问：何为比丘？答，出家修道者名比丘。又问：所修何道？答：修断除生老病死之道。太子心喜，还欲请问，如何进修，比丘忽将锡杖一抛，腾空而去。太子遂发心出家，归向父王请愿，不许；且遣兵将，围守东宫。又派宫女，日夜歌舞侍候。时二月初七夜，净居于人，于空中，呼太子名，警告之曰：汝贪五欲，竟忘宿愿。太子答：非贪五欲，奈被困宫中，空有出家之志，而不能遂出家之愿。天人曰：汝真有志出家，今夜吾可助汝，出离东宫。太子即唤车匿（即优波离），牵犍步（马名）来。太子上马，四天王即各棒马足，并车匿俱，腾空越城而去。至深山降落，太子以剑自剃须发，将宝冠饰物等交车匿持回王宫，禀告父母，无须忧念，故曰：我亲随佛逾城出家。后净饭王遣五臣同车匿前往，请太子回宫，太子谓若不成道，誓不还宫。五臣与优波离，同时留下，陪伴太子修行。后五臣离去，唯独波离不去，故曰亲观如来六年勤苦。佛于雪山苦行六年，时机成熟，往诣菩提树下安坐，并誓不成佛道，不起此座。经四十八日，波旬魔王，梦见三十二变，醒后恐怖，观察阎浮提洲，菩提树下，释尊将成正觉。故敕魔女，现种种媚相，以惑太子，破坏禅定。时太子身心寂然，不为所动；反令魔女自见，身内污秽不净，羞愧而去。魔王震怒，亲率天兵魔将，欲加害太子，终为太子威德所伏，故曰亲见如来降伏诸魔。佛成道后，人多信仰，外道嫉妒，屡欲加害于佛，如人以毒饭害佛，佛念自心无毒，自不受毒，食之安然。又如醉象害佛，佛伸五指，醉象伏地不动。又三迦叶波，本欲害佛，反为佛度，故曰制诸外道。佛自出家，即舍世间贪欲，及成佛道，即尽诸烦恼漏。此后凡从佛出家，精进办道者，无不解脱世间贪欲诸漏。此乃述往昔事佛所见种种。

承佛教戒以下，是述得圆通之由。凡佛弟子，须先持戒，次修禅定，定久发慧，方能断惑证真。故戒定慧，名三无漏学。戒有多种；优波离所持，当属比丘二百五十戒。如是乃至，是超略比丘尼戒，以及菩萨戒等。三千威仪，属增上戒学；以行住坐卧四仪，各具二百五十戒，合成一千，菩萨三聚净戒中，律仪戒一千，善法戒一千，利益有情戒一千，合成三千威仪。以三千威仪，配以身口七支，则成二万一千，再配以贪嗔痴等分合成八万四千细行。去零存整，故曰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性业遮业，是指所戒之法，体性属恶，不待制止，犯之成业，如杀盗淫妄等，即使非佛弟子，犯之亦有罪，名为性业。若所戒之法，体性非恶，但能引人作恶，故佛遮止，如饮酒食肉，垦土等，名遮业。优波离持戒，不问大小乘，无论性遮业，皆能受持清净无缺。身不作杀盗淫，心不起贪嗔痴，身心寂灭，故能断惑证真，成阿罗汉。统领曰纲，维持曰纪。优波离戒德清净，佛令其统领僧众，稽查持犯，判决轻重，维持戒律威仪。故曰：‘我是如来，众中刚纪。’曾蒙佛亲自印证我心，持戒修身，众中推为上首。如大智度论云：‘长老优波离，于五百罗汉，以身执持，小乘戒律于触尘中，不起分别，不为违顺二境所束。’故身得自在，由于身识持戒纯熟；复以定力摄心，执心纯熟；从定发慧，豁然无碍，故心得通达。由心通达，断八十八使，无作妙戒得以现前，内无能持之心，外无所持之戒，若身若心，不待执持，自然无犯，故曰然后身心一切通利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身识持戒，是为第一。

大目犍连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初于路乞食，逢遇优楼频螺，伽耶、那提三迦叶波，宣说如来，因缘深义，我顿发心，得大通达。如来惠我，袈裟着身，须发自落。我游十方，得无挂碍，神通发明，推为无上，成阿罗汉。宁唯世尊，十方如来，叹我神力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旋湛心光发宣，如澄浊流，久成清莹，斯为第一。

壬六目犍连观意识

目连是姓，译云取菽氏，姓此者多，加摩诃以别之。其名拘律陀，译云无节树。父母祷此树而生，故以树为名。佛弟子中神通第一，法华经授记成佛，号多摩罗拔旃檀香佛。未出家前，与舍利弗同事沙然梵志，沙然有二百弟子，入灭时，以一百付舍利弗，一百付目连。一日，目连率徒乞食，于途中遇三迦叶。三迦叶为之宣说如来因缘深义。即：‘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；亦为是假名，亦名中道义。’我顿发心，有二意：一是发心从佛出家，一是发明意识心，即如来藏性，不为识心所惑，故得大通达。既闻法得益，即随三迦叶前往见佛，佛呼善来比丘，即袈裟着身，须发自落，成比丘相，七日后即成阿罗汉道。自此得意生身，游化十方，随念即至，得无挂碍。不可思议谓之神，无所障碍谓之通。因目连发明，意识即藏性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故得自在无碍。于大众中推为神通无上，成阿罗汉。不但本师世尊，于阿含会上。许我神通第一，即十方如来，亦皆叹我神力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以其具足六通，遍游十方，广作佛事，曰圆明；神通妙用，纯为利生，无诸垢染，曰清净；随心示现，无所障碍，谓之自在；降魔制外，怨敌俱伏，谓之无畏。佛问圆通以下，是答佛问：‘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’旋湛即旋转虚妄分别之意识，复归圆满湛然常住之心性。因此心地光明，得以显发宣流，现为神通妙用。众生意识取舍生灭不停，如浊流水，今将浊水，贮于净器，静久不动，沙土自沉，水复纯清。旋湛亦然，将生灭取舍之意识，旋向不生灭之藏性；旋久功深，内忘身心，外遗器界，内外湛然，心光清净莹洁，故佛问圆通，我目连以旋湛心光发宣，是为第一。

目连尊者，为盂兰盆之发起人，梵语盂兰盆，译义倒悬。目连出家证阿罗汉果后，欲报父母劬劳之恩，遂以天眼，观父生善处，喜慰莫名。再观，知母堕饿鬼道中，悲伤不已。即以钵盛饭，飞往供母，奈因悭贪业力，致使饭变猛火，不能下咽。目连哀极，求佛救母，佛教其于佛欢喜日，设斋供僧，承三宝力，方可使母脱饿鬼苦。是为后世，七月十五，佛欢喜日，供佛及僧之缘起。

乌刍瑟摩，于如来前，合掌顶礼佛之双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常先忆，久远劫前，性多贪欲。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。说多淫人，成猛火聚；教我遍观，百骸四肢，诸冷暖气。神光内凝，化多淫心，成智慧火。从是诸佛，皆呼召我，名为火头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罗汉。心发大愿，诸佛成道，我为力士，亲伏魔怨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身心暖触，无碍流通，诸漏既销，生大宝焰，登无上觉，斯为第一。

辛四观七大分七。壬初火头观火大

火头即金刚力士，常立佛前，拥护正法，故无须起座，即于佛前，合掌礼佛，而白佛言：我时常忆念，久远劫前，性多贪欲，贪欲即淫欲，圆觉经云：‘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。’四十二章经云：‘爱欲断者，如四肢断不复为用。’本经亦云：‘一切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’今火头金刚自云：性多贪欲。显其宿生，贪淫积习成性，常为贪欲逼恼。当时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。空是佛所证之理，佛证第一义理，自在无碍，故曰空王。法华经云：‘我与阿难，同于空王佛所发心。’据本经，乌刍亦与佛同在空王佛所修学。空王佛为乌刍说多淫人，生为欲火，死为业火。欲火固然危害色身，业火更能烧毁善根，危害慧命。欲健色身，救慧命，非灭欲火不可。然欲灭欲火，应遍观人身四肢百骸，诸冷暖气，即地水火风四大。人体组织；不外四大，欲心不起，四大调和，欲念一动，举体发热，淫心不息，欲火转盛。当欲心起时，若能遍观全身百骸，审察烦恼欲火，从何而起，为起自手足，抑或起自骨髓，如是遍观暖触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欲火自息，而成正定。因定发慧，故能神光内凝，修行至此，便可化多淫心，成智慧火。化多淫心是断德，成智慧火是智德。将所证境，呈白于拂，佛即印证，已断烦恼，成阿罗汉。以其善观火性，故诸佛皆呼之名为火头。

我以火光三昧，是酬佛问方便。火光即智慧，三昧即禅定，因火头遍观四肢百骸，求欲火了不可得，转欲火成智慧火，而证得火光三昧。断烦恼，证圆通，成阿罗汉。感佛恩深，发愿护法，诸佛成道，皆为金刚力士，拥护诸佛正法，亲自降伏诸魔怨敌。正法念经云：‘昔有国王，第一夫人生千子，欲试当来成佛次第，以千筹令诸子抽，拘留孙抽第一，释迦第四，弥勒第五，乃至楼至最后。第二夫人生二子，一发愿为梵王，请千兄转法轮；一发愿为密迹金刚神王，护千兄法。今云诸佛成道，正指贤劫千佛，乌刍均为护法力士。

佛问圆通以下，是酬佛问，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今乌刍云：‘我以谛观身心暖触。’即观火大第一。火头初劝百骸四肢，是观身中欲火；后神光内凝，是观心中欲火。遍觉身心，求欲火不得，遂化淫心为道心，转欲火成智火。淫火既销，智火已成，不再为惑业所障，而悟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故得无碍流通。智慧之火，能烧烦恼丛薮，令人安乐，如获至宾，谓之大宝焰。乘此宝焰之火光三昧力，转凡成圣，岂止得成无学道，且能登无上觉道。此正显其本门，等齐于佛，今示居因位，助佛扬化而已。

持地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，普光如来，出现于世，我为比丘，常于一切要路津口，田地险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损车马，我皆平填。或作桥梁，或负沙土。如是勤苦，经无量佛，出现于世。或有众生，于阛阓处，要人擎物，我先为擎，至其所诣，放物即行不取其值。毗舍浮佛，现在世时，世多饥荒，我为负人，无问远近，唯取一钱，或有车牛，被

于泥溺，我有神力，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

壬二持地观地大

地有十义：一广大义：地遍一切时处；如菩萨证菩提心地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二为众生依：有情无情，皆依地而住；如菩萨证本心地，为一切众生之所依归。三无喜恶心，净秽俱纳，不生憎爱；如菩萨证入心地法门，赞之不喜，毁之不嗔。四能受大雨：喻菩萨能受诸佛大法雨，诸佛所说妙法，唯地上菩萨能接受。五能生草木：药草能治众病，良木可支大厦；喻菩萨能示众生法药，能持佛法大厦。六为种子依：一切种子，皆依地而得生长；喻地上菩萨，能令众生，播菩提种，长菩提芽，开菩提花，结菩提果。七能生七宝；利乐有情；喻地上菩萨，能出生圣财法宝，普济群灵。八能生众药：药能治病；喻地上菩萨，能出生无量法门，普治众生心病。九大风不动：如证十地菩萨，世间称讥苦乐利衰毁誉，八风不能动。十狮子吼不惊：狮子一吼；百兽皆怖，唯地不惊；喻佛说法，天魔外道，皆生恐怖，唯大菩萨，得无所畏。今持地菩萨，由平世界大地，进而平自心地，证阿罗汉，入菩萨位，当然亦具此十德。

我念往昔普光如来以下，是持地菩萨自述修行远因。以证一切智，无法不照，故曰普光。持地于普光如来时，出家为比丘，勤修苦行，佛制比丘。五夏以前，专精戒律；五夏以后，方许听教参禅。比丘正业，唯在戒定慧，三无漏学。今持地菩萨，身为比丘，却常于一切往来必经之要路，水陆交通之津口，或田地险隘之处所，有不如法，即不便于步行，甚至妨害往来车马，有折轴之危，有失足之患。持地菩萨，皆使其高者平，低者填。或时作桥梁，以利津口；或负沙土，以修要路。如是辛勤劳苦，经无量佛，出现于世。前述平地之行，为时甚久。或为众生以下，是述力施，亦即事度。城门曰阛，市门曰阓，即城市商场，买卖贸易之处。凡须要人擎物者，皆为擎至，所诣之处，放物便行，无论亲疏贵贱，皆不取其酬报工值。毗舍浮佛，译云遍一切自在，是庄严劫最后一尊佛。住世时由于众生共业所感，五谷不熟，世多饥荒，乞食不易，故当时菩萨，为荷负之人，与人负物，无论路程远近，唯取一钱，聊以活命。甚至水灾之时，或有牛车，被污泥之所陷溺，车与牛俱陷于进退维谷中，菩萨以积劫苦行，植福所感，故有神力，为其推轮，拔其苦恼。

时国大王，延佛设斋。我于尔时，平地待佛。毗舍如来，摩顶谓我，当平心地，则世界地；一切皆平。我即心开，见身微尘，与造世界，所有微尘，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，不相触摩，乃至刀兵，亦无所触。我于法性，悟无生忍，成阿罗汉，回心今入菩萨位中。闻诸如来，宣妙莲华，佛知见地；我先证明，而为上首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，身界二尘，等无差别，本如来藏，虚妄发尘，尘销智圆，成无上道，斯为第一。

前述事修，今叙悟证。尔时指国王设斋请佛受供之时。菩萨知佛必经此路，故平地待佛，以表恭敬。时佛愍彼事修久劳，摩顶慰之，并教其当平心地。盖万法唯心，地由心造，内心既平，外界自夷，故曰世界地一切皆平。因秉佛训，返观自心，妄想顿息；心智开朗，光明洞彻身内之四大微尘，与外界之世间微尘，等无差别。悟内外四大，本如来藏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故内外微尘之色法，与如来藏之心法，合而为一，如水乳融，亦如空合空，了无抵触，乃至世间地大之刀兵，与身内地大之身根相触，亦无损伤。至此便于法性，悟无生忍，成阿罗汉。诸法之相，虽有差别，有生灭；而诸法之性，同一如来藏，既无能生，亦无所生，是谓无生。既悟无生，当然断惑证真。以其所知障轻，烦恼障重，故悟大证小，成阿罗汉。然悟理既深，必然发菩提心，回小向大，入菩萨位。常得亲近诸佛闻法，且常闻一乘妙法。法华经云：‘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；随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，引导诸众生，入佛智慧故。’佛智慧即佛知见，三智是佛知，五眼是佛见。佛知见，即能证之般若智，地是所证不生不灭之大般涅盘。闻诸如来，指贤劫四佛；宣妙莲花，即是本经，本经亦名妙莲花，金刚王宝觉。持地菩萨，自于毗舍浮佛所，悟明圆理，回小向大之后，常得值佛闻法，供养承事。不但曾闻诸佛，宣说本经一乘寂灭场地，为诸佛之因地心，依此进修，必获证果地觉。而且首先率众进修，证入一乘，位登圆教不退。故曰我先证明，而为上首。佛问圆通，我因谛观身界，内外地大，其性平等；本如来藏，其相虚妄，不过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而已。既悟唯心妄现，全相即性，则尘相便销，智光自愿，不发无上觉道，夫复何待？故曰以斯地大，进修圆通之方便，最为第一。

月光童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，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为水天。教诸菩萨，修习水观，入三摩地。观于身中水性无夺，初从涕唾，如是穷尽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，身中旋复水性一同。见水身中，与世界外浮幢王刹，诸香水海，等无差别。我于是时，初成此观，但见其水，未得无身。

壬二月光观水大

以童真入道谓之童子。因月光具有童真之德，故名月光童子。我忆以下，是述得道之远因。佛因中或修水观，证第一义天，因名水天。水天如来教诸菩萨，修习水观，而得入三摩地。此显同一类机，非为月光一人设教。观于身中以下，是依教修观。观于等五句是观内水；见水身中等三句是观外水。在鼻曰涕，在口曰唾，在咽咽下曰津，在喉外溢曰液，在骨髓曰精，在筋肉曰血，饮食茹还曰大小便利，其相虽有青黄赤白净秽不等，而其性一同；其性既同故无倾夺。初修此观，见身中水性，旋环往返，流动无碍，观久定深，境界扩宽，故见身中水，与世界外之香水海无二无别。浮幢王刹即佛国土，华严经云：‘有一香水海，遍满虚空，名普光摩尼香水海。海中有一大莲花王，名种种光明蕊香幢。华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叶，每叶各有一香水海；一一海中，各有一莲花王。每莲花王中，各有一世界种；每一世界种中，皆有二十重花藏世界。叠高如幢，为佛刹之王，故曰浮幢刹王’诸香水海指十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香水海，今观身中水，与香水海之水，等无差别。显其观境之广大无涯，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，初得相应

，成就观行，故入定时，不见其人，但见其水。以水为身，未能忘相，故曰未得无身。

当为比丘，室中安禅，我有弟子，窥牖观室；唯见清水，遍在室中，了无所见。童稚无知，取一瓦砾投于水内，激水作声，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，顿觉心痛，如舍利弗，遭违害鬼。我自思惟：今我已得阿罗汉道，久离病缘，云何今日，忽生心痛，将无退失？尔时童子，捷来我前，说如上事。我即告言：汝更见水，可即开门，入此水中，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，后入定时，还复见水，瓦砾宛然，开门除出。我后出定，身质如初。

此举事证未得无身，犹为身累。当为比丘，谓当水天佛住世时，月光出家为比丘，恒于静室安禅修习水观。时有弟子，因师久处室中，遂窥窗缝，探观室中，唯见满室清水，不见乃师。此即心境相应，观水现水，以水为身，水外更无他物。由于童稚无知，疑水是真是幻，遂取一瓦砾，投于水中，激水作声，知水是真，独不见师，是以且看且疑，顾盼而去。入定时心即是水，出定后水即是心。石投水中，即入心中；心中存石，故出定后，忽觉心痛，如舍利弗，遭害鬼事。据说舍利弗，于耆阇崛山入定，时有善恶二鬼，从虚空过。善鬼名优波伽罗，译违害；恶鬼名定伽罗，译云复害。恶鬼忽语善鬼曰：我欲打此沙门，善鬼止之，不听，善鬼离去，恶鬼即举拳击舍利弗头。及舍利弗出定，顿觉头痛。前往问佛，佛告之有鬼击头，彼鬼力大无穷，能碎须弥山；幸汝正入金刚三昧，否则身已粉碎。今月光出定顿觉心痛，犹如鹜子之头痛，此皆未忘身之苦。月光已证阿罗汉果，断尽界内见思，无复业报，故久已离病缘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之病，莫非退失圣位，正当疑虑莫释之时，童子见师，即来其前，说如上事，我即料知，必是瓦砾投在水中，而有心痛；遂告童子，汝更见水之时，即可开门入此水中，取出瓦砾。后月光复于室中入定，童子还复见水如故，水中瓦砾宛然，即开门除出，故出定后，身体如初，安然无恙。

逢无量佛，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，方得亡身，与十方界，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，无二无别。今于如来，得童真名，预菩萨会。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，一味流通，得无生忍，圆满菩提，斯为第一。

初句显本门久远，山属地大，海属水大，山能隔海，海能断山，本不自在，但佛证知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故山海无碍，得大自在，且神通妙用，能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故曰山海自在通王如来。月光修习水观，由内至外，从浅入深，如是经恒河沙劫，逢无量诸佛，直至山海自在通王佛时，方得亡身。从此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与十方世界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，同一藏性，无二无别，进而法解脱已，俱空不生，若水若身，全相皆性，即妄即真，故今日在于释尊座下，得童真名，预入大乘菩萨之会。佛问圆通，我因修习水观，观内外水，其性唯一，此一味流通，等无差别，悟水性空寂，本自无生，证无生忍，得入圆通，故欲圆满菩提，惟斯水大最为第一。

琉璃光法王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，经恒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声。开示菩萨，本觉妙明；观此世界，及众生身；皆是妄缘，风力所转。我于尔时，观界安立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诸动无二，等无差别。我时觉了，此群动性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十方微尘，颠倒众生，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，三千大千，一世界内，所有众生，如一器中，贮百蚊蚋，啾啾乱鸣；于分寸中，鼓发狂闹。

壬四琉璃光观风大

梵语吠琉璃，译云青色宝。此宝颜色不变，喻常德；其体清净喻净德；见者喜欢喻乐德；映照万物喻我德。菩萨恒具常乐我净四德；犹琉璃宝，故得是名。原为东方阿佛座下大菩萨，将继法王位，故称法王子。今至释尊座前，在楞严法会中，自述得证圆通，以风大为最初方便。菩萨回忆往昔恒沙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声。无量有二，一为有量之无量：如大海水，太仓之粟。二是无量之无量：如众生心性，原无边际限量。此佛因中，亦观风大得证圆通，风动则有声，物既无量，鼓动万物所发之声亦无量，因观无量声尘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住，而证圆通，故佛名无量声，此约实智证理而言。若谓佛成道后，观机设教，众生根性无量，说法之声音亦无量，故曰无量声，则是权智利生。若权若实俱无量，此乃无量之无量。开示属于言教，菩萨是教所被机。本觉是天然理体，妙是体，明是用，称体起用，全用即体，体用不二，故曰本觉妙明。又妙谓不变之体，明谓随缘之用，即妙而明，是不变随缘；即明而妙，是随缘不变。由于风性不变，而能常随缘，故成无量声。

观此世界，及众生身以下，是无量声佛开示座下菩萨所修之观。观是能观智，世界是依报，众生是正报，依正二报，均为所观之境。真如界内，本无生佛之假名，更无众生世界之形相，皆由无始一念无明妄动，动则生风；循无明风所转，身心世界，由是幻生。此皆风力妄缘所成，非真实有；若能舍妄趣真，顿断无明，证本妙觉，即与诸佛无二。琉璃光法王子，于无量声佛，教诸菩萨修观法时，即观界之安立，有东南西北四维上下，十方界相，皆由风轮执持，而得安住。再观世之迁流变动，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，亦皆因风力密移。复观内身行住坐卧，一切动止；观心生住异灭，一切动念；无一不是风力推移所致。由是观察内之身心，外之世界，动相虽多，其体无二，唯一风性，等无差别。当时便觉察明了，此群动之风性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当体即空，无可根究。故知十方微尘之无情世界，以及十二类颠倒众生之有情世界，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，是由广至狭，从微尘世界乃至缩狭至三千界，此三千大千界内，所有众生，如一器中，贮百蚊蚋秋啾啾乱鸣，在于分寸小器之中，鼓发狂闹。此喻众生为妄缘风力所转，于狭小世界中，争名夺利，损人利己，胡作妄为。

逢佛未几，得无生忍。尔时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为法王子，事十方佛；身心发光，洞彻

无碍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观察风力无依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，传一妙心，斯为第一。

琉璃光法王子，宿植德故，值无量声佛后，不久因悟风大无生灭去来，便证无生法忍。即时心光开发，而见东方不动佛国，东方为群动之首，不动即阿佛。菩萨观行日深，于风性妄动中，见本觉不动之真体。庞公云：‘始闻阿佛，拟向东方讨；今日审思惟，不动自然到。’可见阿佛即当人本具之佛性，如如不动。今琉璃光菩萨，能于动中，悟不动性，是以成为不动佛之法王子，不但奉侍阿如来，亦能分身奉侍十方诸佛。因悟妄身妄心，本如来藏，相妄性真，所谓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故此身心发光，内外洞彻无碍。

佛问圆通以下，是结答。我以观察风力无依，是了妄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是证真。菩萨由定慧力，妄尽真现，从此得入三摩地。契合十方诸佛，所传妙觉明心。如前文佛告文殊：‘十方如来，及大菩萨，于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见与见缘，并所想相；如虚空华，本无所有，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，妙净明体。’此妙净明体，即诸佛所传唯一妙心，菩萨琉璃光，因观风大，而契证此妙心，故曰斯为第一。

虚空藏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与如来，定光佛所，得无边身。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照明十方，微尘佛刹，化成虚空。又于自心，现大圆镜，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灌十方，尽虚空际。诸幢王刹，来入镜内，涉入我身，身同虚空，不相妨碍。身能善入，微尘国土，广行佛事，得大随顺。此大神力，由我谛观：四大无依，妄想生灭，虚空无二，佛国本同，于同发明，得无生忍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观察虚空无边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圆明，斯为第一。

壬五虚空藏观空大

虚空无生灭，喻常德；任由众生自由往返作事受用，喻乐德；任由众生建立事业喻我德；虚空清净，寂然无相，如净德。菩萨证知常乐我净，唯是一心。一心包罗众妙，故名虚空藏，亦名虚空印。此菩萨在宝藏佛所发愿，将来成佛，虚空遍满莲花，一切众生，称我名号，来生我国，从莲花化生，得深禅定。若我此愿不虚，空中应下莲花，语毕，空中果下莲花。又云：若我此愿成就，空中莲花不坠；莲花果然，住于虚空。当时宝藏佛言：善男子，你所愿不虚，即名汝虚空印。又名虚空孕。菩萨因观空成道，从空生故，将来成佛，号莲花如来。前后诸圣，均先述修因，后证圆通。今虚空藏菩萨，则先述大果妙用，后明修因。我是虚空藏菩萨自称，如来指释尊，定光佛即燃灯佛。据经云：释尊往昔行菩萨道时，自最初从古释迦牟尼佛起，至尸弃佛时，初阿僧只劫满，共值七万五千佛。次从尸弃佛，行菩萨道至燃灯佛，第二阿僧只劫满，共值七万六千佛。再次从燃灯佛起，行菩萨道，至毗婆尸佛，第三阿僧只劫满，共值七万五千佛。一一皆恭敬供养，助佛转轮，护持遗教，皆蒙诸佛授记，将来成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。复从毗婆尸佛，至迦叶佛，经过百劫，种相好因，蒙迦叶佛，授一生补处记，号护明菩萨，生睹史多天。于娑婆世界，贤劫中住劫，第九小劫减劫时，人寿百岁，即从睹史多天，降生中印度，迦思罗卫国，净饭王宫，示现八相成道，是谓三只修福慧，百劫种相好。今云我与如来，于定光佛所，即虚空藏菩萨，与释尊因地行菩萨道时，共事燃灯佛。无边身即证空不空如来藏。深知身即非身，但为利生故，而能现无量身，有机则应，无感不通，身能善入微尘国土，广行佛事，得大随顺，故曰得无边身。亦即证得清净法身。

尔时手执四大宝珠，是菩萨自述果后大用，尔时谓证得无边身之时，手从身生，喻权实二智，权智利物，实智降魔。今但约从实施权而言，四大宝珠，喻菩萨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四无量心，利乐有情，拔苦与乐，见者欢喜。又菩萨所证清净法身，精莹凝洁，周遍法界；犹如宝珠光洁明净，能照十方微尘佛刹。于诸佛所上求下化，虽终日供佛求法，不见有一佛一法可得；虽终日下化众生，而知实无一众生可度。内无能供能度之我，外无所供及所度之佛与众生。以真空智，销融一切事相，而归第一义空之理性，谓之化成虚空，正显空藏，证般若德。又于自心现大圆镜至不相妨碍，是菩萨自述分证如来法身德。自心，即本觉真心。‘现’非先无后有，而是本自现成，大圆镜智，即能证之根本智，转阿赖耶识而成。菩萨既分证如来三德，故能从根本智，而现十种微妙之差别智，流灌十方，尽虚空边际。而十方虚空中所有佛刹，无一不在菩萨智光照耀中。幢喻佛德巍巍，超越一切，故诸佛国，曰诸幢王刹。菩萨既从根本智，而起差别智，普照十方虚空，尽空界中，所有佛刹，无一不在菩萨大圆镜智照耀中，故曰诸幢王刹，来入镜内。虽然十方佛刹，来入镜内，而涉入菩萨身中，但菩萨身同虚空，彼身与佛刹，彼此不相妨碍，此即无量为一，大小相容义。从智放光，是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即实即权，诸幢王刹来入镜内，是无不归还此法界，即权即实，是显空不空如来藏，证法身德。身能善入以下，是从体起用，不入而入曰善入；又一身能分无量身，同时遍入微尘佛国，广作佛事，得大随顺，自在无碍，谓之善入。此即一为无量，小大相容，广狭自在义。显不空藏证解脱德。

此大神力以下，是述得道之由。前幢来镜内，是摄刹入身；身能善入诸国，是分身入刹。摄刹入身，是即事即理，属依报入正报；分身入刹，是即理即事，是正报入依报。事理圆融，依正互摄，色空无碍，得大自在，谓之大神力。菩萨之所以证得如斯大神力，皆由谛观，四大无依之所致。四大唯心妄现，实无所依凭，但随众生妄念而有，念起似生，念息似灭，实在当体即空。内界四大之色身，与外界四大之虚空，二皆唯心妄现，一妄无二妄，故曰虚空无二。至于佛国以及众生，亦同是唯心妄现，同于虚空，等无差别，故曰佛国本同。众生于同中分别人我是非，取舍作业，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，故有无量差别，今菩萨了知万法唯心，于同中发明藏性，悟藏性中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唯其性空，故而无生；唯其不见法相，故证无生法忍，登圆教十地。佛问圆通以下是结答。以观察虚空无边，无形无相，无差别，无障碍，不可分别，心体寂然，而入首楞严王大定，故得妙力圆明，能于同中现异，异中现同；从实施权，摄权入实；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曰妙力；一念普观无量

劫，一念普照十方刹，一念普知三世法，一念普现三世佛，曰圆明。虚空藏菩萨，以修空观，得妙力圆明，故曰空观最为第一。

弥勒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，经微尘劫，有佛出世；名日月灯明。我从彼佛，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游族姓。尔时世尊，教我修习，唯心识定，入三摩地。历劫已来，以此三昧，事洹沙佛，求世名心，歇灭无有。

壬六慈氏观识大

梵语弥勒，具云梅怛利曳，译云慈氏。名阿逸多，译无能胜。由得慈心三昧，故又名慈无能胜。过去曾值大慈如来，发愿将来成佛，与大慈如来无二，位在等觉，现居欲界第四天，为知足天王，释尊于贤劫住劫中第九小劫之减劫中人寿百岁时成道，如是过百年减一岁，减至人寿十岁时；复过一百年增一岁，增至人寿八万寿时，菩萨即降生人间，朝坐道场，晚即成佛。所坐菩提树，其形如龙，菩萨成道，树即开花；菩萨成道后，将于此树下，三会说法，谓之龙华三会。初会度九十九亿人，成阿罗汉；次会度九十六亿人成无学道；三会度九十三亿人，成阿罗汉。从此游行十方，所化众生无量，凡于释尊佛法中，曾种善根者，皆得值遇弥勒佛，闻法开悟。弥勒上生经云：‘佛身高十六由旬。’勒弥下生经云：‘菩萨成佛时，身高千丈，胸阔卅丈，面大十二丈四尺，圆光四面，各照一百由旬，国土百宝所成，天衣敷地，一切众生，面如桃花，平等无二。’当虚空藏菩萨说完所证圆通之时，弥勒菩萨，即从座起顶礼白佛云：我忆往昔经微尘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灯明。日喻一切智，照真谛理；月喻道种智，照俗谛理；灯能照日月之不能照，喻一切种智，照中谛理。佛以三智之名，故名日月灯佛。弥勒菩萨虽得从日月灯佛出家，但心重世名，好游族姓，心谓意识妄心，着重世闻名利，因而攀附权贵，交游俗姓，以图名利。当时日月灯如来，因其意识攀缘，故教其修习唯心识定。观察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；名之与利及世间所有，无非唯识变现，幻妄不实，不应向外驰求。观之日久，内识不起，外境俱捐，从此脱黏内伏，内外湛然，得入正定。定久功深，观人间富贵如浮云；世上名利水上沤；但修内观，不复外求。故求世名心，得以歇灭无有。自此以后历劫之中，皆修此唯心识定，广事恒沙如来，助佛扬化。

海公以香严、沙陀、牛伺、律陀等大声闻，皆一生成办，超凡入圣；若弥勒菩萨，修唯心识定，要历劫广事恒沙如来；方得求世名心，歇灭无有，岂非不如五停心，何足为贵。又求名利之心，属是意识，圆教七信，藏教四果，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已灭意识。可知求世名心，歇灭无有二句，应在入三摩地之后。历劫已来之前，菩萨因修唯识观时，名心即歇，而超凡入圣，但念佛恩，回小向大，虽历劫广事恒沙诸佛，仍以唯心识观，为本修行。

至燃灯佛，出现于世；我乃得成，无上妙圆，识心三昧。乃至尽空如来国土，净秽有无，皆是我心变化所现。世尊，我了如是，唯心识故；识性流出，无量如来，今得授记，次补佛处。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，十方唯识，识心圆明，入圆成实，远离依他，及遍计执，得无生忍，斯为第一。

燃灯佛即释尊三只修福慧，至第二劫时，所值授记本师。当时弥勒菩萨，亦共事此佛，且于是时，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。于燃灯佛前，虽修唯心识观，入三摩地；但未臻妙圆，不称无上。今历多劫修习，定深观熟，刹那顿悟，识性圆明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故曰妙；从体起用，周遍法界，曰圆；既妙且圆，得称无上妙圆识心三昧。即本经所显之首楞严王大定，亦名佛母真三昧。亦即观音菩萨所证之圆照三昧。乃至尽空如来国土等四句，明其从定起用，先现国土，为所依处，后现如来，为教化主。所现之国土，或净或秽，或有净无秽，或有秽无净。其中众生，或善或恶，或富或贫，一一皆是我识心变化所现；曰所现，显其体本空；曰变化，显其相非有。真空不碍妙有，故现国土；妙有不碍真空，故唯识变现。心谓第八识，从第八识变现前七识；前七识皆依阿赖耶识现起，迷时从识性流出，无量生死烦恼；悟时则从识性流出，无量如来。若从心识流出无量他受用报身如来，则住实报土，利益无量大道心众生；若流出无量胜应身如来，则住方便土，利益无量自利众生；若流出无量劣应身如来，则住同居士，利益无量六道众生，故曰唯心识故，识性流出，无量如来。

弥勒菩萨虽未成佛，但已能现土现佛，成办诸佛所应办之事。今释尊知其已证无上圆妙识心三昧，故授记菩萨，位登一生补处，当来成佛。佛问圆通是结答。我以识大谛观，十方一切依正染净，皆唯心识之所变现，了知心识无上，一体圆明，而断我法二执，证二空真如，是以能入圆满成就真实之性。既入圆成实，当然远离依他起，及偏计执。圆成实性如麻，依他迪如绳，绳依麻成，依他起乃依圆成实性而幻有，虚妄诸相，众生不了依他起性，相妄性真，而周遍计度，分别执取，喻以绳为蛇。今既远离依他，及遍计执，诚如佛言：‘若离妄想，则无师智，自然智，一切显现。’故得无生法忍，而证入圆成实性，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识性，最为第一。

大势至法王子，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，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，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，名超日月光；彼佛教我，念佛三昧，譬如有人，一专为忆，一人专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。二人相忆，二忆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

壬七大势至观根大

前后诸圣，证入圆通但取一根；今此根大，都摄六根；前后诸圣，均以妙观察智为能观心，根大为所观境。今此圆通，以六根为能念，以佛果功德为所念，六根都摄，三根普被。大势至菩萨知佛密意，对此方机宜，修证首楞严大定，固是耳根为最，然若论三根普被，横超生死，则

惟念佛法门，最简且易，既圆且顿。故说在耳根之前，识大之后。

大势至菩萨，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座下大菩萨。观经云：‘以智慧力，拔三涂苦，得无上乐，故名大势至。’思益经云：‘我投足一处，震动大千，及魔宫殿，故名得大势。’大是所证之法身，以法身竖穷横遍故名大；势是能证之般若，以般若智内破烦恼惑，外伏诸魔怨，故名势；至是究竟义，即解脱德，以菩萨位邻极圣，证近于佛故名至。观音菩萨，将继阿弥陀如来成佛，而大势至菩萨；则继观音菩萨成佛入灭之后，而成佛号曰善住珍宝山王佛。悲华经云：‘往昔因中，阿弥陀佛作轮王时，观音为长子，势至为次子。今在极乐世界，居弥陀左右，辅弼佛化，候补作佛。名法王子。与其同伦，指因中同修念佛三昧者，或果上同以念佛三昧教化众生之大菩萨。五十二是指其位，非指人数，此等菩萨因中虽俱修念佛三昧，但其功行浅深不等，或居干慧，或住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，等觉，五十二位。或在果上，同以念佛法门，教化众生，摄念佛人，同归净土。然被化之机，亦有五十二位之别，故曰五十二菩萨。我忆往昔以下，是自述得道因缘。梵语阿弥陀，译云无量光。大势至往昔所值之阿弥陀佛，乃古之弥陀，非今极乐世界现在说法之阿弥陀佛。光有心光身光，心光即一切种智，遍照法界事理。身光亦有二；一常光，二放光。常光因所化机不同，其光大小亦异；如本师释尊，常光一丈，阿弥陀佛，常光照十方界。放光亦因机而设，时处俱不定。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大弥陀经云：无量光佛，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对光佛，炎王光佛，清净光佛，欢喜光佛，智慧光佛，不断光佛，难思光佛，无称光佛，超日月光佛。因众生机感不同，故一劫中，诸佛出世，多寡亦殊。法华经云：‘一百八十劫，空过无有佛。’而贤劫则有千佛，恒沙劫前，大势至菩萨值佛之一劫中，有十二如来，相继出世。其最后佛；名超日月光。日光照日不照夜，月光照夜不照日，佛光日夜皆照，又日月但照一洲，佛光普照无量国；日月光为山石墙壁所阻，佛光则无所障碍；故名超日月光。彼佛，即超日月光佛，是施教之人，我谓所被之机；念佛三昧，是修因克果之方法。念是能念之心，佛是所念之境，众生心念尘劳，故常发乱；若能摄心念佛，从有念归于无念；内心不起，外境不牵，内外寂然，即心是佛，心佛不二，谓之念佛三昧，亦即‘实相念佛’。其次是‘持名念佛’，闻佛圣号，一心称念，如念阿弥陀佛，或消灾延寿药师佛等。三是‘观像念佛’：设立佛像，口念目视，一心瞻仰，从一至多，乃至尽空遍界，无不是佛。四是‘观想念佛’：如十六观经：观极乐世界，依正庄严，从狭至广，从浅至深。实相念佛是念自佛，持名等三种念佛，是念他佛。前后诸圣，俱念自佛，今念佛圆通，是念他佛。向下文立，以教修念佛三昧。譬喻有人等五句是反显。二人相忆等五句是顺显。记持不忘曰忆，系缘不舍曰念。譬喻母子二人，其母因子外出，念念思忆，其子因杂他业，反而忘其慈母。故曰：一人专忆，一人专忘。以母忆子故，或逢或见；以子忘母故，不逢不见。母子二人，喻佛及众生。一专为忆，喻佛愍念众生苦恼，思以救拔，而示现身；使众生或逢或见。一专为忘，喻众生不知念佛，无缘相逢，不见于佛。若然母子二人，互相忆念，二忆念深，岂止相逢相见，且相爱相亲。乃至生生世世，同于形影，不相舍离。喻佛念众生，众生亦常念佛，念兹在兹，日夜无间，忆念至深；一切时处，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。本此善根，岂独尽形寿忆念不妄，乃至生生世世，俱得见佛闻法，常随佛学，乃至成佛，不相乖违远离。

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；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；此则名曰：香光庄严。

此以法合喻。前五句合单忆，次四句合双忆。不但一佛二佛，怜愍众生，如母忆子。十方如来，无不皆然。母慈止于一生，佛慈则无穷尽，十方如来，因怜愍众生流转六道，备受众苦，恒思救济。如释尊云：‘我本立誓愿；欲令一切众，如我等无异。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，药师如来亦为众生发十二大愿。如寒山拾得，是文殊普贤之化身，丰干禅师，是弥陀示现，此皆为化度有缘人而来。无奈众生违真逐妄，念念尘劳，不肯信佛念佛，如子逃逝，有违佛慈，不得沾益，故曰虽忆何为。若子忆母，如慈母忆子之心，则心心相印，恒契不舍，不但今生母子不离，乃至生生世世，常为母子，不相违背远离。子如众生，母若如来，众生能忆念如来，犹如如来怜念众生，则感应道交，机感相投；自然生生世世，常得见佛闻法。若念佛人，口念心忆，念念相续，忆持不忘，现前生活中，自可见佛；当来临命终时，必感佛来迎。如弥陀经云：‘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；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；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，现在其前。’故曰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晋朝慧远大师，一生曾见佛多次，而历代念佛精进之人，临终见佛来迎者，不知凡几，此皆约事相言。若据理论，佛如本觉理，众生如始觉智。佛念众生如母忆子，犹本觉不离始觉。若子逃逝，喻众生不起始觉智，照本觉理，反而迷本觉起妄觉，念念攀缘尘劳，是以流转生死。若众生忆佛念佛，喻众生旋妄趣真，念念返照本觉真心；利根者，顿空烦恼；入大乘见道位，登圆教初住，是现前见佛。若转入菩萨位，即当来见佛，分证法身，是去佛不远。

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亦可得事约理而释。若约事相，念佛法门，三根普被，胜异方便，但凭一句弥陀，便得心开意解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忍。若据理论，但凭一念返观自性，心佛一如，不假外求，从此断惑证真，真心显，智慧开，分证诸佛三德，故去佛不远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；念念相应念念佛。香如佛功德香，法身香，般若香，解脱香；念佛之人，去佛不远，故得染佛之气分，以佛三德香，庄严自己本觉佛，此则名为香光庄严。

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。今于此界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

初二句是述自利成就，次两句述利他功德。佛问以下是结答。大势至菩萨本因地中，以念佛心，摄多念归于一念，再从一念而入无念，见一心清净佛，本不生灭，源无去来，故得入无生法

忍。本门自利既已成就，自当化他，故今迹门，于此娑婆世界，以慈力摄受念佛之人，令其信心坚固，然后以愿力摄受，令生极乐世界，弥陀净土，莲开九品，随念佛人功行之浅深而趣生，故曰摄念佛人，归于净土。此约念他佛之人而言。若念自佛，亦即实相念佛，自当除相。如金刚经云：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如文偃禅师，朝五台山时，文殊菩萨亲身化之，机缘不契，后文偃开悟，当饭头，文殊菩萨复骑金狮现身，文偃以饭铲铲之曰：汝文殊是文殊；我文偃是文偃，汝与我何干！此是念自佛，不受他化之证明。佛问圆通，阿那律选眼根，憍梵波提单取舌根，周梨盘特迦取鼻根，余习但取身根，须菩提但取意根，而我大势至，则无选择，都摄六根。以念佛法门，令眼所见，无非佛色；耳所闻无非佛声；鼻所嗅无非佛香；舌所宣无非佛号；身所触无非佛境；意所对无非佛法。将六根一齐收摄于一念中，如是净念相继，更无除杂念。内离妄识，外离妄境，内外湛然，从此得入三摩地，故念佛法门最为第一。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五终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
（卷第六）

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

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，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，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，从闻、思、修，入三摩地。

辛五观耳根分三。初叙悟缘起分三。癸初值佛禀教

尔时，即大势至菩萨述念佛圆通已竟之时。前后诸圣，皆略述修证，唯观音菩萨，广陈耳门圆通。其意有二：一此经当机阿难，一向多闻，不务真修，循声流转，今欲令其就路还家，返闻自性，观音菩萨，密体佛意，故详述耳门圆通，令知进取。二娑婆众生，耳根最利，如文殊选根偈云：‘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；欲取三摩提，实以闻中入。’故引古佛观世音如来，教从闻思修法门，使此方众生，从耳根下手。观音菩萨，乃今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座下之上首。佛经无量劫化缘既毕，上半夜入灭，观音菩萨，即于下半夜成佛，号普光功德山王佛。菩萨得名因缘有二：一约因修证，观谓能观之智，世音是所观之境。即依耳根本觉闻性之理体，起始觉妙智，观三种世间，所有音声，皆唯心妄现，不循声转，反观闻性，入流亡所，而修习观音如来，所授之闻熏闻修金刚三昧，悟证圆通，故古观音如来，授记菩萨名观世音。二约果上化他，法华经云：‘若有百千万忆众生，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，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’又云：‘设入大火，火不能烧，设入大水，水不能漂，以是因缘，名观世音。’故观是菩萨之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世音是众生称念菩萨圣号之音声。大悲经谓此菩萨，久已成佛，名正法明如来。因大悲心切，愍物长迷，故带果行因，现菩萨身，助佛转轮。今继大势至菩萨，叙述念佛圆通之后，即从座起，礼佛而言：世尊，我忆往昔，无数恒河沙劫，此显本门之久远。有佛出世，名观世音，是显德同道合师资相契。我于彼佛，发菩提心，是菩萨自述最初发心之经过。梵语菩提译云觉道，发菩提心，即发大心，勤求无上正觉佛道。既发心求佛道，当自精勤俭学，然修不由径，徒劳无功，故彼观音如来，教菩萨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闻是耳识，及同时意识；思修是独头意识。闻思修三慧，为进修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阶梯，亦转凡入圣之正途。然本经旨在旋妄归真，舍识用根，故今之闻慧，非指耳识，乃指耳根之闻性。内不随分别之耳识，外不闻所闻之尘声，但闻能闻之闻性，谓之闻慧。据本觉理起始觉智，不着空有，谓之思慧；念念旋妄脱黏，归元内伏，谓之修慧。如是闻，如是思，如是修，日久功深，发本明耀，解六结，破五阴，超五浊，证圆通，入三昧，始觉智契本觉理，谓之如幻闻薰闻修金刚三昧。

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

癸二依教修证分三。子初总叙圆修

‘闻’谓闻性，亦即击钟所验，具圆通常三真实之闻性。观音如来，教观音菩萨，徒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菩萨即依教起行，最初从闻性中，下手修习，以耳根中闻性之本觉理，而起如幻之始觉智，为能观之观智；以能闻音声之闻性为所观境。内不依妄识分别，外不随声尘流转，旋闻与声脱，反出流为入流，观智为能入，耳门为所入，即下文所谓：‘旋汝倒闻机，返闻闻自性。’以耳根闻性为观境，外遗声尘动荡静粗细之相；故曰入流亡所。佛顶文句云：‘此圆通常性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故名为流。若随染缘，则流为九界；若随净缘，则流为佛界。九界名生死流，佛界名涅盘流。正随流时，水性不变；十界俱非十界，名真谛法流；惟一水性，随十界流，十界俱即十界，名俗谛法流；流外无水，水外无流；非水非流，即流即水，十界俱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名中谛法流。真谛即圆真实；俗谛即通真实；中谛即常真实。又三谛俱圆，量周遍故；三谛皆通，具胜用故；三谛皆常，体不变故。’又云：‘入之一字，一心三止三观，止观不二，是般若德；流之一字，一境三谛，三非定三，是法身德；亡所二字，即解脱德。所无实体，则亡无可亡，所是幻妄，则不亡而亡；所非有无，则非亡非不亡，而论于亡也。’读此，入流亡所之义明矣。

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

子二别明破阴分五。丑初圆破色阴超劫浊

五阴通十法界，佛是法性五阴；菩萨是漏无漏五阴；二乘是无漏五阴；凡夫是有漏五阴。今菩萨不但破凡夫五阴，且遍破二乘用菩萨之五阴，而成佛界法性五阴，故曰圆破。色以质碍为义，依此色阴，成九界劫浊。色阴破，便可超越九界劫浊。明暗通塞等十二诸有为相，及吾人内之五根，俱属色阴。凡夫以有声为动，无声为静，因有动静等有为相，故成同居士劫浊；菩萨了动静等诸有为相，是相对而有，本无实体，不生取舍执着，故破凡夫之色阴，超三界劫浊，

位在观行。权教三乘，以生死为动，涅盘为静，成方便土劫浊；菩萨了生死涅盘，皆是狂劳颠倒花相，而破三乘色阴，超方便土劫浊，位在八信。别教菩萨，以二边为动，中道为静，成实报土劫浊；大士了一切唯心，动则非动，静亦非静，了二边即中道，而破菩萨色阴，圆超实报土劫浊，成佛界真善妙色。

所入既寂，是牒前入流亡所。菩萨初于闻中，旋闻机，闻自性，入流亡所之时，不觉有动相可得，即已解动结；然静相犹存；今观行功深，定慧力强，了达动静二相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不但动相不生，静相亦亡，便破色阴，而解静结。

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。

丑二圆破受阴超见浊

受以领纳为义，见闻觉知等六根，皆属受阴，依此受阴而成见浊。受阴亦通十法界，凡夫以根为能闻，尘为所闻，依根起执，成为见浊；菩萨了达见闻如幻翳，三界若空花，故得闻所闻尽，破凡夫受阴，而超同居土见浊，位在观行。权教三乘，以慧耳为能闻，真谛空理为所闻，起无我见；菩萨了达闻性即藏性，性觉真闻，清净本然，而破权教三乘之受阴，超方便土见浊，位在八信。别教菩萨，以道慧为能闻，二边为所闻，成我无我见；大士以如幻金刚三昧，知二边如幻，中道亦然，无可取舍，而破别教菩萨受阴，超实报土见浊，位在圆教初住，是名圆破受阴超见浊。

‘如是’承上观行之力，心心寂静，渐渐增胜，定功转深，进而闻所闻尽。闻，即能闻之根；所闻，即动静二相之尘。前动静二相，虽了然不生，然仍有能闻之根，今不但所闻之尘尽，能闻之根亦尽，至此即破受阴，超见浊，而解根结。其余见所见，尝所尝，嗅所嗅，觉所觉，知所知，亦复皆尽。所谓：‘一根既返元，六根成解脱是也’。

尽闻不住，觉所觉空。

丑三圆破想阴超烦恼浊

想阴以分别觉察为义，依此想阴而成烦恼浊。亦通十法界，凡夫以妄想为能觉，根尘为所觉，遂成见思烦恼；菩萨了六根如幻翳，六尘如空花，而破凡夫想阴，超三界烦恼浊，位居观行。权教三乘，以空慧为能觉，空理涅盘为所觉，遂成尘沙烦恼浊；菩萨了性见觉明，觉精明见，而破三乘想阴，超方便土烦恼浊，位在圆教九信。别教菩萨，以道慧为能觉，二边为所觉，或以中道慧为能觉，中道理为所觉，不了二边即中道，遂成无明烦恼浊；今大士了二边即中道，达万法唯心，而破别教菩萨之想阴，超实报土烦恼浊，成佛界菩提，位在圆教初住以上。因圆教菩萨，以本妙明合如来藏，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，达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，破无所破，超无所超，故得圆破圆超。

前虽闻所闻尽，解根结，证我空，然又执着能尽闻所闻尽之觉智，亦即法执未空。今尽闻不住，即观行加深，不但所觉之根尘空，能觉之觉智亦空。此觉智即前六结生起次第中，‘知见妄发，发妄不息。’，今既觉所觉空，即知见不发，妄不相续，而破想阴，解觉结，超烦恼浊。

空觉极圆，空所空灭，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

丑四圆破行阴超众生浊

行以生灭迁流为义；依此行阴而成众生浊。亦通十法界，凡夫以有是生，无是灭，成有漏行阴，成三界众生浊；菩萨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生则非生，以虚妄故有生；灭亦非灭，虚妄曰灭；但有假名，本无实体；而破三界行阴，超越苦恼众生浊。权教三乘，以生死为生，以涅盘为灭，成无漏行阴，为自利众生浊；菩萨以如幻金刚妙智，了生死涅盘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，如空花水月，而破三乘行阴，超自利众生浊。别教菩萨，以二边为生灭，中道为寂灭，成漏无漏行阴，为大道心众生浊；今大士达一切法唯心，二边中道，俱皆寂灭，而破菩萨行阴，超大道心众生浊，位居圆教初住。

空谓觉所觉空之空，觉谓能空觉所觉之空智，由此空智，而空彼能觉所觉，若住此空，亦属法爱，则空觉不极不圆，今观行力深，不但觉所觉之智境空，而能空此智境之空亦灭，至此生灭方尽，而寂灭得以现前，即解空结，破行阴，超众生浊。

寂灭现前，是指识阴，亦即灭结，还须解除，此结不解，则恒住俱空，犹为圆通细障。故古云：‘莫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’又云：‘百尺竿头坐的人。纵然得入未为真；百尺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’至此方六结尽解，还复本来面目。

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。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，同一慈力；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，同一悲仰。

丑五圆破识阴超命浊

识阴即第八阿赖耶识；为世出世间命根之依，依此识阴而成命浊。亦通十法界，凡夫以人道为世间，执天仙为出世间，成有漏识阴，为分段生死之命浊。权教三乘，以生死为世间，涅盘为出世间，成无漏识阴，为方便土命浊。别教菩萨以二边为世间，中道为出世间，成漏无漏识阴，为实报土命浊。今大士修闻薰闻修金刚三昧，以不生灭，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唯妙觉明，圆照法界。照与照寂，唯一常寂光，达识阴即藏性，而破无所破，超无可超，因而得破九界识阴，成佛果大圆镜智，解最后之灭结，超三土命浊，成佛界不生不灭之无量寿命。

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是显修证之功。此中世间，指生灭法，即前动灭静生，静灭

根生，根灭觉生，觉灭空生。出世间，指空灭识生。亦即前文，所谓寂灭现前。外道执此寂灭境立为神我；二乘执此以为涅盘；菩萨依此而住俱空。如金刚经云：‘一初贤圣；皆以无为法，而有差别。’即指此识而言。此识是生灭与不生灭和合，似湛非真，以其生灭境界甚为微细，如急流水，望之恬静，实非无流。迷之则作业流转，悟之则根结尽解。众生迷故依圆成实，起依他起，而遍计执，为世间所障；二乘滞寂沉空，亦为出世所障；故体不圆，智不明。今大士达万法唯心，法解脱已，俱空不生，圆破圆超，不为世出世所障，而得超越世出世间。至此识性圆明，周遍法界，故曰十方圆明，亦即证得大圆镜智。

获二殊胜以下，是显利他之德。二殊胜，即上合下同。本觉妙心，生佛体同，本无差别；因众生迷而不觉，非失成失；菩萨修德有功，破五阴，解六结；证本觉，非获而获。因上合十方诸佛，本觉妙心，与佛同一慈力，故能兴慈运悲，拔苦与乐，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，入俗利生。悲谓悲伤，仰谓仰求；众生迷此本觉妙心，造业流转，不能自拔，唯有仰求菩萨慈悲加被；而菩萨证此本觉妙心，正是众生所迷，众生所迷，正是菩萨所证，故众生是菩萨心中之众生，菩萨是众生心中之菩萨，众生之悲伤苦恼，亦是菩萨之悲伤苦恼，故曰：下合十方，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，同一悲仰。

世尊！由我供养，观音如来，蒙彼如来，授我如幻、闻熏闻修、金刚三昧，与佛如来，同慈力故，令我身成三十二应，入诸国土。

癸三由证起用分三。子初明三十二应分三。丑初总明大用所起

供养有事供养及理供养。事供谓三业恭敬，四事侍奉，执役服劳等。理供养谓闻法起行，依教修证，自利利他，畅佛本怀。又布施持戒等五度，是事供养；般若是理供养。事供养仅植福德，理供养方启智慧。福慧双修；为成佛之本。今观音菩萨，不但事供养，且理供养，古之观音如来；故蒙彼古之观音如来，传授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。如幻谓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无不幻有不实。菩萨知有为法如幻，不住有为，不堕三界，超于世间，不同凡夫；知无为如幻，不住无为，不滞涅盘，超出世间，不同三乘。菩萨不但观有无如幻，中道亦如幻，不住中道，超诸菩萨，直达佛果，同于诸佛。以其不住有为无为及中道故，能度有为无为众生，以及但中菩萨。故可能现四圣身，广度凡小，及权乘菩萨。闻熏闻修有二：一初闻字是体，次闻字是用。体谓不生灭之本觉理体，用是依理体所起之始觉智。由本觉内熏而起始觉智；众生迷之，始觉变成妄觉，循声流转，非生死而成生死。今佛教以不生灭之闻性理体，反熏闻声之闻性，令闻性亦成不生灭之理体。即以始觉合于本觉，是谓闻熏闻修。即前文‘依不生灭，圆湛性成，以湛旋其虚妄。’其次闻熏闻修，初闻是用，次闻是体。众生迷真趣妄，始觉变成妄觉，循声攀缘，作业流转；今佛教以舍妄归真，以闻声之闻性，反闻不生灭之闻体，所谓，返闻闻自性。自性不生灭，无去来，无形相，既无可分别，则心体寂然，犹如澄空止水，寂照照寂，无始妄想，一时顿销，种子渐枯，现行不良，故能圆破五阴，圆超五浊；圆解六结，证同于佛，是名圆通。亦即证得首楞严王大定，喻金刚之坚固，能毁万物，物不能坏，故曰金刚三昧。既证同佛，当能与佛同一慈力，从体起用，普应群机，垂迹三土，利乐有情。故曰：三十二应，入诸国土。

世尊！若诸菩萨，入三摩地，进修无漏，胜解现圆，我现佛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若诸有学寂静妙明，胜妙现圆；我于彼前，现独觉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若诸有学，断十二缘，缘断胜性，胜妙现圆；我于彼前，现缘觉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若诸有学，得四谛空，修道入灭，胜性现圆；我于彼前，现声闻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

丑二明应说之相分二。寅初现四圣法界

凡发菩提心者，皆名菩萨。因其发心有前后，修行有浅深，智慧有明晦，位次有高下，故有四教菩萨之别。若禀生灭四谛，发大心者，名藏教菩萨；禀无生四谛，发大心，名通教菩萨；禀无量四谛而发心者，名别教菩萨；禀无作四谛而发心，名圆教菩萨。本经所诠是圆教义，故此中若诸菩萨，当然是圆教菩萨。三摩地译云正定，圆觉经云：‘无碍清净慧，皆从禅定生。’故修行学佛，必须持戒修定，因定发慧，方可断惑证真。藏通二教，以真谛为无漏；别圆二教，以中道为无漏。别圆菩萨，断事障，则三界苦尽；断理障，则分破出世无明，但未究竟，还待进修。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佛身为其说法，令除法执，解脱法缚，乃至俱空不生，令从十信而入初住，或从初住入初地，乃至十地，等觉，而成无上菩提。或问菩萨证入圆通，位在初住，如何能现佛身，为等觉菩萨说法？殊不知圆教初住菩萨，已能分身百界，八相成道；何况观音大士，迹虽初住，本登佛地，号正法明如来。当可现佛身，为等觉菩萨说法，无用置疑。

若诸有学，寂静妙明等句，是现独觉身而为说法。生无佛世曰独觉，其以无师智，观外境无常，而悟自心不生灭理，顿断烦恼，证真空理。寂静是定，即奢摩他、妙明是慧，即三摩钵提，独觉能自修自证，以定慧均等，证真空理，超越声闻缘觉故曰胜妙。但未断法执，真空之理，限于定境，未得证入胜妙现圆。故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独觉身，为其说法，令其解脱法缚，证得真谛空理。

若诸有举，断十二缘等句，是现缘觉身。生逢佛世名缘觉，乘佛十二因缘之教法，谛观流转及还灭二门，得悟无生之理，名缘觉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乃至有缘生老病死，是流转门；反之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有灭则生老病死俱灭，是还灭门。今云断十二缘，即修还灭法门，以断十二缘故，不生灭理，得以现前，曰缘断胜性。但此胜性之境，唯定中现，未得亲证胜妙现圆；观音萨萨，即于其前，现缘觉身，为其说不生不灭之理，令其解脱法缚，证真谛涅盘。

若诸有学，得四谛空等句，是现声闻身。独觉缘觉，不立分果，故未证入空理，均名有学。而声闻乘，初二三果曰有学，四果即名无学。四谛谓苦集灭道，因佛音声，而闻四谛理，知苦断集，幕灭修道；见道位中，见惑断尽，名得四谛空。进而入修道位，断三界思惑，八十一品，品品皆证一分择灭无为，谓之修道入灭。胜性，即灭谛无生理，将圆未圆，但于定中现之时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声闻身，为说无生之法，令其解脱，世间诸漏，横超三果，解脱三界，烦恼生死，而证真空涅盘。

若诸众生，欲心明悟，不犯欲尘，欲身清净，我于彼前，现梵王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解脱。
寅二现六凡法界分二。卯初成就乐欲

此现梵王身。若诸众生，约善根浅薄，志气下劣，不求解脱，但求梵天快乐者。此类根机，能知欲为苦本，故持戒修身，不犯欲尘，欲令其身得以清净。清净为生梵天之因；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梵王身，为说四无量心，及出欲论，教修离欲定，令超欲界，得生梵天，解脱欲界苦障，得色界净妙乐。
若诸众生，欲为天主，统领诸天；我于彼前，现帝释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帝释身。此中诸众生，概括人道众生，及初二天人。若有愿意生忉利天，希望为三十三天主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帝释身，为说上品十善之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帝释即三十三天主，居于须弥山顶，为欲界第二层天，东南西北，各有八天，帝释居中，住于善见城，合成三十三天。帝释不但统领忉利诸天，兼统领四天王，据说因中修理迦叶佛舍利塔因缘，而报为天主。
若诸众生，欲身自在，游行十方；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自在天身。自在天，是欲界顶天，梵语婆舍跋提，译云他化自在天。此中众生，包括人道及欲界诸天。欲得其身，自在无碍，游行十方，而无所障者；观音菩萨即于其前，现他化自在天身，而为说上品十善等法，令其成就自在天福，得偿所愿。
若诸众生，欲身自在，飞行虚空，我于彼前，现大自在天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大自在天即色界天顶，摩醯首罗天王。据云：三目八臂，骑白牛，执白拂；前云：游行十方，不过六欲四洲之十方，今飞行虚空，乃大千世界之虚空。因大千界，上覆四禅天。若有一类众生，欲为色界主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大自在天身，而为说上品十善，及四禅，四无量心等法，令其成就，最胜果报，而得生此天。
若诸众生，爱统鬼神，救护国土；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，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

此现天大将军身。四天王天，各有天大将军，以为统帅；东方名乐欲，南方名檀帝，西方名善现，北方名散脂。各领五百部眷属，巡视世间，赏善罚恶，除暴安民，谓之救护国土。若人道，或其他八部众生，心爱统领鬼神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天大将军身，为说三皈五戒，十善等法，及秘密神咒，呼召鬼神之法，令其成就威勇，护世佑民。
若诸众生，爱统世界，保护众生；我于彼前，现四天王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

此现四天王身。四天王居须弥山腰，东方持国天王，居黄金岛，宫殿楼阁，皆金宝所成；统领乾闼婆，毗舍遮二部鬼神，保护东胜神洲。南方增长天王，居白银岛，宫殿楼阁，皆白银成；统领鸠盘茶，及薜荔多二部众，保护南瞻部洲。西方广目天王，居琉璃岛，宫殿楼阁，皆琉璃宝成；统领毒龙及富单那二部众，保护西牛贺洲。北方多闻天王，居水晶岛，宫殿楼阁，皆水晶宝宝成，统领夜叉罗刹二部，保护北俱卢州。若有人类，或天众，爱统世间四大部洲，保护各国众生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四天王身，为说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十善，及护国安民之法，令其成就，统领世界之愿。
若诸众生，爱生天宫，驱使鬼神；我于彼前，现四天王国太子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天王太子身。若有人类，及其他天众，爱好生于四天王宫，而为太子，有驱使鬼神使令者；观音菩萨，即现四天王国太子身，为其说三皈依，及五戒十善等法，令得成就；满其驱使鬼神之愿。因王太子之职责，在辅助天王，保护众生。如八大将军所统领之部属，有扰乱人间者，四天王太子则制止之，若有违规者，则遣大力鬼神，或天大将军而降伏之。故曰驱使鬼神。
若诸众生，乐为人王；我于彼前，现人王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人王有二：一曰粟散王，即现世界各国统治国土者。其数甚多，如散布其粟，故而得名。二是转轮圣王，皆以十善教化世间，转轮王有四种：一金轮王；具三十二相，人中最上，即王位时，有金轮宝，从空而下，乘此宝轮，一日能巡游四大部洲，各国莫不从服。二银轮王；即位时有银轮宝，飞至其前，乘此银轮，一日能游行东西南三洲。三铜轮王：即位时有铜轮宝至，乘之一日能游东南二洲。四铁轮王：即位时有铁轮宝至，乘之一日能游南瞻部州，所有各国，皆为统辖。轮转圣王俱具足七宝四福，七宝是轮宝，马宝，象宝，主藏宝，将军宝，如意宝，玉女宝；四福谓端正，无病，大富，长寿。若有众生，欲为人王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人王身为说五戒十善，怀仁布德之法，令其成就，人王之愿。
若诸众生，爱主族姓，世间推让，我于彼前，现长者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长者必具十德，即姓贵，位高，大富，威猛，智深，年耆，行净，礼备，上叹，下归。为一族之主，世间皆推让之。若有人欲居众首，为众推崇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长者身，为说博施济众，仁民爱物之法，令其成就，长者之愿。
若有众生，爱谈名言，清净自居，我于彼前，现居士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居士身，名言，乃古今名人之嘉言懿行，足可垂范于世者。设若有人，身处尘劳，而心恒清净，以道自居，不染世欲者，观世音菩萨即于其前，现居士身，为说三皈五戒，清心寡欲之法，令其洁己修身，而得成就。

若有众生，爱治国土，剖断邦邑；我于彼前，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宰官身，上自辅相公卿，下至州牧县令，均名宰官。宰官能辅佐王政，治理国家大事，上为王朝建立纲纪，下为民众服务，易风移俗，剖雪冤情，断决是非。若有人欲为宰官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宰官身，为说修身治国平天下，护国爱民之法，令其得以成就所愿。

若诸众生，爱诸数术，摄卫自居；我于彼前，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婆罗门译云净裔，意谓梵天之后裔。天文地理，阴阳度数谓之数；医卜星相，咒水画符谓之术；调摄身心，节劳静神谓之摄；保卫生命，固精养气，谓之卫。婆罗门皆爱诸数术，摄卫自居者。若有人欲为婆罗门者，观音菩萨即于其前，现身为说调摄修身，宁神养气之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

若有男子，好学出家，持诸戒律；我于彼前；现比丘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比丘身。梵语比丘，以含多义故不翻。一谓乞士：上乞佛法，以资慧命，下乞饮食，以养色身。二怖魔：受比丘戒时，初登戒坛，白四羯磨时，地行夜善言，空行夜叉，天行夜叉，俱皆赞善。转辗传达，六欲天顶，波旬魔王闻之，心生怖畏，诚恐自此魔界减小，佛界增多，故曰怖魔魔。三谓破恶：以持净戒，能破身口七支之恶故。戒有沙弥十戒，比丘二百五十戒等，故曰诸戒律。若有男子，好学佛法，而割爱辞亲，舍俗出家，持诸戒律者；观音菩萨即于其前，现比丘身，为说戒定慧学，清净梵行等法，令其成就比丘之愿。

若有女人，好学出家，持诸禁戒；我于彼前，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比丘尼身。女身有五障，一不得作梵王，二不得作帝释，三不得作魔王，四不得作转轮圣王，五不得作佛。女人出家受戒者，曰比丘尼，含义如前。沙弥尼戒，比丘尼戒等，谓诸禁戒。设若有女人，厌弃尘劳，而爱好出家学佛者；观音菩萨，即现比丘尼身，为说离染清净，精进梵行等法，令其成就三无漏学，同证无生。

若有男子，乐持五戒。我于彼前，现优婆塞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，五戒自居，我于彼前，现优婆夷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在家二众身。五戒谓：一不杀生，而存仁慈爱物之心；二不偷盗，而见利思义；三不邪淫，而克己守礼；四不妄语，而崇尚信实；五不饮酒，而理智清醒。若然世间男女，身处尘劳，而乐持五戒者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，现优婆塞优婆夷身，为说三皈五戒等法，令其得以成就，优婆塞或优婆夷之法。优婆塞，译云近事男，优婆夷译云近事女。近事有四：一无分，但皈依三宝，不受五戒者；二少分，但受一二戒者；三多分，受三四戒者；四满分，全受五戒者。

若有女人，内政立身，以修家国，我于彼前，现女主身，及国夫人，命妇大家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妇女身。执掌家门以内之事曰内政，孝敬翁姑，相夫教子，贵勤富俭，贞娴淑德，谓之立身。人而能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，无一不得力于母教。如孟母之教子，岳母训忠等。设若有内政立身，以修家国之机，观音菩萨，即现女主身，及国夫人，命妇大家，为说三从四德，五戒十善等法，令其得以成就妇道。王后曰女主，诸侯妇曰夫人，士大夫妻曰命妇，大家应读大姑，即女主夫人命妇等之师曰大家。

若有众生，不坏男根，我于彼前，现童男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处女，爱乐处身，不求侵暴，我于彼前，现童女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此现童男童女身。不坏男根，即守真抱璞，终身不娶者。不求侵暴，即坚贞自居，不求婚嫁者。设有此等之机，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；现男童身或现童女身，为说清净梵行之法，令其得满所愿。

以上是菩萨以如幻三昧力，令有所爱乐之机，皆令彼等得遂所愿，满足其欲望。以下，则成就其厌离之愿望。

若有诸天，乐出天伦，我现天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卯二成就厌离

天道虽乐，但惜无常，且快乐为障道因缘，更何况天福尽时，五衰相现，乐极生悲，福尽还堕，实不应贪恋；设若天人，厌弃天伦，而欲求出离者；观音菩萨，即于其前现天身，为欲人身者说五戒十善法；为求解脱者，说三十七道品及三三昧，四弘誓愿，六波罗蜜等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

若有诸龙，乐出龙伦，我现龙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龙有四种：谓蛇龙，象龙，马龙，鱼龙。其职责或守天宫，或兴云降雨，或开渎决江，或守伏藏，其类不一，故曰诸龙，因先世喜施，而又我慢贡高，心曲不端，犯戒多嗔，故生龙类。龙有五时现蛇形，即生时，嗔时，睡时，交时，死时。龙有三患：一热沙炙身，二大鹏鸟啖，三

大风坏宫衣。因有苦故，愿乐出离；观音菩萨即现龙身，为说忍辱仁慈，谦让等法，令其成就，脱离龙身。
若有药叉，乐度本伦；我于彼前，现药叉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药叉，译云勇健，又名捷疾。有地行，空行，飞行三种。因宿修禅定，而不持戒，欢喜杀生食肉，故堕此类。最胜王经云：‘是等药叉，悉皆爱乐，如来正法，深心护持。’因受佛法重熏习，知暴恶为堕落因缘，故乐度本伦。劝音菩萨即于其前，现药叉身，为说持戒修福，护生爱物等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
若乾闼婆，乐脱其伦，我于彼前，现乾闼婆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梵语乾闼婆，译云寻香，为天帝释奏乐之神。不啖肉类，惟食诸香，以资五阴，住于须弥山南金刚窟。帝释须乐，梵香召之即至，设若此类乐脱本伦；菩萨即于其前，现乾闼婆身，为说放逸过患，令知五戒十善等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
若阿修罗，乐脱其伦；我于彼前，现阿修罗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阿修罗，译云非天。此类众生，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，男丑女貌，化生天趣摄。胎生人趣摄，卵生鬼趣摄，湿生畜趣摄。以因中猜忌好胜恶业等所感。长阿含经云：‘南洲金刚山，有修罗宫，六千由旬，栏楯行树。’每日三时，苦具自至，刀枪剑戟，从空飞入宫中，若不躲避。必受杀伤，故生厌离，乐脱其轮，观音菩萨即现身为说慈忍谦恭，中品十善等法，令其成就所愿，得脱其类。
若紧那罗，乐脱其伦，我于彼前，现紧那罗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紧那罗，译云疑神。其形似人头有一角，见者生疑故名。唐译歌神，为帝释歌神，貌丑而音美。菩萨处胎经云：‘须弥山北，十宝山间，有紧那罗，于中治化。由昔布施力，感得七宝宫殿，寿命极长。因疑三宝功德，故堕此类。腋下出汗，便自上天，帝释请佛，诸天弦歌，而颂法门者即此神。今乐脱其伦，观音菩萨，即现同类之身，为说欲乐无常，当正信三宝，修十善道等法，令其成就，得满所愿。
若摩呼罗伽，乐脱其伦；我于彼前，现摩呼罗伽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梵语摩呼罗伽，译云大腹行，较之天龙，其苦倍增。宿因嗔心偏重，故感斯报。常现人形，于佛前听法，亦能悟道。今有此类，乐脱其伦，而求生人道，大士即现其同类身，为说忍辱柔和，慈悲爱语等法，令其成就厌离之心。
若诸众生，乐人修人，我现人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六道中诸天着乐，余道多苦，唯人道苦乐交参，易于发心，方便修证。且诸佛皆于人中成道，故六道中他趣众生，有爱乐人生，而喜修人道之因者，大士即于其前，现身为说修人道法，令皈依三宝，坚持五戒十善，以保持人身不失。

若诸非人，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乐脱其伦；我于彼前，皆现其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

前现人身，是统人王宰官等不尽之机；今现非人，是俱摄天龙八部不尽之类。有形即有色蕴，如休咎精明等；无形即无色蕴，如空散销沉等：有想，谓无色蕴，而有余四蕴者；如鬼神精灵等，无想，谓仅有色，而无余四蕴者，如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等。不论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如好乐度其本伦，转生人道者，大士皆于彼等之前，一一随类现身，应机说法，令其成就所愿。
是名妙净，三十二应，入国土身；皆以三昧闻熏闻修，无作妙力，自在成就。
丑三结明功由三昧

前三句明从体所起之妙用，下三句显示能起妙用之本体。是指前应九界机，普门示现等行，名为三十二应，入国土身。菩萨证得清净法身，无形无相，而能一时顿现，三十二应，入诸国土，谓之妙。虽现身说法，而不着于相，曰净。国土谓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以及实报庄严土。菩萨之所以能于十方诸国土，无刹不现身，皆由修证耳门圆通，闻熏闻修金刚三昧，时刻反闻，解结破阴，除惑证真，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，故得成就，无作妙力，不假作意，一身普应群机；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是以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

法华经普门品，亦明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广众生，但此经天趣有四天王国太子，及人趣有女主国夫人之机，彼经则无；而彼经八部中有迦楼罗，八部外有执金刚神，此经亦不列。非两经有出入，而是菩萨妙应无量，神化莫测，岂止三十二应而已，故两经随于菩萨无量应身中，略举其中三十二类耳。

世尊！我复以此闻熏闻修，金刚三昧，无作妙力，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，同悲仰故；令诸众生，于我身心，获十四种无畏功德。
子二明十四无畏分三。丑初总明大用所起

前三句是大士自述无作妙力之由，由于修习闻熏闻修金刚三昧，迥脱根尘，内外俱寂，断惑证真，是名金刚三昧。依此金刚三昧所起之妙用，名为无作妙力。由此不思议妙力，得与十方三世六道中，一切众生，同一悲哀，故顺其悲哀而拔苦，同一仰望，故应其所求而与乐。所谓圣凡同体，感应道交，故众生于苦恼厄难中，一心称名，即于菩萨净妙色身，及大慈大悲心中，获得加被，而脱离苦恼，是名无畏功德。如法华经普门品云：‘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’此皆菩萨之功能德用所致，故无畏在机，功德在教。机教相投，名

无畏功德。
一者，由我不自观音，以观观者；令彼十方苦恼众生，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
丑二别施无畏相分五。寅初总明现苦无畏

苦是八难之一，逼害外身曰苦，逼迫内心曰恼。前三句出自修之本，下三句彰利他之用。净名经云：‘身未解缚，能解他缚，无有是处。’大智度论云：‘若欲利人，先要自利。’今大士先观音声如幻，不被音尘所转，曰不自观音，即外离尘。再以妙观察智，观能闻音声之闻性，曰以观观者，即内照性。如是脱黏内伏，背尘合觉，日久颂烦恼自消，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获二殊胜，然后从体起用，利益众生，故能令十方苦恼众生，称其名号，即观其音声，而得解脱。此据果得名，如法华经佛告无尽意菩萨：‘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，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，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，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’

海公谓，此中经文，应于观其音声之前，加称我名号四字，其意有二：一苦恼众生，能称念菩萨名号时，一心观自音声，心意集中，心恳情急，必感菩萨，迅速来应，故能立即解脱苦恼。其次观是菩萨之慈观，其声音是众生称念圣号之音声，菩萨以慈观，观众生称念其圣名之音声，即令众生，离苦得乐。故曰即得解脱。
二者，知见旋复，令诸众生，设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
寅二别明七难无畏

此明火难得无所畏。知见二字，包括六根，见闻觉知。旋复即旋妄复真，由菩萨修习闻熏闻修金刚三昧，旋转缘尘之妄知妄见，复还自性之真知真见，即旋闻与声脱，如是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脱，故见闻觉知，无一不旋妄归真。知见既旋复自性，解脱自在；则内见觉之火自息，外间之火亦不能害。因此持名众生，入于菩萨清凉自在之境，即使入于大火，火亦不能烧。如法华经云：‘假使兴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；念彼观音力，火坑变成池。’应验传云：祝长舒，居洛阳，住草屋，一日邻居失火，将波波及；邻皆走避，唯祝独留屋中，一心称念菩萨圣号，终蒙菩萨加被，风回火转，幸免火难。人皆奇之，其中一人不信，特于风燥之时，夜间掷火烧之；一次，再次，三次，皆不能烧，方信菩萨神力，不可思议，而且直言忏悔。
三者，观听旋复，令诸众生，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

此是水难无畏。观听即耳根，耳属于水，菩萨以妙观察智，反观闻性，旋复一向颠倒之闻机，返闻闻自性，不为声尘所转，解脱耳根，故水不能溺。乘此妙力，亦能令称念圣号之众生，遇大水时，漂而不溺，法华经云：‘或漂流巨海，鱼龙诸鬼难；念彼观音力，波浪不能役。’
四者，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；令诸众生，入诸鬼国，鬼不能害。

此于罗刹难得无所畏。妄想即第六意识，意识攀缘外境，作业流转，能害法身慧命，如罗刹鬼，吞食色身。今大士反闻入流，外不缘尘，内不循根，根尘俱泯，识心亦灭，故曰断灭妄想。妄想既灭，自断杀心，而超诸鬼神；乘此自利妙力，能令称念圣号之众生，入诸罗刹鬼国，亦无所畏，不为鬼所害。据传，古之师子国，有一商旅共百余人，于航海际，忽遇恶风，将船飘堕，罗刹鬼国；罗刹美女，即来欢迎，其中有一商人，信佛多智，知堕鬼国，即召众人，一心称念菩萨圣号，幸免于难。

五者，熏闻成闻，六根销复，同于声听。能令众生，临当被害，刀段段坏；使其兵戈，犹如割水，亦如吹光，性无摇动。

此刀兵难得无所畏。熏闻成闻，即以本觉之闻体，熏彼妄闻之闻用。旋妄闻而成真闻，至此耳根，得以妄穷真显，其余诸根，亦销妄复真，同于声尘听闻之性。菩萨本身，根尘既销，发本明耀，而证金刚三昧，乘此不坏不动之妙力，自可令称念圣号之众生，身同金刚，临当被害，刀段段坏；而令兵戈，犹如以刀割水，水无断痕；以风吹光，其光不息。以能触之力，及所触之身，同一藏性；藏性合于藏性，如同以空合空，性无摇动，故得免难。

六者，闻薰精明，明遍法界，则诸幽暗，性不能全，能令众生，药叉罗刹，鸠盘茶鬼，及毗舍遮，富单那等，虽近其傍，目不能视。

此于鬼难得无所畏。鬼喜黑暗，今大士反闻薰修，脱黏内伏，发本明耀，耀性发明，遍周法界；则诸幽暗为性之鬼神，皆不能存。药叉译轻捷；有地行、空行、天行三种，是男鬼。罗刹，译云可畏，是女鬼。二皆以人为食，属北方多闻天王管辖。鸠盘茶，译云瓮形，是魇魅鬼，属南方增长天王统辖。毗舍遮，译云啖精气鬼，能啖人及五谷之精气；属东方持国天王所统治。富单那，译云主热病鬼，属西方广目天王管辖。等者等于其余诸鬼，皆以阴隐为性，喜暗恶明，大士本其所证大圆镜智，大光明藏之妙力，加被于称其名号之众生，此等幽暗恶鬼，目尚不能视，况复加害。据云：昔有人夜行，为鬼所捉，鬼背其走，见鬼身前白后黑，因问其故，鬼云，我辈最怕阳光，恒背光走，致前白背黑。时其人诈称便急，向日急逃，幸免鬼难，因说偈言：‘请问第一道，多闻第一方；欲免罗刹难，背阴向太阳。’妄现喻阴暗，回光返照喻太阳，读者思之，自可得益。
七者，音性圆销，观听返入，离诸尘妄；能令众生，禁系枷锁，所不能着。

此免枷锁难。音谓声尘，性谓闻性，众生内根外尘，契而不舍，故流转生死，谓之音性交杂。今大士返闻自性，外离声尘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；内脱闻性，熏闻成闻，根尘俱销，灵光独耀，曰音性圆销。观是妙观察智，听是能闻之性，众生闻性循声，菩萨入流亡所，以妙观察智，观照能听闻之性，返妄归真，逆流而入，谓之观听返入。如是入一无妄；不但声尘不生，即

明暗通塞等尘，亦随之销灭，故曰离诸尘妄。菩萨外脱尘，内旋根，根尘双泯，至此究竟清净解脱，无复任何障碍。故能令称念圣号之众生，禁系枷锁，不能着身。在颈曰枷，在足曰锁，禁谓禁闭，系是系缚。设若有人，枉遭陷害，误入法网，被手足枷锁，禁闭囹圄，系缚其身，若能一心称念菩萨圣号，皆得解脱。如法华经云：‘或囚禁枷锁，手足被杻械；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。’晋窦传：河内人，永和七年，为高昌步卒，吕护所俘，同伴七人，共系狱中，不久将杀。时僧道山，在护营中，与传相识，乃往视之，传曰命在旦夕，能相救乎。山教彼至心称念，观音菩萨名号，必有感应。传遂至心默念圣号，经三昼夜，械锁忽然自脱，回顾同伴不忍舍之，教其同念圣号，不久各人刑具亦解，同逃返乡里。自是笃信，乡中无不信奉观音者。

八者，灭音圆闻，遍生慈力，能令众生，经过险路，贼不能劫。

此于劫贼难，得无所畏。菩萨返闻入流，外脱声尘，谓之灭音。内旋根复性，闻性不复为根所限，故曰圆闻。内外境泯，自他一体，故能遍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普荫法界众生，平等拔苦与乐。乘此慈悲妙力，使令称念圣号者，设使经过险恶道路，贼不能劫。法华经云：‘或值怨贼绕，各执刀加害；念彼观音力，咸即起慈心。’昔有比丘尼名宗本，高平金乡人，自幼即诵普门品。后出家，被贼虏禁，急诵普门品，旋得解脱。归家路经冀州，复遇贼所逐，攀上枯树，诚念观音菩萨圣号，贼寻索不见，故得免难。

九者，熏闻离尘，色所不劫，能令一切多淫众生，远离贪欲。

寅三明三毒无畏

三毒即贪嗔痴，能害法身慧命，谓之毒。又贪嗔痴是三涂恶因；多贪众生堕地狱；多嗔众生堕饿鬼；多痴众生堕畜生。今持圣号，得离三毒，因灭苦则不生，当得无畏。

薰闻离尘，即返闻自性，入流亡所，以亡所故不为外尘色境所动，谓之色不能劫。菩萨贪欲永尽，成就清净梵行，故能令一切多淫众生，一心持名，远尘离垢，欲火自息，而获贪欲无所畏。

十者，纯音无尘，根境圆融，无对所对；能令一切忿恨众生，离诸嗔恚。

纯一闻音之妙性，别无所对之声尘，谓之纯音无尘。此即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既无所对境，亦无能对之根，根境俱泯，惟一圆融清净妙觉明心，无复能对所对。众生根尘相对，违我者嗔，顺我者贪；今菩萨于其自证境中，根境圆融一体，无能对所对，以此妙力，加被众生，能令忿怒嗔恨之众生，但能常持圣号，自可仗慈风，散嗔热，永离嗔恨，得无所畏。

十一者，销尘旋明，法界身心，犹如琉璃，朗彻无碍；能令一切昏钝性障，诸阿颠迦，永离痴暗。

痴即无明障蔽，昏暗愚钝。菩萨以返闻入流之功，外镇诸尘，旋闻归真，发本明耀；故外之法界，内之身心，犹如琉璃宝，洞然朗照，内外透彻，无所障碍。以此妙力，加被称念圣号之众生，能令一切昏钝性障，诸阿颠迦，永离痴暗。梵语阿颠迦，译云无善心。皆由痴毒偏重，迷正向邪，拨无因果，不修善业，故曰无善心。此辈若能恭敬称号，自可以正念祛邪执，仗智光破幽暗，永离痴毒幽暗之苦。

十二者，融形复闻，不动道场涉入世间，不坏世界。能遍十方，供养微尘诸佛如来；各各佛边，为法王子。能令法界，无子众生，欲求男者，诞生福德智慧之男。

寅四别明二求无畏

初三句明自修之功，菩萨闻熏闻修，销融四大之幻形，旋复一真之闻性，证入不生不灭，性无动摇之理体。故能称体起用，化身无量，涉入世间，随类现身。不坏世界，此乃依理成事，从真涉俗。能遍十方等三句，是菩萨自述，福慧双修。能遍分身十方界；执役侍奉，四事供养，微尘数佛，是修福；各各佛边，常随佛学，代佛转轮，畅佛本怀，为真佛子，是修慧。以此福慧双修之妙力，加被法界无子众生，欲求生男者，便诞生福德智慧之男。

十三者，六根圆通，明照无二，含十方界，立大圆镜，空如来藏。承顺十方，微尘如来秘密法门，受领无失；能令法界无子众生；欲求女者，诞生端正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有相之女。

此应求女无所畏。六根圆通，即六根互用，众生见闻觉知，向为根所限，分门别户，不能互用，既不圆，亦不通。今大士以修证力，一根返元，六根解脱，圆通无碍，能照所照，唯是一心，理智一如，故能含十方界，立大圆镜，以如如智，照如如理，唯一常寂光，空无所有，曰空如来藏。此述自证理体。承顺以下，是从体起用，以一佛乘，微妙难思，三乘不解，故曰秘密。菩萨证此一乘理体，不独能承顺十方，微尘如来秘密法门，总持不失；且能令法界众生，欲求女者，诞生端正，福德柔顺，众人爱敬之女。有福无德，人爱而不敬；有德无福，人敬而不爱。今福德兼备，且端正有相，使人见之既爱且敬。

十四者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百亿日月，现住世间诸法王子，有六十二恒河沙数，修法垂范，教化众生；随顺众生，方便智慧，各各不同。由我所得圆通本根，发妙耳门，然后身心微妙含容，周遍法界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，与彼共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，二人福德，正等无异。世尊：我一名号，与彼众多名号无异，由我修习，得真圆通。

寅五结明持名无畏

三千大千世界，指释尊所化之娑婆国土。共有百亿须弥山，百亿日月，百亿四天下；释尊独于南瞻部洲，八相成道。现住世间，诸法王子，谓现于娑婆世界六道中随类化身，乘愿再来之法王子，共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之多。修法，显诸法王子修行自利之法不一，如本经二十五圣，各各修证不同，而华严经，善财五十三参，诸善知识皆曰：我唯知此法门，其他菩萨，所修所证，我云何知，云何能说。故知菩萨，各自所修法门不同，唯一相同者，即皆可垂范众生，为众生之典型模范，故曰修法垂范。因其所修法门不同，故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之方便，智慧亦殊，此显法王子多，所修法门多，而利生方便智慧亦多。由我所得圆通以下，是显一能敌多。由于观音菩萨，所得耳根圆通，乃娑婆本土最利之根，亦是微尘诸佛，一路涅盘门之本根。证此根乃由古佛观音如来所授，从闻思修之法，依根中闻性不生灭之妙理，起反闻闻自性之妙智，破五阴，解六结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证圆通体，发明耳门自在之妙用；然后身心微妙含容，周遍法界。含容是心妙，周遍法界是身妙。菩萨心妙，故能含容十方无量众生。身妙，故能遍现十法界，圣凡之身。十法界一切众生，无不包含于菩萨身心之中，能令持念圣号之众生，与彼共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之名者，二人福德，正等无异。

何以单持观音菩萨一人之圣号，而能与彼共持众多法王子之福德无异？原因是由于观音菩萨，从耳门下手，修习闻薰闻修金刚三昧，得真圆通所致。

是名十四无畏力，福备众生。

丑三结明福备众生

是指前所述十四种无畏功德，皆是菩萨所施于众生之。菩萨为能施，无畏力为所施，众生是受施者。虽然，但菩萨内不见有能施之我，外不见有受施之众生，于其中间亦不见有无畏力，三轮体空，回向法界，故能福力无畏，广备群生。

世尊，我又获是圆通，修证无上道故，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。

子三明四不思议分二。丑初总明大用所起

我又二句显所证体，又能等三句，显所起妙用。除三十二应，十四无畏外，还有四不思议，故曰又，任运而得曰获，一根具六用名圆，六根能互用曰通。菩萨所以获得真实圆通，皆由如法修行，行成入理，证得无上佛道之故。无上道是所证体，从体起用，带果修因，任运自在，谓之又能善获。四不思议，即下文四种功德，非心可思，非口可议，唯证乃知，名不思议。不假作意曰无作，四种功德，皆超胜无伦，谓之妙德。

一者，由我初获妙妙闻心，心精遗闻，见闻觉知，不能分隔，成一圆融清净宝觉，故我能现众多妙容，能说无边秘密神咒。

丑二别明不思议相分四。寅初现容不思议

初获，谓古观音如来，教我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初于闻中，入流之所，从本觉妙理，起始觉妙智，以妙智照妙理，智理俱妙，谓之妙妙。又六根之性，即本觉妙心，耳根超诸根独妙，最初得此心为本修因，故曰初获妙妙闻心。根尘俱脱，闻所闻尽，谓之心精遗闻。六根之性，元一心精，众生迷此本觉心精，幻起见闻觉知，因而内有六根分隔，外为六尘所限；虽然性中相知，而其用相背。今大士从闻思修，根尘俱尽，六解一亡，故见闻觉知，不再复为六根所分隔，而成一圆融无碍，清净本然之宝觉明心。六根互用曰圆融，诸尘不染曰清净，证入三如来藏性本觉理体，犹如摩尼宝珠之圆明洞彻，曰宝觉。此宝觉真心，虽清净本然，一法不立，但具随缘之用，故菩萨能现众多妙用，何独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且于一身能现众容。如下文所谓，多首、多臂、多目等。咒是诸佛秘密语，下位不知曰秘密，持之得益曰神咒。无边谓数量之多，藏经中观音菩萨所说神咒甚多，故曰能说无边秘密神咒。

其中或现，一首三首，五首七首，九首十一首，如是乃至一百八首，千首万首，八万四千烁迦罗首。二臂四臂，六臂八臂，十臂十二臂，十四十六十八，二十至二十四，如是乃至一百八臂，千臂万臂，八万四千母陀罗臂。二目三目，四目九目，如是乃至一百八目，千目万目，八万四千清净宝目。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救护众生，得大自在。

首为身中最尊处，为五根所共聚，菩萨以一首为始数，乃至八万四千。一表一道清净，三表三德秘藏，五表五分法身！无作梵行是戒身；首楞严大定是定身，一切种智是慧身，真性解脱，即解脱身；不思议妙用，即解脱知见身。七首表大乘七觉支，九首表八正道及一切种智，十一首表五眼六度。如是乃至，是超略词，一百八首，表百八三昧，千首表千如法，万首表万德庄严，八万四千首，表八万四千法门，灭八万四千烦恼。梵语烁迦罗，译云金刚，谓菩萨所现之手，犹如金刚之坚固，能伏魔怨；制诸外道。

二臂之前，应加‘其中或现’四字，臂以能提携为用。菩萨以权智手，提拔众生，出生死海，到涅盘岸。二臂表权实二智，四臂表四智，即转八识所成之成所作智，妙观察智，平等性智，及大圆镜智。六臂表六波罗蜜，八臂表八正道，十臂表十力，十二臂表自行六度，及化他六道，十四臂表自行七觉支，及化他七觉菩提。十六臂表自行八正道，及化他八正道。十八臂表十八不共法，二十臂表十身十力，二十四臂表十八不共法，及六波罗蜜。如是乃至，百臂千臂万臂，八万四千臂。母陀罗译云宝印，菩萨口说法，手结印，与所说相应，故曰母陀罗臂。

二目之前，亦应加‘其中或现’四字。目能照物，二目如大士实智照理，权智照机。三目表三智，四目表四智，九目表四智五眼。如是乃至，一百八目，表百八智慧，千目万目，八万四千目，皆表般若波罗蜜。菩萨所现之目，清净无瑕，微妙庄严，故曰清净宝目。

或慈或威，或定或慧，此中或字，意取不定。显菩萨所现之首、臂、及目、容貌不一定。其首或慈容可亲，或威容可畏。其臂或垂手提携，犹如慈母，或擎拳勇健，无限威严。其目或慈眼眷顾，或威严怒目，或结印安静曰定，或摩顶授记曰慧，慈是仁爱相，威是雄勇相，定是寂静相，慧是开朗相。菩萨之所以现种种相，目的无非是为救护一切众生，以众生根机不同，所现之相或慈、或威、亦不定，对苦恼众生，现慈爱相，令生欢喜，以护善根；对暴恶众生，现威勇相，以降其恶；对散乱众生，现定相，以护其散乱；对愚痴众生，现慧相，以救其昏迷。任运示现，不假作意，而能成就救护众生，拔苦与乐，故曰得大自在。

二者，由我闻思，脱出六尘；如声度垣，不能为碍。故我妙能现一一形，诵一一咒；其形其咒，能以无畏，施诸众生。是故十方微尘国土，皆名我为施无畏者。
寅二说咒不思议

二者，是四不思议之第二。初二句出所译体，次二句是喻，故我以下是显妙用。我是观音大士自称，由于大士从闻思修，反观自性；外脱声尘，一尘既脱，六尘俱亡，故曰脱出六尘。犹如音声，能度垣墙之外，垣墙不能为碍，故能现一一形，诵一一咒，菩萨现形诵咒，非为别事，目的为施与众生无畏，故曰其形其咒，能以无畏施诸众生。由于实德普被，誉享十方，故不独娑婆世界，即十方微尘，诸佛国土，所有众生，皆称大士为施无畏者。
三者，由我修习本妙圆通，清净本根；所游世界，皆令众生，舍身珍宝，求我哀愍。
寅三受供养不思议

本妙圆通清净本根，是指耳根。此耳根之性，清净本然，具足圆通常三真实曰本妙；为此土对机之根曰本根。菩萨依此本根修行，诸妄皆尽，证入清净妙理，故所游世界，皆令众生，舍身中珍宝，求菩萨慈悲，哀愍摄受。菩萨智圆惑尽，当然无须享用，浊世财宝，不过菩萨所到之处，无不救度众生，拔苦与乐，众生感恩图报，故舍财宝而供养之。此外或燃香、燃灯、燃指、燃臂，或舍身命，而供养之。菩萨为令众生欢喜，亦欣然接受，然后转作佛事。如法华经：‘即是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，及于天龙人非人等，受其瓔珞，分作二分，一分奉释迦牟尼佛，一分奉多宝佛塔。’是谓受供养不思议。

四者，我得佛心，证于究竟。能以珍宝种种，供养十方如来；傍及法界六道众生。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，求大涅盘得大涅盘。
寅四兴供不思议

初二句述所证体，下明所起之用。佛心即诸佛如来所证之妙觉明心，亦即如来密因，菩萨依此如来秘密因心。而起了义修证，从耳门圆通，反闻照性，证得一切事究竟坚固之大定，故曰我得佛心，证于究竟。菩萨本门是正法明如来，迹门示现位居等觉；虽未究竟，然已证同于佛。故不独能以种种珍宝，上则供养十方诸佛，且能下惠六道众生，法界有情，凡有所求，无不应之。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。三昧即定，定有世间禅，与出世禅之分，欲界以暖、气、识、为寿，三乘以空慧为寿，权教菩种以俗慧为寿，圆教菩萨以中道慧为寿，佛则以一切种智为寿。梵语具云摩诃般涅盘，译云大寂灭，故大涅盘，是佛所证三德秘藏，而非小乘涅盘。菩萨证得藏心，法性平等，故能生佛供养，财法二施，其无作妙力，实不可思议。
佛问圆通，我从耳门圆照三昧，缘心自在；因入流相，得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，斯为第一。
壬二牒证结答

前科是酬佛问，从何方便，入三摩地。今科是酬佛问，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。故云佛问圆通，据我观音所证，是从耳根，修习圆照三昧。以空假中三观，照于闻性圆通常三真实，谓之圆照三昧。亦即首楞严王大定。自此缘心，外不为尘转，内不为根惑，依此耳根入流，不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且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，乃至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上合诸佛本觉妙心，成就佛果菩提，斯耳根最为第一。

世尊，彼佛如来，叹我善得圆通法门，于大会中，授记我为观世音号。由我观听十方圆明，故观音名，遍十方界。
【海公谓此应另立一科。名‘古佛印记’】

彼佛如来，即古佛观音如来。自从古佛观音如来，教观音大士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后，大士即秉承佛教，修习闻薰闻修金刚三昧；一超直入，顿超顿证。故古佛观音如来，赞叹观音大士，善得圆通法门，遂于大会中，授记大士为观世音号。据此，观世音，是由因中自利功德而立名。因其师资相契，感应道交，故授记同名也。由我观听以下，是释得名之由。由于大士从耳根入手修证，旋闻照性，发本明耀，圆照法界事理，能观听十方圆明；故观音名，不特遍此娑婆世界，即十方世界佛土众生，无不知、不仰、不持名、不供养大士，故曰遍十方界。

尔时世尊，于师子座，从其五体，同放宝光，远灌十方微尘如来，及法王子诸菩萨顶，彼诸如来，亦于五体同放宝光，从微尘方来灌佛顶，并灌会中诸大菩萨，及阿罗汉。
庚四放光现瑞总印

尔时，即诸圣各述圆通竟时。世尊，即本师释尊。佛座名师子，显佛为法王，说法无所畏。五体即首及四肢。佛从五体，即全身同放宝光，远灌十方微尘数如来，及其座下，诸法王子之顶。佛全身放光，显六根皆圆通，灌顶显此圆通妙理，自他因果交彻，是最尊法。佛光灌诸佛，是以自果彻他果；显诸佛所证，平等无二。佛光灌十方佛座下法王子，是以自果彻他因；显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彼诸如来以下，是他佛亦于五体，同放宝光，灌本师释尊顶，与佛座下诸

大菩萨，及大阿罗汉顶。显佛佛道同，不但诸佛所证平等，即诸菩萨，及大阿罗汉，自述所证，无不圆通，此总印圆通总相。以下是显圆通别相。

林木池沼，皆演法音，交光相罗，如宝丝网，是诸大众，得未曾有，一切普获金刚三昧。

林木池沼，本属无情，今皆演奏，实相音，无畏音，十力音等，正显六尘皆具佛性，情与无情，同一真体。交光相罗，如宝丝网，谓释尊放光灌他佛顶；他佛亦同放光，灌释尊顶。光光相交，彼此罗织，犹如实网。此显法性圆融，即同而异，即异而同，互遍互严。是时在会诸众，目睹瑞光，耳闻法音，顶灌佛光，种种微妙境界，不特叹未曾有，且各各皆获金刚三昧。金刚喻不生不灭之常住真心，众生迷之非失成失，今法会大众，睹佛瑞相，而悟一切事究竟坚固之理，即事即理，即相即性，非得似得，故曰一切普获。此正显四科七大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诸圣入门虽不同，而证理唯一无二。

即时天雨，百宝莲华，青黄赤白，间错纷糅，十方虚空，成七宝色，此娑婆界。大地山河，俱时不现；唯见十方，微尘国土，合成一界，梵呗咏歌，自然敷奏。

即时谓此界他方，诸佛同放宝光之时。诸佛现瑞，诸天欢喜，故雨百宝所成之莲华，以供诸佛胜众。一时十方虚空，因宝花盈满，而变成七宝之色，而此娑婆世界，依报之大地山河，俱时不现；唯见十方微尘诸佛国土，合成一个世界，其中梵呗咏歌，自然敷扬演奏。即诸天不独雨宝莲华，同时演奏天乐，赞叹诸佛，瑞相希有。

表法：天如第一义空，华表因行，华具四色，表圆教四十位，华由百宝所成，宝具光明，是表智光。华从天降，显四十位因行，从第一义空建立。莲华因果同时，表因心具足果觉，果觉不离因心；间杂纷糅，表智行相即，因果互涉。十方虚空，成七宝色；表性空真色。此娑婆界，大地山河，俱时不现，表性色真空。唯见十方微尘国土，合成一界；表妄尽真现，唯一真法界，正是圆通真境。梵呗咏歌，自然敷奏，表圆通法乐，任运而成，不假作意。

于是如来，告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，诸大菩萨，及阿罗汉，各说最初成道方便，皆言修习，真实圆通；彼等修行，实无优劣，前后差别。我今欲令阿难开悟，二十五行，谁当其根；兼我灭后，此界众生，入菩萨乘，求无上道，何方便门，得易成就？

庚五佛敕文殊简择分三，辛初佛敕文殊

文殊师利，过去成佛，号龙种净尊王佛；现于北方成佛，名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；未来成佛，号普现如来。今迹现菩萨，以大智见称，选圆通本根，非大智不能胜任，佛敕文殊，其意有二：一、佛虽令阿难，但于一门深入，然得循圆通，与不圆通，日劫相倍；诸圣各陈修证圆通，皆曰第一，非于众第一中，选择一根不可。其次诸圣所证圆通，各有方便，惜不对机；唯观音菩萨耳门圆通，适应阿难及本土众生之机，因此密示文殊，独取耳门。遂告文殊法王子言，汝今观此二十五圣，各说最初成道，四科七大，都是方便，皆曰依此修习，俱得真实圆通，各称第一。彼等二十五圣所修所证，实无优劣之分，所谓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但我今欲令阿难开悟，于二十五行中，谁当其根？选择圆通本根，固为阿难开悟，而亦兼为我灭度后，此娑婆世界未来众生，得入菩萨者，欲求无上道，以何方便得易成就。佛授意文殊选圆通根，一为阿难一类之机，二为对末法此界众生之机。

文教师利法王子，奉佛慈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承佛威神，说偈对佛。

辛二受命简择分二。壬初叙仪

此是结集经者，叙述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领受释尊慈悲之旨，即起座礼佛，并仗佛之威德神力，而以偈对佛言。

觉海性澄圆，圆澄觉元妙。

壬二正说分二。癸初颂真如不变之体以标真源

初句合有法喻，觉性是法，海是喻。觉性即众生本具之佛性，以觉性竖穷横遍，犹如普光摩尼香水海，深无底，大无涯，唯摩竭龙王，能尽其际，喻觉性甚深，唯佛与佛，方能知之。觉海性澄湛然不动，而能圆含万物，曰澄圆。虽含育万物，而究竟澄然不动，曰圆澄。澄圆是寂而照；圆澄即照而寂。澄圆是不变而随缘，圆澄是随缘而不变。此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之觉性，元本自妙，元本自明，不假造作，故曰觉元妙。

元明照生所，所立照性亡；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

癸二颂真如随缘之能以明染净分二。子初颂随染缘从源出流

觉性本来元妙元明，寂照照寂，奈照久劳生，一念不觉，故有能见及所见，谓之元明照生所。生所即境界相，能知境界者，即能见相。即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亦楞伽经云：‘不思议薰，不思议变。’既有所见之境界相，当然有能见之能见相；能所既立，则圆明之照性，便隐而不现，不亡犹如亡，故曰所立照性亡。此即前文：‘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。’因其能所既立，便转本有智光，成能见之妄见，以妄见欲有所见，故迷性空而成顽空，谓之迷妄有虚空，亦即前文晦昧为空。顽空与妄见相对，坚执欲缘，如瞪目发劳，遂依虚空之晦昧，结暗境而成四大之色法，曰依空立世界。即前文：‘空晦暗中，结暗成色。’由于妄想澄寂凝结而成顽钝无情之国土，国土中有知觉者，即名之为众生，故曰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此约本识细相，由相分引见分，复由见分取相分，见相二分，和合成色。四大无知而成知；心性无形而成有形。此即最初从真起妄，成立世界众生，及业果等三种相续。

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，有漏微尘国，皆依空所生；沤灭空本无，况复诸三有。

子二颂随净缘从流溯源分二。丑初总明灭妄归真

大觉即众生本觉佛性。众生迷之而起妄觉，因妄觉欲有所明，而幻起顽空。此顽空生于大觉海中，犹如大海之一沤。沤是水泡，依海水幻有，生灭无常，本无实体。喻众生迷真起妄，幻起虚空，不管是有无明漏之有情世界，抑或微尘数众多之器世间，皆依此幻有之虚空而立。若能一念回光返照，则虚空粉碎，唯一真心，空本无实体，何况依虚空而成之世界众生？三有指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沤性不实，依海幻有，灭则归海。空性本无，迷真妄有，妄灭归真；别依空而有之三种相续，亦唯一藏性，空无所有，故曰：沤灭空本无，况复诸三有。

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，胜性无不通，顺逆皆方便；初心入三昧，迟速不同伦。

丑二别显归真方便分二，寅初总示方便须择

元谓本元，但能灭妄，自可归还本来元有之如来藏性。藏性平等无二，故曰归元性无二。归还本元觉地虽一真无二，但归元之方便，则有多门。如本经二十五门；净名经有三十二门；涅盘经有百句解脱，华严经则一切法门无尽海。法门虽多，所归之理，同一无二。圣谓陈述二十五圆通之众圣，性指所证之道，顺观尘境而悟道曰顺；反迷情，观自性而悟道曰逆。又对此方之机曰顺，如观音菩萨之耳门圆通；不对此方之机为逆，如其他诸圣各别圆通。二十五圣各皆宿植德本，利根上智，故或顺流而修，或逆流反观，皆谓圆通。可知门门皆可入道，无一不是方便，何须选择。但今为钝根初发心者，欲入三昧，证此首楞严王大定，得循圆根，与不圆根，日劫相倍，既有迟速难易之别，则又非选择不可。

色想结成尘，精了不能彻；如何不明彻，于是获圆通。音声杂语言，但伊名句味；一非含一切，云何获圆通？香以合中知，离则元无有；不恒其所觉，云何获圆通？味性非本然，要以味时有；其觉不恒一，云何获圆通？触以所触明，无所不明触；合离性非定，云何获圆通？法称为内尘，凭尘必有所；能所非遍涉，云何获圆通？

寅二正为选方便门分二。卯简非分四。辰初简六尘

色想等四句，简优波尼所观之色尘，非阿难等之机可以证入。色因妄想凝结而成，障碍坚塞之尘，即前文；‘空晦暗中，结暗成色。’精了谓能观之智，色尘之体既结暗所成，初发心者，观智薄弱，不能明了透彻色尘，如何以此不明了、不透彻之色尘，而令初心，依此修证，速获圆通？

音声杂语言等四句，是简憍陈如所观之声尘，非当机入道之方便。少字曰名，多字曰句，多句曰文。名诠自性，文诠义理谓之味。意谓音声杂有语言文字，音声为能诠；名句文为所诠。而能诠之音声，一音既不能遍含一切名句味，而一名句味亦不能遍含一切名句味，可知音声既不圆又不通，云何初心依此，不圆不通之音声，而能速获圆通。

香以合中知等四句，是简香严童子所观之香尘，亦非常机入道之方便。香与鼻合方知有香，离而不合，则无香气。名知香尘生灭无常，而能觉香尘之觉性，亦因有香尘而有所觉，离尘则别无所觉。云何以此生灭离合之香尘，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味性非本然等四句，简药王、药上菩萨所修之味尘，亦非当机入道方便。味性非本然自知其味；要以味尘合于舌根之时方有知。而此能觉味之性，亦非恒常与所觉之味合而为一。云何以此无常之味尘，为本修因，能令初心，速获圆通。

触以所触明等四句，简非跋陀婆罗所观之触尘，非当机入道方便。初之触字，指触尘，次之触字，谓身根，谓触尘本无自性，要以有知之身根，与无知之外物合，然后觉知冷暖涩滑违顺等物，方名为触。身根若无所触之物合，则不能发明违顺等触尘之相，可知触尘合身则有，离身则无，其性非有一定，云何以此无定性之触尘，为本修因；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法称为内尘等四句，简迦叶所观之法尘，非当机入道方便。前五根所对色声香味触为外尘；前五尘落谢之影子，为意根所缘之法，名为内尘。此内尘必凭外尘，所落谢之影子而有，则属必有一定方所之法。然则所观之法尘，及能观之智，俱限于一定方所，而不能遍一切时处。能所既不能互遍互涉，云何以此不常不圆之法尘，为本修因，而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见性虽洞然，明前不明后；四维亏一半，云何获圆通？鼻息出入通，现前无交气；支离匪涉入，云何获圆通？舌非入无端，因味生觉了；味亡了无有，云何获圆通？身与所触同，各非圆觉观；涯量不冥会，云何获圆通？知根杂乱思，湛了终无见；想念不可脱，云何获圆通？

辰二简五根

初四句简非阿那律陀所观之眼根。眼根见性，虽能洞然照了前境，然于四方但能见前及左右，而不明后，于四维中，但见前之两维，而不能见后之两维，如前文：‘三分言功，一分无德。’云何以此不圆之见性，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鼻息出入通等四句，简非周利盘特伽所观之鼻根。鼻中气息，出能通于外，入能通于内，唯出入之中间，停而不通，故曰现前无交气。支谓出支与入支，由于出入息分开隔离，中间不能相续互摄，而缺少中间四百功德。故鼻息虽通而不圆常，云何以此不圆不常之根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舌入非无端等四句，是简侨梵波提所观之舌根。舌入非无端而有，必因味尘而显。若亡外之味尘，则内之舌根亦不有。云何以此生灭无常之舌根为本修因，而令初心，得速证圆通？

身与所触同等四句，简非毕陵伽婆蹉所观之身根。身根与前所简六尘中之触尘同。触尘要身根与所触之尘合，方显冷暖等触尘之相。身根亦然，要与所触之尘合，始显能觉之知觉性，离则无知，中有间断。故身根与所触之尘，均非圆觉圆观，且身根与触尘，各有边际涯畔，分量亦各不同，二者合，则因根有相，由尘发知；离别彼此不能冥知会通。合有离无，其性不定，云何以此不常不圆之根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知根杂乱思等四句，简非须菩提所观之意根。知根谓第七识，为意识所依之根。恒审思量，常缘法尘，无时止息，谓之杂乱思。此杂乱思之意根，终不能见湛然明了之觉牲；因意识最强，一时难以调伏，非修戒定慧，不能断惑证真，故曰想念不可脱，云何以此乱思妄想之意根，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识见杂三和，诘本称非相；自体先无定，云何获圆通？心闻洞十方，生于大因力；初心不能入，云何获圆通？鼻想本权机，只令摄心住；住成心所住，云何获圆通？说法弄音文，开悟先成者；名句非无漏，云何获圆通？持犯但束身，非身无所束；元非遍一切，云何获圆通？神通本宿因，何关法分别？念缘非离物，云何获圆通？

辰三简六识

初四句简舍利弗所观之眼识，非常机入道之方便。识见谓眼识，由内根外尘相对，识生其中，谓之杂三和。诘究其生识之本元，了无可得，以识非从根生，非因尘有，亦非自生，更非和合而有，曰诘本称非相。眼识自体既无一定，云何以此不常之眼识，为本修因，而欲速证圆通。

心闻洞十方等四句，简非普贤菩萨所观之耳识。心闻即耳识，耳识之所以能洞彻十方，圆闻无碍，皆因普贤菩萨，久修法界行之大因，威力而成就。此是深位菩萨之功，非初心所能入，云何以此深境，而欲初心，依之修行，欲证圆通。

鼻想本权机等四句，简非难陀所观之鼻端白。因难陀内心散乱，故佛权巧方便，教其观鼻端，以摄妄想，令心安住。既有能住之心，则鼻端白即成为所住之境，云何以此有所住之心，为本修因，而欲速证圆通。

说法弄音文等四句，简非富楼那所观之舌识。舌识说法，乃播弄音声，语言文字而已，于第一义谛，全不相干。富楼那本是大菩萨，旷劫以来，宣说苦空，深达实相，久已开悟，非今仅凭舌识说法而成阿罗汉者。盖名句文身，是舌灭之法，原非无漏，云何以此有漏生灭法，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持犯但束身等四句，简非优波离所观身识。持戒清净不犯，但能约束身识而已。非身识范围，如口之妄语，两舌恶口，意之贪嗔痴，则无所束。且身识因和合根尘而有，元非周遍于一切时处，云何以此生灭不遍之身识，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神通本宿因等四句，简非目犍连所观之意识。不可测度曰神，自在无碍曰通。目连虽旋识复湛，发本明耀，获得神通第一，究其根源，乃宿生广修功德所致，非关今生意识缘法尘分别之事。以意识念念攀缘法尘，皆因有法尘之境，若离法尘，则无能缘之识，故曰念缘非离物。云何以此攀缘之意识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若以地性观，坚碍非通达；有为非胜性，云何获圆通？若以水性观，想念非真实；如如非觉观，云何获圆通？若以火性观，厌有非真离；非初心方便，云何获圆通？若以风性观，动寂非无对，对非无上觉，云何获圆通？若以空性观，昏钝先非觉；无觉异菩提，云何获圆通？若以识性观，观识非常住；存心乃虚妄，云何获圆通？诸行是无常，念性元生灭；因果今殊感，云何获圆通？

辰四简七大

初四句是简非持地菩萨所观之地大，若以地大之性，为所观境，则地性是坚凝障碍而非通达，属有为法，非圣人所证之圆通性。如持地菩萨，初平道路，是修有为，后遇佛教，以欲平大地，先当平心，方归圣性。云何依此有为之法，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若以水性观等四句，是简非月光童子所观之水大。若以水大之性为所观境，则修水观从狭至广；皆由想念而成，非真实有；欲证真实之如如理；必须用始觉之如如智，非凭起念分别之觉观。故曰如如非觉观。今以此分别觉观之生灭无常法，为本修因，云何能令初心，速获圆通。

若以火性观等四句，是简非乌刍瑟摩所观之火大。若以火大之性为观境，因乌刍厌有欲火而求出离而已，非真实离过绝非之真性。况初心之机，非尽是欲火炽盛者，云何以此有为之火为所观境，而欲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若以风性观等四句，是简非琉璃光大士所观之风大。风之动摇相，乃对寂静言。动则无静，静则无动，属于生灭无常之对待法。既有对待，则非绝对待之无上觉体，云何以此生灭对待之生灭法，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证超生灭绝对待之圆通。

若以空性观等四句是简非虚空藏菩萨所观之空大。虚空由晦昧而成曰昏，冥顽无知曰钝。若以此昏钝之虚空为所观境，空性昏钝，自非灵明觉知之性，既无觉知，则与正觉菩提相异，云何

以此昏钝无知，与觉性有异之虚空，为本修因，而欲初心，速获灵明觉知之圆通？

若以识性观等四句，是简非弥勒菩萨，所修唯识观。识谓八种识心，皆从缘生，性非常性。存心起观，已属虚妄，况所观之识大，更是生灭无常之法。云何以此不常之生灭心，为本修因，而令初心，获真常圆通之果。

诸行是无常等四句，简大势至菩萨所修之念佛三昧，非当机入道方便。因念佛三昧，虽用心念而非口念；虽用净念相继之意根而非妄想之意识。但用净念，并非无念，然则前念并非后念，后念已非前念，故曰诸行是无常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前后相继，即属生灭，故曰念性元生灭。若以念佛为因，往生净土为果，则事实相符，往生无疑。然欲以此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欲令初心，获证不生不灭之圆通性，岂非因果殊感？基于因果定律，绝不可能以无常因，感真常果。若然以此生灭心为本修因，云何能令初心，速证圆通。

我今白世尊：佛出裟婆界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；欲取三摩提，实以闻中入

卯二显是分七。辰初泛明此土入道所宜

娑婆译云堪忍，以此界苦难众多，众生堪能忍受不求出离故名。此界共有百亿日月所照临，是释尊所教化之国土。故曰佛出娑婆界。十方诸佛教化众生，各随机宜不同，所立教体亦异。或有佛国，以光明作佛事；或有佛土，以佛菩提树而作佛事；犹如香积国，但以众香而作佛事。今绎尊于此娑婆世界，乃以音声而作佛事，故曰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因此方众生；余根俱钝，独耳根最利，故凡欲修证三摩提者，实应从耳根，闻性为入门。如观音菩萨，从闻思修，而于闻中，入流亡所，乃至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于是解结越空，破阴获胜。准是可知，耳根实为圆通本根。

离苦得解脱，良哉观世音；于恒沙劫中，入微尘佛国；得大自在力，无畏施众生。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救世悉安宁，出世获常住。

辰二正明离苦得乐人法

初二句赞菩萨自利之功，第三句赞菩萨利他之德。离谓分离，苦谓分段变易二种生死苦，解脱，即离缚自在。如心经云：‘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’良哉是赞美之词，其意有二：一赞人，菩萨是能离苦得乐之人。二赞法，赞菩萨善得耳门圆通，正是离苦得乐之法。于恒沙劫以下，是赞从体起用，利他之德。恒沙劫是竖穷三际，显菩萨教导众生时间之久远；入微尘佛国，是横遍十方，显菩萨化身之多。得大自在力，是赞三十二应，无作妙力；无畏施众生，是赞十四无畏之德。佛有八音，微妙之极曰妙音，菩萨既证同于佛，当具佛之妙音。菩萨以妙观察智，鉴机设教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说法，令大中小机，各得利益、此皆妙音之力。十四无畏中之救八难，四不思议之施无畏，皆由菩萨以观智观于世间称名之音声，而得解脱，故曰妙音观世音。十四无畏中，除三毒，四不思议中破悭贪，皆因菩萨性清净无着所致，曰梵音。三十二应中赴遍求，十四无畏中赴二求，四不思议中赴广求，皆由菩萨及时说法，应机不失，曰海潮音。世人悭贪积聚财宝，患得患失，菩萨于四不思议中，破贪感求，正救其病，令得安宁，曰救世悉安宁。第四不思议中有求大涅盘者，得大涅盘，即获出世不生不灭常乐我净，曰出世获常住。救世是拔苦，安宁是与乐，出世是超凡，常住是入圣。此总显菩萨拔苦与乐，令所化机，得以超凡入圣之德。

我今启如来，如观音所说，譬如人静居，十方俱击鼓，十处一时闻，此则圆真实。

辰三正明观音所修法门

此显观音大士所修耳门圆通法门，超前诸圣。虽然诸圣所修，实无优劣，但约初心，必须选择。诸圣入道方便，或通而不圆，或圆而不通，或通而不常，唯此耳根，具圆通常三真实。以此为本修因，当证圆通常之果。因果相契，正是二决定义中，第二决定涅盘根本。前观音大士自说：‘由我观听，十方圆明，故观音名，遍十方界。’故今文殊启白如来云：如观音所说。譬如是假设之事，以例耳根闻性，静居拣非闹市，十方俱击鼓，即一时同击，十处一时闻，即闻无先后。足见耳根闻性，本来自圆，故曰此则圆真实。

目非观障外，口鼻亦复然，身以合方知，心念纷无绪；隔垣听音响，遐迩俱可闻，五根所不齐，是则通真实。

初四句显耳根超余五根，后四句正显耳根通真实。目但能观障内之色，而不能观障外之物；如隔墙不见屋外人物，隔皮不见内之脏腑。口之于味，鼻之于香亦然，而身根则要合方知，离别无觉；至于心意，则想念纷乱，无有头绪，念尚不除，云何能通？唯此耳根，具灵通之用，隔垣墙而能听音声，若远若近，所有音声，一时俱闻。眼等五根之功能，不能与耳根功德齐等，根尚不及，况根外之六识，与六尘。是则通真实，乃指耳根闻性，以闻性功德，本自周遍圆满，非余根所及，故名通真实。

音声性动静，闻中为有无，无声号无闻，非实闻无性；声无既无灭，声有亦非生，生灭二圆离，是则常真实。纵令在梦想，不为不思无，觉观出思惟，身心不能及。

初四句藉声尘显闻性常住；有音曰动，无声曰静，音声是总相，动静是别相。众生颠倒不知动静二相，常于闻性湛然体中，循环代谢，非闻性有生灭，而惑有声为有闻，无声曰无闻。实则非闻性随声尘而或有或无，故曰非实闻无性。以闻性周遍，声无非随声灭；声有亦不随声生，湛然周遍之闻性，其体常住，本无生灭，故曰生灭二圆离。闻性既圆离生灭，当然是常真实。

闻性圆故，无德不具，通故无障不除，常故本无生灭，以此圆通常之闻性为本修因，必证圆通常之佛果，是因该果海；诸佛所证圆通果，必用此圆通常之因，是果彻因源。四科七大，唯此耳根如是，余则无此德，故须拣去。佛示四科七大皆藏性，乃酬当机最初方便之请，今文殊菩萨选闻性圆通常三真实，是答阿难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之请。观闻性通真实，成妙奢摩他空观；观闻性圆真实，成妙三摩钵提假观；观闻性常真实，成妙禅那中观。前观音自说：‘我从耳门圆照三昧，缘心自在，因入流相，得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；斯为第一。’即从此闻性圆通常三真实，修圆照三昧，而得入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禅那之三摩地，亦即证此经所诠之首楞严大定。

最后四句，是离思维而显闻性常住。思惟，乃第六散位意识，梦想，是第六独头意识。今谓纵然在梦想中，完全忘却外界动静之境，而了无所思，但此闻性，亦不因彼无思而灭无，如前熟睡之人，闻舂捣声，惑为钟鼓响，可见闻性之觉观，超越思惟之外。觉是闻性之体，观是闻性之用，闻性体用寂照照寂，不假思惟。眼鼻舌身，以及意根，俱不能于梦中对梦外五尘境，而有所觉。唯独耳根，能通梦外之声尘。梦中一呼即觉，为彼五根之身心，所不能及。

今此娑婆国，声论得宣明，众生迷本闻，循声故流转。阿难纵强记，不免落邪思，岂非随所沦，旋流获无妄？

辰四诲敕当机谛听学行分三。巳初示其合机

初二句显耳门圆通，正对此方众生之机。佛出娑婆国，是以音声，而转法轮；众生因闻佛音声，而悟道者，不知凡几。如下文：‘其数凡有，十恒河沙，皆获本心，远尘离垢，获法眼净。’众生指九界圣凡，迷本闻性，循声分别，起惑作业，迷流生死。或狂慧学者，不能因言会道，闻教观心，而循所闻之声教，益增戏论，自取轮回。譬如阿难，纵然多闻而强记，十方如来清净教法，尚不能免摩登伽难。岂非随所闻之音声，而沦落三界，流转生死。若然不迷，而能旋彼闻根，反闻自性，便得无妄而证真实，可知众生流转与否，全在于迷与不迷一念之间。如十方诸佛，异口同音，告阿难言，‘汝欲识知俱生无明，使汝轮转生死，唯汝六根，更无他物；汝复欲知，无上菩提，令汝速证，安乐解脱，寂静妙乐，亦汝六根，更无他物。’信然。

阿难汝谛听，我承佛威力，宣说金刚王，如幻不思议，佛母真三昧。汝闻微尘佛，一切秘密门；欲漏不先除，蓄闻成过误。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？闻非自然生，因声有名字，旋闻与声脱，能脱欲谁名？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脱。

巳二劝其善修

文殊菩萨，承佛敕令，为阿难选择圆通根，故今直呼阿难名，而告之曰：汝果欲旋流，反妄归真，应当谛听我语，我今承仗佛威神之力，为汝宣说，金刚王如幻不思议，佛母真三昧。金刚王喻奢摩他空观，犹如金刚，其体坚固，其相明了，其用锐利，能断惑证真。如幻谓无而忽有，虽有若无，如菩萨从空出假，无修而修，修而无修，观一切法如幻，不住不着，是妙三摩钵提假观。双照空有，双遮空有，曰不思议，即妙禅那中观。此三观能出生一切诸佛，如下文：‘此是微尘佛，一路涅盘门；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，现在诸菩萨，今各入圆明，未来修学人，当依如是法，我亦从中证，非唯观世音。’故名佛母真三昧。亦即首楞严王大定。此简非外道伪三昧，亦非三乘之相似三昧。

微尘佛是能证能说之人，秘密门，是所行所说之法。意谓汝阿难多闻，非始自今生，而过去曾与释尊同于空王佛所发心。释尊常勤精进，汝阿难常乐多闻，因惟务多闻不勤定力，故虽闻微尘数佛，一切秘密法门，而欲漏未先断，致使储蓄多闻，反成过咎。人身如器皿，欲漏如毒药，佛法如甘露，器皿中满贮毒药，虽灌满甘露，饮之亦无益，反而有害。喻人身欲漏烦恼未除，虽则多闻，复有何益，反而徒然循声流转而已。故曰欲漏未先除，蓄闻成过误。

将闻持佛佛以下，正劝善修。因佛之言教，属于外境，能缘佛言教者，是意识；意识分别，能所历然，是生死因。故以其将自己之闻根，受持佛所说之法，不如旋倒闻根，以闻自己之闻性。若能返闻自性，内脱根外离尘，背尘合觉，即如如佛。故曰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。能闻之攀缘心，非自然生，因声尘然后有，由于无始动静二尘，黏起湛然明体，发为听精，听精映声，卷声成根，遂有耳根之名字。若能旋观能闻之闻性，而与所闻之声尘脱离，如是脱黏内伏，自可入流亡所，乃至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则能脱之根，亦随之而尽，更有谁名之为根，故曰旋闻与声脱，能脱欲谁名。此即闻所闻尽。六根虽用中相背，但性中相知，故但从耳根逆流而入，解其动静根觉空识等六结，使耳根返本还源，不复循结根，则六根俱成解脱，故曰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脱。

见闻如幻翳，三界若空华，闻复翳根除，尘销觉圆净。净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；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，摩登伽在梦，谁能留汝形？

此明超越器界，器界是众生依报，正报之六根既解脱，则依报之器界，自亦随之销殒，而得超越。见闻通指六根，六根由迷一心而幻有，犹如净眼起于翳相，三界依正，犹如翳眼所见空华，今闻根已旋妄复真，则翳根之病已除，而尘界亦销。如翳病若除，空华自灭。由于根尘融会一心，寂照不二名觉，无法不照曰圆，无障不销曰净。觉是般若，圆是解脱，净即法身；即根尘迥脱，分证三德，故曰闻复翳根除，尘销觉圆净。此即前文断粗惑，得闻所闻尽之境。虽然觉已圆净，但未究竟，必须进断细惑，所谓觉所觉皆空，连空所空亦灭，至此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谓之净极。发本明耀，心光遍照，曰光通达。此通达之心光，不但能含裹十方虚空，且能寂而照，照而寂。含裹虚空，即大义，是法身德；寂而照，即佛义，属般若德；照而寂，即顶义，是解脱德。由返闻之功，圆证三德秘藏之后，返观世间一切，如

梦如幻，了无障碍，即前文：‘生死涅盘，皆是狂劳，颠倒华相。’永嘉禅师云：‘迷时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’世间一切有为诸法，不特觉后是无，即在迷时，亦如梦境，远行跋涉，热恼疲劳，苦恼丛生；忽然睡醒，安卧床中，丝毫无损。昔日阿难，被摩登伽女，淫术所加，将毁戒体，皆由多闻不修，沉迷梦境，是以受制不得自在。若能返闻入流，解根越界，则在梦中之摩登伽，何能牵留大梦先觉之阿难，故曰谁能留汝形。

如世巧幻师，幻作诸男女，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机抽；息机归寂然，诸幻成无性。六根亦如是，元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；一处成休复，六用皆不成；尘垢应念销，成圆明净妙，余尘尚诸学，明极即如来。

此以喻明从真起妄，以及返妄归真。巧幻师是能作之人，喻真如随缘之用；幻作，是所作之术，如无明妄动；诸男女是幻作之人，喻六根。虽见诸根动，喻六根差别之用，一机抽，喻一精明之体。依一精体，随缘异用，故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乃至在意曰知。息机，喻一根既返源；归寂然，喻六根成解脱。诸幻成无性，谓幻术师所作幻人，本无自性，归于乌有；如六根返源，解脱自在，超越器界。六根亦如是以下，是以法合。六根之性，亦如幻人诸根，元依一精明，是依真；分成六和合，是起妄。六根是能依，一精是所依，依一精明分为六根，和合外尘，幻成现前根身器界。诸有为相，合喻中幻师幻作诸男女。若一处成休复，指耳根返闻照性；六用皆不成，指见闻觉知等六根之用，即一根返源，六根解脱，合喻中息机归寂然。尘垢，总喻粗细烦恼，应念销，即前所云：‘山河大地，应念化成，无上知觉。’合喻中诸幻成无性。自此不再复为无明障蔽，日圆明，即般若德；再无根尘之污染，结缚之障碍，日圆净，即解脱德；再无根身器界之分，曰圆妙，即法身德。以其成圆妙故称大，圆明故称佛，圆净故称顶。若能依此大佛顶法而修，初于闻中，入流之所，深伏烦恼，是观行成圆明净妙；如是渐进，经历相似，分证，乃至五住净尽，二死永亡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是究竟成圆明净妙。若于分证位，除微细之尘未尽，尚在诸学，如等觉菩萨，尚有一分生相无明未尽，谓之余尘尚诸学，若再百尺竿头重进步，修学究竟，智圆惑尽理极，则证同如来，故曰明极即如来。此是报身如来，报身所证即法身如来。自此分身教化，利乐有情，是应身如来。

大众及阿难，旋汝倒闻机，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圆通实如是。

已三结其真实

文殊菩萨，既选定观音菩萨所修之耳门圆通，为阿难及此土众生，入道之方便，因而普劝众修，故呼大众及阿难，勿再坚执妄闻强记，应旋转一向循声流转之颠倒闻机，反转一向闻外界动静声尘之闻性，以闻自己内在之性，自性不生不灭，元清净体，是成佛之真因，果能反闻闻性，外离尘，内脱根，烦恼自销，心光自显，即成无上菩提之道。汝等初心，欲证圆通，实如我前所说，反闻之功，既易且速，诚应从耳根入道；故曰圆通实如是。

此是微尘佛，一路涅盘门，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。现在诸菩萨，今各入圆明；未来修学人，当依如是法。我亦从中证，非惟观世音。

辰五叹美法胜以寓劝修

此是，指耳门圆通。十方三世，一切微尘数佛，所以到涅盘家，入涅盘门，无不依此耳门圆通修证。过去诸佛，依此反闻法门，已成就无上菩提。现在十方，一切菩萨，亦皆依此法门修学，而证入妙觉圆明。所以未来，诸修学人，亦应依此耳根，反闻法门而修，必然证同于佛。此法门之殊胜，十方诸佛菩萨，固然依此修证，即我文殊，亦是从耳根反闻之中而修而证，非惟独观世音菩萨一人如是。可知此法，是十方菩萨所通修，三世如来所共证。故名金刚王宝觉，亦名佛母真三昧。

诚如佛世尊，询我诸方便，以救诸末劫，求出世间人，成就涅盘心，观世音为最。自余诸方便，皆是佛威神，即事舍尘劳，非是长修学，浅深同说法。

辰六述成佛意结示简选

初六句是述选结答。前佛教文殊，选择圆通，授意谓：‘我今欲令阿难开悟，二十五行，谁当其根；兼我灭后，此界众生，入菩萨乘，何方便门，得易成就。’今文殊述成，简选观音耳门圆通，是最胜法门；应为当机及此土末法众生，入道之方便，以复佛慈命。至于其余二十四圣之入道方便法门，皆是佛之威德神力，随机说法，令其即于所遇之事相修行，得以弃舍尘劳，而证圣果而已。并非通常一般人可修学之法，亦非是浅位与深位同时可说之法。若通常可修，则无须仰仗佛威神加被，若浅位可说，则无须即事而舍尘劳。如二十四胜中，那律因失明，佛示以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；乌刍多淫，佛教观欲火；难陀散心，佛教观鼻端白。此皆逗机所设之教，非一般机情所宜。又如普贤之大愿行，满慈之宿辩，须菩提之解空，舍利弗之净见，皆属深心。岂是浅位初心之所能学？惟独观音耳根法门，根机浅深可同说，众人长久可共修，论初心方便，实无过于此。

顶礼如来藏，无漏不思议；愿加被未来，于此门无惑，方便易成就。堪以教阿难，及末劫沉沦，怛以此根修，圆通超余者，真实心如是。

辰七礼请加被以明真实

初二句是顶礼三宝，若谓：如来藏，是生佛本同之理体，诸佛证之，全体起用，应身无量，是佛宝；佛说法利生是法宝；诸圣证无漏，成大阿罗汉，及诸菩萨修证圆通，神力不可思议，是僧宝。此是住持三宝。若谓：如来藏是佛宝，无漏不思议是法宝，依之修证是僧宝，此是别相三宝。若谓：如来，是自性本具之佛宝；藏和真俗，是自性之僧宝；无漏不思议之法，不住空

有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是自性法宝。此属自性三宝。今文殊菩萨，顶礼自性三宝，期内惑不起；顶礼别相三宝，期外障不侵；顶礼住持三宝，愿加被未来众生，令诸行者，于此反闻自性之法门，得以深信不疑，并依此方便而修，容易成就圆通。因阿难多闻，耳根偏利，而佛出娑婆界，声论得宣明，故耳根法门不特堪教阿难，为阿难入道之方便，且堪教此界末法，沉沦于生死中之众生。若人能依此耳根修，得证圆通之速，自可超越，其余诸圣之方便。故凡欲修首楞严王大定，证得真如实际涅盘妙心者，如前所说，耳根法门，便是最初方便

于是阿难，及诸大众，身心了然，得大开示，观佛菩提，及大涅盘；犹如有人，因事远游，未得归还，明了其家，所归道路。普会大众，天龙八部，有学二乘，及诸一切，新发心菩萨，其数凡有十恒河沙，皆得本心，远尘离垢，获法眼净。性比丘尼，闻说偈已，成阿罗汉。无量众生；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辛三时众获益

于是，指文殊菩萨，偈选圆通之后，阿难及在法会大众，同一类机者，各各身心了然。前第五卷，佛说解结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后。阿难虽身心皎然明白，然又未知，入何门，修何法；今，闻文殊菩萨偈选圆通，明以指示：‘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。’又呼名而劝阿难及大众：‘旋汝倒闻机，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圆通实如是。’再引十方古今，诸佛菩萨，及自己为证。阿难及大众，得此明白开示，故得身心了然，豁然贯通，观佛菩提，及大涅盘，了然不昧。犹如等五句，是以喻明。有人喻阿难及大众，因事远行，未得归还，喻众生因一念妄动，三细六粗，背觉合尘，流而忘返。明了其家所归道路，喻今闻佛种种开示，及敕文殊，选择圆通，虽未修证，然已知耳根法门，是趋向菩提、妙修行路之方便。从此进而修证，当得成佛。普会大众等六句，是显获益者众；皆得本心以下，是显所得之益。普会大众中，天龙八部，是利根凡夫；有学二乘，是不定初心；新发心菩萨，是圆教初机，其数有恒河沙之多。皆得本心，远尘离垢，有二义：一约小乘，尘是见惑，垢是思惑。今远见思之尘垢，成就空观，见真谛理。二约大乘，尘是见思，垢是无明，今远离见思无明之尘垢，入大乘见道位。获法眼净，位在圆教初住以上。法是法身，眼是般若，净是解脱。三德秘藏，实无得失，因众生昔日在迷，非失同失，今日悟证，非得同得，故曰‘获法眼净。’

性比丘尼，即摩登伽女，初见佛闻法，已证三果。今闻选圆通偈，即成阿罗汉。亦即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位在圆教七信。法会大众；皆得大乘法益，惟独性比丘尼，得小乘益。

无量众生，亦皆在会闻法者，梵语阿耨多罗译为无上，三藐译正等，三菩提译正觉，皆发勤求佛果菩提之心。佛果菩提，无法相等，曰无等，今发此心，即与佛等，故曰无等等。此乃结集经者，叙述当时得益之众，及所得之益。

阿难整衣，于大众中，合掌顶礼，心迹圆明，悲欣交集，欲益未来诸众生故，稽首白佛，大悲世尊，我今已悟成佛法门，是中修行，得无疑惑。常闻如来，说如是言，自未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萨发心；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，如来应世。我虽未度，愿度末劫一切众生。世尊，此诸众生，去佛渐远，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，欲摄其心，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场，远诸魔事？于菩提心，得无退屈？
丙二为末世示道场方法分三。丁初陈请

末法众生，内障既深，外邪又胜，难免障碍，故此科阿难请佛开示，远魔治邪之方便。佛因其请，开示建立道场方法。初六句是经家叙仪，心明，即悟根中圆湛，不生不灭之真心，是闻慧；迹明，即悟旋流反闻，六解一亡义，是思慧；阿难旷劫多闻，而不思修证，今则从闻而思，而修，故得以明了，归家道路，曰心迹圆明。悲是悲众生仍在迷，欣是欣喜己悟入道方便。正因其悲愍末法众生，而思有所饶益，故稽首白佛曰：大悲世尊，我今已悟，成佛法门。先悟圆理，次解圆行，虽未圆证，然依是耳根法门修行，旋流反闻之功，已得无疑惑。意谓只要坐解起行，必然成佛，无须忧虑。而所令人担心者，是未来末法众生。常闻等七句是引佛言，而为问端。我虽等三句，是回小向大，愿学菩萨利他。世尊以下，述为末法众生，请法之由。因末法众生，去佛愈远，根机愈薄，障重慧轻，加之末法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，蛊惑人心，以邪乱正。如有人欲收摄其心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者，实在不易。请问世尊，如何能令初心后学，安立道场，远离魔事，不能惑乱于菩提心，得以增长，无有退屈。

尔时世尊，于大众中，称赞阿难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问，安立道场，救护众生，末劫沉溺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阿难大众，唯然奉教。
丁二赞许

佛赞阿难之请，而许为宣说。因阿难既发利他之心，复请利他之法，故佛赞其善哉善哉。意谓如汝阿难所问，末法邪师众多，欲初心未学，能免为其扰乱定心，必须安立道场，方可远离魔事。此诚救护众生于末劫时，避免沉沦之重要法门。汝今谛实而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当时阿难，及在会大众，均唯然应诺，奉命受教。

佛告阿难：汝常闻我毗奈耶中，宣说修行，三决定义。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
丁三宣说分二。戊初明根本戒法分二。己初总显三学以戒为本

梵语毗奈耶，译云善治；以持戒能善治自他之过故。毗奈耶，正诠戒学，兼诠定慧。戒定慧是三种决定义。三业以摄心为本，身虽不犯，而心放逸，不名为戒。必须收摄身心，身固不犯，

妄念亦不起，方名为戒。既摄心不动，外境自销，内外湛然，如风止波停，是因戒生定，定心成就，本明暂发，是名因定发慧。圆觉经云：‘尸罗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。’又云：‘无碍清净慧，皆从禅定生。’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以能修学戒定慧，必可了生死，不再漏落生死轮回，故名无漏学。

阿难，云何摄心，我名为戒？

己二别示四重以彰无漏分二。庚初牒征

此牒前科所开示之三无漏学中先征戒无漏学之名

若诸世界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绩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上品魔王；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诸魔，亦有徒众，各各自谓成无上道。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。广行贪淫，为善知识，令诸众生，落爱见坑，失菩提路。

庚二详示分四、辛初淫戒

诸世界约秽土，秽土众多曰诸。六道众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是以缠缚生死；若然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以淫是因，生死是果，苦因不生，苦果自灭。尘劳，指内界见思二惑，汝修耳根三昧，本想超出尘劳，了生脱死，但淫心不除，不特尘不可出，且因淫故，堕为魔类，纵使有博学多智，善说诸法，或于世间禅定，善入住出；如不断淫，皆为魔业，必落魔道。上品堕为魔王，中品堕为魔民，下品堕为魔女。上中下品，视其福业厚薄，以及所修世间禅境深浅而定。彼等诸魔，包括魔王，魔民及魔女。亦各各有其徒众，且各各皆自谓已成无上菩提。此乃我慢成习，非果计果，大妄语成，为堕落因，天福享尽，必堕地狱。我灭度后，是释尊自称，灭五住，度生死，谓之灭度。亦即入灭，释尊入灭后，正像法过，于末法中，去圣时远，魔强法弱，故曰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。此辈皆以广行贪欲习淫，以为善知识，使人生前受其惑，死后沦为魔眷。落爱见坑，爱是思惑，见是见惑，以淫欲为教化之法，故堕爱见坑，而不能出离，因而失却菩提正道。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淫，是名如来，先佛世尊，第一决定清净明诲。

此佛嘱阿难，转教末世初心修学三摩提者，亦即修习耳门圆通者，必须先断淫心，不但身不行淫，心亦不起淫念。果能如是，方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一决定清净明诲。如来乃今佛，先佛乃古佛，古今诸佛之法，皆以先除淫心，为第一重清净修学之明诲。

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，修禅定者，如蒸砂石，欲其成饭，经百千劫，只名热砂，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砂石成故。

此借喻明淫心之害。蒸喻修禅，沙石如淫心，热沙如烦恼，饭喻无上菩提。淫心不除，而修禅定，欲成菩提，则如蒸沙石，欲其成饭，纵经尘劫，终不可得。以沙非饭本，因果不契，徒自疲劳，益增苦恼而已。必须先断淫心，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方契无上菩提，不生灭性。

汝以淫身，求佛妙果，纵得妙悟，皆是淫根，根本成淫，轮转三涂，必不能出；如来涅盘，何路修证？

此以法合喻，初二句合蒸沙石，欲其成饭，次合经百千劫，只名热沙。皆是淫根等四句，合此非饭本，沙石成故。因其有淫欲之种子，触处便发，谓之根本成淫，由此恶业，必堕三涂，不能得出。然则人身尚不可得，况欲修证佛果，故曰如来涅盘，何路修证。合以沙石，决难成饭。

必使淫机，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，斯可希冀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

机者发动之由，身之淫机，由心而发；心之淫机由邪念至，必须一念不生，身心淫机，方可断除。倘若淫断之性犹存，则所断之缘仍在，终非杜绝。必使断性亦无，入菩萨正位，所谓：‘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’果能如此，于佛菩提，方可希冀。身断淫是律仪戒；心断淫是定共戒；断性亦无，是道共戒。梵语波旬，译云极恶，是欲界天魔，居欲界顶，能伤人法身，害人慧命者。末法时代，邪说乱正，魔佛难分，故佛以四根本戒，以辨邪正真伪，令末法修学，有所龟鉴。故曰：如我所说，修三摩地，先断淫心，则名为佛说，应当从之。不如此说，或谓淫行不碍真修，即波旬说，应该绝之。

阿难，又诸世界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；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，为大力鬼；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；下品当为地行罗刹。彼诸鬼神，亦有徒众，各各自谓成无上道。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炽盛世间，自言食肉得菩提路。

辛二戒杀

断他身命谓之杀，杀是所妨之恶法，戒是能防之善法，能所并称，名曰杀戒。杀戒重于心，非但身不杀生，甚至心中亦不起杀念，是名真正持戒。经云：‘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；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’故杀业亦生死根本，若身心俱不杀，命债既无，生死可了，故曰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

汝修三昧以下，显杀业之过患。三昧又名三摩地，译云正定。佛以智破昏，以定破散，故智中

有定，定中有智；因名止观，果名定慧。定慧能破烦恼，出生死。今因杀心不除，故尘不可出。即使有多智禅定现前，若杀心不除，必定堕落鬼神之道。此中多智，是世间世智辩聪，禅定指世间有漏禅，今以智禅助杀，必定堕落，鬼神之道。若禅智胜于杀业，神通大福德胜，故为大力鬼王，统领一切鬼神，宫殿楼阁，享用自在。若禅智与杀业相等，是中品之人，神通福德又次于前者，则为飞行夜叉，诸鬼神之帅。夜叉译云捷疾，又名勇健，势力次于鬼王，为诸鬼神之统帅。若禅智劣于杀业，神通力微，福德又簿，则为地行罗刹，译云可畏鬼，以众生血肉为食，势力次于鬼帅，即鬼兵之类。此等鬼神，各有徒众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故各各自谓，已成无上道。佛云我灭度后，正像法中，众生虽不见佛，善根尚厚；然末法时代，则世道衰微，邪魔恶鬼，盛行世间，自言食肉，亦得菩提之道。

阿难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，本来命根；汝婆罗门，地多蒸湿，加以砂石，草菜不生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，假名为肉，汝得其味。奈何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释子。

此防问难，食肉既将堕鬼道，何以如来许比丘食五净肉。五净肉谓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疑为我杀，及自死，鸟残。佛告阿难，此五净肉，皆我神力所化，本无命根，即无识暖息三种连持色心以为命根。汝婆罗门下，防问难，既如来神力所化，何不化五谷蔬菜之类，而化五净肉，使后世食肉者得以借口，故佛释之曰：汝婆罗门国，地多蒸湿，此约印度沙漠地方，天气酷热，草菜不生，人皆牧羊，以食羊肉、饮羊乳为生，若不化五净肉，而化五谷蔬菜，则事出反常，人皆怪之，有违俗谛。因以大悲神力，化成五净肉，实无生命。因大慈悲故，假名为肉，令汝等弟子，暂得其味，聊养身色。奈何如来灭后，有食肉众生，名为释子。此佛叹惜末世弟子，颠倒可怜，实则肉食有伤慈悲。本经及楞伽经，皆制断不得食肉，涅盘经亦云：‘善男子，从今日始，不听食肉；应观是食如子肉想，夫食肉者，断大悲种。’

汝等当知，是食肉人，纵得心开，似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终必沉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，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云何是人得出三界？

此令知食肉必堕，即使修学禅定暂得心开，亦不过相似三摩地而已，终非真实三昧。因其杀贪不除，现生皆类大罗刹，报尽寿终，必沉生死苦海，永为鬼类，非佛弟子。如是食肉之人，互相杀害，互相吞噬，互相食啖，命债未还，云何可得出越三界

汝教世人，修三摩地，次断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二决定清净明诲。

佛敕阿难转教末世之人，欲从耳根方便，入三摩地，先持淫戒，次断杀生；因淫能障定，杀则违慈，故应断杀。此是古今诸拂第二种决定清净修学之明诲。

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杀，修禅定者；譬如有人，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欲隐弥露。

此以喻明，修禅定者，若不断杀，无由解脱。譬如有人，即带杀修禅之人，自塞其耳，喻修禅定；高声大叫，如杀生食肉；求人不闻，如食肉以为无罪。如欲无罪，必须断杀，今不断杀，而欲无罪，无异于欲人不闻，反而高声大叫，正是欲盖弥彰。修禅定者，欲求解脱，如人欲隐，但杀生食肉，难出三界，如是弥露。

清净比丘，及诸菩萨，于歧路行，不蹋生草，况以手拔？云何大悲，取诸众生血肉充食？若诸比丘，不服东方丝绵绢帛，及是此土，靴履裘毳，乳酪醍醐；如是比丘，于世真脱，酬还宿债，不游三界。何以故？服其身分，皆为彼缘，如人食其地中百谷，足不离地。

此显持杀戒，不但要戒杀因，且还要戒杀缘，方名清净，而得解脱。清净比丘，是小乘行者；及诸菩萨，是大乘行人，无论大小乘，凡持戒清净者，皆应本乎慈悲，于歧路行，尚不以脚踏有生命之草，何况手拔？更何况称为大慈大悲之释子，岂可杀取众生血肉，以充滋养，任意食啖，故佛弟子，必须戒杀。出家二众尚且不应服东方丝绵绢帛，印度指中国为东方，丝由蚕出，不算杀生，但养蚕人，恐蚕咬茧而出，故以沸水烫之而成杀生取丝。此土指印度，靴履用牛皮制，裘是兽皮，毳为马毛，如鹤茸被等。乳酪醍醐，皆出自牛身，虽非杀生，然食之与其有缘，难得解脱。故诸比丘，欲求真解脱，除不杀生外，亦应不服用丝绵绢帛，靴履裘毳等物，不与众生结生死缘，无穷酬还宿债，自可不再来三界受生。或有人云：乳从牛出，骆驼之毛，天然自脱，本非杀生，何不许用。故佛释之曰：何故不许服用，乳酪裘毳等物？因乳酪裘毳等，虽非众生肉，然亦彼等众生身中之一分，用之食之，皆与彼等结下不解之缘，犹如劫初之人，因食地肥，不能轻举，后食地中百谷，故足不离地。物理论云：粱者，黍稷之总名；稻者，粳糯之总名，菽者，众豆之总名；三谷各各二十合为六十，蔬果之实各二十，合为百谷。

必使身心，于诸众生，若身身分，身心二涂，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，真解脱者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

谓持杀戒之人，必须使其身心，于诸众生，不起杀害，以及饮食服用之想。若身，谓众生之肌肉骨髓；身分，是裘毳乳酪等。身心二涂，不服不食，谓不但身于众生身及身分，不服不食，即使心亦不于众生身及身分，而起贪求服食之想，身心二涂俱断杀因杀缘，既不负命，无需还债，则三界生缘自断，故佛说此人，是真解脱。如我此说等四句，是判决邪正。如我此说，修三摩提，次断杀生者，是名佛所说正法。否则，岂独违背佛之慈悲，亦令人杀生堕落，流转生死，故同魔说。

阿难，又复世界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偷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偷，必落邪道；上品精灵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。诸魅所着，彼等群邪，亦有徒众，各各自谓，成无上道。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，炽盛世间，潜匿奸欺，稍善知识，各自为己，得上人法，泫惑无识，恐令失心，所过之处，其家耗散。

辛三盗戒

凡损他财物，皆名之盗。不但淫杀是生死根本。偷盗亦然，故应当戒。若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；否则，诸修行人，原本志在出尘，因偷心不除，不但尘不可出，反而堕落。即使有世智辩聪，善说法要，或修有漏，禅定得以现前；如不断偷，必定堕落邪道。上品谓禅定胜于偷心者，则堕精灵之类，盗日月之精华，窃山川之灵气，附山托水，惑人祭祀，如山精海怪等，为妖精之领袖。中品谓禅定与偷心等，则堕妖魅，即魅魑魍魉，盗人物之津液，窃山林之润气，伺便作孽。下品谓偷心胜于禅定，堕为邪人，心性邪僻，故为精灵所附，妖魅所迷，妄言欺世，诡异惑俗。此等鬼怪，魅魑魍魉，亦各各有其徒众，邪知邪见，欺世盗名，受人供养，各各自谓，已证无上道。尤其佛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此辈鬼怪，充斥世间，比比皆然。或潜藏伏匿于穷乡僻壤，欺骗奸诈，妖言妖行，称善知识。各各自谓，已得上人之法。上人法即菩萨法，以菩萨法居于声闻之上故。此等妖怪，以邪师自居，诱惑无识之人，故作恐怖之言，令人惊怖迷惑，失于本心。或言战祸将发，应急避之，或言天灾，或当地震；有钱之人，心生恐怖，求其设法拯救，于是乘机骗取金钱，使遇他之人，家财耗散。

我教比丘，循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，不自熟食，寄于残生，旅泊三界，示一往还，去已无返。云何贼人，假我衣服，稗贩如来，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？却非出家具戒比丘，为小乘道，由是疑误，无量众生，堕无间狱。

此明佛制比丘乞食之由。佛教弟子，循序而乞，仅取饮食，勿蓄金钱，目的在令比丘，舍离贪心。因贪亦为烦恼生死根本，若不舍离，岂能得成菩提？且佛制比丘，即使是日无供，亦不得自己熟食，令知身为苦本，虚幻无常，寄居三界，终非故乡，犹如旅泊之人，终非久住。陆宿曰旅，水宿曰泊，出家之人，虽居三界，乞食以保残生，然志在了生脱死，诚应勇猛精进，修行办道，务求一生成办，有朝一日，子缚既断，果缚亦灭，自此超越三界，一去不还，岂可为此暂寄三界之残生，贪求名闻利养，甚而敛财惑众？可惜贼人，假借我佛名号出家，着如来衣服，贩卖如来，破坏佛教。此痛斥假僧，假借憎服，以助其贩卖佛教之能事。身披袈裟，经营货利，唯财是视，不择手段，此等贼人，往往非法说法，法说非法，诡言异行，眩惑世人，皆言所说，是真佛法。而真正出家，具足比丘戒，三衣一钵，不畜金钱者，却反被诽谤，目为小乘，而做业贼人，妄自称为大乘菩萨。由是以假乱真，令无量众生，疑惑不决，真假莫辨，或误信邪说，遵从妄行，所谓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，弟子与师，俱堕无间地狱。

若我灭后，其有比丘，发心决定，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形像之前，身燃一灯，烧一指节，及于身上，爇一香炷。我说是人，无始宿债，一时酬毕，长揖世间，永脱诸漏，虽未即明无上觉路，是人于法已决定心。若不为此舍身微因，纵成无为，必还生人；酬其宿债，如我马麦，正等无异。

此教比丘舍身忏悔。佛灭度后，末法众生，障深智浅，如有出家二众，发大乘心，决定舍诸有为，而欲从耳根修如幻三摩提者。能于如来形像之前，于自身中，燃灯烧指，或爇一香炷，我说是人，无始宿债，一时酬毕，长揖世间，永脱诸漏。长揖，意即永辞，世间即有漏三界，诸漏即见思二惑。一切难舍，莫过己身，今于佛前求佛证明，燃灯烧指，爇香，是难舍而能舍，必仗佛力，消除宿业，不再为宿业所牵，自可永辞世间，断烦恼，出生死，而趣向无上菩提之觉道。亦即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此乃证圆通以后之事；即使未证圆通以前，此人虽未明觉路，然已于佛法中，已有决定心，必得无疑。若不为此舍身微因以下，明不燃灯、燃指、燃臂忏悔之过；设若不燃灯忏悔，宿债未清，虽得无漏，还须受报。如紫金光比丘尼，已证圣果，仍为阿阇世王所污，纵成佛果，亦必定还来生于人间，酬其宿债。如我马麦，正等无异二句，是佛引己作证。据传云：昔舍卫国，毗兰邑，阿耆达王，请佛与五百比丘，到王宫结夏安居。三月供养，且恭敬至诚，亲自入厨，督人作食，供佛及僧。至第七日，为魔所惑，入宫耽恋五欲，竟忘供佛之事，又未敕令下人供佛，宫中诸人，未敢擅自供养。时有马夫，见佛僧失供，减半马麦，供佛及僧；如是三月，解夏回返精舍。王方醒忆其事，后设斋供佛，求哀忏悔。阿难问佛因缘，佛云：过去毗婆尸佛，受王供养，佛僧食毕，为病比丘，取一份供，途经梵志山，梵志闻香，心生嫉妒云：此秃头，应食马麦，何与其甘馔。时梵志所教五百童子，亦随师说，唯其中二人则说，此等大德，诚应受人天供。当时梵志，今我身是；五百童子，即五百阿罗汉是；赞佛之二童子，即舍利弗目犍连是；时病比丘，即今弥勒菩萨是；因宿口业，今虽成佛，尚不免报，何况盗他财物，食彼身分，当应酬债。故修行人，非修舍行，仗佛威力，销除宿业不可。

汝教世人，修三摩地，后断偷盗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；第三决定清净明诲。

此佛敕阿难，转教末法众生，若欲修习三摩地，应先断淫，次断杀，后断偷。因淫能障定，杀则违慈，偷者负债，非断不可。此乃古今诸佛，第三种决定，清净修学之明诲。

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偷，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，水灌漏卮，欲求其满，纵经尘劫，终无平复。

此以喻明，偷盗过患。若不断偷，以偷盗之心而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，以水灌漏卮，卮是承酒

之器，漏卮喻偷心，水喻定慧，注水入卮，如带偷心，入三摩地。欲得成就圆通，犹如以水灌漏卮，欲求其满，纵经尘劫，终无平复。

若诸比丘，衣钵之余，分寸不蓄，乞食余分，施饿众生。于大集会，合掌礼众。有人捶詈，同于称赞，必使身心，二俱捐舍，身肉骨血，与众生共。不将如来，不了义说，回为己解，以误初学，佛印是人，得真三昧。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

初五句教舍贪，次四句教舍嗔。清净比丘，三衣一钵之外，一分钱，一寸衣，亦不许积蓄。即使循序乞食所得，食后有余，亦应尽施饥饿众生，如是方可断贪。于大集会中，以一切众生佛性平等，将来皆当作佛，故应恭敬礼拜，不得轻慢；即使有人捶打怒骂，亦应视同赞叹，欢喜领受。必使身心等四句，是教舍身，亦即舍痴。众生愚碍，执我我所，我之所有，外财尚不能舍，况复内财之身命。今修道者，断我法二执，故身心俱能捐舍，自己之身体血肉骨髓，俱与众生共有，如是始可成就无偷之心。不将如来等四句，是教其舍名，不了义教，是指小乘权教。即不应将如来一时权乘所说之不了义教，以回护已过，为自释疑，而误初学。至此偷心断尽，一念纯真，不饰己过，不论他非，佛印是人即得圆通，名真三昧。如我所说等四句是结。即如佛以上所说，修三摩提，先断淫，次断杀，后断偷，不欺世盗名，不曲解佛意不文过饰非，是真佛子，即是佛所说。否则，持相反意见者，即属魔说。

阿难！如是世界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，无杀盗淫，三行已圆，若大妄语，即三摩地，不得清净。成爱见魔，失如来种，所谓未得谓得，未证言证；为求世间尊胜第一。谓前人言，我今已得须陀洹果，斯陀含果，阿那含果，阿罗汉道，辟支佛乘，十地地前，诸位菩萨。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，是一颠迦，消灭佛种；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佛记是人，永殒善根，无复知见，沉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

辛四大妄语戒

言而不实为小妄语，妄称圣人，是大妄语；妄语亦生死根本，必须戒除。不惟出言要诚实，且勿大言不惭，若口若心，俱皆成实，方名持戒清净。若六道中，假设有一众生，身心虽不再犯杀盗淫，梵行已得成就，自可出离生死，但若犯大妄语，则于所修三摩地，不得清净。因其贪求名闻利养，妄起邪见，将成爱见魔，失如来种。因为不淫，清净梵行，为法身如来种；不杀即大悲，为应身如来种；不盗即智慧，为报身如来种；断淫杀盗，成就三如来身。今因大妄语，使前戒行尽失，成佛无望，故曰失如来种。何谓大妄语？所谓未得谓得，未证言证。即未得圣果，而谓已得；未证圣道，言已证道。其目的在求世间之尊荣殊胜，位居第一。谓前人言以下，是阐明其未得谓得之相。须陀洹是初果，译云预流；斯陀含是二果，译云一来；阿那含是三果，译云不来；阿罗汉道是四果，译云无生，杀贼，应供。辟支佛译云缘觉，或独觉。四果圣人，断三界见思，辟支佛更侵习气，位居四果之上。十地地前诸位菩萨，正显其妄语之大，不特未得小乘果，未证二乘位，己谓得言证；今更妄自夸大，自己已是十地以前，住、行、向、三贤位菩萨，甚或自称，是地上菩萨。以求彼前人尊重，向自己礼拜忏悔，恭敬供养。阿颠迦译云无善心，大妄语之人，出言诳惑，毫无善心，如此恶心狂人，唯名利是求，梵行不立，成佛无望，故曰是一颠迦，消灭佛种。多罗树一枝直上，断即死，不复生。佛以此喻大妄语人，以魔刀剑，自断善根，故佛记是人，永断善根，无复正知正见，沉沦三涂苦海，纵有禅智，只益魔业，不能修成，真实三昧。

我灭度后，敕诸菩萨，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形，度诸轮转。或作沙门，白衣居士，人王宰官，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，淫女寡妇，奸偷屠贩，与其同事，称赞佛乘，令其身心，入三摩地；终不自言，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泄佛密因，轻言未学。唯除命终，阴有遗付，云何是人，惑乱众生，成大妄语。

此明佛敕诸菩萨，及大阿罗汉，应身末法，摧邪扶正，教化众生。作种种形，即随类现身；度诸轮转，即令众生舍邪归正，广脱生死。或作沙门等四句，是现顺行，如是乃至以下，是现逆行。若顺若逆，无非志在涉俗利生，与之同事，然后伺机称赞佛乘，令其身心入佛知见。始终不肯自言，我是真菩萨，或真阿罗汉，以泄漏佛之秘密；反而轻言自己属于晚辈未学。唯除二句，显诸圣应世，住则不泄，泄则不住。故除临终舍报，暗中遗言付嘱外，绝不自认菩萨再来，或佛应世。如丰干禅师，是阿弥陀佛应世，出自寒山之口。据传，丰干住于天台山国清寺碾米房，常骑虎出入，众不知其为何人。一日丰干，邀寒山、拾得同朝五台山曰：与我同行，是我同流，不与我同行，不是我同流。寒山问曰：汝朝五台作甚么，干曰，朝礼文殊。寒山曰：汝不是我同流，我不与汝同去。于是丰干独行，至杭州，适有阎邱胤被朝廷派任台州刺史，忽患头痛病，医药罔效，丰干特往访，取水一杯，持咒讫，以水置手心，向其头三扑，痛即止。遂感谢，询其来自何处，丰干曰：住天台山，国清寺。问寺中大师有道行者几人，干曰：我无道行，寺中高僧，如文殊化身之寒山子，普贤化身之拾得，皆在寺中游化人间。胤备礼酬谢，干不受而去。及胤到任三天，即到国清寺进香，问知客僧，寒山拾得二大士何在？知客说：此二人乃疯僧，可传令来见，胤曰不可，坚持往见，知客僧遂陪至厨房；寒山拾得，正在灶门烘火，二人且语且笑，人皆不识其所言何语。胤一见即拜，二人狂奔，胤追之，至寒山岩，二人入，寒山回首曰：贼！贼！贼！丰干饶舌。弥陀不事，礼我何为？胤随入岩中，不见二人，自此不复再见寒山拾得。如杜顺和尚偈云：‘游子漫奔波，登山礼土坡；文殊只这是，何处见弥陀。’又如弥勒菩萨，四明应化，为布袋和尚，将舍寿时云：‘弥勒自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时时示世人，世人哪得识。’云何以下是斥责辞，是人，即成爱见魔之人，以未得谓得，未证言证，惑乱后世，未学众生，故成大妄语。

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复断除，诸大妄语，是名如来，先佛世尊，第四决定，清净明诲。

前佛敕菩萨阿罗汉，于末法现身说法；今敕阿难，转教后世初心之人，欲修三摩地，虽先已断淫杀偷，复要断诸大妄语，此是古今诸佛，第四种决定清净，修学之明诲。

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其大妄语者，如刻人粪，为栴檀形，欲求香气，无有是处。

此以喻明，不断妄语之害。凡夫妄语如干粪像，诸佛功德，如旃檀木。以大妄语之秽因，欲求拂果妙香；正如刻人粪，为栴檀形，岂可得哉。

我教比丘，直心道场，于四威仪，一切行中，尚无虚假，云何自称，得上人法？譬如穷人，妄号帝王，自取诛灭；况复法王，如何妄窃？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，求佛菩提，如噬脐人，欲谁成就？

此诫断妄。直心，即无妄之心。无妄便是成佛之道场。华严经云：‘菩提妙树法，生于直心地。’维摩经亦云：‘直心是道场。’故持戒比丘，于行住坐卧，四威仪中，尚要正直，无得虚假。云何可以妄自称大，谓自己已得上人之法？未得谓得之人，正如穷人，妄号自己为帝王，必受国法所诛。三乘圣贤，尚不可窃，况佛乃出世法王，岂可妄窃。大妄语者，即因地不真，将感三涂之苦，故曰果招纡曲。以不善不真之因，以求至真至善之菩提，正如人以口咬脐，终不能及；妄语之人，已灭佛种，更欲谁来，成就佛道？

若诸比丘，心如直弦，一切真实，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。我印是人，成就菩萨，无上知觉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

此显断妄之益。若能断大妄语，心如弓弦之直，无有纡曲之相。行住坐卧，一切悉皆真实，则能直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。魔事邪险乖曲，今既心行正直，魔自不得其便，故能永无魔事。佛印证是人，必然成就菩萨所修之无上佛果。若能如我所说，断淫杀偷妄，则是正法，名为佛说；否则，即波旬说。

此四清净明诲，是以正拣邪，令末法众生，得知去邪就正。否则，修行无益，唯增魔眷，岂可不慎？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六终
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
（卷第七）

海仁老法师主讲
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

阿难，汝问摄心，我今先说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要先持此四种律仪，皎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枝叶，心三口四，生必无因。阿难，如是四事，若不遗失，心尚不缘色香味触；一切魔事，云何发生？

戊二明诵咒治习分二。己初结前

前阿难问佛，欲摄其心，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场，远诸魔事。佛答：‘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’又云：‘阿难云何摄心，我名为戒。’随即说四种决定清净明诲，今乃结云：汝问摄心，我今先前所说，四种决定，清净明诲，正是入三摩地，修学之微妙法门。是故发心求菩萨道者，要先持此四种律仪，身心不犯，自然不能再生一切枝叶，心三是贪嗔痴，口四是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，皆为枝叶。身严持不杀、不偷、不淫，清净律仪，不独身不犯，连心亦不起贪嗔痴等念，乃至一念不生，根本自除，枝叶无从生起，故曰生必无因。如是四事，谓四重律仪，若能严持不失，则心常住戒中，尚且不缘色香味触等六尘，至于一切魔事，云何发生。魔事之发生，皆由内之心魔所引起，今持戒清净，内魔不生，外魔云何能侵？

若有宿习，不能灭除，汝教是人，一心诵我佛顶光明，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。斯是如来，无见顶相；无为心佛，从顶发辉，坐宝莲华，所说神咒。

己二正明分二。庚初略示应持分二。辛初略劝诵持显益分二。壬初劝持

前持戒摄心，是理道场，能治内魔；今诵咒，咒治习，为事道场，能治外魔。宿习，即烦恼习气，其中坚而难除之习气，莫过于淫习，末法行者，每欲洁而偏染，事不由己者，皆因宿习所驱使。若遇此等不能灭除宿习为境所转之人，汝阿难应当教是人，一心诵我佛顶光明，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。诵咒而曰一心，有事理之分。并以能持之心，及所持之咒，能所分明，相续不断，专诚一意，不掺杂念。理则能持所持，唯是一心，能所双亡，心咒不二，咒即心，心即咒，谓之一心诵持。佛顶，是咒之来处，此咒是佛顶放光，光中化佛所说。佛是世间最尊，顶是世间最密，今从佛化佛，从顶发挥，正表此咒，是尊中尊，密中密。咒名摩诃萨怛多般怛罗。译云大白伞盖。大表如来藏心体，绝诸对待，属法身德，即体大；白表如来藏心，离诸妄染，是般若德，即相大；伞盖表如来藏心，普覆一切，是解脱德，即用大。亦即大佛顶义。显说密诠，其理不二。神谓神妙莫测，既咒所诠理，即如来藏心，故称无上神咒。斯指无上神咒，无见顶相，是佛三十二相之第一相，曰肉髻顶相。因佛乳母，捧持谛观，不见其顶，故亦名无见顶相。无为心佛，是如来入定，从无为心中所现化者，此佛是从佛肉髻顶相，涌百宝光，光中涌出，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，坐宝华中，故曰从顶发挥，坐宝莲花，所说神咒，即诸佛心印。

且汝宿世，与摩登伽，历劫因缘，恩爱习气，非是一生，及与一劫。我一宣扬，爱心永脱，成

阿罗汉。彼尚淫女，无心修行；神力冥资，速登无学。云何汝等，在会声闻，求最上乘，决定成佛，譬如以尘扬于顺风，有何艰险？

壬二显益

阿难与摩登伽，历劫恩爱，其习气非始于今生，或一劫，乃至百千劫来，常在缠缚，不得解脱。今佛顶化佛，宣说神咒，并敕文殊将咒往护，摩登伽女，一闻神咒，宿习即除，及见佛闻法，爱河干枯，顿证三果，故曰：我一宣扬，爱心永脱。成阿罗汉，是指前闻文殊菩萨，选圆通偈后，即证四果。彼摩登伽女，是淫女之身，且无心修行，但由神咒莫测之力，冥中资助之功，尚能速证无学，何况汝等习气微薄之在会声闻，且又发心勤求最上一乘之法，当然决定成佛，无用置疑。譬如有人，以微尘扬于顺风，尘安不尽？尘喻习气，顺风喻神咒，习气遇神咒，无习不除，何难之有，故曰有何艰险。

若有末世，欲坐道场，先持比丘，清净禁戒，要当选择戒清净者，第一沙门，以为其师。若其不遇，真清净僧，汝戒律仪，必不成就。戒成已后，着新净衣，然香闲居，诵此心佛所说神咒，一百八遍。

辛二略示道场方法分二。壬初方便

假设末法世中，有修耳门圆通，发心欲坐道场，真修实行求解脱者。必须先严持比丘，根本四重清净禁戒，而持戒前，求戒之时，亦当选择持戒清净之第一沙门，为传戒师。所谓第一沙门，指已证四果圣人。末法时代，欲求持戒清净之人，为传戒师，已不容易，况四果圣人。僧字，非独指戒和尚，且概括同坛之十师，若不能遇，真实持戒清净之大僧，汝虽求戒，徒具虚名而已。至于无漏戒体，必然不能成就。若果能遇戒律清净，德高腊长者为师，戒方成就。戒成就后，着新净衣，然香闲居，衣或新净，是表清净，然香以熏，以表香洁。闲居谓摄其心。如是心处俱净，然后诵咒，方获神效。因众生烦恼有百八，故诵此无为心佛，所说神咒，亦一百零八遍，以对治烦恼宿习，令外魔不得其便。

然后结界，建立道杨，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，放大悲光来灌其顶。阿难！如是末世清净比丘，若比丘尼，白衣檀越，心灭贪淫，持佛净戒，于道场中，发菩萨愿，出入澡浴，六时行道，如是不寐经三七日，我自现身至其人前，摩顶安慰，令其开悟。

壬二正修

然后，谓诵无为心佛，所说神咒，一百零八遍之后，即行结界，建立道场，入三摩地；求十方现在住世之诸佛，慈悲摄受，放光灌顶，冀消烦恼。如是末世等三句，明求道之机，不限男女僧俗，四众弟子，皆可修学。心灭贪淫，指白衣言，持佛净戒，指出家二众，若能严持，诸佛所制之清净禁戒，身心不犯，且于道场中，发菩萨所修四弘誓愿，凡有出入道场，必澡浴洁身，于昼夜六时之中，修道无间。如是日以继夜，时刻不寐，经三七二十一日，反闻自性，入流亡所。我是释尊自谓，我自然现身，至其人前，摩顶安慰，令其开悟，所悟浅深，则视其观境而定。若然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，即发须陀洹见道慧；若得闻所闻尽，即发阿罗汉空慧，若得空所空灭，则成法空慧；若得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即发圆通，无上知觉慧。

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！我蒙如来无上悲诲，心已开悟，自知修证，无学道成；末法修行，建立道场，云何结界，合佛世尊，清净轨则？

庚二广显仪轨分二。辛初正示道场轨则分二。壬初请问

阿难前请问摄心，云何安立道场，佛已答摄心名戒，先得戒体，严持四重律仪，一心持咒，然后结界，建立道场。至于如何结界，仍未明示，故阿难白佛言：我承蒙如来，无上大悲，多番开示，心已开悟，又闻圆通本根，为入道方便，自知依此修行，无须道场，亦可得成无学之道。但末法修行，佛远魔盛，建立道场，诚非易事，究竟如何结界，方合佛制，不致有违清净轨则。

佛告阿难，若末世人，愿立道场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腻香草，此牛唯饮雪山清水，其粪微细，可取其粪，和合栴檀，以泥其地。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秽，不堪涂地；别于平原，穿去地皮，五尺以下，取其黄土，和上栴檀、沉水、苏合，薰陆、郁金、白胶、青木、零陵、甘松，及鸡舌香，以此十种，细罗为粉，合土成泥，以涂场地，方圆丈六，为八角坛。

壬二示答分二。癸初别示分二。子初明檀法分二。丑初立檀方法

初二句按其志愿，以末世行人，魔盛障重，非建道场，难以修证，故曰愿立。立坛之地，恐有不净，故须取雪山大力白牛之粪混合栴坛，以泥其地。盖雪山有雪草，食之可得醍醐，大力白牛，唯饮雪山清水，食雪山香草，故其粪清香，用以和合栴檀，以泥其他。

文句云：坛法有事有理，事相如文可知，理致则法有所表，若不知其所表法门，则事相徒施，何以触境而成妙观云云。

雪山，表真如法性理体。大力白牛，表自性清净根本智。香草，表三慧，清水，表戒，粪，表定慧，栴檀表首楞严王，耳门圆通。牛饮水，食草，而出香粪，如行者从闻思修，由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粪和栴檀以泥其地，表修行人以三无漏学，及耳门圆通，自能熏习法身，成真因地。

若非雪山白牛，不可取用，因余牛皮臭粪秽，不堪用以涂地。应别于平地，穿去地皮五尺以下

，取其本净黄土，和十种香，以涂场地，高丘恐堆积不净之物，深坑则容聚污秽之水。平原之地则无此敝。栴檀即白檀香木，译云与乐。沉水，即沉水香；苏合，出波斯国，是香胶类；薰陆，又名乳香，出于红海，花淡白，而带黄，郁金出大秦国，二三月开花，四五月结实，有十二叶，为百草之精英。白胶，本草云：商雒间多有，树如白杨，实大如鸟卵，能除恶气，去疮疹。青木，南州异物志云：是草根，能寤魇寐，状如甘草，出自交州。零陵，南越志云：一名药草，出零陵郡，山谷之间，叶如罗勒，能止精明目。甘松，出云南贵州，能和众香，亦除腹胀，亦能下气。鸡舌，亦名丁子香，久服之，能令人身口皆香。场地，即密部所谓画地为坛。古云：封土曰坛，除土曰墠，封即起土，除即扫除。今结界建坛，必须先起土除地为坛，然后取黄土和众香于场上，以泥涂地，令成坛相，在室之中央。今云若非雪山白牛，其粪臭秽，不堪涂地；表非上根利智者，别于平原。表六受用根，穿地五尺以下，表破五阴，黄土表中道佛性。旃檀等十种香，表具足受持十种戒法。所谓不缺戒，不破戒，不穿戒，不杂戒，随道戒，无着戒，智所赞戒，自在戒，随定戒，具足戒。十种香细罗为粉，表十种戒互摄互融，非有方隅次第。合土成泥，表戒乘俱修；以涂场地，表以不生不灭中道佛性，和戒乘妙修，而成因地心。方圆丈六，表八正道，摄于八邪。八角方而复圆，圆而复方，表事理不二，权实同归。故文句云：盖上根之人，但不随分别三种相续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；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。喻如以白牛粪和栴檀也。倘未能直下歇狂，须知修行二决定义，就六根门头，破五阴浑浊，得元明觉，无生灭性，为因地心，以戒互严，方成妙因，喻如黄土和十香也。

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，华中安钵，钵中先盛八月露木，水中随安所有华叶。取八圆镜，各安其方，围绕华钵。镜外建立十六莲华，十六香炉，间华铺设，庄严香炉，纯烧沉水，无令见火。

丑二供养方法分二。寅初檀中供物

坛中置一莲华，金银铜铁或木造均可，视各人之能力而为。坛中，表中道因心，真如理体。莲华，表因果同时。金银等所造，表理体不变，本非因果，但能随缘缘，而成一切因果。钵名应量器，以表事理相应；八月露水，表中道首楞严王妙定。随安华叶，表如幻闻熏闻修中道妙慧。取八圆镜，各安其方，表众生本有八识，大圆镜智，依八正道，而得安住。围绕华钵，表妙智照妙理，镜外建立莲华香炉，表从性所起慧华戒香。各须十六，表自行八正道，及化他八正道。间华铺设庄严，表戒香慧华，互为庄严。纯烧沉水，无令见火，表修持无相妙戒；不为惑业所染。

取白牛乳，置十六器，乳为煎饼，并诸砂糖，油饼，乳糜，苏合，蜜姜，纯酥，纯蜜，于莲华外，各各十六，围绕华外，以奉诸佛，及大菩萨。每以食时，若在中夜，取蜜半升，用酥三合，坛前别安一小火炉。以兜楼婆香，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然令猛炽，投是酥蜜，于炎炉内，烧令烟尽，享佛菩萨。

前文陈述坛中庄严布置，今明坛中所献供物。取白牛乳，置十六器，一煎乳饼；二乳和砂糖，三乳和油面作饼，四用乳和米作粥，五乳和众香煎汁成膏，六以蜜浸姜，七纯用乳炼成酥；八纯华蕊所成之蜜。各各十六，围绕华外，乳等八物，表称性所起之禅悦法味，亦即八正道味，各各十六，表一一正道中，各具自行化他，二种八正道。以奉诸佛，及大菩萨，表以己所证，禅悦正道之味，仰契果德。

每以食时，即每日中午食时，若在中夜，佛不受食，唯以酥蜜，烧令烟尽享之。午中夜中，皆表诸圣，依于中道。蜜为华之精，酥为乳之精，皆味中之上味，表耳门圆通妙理。半升是中数，三合是成数，表中道必具三德。坛前别安，一小火炉，表妙观察智。兜楼婆香，异物志云：出海边国，或曰出鬼神国，此方无故不翻，亦有人谓，即白矛香。用以煎水浴炭，表戒根清净，咒力除习，正助二行皆具足。投酥炉内，表以妙理，投妙智中；即从妙心而起妙行。烧令烟尽，正表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甚至闻所闻尽，空所空灭。享佛菩萨，表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圆超五浊，上合诸佛，所证妙理。

令其四外，遍悬旛华，于坛室中，四壁敷设十方如来，及诸菩萨所有形像。应于当阳，张卢舍那，释迦、弥勒、阿、弥陀，诸大变化，观音形像。兼金刚藏，安其左右。帝释梵王，乌刍瑟摩，并蓝地迦，诸军荼利，与毗俱胝，四天王等，频那夜迦，张于门侧，左右安置。又取八镜，覆悬虚空，与坛场中，所安之镜，方面相对，使其形影，重重相涉。

寅二坛外庄严

令其四外，即八角坛之四外，遍悬旛华，以庄严坛外，总表具诸助行，旛表五悔法门，华表六度万行。并于坛内四壁，敷设十方如来，及诸菩萨形像。十方如来表极果，诸菩萨像表真因，当阳谓正位，梵语卢舍那，译有三义：一谓遍一切处，是法身如来；二谓净满，指自受用身；三谓光明遍照，指他受用身、亦即报身佛，表智慧。梵语释迦牟尼，译能仁寂默，娑婆教主，是应身佛，表慈悲。弥勒译慈氏，是当来教主，阿译不动，东方佛名，东方为群动之首，表动中有不动智。阿弥陀佛，译无量寿，或无量光，西方佛名，表无缘大慈。诸大变化，观音形像，如前文所明众首臂目等，是显圆通教主。金刚藏，是密教圆通真主，安其左右，表显密互严。帝释译能为主，是仞利天主，梵王，是初禅主，乌刍瑟摩，即火头金刚。蓝地迦即青面金刚，军荼利，译解怨结，亦金刚名。毗俱胝，即三目持鬘髻者，毗卢神变经云：右边毗俱胝，手垂数珠鬘，三目持发髻，尊形犹皓素，圆光色无比者是。四天王，即东方持国，南方增长，西方广目，北方多闻等四王。频那，即猪头使者，夜伽即象鼻使者，自帝释以下，此等外护诸神，俱表摧邪显正之功力。

八镜悬空，表诸佛果位，大定智光，无依无住，与坛中镜方面相对，使其形影，重重相涉。表生佛互融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空中八镜，照于坛中镜是果彻因源，坛中八镜，照于空镜，则是因该果海。文句云：‘若向此处着眼，便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妙理，便能悟入事事无碍法界矣。’

于初七中，至诚顶礼，十方如来，诸大菩萨，阿罗汉号。恒于六时，诵咒围坛，至心行道，一时常行一百八遍。第二七中，一向专心，发菩萨愿，心无间断，我毗奈耶，先有愿教。第三七中，于十二时，一向持佛，般怛罗咒；至第七日，十方如来，一时出现，镜交光处，承佛摩顶。

子二明修法分三。丑初正示行法分二。寅初三七行道

于初七日中，至诚顶礼十方诸佛，及诸大菩萨，大阿罗汉。佛是佛宝，菩萨罗汉是僧宝，持诵心咒是法宝。顶礼三宝，求哀忏悔，消除业障，然后一心诵持神咒。恒于昼夜六时中。每于一时围绕坛场持咒，常行一百八遍，表成百八三昧。圆瑛法师谓每于一时围坛常行一百八遍，非指全咒，乃指心咒，跺侄他，唵，阿那隶，毗舍提，舍，跋鞞啰陀喇，盘陀盘陀你，跋阇啰，谤尼泮，虎啰都卢瓮泮，娑婆诃。但要三业相应，自能成效，六时行道，六时顶礼。而楞严文句云：‘一时常行一百八遍者，言绕坛一百八匝，表成百八三昧。有云诵咒百八者非也，若诵全咒，则事决不能，若别指跺侄他以下为咒心，则理决不可。观后文云：是人心昏，未能诵忆，或带身上，或书宅中，倘独指数句为咒心，何至心昏不能诵忆。又设使独此数句为咒心者，经中何无一言及之，故知后人臆见穿凿，深可痛也。’据此即绕坛场一百八遍，随行随诵，诵咒多少不定。否则，即使于昼夜六时中，再分为十二时，除六时顶礼外，其余六时行道中，每时仅诵持咒心一百八遍，未免为时太短，与前：‘六时行道，如是不寐，经三七日’之文意不符。

第二七日中，则一向专心发菩萨四弘誓愿，念兹在兹，心无间断，我毗奈耶，先有愿教，指梵网经中，十大愿王。此外普贤菩萨之十大愿，华严经文殊菩萨之一百四十一大愿等。通是菩萨所应发之大愿。

第三七日中，于十二时，一向持佛般怛罗咒，前昼夜六时，是每时四句钟，今云十二时，即每时两句钟。具云摩诃悉怛多般怛啰，译云大白伞盖，于第一七日每四小时诵咒一百八遍，继于第二七日，发弘誓愿，今于第三七日中，十二时辰，一向诵持，佛顶神咒，无有间断。时无间，咒无限，精诚所感，至第七日，则十方如来，一时出现，于坛中镜交光处，为行者摩顶，罪障即除，坛场得以成就。功不唐捐。

即于道场，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学，身心明净，犹如琉璃。

寅二忏后正修

文句云：‘三七既毕，坛仪应辍，场地仍存，故即于此修三昧也。此三摩地，别则独指耳根圆通，通则亦可随修一种，须知前来戒律坛仪，二种助行，只为此正修，若正修旨趣未明，则助行皆为虚设，可不慎哉。’可知设坛忏悔，不过是为修止观之方便，而能于坛场中，专修止观，才是成佛之真方便。故于设坛助行，诵咒治习，发愿忏悔，蒙佛摩顶灭罪，道场成就之后，即于此道场中，专修耳门圆通，反闻工夫，心心在定，念念无间，不令一念落于尘境，如是慧心成就，烦恼伏断，我法二执不起，故得身心明净，犹如琉璃。此即初成定慧之境。

阿难，若此比丘，本受戒师，及同会中，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，多不成就。

丑二简其不成

比丘即结坛诵咒之人，本受戒师，即得戒和尚，及同会中，十比丘等有二义：一是指行者求戒时不但戒和尚要持戒清净，即同坛十师，亦要持戒清净；否则其中若有一人，持戒不净者，求戒之人，不得戒体，虽勤苦修行，其道扬多不成就。其次是共同入坛修道者，假设十人之中，有一人持戒不清净，虽如法建坛，道场亦不能成就。文句云：‘十比丘者，且约极多，不过十人言之。准余行法，设无同志，宁可独行，不必强足十人，致令不得清净也。’据此，意属后义。

从三七后，端坐安居，经一百日，有利根者，不起于座，得须陀洹；纵其身心，圣果未成，决定自知成佛不谬。

丑三明其获益

前云初七日礼佛，次七日发愿，三七日诵咒无间。今云：从三七后，端坐安居，端坐，是四威仪之坐仪，其实行住坐卧，皆可修定。所谓坐亦禅，行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，今云端坐，经一百日，不起于座且是利根，方得须陀洹果，可见证圣，实在不易。而佛在世之时、闻法即证初果，或二、三果，甚至证阿罗汉者，时有所闻。吾人诚应发愿，常得见佛闻法，世世值佛，常随佛学。俾蒙佛力加被，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须陀洹译云入流，已断见惑，得人空，位在见道，初入圣人之流。自此以去，纵然身心之中，俱生细惑，一时难断，未证无畏，圣果未成；但已然决定自知，成佛之事，绝非谬论，即证同圆教初信，一信永信，不复再疑。

汝问道场，建立如是。

癸二总结

此总结答。佛云：汝阿难前问，云何结界，建立道场，合佛世尊，清净轨则。我已详细开示，结界建坛，以及正助二行，种种方法，如上所说便是。

阿难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自我出家，恃佛憍爱，求多闻故，未证无为。遭彼梵天，邪术所禁，心虽明了，力不自由；赖遇文殊，令我解脱。虽蒙如来，佛顶神咒，冥获其力，尚未亲闻。

辛二重宣佛顶神咒分三。壬初阿难述请

佛行等慈，实在无分彼此，不过阿难以为佛之慈悲，对己特别爱怜而已。阿难一向务求多闻，未肯真修，位居凡夫，道力微薄，致遭彼梵天邪术所禁；当时心中虽然明了，已堕淫室，因未全道力，为彼咒术拘禁，不得自由。幸赖佛顶放光，化佛说咒，并敕文殊将咒往护，令我阿难得解脱摩登伽难，归来佛所。但当时文殊密诵，而我冥获佛顶神咒之力加被而已，尚未能亲自听闻，真言密语。

惟愿大慈，重为宣说，悲救此会，诸修行辈，末及当来，在轮回者，承佛密音，身意解脱，于时会中，一切大众，普皆作礼，伫闻如来，秘密章句。

此请佛重说神咒。阿难是持法之人，若不亲闻，则将来无由结集，流通后世，以利今后；为此，阿难请佛垂大慈悲，重为宣说神咒。一为救拔当时在会诸修行辈，此辈三乘，大多难进易退，均须咒力加持救拔；其次为末法当来众生，若然阿难亲闻，结集流传，末法众生，亦得承受，佛之密咒音声，身意俱得解脱。于时以下，是结集经者，叙述当时法会大众，普皆作礼，伫待闻佛，秘密神咒，微妙章句。

尔时世尊，从肉髻中，涌百日光，光中涌出，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，坐宝华中，顶放十道，百宝光明；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现，十恒河沙，金刚密迹，擎山持杵，遍虚空界。大众仰观，畏爱兼抱，求佛哀佑，一心听佛，无见顶相，放光如来，宣说神咒。

壬二如来正说分二。癸初现化佛说咒分二。子初现化表法

尔时，即阿难重请宣说神咒之时。肉髻，即无见顶相，无上依经云：‘佛有顶骨涌起，自然成髻，其色红赤，在青螺绀发中。’此表如来藏法身理体。百宝光，表百界智光；以四圣六凡，十法界中，各各具十法界，谓之百界。千叶宝莲，表千如因果。以百界各具：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谓之千如。光中涌出，千叶宝莲；表依妙智，而发妙因。有化如来，坐宝华中；表千如因果，是佛所证。顶放十道，百宝光明；表十法界众生，本具佛性顶法中，各具十法界。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现十恒河沙；表百界千如，一一法中，皆具本有智光，而此本具智光，无不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法界虽多，不出乎十法界，故曰皆遍示现，十恒河沙。梵语散脂，译密主；具名、行、智、理、四密为护法主；内秘菩萨行，外现金刚神，故曰密迹。此金刚神密迹，擎山以制外道，持杵以降魔怨；表本有智光，坚如金刚，能破十界恒沙烦恼，能显十界恒沙妙用，故曰遍虚空界。

法会大众，见佛从肉髻顶相放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宝莲华中，有佛化生。化佛之顶，又放十道百宝光明，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现，恒河沙数之金刚密迹，擎山持杵，遍虚空界，事出希有，唯有仰观。以其具威折慈摄，故既畏其威，复爱其德。畏爱之心，未能去怀，故曰畏爱兼抱。唯有求佛慈悲，哀佑护怜，一心欲听，佛无见顶相，放光如来，宣说神咒。佛顶说咒；表无为心佛，不假修证之密体。宣说无上神咒；是表不可思议之密用。放光化佛，化佛说咒，是表无碍清净之密相。又佛从顶放光，光中涌出宝莲，表真因不离果觉；华中化佛，还坐华中，表果觉不离因心。华从佛顶出，表因该果海；化佛坐华，表果彻因源。

（第一会）

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写１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２南无萨婆勃陀勃地萨哆鞞弊３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喃４娑舍罗婆迦僧伽喃５南无卢鸡阿罗汉哆喃６南无苏卢多波那喃７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８南无卢鸡三藐伽哆喃９三藐伽婆罗底波多那喃１０南无提婆离瑟赦１１南无悉陀耶毗地耶陀罗离瑟赧１２舍波奴揭罗诃裟诃娑罗摩他喃１３南无跋罗诃摩泥１４南无因陀罗耶１５南无婆伽婆帝１６卢陀罗耶１７乌摩般帝１８娑醯夜耶１９南无婆伽婆帝２０那罗野拏耶２１盘遮摩诃三慕陀罗２２南无悉羯唎多耶２３南无婆伽婆帝２４摩诃迦罗耶２５地唎般剌那伽罗２６毗陀罗波拏迦罗耶２７阿地目帝２８尸摩舍那泥婆悉泥２９摩怛唎伽拏３０南无悉羯唎多耶３１南无婆伽婆帝３２多他伽跢俱罗耶３３南无般头摩俱罗耶３４南无跋阇罗俱罗耶３５南无摩尼俱罗耶３６南无伽阇俱罗耶３７南无婆伽婆帝３８帝唎茶输罗西那３９波罗诃罗拏罗阇耶４０跢他伽多耶４１南无婆伽婆帝４２南无阿弥多婆耶４３哆他伽多耶４４阿罗诃帝４５三藐三菩陀耶４６南无婆伽婆帝４７阿刍鞞耶４８跢他伽多耶４９阿罗诃帝５０三藐三菩陀耶５１南无婆伽婆帝５２鞞沙阇耶俱卢吠柱唎耶５３般罗婆罗阇耶５４跢他伽多耶５５南无婆伽婆帝５６三补师毖多５７萨怜捺罗剌阇耶５８跢他伽多耶５９阿罗诃帝６０三藐三菩陀耶６１南无婆伽婆帝６２舍鸡野母那曳６３跢他伽多耶６４阿罗诃帝６５三藐三菩陀耶６６南无婆伽婆帝６７剌怛那鸡都罗阇耶６８跢他伽多那６９阿罗诃帝７０三藐三菩陀耶７１帝瓢南无萨羯唎多７２翳昙婆伽婆多７３萨怛他伽都瑟尼钐７４萨怛多般怛蓝７５南无阿婆罗视耽７６般罗帝扬岐罗７７萨罗婆部多揭罗诃７８尼揭罗诃羯迦罗诃尼７９跋罗毖地耶叱陀你８０阿迦罗密唎柱８１般唎怛罗耶伫揭唎８２萨罗婆盘陀那目叉尼８３萨罗婆突瑟吒８４突悉乏般那你伐罗尼８５赭都罗失帝南８６羯罗诃娑诃萨罗若阇８７毗多崩娑那羯唎８８阿瑟吒冰舍帝南８９那叉刹怛罗若阇９０波罗萨陀那羯唎９１阿瑟吒南９２摩诃揭罗诃若阇９３

毗多崩萨那羯唎９４萨婆舍都卢你婆罗若阇９５呼蓝突悉乏难遮那舍尼９６毖沙舍悉怛啰９７阿吉尼乌陀迦罗若阇９８阿般罗视多具罗９９摩诃般罗战持１００摩诃叠多１０１摩诃帝阇１０２摩诃税多阇婆罗１０３摩诃跋罗盘陀罗婆悉你１０４阿唎耶多罗１０５毗唎俱知１０６誓婆毗阇耶１０７跋阇罗摩礼底１０８毗舍卢多１０９勃腾罔迦１１０跋阇罗制喝那阿遮１１１摩罗制婆般罗质多１１２跋阇罗擅持１１３毗舍罗遮１１４扇多舍鞞提婆补视多１１５苏摩卢波１１６摩诃税多１１７阿唎耶多罗１１８摩诃婆罗阿般罗１１９跋阇罗商揭罗制婆１２０跋阇罗俱摩唎１２１俱蓝陀唎１２２跋阇罗喝萨多遮１２３毗地耶干遮那摩唎迦啰苏母１２４婆羯罗哆那１２５鞞卢遮那俱唎耶１２６夜罗菟瑟尼钐１２７毗折蓝婆摩尼遮１２８跋阇罗迦那迦波罗婆炉阇那１２９跋阇罗顿稚遮１３０税多遮迦摩罗１３１刹奢尸波罗婆１３２翳帝夷帝１３３母陀罗羯拏１３４娑鞞罗忏１３５掘梵都１３６印兔那么么写１３７
（第二会）

乌[合牛]１３８唎瑟揭拏１３９般剌舍悉多１４０萨怛他伽都瑟尼钐１４１虎[合牛]１４２都卢雍１４３瞻婆那１４４虎[合牛]１４５都卢雍１４６悉耽婆那１４７虎[合牛]１４８都卢雍１４９波罗瑟地耶三般叉拏羯罗１５０虎[合牛]１５１都卢雍１５２萨婆药叉喝罗刹娑１５３揭罗诃若阇１５４毗腾崩萨那羯罗１５５虎[合牛]１５６都卢雍１５７者都罗尸底南１５８揭罗诃娑诃萨罗南１５９毗腾崩萨那罗１６０虎[合牛]１６１都卢雍１６２罗叉１６３婆伽梵１６４萨怛他伽都瑟尼钐１６５波罗点阇吉唎１６６摩诃娑诃萨罗１６７勃树娑诃萨罗室唎沙１６８俱知娑诃萨泥帝隶１６９阿弊提视婆唎多１７０吒吒嘤迦１７１摩诃跋阇卢陀罗１７２帝唎菩婆那１７３曼荼罗１７５乌[合牛]１７５娑悉帝薄婆都１７６么么１７７印兔那么么写１７８
（第三会）

罗阇婆夜１７９主罗跋夜１８０阿只尼婆夜１８１乌陀迦婆夜１８２毗沙婆夜１８３舍萨多罗婆夜１８４婆罗斫羯罗婆夜１８５突瑟叉婆夜１８６阿舍你婆夜１８７阿迦罗密唎柱婆夜１８８陀罗尼部弥剑波伽波陀婆夜１８９乌罗迦婆多婆夜１９０剌阇坛茶婆夜１９１那伽婆夜１９２毗条怛婆夜１９３苏波罗拏婆夜１９４药叉揭罗诃１９５罗叉私揭罗诃１９６毕唎多揭罗诃１９７毗舍遮揭罗诃１９８部多揭罗诃１９９鸠盘茶揭罗诃２００补丹那揭罗诃２０１迦吒补丹那揭罗诃２０２悉干度揭罗诃２０３阿播悉摩罗揭罗诃２０４乌檀摩陀揭罗诃２０５车夜揭罗诃２０６醯唎婆帝揭罗诃２０７社多诃唎南２０８揭婆诃唎南２０９嚧地罗诃唎南２１０忙娑诃唎南２１１谜陀诃唎南２１２摩阇诃唎南２１３阇多诃唎女２１４视比多诃唎南２１５毗多诃唎南２１６婆多诃唎南２１７阿输遮诃唎女２１８质多诃唎女２１９帝钐萨鞞钐２２０萨婆揭罗诃南２２１毗陀耶阇嗔陀夜弥２２２鸡罗夜弥２２３波唎跋罗者迦讫唎担２２４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２５鸡罗夜弥２２６茶演尼讫唎担２２７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２８鸡罗夜弥２２９摩诃般输般怛夜２３０卢陀罗讫唎担２３１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３２鸡罗夜弥２３３那罗夜拏讫唎担２３４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３５鸡罗夜弥２３６怛埵伽卢茶西讫唎担２３７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３８鸡罗夜弥２３９摩诃迦罗摩怛唎伽拏讫唎担２４０毗陀夜阇嗔陀夜弥鸡罗夜弥２４２迦波唎迦讫唎担２４３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４４鸡罗夜弥２４５阇夜羯罗摩度羯罗２４６萨婆罗他娑达那讫唎担２４７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４８溪罗夜弥２４９赭咄罗婆耆你讫唎担２５０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５１鸡罗夜弥２５２毗唎羊讫唎知２５３难陀鸡沙罗伽拏般帝２５４索醯夜讫唎担２５５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５６鸡罗夜弥２５７那揭那舍罗婆拏讫唎担２５８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５９鸡罗夜弥２６０阿罗汉讫唎担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６１鸡罗夜弥２６２毗多罗伽讫唎担２６３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６４鸡罗夜弥跋阇罗波你２６５具醯夜具醯夜２６６迦地般帝讫唎担２６７毗陀夜阇嗔陀夜弥２６８鸡罗夜弥２６９罗叉罔２７０婆伽梵２７１印兔那么么写２７２
（第四会）

婆伽梵２７３萨怛多般怛罗２７４南无粹都帝２７５阿悉多那罗剌迦２７６波罗婆悉普吒２７７毗迦萨怛多钵帝唎２７８什佛罗什佛罗２７９陀罗陀罗２８０频陀罗频陀罗嗔陀嗔陀２８１虎[合牛]２８２虎[合牛]２８３洋吒２８４洋吒洋吒洋吒洋吒２８５娑诃２８６醯醯洋２８７阿牟迦耶洋２８８阿波罗提诃多洋２８９婆罗波罗陀洋３９０阿素罗毗陀罗波迦洋２９１萨婆提鞞弊洋２９２萨婆那伽弊洋２９３萨婆药叉弊洋２９４萨婆乾闼婆弊洋２９５萨婆补丹那弊洋２９６迦吒补丹那弊洋２９７萨婆突狼枳帝弊洋２９８萨婆突涩比犁讫瑟帝弊洋２９９萨婆什婆利弊洋３００萨婆阿播悉摩唎弊洋３０１萨婆舍罗婆拏弊洋３０２萨婆地帝鸡弊洋３０３萨婆怛摩陀继弊洋３０４萨婆毗陀耶罗誓遮犁弊洋３０５阇夜羯罗摩度羯罗３０６萨婆罗他娑陀鸡弊洋３０７毗地夜遮唎弊洋３０８者都罗缚耆你弊洋３０９跋阇罗俱摩唎３１０毗陀夜罗誓弊洋３１１摩诃波罗丁羊乂耆唎弊洋３１２跋阇罗商羯罗夜３１３波罗丈耆罗阇耶洋３１４摩诃迦罗夜３１５摩诃末怛唎迦拏３１６南无娑羯唎多夜洋３１７毖瑟拏婢曳洋３１８勃罗诃牟尼曳洋３１９阿耆尼曳洋３２０摩诃羯唎曳洋３２１羯罗檀迟曳洋３２２蔑怛唎曳洋３２３唠怛唎曳洋３２４遮文茶曳洋３２５羯逻罗怛唎曳洋３２６迦般唎曳洋３２７阿地目质多迦尸摩舍那３２８婆私你曳洋３２９演吉质３３０萨埵婆写３３１么么印兔那么么写３３２
（第五会）

突瑟吒质多３３３阿末怛唎质多３３４乌阇诃罗３３５伽婆诃罗３３６卢地罗诃罗３３７婆娑诃罗３３８摩阇诃罗３３９阇多诃罗３４０视毖多诃罗３４１跋略夜诃罗３４２乾陀诃罗３４３布史波诃罗３４４颇罗诃罗３４５婆写诃罗３４６般波质多３４７突瑟吒质多３４８唠陀罗质多３４９药叉揭罗诃３５０罗刹娑揭罗诃３５１闭隶多揭罗诃３５２毗舍遮揭罗诃３５３部多揭罗诃３５４鸠盘茶揭罗诃３５５悉乾陀揭罗诃３５６乌怛摩陀揭罗诃３５７车夜揭罗诃３５８阿播萨摩罗揭罗诃３５９宅祛革茶耆尼揭罗诃３６０唎佛帝揭罗诃３６１阇弥迦揭罗诃３６２舍俱尼揭罗诃３６３姥陀罗难地迦揭罗诃３６４阿蓝婆揭罗诃３６５干度波尼揭罗诃３６

６什伐罗堙迦醯迦３６７坠帝药迦３６８怛隶帝药迦３６９者突托迦３７０尼提什伐罗毖钐摩什伐罗３７１薄底迦３７２鼻底迦３７３室隶瑟密迦３７４娑你般帝迦３７５萨婆什伐罗３７６室嚧吉帝３７７末陀鞞达卢制剑３７８阿绮卢钳３７９目怯嚧钳３８０羯唎突嚧钳３８１揭罗诃揭蓝３８２羯拏输蓝３８３惮多输蓝３８４迄唎夜输蓝３８５末么输蓝３８６跋唎室婆输蓝３８７毖栗瑟吒输蓝３８８乌陀罗输蓝３８９羯知输蓝３９０跋悉帝输蓝３９１鄔卢输蓝３９２常伽输蓝３９３喝悉多输蓝３９４跋陀输蓝３９５娑房盎伽般罗丈伽输蓝３９６部多毖哆茶３９７茶耆尼什婆罗３９８陀突卢迦建咄卢吉知婆路多毗３９９萨般嚧诃凌伽４００输沙怛罗娑那羯罗４０１毗沙喻迦４０２阿耆尼乌陀迦４０３末罗鞞罗建哆罗４０４阿迦罗密唎咄怛敛部迦４０５地栗剌吒４０６毖唎瑟质迦４０７萨婆那俱罗４０８肆引伽弊揭罗唎药叉怛罗刍４０９末罗视吠帝钐娑鞞钐４１０悉怛多钵怛罗４１１摩诃跋阇卢瑟尼钐４１２摩诃般赖丈耆蓝４１３夜波突陀舍喻阇那４１４辫怛隶拏４１５毗陀耶盘昙迦卢弥４１６帝殊盘昙迦嚧弥４１７般罗毗陀盘昙迦卢弥４１８哆侄他４１９唵４２０阿那隶４２１毗舍提４２２鞞罗跋阇罗陀唎４２３盘陀盘陀你４２４跋阇罗谤尼泮４２５虎[合牛]都嚧瓮泮４２６莎婆诃４２７

子二正说神咒

此咒简称‘楞严咒’，具云‘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’，摩诃译大，谓如来藏体遍十方，即体大；萨怛多译白，谓藏心离诸染净，是相大；般怛啰译伞盖，谓藏心能荫万物，是用大。本咒所诠藏心，具足体相用三大，谓之‘大白伞盖’。此咒功用威灵莫测，感应难思，曰无上神咒。

古之译者，皆遵四例五不翻，所谓四例：一音字俱翻，如诸经文；二音字俱不翻，如梵文经本；三翻音不翻字，如卍字等；四翻字不翻音，如诸咒语。所谓五不翻：一谓秘密故，如诸神咒；二谓多含故，如薄伽梵具六义，阿罗汉具三义等；三本土无故，如阎浮树，恶叉聚等；四顺古故，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五尊重故，如般若。今此咒于四例中是‘翻字不翻音’，于五不翻中，是‘秘密故不翻’。然各家所解不翻之义互异，海公综合各家之要，共有八义：

一、咒为诸佛密语：唯佛与佛乃能知之，凡情岂能了解，纵译华语，亦不知其义。如古国王，索先陀婆一语，具水、盐、器、马四实。唯智臣知之，佛密语亦然，一语具众德，能灭罪生福，唯佛及大菩萨能知。

二、咒诠诸佛心印：一切神咒，莫不诠佛心印，如王宝玺，大臣见之，悉皆敬礼；咒能出生圣果，人天三乘，见持咒者，无不恭敬。

三、咒能总持一切法：咒以少字摄多义，受持读诵者，能遮恶灭罪，降魔消障，断惑入理。

四、咒为诸佛菩萨圣号：及诸鬼神王名，能持咒者，即持诸佛菩萨圣号，及呼诸鬼神王帅之名，天宠八部闻之，悉皆恭敬。

五、咒具慈悲威德神力：持咒者当获诸圣慈悲摄受威德加被，灭罪生福速登圣位。

六、咒为密语遮恶：一心持咒，内障不起，外患不侵，当除魔业。如昔有穷人，远奔他国，讹称王子。国王以公主妻之，食时每多嗔难；公主欲知其故，往访彼国商人。商人知彼诈称王子，但有关国体，未便直说，遂以其国语，作偈授公主，谓当王子嗔时，即笑念偈曰：‘无亲往他国，欺诳一切人；粗食是常食，何劳复作嗔？’并要公主但学音，勿解义。后诈王子闻之，恐彼事露，从此不敢再嗔，神咒之功亦然，持之自可降伏魔怨，灭恶生善。

七、咒为诸佛因中咒愿：佛因中修菩萨道时，无不咒愿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如世人尚可咒愿吉凶，随愿成就。况诸佛因中慈悲诚实之誓愿，故众生持之，必满所愿。

八、咒为诸佛密令：如军中密号，唱号相应，无所诃问；若不相应，即执法治罪。众生持咒，如持佛密令，诸天鬼神，知是佛子，不敢为难。

诸佛设教，若显若密，皆随机宜，显如处方，密如授药。目的是一，功效无二。故佛顶文句云：‘此一心咒，凡有五会，共四百二十七句，二千六百二十字，即是密诠。大佛顶法，与前显说，力用是均，自有众生，应以显说而得欢喜，生善灭恶入理者；自有众生，应以密说，而得欢喜生善灭恶入理者。所以若显若密，皆是四悉因缘故说也。’所谓四悉，即四悉檀：一世界悉檀欢喜益，如咒中诸佛菩萨圣号，闻者欢喜，又咒中诸鬼神王名，部落闻之，不敢为非，故曰生欢喜益。二为人悉檀生信益，咒为诸佛密令，如军中密号，唱之诵之令人生信，故曰生信益。三对治悉檀灭恶益；谓咒中密语遮恶，令人诵之破恶生善，故曰灭恶益。四第一义悉檀入理益，咒为佛密语，总一切法，持第一义，能令诵者，得入理益。

此咒具云‘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罗无上神咒’，简称‘楞严咒’。共四百二十七句，二千六百二十字，分五会。

一、毗卢真法界会

密开十二：

（1）三宝三乘：初三句是皈依三宝。南无译皈命，萨怛他译一切，苏伽多耶，译如来，阿罗诃帝，译应供，三藐三菩陀，译正遍知觉，写，译尽。意谓皈命尽虚空，遍法界，一切如来应供正遍知觉，即皈依佛宝。佛陀译觉者，俱知译百亿，室尼钐译顶。意谓皈命一切诸佛无比最胜顶法，即皈依法宝。南无萨婆即皈命一切，勃陀即佛陀，勃地即菩提，萨哆即菩萨，译大道

心众生，鞞弊，即毗尼，或毗耶，译善治、或最胜。谓菩萨发心勤求佛果菩提，于五乘中为最胜者，此即皈依大乘菩萨，亦即皈依僧宝。第四句是普礼一切圣众。南无萨多南，译大勇猛，或第一士，即上乘菩萨。三藐三菩陀，译正遍知，俱知南译百亿。即皈命百亿佛菩萨。第五句敬礼大辟支佛，娑舍啰译独来往，即独觉，婆迦译缘觉，僧伽译众，喃译上首。谓僻支佛是无学众中之上首。第六至第十句，是皈命敬礼四果圣人，一切小乘僧众。卢鸡译世间，谓阿罗汉是应受世间人天供养者，即四果圣人。苏卢多，译入，谓入圣人法流，波那译逆，谓逆凡夫六尘之流，即初果圣人。娑羯译一，唎陀译往，伽弥译来；谓一往天上，一来人间，即二果圣人。卢鸡译世间，三藐译正等，伽跢译不还；谓于欲界世间，证不还来，即三果圣人。伽婆啰，译到彼岸，底波译天，多那，译不来，即四果圣人；意谓依真如法牲，不来五那含天，还来无余涅盘岸，总括小乘一切贤圣僧。

（2）三界梵释：十一至十三句，敬礼诸天仙众。提婆译天，离瑟赧译色，悉陀耶，即兜率陀，译知足天。毗地耶，即四天王天。陀啰即化乐天，离瑟赧，谓兼色界广果天，舍波奴译他化自在天。揭啰诃，译众生，即总摄诸天眷属众。娑诃娑啰，译大千世界，摩他喃译人；谓统括三千界中，一切天仙人等，若圣若凡，莫不皈礼。十四至十五二句，是皈命大梵天众及帝释天王。跋啰诃摩尼，译离欲或净行，因陀啰那，即释提桓因，译能天主。因此等诸天，梵王帝释，皆菩萨示现，统领天众，教化世间；令诸众生，止恶行善。密迹经：佛记螺髻梵王，将来成佛，号清净光明如来。璎珞经：佛记帝释，当成正觉，名无着尊。既是现在菩萨，未来之佛，故应皈命敬礼。

（3）五大诸天：自南无婆伽婆帝第十六句，至二十三句，是自在天众，及诸天眷属，一切神只。婆伽婆帝，亦名薄伽梵。佛地论云：具自在，炽盛，端严，名称，吉祥，尊贵等六义。大智度论谓，具有道德，巧别法，得名声，破三毒等四义。密部咒仪则译为圣尊。显佛为三世间大圣，十法界至尊。嚧陀啰耶，谓地天神；乌摩般帝，谓风天神；娑醯夜耶，谓火天神；那罗野，谓水天神；拏那，谓空天神。大悲空智经云：‘地天毗卢佛现，风天成就佛现，火天弥陀佛现，水天阿佛现，空天宝生佛现。’盘遮摩诃三慕陀罗，译歌颂大会，为歌乐天神名。南无悉羯唎多耶，译皈命礼拜，谓诸天神，皆佛菩萨亲身，皆应皈命顶礼。

自廿四至卅一句，是敬礼大梵天众，暨天将天曹，天兵天男女等。摩诃迦啰耶，译大作者，即大梵天王，能作娑婆界主。或谓是大悲光佛所现。地唎般剌那，译无量光天，或谓燃灯佛所现。伽啰毗陀啰，译五兄弟天，即五种大功德光明云天，谓无忧佛所现。波拏迦啰耶，译极障碍，即色界天顶，摩醯首罗天众。阿地目帝，译善思惟，三十三天中，威德轮天，及色界天中善见天等，或谓降伏众魔王佛，及善意佛所现。尸摩舍那泥，译火顶，即尸弃大梵，宝火佛现。婆悉泥译胜军，是外道无想天等，为斗战胜佛所现。摩怛唎伽拏，译云童，即仞利天众，是摩耶菩萨示现。南无悉羯唎多耶，译顶礼，如是天众，或权或实，皆当皈命投礼。

（4）五部种族：自卅二至四一句是敬礼五部圣众。南无婆伽婆帝，译圣尊，贯下五部。多他伽跢译如来，即佛部，中央毗卢遮那佛为主。俱啰耶译种族众，即三十七圣，皆从毗卢遮那佛心中流出。般头摩俱罗耶，即莲花部；西方阿弥陀佛为主，观音大势至等菩萨为种族众。跋阇啰俱啰耶，谓金刚部；东方阿佛为主，金刚手波罗蜜菩萨等为种族众。摩尼俱啰耶，是宝部；南方宝生佛为主，虚空藏，宝波罗蜜等菩萨为种族众。伽阇俱啰耶，译作法、办事，是羯磨部；北方成就佛为主，地藏业波罗蜜等菩萨为种族众。帝唎茶，译威德；输罗西那，译破魔军；波啰，译自在；诃啰译师子，拏啰，译能持；阇耶，译最胜；皆五部种族中圣人名。哆他伽多耶，是总结佛现。

（5）六方诸佛：自四二至七一句，是皈命敬礼，六方诸佛。阿弥多婆耶，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译无量光寿，谓佛光、寿、相好、依正、净严、罗汉，及菩萨皆无量故。阿刍鞞耶，译不动，是东方欢喜国阿欢喜光佛。鞞沙阇耶，译药，俱卢译师，吠柱唎耶，译青色宝；般罗婆译光，罗阇耶译王。即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王佛。三补师，译普遍一切，毖多译光胜，即普光佛，一切胜佛。萨怜捺啰，即娑罗树，译坚固，剌阇译王，皆上方佛名，出自弥陀经。舍鸡野，译直林，或栴檀，母那曳，译离垢，即无垢佛，离垢佛，栴檀德佛等。剌怛那，译宝，鸡都译幢，啰阇译王，即宝幢王佛，或宝积佛、宝胜佛等。皆六方诸佛名。

（6）五部咒心：自七二至八六句，是皈命顶礼，最上三宝；一切三乘内上首种性，人天乘中，上首种性。帝瓢译光明遍照，即最上三宝。佛是毗卢遮那，法谓灌顶部，僧名金刚上师。萨羯唎多，意谓一心皈命往来亲觐，翳昙，译无比法，婆伽婆多即一乘佛法。意谓一乘法宝是圣者所尊敬。伽都即伽陀，译颂，十二部经之一，瑟尼钐译顶，意谓此法，亦即以下佛顶心咒，是藏部之顶首。萨怛多，译宝伞，般怛蓝，译华盖，是中方毗卢佛顶心咒，为一切密咒中之心。阿婆啰视耽，译无能胜，般啰帝，即波罗蜜多，杨岐啰译螺，意谓吹此大法螺，能伏诸魔怨，无有能胜者，普令众生，得到菩提彼岸。萨啰婆，译一切，部多，译大身，揭罗诃，译种性，意谓此是大乘种性。尼译领首，尼揭啰诃羯迦啰诃尼，意谓一切三乘内上首种性。跋啰，即般若，瑟地，即菩提果。意谓大乘僧宝常住，代佛行化，能令众生，起般若观智，而成佛果菩提。叱陀你，译赤色如意珠。即观音如意心咒名。阿迦啰，译无上悲心，即大悲心咒，属西方莲花部，密唎柱译坚固，百八金刚中之一名，即金刚心咒，属东方部。般唎译生，怛啰译宝，是宝生佛名，即妙宝心咒，属南方部。柠译最上，揭唎，译作法，或转轮。即大轮心咒，北方成就佛部。萨啰婆译一切，盘陀那，译结界，或道场法界。目叉尼译胜解脱。意谓以上诸心咒，及一切道场行法者，皆得解脱，一切生死苦缚。突悉吒，译别见，突悉乏，译烦恼，般那你译智慧，伐啰尼，译自在，此对染而成净，意谓即妄即真。如圆觉经云：‘智慧愚痴，通为般若，菩萨外道，同是菩提。’赭都啰，译冤家，失帝南，译解脱，意谓此五部心咒之一切法会

道扬，皆令行者，转染成净，即妄即真，降伏怨害，解脱烦恼生死，自此超凡入圣。如圆觉经云：‘一切烦恼毕竟解脱，一切障碍，即究竟觉。’

（7）折摄天神：自八七至九八句，是皈命礼敬，八万四千护法金刚神众。羯啰诃，是天神种族，娑诃即娑婆译堪忍，萨啰证坚固，若阇译普集。谓此娑婆大千界内；诸天护法神众，皆来普集法会，引领善信，皈依三宝。毗多崩萨那羯唎，译作法，或破平障难。意谓一切天神等众，普能破怨，折伏魔眷，令皆钦伏。阿瑟吒冰，译无量色光，舍帝南译成就悉地妙首。那叉译钩镇，或紫焰色，刹怛啰译力士。谓金刚力士，放光解厄，以摄受众生。波啰译妙，或到彼岸，萨陀那，译大勇猛。谓金刚萨埵，发大勇猛，到此岸以折伏众生。阿瑟吒南，译金刚手拳，摩诃羯啰诃若阇，译大乘种性。谓以大乘金刚手而引进之，是摄受门；毗多崩萨那羯唎，谓金刚神，将以种种诃责，而降伏之，是折伏门。萨婆译一初，舍都卢译妙喜，你婆罗译首主，若啰，译引首。谓金刚上首菩萨，以摄折二门，引领众生，皈依三宝；治诸怨害病难，令生善喜。呼蓝，译敬受，或作法，突悉乏，译喜王。难遮那舍尼，译除生老病死，水神名，能除水毒。毖沙舍，译虚空，空神名，又译沙药，能除时气病。悉怛啰，译坚持，火神名，能治地大增损病，亦心咒名，咒药能除百病。阿吉尼，水神名，能除水毒病。乌陀迦啰，风神名，能除风瘫病。若阇译引首，总谓诸金刚神王，作诸法药，除灭众生一切毒病，令得乐果。

（8）圆通诸圣：自九九至一○七句是皈命顶礼，圆通章中诸圣。阿般啰视多，即阿逸多，译无能胜，具啰译圣众；即弥勒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香严童子等。般啰译光，战持译月，摩诃译大道心，即月光菩萨等。叠多译光，即乌刍瑟摩火头金刚。帝阇译虚空，即虚空藏菩萨。税多译白，阇婆罗，译观光自在，即白衣观音菩萨。跋谓跋陀婆罗菩萨，译善守或贤护。跋啰即普贤菩萨，盘陀即周梨盘特迦尊者，婆悉你，即波斯匿王，译胜军，仁王经：谓月光过去龙光王佛法中，为四地菩萨。诃唎耶译圣者，多罗译持地，即持地菩萨。毗唎俱知，即毗琉璃，前云：吠柱利耶，即琉璃光法王子。誓婆，译固活，医师名，前云鞞沙阇耶，译药，即药王、药上二菩萨。

（9）五部法将：自一○八至一一六句，是皈命金刚界护五部法之金刚神众。跋阇啰，金刚藏王都名，摩礼底，译不空事业，或极济群生，是护羯磨部神名。毗舍嚧多，是毗卢遮那佛金刚界主。勃腾即佛陀，罔迦即世尊，二皆护佛部神名。制喝那，译愍苦，阿遮译除禅定垢，却邪魔障，皆护金刚部神名。摩啰制婆，译建大法幢，满众生愿，或成就德相，断灭障习，是护灌顶部金刚神名。般啰质多，译无能胜，是护莲花部，金刚神名。擅持，译解脱，或无生；毗舍啰遮，译降伏法；扇多译见灾，舍鞞提婆译钩或召，即钩召法；补视多，译教化开，即增益法；苏麾嚧波，译敬爱法；此皆大法门名。

（10）三宫天众：自一一七至一一九句，是皈命日月星三宫天子。摩诃锐多，即白衣观音；阿唎耶，译圣者，多啰译宝，即日宫天子。经云：日名宝光，月名宝意，日光天子观音菩萨应世，月光天子，大势至菩萨应世。故阿唎耶多罗，意双通日月天子，又税多阿唎耶但约观音，多啰但约大势至，婆啰译光明，即星宫天子，虚空藏菩萨应世。阿般啰，译无量光，是通于五星，九曜，二十八宿，八万四千诸星眷属等，三宫天子之上，皆冠以摩诃，显皆大菩萨示现也。

（11）五坛界神：自一二○至一三四句是皈命五佛坛前，护法金刚神众。跋阇啰，即金刚五界，商羯啰，译善意，俱摩唎，译金光童子，俱蓝陀利，译庄严法门，天母名。喝萨多遮，译离系，毗地耶译善语，干遮那，译精进，摩唎迦，译力士，啒苏母，译月神，皆弥陀佛坛前，金刚神众。察羯罗哆耶，译除曲心，是成就佛坛前金刚神。鞞卢遮那，译众光或勇军，是显密遮那佛所现。俱唎耶，译最上，夜啰菟，译无量光净。瑟尼钐，译肉髻顶，皆毗卢佛坛前金刚神众。毗折蓝婆，译离缚，摩尼遮，译威伏行，是宝生佛坛前金刚神众。迦那，译无言说，或妙智教。迦波啰婆，译妙转，卢阇那，译光明遍照。此皆守中方界神名。顿稚遮译牙，税多遮译白，迦摩啰译莲花座，皆守护西方界神名。刹奢尸译柱，波啰婆译力，皆守护南方界神名。翳帝译解脱，夷帝译精勤，皆守护东方界神。母陀啰，译印，或妙音成就，羯拏，译作法，是守护北方界神。此皆金刚上师，毗卢佛心中流出，三十七圣，百亿神王。亦金刚藏菩萨所化现，八万四千徒众眷属，拥护佛法者。

（12）诸佛印成：自一三五至一三七句是诸佛印成。娑鞞啰，意谓身礼，口请，心求。忏谓忏悔，掘梵都即薄伽梵，佛世尊。印兔那译印可，或明证。么么译我，或我所作，写译尽，或竟。意谓三业忏悔，求佛印证，凡修此楞严坛法，如仪持咒者，皆能现证藏心，得入圆通，乃至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

二、释尊应化会

密开为八：

（1）应作五部：自乌[合牛]一三八至一四一句，是释尊应身，化作五部神众。观音咒经谓，乌[合牛]，当唵字。如意经谓，乌唵，作唵，虎[合牛]，作吽。唵，是毗卢佛字种；吽，是阿佛字种。般若理趣释云：‘唵字三身义，无见顶相义，本不生义，如来毫相功德义。’文殊品云：‘唵者，觉悟义。’而诸咒部云：‘唵，是引生义。’谓三身如来，五智佛母，能引生一切功德法门。今取如来三身，应作五部。五部即佛部：以毗卢佛为主；金刚部：以阿佛为主；宝部：以宝生佛为主；莲花部，以弥陀佛为主；羯磨部：以成就佛为主。唎瑟，译智光安住，揭拏译虚空藏，是宝部法。般剌，即般若，六度中智度，是莲花法部。舍悉多，即苏悉帝，译成就，谓善能成就一切愿心，善能完满一切事理法益，此羯磨成就法部。萨但他，译诸佛，伽都瑟尼钐，译无见顶相，此即佛顶首楞严咒，是佛部法。

（2）现证三宝：自一四二至一五○句，若约三身释，虎[合牛]都嚧雍五字总合为一唵字，唵字含三义，谓婀、乌、莽，即法报化三身如来。一切佛法无不皆从此流出。若约五佛释，虎即乌哑，是弥陀字种；[合牛]，即吽字，是阿佛字种；都是成就佛字种；嚧，是宝生佛宇种；雍是毗卢佛字种。今以虎等五字，冠于句首，意谓三部，五部，诸咒法，皆由此引领。三宝圣贤，无不由是出生。瞻婆译金色，那译无上。意谓法身周遍，毗卢遮那佛，即佛宝。悉耽婆那，译成就吉祥，意谓悉怛多，般怛啰，秘密章句，能成就无上吉祥，是法宝。波啰，译度无极，或到彼岸，瑟地耶，译成就，三般叉译解脱。意谓三明六通，三漏四流，无不证断，无漏妙行，已圆满成就，即僧宝。

（3）化二神王：自一五一至一五五句谓应化药叉罗刹二王。萨婆译一切，药叉译勇健鬼。喝即摩诃译大，罗刹娑译速疾鬼。揭啰诃，谓在地行，空行，天行等夜叉，罗刹众眷属。若阇，谓夜叉罗刹之父母子孙、兄弟军将，大臣杂役等，差别无量。毗腾崩萨那羯啰，谓此二种神王，普能破怨除难，度去一切苦厄。

（4）迹示金刚将：自一五六至一六○谓应化金刚神将，者都啰，译智慧多，又名势帝惹睹，译利剑，即金刚王宝剑。尸底喃译箭，谓执坚固箭直入三摩地。又名尸师喃，译妙吉祥，二皆金刚王名。揭啰诃，谓眷属众。娑诃萨啰南，谓尽此大千界之金刚神众。毗腾崩萨那罗，谓屏除魔障，施以安宁。

（5）护佛顶法：自一六一至一六五句，谓金刚神王，天仙等众，皆仗佛威德神力，各以折摄二行，拥护佛顶神咒。罗叉约摄受门，译守护，约折伏，译可畏。婆伽梵，萨怛他伽都瑟尼钐，谓诸佛一切大佛顶法，亿万金刚，皆以折摄二行守护之。

（6）力持三宝：自一六六至一七一句。波啰点，即般剌密谛，译光音自在。阇吉唎，译作礼，摩诃译大千，娑诃萨罗译能忍，娑婆世界之总称。勃树，即阿输，译无忧，室唎沙，译妙首，俱知译钩，娑诃萨泥，同娑诃萨罗啰译忍。帝隶译威德，阿弊提视，译无能胜，婆唎多，译善赞，此皆金刚神名。吒吒，是字母译离障，罽迦，译众法无碍。意谓显密三藏，三五教乘，凡法身舍利，法光遍照之处，一切持戒金刚神等，无不顶力护持，普令障碍，摧碎无余。

（7）加护坛场：自一七二至一七四句，摩诃跋阇嚧陀啰译，译大金刚，能守护持。帝唎同上，译威德，或无能胜。菩婆那，即佛陀，译觉者。曼荼啰，译满，或印证。意谓诸大护法，金刚神王，皆能守护，现证三昧之坛，神咒吉祥之界；令诸修行人，得入佛心咒，现证佛顶首楞严王大定。又诸佛得菩提道之场，及般若理趣之会，非大金刚王，顶力加护不可。故释尊应化，诸大力金刚神王，以加护咒坛道场也。

（8）印令成就：自一七五至一七八句。乌[合牛]同前，觉悟或出生义。娑悉帝，即苏悉提，谓一切悉地法，妙能成就，薄婆都译圆满，即婆伽婆帝，亦即佛世尊。么么是字母译我所作法。印兔那，译喜，即教示利喜，或印我诵持。意谓诸大金刚神王，仰仗佛世尊威力，率诸眷属，拥护行者，令所作法，悉皆随愿圆满，得以究竟成就。

三、观音合同会

密开为四：

（1）护法除难：自一七九至一九四句谓诸佛应身，所作金刚神王，及其部属，皆护持佛法，以除众难。如观音之上同佛慈，下等生悲。罗阇，译王，婆夜，译最胜尊上。谓金刚部众，为最尊胜王；以能拔苦利乐故。主啰跋夜，译师或上师，是舍那佛部；故能除贼难寇难。阿只尼，译火，名义教王仪经云：‘南方火天掌火，是白衣菩萨应作。’乌陀迦，译风，教王仪经云：‘北方风天，多罗菩萨应作。’毗沙，译别枝，药王名。即药王神众能除草木等毒药。舍萨多啰，译善利众生，金刚神名，能除刀杖难。婆啰，译作法，斫羯啰译转轮。谓金刚萨埵羯磨法轮，能除诸兵刀军旅难。突瑟叉，译拳手，或守护，谓此金刚神，能令众生，不受贫乏冻馁之苦。阿舍你译离有，空神名，能除空中雷电等恐怖。阿迦啰，译最上念诵，亦金刚神名。密唎柱，译喜，或爱，金甲神，仗此神王力，能令众生消散大小诸横。陀啰尼谓总持咒也，部弥剑译地，即坚牢地神，发善愿心，护佛神咒，随持咒者，能令金银砂石土毒，地大增损，应皆除灭。名义经云：‘东方地天，乃帝释也，是佛眼菩萨应作。’波伽波陀译授记，能授最上金刚悉地故。乌啰迦，译世间解，婆多译大希有，亦金刚神名。谓此神持佛妙颂，无险不平。剌阇，讳宝光，檀荼译杖；宝生佛座下，金刚神名，能治蛇毒。那伽译水，或龙，水神名，得佛教部，能除毒龙，水灾等患。教仪王经云：‘西方水天，摩摩枳菩萨应作。’毗条怛，译方广，或善治调伏，律藏名，亦金刚戒神名。能治电雹雷难。苏婆啰拏，译妙莲法，或善解放。金刚神名，能除恶禽害。

（2）度生男女鬼神：自一九五至二○七句，是守魂，守宫，守杀，守形，诸男女鬼神名。揭啰诃译同种族，药叉译勇健，男鬼名，罗叉译速疾，女鬼名。毕利多译祖父鬼，毗舍遮，译啖精气，部多译大身，鸠盘荼译瓮形，补丹那译饿鬼，迦吒补丹那译奇臭，悉干度译香，主香神名，或名黄色鬼。阿播悉摩罗啰，译高大树，主林神名，或名青色鬼。乌檀摩陀，译迅疾，主风神名。车夜，是字母，意谓欲乐覆性，主火神名。醯唎婆帝，译舍，舍宅神名。

自二○八至二二一，是食精气，食胎藏，食血，食油，食产，食命，食垢秽，食祭，食花，食果，食五谷等鬼名。社多译志德，或译鬼子母，天神名，未皈依佛前，名诃离帝，译怨贼；皈依佛后，名呵利底，译欢喜。诃唎南是男鬼，诃唎尼是女鬼。又诃唎即诃离那，译圣者，谓此类男女鬼神，皆佛菩萨大权示现，引导众生，离苦得乐之圣者。揭婆译密护，卢地啰译最上，

忙娑译白色鬼，金刚母名。谜陀译赤色鬼，摩阇，风神名，阇多译救，诃唎女译女人。视比多，译寒林，毗多译朋友，婆多译大身，阿输遮译无忧，质多译胜心，帝译威德，以能折邪破恶故。萨鞞钐，译善哉，以能摄正生善故，萨婆译，一切，揭啰诃南，意谓以上药叉，揭罗诃至质多诃喇女，皆一切神将鬼王中之主帅，为彼等之上首，故能于诸鬼神，折其邪恶，令生正善。

（3）归心三宝：自二二二至二六九句，是明诸天鬼神，一切金刚力士，无不归向三宝；而仰仗三宝威力，守护持咒者，令外除魔障，远诸苦难，内证藏心，获不思议。

毗陀即佛陀耶，译三觉圆。那耶阇，译最胜主，或大威德尊。意谓佛三觉圆，万德具，为一切圣贤之最胜主，为圣贤之所尊。此即毗卢佛部，亦即佛宝。嗔陀即震多，译如意心，即青莲花，如意宝轮王心咒。夜弥，译妙念，意谓我今称念第一藏性，属莲花部法宝。鸡啰译所作，夜弥译精进，或上首。意谓我今皈依，所作自利利他二行，众中之尊。此属金刚部，是僧宝。又夜阇夜弥，译无上，无比，意谓此自性三宝，于一切法中，最为无上，无可比量。波唎即波罗蜜，译广无极，跋啰，即般若；译智慧，或智光。意谓诸佛菩萨，皆以般若为母，而出生菩提涅盘。者迦，译性清净，或法眼净。讫唎担，译心，或坚实心，即圣人第一义心，亦即本经所诠三如来藏心。意谓毗卢佛光明遍照之心，为一切法本，诸佛菩萨，三宝功德，无不从此出生。又华严四十二字母，皆入般若门，瑜伽三十七圣，皆出毗卢心。今咒神圣字种，亦无不从此法界藏心流出。

茶演，是字母，茶演尼，译能调伏，或净垢清凉义。摩诃译大，般输译能胜，般怛夜，译正觉，卢陀啰译最上，皆金刚神名。那啰夜拏，译坚固，或勇猛，力士之上首。怛埵迦嚧译如来，茶西是字母，谓如来悟一切法究竟处；摩诃迦啰，译大作手，或大悲手；摩怛喇伽拏，译本母，意谓作论中之上首，亦金刚名。迦波唎迦，译大舍心，意谓舍去五欲恶；阇夜译尊胜，或最胜王，是经咒名；羯啰译生法，是法宝。摩度译觉者，羯啰译世尊种族，即佛宝。萨婆译一切，啰他译利行，娑达那译度有情，合之意谓一切利行，饶益众生，亦金刚名，是僧宝。此属别相三宝。赭咄啰，译转轮，婆耆尼，译胜军；毗唎羊，译无垢行；讫唎知，译所作，起尸神名。难陀，译欢喜，鸡沙啰，译精勤行，伽拏译器杖，般帝译辩才，索醯夜译妙智教，前皆金刚神名。那揭译龙象，喻阿罗汉中最大力者；那舍罗译独觉，婆拏译缘觉，阿罗汉谓四果声闻，毗多啰伽，译五兄弟天，跋阇啰波你，译执，谓手执金刚杵；具醯夜，具醯夜，译集会，迦地译勤行，般帝译般若妙句，或无住，皆金刚神名。

总上三宝诸天，八部鬼神将领，皆会集归向金刚上师，毗卢遮那藏心性海。此即无不归还法界藏心。

（4）闻修成就：自二七○至二七二句，是八部总管，仰仗世尊盛德神力，普令一切众生，常蒙加护，令行者从闻思修，得以成就，圆通法门。罗叉罔，译忍，婆伽梵即世尊，印兔那译恳证，么么写，谓作法已竟；意谓恳请世尊，容忍恕罪，印证我等。所作法事。

四、刚藏折摄会

密开为四：

（1）心咒首领：自二七三至二八六句，是八部首领，仰佛威力，敕其属下，灭除众恶，收摄不祥。婆伽梵，即金刚上师毗卢佛；萨怛多般怛啰，是咒心名。萨谓空藏，般谓不空藏，怛多怛啰谓空不空藏。南无粹都帝，谓顶礼，阿悉多，译无能胜，那啰剌迦译大力，金刚王名，为力士主。波啰婆，译善净，悉普吒译摧碎，皆金刚神名。毗迦译尊胜，即空藏，萨怛多，钵帝唎，即空不空藏，心咒名。什佛啰，译光音自在。陀啰译能持，频陀啰，译胜力，嗔陀译心，或如意咒。虎[合牛]，是降伏义，拥护义，泮吒，摧碎义，开通义，悉地羯罗经云：‘前有虎[合牛]，后有泮吒，当知是金刚部真言。意谓速得成就，降伏调练法。今五叠者，其意有五，一开五部心，二通五法门，降伏息灾，三觉五乘圣众，四出五道凡情，五空五乘器界。娑诃，意谓灾恶顿消，吉祥速成，功德圆满。

（2）五部开发：自二八七至二九一句意，谓五方五佛，无所障碍。醯醯译空，或尽，即空如来藏心，泮者，开通中心佛部，阿牟迦耶泮，译不空，成就北方羯磨部开。阿波啰，译无比智光，提诃多，译天，或清净光洁，是南方宝部开通。婆啰，光明义，波啰译究竟无量，即阿弥陀佛，西方莲花部开。阿素啰，即阿修罗，译非天，毗陀啰，译大力持，波迦译尊胜，谓非阿修罗之大力所能持，唯佛世尊之威德，即东方不动国，阿佛金刚部开通。

（3）八部通伏：自二九二至三○五句，谓五方五佛开通无阻，而能降伏，天龙八部。众鬼神等，无不调摄，悉皆钦敬三宝。善者更能皈命敬礼，护持佛法，令持咒者，破幽暗，消业解冤，远诸灾难。

萨婆约人约处，提鞞约天处，弊即周遍义。泮是降伏，钦向义。意谓一切天众，人众，无不皈伏。那伽谓诸善恶龙等，药叉，谓药叉，罗刹，毗舍遮，鸠盘茶，及其类，男女眷属等。乾闼婆，译寻香，乐神，兼紧那罗等，歌咏丝竹神众。补丹那，译臭饿鬼，迦吒补丹那，译奇臭饿鬼。突狼译得大强力，突涩译无动，比犁译解脱，讫瑟帝译无生，什婆唎译光明，阿播悉摩唎译无为，舍啰译坚固，婆那译林，树神名，地帝鸡译甚勇，但摩陀继译无碍行，毗陀耶译正觉，啰誓译王，遮唎译所行。意谓此等八部鬼神，无不通伏，皈命三宝，而依正觉法王，所行而行。

（4）刚王护法：自三○六至三一二句，皆显密护法神王名。阇夜揭罗，即尊胜咒，意谓护法神；摩度羯啰，谓护佛神；萨婆啰他，译大小利益有情，是护僧伽神。娑陀鸡弊泮，谓护诸三宝神，悉皆敬信救难。毗地耶，即菩提神，遮唎译愿行，谓诸神皆发菩提心，发愿修四弘六度，皆能以法药，治自他之病。者都啰，译伏怨，缚耆你，谓胜魔，此二神王亦来皈依三宝。跋阇啰俱摩罗，译华鬘，金刚王名，是僧；毗陀夜，即佛陀耶，是佛；啰誓译无生，是法。摩诃波啰，谓大乘八万四千波罗蜜；丁羊译逐分，乂耆唎，译能调伏，此皆显密护法神王名，以其皈依三宝，修学佛法，故三毒皆除，而能发愿护法利生。

（5）天神奉行：自三一三至三二九句。是他化自在天，及化乐自在天众天神。皆皈敬三宝，依教奉行。跋阇啰，即金刚，商羯，谓法螺，或调伏。波啰，译光明，丈耆译安乐，啰阇译王，摩诃迦啰夜，译大作手，末怛唎迦拏，译大辩，南无娑羯唎多夜泮，谓护法密迹金刚，悉皆信伏顶礼。毖瑟拏，即婆舍跋提，是他化天神等众，婢曳泮，谓尽义，呼召义，摧伏义，钦敬义。勃啰诃，译光明，牟尼译如意宝，此皆化乐自在天神众。如意经云：‘西方雷电名哆钵啰，北方雷电名扫那摩你，又总名牟尼陀罗，天鼓，雷也，鼓音王佛应现。’阿耆尼，谓色究竟天，摩诃羯唎，谓大自在天，羯啰檀迟，译水天神，篾怛唎，译三十三天，唠怛唎，译寂灭空，遮文荼，神名，自在天魔眷属。羯逻啰怛唎，译帝释天，迦般唎译善舍，戒神名，阿地目译杂地。质多译无能胜，迦尸摩译大星光，舍那，译大白光，婆私你译大月光，此即三宫天子，暨诸天金刚神王，皆皈敬三宝，依教奉行。

（6）结归满愿：自三三○至三一二，是总结天龙八部，皆来顶礼三宝。演谓顶礼，吉质译所作心法，即法宝，萨埵即僧宝，婆写即佛宝。么么谓我所办事，印兔谓三宝印知，么写谓圆满究竟法。意谓天龙八部，皆皈敬，护法，除难，抑仗三宝威力，普令诸恶鬼神，悉皆摧毁，而令行者，除魔免难，今蒙佛印证，所修究竟圆满。

五、文殊弘传会

密开为八：

（1）法界唯心：自三三三至三四九句，显一切唯心。突瑟吒译无明，是烦恼事障，然在圣人则名阿瑟吒，译无量智光；阿末怛唎译无知，是所知理障，但在圣人则名阿钵啰帝译慧，或无比法。质多译心性，谓此心性，通于圣凡，凡夫迷之而成无明烦恼，以及所知障；圣人悟之，即能智慧无量，而转烦恼所知二障，而成我法二空真如之智，此正显法界唯心，阴入处界，无非藏性。乌阇是风天神名，诃啰译主或王。伽婆空天神名；卢地，地天神名；婆娑，火天神名；摩阇，水天神名；阇多译救，金刚神名；视毖多二音乐天，歌咏神名；跋略夜，译大衣，衣供养菩萨名。乾陀，香金刚名；布史波，散花金刚名；颇啰，果天母名；婆写，译嬉戏，嬉法金刚名。般波，译热恼，即嗔恚心；突瑟吒译无明，即愚痴心；唠陀译欲爱，即贪欲心。总明诸天神王，皈敬三宝，拥护持咒行者，能令自他，皆内转贪欲心，成施舍性，以伏贪毒；转嗔恚心，成不嗔性，以伏嗔毒；转邪见心，成智慧光，以降伏痴毒。如是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盘，是名法界唯心。

（2）异生同性：自三五○至三六六句，皆八部鬼神种类。药叉是男，罗刹是女，译如前。闭隶多译祖父鬼，毗舍遮，译啖精气，持国天王所辖。部多译大身鬼，鸠盘茶译瓮形，增长天王统辖。悉乾陀译善品，或香；乌怛摩陀，译迅疾；车夜是字母，阿播萨摩啰，译高大树，即青色鬼；宅祛革，译行，或爱；茶耆尼揭啰诃，谓回遮结界，钩铃锁索，诸大神王。唎佛帝译寂灭，或无生；阇弥伽，译能降伏；舍俱尼译无有；姥陀啰译印纹；难地迦译炎夏，是旱魃鬼名。阿蓝婆，译离结缚，蓝面鬼名。干度波尼，译善品手，蛊毒鬼名。此诸神王，显密善恶，权实不同，生类各异，然其性本同，持此藏心神咒，悉令彼等，化刚为柔，改恶从善，皈敬三宝，甚至授记作佛，以其同具佛性故。

（3）五部源流：自三六七至三七五句，是佛等五部。什伐罗，译自在，谓毗卢十身遍一切处，得大自在，即佛部心。堙迦译所作，醢迦译虚空，即宝部心。坠帝药迦，译解脱，是金刚部心。怛隶帝药迦，译法，即达哩摩心。者突托迦，译行者，是羯磨部作法心。尼提译寂藏，毖钐摩译种种三昧。以上约法，以下约人。薄底迦译舍，是宝生部。鼻底迦，译精勤，或解脱，是羯摩部。室隶译坚固，瑟密迦译坚利智剑是金刚部。娑你，是字母，译一切法，般帝迦，即般剌密谛，是妙法莲花部。意谓三十七圣种种三昧，若人若法，无不皆从毗卢佛心，一源流出。

（4）四天始末：自三七六至三八一句。萨婆谓无量，什伐啰谓自在，是佛宝；即五方佛，亦即佛天。室卢吉帝译光音，是法宝，即五部法光声色。末陀译威德，鞞达译广大，圣贤是僧宝，即五部界内神通圣贤僧，亦即风天。卢制剑译世间，阿绮卢钳译无比，或正觉，即正觉世间佛宝。摩尼经云：‘阿伽，东方雷电天神，目怯译空，是器世间法宝，即云霞天神。羯唎突译法界众生种性，即有情世间，僧宝，亦即雨露天神。’以上总明三宝威力，扬大法风，震大法雷，漫大法云，霈大法雨，或大权示现诸天，或威德摄伏诸天，法华经所云：‘悲体戒雷震，慈意妙大云；澍甘露法雨，灭除烦恼焰。’是也。

（5）三种相续：自三八二至三九六句以下明六道众生，世界业果三种相续。揭啰诃，谓种族部属。揭拏译凝滑，胎中初七日鬼名，羯拏译硬肉，胎中四七日鬼名，输蓝译无意，或大力、小力，或有财无财，通一切鬼名。惮多是守疆界神，迄唎夜译生，谓新生诸根。末么，译死，谓诸根灭，跋唎室婆，译形，或入，胎中五七日名，谓具六入诸根形。毖栗瑟吒译六触，或染污意，即七识执我。乌陀啰译胜，胎中八七日，二十九种业风位。羯知谓起尸神，跋悉帝谓无常鬼，邬卢谓贼寇鬼，常伽谓钩索鬼，喝悉多谓马面鬼，跋陀译善守、贤护，山林城池等鬼神

。娑房是字母，译一切五体痛鬼，盎伽译指鬘刀兵鬼，般啰，译知识鬼，丈伽谓锁铃鬼。此诸鬼神王名，皆菩萨示现化身，以调伏教化其类，造益有情者。如孔雀经二十六种病痛，地藏经三十四种鬼王，童子经十五鬼名，本经十种畜鬼等，皆是意自在佛，身自在佛，六入自在佛，六触自在佛，苦自在佛，集自在佛等，大权示现，摄化异类者。

（6）杂乘显真：自三九七至四○八句是明五部佛乘五部菩萨乘，以及人天等六乘种性。部多译希有，即大乘；毖哆茶，译菩提道，二皆金刚名。茶耆尼，译铃螺，金刚部乘；什婆啰译光焰，即一佛乘部。陀突嚧迦，译智母，即佛也，建咄，译宝，宝生部。吉知译所作，婆路多毗，谓八万波罗蜜多，即法也，莲花法部。萨般卢译一切音，诃凌伽即诃僧只大众部名，属羯磨部。输沙译严，怛啰译离垢法，娑那译妙句，是成就部。以上是五部佛乘，及五部菩萨大乘。

毗沙译坚持，地天神名；喻迦译虚空，空天神名；阿耆尼火天神名；乌陀迦，水天神名；末啰译迅速，鞞罗译最疾，皆风天神名；此皆天乘。

建哆罗，译慈善主，阿迦啰译大悲人。密唎咄，译不见道，是作断灭论者。但敛部迦，译无量，是喜舍心人。又怛敛即富兰那外道，译色空，亦断灭论师。部迦，谓四韦陀典中，第三兵法，是南方人书名。地栗剌吒，译长大身体人，此五皆属人乘。毖唎瑟质迦，译独觉，是僻支佛乘。萨婆那俱啰，译一切有，谓持律比丘，即声闻乘。又俱啰，是总结以上六乘种性。自前部多至此，皆通于鬼神王名。善者皈命三宝，护法，入理，得益；恶者亦被折伏，皈投欢喜灭罪。此六种性，可分圣人乘，及凡夫乘。凡夫乘亦名生死乘；今因持佛咒心，无论佛、菩萨、独觉、声闻等圣人乘，或人、天、鬼、神、魔、外、阐提等生死乘，皆归本元唯一真法界，如来藏性。

（7）五界咒就：自四○九至四一五句。肆引伽弊，译胜僧，是佛部主；揭啰唎，译作法，药叉译勇健，成就佛部；怛啰刍译法，莲华部佛；末啰，译如意宝，视吠译离垢，宝生部佛；帝钐译威德，金刚部佛；娑鞞钐译善欢喜，谓五部主佛，皆大欢喜。悉怛多钵怛啰，是咒心，中央佛界法宝，及诸圣贤众；跋阇卢，是金刚界，诸法圣众；瑟尼钐是灌顶宝光，宝生界诸圣贤众；般赖，是般若智光，莲花界诸法圣贤；丈耆谓螺索结界，羯磨办事，是成就界诸法圣贤众。意谓五界圣众，皆获法喜利乐。波突陀舍，即佛陀耶，冠上夜字，是无上无比义。谓无上佛，是佛部佛宝；喻阇那，是吼动遍震义，是金刚部僧宝；辫谓最胜义，最妙义，怛隶奴，即达哩摩，是莲花合法宝；谓三部三宝，五界圣贤，诸护法神，无不皆大欢喜。

（8）三部理证：自四一六至四一八句。毗陀耶是佛陀耶，译正觉，即毗卢遮那如来，是佛部佛宝；帝殊译威德，或坚固，智剑，是金刚部僧宝；般啰毗陀，译智慧，即八万恒沙波罗蜜法，谓般若是诸佛母，故云般罗毗陀，是莲华法部法宝。三宝之下皆曰盘昙迦隶弥，盘昙译大坛，或结界成就，或顶礼。迦嚧译行作，弥译我所。意谓菩提道场，我所办佛事已极成就；圣贤筵席，我所转教行妙轮，已经圆满；楞严法会，我所作法，已毕其功。是则三宝大坛，法界实际理地，至此无不究竟成就矣。

六、咒心

自四一九至四二七句，谓之咒心。跺侄他，义译所谓，或即说咒曰。唵，是引生义，佛说一切真言，首皆安唵字，以唵字为毗卢佛根本，能警觉一切故。阿那隶，译无上，佛为无上尊，菩萨为无上士，神咒为无上法，心为无上菩提。毗舍提，译遍照，鞞啰译遍一切处，是佛部；跋阇啰，是金刚部僧宝。陀利译法，或总持，是密教法部。意谓作法无间，是羯磨部法宝。又鞞啰是正觉世间，佛宝；阇啰，是有情世间僧宝；陀利，是器世间法宝。

又鞞啰是中方地自在佛，旺于四时；跋阇啰，是东方风自在佛，译云春气时；陀唎，是西方空自在佛，译云秋霸时。阿那隶是北方水自在佛，译云寒冬时；毗舍提，是南方火自在佛，译云夏雨时。

又阿那隶，是具十大丈夫号；毗舍提，是十智光照，遍入自在；鞞啰，是十身佛；阇啰，是十金刚；陀唎，是十波罗蜜，十陀罗尼。故此三句咒，已摄尽世出世法无余。

盘陀，是结界义，坛场义。若约事释，初盘陀谓二十八时，下盘陀约十二由旬，成结界地。若约理言，则十法界，皆结归于咒界心地。事坛有三部、五部、三宝坛等三处。若依施食仪：则内坛为上师三宝，中坛为显密圣贤，外坛则为三界神王。又修三昧为身坛，持诵真言为口坛，观想咒心为意坛。理坛，即三如来藏心，三法界性。若事若理，二坛皆无障碍，悉为极上佛顶首楞严王，一切事法，尽至究竟，谓之盘陀盘陀你。跋阇罗，是护持义，谤尼译杵，泮是字种，开通义。意谓三十七圣，百八金刚，八万四千恒沙俱胝藏王菩萨，手持金刚宝杵，护持佛法，拥护佛及生，皆悉开通无碍。乌[合牛]都卢雍，是警觉义，谓觉悟一切圣凡；亦是弥陀、阿、成就、宝生、毗卢五方五佛之智种。伴义同前，谓五部三宝齐开，五门三法通现；普令十界众生，世出世间，因果随愿，所求无不如意。娑婆诃，是圆成义，仁王仪经，不空法师译有六义：一成就，二吉祥，三圆寂，四息灾，五增益，六无住。贤首疏则谓萨婆诃，译速成，即令前所作，速疾成就。名义集谓沙诃，译善说，或散去，合而言之，谓一切灾恶，悉皆散灭，无尽福善，聚集圆成。

又此咒心，可约教乘，观行，果位，义理等释。

一、教乘：约教乘言，阿那隶，谓救诸病苦，是人天乘；毗舍提谓度出三界，是二乘小法；鞞啰是佛性，大乘十教；陀唎是法性，大乘顿教。盘陀是结成五位法相，三乘分教；谤尼是金刚

般若空相，属三乘始教；虎[合牛]是一乘圆教。

二、观行：初二句是理法界，观空如来藏心；次二句是事法界，观不空如来藏心；后二句是事理无碍法界，观空不空如来藏心。

三、果位：唵，是毗卢佛；阿，是弥陀；那，是势至菩萨；隶，是绢索菩萨，毗，是顰眉菩萨；舍，是吒枳明王；提，是准提菩萨；鞞啰，是大力明王宝生佛；跋阇啰，无能胜明王；陀唎，法金刚菩萨；盘陀，是妙吉祥，日前摩枳菩萨；你，是弥勒菩萨；你罗，大笑地王；跋，马首明王；阇，是穰虞利菩萨；罗，宝光佛眼菩萨；谤，白衣菩萨；尼，金刚手菩萨；虎[合牛]，阿佛，诃逻曷罗菩萨；都嚧，多罗菩萨；瓮，是大遍照金刚大轮明王；泮，是跋陀步掷明王。莎，是降大千界菩萨；婆，是伊迦惹吒菩萨；诃，是缚目啰曩契菩萨。（此说出自大教王经持明藏）

又唵，是信心；阿那隶，是念心；毗舍提，是进心；鞞啰，是慧心；跋阇啰，是定心；陀唎，是不退心；盘陀盘陀你，是护法心；跋阇罗，是回向心；乌[合牛]都炉雍，是戒心；莎婆诃，是愿心。依此十心，而证十果位——谓渐、干、信、住、行、向、加、地、等、妙。配咒十句。佛名经云：‘若色若声，俱是咒心；或见或闻，莫非佛法。’读者思之，当获胜解。

四、义理：若据理论，唵，是一切法本寂义，或不生灭义，三身义，最胜义；阿，是寂灭义，无生义；那，是离名性相义；隶，无相义；毗，是第一义；舍，是寂灭相义；提，是无取义；鞞，是证法平等义；啰，离轻重相义；跋，言语道断义；阇，能所生起不可得义；啰，无垢义；陀，是善心生不退义；唎，是无染义；盘，圆满义；陀，是究竟边际不可得义；你，是尽除节限义；跋，是破坏相不可得义；阇，无有作者义；啰，无尘浊义；谤，无能知智义；尼，无所知境义；泮，是如虚空义；虎，清净义；[合牛]，是离缚解义；都，是法性不可得义；嚧，是无尽藏义；瓮，法身周遍义；泮，是因果相穷尽义；莎，是一切法种不可得义，平等无言说义；婆，是无能所动迹义，此彼岸不可得义；诃、无因、无住、涅盘、寂静、真如、不动等六义。详见字母仁王仪持明藏。

以上略释咒义，全是笔者参考其他经论而注释，并非海公尊意如是。因笔者整理此笔记之同时，讲楞严经于美国罗省圆觉寺。学者皆问，楞严咒之意义，因而参考其他经论，简略释之，以响学者，令知其梗概而已。海公上人已作古五载，连此笔记整理完毕，尚未能幸获上人赐阅鉴正，况正文以外之神咒。本经释尊曾说，说是般怛啰咒功德，经恒沙劫终不能尽，况智浅识薄如笔者，位居博地凡夫，岂可妄测佛智，今应学者所求而略释之，亦大海之一沤云尔。

阿难，是佛顶光聚，悉怛多般怛啰秘密伽陀，微妙章句，出生十方一切诸佛。

癸二述功德劝持分二。子初显果上自行化他功德分三。丑初总明

此总明本咒之功德。初句明咒之来处；次二句显咒之名；后一句显咒之用。咒原从佛顶光中化佛所说，佛顶光焰，如大火聚，故曰，佛顶光聚。悉怛多般怛啰，是咒之名，前文冠以摩诃二字，合译大白伞盖，即本咒所诠之体、相、用三大。亦诸佛所证之三德秘藏，唯佛与佛，乃能知之，曰秘密。咒语中亦有孤起颂曰伽陀，此咒乃精微奥妙之文字，曰微妙章句。十方学人持诵此咒，皆可断惑证真，契入藏性，故曰出生十方诸佛。此总明咒功殊胜，能为诸佛之母。

十方如来，因此咒心，得成无上正遍知觉。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；十方如来，乘此咒心，坐宝莲华，应微尘国；十方如来，含此咒心，于微尘国，转大法轮；十方如来，持此咒心，能于十方，摩顶授记；自果未成，亦于十方，蒙佛授记。

丑二别显

即分别显示神咒之功德广大，经是显诠，咒是密诠，若显若密，皆诠三如来藏心；全如来藏心，而成咒，故曰心咒；全咒即是如来藏心，谓之咒心。十方如来是极果，果必由因，十方如来皆因此咒心，以为密因修证，然后圆成果地，无上菩提，正遍知觉。正知是实智，知一切法平等故；遍知是权智，了一切法缘起差别故；权实不二名一切种智，亦即正遍知觉。此是众生本具，因迷而不显，今十方法身如来，因此咒心，悟如来藏，妙明心元，如实空不空藏，成一切种智，无上知觉。十方报身如来，因此咒心，悟如来藏本妙圆心，如实空义；成一切智，无上正遍知觉。十方应身如来，因此咒心，悟如来藏元明心妙，如实不空义；成道种智，无上正遍知觉。此显神咒功德，能积聚菩提力。

十方如来执此咒心以下，是明神咒，降魔制外之用。此神咒功德，犹如金刚宝杵；故十方如来，执此咒心宝杵，先降内魔，后制外魔。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如实空不空义；降伏实报土，诸魔外道。十方如来，执此咒心，如实不空义；降伏方便土，诸魔外道。十方如来，执此咒心，如实空义；降伏同居土，诸魔外道。

乘此咒心以下，是明神咒，普现身云之功用。人有远行必有所乘，今此神咒，犹如大白牛车，诸佛乘此，应微尘国。若应菩萨机，即乘此咒心，入实报土；应二乘机，即乘此咒心，入方便土；应凡夫机，乘此咒心，入同居土。显神咒功用，神速周遍，随缘赴感靡不周。

含此咒心下，是明神应机说法之用。十方如来，欲转法轮，先于无碍智中，含此咒心，发挥四辩八音，说法利生。若含此咒心，如实空义；便于同居土，转生灭无生，二种四谛法轮。若含此咒心，如实不空义；便于方便土，转无生无量四谛法轮。若含此咒心，如实空不空义；便于实报土，转无量无作四谛法轮。

持此咒心下，是显神咒大慈，护念加持力。若欲传授，必有所持；十方如来持此咒心，能于十方国土，为诸菩萨，授无上道记。若然十方如来，自果未成，仍处因地，能持此咒心，亦于十方，蒙诸佛授记。

十方如来，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拔济群苦；所谓地狱，饿鬼，畜生，盲聋喑哑，怨憎会苦，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阴炽盛，大小诸横，同时解脱。贼难兵难，王难狱难，风火水难，饥渴贫穷，应念消散。

此明神咒，功能救拔众生苦难。欲利益众生，必有所依；如欲济溺，先依舟航。十方如来，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拔济群苦，或教人持诵，或代人咒愿，仗神咒威力，得离苦难。苦谓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五阴炽盛等八苦。难谓地狱，饿鬼，畜生，北俱卢州，盲聋喑哑，佛前佛后，世智辩聪，长寿天等，八处众生，不堪受教，难以学佛，故曰八难。小横伤身，大横致命。药师经曰：大横有九种，小横则无量。贼劫财，兵夺命，王难则含冤莫诉，狱难必然枷锁禁系。此外，风札、火烧、水溺，饥渴贫穷，均能逼迫，恼害于人，都谓之难。以上种种苦难，应其所念秘密咒心，皆得销散。

十方如来，随此咒心，能于十方，事善知识，四威仪中，供养如意；恒沙如来会中，推为大法王子。

此明神咒，遍净庄严胜福力。十方如来，随此秘密咒心空义，故念念寂灭；随此咒心不空义，故念念慈悲；随此咒心，空不空义，故念念空寂，念念圆明。因而能于十方世界，广事善知识，能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，供养如意。并于恒沙法会中，助佛转轮，被诸如来，推为大法王子，承绍法王家业。若非咒力，岂能如是。

十方如来，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，摄受亲因；令诸小乘，闻秘密藏，不生惊怖。

此明神咒大慈普覆之功。十方如来，与诸亲姻，历劫以来，互为因缘眷属；今虽成佛，然念彼等，犹溺生死，散于十方未得解脱。故常修行此咒心，以摄受护念，历劫亲因；纵堕小乘，一旦得闻诸佛秘密藏，亦不生惊怖。例如其亲如阿难，因与摩登伽女，宿有因缘，今虽堕在小乘，但由咒心威力加被，令其成就大志，堪受大法，虽闻佛说秘密如来藏心，心既不惊怖，亦不生疑。

十方如来，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觉；坐菩提树，入大涅盘。

此明神咒智断二德。十方如来，诵此秘密咒心，为成佛之本；转烦恼成菩提，成就智果，谓之成无上觉，坐菩提树。转生死证涅盘，成就断德，曰入大涅盘。

十方如来，传此咒心，于灭度后，付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严净戒律，悉得清净。

此明神咒定慧方便威神之力。十方如来，传授此秘密咒心，化缘将毕，于灭度时，最后遗言，付嘱佛法，绍继之事，令得究竟住持。如本师释尊，拈花示众，传迦叶心印，迦叶传阿难，如是转辗传授，至廿八祖菩提达磨。及达磨度海东来，转辗传至六祖，令佛法得以常住世间。治身曰严，治心曰净。出家弟子，严持戒律，身心清净，佛法因而得以久住。故佛临涅盘时，嘱咐弟子，于其灭后，应以戒为师。

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咒，从旦至暮，音声相联，字句中间，亦不重叠，经恒沙劫，终不能尽；亦说此咒，名如来顶。

丑三总结

此总结显诠，名大佛顶经；密传，名大佛顶咒；若显若密，功德皆不可思议。初二句牒名，从旦至暮以下六句，显神咒功用，纵经尘劫，说不能尽。最后二句是总结咒名，此咒不但名如来藏心，亦名如来藏顶，表此咒至尊，其用至妙，无能胜者，故名如来顶。

汝等有学，未尽轮回，发心至诚，取阿罗汉。不持此咒，而坐道场，令其身心，远诸魔事，无有是处。

子二明因人灭恶生善功德分三。丑初略明分二。寅初明不持之失

有学指博地凡天，或未尽漏之初二三果圣人；以其未尽分段生死，犹属轮回之辈。今若发至诚心，欲出三界，证阿罗汉；假设不持此佛顶神咒，而坐道场，欲令身心清净，远离魔事，终不可得，故曰无有是处。

阿难，若诸世界，随所国土，所有众生，随国所生，桦皮贝叶，纸素白毡，书写此咒，贮于香囊。是人心昏，未能诵忆，或带身上，或书宅中，当知是人，尽其生年，一切诸毒，所不能害。

寅二明能持之得

桦皮，即桦树皮；贝叶，是贝多罗树，广而长；纸素，即普通用纸：白毡，乃用细草织成，均可作书写之用。意谓，若世界上，任何国土，任何众生，随其国土，所产之树皮贝叶，纸素白毡等，凡可作书写之用者，用以书写此咒，贮于香囊，常带随身；或书写此咒，供奉宅中；即使是人秉性暗钝，无闻持力，未能诵持忆念是咒，亦可终生，不受毒侵。毒有内毒外毒，内毒谓贪嗔痴，外毒是蚖蛇蝮蝎等毒物。今由持咒治习，内毒渐销；由咒威力，外毒远遁。故一切

毒，终难侵害。
阿难，我今为汝，更说此咒，救护世间，得大无畏；成就众生，出世间智。
丑二广显分二。寅初总标

佛呼阿难，而告之曰：如我以上所说，此咒是诸佛母，十方如来，本此咒心，妙用难思。我今更为汝说，此咒有二功德；一是救护世间；若诸众生，于一切怖畏中，能诵此咒，即令诸魔不侵，得大无畏。二是助道因缘；末世有志出尘，欲修圆通之士，若诵此咒，能令魔障不侵，断惑证真，速得成就出世间智。

若我灭后，末世众生，有能自诵，若教他诵，当知如是诵持众生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，大毒小毒，所不能害。如是乃至，天龙鬼神，精只魔魅，所有恶咒，皆不能着。心得正受，一切咒诅，厌蛊毒药，金毒银毒，草木虫蛇，万物毒气，入此人口，成甘露味；一切恶星，并诸鬼神，碜心毒人，于如是人，不能起恶。频那夜迦，诸恶鬼王，并其眷属，皆领深恩，常加守护。
寅二别示分八。卯初能灭诸难

释尊灭后，末法时代，魔强法弱，众生修行，障碍重重。设若有人能自诵咒，或教他人诵咒，当知此等持咒众生，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溺。水火皆有内外之别，欲火是内，天火劫火是外；爱水是内，水灾属外。大毒，如疫症流行；小毒，如蚖蛇蝮蝎所伤，此皆外毒。贪嗔痴等，大小烦恼，小则消灭善根，大则杀害法身慧命，是内毒。持咒之人，由于咒力，悉能回避，此等内外灾难，故曰所不能害。

如是乃至是超略词，因众生苦难众多，说之不尽。天龙是举八部之二，非指护法善神，而是指天魔及其眷属，并心坏害意之毒龙，得天之灵曰精，得地之灵曰只，障道曰魔，惑人曰魅。此等皆用恶咒害人，但遇秘密神咒，则如尘扬于风，故曰皆不能着。持咒之人，内伏烦恼，外降诸魔，专心一意，能所双亡，而成持咒三昧，谓之心得正受。咒使鬼神，毒害对方，谓之咒诅，厌蛊毒药，是毒中最剧者。据说取诸毒物，混居一处，令其互相残杀，其最后生存之物谓之蛊，将之成灰化末，毒烈无比，名为蛊毒。金毒银毒，草木虫蛇皆毒类；入此持咒人口，反成甘露之味。甘露，谓不死药，饮之能延年益寿云。

一切灾变恶星，并诸恶鬼、恶神，甚至包藏祸心，暗箭伤人之辈，对一心持咒之人，都无所施其技。何止不起恶心，反而化凶暴为善良，且由诵咒功德，饶益彼等，故频那夜迦诸恶鬼王，及其眷属，皆领深恩，不特不忍加害，反而常勤守护。频伽译猪头，夜迦译象鼻，频那夜迦合之，又译常伺。是专寻人短，蓄意加害之类鬼神。今凭行者持咒之功，得以离苦消障，是以感恩保护。即前文所谓：‘救护世间，得无所畏。’

阿难，当知是咒，常有八万四千，那由他恒河沙俱胝，金刚藏王菩萨种族，——皆有诸金刚众，而为眷属，昼夜随侍。设有众生，于散乱心，非三摩地，心忆口持，是金刚王，常随从彼诸善男子，何况决定菩提心者。此诸金刚菩萨藏王，精心阴速，发彼神识；是人应时，心能记忆，八万四千恒河沙劫，周遍了知，得无疑惑。
卯二菩萨加持

此明金刚藏菩萨加持行者，以为助道因缘。那由他，译云万亿，俱胝译百亿，今有八万四千，恒河沙之百亿，显其数之多。菩萨证得藏心三德，坚固明利，同于金刚，能伏魔怨，故曰金刚藏。德服大众，普摄周遍曰王，同类相聚，曰种族。咒是诸佛心印，咒在如佛在，故当知是佛顶神咒，所在之处，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，及恒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，及其诸金刚眷属众，昼夜护卫，随侍不离。

假设有人，但于散乱心。而非入于三摩地，若心忆神咒，口则持诵，此等诸金刚藏王，亦常随从彼持咒诸善男子，予以加护。何况已回小向大，决定发菩提心，而修习耳门圆通，设坛持咒者。此等金刚藏王菩萨，必然以其同体心精，冥中加被行者，疾发彼神识蕴藏之内在智慧，使是人应时神识通明，心能记忆，八万四千恒河沙劫中，所作善恶等事，周遍了知，得无疑惑。此即获宿命通，亦即前文所谓：‘成就众生，出世间智。’

从第一劫，乃至后身，生生不生药叉罗刹，及富单那，迦吒富单那，鸠盘茶，良舍遮等，并诸饿鬼，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如是恶处。是善男子，若读若诵，若书若写，若带若藏，诸色供养，劫劫不生，贫穷下贱，不可乐处。
卯三不堕恶道

初二句有二义：一是从金刚藏菩萨，发彼神识起，乃至成佛最后身。二是从最初发心持咒起，直至成佛最后身。于其中间，生生世世，不堕鬼物。药叉译云捷疾，罗刹译可畏。富单那，译臭恶，迦吒富单那，译奇臭恶，鸠盘茶，译瓮形，即魇魅鬼。毗舍遮，译啖精气。有形即有色，如休咎精明；无形即无色，如空散销沉。有想，即灵通变怪等鬼神精灵；无想，即凝滞坚顽，如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等。此等鬼怪，皆由恶业招感，能障圣道，故曰恶处。善男子，是决定发菩提心之人，果能诚心读诵神咒，或书或写，或配带于身，或藏于宅，供以香花，敬以灯果，岂独成佛以还，生生世世，不堕恶处；且于人中，亦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。

此诸众生，纵其自身，不作福业，十方如来所有功德，悉与此人。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只不可说不可说劫，常与诸佛，同生一处。无量功德，如恶叉聚，同处熏修，永无分散。是故能令破戒之人，戒根清净；未得戒者，令其得戒；未精进者，令得精进；无智慧者，令得智慧；不清

净者，速得清净；不持斋戒，自成斋戒。

卯四同佛功德

十方诸佛所作功德，悉皆回向一切众生，但因众生，背觉合尘，未得享受。今一心持咒，内外俱寂，与佛所证之理相应，故能承受诸佛功德，犹如父母所有财产，全归儿女所有。故诸众生，纵然未能亲自布施，培植福业，以持咒力，十方如来，所有功德，悉与此人。恶叉聚，印度果名，此方无故不翻。此果除非不生，生则一蒂三果。喻持咒人，由能承受诸佛功德，故得于恒河沙阿僧只不可说劫，常与诸佛同生一处，同佛功德，同处熏修，永不分散，如恶叉聚，一蒂三果。由于与诸佛同生一处，与佛共修其德，故能令破戒之人，戒根清净；如未得戒者，令其得戒。未精进者，令其精进；无智慧者，令得智慧；不清净者，速得清净。或因业障所牵，未能持斋受戒者，但能持咒，日久业消，自然成就斋戒。并非无须受持斋戒，而是未能奉持者，由神咒力，自然成就奉持斋戒之愿。

阿难，是善男子，持此咒时，设犯禁戒于未受时，持咒之后，众破戒罪，无问轻重，一时销灭。纵经饮酒，食啖五辛，种种不净，一切诸佛菩萨，金刚天仙鬼神，不将为过；设者不净，破弊衣服，一行一住，悉同清净。纵不作坛不入道场，亦不行道；诵持此咒，还同入坛，行道功德，无有异也。若造五逆，无间重罪，及诸比丘、比丘尼，四弃八弃，诵此咒已，如是重业，犹如猛风，吹散沙聚，悉皆灭除，更无毫发。

卯五能净业障

善男子，持此咒时，自当严持禁戒，此乃诸佛决定明晦。设若于未受持此咒之前，曾犯禁戒，今既持咒，且忏悔前业，誓不更犯，则以前所犯众多破戒之罪，无问轻重，一时消灭。重指小乘初篇大乘十重。轻谓小乘余篇，大乘四十八轻。纵使往日曾经饮酒，或食五辛，以至种种荤腥不净之物，今既持咒，则诸佛菩萨金刚天仙，亦既往不咎，谓之不将为过。前文云‘戒成已后，着新净衣，然香闲居，诵此心佛所说神咒，一百八遍；然后结界，建立道扬。’又云：‘六时行道，如是不寐，经三七日。’今云设着不净，破弊衣服，即不局限于新净衣；一行，即不局于六时行道；一住，即不限于三七日不寐。此恐障重众生，未能如前所限，而失诵咒利益，故特许之。设使着破弊不洁之衣，或仅如法一行一住，其诵咒功德，悉同清净。纵然未能如法建坛，未能依教入道场，亦未能随众行道，但能专心持咒，其功德还同于入坛行道二者功德，平等无异。

设若未持咒前，曾造弒父弒母，弒阿罗汉，破和合僧，出佛身血等，五逆重罪，当堕五无间地狱。以及诸比丘，比丘尼，出家二众，犯四弃八弃等罪。犯杀盗淫妄根本大戒，为诸佛所弃，曰四弃，此外再加触，八，覆，随，谓之八弃。前者比丘戒，后者比丘尼戒。触谓与染心男子身相触，八是捉手、捉衣、露地共坐、屏处共坐、共语、共行、相倚、相期等八事。覆是覆他重罪，诵戒时知而不举。随，即随大僧饮食，或随大僧共住，而未作共住法。五无间罪，以及四弃、八弃，皆极重罪，不通忏悔者。今能诵咒求忏，凭仗神咒威力，如是重业，犹如猛风，吹散沙聚，悉皆除灭，更无毫发少留。

阿难，若有众生，从无量无数劫来，所有一切轻重罪障，从前世来，未及忏悔；若能读诵，书写此咒，身上带持，若安住处，庄宅园馆；如是积业，犹汤销雪，不久皆得悟无生忍。

卯六能除夙业

从无量数劫来，明犯罪时间之长远。梵语忏摩，译悔过，今梵华兼举，曰忏悔。无量无数劫来所犯一切轻重之罪，从未忏悔，自障圣道；今若能读诵书写此咒，身上带持，或供奉此咒，于安住处所，无问庄宅园馆，如是积劫重罪，凭神咒力，犹如汤销雪，速能除灭。不久皆得悟无生忍。此显神咒功用，灭罪证圣之速，是属第一义悉檀入理益。

复次阿难，若有女人，未生男女，欲求孕者；若能至心忆念斯咒，或能身上带此，悉怛多般怛啰者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。求长命者，即得长命；欲求果报，速圆满者，速得圆满。身命色力，亦复如是。命终之后，随愿往生十方国土，必定不生边地下贱，何况杂形。

卯七能满众愿

世间男女，不懂佛法，皆贪世间福寿，或求儿女，或求长寿，或求福利，或求健康；但能怀念此咒，速得满其所愿。发愿往生，十方诸佛净土；以持咒力，命终亦得随愿往生，决不会生边地下贱之处，何况三涂杂形。

阿难，若诸国土，州县聚落；饥荒疫疠，或复刀兵贼难斗诤，兼余一切厄难之地，写此神咒安城四门，并诸支提，或脱阇上；令其国土，所有众生，奉迎斯咒，礼拜恭敬，一心供养；令其人民，各各身佩，或各各安所居宅地，一切灾厄，悉皆消灭。阿难！在在处处国土众生，随有此咒，天龙欢喜，风雨顺时，五谷丰殷，兆庶安乐。

卯八能护国界

此显咒力能护国安民，逢凶化吉。若有诸国王领土之内，州县村落，聚人而居之处，五谷欠收，瓜叶不长，为饥馑难。天气不正，疫病流行，是疫疠难。边疆不靖，而刀兵兴，社会不宁，而盗贼生，或帮派聚斗，或人与人诤，此皆属灾难厄患。末法时世，天灾人祸，层出不穷，故曰兼除一切厄难之地。支提译供养处，即清净佛刹，脱阇译幢，如尊胜幢陀罗尼幢之类。若有国土，发生如上种种灾害，果能书写此咒，安城四门，或供佛刹，或竖幢中，令当地所有人民，皆恭敬奉迎，礼拜供养；或令众生，各佩身上，或各安奉，于其所居之地；则一切灾厄，悉

皆销灭。因为在在处处，凡有神咒之处，天龙八部，皆生欢喜，故能令风调雨顺，五谷丰收，兆庶安乐。

亦复能镇一切恶星，随方变怪，灾障不起；人无横夭，杻械枷锁，不着其身，昼夜安眠，常无恶梦。阿难！是娑婆界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，二十八大恶星，而为上首；复有八大恶星，以为其主。作种种形，出现世时，能生众生，种种灾异；有此咒地，悉皆消灭。十二由旬，成结界地；诸恶灾祥，永不能入。

此咒亦能镇压一切恶星，随方变怪，使其灾障不起。灾难不生，人民自可安居乐业，各尽天年，而无夭折或横死。障故不生，则社会安宁；杻械枷锁，不着其身，甚至昼夜安眠亦无恶梦。

是娑婆界以下，是显此界众生灾难之多，而明神咒逢凶化吉之功。八万四千，是应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之数而言。此等星宿，能变化灾难殃及于人曰恶。二十八星，如孔雀经云：‘东方有七星，曰昂、毕、觜、参、井、鬼、柳；南方有七星曰：张、翼、轸、角、元、氐；西方有七星曰：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；北方有七星曰：虚、危、室、壁、奎、娄、胃；四方共二十八星宿，皆各住本位；若灾难将起，则诸星位，递互交错。此二十八星宿，能统领八万四千诸星，故曰上首。复有八大恶星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罗侯、计都、彗星等，以为众星宿之主。此等天象，下应人事，顺则为福，逆则为祸，故彦曰，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此之谓也。此等星宿，能现种种形，出现人间，故作种种怪事，甚或变化儿童，传出种种歌谣之声，能令众生，逢种种灾患；然若有此神咒之处，此等灾难，悉皆消灭。由旬，具云逾善那，译云合，有三种，大者约八十里，中者六十里，小者四十里。凡供奉此神咒之处，四周十二由旬内，皆成结界之地，金刚菩萨，及诸护法神灵，皆守卫护持，令诸恶灾，永不能侵。祥谓吉祥，意谓诸凶吉之先兆，名之为诸恶灾祥。

是故如来宣示此咒，于未来世，保护初学诸修行者，入三摩地，身心泰然，得大安隐。更无一切诸魔鬼神，及无始来，冤横宿殃，旧业陈债，来相恼害。汝及众中，诸有学人，及未来世诸修行者，依我坛场，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，逢清净僧；持此咒心，不生疑悔。是善男子，于此父母所生之身，不得心通，十方如来，便成妄语。

丑三结劝

因持咒能获如上种种利益，故如来宣示此咒，留于未来之世，以保护初心修学，耳门圆通，令得速入三摩地，身心解脱，得大自在。且由神咒加被，更无一切诸魔鬼神，以及无始劫来，所作诸业，而感冤对横祸之宿殃，种种陈旧业债之果报，来恼害身心。

汝及众中以下，正是劝修。汝谓阿难，及未得无漏之有学人，以及未来末法，诸发心修行持咒者。若能依我如来，所说坛场仪轨，先如法受戒，身心皎洁，而受戒师，亦选清净僧。戒成就已，着新净衣，然香闲居，诵此心佛，所说神咒。不生疑悔，谓于咒深信不疑，四事如法：一结坛如法，二受戒如法，三持戒如法，四信心如法。果能如此四事如法，则此修行之善男子，必然一生成办，获证圆通。若然不依此父母所生之身，心地开通，明了藏心者。则十方如来，所说之法，便成妄语。十方如来，岂是妄语者，故未来学者，应深信不疑，依教奉行，必获益良多。

说是语已，会中无量百千金刚，一时佛前合掌顶礼，而白佛言：如佛所说，我当诚心，保护如是修菩提者。

壬二述愿护法分二。癸初八部众

无量百千金刚，乃金刚藏王菩萨之眷属，皆手执金刚杵之大力士。当佛劝修完毕之时，同于佛前，合掌顶礼，而白佛言：如佛所说，神咒有如是利益，我等应当至诚，保护如是发菩提心，如法修证耳门圆通者。

尔时梵王，并天帝释，四大天王，亦于佛前，同时顶礼，而白佛言：审有如是修学善人，我当尽心，至诚保护，令其一生，所作如愿。

梵王是色界初禅天主，天帝释是欲界三十三天主，四天王是帝释外臣；此等皆同于佛前听法，今则发愿，同时顶礼而白佛言：审有，意谓审实果有如法修学之善人，我当尽心竭力，诚意保护，令其一生中，凡有所作，悉皆如愿。

复有无量药叉大将，诸罗刹王，富单那王，鸠盘荼王，毗舍遮王，频那夜迦，诸大鬼王；及诸鬼帅，亦于佛前，合掌顶礼，我亦誓愿，护持是人，令菩提心，速得圆满。

诸大鬼王，名如前译。今言王言帅，皆统领诸鬼神者，无一不是诸大菩萨大权示现。今亦于佛前顶礼，发誓立愿拥护持咒之人，令持咒者，速得圆满，其所发菩提之心。

复有无量，日月天子，风师雨师，云师雷师，并电伯等，年岁巡官，诸星眷属，亦于会中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亦保护，是修行人，安立道场，得无所畏。

日月为照耀世间之主，每一四天下，仅一日一月照临，以世界无量，四天下无量，故日月天子亦无量。风雨师等，皆掌管人间风雨云雷电等统将，年岁巡官，谓司年值岁，监察人间善恶，所有巡官，如十二宫神之类，故曰诸星眷属。今亦于佛前礼佛发愿，保护修行耳门圆通之人，

使其安立道场，无所畏惧，以便克期取证。

复有无量，山神海神，一切土地，水陆空行，万物精只，并风神王，无色界天，于如来前，同时稽首，而白佛言：我亦保护是修行人，得成菩提永无魔事。

山神，即主山神，如主五岳之神。海神，是主水神，如四渎之类。土地，即主地神，如坚牢地神等。水陆空行，是举三居众生，以该一切神只。万物精灵，如草木树林神等，以上是有形者。并风神王以下，是属无形之类。风神王，即主风神；无色界天，即四空天。此等有形无形，皆于如来前合掌顶礼，而白佛言：我亦保护，是修行人，令其所修耳门圆通，速得成就，直至圆满菩提，于其中间，永无魔事，前皆天龙八部发愿护法。

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，恒河沙俱胝，金刚藏王菩萨，在大会中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等辈，所修功业，久成菩提，不取涅盘；常随此咒，救护末世修三摩提，正修行者。

癸二菩萨众

此明菩萨众发愿护法。八万四千万亿，百万亿恒河沙数之多金刚藏王菩萨，亦在大会中起座礼佛，发愿护法。如我等辈，指同行等金刚藏王菩萨，彼等积劫修学，断惑证真，位居等觉；其所以不取证无上菩提，及大涅盘，皆因志在护持正法，救护末世修行耳门圆通持戒诵咒之人。此是带果修因，以酬护法本愿之圣者，久成菩提，不取涅盘，正显本门之深远。

世尊！如是修心求正定人，若在道场，及余经行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；我等徒众，常当随从侍卫此人，纵令魔王大自在天，求其方便，终不可得。诸小鬼神，去此善人十由旬外；除彼发心，乐修禅者。

正修行者，指末世修三摩提求得楞严正定之人；若在道场，谓如法专修耳门圆通反闻自性之功行；及余经行，指于道场外余处经行持诵咒者；甚至既不能摄心入定，又不能经行持咒，且心常散乱、闲游嬉戏于人烟稠密之处，然有时仍不忘持咒者；我等徒众，即金刚藏王菩萨所统领之金刚眷属，皆常随从侍卫此人。此人概括道场入定、场外经行、以及散乱心持咒者；无论摄心入定，或专心持咒，或甚至散乱心持咒之人，金刚藏王菩萨及其眷属，无不皆随侍守护之，此显其宏愿之大。

魔王，指欲界天顶，波旬魔王；及大自在天，色界天顶，摩醯首罗天王。魔王贪恋世间，恒设法恼乱有志出尘之士。现在无量金刚藏王菩萨，及其眷属，常随行者，保护守卫，纵使是魔王，尚且不得其恼害行人之方便；况诸魔民，魔兵，小鬼神等，自当远离善人，十由旬外。除非彼等，亦发菩提心，乐修耳门圆通，欲随行人，亲近修习，又当别论。

世尊！如是恶魔，若魔眷属，欲来侵扰是善人者，我以宝杵，殒碎其首；犹如微尘，恒令此人，所作如愿。

恼害于人者，谓之恶魔，金刚藏王菩萨白世尊曰：如是恶魔，无论是魔王，魔眷，凡欲来侵扰是修行持咒之善人，我等眷属，皆以宝杵，殒碎其首。犹如微尘之消殒于无形，而恒常守护此修行之人，令其凡所作为，皆得如愿。

阿难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辈愚钝，好为多闻，于诸漏心，未求出离；蒙佛慈诲，得正熏修，身心快然，获大饶益。世尊！如是修证佛三摩地，未到涅盘，云何名为干慧之地；四十四心，至何渐次，得修行目；诣何方所，名入地中；云何名为，等觉菩萨。作是语已，五体投地，大众一心，伫佛慈音，瞪瞢瞻仰。

乙三明正助合行所成伏断圆三德位分三。丙初申请

正行即妙奢它，三摩，禅那，圆妙止观。助行，是持戒清净，结坛持咒。伏断，即圆伏，圆断五住烦恼，圆三德位，即圆证三德秘藏。三德亦即三如来藏，般若德是空藏，解脱德是不空藏，法身德是空不空藏。阿难大众悟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圆心，了然自如，获本妙心，常住不灭。是名字即三德；以妙止观，观闻性圆通常三真实，圆伏五住，是观行三德；位在圆教五品位，即本经干慧地。从此中中流入圆妙开敷，乃至十信满心，破三界见思，兼破界外尘沙，相似佛德，是相似三德，位在圆教十信。自此加功，破无明，证法身，从初住至等觉，历四十四位，名分证三德。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，名究竟三德。正助二行是能显，三德是所显。

初三句是经家叙义。我辈等四句，述昔之失，蒙佛等四句述今之得。漏心即烦恼漏习，阿难自述根性愚钝，但好多闻，不尚真修，故漏落生死，未得出离。今蒙佛慈悲，赐予选根；加行两重深诲；得藉正助二行，修证圆通，故身心快然，获得丰饶利益。

如是修证以下，是正请。如是从初发心，修证十方诸佛，最初所修三摩钵提，但未到极果，未证涅盘之前，云何名为干慧之地？此天台四教之名，出自诸经；通教十地，出于般若；藏教四加行，出于阿含；住行向地，出于华严。本经显圆教理，圆教五位，借前三教而显。故此中干慧地，是通教初位，自凡夫起行，初伏烦恼，虽欲习初干，然未与如来法流水接，是路非真，不入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之数，是观行位。四十四心，即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等四加行，及十地。至何渐次，即三渐次；得修行目，即得修行办道之眼目。修行目一是指

三渐次中，获无生忍，二是指善慧地。以十地中，地地断惑证真，各有方所分齐，不相逾越，故问诣何方所，名入地中。又云何进修，断生相无明，名为等觉菩萨。作是语已以下是经家述仪。

尔时世尊，赞阿难言，善哉善哉，汝等乃能普为大众，及诸末世一切众生，修三摩地，求大乘者，从于凡夫，终大涅盘，悬示无上正修行路；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阿难大众，合掌刳心，默然受教。

丙二赞许

阿难此请，上合佛心，下合众求，护人护法，功德甚大，故佛双赞善哉。汝等应作汝今，谓汝阿难今日，善能普为在会大众，及未来末法，一切众生，欲修三摩地，发心修菩萨乘，入佛知见者，请问自凡夫始，至终成涅盘，愿我预先悬为指示，无上菩提，正修行路；用意甚善，值得嘉赞。汝今谛实而听，我当为汝说。是时阿难与诸大众，合掌刳心，刳者剔也，如剖木为舟，剔去其实，而空其中。刳心即剔去缘虑分别之心，默然领受教法。

佛言，阿难当知，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。

丙三正说分二。丁初总明三德分二。戊初明理绝名相。

此显性具三德，真如理体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故曰离诸名相。此离名相之理体，非空非有，而空而有，双照双遮，曰妙性；即如来藏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，以及空不空义。即题中大字，属法身德。但此妙性，无德不具，无用不彰，竖穷横遍，统括圣凡，曰圆；是如来藏不空义，即题中顶字，是解脱德。此心性清净寂灭，而能灵明朗照，曰明；是如来藏空义，即题中佛字，是般若德。六祖大师云：‘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’汝之性，即此中之妙性，汝之智，即此中之明，汝之行，即此中之圆。众生之性，本具三德，与佛无二，清净本然，无名无相，所谓真如界内，绝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，无自他之形相。故曰离诸名相，本来无有世界众生；不但无前三土，亦无常寂光土；不但无九界众生，亦无佛界众生。四土唯是一心，十界源同一性。

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名妄；灭妄名真。是称如来无上菩提，及大涅盘，二转依号。

戊二明因妄立真

此显修中三德。以妙性不变，而有随缘之用；故有生佛之名相。今言因妄有生，即因最初一念无明妄动，而有三细六粗，遂成有情无情世界。既有妄生，当有妄灭。若生若灭，俱非真有；如翳眼见空华，故曰生灭名妄。此明随染缘而立众生世界之名；若能知妄不迷，称性起修，灭妄归真，方名为真。此显随净缘而立如来菩提涅盘之名相。如来，是能修能证人，菩提涅盘，是所修所证之法。法身如来，即真性菩提，属性净涅盘；报身如来，即实智菩提，属圆净涅盘；应身如来，即方便智菩提，属方便净涅盘。以菩提望于涅盘，菩提属智果；以涅盘望于菩提，涅盘是断果。佛证智果，故能转烦恼成菩提；佛证断果，故能转生死成涅盘。烦恼生死，菩提涅盘，但转其名号而已，本无实法可转，众生迷故，见有烦恼菩提，生死涅盘之别，如翳眼见空华。诸佛悟故，如净眼见虚空，空本无华，既无生死涅盘，亦无烦恼菩提。今因生佛迷悟各殊，转辗相依，二种名号而已。

佛意明告阿难，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，何来位次修证；但因众生迷故，必须借假修真，权立位次。

阿难，汝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诣如来大涅盘者；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。颠倒不生，斯则如来真三摩地。

丁二别示迷悟分二。戊初明迷真起妄成十二类生颠倒法分二。己初叙意总明

妙性原无生佛之殊，何来修证可得？但因随缘妄有生灭，依生灭之妄而立涅盘之真，故须权立位次，依之进修，方可反妄归真。佛呼阿难而告之曰：汝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诣如来大涅盘者，是叙其请意。真三摩地，即首楞严王大定，欲修此大定，必须先开圆解，称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；性修不二，方名真修。由修至证，从因至果，中间经历五十五位，真菩提路。不落分歧，谓之直诣，亦名顿诣。别教菩萨，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，是渐次而进，并非直诣。圆教行人，初发心时，便观诸法实相，方名直诣。既想直诣，则未修之前，先当认识此众生世界，二种颠倒生起之因。众生是正报，世界是依报，众生通九界，世界通三土。众生世界，皆颠倒果；果必由因，因乃最初一念生起之因。若颠倒不生，斯则如来，真三摩地，所谓狂心顿歇，歇即菩堤。

阿难！云何名为众生颠倒，阿难，由性明心，性明圆故；因明发性，性妄见生，从毕竟无，成究竟有。此有所有，非因所因；住所住相，了无根本，本此无住，建立世界，及诸众生。

己二约相别示分二。庚初明众生颠倒因

初句是征，海公认为应加因字，即云何名为，众生颠倒因。由性二句，是出所依体。由此性觉妙明之真心，性本自明，圆照法界，故能为法界圣凡之所依。因明发性，性妄见生，是随染缘之用。明谓能明之无明，性是所生之业相，因众生迷此妙觉真心，妄欲加明于本觉体，遂发生业识之性。因明，是不思议熏；发性，是不思议变。既由无明力，熏于本觉体，遂转本觉智光，变为能见之妄见；曰性妄见生。即前文‘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’既有能见，必有所见，遂于能见相，妄现境界相。自此能所历然，自他分隔，遂从毕竟无名无相之中，妄成究竟有相之境界。即前：‘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。’

此有，指无明，所有，即三细相，因者依也，无明为能有，似为所有之三钿相所依，而所有三细诸相，亦相似为能依，以其依无闻明而有故。但实则无明，非真为三细所依，三细亦非真能依；以无明本空，如空华无体，故曰非因所因。众生迷故，以妄见为能住，境界相分为所住；实则见相二分，原属虚妄，如眚目见灯影，了无所有，唯是一心，故曰住所住相，了无根本。意谓众生迷故，本此无能住所住之真心，而虚妄建立三土世界，及九界圣凡。

迷本圆明，是生虚妄，妄性无体，非有所依；将欲复真，欲真已非真真如性，非真求复，宛成非相。

此明三乘因果。即初卷云：‘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皆由不知，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。’今云一切众生，迷本圆本明之真心，遂生虚妄之身心世界。若身若界，本无实体，如空华水月，镜像灯影，非有能依，以及所依，唯一真心，心外无法。故本经会四科皆藏性；法华言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寂灭相；金刚经如来说一切法，即是佛法；正显真不变，妄本空。然则又何须灭妄复真，如欲灭妄复真，即此一念已非真如，因其具有能修所修，能证所证；不知修无可修，证无可证；既无妄可除，亦无真可复，反而妄起灭妄复真之念，幸则偏证小果，不幸堕于天魔外道，正是：‘断除妄想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’欲灭妄复真，便是生灭心，以生灭心为因，而求复归不生灭之性，则真常之性，亦变生灭矣。故曰非真求复，宛成非相。

非生非住，非心非法；展转发生，生力发明，熏以成业，同业相感。因有感业，相灭相生，由是故有众生颠倒。

此明六道众生之因果，法本无生，妄见有生，本无所住，妄见有住，谓之非生非住。心是能见，法是所见，法本无能所，众生妄见有能见之心，所见之法，故曰非心非法。由于能见所见，展转发生，从细至粗，生灭之力，渐渐显着，内有根，外有尘，中有识，于是分别人我，作业流转，故曰熏以成业，同业相感。因有感果之业，业尽苦息，谓之相灭，业未尽前，复作业，苦将息而再感果，谓之相灭相生。如是，此生彼灭，彼生此灭，生生世世，业果相续不断，故有众生颠倒。此即业系苦相。

阿难！云何名为世界颠倒。是有所有，分段妄生，因此界立；非因所因，无住所住，迁流不住，因此世成。三世四方，和合相涉，变化众生，成十二类。
庚二明世界颠倒分二。辛初约因标名

初句是征，亦应于颠倒之下加一因字。是有以下，是释颠倒之因，在于无明。是有，指能有之无闻，所有指众生之报身。因无明力，揽尘结根，而有分段之妄身生。既有正报之根身，当有依报之器界，因此界相成立。见分为能因，相分为所因，能所悉皆虚妄，故曰非因所因。无能住之见分，亦无所住之相分，曰无住所住。但因众生妄执四大为身，念念生灭，过现未来，迁流不息，因而虚妄成为三世。三世各有四方，三世是心法，四方是色法，心色二法，互相涉入。色本无知，因与心涉而成有知；心本无形，因与界涉，便成有形。三世涉四方，四方涉三世，和合相涉，遂变化众生成十二类。此即前文：‘色杂妄想；想相为身。’

是故世界，因动有声，因声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触，因触有味，因味知法，六乱妄想，成业性故，十二区分，由此轮转。

此中世界，乃指有情世界。众生由最初一念无明风动，动则有声，无声曰静；能知动静二相者，即耳根闻性。如前文：‘由动静等，二种相击，于妙圆中，黏湛发听，听精映声，卷声成根；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耳体，如新卷叶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声。’故曰因动有声。

因有所闻之声，遂分别男声女声，循声觅色，谓之因声有色。由色境牵心，由心揽境，心境和合，遂成眼根。如前文：‘由明暗等，二种相形，于妙圆中，黯湛发见，见精映色，结色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眼体。如葡萄朵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色。’是谓因声有色。

既有色相，当有气分，能知香臭之气者，乃鼻根闻性。亦由色心二法，和合而成。前文云：‘因通塞等，二种相发，于妙圆中，黯湛发嗅。嗅精映香，纳香成根。乃至流逸于香。’谓之因色有香。

既有香气，则与香接触，便有离合，能知离合者，即是身根。身根亦因心色二法和合而成。前云：‘由离合等，二种相摩，于妙圆中，粘湛发觉。觉精映触，搏触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身体，如腰鼓颡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触。’谓之因香有触。

因相触故有气味，能知气味者，即舌根尝性，舌根亦心色二法，和合而成。前文云：‘由恬变等，二种相参；于妙圆中，黯湛发尝，尝精映味，绞味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舌体。如初偃月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味。’故曰因触有味。

既有味等五尘，为根所缘，则前尘影事，落于意识，遂成法尘。能觉知此法尘者，即意知根；亦由色心二法，和合而成。前云：‘由生灭等，二种相续，于妙圆中，黯湛发知，知精映法，揽法成根，根元目为清净四大，因名意思。如幽室见，浮根四尘，流逸奔法。’故曰因味知法。

由于根尘相对，随生六识，分别尘境，坚执我法，顺贪逆嗔，起惑作业，依业感果，成十二类，轮转六道，生死不休，故曰，成业性故，十二区分，由此轮转。

是故世间，声香味触，穷十二变，为一旋复。乘此轮转，颠倒相故，是有世界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若非有色、若非无色、若非有想、若非无想。

此总标十二类生之名。是故，乃承上根尘和合，生识取境，作业流转之故。世间指器世界，声香味触，通括六尘。众生于器世间六尘中，各各作业不同，取舍轻重亦异，重业先感果，轻业后受报。尽其变化，不出十二类别。业为轮回之因，六尘则为造业之缘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流转生死，名之为一旋复。乘此轮回生死不息之颠倒行相，故有情世界，成十二类别；即卵、胎、湿、化等。卵唯想生，即鱼鸟龟蛇之类；胎因情有，即人畜龙仙等；湿以合感，由精神与外境和合，即含蠢蠕动类；化以离应，谓离故形，而生新象，即转蜕飞行之类。以胎卵湿化四生为一聚。有色、无色，有想、无想又为一聚。非有色，非无色，非有想，非无想亦一聚。凡有身者，皆名有色，但此中有色，指休咎精明之类；无色，即空散销沉等。有想，是鬼神精灵；无想，是精神化为土木金石。此是业力所感，业尽还复为人。非有色，如水母等；非无色，如咒诅厌生。非有想，是蒲卢等；非无想，是土枭破镜鸟等。

阿难！由因世界虚妄轮回，动颠倒故；和合气成，八万四千飞沉乱想；如是故有，卵揭逻蓝，流转国土；鱼鸟龟蛇，其类充塞。
辛二约果释相分二。壬初别明分十二。癸初卵生相

世界是轮回之处，虚妄谓妄想，卵惟想生；想性轻动，与不动之真心，背道而驰，谓之颠倒。颠倒是惑，和合气成是业。卵以气交，如雄鸣上风，雌鸣下风，气有刚柔之分，刚者成飞扬之乱想，柔者成下沉之乱想；八万四千，飞沉乱想，显其数之多。‘如是’谓承上惑业之因，故有以下所感之果。羯逻蓝译凝滑，入胎初位，是胎卵未分之相。鱼鸟龟蛇是卵生类，气刚上扬为飞鸟，气柔下沉为鱼龟，此皆业果。如是惑业苦三，流传展转，遍诸国土，比比皆然，谓之其类充塞。

由因世界杂染轮回，欲颠倒故；和合滋成，八万四千横竖乱想。如是故有胎遏蒲昙，流转国土；人畜龙仙，其类充塞。
癸二胎生相

初二句是惑，次二句是业。后四句是果。胎因情有，由于众生世界，杂乱污染之情爱，展转不息，而成轮回性，此贪爱之心，与清净真心相违，名为颠倒。因依颠倒之惑作业，故有和合滋成八万四千，横竖乱想之业。滋谓滋润，胎以精交，故曰滋润。横者偏也，竖者正也；正则为人、为仙之乱想，偏则成为龙、为畜之乱想。由于如是惑业之用，故有胎遏蒲昙之果，流转国土。遏蒲昙译疱，在胎二七日之相，胎卵渐分，人畜宠仙是胎生之类。情正而竖立者，为人、为仙；情偏而横行者，为龙、为畜。其类充塞，显其众多。以其因有八万四千乱想，故其果亦充塞国土。

由因世界执着轮回，趣颠倒故；和合暖成，八万四千翻覆乱想。如是故有湿相蔽尸，流转国土；含蠢蠕动，其类充塞。
癸三湿生相

湿以合感，合即执着，由于执持爱着所欲之境，念念不息，奔尘趣境，与如如不动之真心相背，谓趣颠倒，是惑。依此颠倒作业，故有和合暖成之八万四千翻覆乱想；湿生以精神与暖湿之境和合而成，以其趣生不定，谓之翻覆，是业。蔽尸译软肉，湿生不入胞胎，生时便是软肉，承趣颠倒之惑，及翻覆乱想之业，故感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之果。因中妄想覆下，即为含蠢；妄想翻上，便成蠕动，其类甚多，充塞宇宙。

由因世界变易轮回，假颠倒故；和合触成，八万四千新故乱想。如是故有化相羯南，流转国土；转蜕飞行，其类充塞。
癸四化生相

化以离应，离即变易，由于变故易新，展转不息，与不变之真如相背，名假颠倒，是惑。和合触成，八万四千新故乱想，是业。触谓赴合新爱之境，而厌故有之相，谓之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。以其有如是八万四千众多新故乱想之业因，故感有化相羯南流转国土。羯南译硬肉，转蜕飞行，即蜕故成新，如蚕化为娥，虫变为蚊，雀变成蛤等。皆转变而成，其类充塞，明其数之多。

由因世界留碍轮回，障颠倒故；和合着成，八万四千精耀乱想。如是故有色相羯南，流转国土；休咎精明，其类充塞。
癸五有色相

色谓色质，障是障碍不通。因色留碍。由于此类众生，贪求外明，反失内明智光，与真性妙明相违，曰障颠倒，是惑。依惑作业，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。着者显也，见有光明显耀之色，即妄想己身，托彼之光明，而为自己之精耀，曰精耀乱想。由如是障颠倒之惑，及精耀乱想之业，故有色相羯南，流转国土之业果。吉祥曰休，灾祸曰咎，精谓精光，明是明耀。此类上则星辰，可为祥为孽；下则萤火、蚌蛛，为瑞为妖。其类亦众，充塞于宇宙之间。

由因世界销散轮回，惑颠倒故；和合暗成，八万四千阴隐乱想。如是故有无色羯南，旅转国土；空散销沉，其类充塞。

癸六无色相

此类众生厌有着空，灭色归无曰销散。误有漏天作无为解，以顽空为真空，与真性相违，曰惑颠倒。暗是昏沉幽冥之境，心与暗境和合，幽潜神识，以为真道。阴谓空晦暗昧，隐是无形可见。因其销碍入空，遂成阴隐乱想，由如是惑颠倒，及阴隐乱想惑业之因，遂招感无色羯南，流转国土，既云无色，何来羯南之硬肉？当知色有业果，及定果之分。无色界外道，空无边处天，虽灭色归空；识无边处天，虽散识遍缘；无所有处天，销除前七转识；非想非非想处天，虽沉沦空海，但仍有定果色。天眼能见，故曰无色羯南。又由于惑业昏重，形色销灭，而合于空昧，身形幽隐不见，如舜若多神，旋风魅鬼等，皆无色摄。

由因世界罔象轮回，影颠倒故；和合忆成，八万四千潜结乱想。如是故有想相羯南，流转国土；神鬼精灵，其类充塞。

癸七有想相

罔象谓仿佛不实，若有若无。此类众生，但有想心，而无实色，唯以意识意根，缘于法尘影子，非真作真，非道计道；执影子以为实法，与真如实相相背，曰影颠倒，是惑。此辈将五尘影子忆念于心，以为真道，故曰和合忆成，八万四千潜结乱想。潜结，即潜神结相，因此辈志慕灵通，潜神圣迹，结想状貌，谓之潜结乱想，是业。由是惑业之因，故有想相羯南，流转国土。能想即独头意识，所想是法尘影子。忆想法尘影子，以为真道，故依业感报，成神鬼精灵之类。神谓五岳城隍等神，由人间祠奉者，鬼谓魑魅魍魉等精灵，如山精海精等，其类亦充塞于宇宙间。

由因世界愚钝轮回，痴颠倒故；和合顽成，八万四千枯槁乱想。如是故有无想羯南，流转国土；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其类充塞。

癸八无想相

此辈习禅，强除见闻，力止妄想。如石压草，如冰夹鱼，将假作真，弃明投暗。遂成愚昧暗钝，与本觉妙明相违，曰痴颠倒。依此以愚顽为至道之痴惑，而妄生和合，遂成八万四千，念如死灰，心同槁木之乱想。由如是惑业之因，故有无想羯南，流转国土。无想羯南，即仅有顽碍之色，而无思想之念。温陵曰：‘不了谛理，固守愚痴，痴钝之极。’则顽冥无知，而精神化为土木金石。此乃业果使然，若顽念顿消，依然流转，如无想天，报尽入轮，亦此类摄。

由因世界相待轮回，伪颠倒故；和合染成，八万四千因依乱想。如是故有非有色相，成色羯南，流转国土，诸水母等；以虾为目，其类充塞。

癸九非有色相

此类生物，本身无色，凭借外物而成色；如水母等，其色浮泛，以水沫为身。相待，即互相依托，如狐假虎威，客行主令，虚伪不实，与实际真如，性相乖离，曰伪颠倒，属惑。染谓沾染，即沾染他力，据为己有，如虾伏水母上以觅食，水母以虾为目而寻餐，你仗我力，我凭你势，名因依乱想，属业。由如是惑业之因，故有非有色相，成色羯南，流转国土，属果。诸如水母因虾而成行，虾因水母而有托，互为因依之类，此外如蛔虫依人体，亦属此摄。

由因世界相引轮回，性颠倒故；和合咒成，八万四千呼召乱想。由是故有非无色相，无色羯南，流转国土；咒诅厌生，其类充塞。

癸十非无色相

此类本无色相，但因呼召引发神识，便成非无色相。即以邪术，诱引人心，邪恶久薰，引之不已，习而成性。因其迷失自性，随邪咒所遣，与真如自性相违，曰性颠倒，是惑。由诵邪咒，呼召鬼神，而显灵异，遂成八万四千，呼召乱想，是业。由如是惑业之因，故有非无色相，无色羯南，流转国土。既非无色，即属有色，既是有色，云何又说无色羯南。当知此类众生，原非无色，以其色难见，故曰无色。如其随咒诅而显灵者，曰仙曰道；随厌祷而作崇者，为妖为怪；皆属邪神，听人驱使，报吉谈凶，如扶乩等，亦此类摄。此类众生，亦充塞于世间。

由因世界合妄轮回，罔颠倒故；和合异成，八万四千回互乱想。如是故有非有想相，成想羯南，流转国土；彼蒲卢等，异质相成，其类充塞。

癸十一非有想相

非有想，即非同于卵生之由想传命，如诸虫类，及细腰蜂，强捉化虫，咒为己子，为妄强合，以其性情罔昧，与灵明觉性互相违背，曰罔颠倒，属惑。和合异成，即将他作自，取异为同，遂成回互乱想。即回互他子，而作己儿，属业。由如是惑业因，故有非有想相，成想羯南，流转国土。蒲卢亦名蜾蠃，即细腰蜂，诗经云：‘蜮蛉有子，螺蠃负之。’蜾蜮即青桑虫，蜾蠃运泥筑巢，负桑虫纳其中，终日咒曰似我，七七日即化为其子。虫非有想，成蜾蠃相，而蜂有心，以虫为子。卒遂其妄想，故曰异质相成。

由因世界怨害轮回，杀颠倒故；和合怪成，八万四千食父母想。如是故有非无想相，无想羯南，流转国土。如土枭等，附块为儿；及破镜鸟，以毒树果；抱为其子，子成，父母皆遭其食，

其类充塞。
癸十二非无想相

此类并非无想，而是怀恨抱怨，报复而来，由于结怨不止，心怀杀害，有损真心同体慈悲，与佛性相远，曰杀颠倒，属惑。怪乃怪诞，出乎人意料之外者。如父母至亲，竟然杀害，违理乱伦，故曰和合怪成，八万四千，食父母想，是业。由如是惑业因，故有非无想相，无想羯南，流转国土。非无想指其子女为报复而来，原非无想；无想，约父母而言，父母最初抱其为子，恩爱异常，后为子食，实出意外，非想所及，曰无想。土枭鸟，亦名角鹰，亦名猫头鹰。地下作巢，故曰土枭。昼伏夜出，有雌无雄，因附土块为儿，子成先饮其血，次食其肉，方能飞行。破镜鸟亦名破镜兽，有雄无雌，故抱毒树果，以为其子，子成遭害，故有枭鸟名食母，破镜名食父之说。
是名众生，十二种类。
壬二总结

总结众生迷真逐妄，性颠倒故，致使藏心随染缘而成十二类生。一一类生，皆具八万四千颠倒乱想。是义极显，无用置疑。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终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（卷第八）
海仁老法师主讲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八

阿难！如是众生，一一类中，亦各各具十二颠倒；犹如捏目，乱华发生；颠倒妙圆真净明心，具足如斯，虚妄乱想。

戊二明灭妄名真立六十圣位转依号分三。己初总明三渐次为能转之行分二。庚初结前生后分二。辛初结前生类互具

初四句正显互具，十二类生，一一类中，亦各各具十二颠倒，如是应有一百四十四颠倒。颠倒虽多，元无实体，犹如捏目乱华发生，空本无华，因捏目有。目喻真心，乱华喻十二类生各具十二颠倒。捏目如妄念，华因捏有，喻因妄念，故有生死。妄念若息，苦果自灭。所谓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众生本具之真心，其体不变曰妙，而能随缘曰圆，始终一致曰真，一法不立曰净，灵明照了曰明，妙圆即大义，真净是顶义，明心即佛义；众生本心，元具大佛顶体相用三大，奈因颠倒，一念妄动，遂成十二类生，一一类中，复各各具十二颠倒，故曰具足如斯，虚妄乱想。海公认为既曰虚妄，则不应言具足，故具足如斯，应云幻起如斯，虚妄乱想。

汝今修证佛三摩地，于是本因，元所乱想；立三渐次，方得除灭。如净器中，除去毒蜜，以诸汤水，并杂灰香，洗涤其器，后贮甘露。
辛二生后对治法门

初句按阿难请意，本因指最初一念妄动，为颠倒之本因，属惑。元所乱想，指依一念妄动所起之颠倒乱想，属业。意谓汝阿难今欲修证佛之三摩地，应于一念妄动起惑作业之处，建立三渐次位。以戒止业，以定除惑，以慧证真。如是始得妄想销除，翻染为净，则诸圣位，亦可从此成立。犹如净器，虽已除毒蜜，然毒气尚存，须以汤水，并杂灰香，洗涤其器，方可贮藏甘露。净器如藏性，本自清净，毒蜜如八万四千妄想，毒气如最初无明。除毒，如佛劝修三学，而灭除三毒。汤水，如清净明诲，灰香，如三摩钵提。甘露，如佛果菩提。初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，粗惑已断，习气尚在；如除毒蜜，毒气未除。仍须加功，以戒为助行，以止观为正行，方能断细惑，证真常，获得一乘佛果，如器净后，堪贮甘露。
云何名为三种渐衣。一者修习，除其助因；二者真修，刳其正性；三者增进，违其现业。
庚二标列正明分二。辛初标列

初句征起，下是列名。助因如五辛之类，生食发嗔，熟食发淫，为助长生死之因，必须修改，如斯恶习，以除去生死助因，故曰一者修习，除其助因。真修是持戒，戒有定共戒，道共戒；因戒生定，从定发慧，故曰持戒谓之真修。正性，指杀盗淫妄等，是性业，圆觉经云：‘一切众生，皆以淫欲，而正性命。’刳者剔也，去也，即断除杀盗淫妄等性业，故曰二者真修，刳其正性。现业，谓六根奔趣六尘，以六尘为现在惑业，必感将来苦果。故除因刳性之后，更要进修止观，以止观力，脱黏内伏，反闻闻性；如是根尘回脱，惑业不起，而能增进五十五位，贤圣之路，故曰三者增进，违其现业。

云何助因？阿难！如是世界，十二类生，不能自全，依四食住，所谓段食，触食思食，识食。是故佛说，一切众生，皆依食住。阿难！一切众生，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。是诸众生，求三摩地，当断世间，五种辛菜。
辛二正明分三。壬初除助因

初句征起；下详释助因。十二类生，种类虽多，然皆不能自全形命，必须依食而住。欲界人天修罗畜生等，所飧饮食，必有形段，谓之段食。鬼神遇食，但触其气，曰触食。色界禅天，无须饮食，但以禅思持命，曰思食。无色界天人，禅境渐深，伏前七识，唯存第八，以阿赖耶识，持续性命，曰识食。阿罗汉未入灭前，有业报身，仍须饮食；若入灭后，及诸佛菩萨，皆以

禅悦为食。灌顶云：‘佛成道后，为除外道，自饿苦行，说诸众生，皆依食住。’此为正觉正说，外道嗤曰：愚者亦知，何言正觉正说。佛反问彼，食有几种，外道不能答，佛言食有四种，所谓段、触、思、识等。是故佛说，一切众生，皆依食住。世间食物，凡有益身心者，皆名甘，凡有害身心，总名毒，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，显饮食不可不慎。求三摩地，指欲修耳门圆通之人，应当断除五辛，楞伽经云：‘葱、蒜、韭、薤、兴渠，谓之五辛。’兴渠此方无故不翻。出乌荼，婆他那国。慈愍三藏法师云：‘根如萝卜，出土辛臭。’故应与葱等同戒之。

是五种辛，熟食发淫，生啖增恚。如是世界，食辛之人，纵能宣说，十二部经；十方天仙，嫌其臭秽，咸皆远离。诸饿鬼等，因彼食次，舐其唇吻，常与鬼住；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。是食辛人，修三摩地，菩萨天仙，十方善神，不来守护；大力魔王，得其方便，现作佛身，来为说法。非毁禁戒，赞淫怒痴，命终自为魔王眷属，受魔福尽，堕无间狱。

此出五辛之过。五辛熟食壮火，易发淫心，生啖易动肝气，增长嗔心，故宜戒之。凡弘经说法者，诸天欢喜，十方善神，咸来亲近拥护；今因其食五辛，纵然能弘如来十二部教，天仙善神，嫌其臭秽，皆远离之。反而诸饿鬼等，皆喜其味，冥中舐其唇吻，亲近不离；故食五辛人常与鬼住，福德日消，反增无益之事。即使发心，修习耳门圆通，但不断五辛，十方菩萨，天仙善神，皆不来守护。致使大力魔王，得其方便。魔王有二：一为欲界顶，波旬魔王；二为色界顶，摩醯首罗天王。前者统领欲界魔眷，后者统管三界魔事。魔王贪恋尘劳，阻止他人出离三界；今知修习圆通者志在求佛，故现佛身，为其说法，毁谤持戒，是小乘道；赞叹三毒，谓无碍大道。是人误信魔说，遂不持戒，广行淫欲；命终堕落魔道，为魔伴侣。所修三昧，咸资有漏，魔福享尽，堕无间狱。

阿难，修菩提者，永断五辛，是则名为，第一增进修行渐次。

此结成渐次之名。修习圆通，本求出离生死，证佛菩提；今因不断五辛，反为魔眷，沉溺生死，欲出无期，岂可不慎，岂可不戒。故佛呼阿难，而警告之曰：凡修菩提道者，应永断五辛，是则名为第一增进，修行渐次。以五辛有发淫，生嗔，善神远离，常与鬼住，圣众不护，魔得其便，毁戒谈空，终为魔眷，福尽堕落等过患。皆为助长生死之因，故求出生死者，从凡夫起，初学修行，第一增进，便是永断五辛。

云何正性？阿难！如是众生，入三摩地，要先严持清净戒律，永断淫心，不食酒肉；以火净食，无啖生气。阿难！是修行人，若不断淫，及与杀生，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

壬二刳正性

初句重征，即云何真修刳其正性。杀盗淫妄等，为生死之正因；欲界男女，皆以淫欲而正性命，谓之正性。前科永断五辛，生死助因既断，应进而真修，严持禁戒，以灭生死正因。佛告阿难，如是欲入三摩地之众生，首先要严持清净戒律；永断淫心。身心俱断，身固不犯，心亦不起，谓之永断。酒能乱性，肉则伤生，即使素食，亦应火净方食，无啖生气，何况杀生。佛世有阿多比丘，已证四果，能降毒龙，因天热乞水，施者无水，以酒施之。阿多一饮而尽，返只园口，醉卧于地，口吐饮食，苍蝇伏身，佛问诸比丘，汝等识此人否？众云：阿多比丘。佛言，彼已证四果，能伏毒龙，今因酒醉，为苍蝇欺。饮酒之人，初五百世，堕咸糟地狱。次五百世，堕沸屎地狱，第三五百世，堕为厕虫；第四五百世，堕为苍蝇，第五五百世，堕为痴热虫。又云：造酒之人，堕酒河地狱，卖酒之人，堕酒池地狱；饮酒之人，堕烊铜灌口地狱。故大爱道经云：‘不得饮酒，不得尝酒，不得至酒家，不得与酒客共话，不得说因病而饮药酒，酒是毒药，酒是烊铜，能杀法身慧命。’大智度论云：‘酒失自觉相，色身渴而恶，自心动而乱。惭愧已被劫，失念增嗔心，失欢毁宗族，如是虽名饮，实名饮屎毒；不应嗔而嗔，不应笑而笑，不应语而语，不应哭而哭，不应骂而骂，不应打而打；与狂人无异，知愧者不饮。’戒经亦云：‘饮酒得无量罪。’故修三摩地者，不应饮酒，亦不应食肉，因食肉伤生，有损慈悲。古云：‘我肉众生肉，名殊体不殊，元同一种性，只有别形躯；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须，莫教阎老判，自忖看如何。’故戒经云：‘食肉之人，断大慈悲，一切众生，见而舍去。’又云：‘食肉得无量罪。’本经亦云：‘食肉之人，纵得心开，皆大罗刹，报终必沉，三途苦海，非佛弟子。’又：‘若不断杀，必落神道。’然则云何能出三界，何况佛道，故曰：若不断淫，及与杀生，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

当观淫欲，犹如毒蛇，如见怨贼。先持声闻四弃八弃，执身不动；后行菩萨清净律仪，执心不起。禁戒成就，则于世间，永无相生相杀之业；偷劫不行，无相负累，亦于世间，不还宿债。是清净人，修三摩地，父母肉身，不须天眼，自然观见，十方世界，睹佛闻法，亲奉圣旨；得大神通，游十方界，宿命清净，得无艰险。是则名为，第二增进修行渐次。

世间毒蛇，践之必遭其噬；世间怨贼，遇之必遭其劫。四弃法中，但举其一；以淫习难除，故佛教以对治法门，当观淫欲，如世间毒蛇、怨贼，近之必伤法身慧命。先持声闻等四句，是佛为钝根者，示其先持身戒，后持心戒。四弃谓杀淫盗妄，是比丘戒；八弃于四弃外，加触、八、覆、随，合之成八，是比丘尼律，属波罗夷罪。犯之被弃于佛法海外。身口七支，皆不动，谓之执身不动，进而受持菩萨，清净律仪，不但身口七支不犯，连心念亦不起，谓之执心不起。执身不动，是小乘戒；执心不起，是大乘戒。身心严持，大小乘戒，谓之禁戒成就。以断淫故，不相生；断杀故不相杀；断盗故不相负；断妄故不相欺累；因妄语目的，在贪求世间名闻利养，何止相欺，且为业债所累。今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，既不相生相杀，亦不相负相欺，则无须偿还命债、钱债、物债，以及眷属债，不再为各种债业所累。至此方名清净之人。如是以戒为助行，以定为正行，正助兼修，而进入三摩地。自可生慧发通，故即父母所生血肉之躯，便获相似五通。无须天眼，亦能观见十方世界，亲睹十方诸佛；无须天耳，而能闻诸佛说

法，亲奉如来圣旨；无须神足，而得大神通，游十方界；无须宿命通，而能悟知宿因清净，永不再堕恶道，艰险之处。是则名为第二，增进修行渐次，是总结名次。

云何现业？阿难！如是清净持禁戒人，心无贪淫，于外六尘，不多流逸；因不流逸，旋元自归。尘既不缘，根无所偶，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；十方国土，皎然清净。譬如琉璃，内悬明月，身心快然，妙圆平等，获大安隐；一切如来，密圆净妙，皆现其中。

壬三违现业

根尘相对，起惑作业，谓之现业。如是清净之人，正助兼修，由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其心自然不再奔趣六尘。贪淫有二义；一谓淫习难除，若断此习，他习亦除。一谓六根贪受六尘，今因持戒，旋根脱尘，故于外六尘境，不多随流放逸。不多而已，并非永绝。此言其习未除，亡尘之功不深；若能加功进修，旋转六根，归本心元，如前文云：‘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’尘既不缘，即前：‘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’根无所隅，即‘闻所闻尽’。至此虽‘得六销犹未亡一’，故曰：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即前：‘根结若除，尘相自灭’。若能进而‘尽闻不住’，则十方国土，皎然清净。根结尽除，是内空；十方国土，皎然清净，是外空。内外俱空，则如琉璃，内悬宝月；琉璃如境，宝月如心，心境一如，表里洞彻，唯一大光明藏。即前云：‘觉所觉空。’再以观行力，尽二执，达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无明实性即佛性，顿忘身心，则能于定中，身心快然。三观唯是一心曰妙，一心具三观曰圆。以始觉智，观本觉理，生佛无二，曰平等。即前‘空觉极圆，空所空灭。’既于定中身心快然，悟妙圆平等之理，当获大安隐，则一初如来，所证三德秘藏，密圆净妙之境，皆得现前，曰皆现其中。即前文：‘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’

尘既不缘，根无所偶，是破色阴；反流全一；六用不行，是破受阴；十方国土，皎然清净，是破想阴；身心快然，妙圆平等，是尽行阴；一切如来，密圆净妙，皆现其中，正是识阴发现。即下文：‘行阴已尽，在识阴中，于涅盘天，得大明悟。’圆觉经云：‘十方世界，诸如来心，于中显现，如镜中像。’以其可见而不可即故。

是人即获无生法忍，从是渐修，随所发行，安立圣位，是则名为第三增进，修行渐次。

此是总结。是人，指持戒修定之人，以其不住密圆净妙之境，故得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而获证无生法忍。此无生妙心，众生本具，以其迷故，如云遮月，非失成失；今功用现前，如云开见月，非得同得，故曰获。众生本具，是理即无生法忍；闻佛开示，方悟此心，是名字即无生法忍；正助二行，深伏五住，是观行即无生法忍；由观行力，任运而断，四住烦恼，佛性相似现前，名相似无生法忍；由相似有功用道，入无间道中，分破无明，分证法身，是分证无生法忍；若究竟无功用道，断最后一品无明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名究竟获无生法忍。今此行人，正是分证，无生法忍。亦即获得修行目，位在大乘见道。

忍有五种：一谓伏忍：别教三十心，深伏五住烦恼故。二谓信忍：由别教初地至三地，得不坏信，深信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故。三顺忍，三地至六地，随顺菩提心，心心流入萨婆若海，顺事顺理故。四无生忍：从七地至九地，知一切法唯心，不见少法，有生灭故。五寂灭忍：从十地至等觉妙觉，惑尽智现理圆故。此中得无生法忍，即第四种无生忍。自此断烦恼，证法身，位在圆教初住，分证佛功德。从是渐修，简非顿修；虽利根顿悟，但位次历然，如一刀千纸，一箭千壁，其次第犹分，故利根者，理虽顿悟，行由渐次。随其渐修，所发之行浅深不同，故安立位次，高卑亦异。若发趣分证行，则安立住、行、向，四加行，十地等圣行。若发趣究竟行，则安立妙觉究竟圣位。是则名为第三增进，修行渐次。

三渐次是能行，能断，能诣，能证；五十七位，是所历，所诣；五住烦恼，是所伏，所断；妙觉，是所诣所证之目的地。行者之所以能历五十七位，渐次增进深入，功在三渐次。故三渐次通因通果，以因中三增进故，能成就五十五位，真菩提路，而达妙觉极果。

阿难！是善男子，欲爱干枯，根境不偶，现前残质，不复续生。执心虚明，纯是智慧，慧性明圆，莹十方界，干有其慧，名干慧地。欲习初干，未与如来，法流水接。

己二别明诸位次为所转之号分四。庚初观行转依号

是善男子，指依三渐次，精勤修习之人。由于第二渐次，刳其正性，淫心永断，谓之欲爱干枯；由第三渐次，违背现业，六用不行，谓之根境不偶。爱欲之因，根境之缘，既已双绝，则除现前残质之外，更不续生，则此残质，便成最后身矣。枯有观行、相似、究竟之别。若以持戒，及止观正助二行，内伏烦恼不起，但种子未拔，名观行枯。由观行力强，任运断惑，然又未尽，名相似枯。五住永尽，烦恼根拔，名究竟枯。今但伏未尽，如石压草，故本科名为，观行转依号。

因戒定力，内脱根，外离尘，我法二执不起，心渐豁达，曙光显露，无复妄想。不为二执所蔽，故曰执心虚明。纯是智慧，是我法二空之智，增明圆满；照十方界，身心国土，了不可得，但有其慧，故名干慧，依之住持，故名曰地。干是所伏烦恼，慧是能治观行，干是爱欲干枯，慧是慧性圆明。合名干慧地，是通教十地之一。今借通教位，而显圆教理，与圆教五品位齐，能伏五住烦恼；又与别教初住，藏教总别二相齐，属外凡位。欲习初干，是释得名之由。欲习，非指习气，而是正使烦恼。谓正使欲爱初干，非是真干，故未能与如来真身法水相接。因未能破无明，证法身，圆三谛理故。此约未应理得名，前约伏烦恼得名。

即以此心，中中流入，圆妙开敷；从真妙圆，重发真妙，妙信常住。一切妄想，灭尽无余，中

道纯真，名信心住。

庚二相似转依号

此心指十信位满心，亦即干慧地后心。初中字是中道妙观，次中字是中道妙境。谓以一心三观之中道妙智，观于一境三谛之中道妙理，念念返照，心心寂灭，名中中流入。能入是一心三观，所入是闻性圆通常一境三谛。一心具三观曰圆，三观唯是一心曰妙；又一境三谛谓之圆，三谛唯是一心曰妙。众生本具此理，为五住所蔽，从不开敷；今由观行，深伏五住，于禅定中，本具真如，仿佛现前，如莲花层之渐开，是谓开敷。从真妙圆，是叠前句圆妙；重发真妙，是叠前句开敷。乘此一心三观，观于一境三谛，勇猛策进，已发之真妙，至此更妙，已发之真圆，至此更圆。由于亲自分破无明，分证三德，益信佛性本具，生佛无二，再不退轻，曰妙信常住。自此顿断八十八使妄想，一切我法二执，灭尽无余。中道佛性，相似显现；信心益坚，常住不退，名信心住。此即阿难所谓：‘不历僧只获法身。’是也。

真信明了，一切圆通，阴处界三，不能为碍。如是乃至，过去未来，无数劫中，舍身受身，一切习气，皆现在前；是善男子，皆能忆念，得无遗忘，名念心住。

真信，即中道纯真之信。用此纯真智慧，了达阴入处界，原无实我实法，故得一切圆通。阴处界三，不能为碍，得宿命通，不但现生应断习气，忆念无遗，乃至过去未来，无数劫中，舍身受生，一仞习气，皆现在前。因其见惑已断，思惑显现，三界九地，每地九品，九九八十一品思惑，名之为一切习气。亦即俱生我执，从二信位，渐断思惑，直至七信，方能断尽。今此劝行日深之善男子，皆能忆念，无量劫前，以及未来舍生受身，俱生无明，故名念心住。

妙圆纯真，真精发化，无始习气，通一精明。唯以精明，进趣真净，名精进心。

初句重按信心住，虽中道纯真，然未得真精发化。今由中道纯真，加功策进，发挥中道妙理，销化思惑俱生我执；如汤销冰，冰尽成汤，故无始思惑习气，通一精明。至此唯如如智，照如如理，曰：惟以精明，进趣真净。一心三观，观于一境三谛。精而无妄，进而不退，名精进心。

心精现前，纯以智慧，名慧心住。

由精进心，如智照如理，惑尽习除，纯一止观，恒住慧中，名慧心住。

执持智明，周遍寂湛，寂妙常凝，名定心住。

纯智则慧多定少，易生摇动，必须以定持慧，故曰执持智明。若无定助慧，则寂湛不遍，今以定力执持智明，令寂湛之境，得以周遍，寂妙得以常凝，寂而照，曰寂妙。照而寂，曰妙寂。如是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，运水搬柴，不失定心；迎宾送容，不离止观，谓之常凝。因定力坚固，外境不牵，内惑不动，名定心住。

定光发明，明性深入，唯进无退，名不退心。

定谓寂妙常凝，光谓纯是智慧；至今定慧均等，因定发慧，谓之‘定光发明’。慧得定助，定力愈深，慧力愈明，照理愈真。深入圆理，念念向前，进而无退，名不退心。

心进安然，保持不失。十方如来，气分交接，名护法心。

由定慧均等，安然而进，如顺水行舟，不假用力，而能保持定心不失。十方如来，指法身如来，因定力任运前进，证如来藏心，与如来法身理体，气分相接。法身如来，有真谛气分，俗谛气分，及中谛气分。今行者三界惑净尽，证真谛理，能与十方如来法身，真谛气分相接。内护心法，外护佛法，名护心住。位与通教七地，藏教四果，别教七住齐等。但藏通二教，不知无明，别教十回向，方伏无明；圆教初信，已圆伏五住，故位虽等而实超。

觉明保持，能以妙力，回佛慈光，向佛安住。犹如双镜，光明相对，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，名回向心。

以其觉慧增明，得以保持不失；故能以不可思议妙力，回自所证真谛实智，向佛之权智。出空入俗，修佛之无缘大慈，广学利生之方便，曰回佛慈光。虽入俗利生，然悟万法唯心，以其自性法门，虽学而无所学；自性众生，虽度而无可度；自性佛道，虽勤求而无可求；以自己之权智，而向佛之实智，曰向佛安住。犹如双镜，光明相对；喻从实起权，从权入实。以实智照权，以权智照实；回权向实，回实向权，日其中妙影，重重相入；权实相向，故名回向心。位在第八信心，修习假观，初伏尘沙。若约从空出假，尘沙是众生之烦恼，众生烦恼多如尘沙，谓之尘沙烦恼。菩萨能观机设教，不为众生烦恼所障，名伏尘沙。若得四无所畏，观机设教，名破尘沙。其次是菩萨，不达法界皆空，名法界见思；不达法界皆假，名法界尘沙；不达法界皆中，名为无明，皆是菩萨烦恼。今位在八信，但观界内机，未能观界外机；故但伏界内尘沙，至第九信破界内尘沙，能为界内众生说法，至第十信破界外尘沙，能为三乘圣人说法，方尽尘沙烦恼。

心光密回，获佛常凝无上妙净，安住无为，得无遗失，名戒心住。

心光即权实二智，实智是般若，能破惑显理；机智是方便，能观机设教。于菩萨四弘愿中，第一愿是权，第二三愿是实。修行人能履俗而观真，是回权向实；观真而履俗，是回实向权。又前三愿是因，第四愿是果觉；今回因心，向于果觉，心光与佛光冥应，谓之心光密回。佛是能证之人，常凝无上妙净，是所证之法。常凝是法身，无上是般若，妙净是解脱。佛所证三德，即众生本具，因迷不觉，今以观行力深，本具三德，现于定中。心光佛光，凝然不动，安住于无上妙净戒体，无作无为，恒持不失，故曰得无遗失。法身具众德，即摄善法戒；般若照空，

无作无住，即摄律仪戒；解脱妙用，广利群生，是饶益有情戒。三德理体，与三聚净戒之戒体相应，故名戒心住。
　　住戒自在，能游十方，所去随缘，名曰心住。

住戒，即安住定中，与戒体相应。自在，即从三德之体，而起三聚净戒之用。持戒利生，所向无敌，谓之住戒自在。十方国土，上有诸佛，下有众生，菩萨上求下化，游于十方，随愿即至，故名愿心住。此即前文：‘严净毗尼，弘范三界，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。’前十信位，与别教十向齐，唯修证各殊。圆教十信，圆修三观；别教十向，则先空，次假，后中。至于藏通二教，尚不知其有圆教十信，况起修乎。
　　阿难！是善男予，以真方便，发此十心。心精发晖，十用涉入，圆成一心，名发心住。
　　庚三分证转依号分五。辛初明十住

以一心三观，破三烦恼，成三智，证三谛，虽未究竟，然随分断，随证分，名分证转依号。即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盘。自初发心，至今分证，于中经历无量劫修行，不如分证位中，一日行道；然分证共五十一位，后后胜于前前。仁王般若经云：‘入理般若名为住，住生功德名为地。’即入佛理，生佛家，为佛子，依秘密藏，无住而住，其位有十，故名十住。

是善男子，指十信位满之修行人。真方便，指先开圆解，次起圆行，戒乘俱急，修行有效。亦即依耳门圆通修证，故能发明前十信心之妙明。心精以下，是释初住境。由于十信位止观，纯属定慧，更无妄想参杂，故奢摩他空观成，发一切智光。三摩钵提假观成，发道种智光。妙禅那中观成，发一切种智光。谓之心精发晖。十用，指前十信心。前十信心位，浅深不同。今以三观成，任运破一分无明，将前十心，涉入本位，圆成一心，十心一心，其体无二，曰十用涉入，圆成一心。以其观闻性，通真实，空观成，破法界见思，了因慧心发，住般若德；观闻性圆真实，假观成，破法界尘沙，缘因善心发，住解脱德；观闻性常真实，中观成，破法界无明，正因理心发，住法身德。三观成，破三惑，三心圆发，圆证三德，名发心住。位在大乘见道，已证行、位、念、三不退。
　　心中发明，如净琉璃，内现精金，以前妙心；履以成地，名治地住。

初句按前心精发晖，十用涉入，圆成一心。依此妙心，而能发明妙智，如净琉璃，内现精金。则但见精金，不见琉璃。琉璃如所观境，精金如能观智，正显心境一如，境观圆融，以前妙心，指发心住，位在大乘见道；履以为地，谓以真智契真理，依真理起真修，履践真如实际理地，以成进趣后位之地，名治地住。
　　心地涉知，俱得明了，游履十方，得无留碍，名修行住。

心谓三观妙智，地谓三谛理地。以理发智，是地涉心；以智照理，是心涉地。理智互相鉴照，若理若智，俱皆明了，谓之心地涉知。游履十方，约所证之理，竖穷横遍；得无留碍；约能证之智，广大无边。广大无边之智，照于竖穷横遍之理，故清净妙理，任运现前，得无留碍。能于一身现无量身，同时周遍法界，上求下化，广修自利利他之行，大作梦中佛事，名修行住，此即法华经所云：‘随顺行大道。’
　　行与佛同，受佛气分；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阴信冥通，入如来种，名生贵住。

行指前往所修妙行。以其自利不碍利他，利他不碍自利，真俗双照，事理交融，与佛因中所修相同；故能接受，佛所证中道气分，将生佛家，而为佛子。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之时，必须自己业因，与父母业同，而乘一念憎爱之心，与同业父母冥然相通，然后入胎。净名经云：‘方便以为父，实智以为母，一切众导师，无不由是生。’今菩萨发心，求无上菩提，如中阴身之自求父母所谓：‘实智以为父，权智以为母。’，分证佛德，气分相通，将生如来家，为真佛子。因菩萨修空观成，入报身如来种；修假观成，入应身如来种；修中观成，入法身如来种。如中阴身禀父母之遗体，为入胎之种然。将来必能绍隆佛种，贵登法王宝位，名生贵住。
　　既游道胎，亲奉觉胤；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

菩萨分证佛德，揽权实二智，而成圣胎，成大觉法王之嫡亲胤嗣。如人揽父母遗体成胎，能于胎中，七日一变，成为六根四肢，形肖父母。菩萨亦然，既禀受佛智而成圣胎，不但实智如佛；即无缘大慈之方便智，亦同于佛无异，故名方便具足住。
　　容貌如佛，心相亦同，名正心住。

容貌现于外，如权智利物，方便具足；心相住于内，如实智照理，断惑证真，亦同于佛。成就正知正见，故名正心住。
　　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名不退住。

外之容貌，内之心相，权实不二，表里一致，名为身心合成。从此法身道体，日益增长，巧智权能，渐得圆明，名不退住。此中不退，与前十信心中之不退，名同而实异，前谓信心不退，今是证道不退。
　　十身灵相，一时具足，名童真住。

十身出于华严经。一是声闻身，缘觉身；菩萨身，如来身，法身，智身，国土身，业报身，众生身，以及虚空身。二是菩提身，愿身，化身，力持身，庄严身，威势身，福德身，意生身，法身，智身。法身是内身，余皆外身，由于菩萨修证力强，故于一时具足十身。内外光洁无瑕，谓之灵相。天童无邪，谓之童真。
　　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

既一时能具足十身灵相，则佛形已成，自可出胎，亲为佛子。因菩萨从清净法出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具足佛之内外功德，将掌法王权，持法王印，行法王令，号令人天，如法化世，名法王子住。

表以成人，如国大王，以诸国事，分委太子；彼刹利王，世子长成，陈列灌顶，名灌顶住。

如国大王，指金轮王言，为四大部洲之主；刹利王乃金粟王，为一国之君。金轮王之子，曰太子，刹利王之子曰世子。此等太子世子，虽已成人，堪担大任。然尤恐其力，未能胜任，故王先以少分国事，分别委任，试其能力如何，然后陈列灌顶。喻菩萨已生法王家，具足权实二智，自他兼利，佛先令其说法，代佛转轮。如华严经佛令法慧菩萨说十住，功德林菩萨说十行，金刚幢菩萨说十回向，金刚藏菩萨说十地。般若经佛敕须菩提，为诸菩萨说般若等。然后摩顶授记，当得作佛；如国王策立太子，陈列灌顶，故名灌顶住。
　　阿难！是善男子，成佛子已，具足无量，如来妙德；十方随顺，名欢喜行。
　　辛二明十行

初四句结前十住行。后二句正明初行功德。是善男子，指十住位满之菩萨；成佛子已，指十住位，具足无量如来功德，谓十住菩萨，分证佛德。华严经云：‘十方如来，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，相续演说，一佛功德，亦不能尽。’可知佛德，是无量之无量。十方，是随顺之处，随顺，是妙行。上能随顺十方诸佛，供养承事；下能随顺十方众生，观机设教；生佛皆喜，名欢喜行。又顺有顺自、顺他，顺事、顺理。顺自己所发愿而行谓之顺自；随顺所化众生之机，谓之顺他；随顺众生所须，而施以六度四摄谓之顺事；本乎第一义理，平等拔苦与乐，谓之顺理。无论顺自或顺他，顺事或顺理，皆能上令诸佛欢喜，下令众生得益，自他生佛，无不欢喜，名欢喜行
　　善能利益，一切众生，名饶益行。

普贤行愿品云：‘因于众生，起大悲心；因于大悲，生菩提心；因菩提心，成等正觉。’故知众生，有恩于我，应以广大心，不择怨亲，平等饶益，名饶益行。
　　自觉觉他，得无违拒，名无嗔恨行。

菩萨以道种智，觉知世间善恶因果，诸法总相别相，谓之觉事。以一切种智，觉知万法唯心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是觉理。觉事不违俗谛；觉理不违真谛。以俗谛而觉他，令一切众生，知因识果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以真谛理觉他，令众生知诸法平等，不起我法二执，舍妄归真，故曰自觉觉他，得无违拒。由于菩萨自觉事理，故能修忍辱，无违逆行；令他觉悟事理，亦无违拒，逆境不嗔，故名无嗔恨行。
　　种类出生，穷未来际，三世平等，十方通达，名无尽行。

种类出生，谓菩萨应身种类之多，即十二类生。菩萨随十法界众生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穷未来际，三世平等，是明菩萨度生时间之长，过去如是，现在如是、乃至穷未来际，无不如是；三世平等，利乐有情。十方通达，是明菩萨度生空间之广，不特竖穷，而且横遍，谓之无尽行。
　　一切合同，种种法门，得无差误，名离痴乱行。

十法界因果，圣凡差别，名为一切。事相虽多，理性无二，生佛同体，性相一如，名为合同。菩萨能知种种法门，悉皆会合，同为一体，故能随类现身，观机说法，知法知机，得无差误。离痴即智慧，杂乱即正定，定慧均等，谓之离痴乱行。
　　则于同中，显现群异；一一异相，各各见同，名善现行。

释此有二：一、同谓法身，异是应身。菩萨依法身同中，而现群异之应身；即应物随形满世间。而世间众生，于菩萨一一异相中，各各所见，皆同其类，从之闻法得益，是名善现行。其次同是理，异是事。以理能显事，故于同中一理，现无量异相之事；此即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即理即事，理不碍事。以事能显理，故于无量事相中，各见全理，此即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即事即理，事不碍理。此位菩萨一一行中，能事理圆融，一多无碍，故名善现行。

如是乃至，十方虚空，满足微尘；一一尘中，现十方界，现尘现界，不相留碍，名无着行。

如是，承上事理圆融，而起下之事事无碍。乃至是推广之词，十方虚空，满足微尘，即大中现小。一一尘中，现十方界，即小中现大。现尘现界，能现所现，俱不坏其相；尘中现界，而界不小，界中现尘，而尘不大，同时俱现，不坏自相，曰不相留碍。此即十玄门中，广狭无碍自在门，及大小不同安立门。菩萨了尘唯心，故尘不碍尘；达三界唯心，故界不碍界。彼此圆融，名无着行；以其无着，故能大小相容，事事无碍。
　　种种现前，咸是第一波罗蜜多，名尊重行。

种种现前，是按前理事无碍，及事事无碍；此皆第一波罗蜜多。第一、意谓般若，以般若为诸佛母，众行之首，故名第一。波罗蜜多，译到彼岸。众生执有生死烦恼；故佛方便为说般若舟航，能度众生，离生死此岸，而度烦恼中流，到达涅盘彼岸。实则一切唯心，既无生死可了，亦无烦恼可断，无涅盘可证。如法华经云：‘诸法从本来，常住寂灭相。’此行菩萨，深达实相，不住生死涅盘，此岸彼岸，亦不住烦恼中流。而恒往返于生死与涅盘之间，说法度生；虽终日度生，实无一众生可度，无住无着，此行难得，可尊可重，名尊重行。

如是圆融，能成十方，诸佛轨则，名善法行。

初句按前行。一具一切名圆，彼此无碍曰融。意谓如是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，种种圆融境界现前，皆是第一波罗蜜多。一一行中，具足无边妙行，故能成就十方诸佛，利他轨则。诸佛因中如是利生，菩萨助佛转轮，亦如是教化众生，一一行皆可为众生之模范法则，名善法行。

一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实行。

初句总摄前九行，菩萨深达实相，了诸法平等，无住无着，入生死而不染，入涅盘而不住，既不漏于生死，亦不漏于涅盘，自利利他，诸行究竟，故曰一一皆是清净无漏。一真无为即众生本具真如自性，本自天然，非假修成，菩萨悟此，称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，故名真实行。

前十行中，有十番智断，断一分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；前十住位，已齐别教十地，今初行齐别教等觉，二行齐别教妙觉，三行以上，别教学人，尚不知其名，莫论修证

阿难！是善男子，满足神通，成佛事已，纯洁精真，远诸留患。当度众生，灭诸度相，回无为心，向涅盘路，名救护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。

辛三明十向分二。壬初正明十向

回向有三：一回自向他，谓菩萨所修功德，皆回向众生。二回事向理，谓菩萨所修事相法门，皆回向真如理性，不住不着。三回因向果，谓菩萨历劫修行，不求人天福报，或权乘圣位，唯求无上菩提。

神名天心，通名慧性；神则不可思议，通则无所障碍。神通有道通，修通，报通，妖通等四种。今此神通，非权小外道之神通，而是菩萨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；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之神通。菩萨自初行至七行，已能于一毛端，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，是名满足神通。至第八行，已种种究竟；第九行成佛轨则；第十行清净无漏，即是成佛事已，藏性之体，已然纯洁，一真无为。以其精真，故能远离凡夫二乘之所留患。凡夫着有，为生死所缚；二乘滞空，为涅盘所缠，故有留患。今菩萨十行既圆，双超空有，不为界内着有留患，不为界外滞空留患，曰远诸留患。正当度生，是不落空；灭诸度相，是不落有；即双遮空有。菩萨既不住当度众生之有为，亦不着灭诸度相之无为，而能回菩提真因，向涅盘归家之路。当度众生，是回自向他；灭诸度相，是回事向理，回无为心，向涅盘路，是回因向果。以其双超双遮空有，不着不住，故名救一切众生，离众生相回向。

坏其可坏，远离诸离，名不坏回向。

可坏，是无常败坏生灭之法。以生死望涅盘，则生死是可坏之法；若以涅盘望实相，则涅盘亦是可坏法。如前文：‘生死涅盘，皆即狂劳，颠倒华相。’众生执生死，二乘执涅盘，菩萨了达生死涅盘，皆如空华水月，本无所有。入生死当度众生时，不着于有；入涅盘度二乘时，而不滞于空；即坏其可坏之相。亦即远离空有，虽离空有，而不见我为能离，空有为所离，谓之远离诸离。菩萨虽终日度生，广行六度，而不着诸相；虽不着诸相，而又能不坏度生事业，故名不坏回向。此是回事向理。

本觉湛然，觉齐佛觉，名等一切佛回向。

本觉即众生本具法身理体，寂照照寂，湛然不动，谓之本觉湛然。此本觉理体；与十方诸佛所证法身，无二无别，如前文：‘我与如来，宝觉真心，无二圆满。’谓之觉齐佛觉。虽然众生之本觉等于佛所证之妙觉，但佛已因圆果满，究竟证得。而菩萨仍在因中，必须加功策进，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。诸佛因中，以权实二智，双照空有，而不着空有，菩萨亦然，是等一切佛回向。亦即回因向果。

精真发明，地如佛地，名至一切处回向。

不杂曰精，不妄即真，以能观之智，精真而纯熟，故能发明一切种智，证知自己因地心中，现尘现界，种种妙行，正如诸佛果觉，境界无异。以其能证智广大无边，圆照法界；而所证理，亦竖穷横遍，故名至一切处回向。此是回事向理。

世界如来，互相涉入，得无实碍，名无尽功德藏回向。

世界即前所至之处，是依报。，如来，即前所等之佛，是正报。前二位虽觉齐佛觉，地如佛地，但仍有自他分隔，依正历然。今世界如来，互相涉入，即自他不隔，依正无碍。以依报涉入正报，故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；以正报涉入依报，故能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。若据理释，世界是所证之理。如来是所觉之智；以智照理，是如来涉入世界；以理显智，是世界涉入如来；理智交辉，依正相涉，曰‘得无挂碍’若智若理，若依若正，悉皆无尽。如华严经云：‘菩萨住此回向，得十无尽藏功德。’所证理，能证智，皆不可思议，名无尽功德。无尽功德，不离当念，名之为藏。

于同佛地，地中各各生清净因；依因发挥，取涅盘道，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。

初句按前地如佛地，即同于佛所证，实际理地。佛是能证之智，实际理地是所证之理。若智若理，俱为菩提，涅盘清净真因，谓之地中各各生清净因。依此不生不灭，实际理地之清净妙因，能生涅盘道果，从因克果，名依因发挥，取涅盘道。菩萨背尘合觉，曰随顺；事相虽多，理体唯一，曰平等；依真因生道果，曰善根。此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是回因向果。

真根既成，十方众生，皆我本性；性圆成就，不失众生，名随顺等观，一切众生回向。

真根，即平等善根，依此平等善根而起同体大悲，等观十方众生，皆我本性。以众生本具佛性，与我同体，故众生乃我心中之众生，我既觉齐佛觉，地如佛地，圆满成就佛性；则我性中众生，亦当成就，不应遗失。于是随顺平等善根，兴慈运悲，平等救度众生，是名随顺等劝，一切众生回向。十方众生皆我本性，是回他向自，性圆成就，不失众生，是回自向他。

即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唯即与离，二无所着，名真如相回向。

前位不失众生，即一切法；皆我本性，是离一切相。即一切法，是不变随缘，以权智入俗；离一切相，是随缘不变，以实智证真，是道种智。今云：唯即与离，二无所着；是双照空有，而超越空有，属一切种智。以一切种智照于中道第一义理，即一切法时，而能离一切相；离一切相时，而能即一切法。离即离非，是即是非，名真如相回向，亦即回事向理。

真得所知，十方无碍，名无缚解脱回向。

初句谓前位，已真实证得，真如实际理地。则一真一切真，一如一切如；十方三世，唯一真如，再无别法。所谓：‘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相。’然则真如理体，尚无解脱之名，何来有缚，故曰无缚解脱回向。此亦回事向理。

性德圆成，法界量灭，名法界无量回向。

性是体，德是用。第八无着得性之全体；第九无碍得性之妙用。若体若用，悉皆圆满，谓之性德圆成。法界亦名真如，既无法不真，无法不如，则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；一毫一尘，皆等真法界，无有限量，谓之法界量灭，量灭即是无量，故结名法界无量回向。

阿难！是善男子，尽是清净，四十一心；次成四种，妙圆加行。即以佛觉用为己心，若出未出，犹如钻火，欲然其木，名为暖地。又以己心，成佛所履，若依非依；如登高山，身入虚空，下有微碍，名为顶地。心佛二同，善得中道；如忍事人，非怀非出，名为忍地。数量销灭，迷觉中道，二无所目，名世第一地。

壬二别明加行

初三句，结前干慧地，十信，十位，十行，十回向等四十一心。位位皆伏断烦恼，分证真如，位位皆名清净。干慧是观行清净；十信是相似清净；住行向是分证清净。故曰尽是清净。四十一心，是结前，次成四种以下，是起后。十回向之后，曰次，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，是四种。实智照理，愈增于妙曰妙，权智照机，益极于圆曰圆，加功用行，谓之加行。前四十一位，俱非加行莫入；今于十地前，另立四加行，正显十地，障坚法胜，非特别加行，不能破障地无明，圆证究竟法身。

即以佛觉等五句，明暖位。佛觉，指初地所具之佛觉。用为自己加行之因心；欲证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之境。当障地无明将破未破，因心将亡未亡之际；如钻木取火，火将出而未出之时，先得暖相，名为暖地。木如无明，火如初地佛觉，佛顶文句：‘即以初欢喜之佛觉，用为十向始觉之己心。初地觉性，全在十向无明心中，譬如火在木中。今以十向始觉，钻于障初地之无明，求出初地本觉智火，此火欲出未出，无明之木未然而将然，故喻钻火欲然其木，暖相先现，名暖地也。’

又以己心等七句，是明顶地。谓又以自己加行之因心，始觉观智；欲成就初地，佛之妙觉。观智未亡为若依，心相尽泯为非依。如人登于高山，身已入虚空，曰非依；然足犹未离地，下有微碍，曰若依。此喻行人，以一心三观之观智，欲入一境三谛之中道妙理，障地无明，将破未破，中道妙理，可见而又不可见之际，曰下有微碍，是名顶地。

心佛二同等五句明忍行。暖以佛觉为己心，则佛同己心；顶以己心，成佛所履，则己心同佛，心佛二相历然。若再加功，将佛觉泯为己心，将己心泯同佛觉，即心是佛，即佛是心，谓之心佛二同。至此因心佛果，融会贯通，常于加行心中，见佛业用，亦于诸佛行处，洞彻自心，故曰善得中道。但将证未证，此中境界，固非心可思，亦非口可议，唯心明了，而言不出；如忍事之人，心既不坏恼意，口亦无言可陈，故曰非坏非出。如斯境界即名忍地。

数量销灭等四句，明世第一地，暖地以佛觉为己心，尚存己心数量；顶地以己心成佛履，亦存有佛履之数量。二皆迷于中道，忍地虽善觉中道，仍然存中道之数量。今从忍位加功进行，至此不但无迷，且亦无觉，己心佛觉，二无所目。若心若佛，数量全销，于世间法中，最为第一，是名世第一地。

阿难！是善男子，于大菩提，善得通达，觉通如来，尽佛境界，名欢喜地。

辛四十地

宝云经云：‘地有十义：一广大义，遍一切时处故；喻菩萨所证实际理地，广大无际。二为众生依；有情无情，皆依地住；喻十地菩萨，堪为一切众生所依皈。三无好恶；大地平等，性无好恶，净既不喜，秽亦不嗔；喻十地菩萨，赞之不喜，毁之不嗔。四能受大雨：天降大雨，余器皆盈，唯大地能受；喻十地菩萨，能受佛大法云、大法雨。五能生草木：药草木材，皆从地出；喻菩萨犹如药草，能治众生重病，犹如木材，能支持佛法大厦。六为种子依：一切种子，皆依大地，而得生长；喻一切众生，皆依地上菩萨，播菩提种，长菩提芽，开菩提花，结菩提果。七能生众宝；地蕴宝藏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如地上菩萨，能生一切功德法财，利益众生，无有穷尽。八能生众药：一切药材无不从地而生；喻地上菩萨，能出生法药，普治众生，三烦恼病。九大风不动：飓风能坏众物，独不能坏大地；如地上菩萨，不为世间八风所动。十师子吼不惊：师王一吼，众兽皆怖；喻佛说法，魔外恐怖，所谓狮子吼，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

脑裂；唯独地上菩萨，不惊不怖。

善男子，指成就世第一位之行者。自此再由现行加功之力，突破障碍初地之一分无明，于佛所证之大菩提，善得通达。菩提，译觉道，是众生本具智光，亦即能证之智，有三：一实智菩提，觉一切法皆空；二方便智菩提，觉一切法皆假；三真性菩提，觉一切法皆中。众生迷位不失成失，非碍而成碍；今菩萨加功用道，于自性菩提，深彻明了，不期通而自通，谓之善得通达。佛之境界，即大般涅盘，是所证之理。菩萨以能觉智，证本觉理；能证所证，皆同于佛，与佛妙觉，融会贯通，故能尽诸佛，微妙境界。由于佛所证我已得，众生本具我已证，内心欣慰，名欢喜地。

异性入同，同性亦灭，名离垢地。

异性，指前四十五心，虽自四住以后，已与如来同一气分，为真佛子，然所证未深，未齐佛境，名为异性。今欢喜地，能证所证，皆同于佛，谓之同性。从住行向位，而入于初地，曰异性入同。望同说异，因异立同，皆未忘境，属于心垢。今从初地，无功用道，无修而修，无证而证，不住于异，亦不住同，将此同性亦灭，得离心垢。名离垢地。

净极明生，名发光地。

前位心垢既离，而得清净；今将离垢之离，亦离。至此垢尽净极，发挥一切种智，谓之净极光通达，名发光地。

明极觉满，名焰慧地。

前位发光，是明始生；今位明至于极，即能觉之智已满。烧尽烦恼薪，如火焰烧物，名焰慧地。

一切同异，所不能至，名难胜地。

地前之智曰异，地上之智曰同。初地觉通如来，已灭异性。二地复将同性亦灭。三地由净而明，四地明极而满。至今前之异同心垢，尽除无余，远超前位，前位功德，所不能及，名之为难胜地。

无为真如，性净明露，名现前地。

真如妙性，本然天然，非假造作，曰无为真如。由于后后胜于前前，前则净极而明，继而明极而觉满，进而会通同异，世出世智所不能及。至此凡情圣解，悉皆尽销；本具真如，自然昭明显露。若体若用，皆得现前，名现前地。

尽真如际，名远行地。

真如竖穷横遍，本无边际，今云尽真如际，即尽真如实际理地，是无际之际。以此行深而且远，所证真如，竖不能穷其底，横不能至其极，故名远行地。

一真如心，名不动地。

前地既已彻诸法底源，达实相边际，当证得真如全体，能证所证，唯一真如，无有出入。虽然，随缘赴感应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，如如不动。曰不动地。

发真如用，名善慧地。

既证真如不动之全体，必发真如随缘之大用。华严经云：‘此地菩萨，能作大法师，具四无碍，善答问难。’且一言普答众问，皆令问者欢喜生信，名之善慧地。实则既称真如体，而起随缘大用，何止说法？说法不过是大用之一而已。

阿难！是诸菩萨，从此已往，修习毕功，功德圆满。亦目此地，名修习位。

诸者众也，谓善慧地，菩萨众多，曰诸菩萨。或云诸通前诸位，海公以为不然。因佛曾结前四十一心，为修习前之方便。而下文又云：‘自此已往——’此乃指九地菩萨，可知诸字，是指由四加行起，加功修习，自利利他之行，至此，修习之功完毕，而自利功德，亦已圆满。故此地亦名修习位。后位第十地，则纯属利他，但论证不论修矣。

慈荫妙云，覆涅盘海，名法云地。

慈妙是法，荫云是喻。双举法喻，以显菩萨利他之德。此地菩萨，能以三慈普荫九界群机，拔苦与乐，谓之慈荫。此地菩萨，所证法身，湛然周遍，应身如云，令诸众生，皆沾法雨，润泽身心，曰妙云。至此自利利他，因行圆满，乘其无功用道，直趣诸佛，所证涅盘果海。理智齐彰，地上清凉自在，谓之法云地。

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行而至，觉际入交，名为等觉。

辛五明等觉

初句明佛入俗利生，佛虽证涅盘，而不舍众生；于是倒驾慈航，逆法性流，而入生死海，谓之逆流。而法云地菩萨，刚刚相反，逆生死流，顺法性流，而入菩提，故曰顺行而至。如是如来出菩提，入生死之际；正是菩萨出生死，入菩提之时。彼此正当出入交换之际，如父从家出，一足已踏出门外；而子刚从外入，一足已入门内。谓之觉际入交，名为等觉。菩萨始觉，虽与佛妙觉等，但因顺逆出入之殊，仍未登堂入奥，故等而不妙。

阿难！从干慧心，至等觉已，是觉始获金刚心中，初干慧地；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。

庚四究竟转依号

从干慧心，至等觉已，谓自三渐次后，初伏客尘烦恼，欲习初干，未与如来，法流水接之时开始，乘此干慧初心，历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向，四加行、十地，直至此等觉位止。是等觉智，坚利无比，犹如金刚，能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而获得金刚后心之初干慧地。此亦名干慧，意谓无明初干，未与究竟如来法流水接。如是，是承上最初干慧地，至等觉，于其中间，单者有七，如干慧、暖、顶、忍、世第一、等觉、妙觉，复者有五，如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向，十地，以一名局限一位名单，一名总括十位为复，单有七重，复有五重，谓之重重单复十二。而佛顶文句则谓：‘言重重单复十二者，如则一、干慧，二、十信，三、十住，四、十行，五、十回向，六、暖，七、顶，八、忍，九、世第一，十、十地，十一、等觉，十二、金刚心，是为单十二之一重。次则一金刚心中干慧，二金刚心中十信，三金刚心中十住，乃至十二金刚心中之金刚后心，是为复十二之第二重。如此历尽单复两重十二，则无明正习，永尽无余，更无所断，彻证本来心性，名为妙觉。而成究竟转依，无上道也。’然则，单复应多分为两重。一是自凡夫，干慧地初心起，遍历诸位，破见思、尘沙、无明正使。二是等觉菩萨，从兜率天下生，以金刚心为能历，五十五位为所历，荡除见思、尘沙、无明等习气。以其有二重，故曰重重单复十二。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，是究竟果觉，名为究竟转依号。

是种种地，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，奢摩他中，用诸如来毗婆舍那，清净修证，渐次深入。

己三合结诸位次由三行而成分三。庚初总以止观结

自干慧至妙觉，其中位位差殊名种种地。所历位次，虽有种种，而能历之心，唯一无二。此心观察力强，位位断无明，证法身，转转深入而至等觉，金刚后心，谓之金刚观察。如幻十种深喻是：观一切业如幻，一切法如焰，一切身如水月，妙色如空华，妙音如谷响，诸佛国土如干达婆城，佛事如梦，佛身如影，报身如像，法身如化。（出自大品般若）菩萨能以金刚观察，一切法如幻如化，如梦如影，不着不住，得以前进，位位深入，故佛结云：是种种地，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。

奢摩他译止，是空如来藏；毗卢舍那，译观，即不空藏；清净修证，是禅那，即空不空如来藏。谓菩萨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而修空假中三观，即于定中，运用佛智，微密观察，称性起用，广修空华万行，宴坐水月道场，降伏镜里魔军，大作梦中佛事。既不住奢摩他之空，亦不着毗婆舍那之有，而能清净修证禅那中观，故得渐次深入。

阿难！如是皆以三增进故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

庚二正以三行结

三增进，即三渐次正助二行。此二行通因彻果，上来诸位，无不皆以三渐次为最初方便，先开圆解，后起圆行，从始至终，善能成就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前由观行而相似，而分证，而究竟，共历五十七位。但干慧是路非真，妙觉是真非路，故曰五十五位。此五十五位，是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，故曰真菩提路。

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

庚三复以邪正结

佛恐后人，以邪乱正，认妄为真，因而以正拣邪。作是观者，指前文所说，先开圆解，悟一切法，即空即假即中圆三谛理；次起圆行，持戒清净，修圆妙止观。观空如来藏，成妙奢摩他空观；观不空如来藏，成三摩钵提假观；观空不空如来藏，成妙禅那中观。利根一超直入，不立位次，圆修圆证。所谓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钝根则以一心三观，圆伏圆断，自观行而相似，而分证，而究竟，渐次深入，是谓正观，亦是正修，反之，凡执识为心，以事行为真修，皆名他观。他观非依自性正定，名之为邪观。

尔时文殊师利法主子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当何名是经，我及众生云何奉持。

乙四结成经名以彰圆本圆宗圆用分二。丙初文殊问

本经自阿难淫室归来，请佛开示，成佛法门始，佛即征心辨见，会四科，融七大，选圆通，示明诲，乃至三渐次，历五十五位，直至究竟成佛。一经要旨，至此圆满，然又未知此经何名，所诠虽备，能诠未彰；大智文殊，有见及此，故请问经名。使诸后学，顾名思义，依教奉行。前五句是经家叙仪，后二句正请问经名。

佛告文殊师利：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啰，无上宝印，十方如来清净海眼。亦名救护亲因，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，得菩提心，入遍知海。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。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，十方佛母陀罗尼咒。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。

丙二如来答分二。丁初别答五名

初名中，大佛顶三字，是显诠，悉怛多般怛啰，是密诠。大佛顶通因彻果，大谓体相用三大，体大是法身德，相大是般若德，用大是解脱德。佛亦具三义，众生心是本觉，闻法开悟是始觉，修行究竟是妙觉。顶义亦三，一顶是人体之最尊，如法身德；不可见故，如般若德；放光现瑞，如解脱德。一心原具三德，名大佛顶。悉怛多般怛啰，译大白伞盖。大谓体大，白谓相大，伞盖是用大。显诠密诠，皆不出一心三大，故大佛顶，一心三大，不特为显密圆诠之所显，亦为显密圆诠之所依，所归。印谓海印，心印，实相印。若能得佛心印，而证实相印，则能君

临法界，为大法王，如国王持其宝玺，君临天下，故曰无上宝印。十方如来是已成之佛，离分别，绝能所，惑尽理穷，曰清净。以本具般若智光，圆照心海大用，谓之海眼。

第二题中，前十六字属机，下八字属益，阿难是佛堂弟，性比丘尼过去曾从佛学，已种善根，今因阿难平等行乞，而堕彼淫室；佛说神咒，敕文殊将咒往护，救度阿难，脱离淫室，归来佛所，闻佛开示，阿难证初果，性比丘尼，反证三果。菩提是佛所证果觉，无法不知，谓正遍知。今此二人，闻法顿悟因心，依之修证，自可疾趣菩提。正知谓心生万法，遍知谓万法唯心，故曰得菩提心，入遍知海。此题是依用立名。

第三题是从宗用立名。如来是十号之一，如来三身，通因彻果。六祖大师云：‘清净法身汝之性也，圆满报身汝之智也，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。’是约因言。若约果论，法身如来是法身德；报身如来是般若德；应身如来是解脱德。故如来是三德秘藏之果，密因是三德秘藏之因；凡外权小皆不能知，名如来密因。修谓真修，证谓满证，了义拣不了义。又若悟一心三大之理，称性起修，修成契理，自初住至等觉，分证佛三德，正是如来密因。妙觉，满证三德，是如来密果。若因若果，若人若法，无不了义。密因修证是了义法；三如来藏是了义理；如来是了义人；圆妙三观是了义行；无上菩提是了义果；故曰修证了义。

第四题是以诠理立名。大方广是体相用三大，亦即大佛顶，义如前释。妙是法，莲华王是喻。本经所诠三如来藏，是妙理；一心三观是妙行；无上菩提是妙果；一为无量是妙用；证此体相用者是妙人。理、行、果、法、人，无一不妙，谓之妙法。

法华经明诸佛实相为体，本经以一切事究竟坚固为体；法华经以一乘因果为宗，本经以不生灭因果为宗；法华以断疑生信为用，本经以离爱得解脱为用；本经体宗用皆同于法华，故亦名妙莲华。莲华华果同时，华中含果；如大佛顶理，为众生因中本具，为诸佛果上亲证，正是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又莲华出于污泥不染，清水不沾，喻妙法随染缘入生死不染，随净缘入涅盘不沾。但此非指普通莲华，而是普光摩尼香水悔中大莲华王。有十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叶，一一叶有一香水海，一一海有大莲华，一一华有二十重世界种。众生安立其中，劫火不坏，曰妙莲华。此花七宝所成，是体大；周遍法界是相大；一切圣凡，皆在其中，是用大。莲华不坏是常德；自在成立无边刹海，是我德；清净无染，是净德；见闻生喜，是乐德。喻众生心，本具三大四德；与佛无二，故名妙莲华王。以上是显诠，十方佛母陀罗尼咒，是密诠。陀罗尼译总持，即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；谓此佛顶神咒，能总持一切法。十方诸佛，皆因此咒心，得成无上菩提，故曰十方佛母陀罗尼。

第五题是以因果立名。灌顶章句及首楞严，是密诠，属果；诸菩萨万行，是显诠，属因。灌顶疏云：‘印度密部有五，东方阿佛名金刚部；南方宝生佛，名灌顶部；西方阿弥陀佛，名莲花部；北方成就佛，名羯磨部；中央毗卢佛，名如来部。’本经是中印度，那烂陀寺，于灌顶部录出，故名灌顶章句。菩萨有四教之分，今但约圆教。前三教菩萨，初不闻常住，唯圆教自始至终，皆闻圆理，修圆行，证圆果。因其悟圆理，起圆行故，一一行中，具一初行，一切行皆究竟坚固不坏，故名诸菩萨万行首楞严。

汝当奉持。

丁二总答奉持

佛意谓：本经有如上所述五名，汝文殊及法会大众等，当因名思义，敬奉受持。

说是语已，即时阿难及诸大众，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罗义，兼闻此经，了义名目，顿悟禅那，修进圣位，增上妙理，心虑虚凝，断除三界修心，六品微细烦恼。

乙五借破戒恶法为问端广示七趣差别分二。丁初经家叙益

初句，谓佛答文殊经题已竟之时，即是阿难等四句明所闻法。顿悟以下明所得益。密印即秘密神咒，梵语具云摩诃悉怛多般怛啰，译大白伞盖，义如前释。此咒诠佛心印，得此因心，必当成佛，曰印。众生一向不知曰密。兼闻此经了义名目，指前文佛开示本经五题。顿悟，简非渐悟。阿难等乃烦恼障重，而所知障轻之机，故能顿悟渐证。前文：‘奢摩他中，用诸如来，毗婆舍那，清净修证。’是圆顿止观。今云禅那，即三观中最后一观。梵语禅那，译思惟修，有思皆邪，无思方正。六祖大师云：‘无念念成正，有念念成邪。’今于禅那中，返照自心，不起妄念，名正思惟。又禅那译静虑，静是奢摩他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是止，虑是念念照了，是观。静故照空，虑故观有；双照空有，不住空有，名禅那。圆觉经云：‘不取静相奢摩他；不取幻相三摩钵提，是名禅那。’是但约大乘释。本经所开示之禅那，则有世间，出世间，以及出世上上等。凡夫外道，不明佛法，所修禅定，即下文色界十八天，及无色界四空天中，除色界五不还天，三果圣人，及识阴中，最后二种之外，均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缠空种，皆名世间禅。若修五停心，不净观，数息观，慈悲观，念佛观，因缘观等；或修四念处，而得解脱者，名出世禅。至于出世上上禅有二：一是菩萨禅，二是如来禅。菩萨先修空观，钝根同藏教析空观，利根同通教体空观；空观成，次假后中，名菩萨禅。如月光童子，弥勒菩萨等是。如来禅必须先开圆解，次起圆行，初发心时，即观诸法实相。如观音，虚空藏，药王药上，等大士然。本经所显，阿难所请，皆如来禅。而今阿难及大众所顿悟者，亦如来禅。

进修圣位，指干慧观行圣位，十信相似圣位，住行向地等觉，是分证圣位，妙觉是究竟圣位，先解后行，历诸位次，其理益显，谓之增上妙埋。心虑虚凝，谓修三观。心虑，是三摩钵提假观；虚凝，是奢摩他空观。阿难等闻法观心，止观现前，故能断三界修心，六品微细烦恼。即三界思惑，俱生我执。思惑通三界九地，每地九品，九九共八十一品。若断欲界前六品思惑，即证二果；断后三品，即证三果。断上界八地七十二品，证阿罗汉果。今云六品，是断欲界前

六品思惑，位在修道。故曰断除三界修心，六品微细烦恼。阿难所知障轻，故能顿开圆解，不历僧只获法身；烦恼障重，故仅断欲界六品思惑，而证二果。

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大威德世尊，慈音无遮，善开众生微细沉惑；令我今日，身心快然，得大饶益。

丁二当机正请分二。戊初赞谢

大威，是赞佛般若智，能破惑降魔；大德，赞佛慈悲，拔苦与乐。佛出娑婆，以音声为教体，说法利生，怨亲平等，曰无遮。微细沉惑，指俱生无明。行相微细而沉隐，曰沉惑。前文谓十二类生，各各复具，十二类生，颠倒乱想。此理唯佛乃知，若非佛善巧方便，为阿难等开示，实无由了知。今因世尊善开众生，微细沉惑，令阿难颠倒妄想顿消，圆解顿开，自此起行，自证圆位。故曰身心快然，得大饶益。

世尊！若此妙明真净妙心，本来遍圆，如是乃至大地草木，蠕动含灵，本元真如，即是如来成佛真体；佛体真实，云何复有地狱饿鬼，畜生修罗，人天等道？世尊！此道为复，本来自有；为是众生，妄习生起。

戊二陈疑分三。己初总疑真不容妄

若此妙明真净妙心等六句，是举真体。佛体真实以下，是疑真不容妄。众生本具藏性，体虽不变而能随缘，对境明了曰妙明，是般若德；从来不妄，一法不立曰真净，是解脱德；心性无形，而能万有繁兴，曰妙心，是法身德。又妙明是佛义，真净是顶义，妙心是大义。众生迷之成三道，佛悟之成三德。此具三德之藏心，本来周遍圆满，故众生世界，乃至器世间之大地草木，有情世间之蠕动含灵，无一不是如来藏心中物。因十方如来成佛时，一转一切转，故草木含灵，皆佛所证常寂光土。有情无情，咸皆佛体；既成佛体，自应真实；云何复有地狱等七趣之虚妄。此七趣究竟是本来自有，抑因众生妄习生起？此正问。阿难意谓：若六道本有，则无因果；若是众生妄习所起，则不应名真净。此与富楼那执‘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世间、山河大地’，诸有为相同。下科佛答，由汝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。

世尊！如宝莲香比丘尼，持菩萨戒，私行淫欲，妄言行淫，非杀非偷，无有业报；发是语已，先于女根生大猛火，后于节节，猛火烧然，堕无间狱。琉璃大王，善星比丘，琉璃为诛瞿昙族姓，善星妄说一切法空，生身陷入阿鼻地狱。此诸地狱，为有定处；为复自然，彼彼发业，各各私受。

己二别疑地狱同别

宝莲香既名比丘尼，当已受比丘尼戒，今毁戒犯淫，大乘可通忏悔，小乘则不通忏悔。然本经云：‘诵持此咒，能灭四弃八弃，犹如猛风，吹散沙聚。’可知若逢殊胜因缘，亦可忏悔。今宝莲香犯淫，既不忏悔，反妄言行淫，非杀非偷，无有业报，毁律误人，罪大恶极，故感现报；先于女根，生大猛火，然后节节，猛火燃烧，堕无间狱。

琉璃大王，是波斯匿王之幼子。匿王少时，向释族求婚，释族因其喜用兵，欲拒婚。然又恐结怨，因将摩诃男婢嫁之，而生琉璃王。后随母省亲，适值释族设座请佛说法，庄严灿烂；佛尚未升座，琉璃即登法座；被释族骂言：‘婢子所生，敢据中座！’催逐令出，因此怀恨在心，而语侍臣，将来承继王位，必报此仇。及长，废父自立，侍臣奏提前事，遂起兵伐释种。目连请佛救，佛默然无语；乃用神通，将三十万释种藏于钵中，送往天上。及兵退，持钵归，启视之，众人已化血水，因问佛是何因缘。佛言：往昔罗阅城中，五谷失收，人无以为食；城外有池，多鱼，人皆取而食之。内有鱼王，一名麩，二名多舌。藏于泥中，池水既干，仍为人捕。时有小儿，手持竹竿，戏敲其头三下。当时捕鱼人，即今释种，小鱼即今四十万大兵。麩鱼乃琉璃王，多舌即今侍臣，小儿即我身。当时因戏敲鱼头三下，故种族被诛时，佛头痛三日。当时佛记琉璃王，于七日当堕地狱，王以舟避于海。时至，海生大火，王及眷属等众，生身即堕地狱。

善星比丘，因亲近恶友，生恶邪见，谤无因果，妄说一切法空；以邪痴业，生身堕入阿鼻地狱。梵语阿鼻，译无救，或无归。是地狱中最苦者。宝莲香犯淫，琉璃王犯嗔，善星犯痴，皆生身陷入地狱。今阿难举此三人以问佛，彼等所堕之地狱，为是有一定处所，虽造业不同，皆归此同受其报。抑或各其自然，各各发业不同，而各各受报亦异。前二句是问别业同受，后三句是问别业别受。

惟垂大慈，开发童蒙；令诸一切持戒众生，闻决定义，欢喜顶戴，谨洁无犯。

己三结请决定开示

阿难隐本垂迹，示同幼稚蒙昧，一再恳佛开示正见，令诸持戒众生，闻佛开示决定之义，不致再有犹豫，自然心生欢喜，身则顶戴受持，谨慎洁净，得无毁犯。

佛告阿难：快哉此问，令诸众生，不入邪见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

丙二示答分二。丁初赞许

佛告阿难，快哉此问是赞词。令诸众生以下是许说。因前三人，犯贪嗔痴妄语等，皆为邪见。今因阿难问别业同受，抑别业别受，令持戒者，闻佛开示，信心益坚。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而得解脱，正法自可流通。诸毁犯者，闻而生惭，悔改前非，弃邪归正，实快人心。故佛赞曰，快欲此问。因故此问，能令诸众生不入邪见，汝今谛实而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，地狱同别之义。

阿难！一切众生，实本清净；因彼妄见，有妄习生，因此分开，内分外分。
丁二正说分三。戊初总明二分分三。己初约迷真双标

此明真如随缘，众生迷真起妄，而妄有七趣。众生虽有七趣之殊，然其性实本平等，唯一真如，清净妙心，无诸杂染。因彼众生一念妄动，遂成妄见，因妄见分别人我，顺我贪，违我嗔，不明无我是痴。由贪嗔痴习，而分内分外分。内分，谓众生身分之内，即我执重者，于我我所，深生耽着，但知有我，不知有人。外分，即众生身外，是我执轻者，悬求胜应，六道七趣，遂由是生。此等众生，虽情想升坠，胜劣不同，总不出虚妄习气；而习气又不外迷真，故本科约迷真而双标内分外分。

阿难！内分即是众生分内，因诸爱染，发起妄情；情积不休，能生爱水。是故众生，心忆珍羞，口中水出；心忆前人，或怜或恨，目中泪盈。贪求财宝，心发爱涎，举体光润；心着行淫，男女二根，自然流液。阿难：诸爱虽别，流结是同；润湿不升，自然从坠；此名内分。
己二约情想别示分二。庚初约情别示

情属内分，即众生身内事。在众生分内，或贪淫乐，或贪口腹，或贪名刹，而发生喜怒哀乐爱恶欲等妄情。如投其所爱则喜，犯其所爱则怒，失其所爱则哀，顺其所爱则乐，妨其所爱则恶，纵其所爱则欲。因爱生情，情积不休，能生贪爱之水。水性沉坠，故多情众生，决定堕落。

是故众生，心忆珍羞以下，是举事例证爱能生水。如人心忆珍羞美味，不觉口中水出；心念已故前人，或怜其不幸遭遇，或恨其离己而去，恩情未亡，音容已渺，心中思忆，目中不觉泪盈。或贪求财宝，不禁垂涎；想及将富，喜形于色，而举体发光。或贪着淫欲爱染，虽未接触，男女二根，自然流液。如是贪食，贪财，贪色等爱，虽属六根各别，但同属流质水分，水性湿润，自然坠而不升，故内分属情必堕。

阿难！外分即是众生分外。因诸渴仰，发明虚想，想积不休，能生胜气。是故众生，心持禁戒，举身轻清；心持咒印，顾盼雄毅；心欲生天，梦想飞举；心存佛国，胜境冥现；事善知识，自轻身命。阿难！诸想虽别，轻举是同；飞动不沉，自然超越，此名外分。
庚二约想别示

想属外分，即众生身分之外。因众生于外分胜境，渴望仰慕，故不安本类，志求出离，因而发明种种，虚想妄念。想念积习不休，遂生殊胜之气，成为超举之因。是故众生，心持禁戒以下，是举事例证，想极神飞。如持戒人，心念律仪，能净三业；心念善法，能成胜因；心念饶益，能利有情。不以己修为苦，不以度生为累，而举身得以轻安。咒是诸佛秘印。口持、心观想，曰心持。修密宗人，专心持咒，无所畏惧，故能顾盼雄毅。欲生天者，厌下苦粗障，欣上净妙离，不特朝思暮想，渴望上升，且于梦寐之间，亦梦想飞举。念佛之人，口持圣号，心想佛国，如十六观经，及观想念佛等。或于定中，或于梦境，得见佛身，相好庄严，亲历极乐胜境，谓之胜境冥现。善知识，即僧宝，能启我道心，增我智慧；故求道之人，不顾身命，事善知识。如善才童子之五十三参，如二祖断臂求法，药王然身供佛，皆不惜身命，向外求法，谓之外分。

‘诸想虽别，轻举是同’。两句谓虽则持戒生天，念佛往生，随其所想感应而殊；但咸以飞动为性，不致下沉，自然上升；若再进修，必可超越情想，而臻于圣人之境，此名外分。内分纯情，外分纯想，纯情必然感情用事，往往假公济私，损人利己，因而下堕。纯想则以理融情，乐善好施，故能上升。可知上升下堕，仅系于当人之一念。

阿难！一切世间生死相续，生从顺习，死从变流。临命终时，未舍暖触，一生善恶，俱时顿现。死逆生顺，二习相交，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，若飞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与净愿；自然心开，见十方佛，一切净土，随愿往生。情少想多，轻举非远，即为飞仙，大力鬼王，飞行夜叉，地行罗刹，游于四天，所去无碍。其中若有善愿善心，护持我法，或护禁戒，随持戒人；或护神咒，随持咒者；或护禅定，保绥法忍，是等亲住，如来座下。
己三明纯杂升沉分二。庚初正明升沉

纯，是纯情或纯想，杂，是想中杂情，情中杂想。纯想则飞，纯情则坠。若想中杂情，则升而不高；情中杂想，坠而不深。总明升沉，皆由因感果，如影随形，自作自受。

一切、摄七趣众生，世间，约有情正报世间。七趣众生，自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如旋火轮，生时则随顺宿习，所造善恶业而投生；死时则从其所作，迁变流转而受报。欲界众生，以暖气识三，连持为命，临命终时，前七识已停止作业，而第八识尚未离体，名未舍暖触。第八识离体，暖相自尽，寿命亦终。今临终未终，现阴欲灭，中阴未生之际，一生所作善恶，随其情想轻重，俱时顿现；生前顺习作业，死时恶境现行，谓之生顺死逆。又人之将死，以生为顺，而欲求生；以死为逆，而欲避之。如是顺逆二习，交相并发。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；
若纯想心中，兼修福慧；除修十善外，兼修施、忍、进、禅、名兼福，听闻读诵大乘经典，专修般若，曰兼慧。发愿往生十方佛土，曰净愿。此类纯想众生，因兼修福慧，及发净愿，临终之时，自然心开，见十方佛，一切净土随其所愿而往生。愿生西方者，即随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；若发愿生东方者，即随其愿往生，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见药师如来；若愿生知足天，随侍弥勒菩萨者，亦随其愿往兜率陀天。

若想中杂情，为善不纯，则轻举非远。九想一情为飞仙，八想二情为大力鬼王。七想三情为飞

行夜叉，六想四情为地行罗刹。此等皆兼修福慧，故能飞腾游行四天下而无障碍。其中若有，指前四类诸天鬼神中，若曾发善愿，及存善心，拥护我佛正法，或发愿护卫受持禁戒之人，则常随持戒者左右；或拥护持诵此楞严神咒者，则随侍持咒者左右；或发愿保护修禅定者，而保护修定之人，令除魔障，得以从定发慧，悟证无生法忍。是等护人护法之鬼神，必能亲住如来座下，值佛闻法，供佛及僧，藉增福慧。

情想均等，不飞不坠，生于人间，想明斯聪，情幽斯钝。情多想少，流入横生，重为毛群，轻为羽族。七情三想，沉下水轮，生于火际，受气猛火，身为饿鬼，常被焚烧；水能害己，无食无饮，经百千劫。九情一想，下洞火轮，身入风火，二交过地；轻生有间，重生无间，二种地狱。纯情即沉，入阿鼻狱；若沉心中，有谤大乘，毁佛禁戒，诳妄说法，虚贪信施，滥膺恭敬，五逆十重，更生十方，阿鼻地狱。

此类情想均等，不飞不堕，得生人间。由于想体明达，为万物之灵，故人能推度事理，胜彼下趣。由于情体幽闭，故人暗钝无通，不能飞举，劣彼上趣。

情多想少：是六情四想之类，则流入横生，身之重者，为毛群走兽；身之轻者，为羽族飞禽。若七情三想之类，沉于水轮之下，生于火轮之上，即水轮与火转交界之处，受猛火之气分，结气成形，身为饿鬼，外为猛火所烧，内为饥火所焚。由于业力所使，见水变火，不能饮用，故曰水能害己，无食无饮，经百千劫，常受饥饿之苦。

九情一想，文意含有八情二想。下云轻生有间，重堕无间，可知轻谓八情二想，重谓九情一想。二者皆想少情多，益增下沉。前之饿火，生于水火之间，今又透过水际，下至风轮，即风火交界处，有间无间地狱，俱在其中。八情二想，罪业稍轻，生于有间地狱，受苦为时亦短；若九情一想，罪业深重，堕无间狱，虽受果报无间，苦无间，时无间，命无间，形无间等苦。然犹有一想，善根未绝，苦尽仍得超生。

纯情即沉，此类众生，罪大恶极；纯情无想，毫无善念，反作种种恶业重罪。诸如毁谤大乘，毁犯禁戒，如宝莲香等；或诳妄说法，如善星比丘等；或无实行，而虚贪信施之资财，或无实德，而滥膺四众之恭敬。甚至五逆十重，无恶不作，弒父弒母，出佛身血，杀阿罗汉，破合僧，等五逆。出家者加弒和尚，弒阿阇黎，为七逆。十重有二，一是犯菩萨十重戒。二是弒阿罗汉，是杀罪中最重；淫缘觉母，是淫罪中最重；夺三宝物，是盗罪中最重；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是妄语罪中最重；破和合僧。是两舌中罪最重；偷僧伽物，污净梵行，是贪罪中最重；弒圣人及弒发菩提心者，是嗔罪中最重；拨无因果，是痴罪中最重。阿鼻译无间，或无救，堕此狱者，遭受趣果无间，受苦无间，时无间，命无间，及形无间等苦。直至狱坏，罪报未尽；更生十方，阿鼻地狱。如地藏经云：‘堕无间狱，求出无期；此界坏时，寄生他界，他界次坏时，转寄他方；他方坏时展转相寄；此界成后，还复而来，故曰无救。
循造恶业，虽则自招；众同分中，兼有元地。
庚二结答同别

初二句明因果定律，作业感果，理所当然。次句明地狱是众中之总，最后句，明众中之别。意谓地狱虽是众人罪业所感，然同分狱中，兼有本元一定之地。前二句是答彼彼发业，各各私受，即别业别受。后二是答句为有定处，即别业同报。
阿难！此等皆是，彼诸众生，自业所感，造十习因，受六交报。
戊二别示七趣分七。己初示地狱趣分三。庚初总标

总标情想升沉之因果差别，十习因，是苦因；六交报，是苦果。因中一根作业余根相助；故果上一根受报，余根亦受，谓之六交报。

云何十因？阿难！一者淫习交接，发于相磨，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，大猛火光，于中发动。如人以手，自相摩触，暖相现前；二习相然，故有铁床铜柱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行淫，同名欲火；菩萨见欲，如避火坑。
庚二别释分二。辛初明十因分十。壬初明淫习

初句是征，一者淫习是标，以下是释。淫为万恶之首，生死之本。一切众生，皆以淫欲而正性命，宿习深厚。习是种子，属惑，由种子发生现行，必须内根外境交接，例如男女染心会合，彼此相触，属于业。研磨不休，积淫成火，故有大猛火光，形于自心而发动，属于果，即作业时，已预现地狱相。如人以手，是举事例证。以人自相摩触，暖相现前，喻男女会合，相触相摩，故有大猛火光发动。二习即惑业之火，与果报火，互相燃烧，因此命终，招感铁床铜柱诸事。是故，是承上因淫习作业受报之故，十方如来，色目行淫，同名欲火。向人形容谓之色，自己观察谓之目。由于淫习作业，流转生死，故十方如来，异口同音，名为欲火。火能烧物，例淫火能烧法身慧命，故菩萨见欲，如避火坑。

二者贪习交计，发于相吸；吸揽不止，如是故有积寒坚冰，于中冻冽。如人以口吸缩风气，有冷触生。二习相陵，故有吒吒波波罗罗，青赤白莲，寒冰等事。是故十方，一切如来，色目多求，同名贪水；菩萨见贪，如避瘴海。
壬二明贪习

贪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，属惑。多贪众生，积习成种，发为现行，互相交计，彼此筹算计度，互相吸取，以济己私，属业。由于贪之无厌，追求不息，故有积寒坚冰于心中冻冽，贪心属水

，吸取属风，水遇风，而结成坚冰。如人以口以下，是举事例证，明贪外境时，即有寒冰地狱相现。斯人张口吸缩风气，有冷触发生。二习，谓贪习之惑，及现习之业。由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复成种子，成为苦果之因，曰二习相陵。由于贪吸不已，命终神识，即感吒吒波波罗罗，青赤白莲，寒冰等事。吒吒等是狱中寒气逼人，所发之声。青赤白莲，是狱中冻裂罪人之形色。此即八寒地狱中前之六种，寒冰等事，是八寒地狱中最后，阿浮他及泥罗浮他两种。阿浮他谓冻裂成疮，泥罗浮他谓肢节脱落。由是贪习作业，招感地狱苦果之故，十方如来，异口同音，谓贪吸多求，同名贪水。瘴者厉也，山海热处皆有，人误吸之，便成疟疾，甚或死亡。菩萨见贪爱之境，莫不远离，如避瘴海，免遭病死。

三者慢习交陵，发于相持；驰流不息，如是故有腾逸奔波，积波为水。如人口舌自相绵味，因而水发。二习相鼓，故有血河、灰河、热沙、毒海、融铜、灌吞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我慢，名饮痴水；菩萨见慢，如避巨溺。

壬三明慢习

慢习亦六根本烦恼之一，是惑。交陵，谓其现行，属业。由于慢习种子发生现行，种子与现行，彼此交相陵越而成业。发于相恃，谓或自恃财，恃势，恃德等。驰是自学，流谓轻他。自举属山，轻他属水，山峙水驰，故有腾跃纵逸，奔驰之波，于自心中，而现水相。如人口舌，自相绵味，因而水发。种子与现行二习相鼓，亦即由惑业所感之果报水，彼此互相鼓动，于是命终，故有血河灰河，热沙毒海，融铜灌吞诸事。地藏经云：‘烊铜灌口，热铁浇身，万死万生，动经亿劫。’即此类业果。由是慢习感业，而感血河等苦果之故，十方如来，皆名我慢，名‘饮痴水’。西域有水，饮之不醒，犹中国岭海之贪泉，滇黔之哑泉相类。菩萨见自心之慢，如避巨溺，免遭溺毙。

四者，嗔习交冲，发于相忤；忤结不息，心热发火，铸气为金，如是故有，刀山铁橛，剑树剑轮，斧钺枪锯。如人衔冤，杀气飞动，二习相击，故有宫割、斩斫、剉刺、槌击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嗔恚，名利刀剑；菩萨见嗔，如避诛戮。

壬四明嗔习

嗔习交冲，谓种子与现行，互相交冲。贪生于顺，嗔发于逆。由于忤逆侵犯，结恨于心不息，遂起嗔心。经云：‘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。’故曰心热发火。由心中火，铸肺腑之气而为金，命终之时；有刀山铁橛（棍），竖剑为树，团剑为轮，小则为斧，大则为钺，刺谓枪，解谓锯。如世人衔冤，心欲报复，故杀气飞动，形于外表。由于嗔心种子及现行，互相冲突，攻击为因，招致宫割斩斫，剉刺槌击，诸事苦果。断男根谓之宫割，斩其首谓之斩斫，折其体曰剉，穿其身曰刺，笞其背曰槌，杖其臀曰击。此皆世间刑具，由是嗔习惑业，而招刀山铁橛等苦果之故，十方如来，皆谓嗔恚之心，名利刀剑。嗔心利刀，能诛法身，嗔心利剑，能戮慧命。故菩萨见己心中之嗔，速宜远离，如避诛戮，免受其害。

五者，诈习交诱，发于相调；引起不住，如是故有，绳木绞校。如水浸田，草木生长；二习相延，故有杻械枷锁，鞭杖槌棒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奸伪，同名谗贼；菩萨见诈，如畏豺狼。

壬五明诈习

诈是小随烦恼中之谄。诈习是种子，交诱是现行。由种子生现行，常以巧言欺惑无知，遂成诈业。你虞我诈，互相愚弄，曰发于相调。以计引起他人受骗，念念如是，不肯休住；是故有绳木绞校等业果。绞谓绞合令不得解，即以绳系之；校谓校而匣之，令不得脱。如水浸田，能令草木自生，如欺谄之术，令人不觉自然受骗。由于种子生现行，二习交相延引，故命终时，有杻械枷锁，鞭杖桶棒，诸果报事。由是诈惑作业感果如是之故，十方如来，色目奸诈虚伪，同名谗贼。因谗言巧语，哄诱欺骗于人，尤甚于怨贼。故菩萨见自心中有诈，犹畏豺狼，奸诈豺狼，能伤吾人法身慧命，故当避之。

六者，诳习交欺，发于相罔；诬罔不止，飞心造奸，如是故有尘土屎尿，秽污不净。如尘随风，各无所见；二习相加，故有没溺，腾掷飞坠，漂沦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欺诳，同名劫杀；菩萨见诳，如践蛇虺。

壬六明诳习

诳亦小随烦恼之一。诳习是惑，交欺是业。相罔即矫诳虚伪，诬罔骗人，以无作有，以虚为实，诸如自赞毁他，欺世盗名之辈。人或受其所骗，满以为其计可逞，诬罔不止，飞心造设，奸谋伪诈，使人不觉堕其奸计，而成诈业。因其用心如是，故有尘土，屎尿秽污不净等业果相现。正如风卷尘，沙尘随风，昏扰于空，令人对面，各无所见。喻诬罔不止之人，虚伪奸诈，令人迷惑不知。因其惑业二习相加，诬罔不止，故命终时，见有没溺腾掷，飞堕漂沦，诸业果事现。故十方如来，色目欺诳同名劫杀。以诳习能杀法身害慧命，犹如劫贼，谋财害命，甚可怖畏。故菩萨见自心中之诳，如践蛇虺，必受其害，因而远之。

七者，怨习交嫌，发于衔恨；如是故有，飞石投大砾，匣贮车槛，瓮盛囊扑。如阴毒人，怀抱畜恶；二习相吞，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怨家，名违害鬼；菩萨见怨，如饮鸩酒。

壬七明怨习

怨谓怨恨，以宿世怨习，发于现行，彼此交相憎嫌，怀怨不舍，含恨在心，曰发于卸恨。由于

惑业如是，故有飞石投砾，匣贮车槛，瓮盛囊扑等地狱相现。以石块飞投于石磨中，谓之飞石投砾。匣床盛贮谓之匣贮。车内设槛禁之，谓车槛。盛人于瓮，外加火炙之，谓瓮盛。收人入囊，举而扑之，谓囊扑。如阴毒人，心怀不轨，蓄意害人，别人不知；喻心含怨恨之人，已有此等地狱相现，而不自知。二习相吞，谓宿怨之惑，及现行之业，怨恨益深，恨不生啖对方，谓之相吞。是故命终，见有投掷擒捉，击射抛撮，诸业果事。由是怨习惑业感果，如是之故，十方如来，色目怨恨，名违害鬼。以其违背正理，暗中害人，名违害鬼。鸩乃毒中最烈者，饮之必死，菩萨见心有怨恨，如饮鸩酒，岂敢轻犯。

八者，见习交明，如萨迦耶见、戒禁取，邪悟诸业，发于违拒，出生相反。如是故有，王使主吏，证执文籍。如行路人，来往相见；二习相交，故有勘问，权诈考讯，推鞫察访，披究照明，善恶童子，手执文簿，辞辩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恶见，同名见坑；菩萨见诸虚妄偏执，如临毒壑。

壬八明见习

前淫、贪、嗔、诈、诳是五钝使；今此见习，属五利使。即身、边、戒、见、邪五种。邪见于五阴中，每一阴计有四种我，如于色阴，计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；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；或计即色是我；或计离色是我；余阴亦然，如是。五阴共成二十种我。过去如此，现在，未来亦然。故身见共成六十种我。再于身计常，或计断，各执一边，名之边见。非解脱因，而计是解脱因，如持牛戒等外道，谓之戒取。非果计果，迷有漏天，作无漏解，修世间禅，而生四空天，便以为是不生不灭之涅盘，是为见取。拨无因果，谓之邪见。此五种通名恶见，属惑，交明是业，萨迦耶译身见，谓于五阴身中计六十种我。见谓见取，非果计果者；戒谓戒取，非因计因者；边见背中，邪见背正，皆为邪悟，而非正觉。五见各有所作曰诸业，此等所执，违背正理，彼此相拒，是名发于违拒。不但对他人之见相反，即自立之见亦多相反。如自语相违，或自教相违外道。由于固执违背正理，故有王使主吏，证执文籍，等地狱相现。如行路人，彼此往来，互相看见。喻众生作业善恶，王使主吏，俱明记不失。由于惑业二习，招感业果，互相交对。故命终时，见有王吏，勘校审问，权称诈伪等事。如不招认，转交主吏，逼考讯问，并推鞫事实，查察寻访证据。据传阎王有二宝，一定火珠，二是业镜。置罪人前，一生所作，无不显现，曰披究照明。若再不认，则由记人善恶之童子，手执文簿，言词辩别，详细记载，不容否认。由是习惑，业感果报，如是之故，十方如来，色目恶见，同名见坑。见理不真，曰虚妄，自是他非曰偏执。邱壑中有毒蛇等物，谓之毒壑。恶见能毒害法身慧命，故菩萨见诸虚妄偏执，如临毒壑，急速回头。

九者，枉习交加，发于诬谤；如是故有，合山合石，碾碨耕磨。如谗贼人，逼枉良善；二习相排，故有押捺、槌按，蹙溏衡度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怨谤，同名谗虎；菩萨见枉，如遭霹雳。

壬九明枉习

枉谓冤枉，宿世喜欢冤枉他人，逼害良善，今枉习种子，引发现行；再由现行，交相加逼，发于诬谤。无罪说有曰诬，小罪说大名谤。由如是诬谤之业，故有合山合石，碾碨耕磨等地狱相现。两山相对，罪人入其中，山自然合，逼榨罪人为合山；罪人卧石，以石相合，压笮罪人曰石合。大热铁轮辗诸罪人曰辗，以石磨碾磨罪人曰碨。耕谓犁耕，磨是石磨。皆压逼罪人器具。谗贼乃妒贤嫉能之人，干方百计，逼压无辜，枉害良善。由是枉习种子，发生现行，互相排挤，枉害不止，是故命终，神识感有押捺捶按，蹙溏衡度，诸业果事。押谓拘捕，捺谓按捺，捶击推按，令其服罪。设有不服，则蹙其于囊袋，以巨石压之，而溏其血，谓之蹙溏。或挂身于称，以衡其轻重，或以尺度其长短度，谓之衡度。由于枉习之惑作业，而感果报如是。十方如来，色目怨害诬谤，同名谗虎。以其谗言害人，甚于猛虎，故名谗虎。霹雳是雷击物声，遭雷殛者，十九丧命。故菩萨见自心中，有枉谗之事，如遭霹雳，避而远之。

十者，讼习交諠，发于藏覆；如是故有，鉴见照烛。如于日中，不能藏影。二习相陈，故有恶友，业镜火珠，披露宿业，对验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覆藏，同名阴贼；菩萨见覆，如载高山，履于巨海。

壬十明讼习

以宿世好讼，余习为种，引生现行。种习业习，交相喧诉，发人隐藏，覆己阴私，遂成其业。由如是发于藏覆之业，故有鉴见照烛等地狱相现。如于日中不能藏曲直之影，喻罪人由种习引生业习，现行转增，讼覆交陈，是故命终神识，见有恶友，现前作证，复有业镜，鉴所作业，以及火珠，照露本业，不容隐藏。由是惑业，二习招感苦果如是之故，十方如来，色目覆藏，同名阴贼。阴贼即阴而不露，家有阴贼，必然自劫家宝；覆藏己过，终必为害。菩萨见有覆藏己过，如头戴高山，履于巨海，势将沉没，欲出无由，非恒警惕，避而远之不可。

云何六报？阿难！一切众生，六识造业，所招恶报，从六根出。

辛二明六报分二。壬初总征

初句总征，一切众生通指三界，识有分别之功，六根六尘和合，识起分别，而作杀盗淫等业。故六识为能招，恶报为所招，若能若所，俱依六根。因六根元为贼媒，六识作业，由于六根，若六根不对六尘，何来六识分别？故作业虽由六识，然追究根源，从六根出，是以受报，亦不出六根。

云何恶报，从六根出？一者见报，招引恶果。此见业交，则临终时先见猛火，满十方界；亡者神识，飞坠乘烟，入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：一者明见，则能遍见种种恶物，生无量畏；二者暗见

，寂然不见，生无量恐。如是见火，烧听，能为镬汤烊铜；烧息，能为黑烟紫焰；烧味，能为焦丸铁糜；烧触，能为热灰炉炭；烧心，能生星火迸洒，煽鼓空界。

壬二别释分六。癸初明眼根

初二句是总征，次两句是双标因果。若依经文，则有二失。一缺于业因，二重于果报。故‘报字应改为业’，应云：一者，见业招引恶果，以下五科亦然。见是眼根对色而起分别，作业流转，眼根为主，余根为从。如眼见娇艳之色，耳必闻柔软之声，鼻臭脂粉之香，舌谈情爱之语，身图细滑之触，意恋爱欲之乐。故受报时，六根交相受报。

此见业交，谓眼识作业，余识随之；眼为主谋，余为帮凶。眼识见业，与余识之业相交，遂成地狱之因；故临终时，先见猛火，遍十方界，亡者神识，飞堕乘烟。入无间狱。见觉属火，火炷上腾曰飞，由于情多想少，故曰坠。此是极恶，不受中阴身，即乘烟下堕，入无间狱。既堕无间，仍依见业，发明二相：一是明见，故能遍见狱中火蛇火狗等种种恶物，心生无量畏惧。二是暗见，外境一片黑暗，寂然无声，别无所见，故心生无量恐怖。如是见报之火，烧听，能为镬汤烊铜，此正明交报。由眼根业报之火，交及耳根；耳根属水，故有镬汤烊铜之声。业报之火，交及鼻根；则鼻所嗅，纯是黑烟紫焰之气。业报之火，交及舌根；则舌所尝，纯是焦丸铁糜之味。业报之火，交及身根；则身所触，皆为热灰炉炭之物。业报之火，交及意根；则心中能生，星火迸洒，煽鼓空界。此皆由眼根奔色，而受六交报之苦。

二者闻报，招引恶果。此闻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波涛没溺天地，亡者神识，降注乘流，入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：一者开听，听种种闹，精神矜乱；二者闭听，寂无所闻，幽魄沉没。如是闻波，注闻，则能为责为诘；注见，则能为雷为吼，为恶毒气；注息，则能为雨为田，洒诸毒虫；周满身体；注味，则能为脓为血，种种杂秽；注触，则能为畜为鬼，为粪为尿；注意，则能为电为雹，摧碎心魄。

癸二明耳根报

闻报亦应云闻业，谓耳识所作业因，而招引恶果。此中以耳识作业偏多，故以耳根为主，余根为从；耳之闻业，与余根业交，遂成地狱之因。耳根属水，故临命终，先见波涛，没溺天地，亡者神识，降注乘流，入无间狱。既入狱中，仍依闻业，发明二相：一者开听，即耳根所对动尘，能听种种闹杂之声，致使精神昏乱；二是闭听，即是静尘，寂然无闻，心生疑虑，幽魄沉没水中。如是闻波等三句，是本根受罪，注见以下，是明交报。耳业在本根，则阎王责骂诘问，加刑治罪；耳业交及眼根，则能为雷，为吼，为恶毒之气；耳业交及鼻根，则能为雨为露，洒诸毒虫，周满身体；耳业交及舌根，则能为脓为血，种种杂秽之物；耳业交及身根，则能为畜为鬼，如火蛇火狗，吐大猛火，焚烧罪人，可畏之状，为粪为尿，不洁之相；耳业交及意根，则能为电为雹，摧碎心魄。此皆耳根，流逸奔声之报。

三者嗅报，招引恶果。此嗅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毒气，充塞远近，亡者神识，从地涌出，入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：一者通闻，被诸恶气，熏极心扰；二者塞闻，气掩不通，闷绝于地。如是嗅气，冲息，则能为质为履；冲见，则能为火为炬；冲听，则能为没为溺，为洋为沸；冲味，则能为馁为爽；冲触，则能为绽为烂，为大肉山。有百千眼，无量咂食；冲思，则能为灰为瘴，为飞沙砾，击碎身体。

癸三明鼻根报

因中鼻识，造业遍多，招引恶果，从鼻根出，鼻根为主，余根为从。此鼻之嗅业，与余业交；嗅息属气，具出入息。则临命终时，先见毒气，充塞远近，亡者神识，初见毒气，入地避之，奈地下亦充满毒气，故复从地涌出。以情多故，堕无间狱。既入狱已，仍依嗅业，发明通塞二相。一者通闻，由于通尘被恶气所冲，熏极难忍，心神扰乱。二者塞闻，由于塞尘，气塞不通，闷极气绝，昏卧于地。如是本根，嗅气恶报，冲息则能为质为履，质谓不通，履为非塞，不通则气绝，不塞则诸虫履践鼻间。嗅业恶气冲见，则能为火为炬，以见属火，气息是火，而烧成火炬。嗅业恶气冲听，则能为没为溺，耳属水，气见水而成溷，故能为没为溺，即没溺于烊汤沸屎中。嗅业恶气冲味，则能为腐肉之馁，臭羹之爽。嗅业恶气冲触，而成杀，故能成为绽裂烂坏之大肉山，罪人身绽烂百孔千疮，无量蛆虫咂食之。嗅业恶气冲思，则能为灰为瘴，以思属风，气遇风而成扬，故有扬灰泼瘴，飞沙掷呖，转击罪人身体。此皆鼻奔于香，所受交报。

四者味报，招引恶果。此味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铁网，猛焰炽烈，周覆世界；亡者神识，下透挂网，倒悬其头，入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：一者吸气，结成寒冰，冻冽身肉；二者吐气，飞为猛火，焦烂骨髓。如是尝味：历尝，则能为承为忍；历见，则为然金石；历听，则能为利兵刃；历息，则能为大铁笼，弥覆国土；历触，则能为弓为箭，为弩为射；历思，则能为飞热铁，从空雨下。

癸四明舌根报

味谓舌根所尝之味，舌根对味尘，引生舌识作业，故引恶果。此恶果唯因舌根出，以贪味而网捕野兽，故味业与余根业交，便成地狱因。临命终时，先见铁网，极焰炽烈，周覆世界；亡者神识，欲想透过，竟下透挂网，倒悬其头，而入无间。既入狱已，仍依味业，发明吸气吐气二相。吸气是从外入，其气寒故结成冰，冻冽身肉；吐气从内出，其气必热，故扬成猛火，焦烂骨髓。如是舌根尝味，所感恶报，历于舌根，则为承当，为忍受；以因中贪食众生肉，令彼等众生，承当忍受故。历于眼根之见，则能为见火所烧，但见然金烁石之色。历耳，则为听水所荡，耳中但闻，兵刃之声。历鼻，则为息气所蒸，但闻为大铁笼，弥国土之气。历身，则为身

根所对，成为弓箭，弩射之触。历思，则为思风所动，而成飞热铁，从空雨下。此是舌根奔于味尘之交根。

五者触报，招引恶果。此触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大山，四面来合，无复出路。亡者神识，见大铁城，火蛇火狗，虎狼师子，牛头狱卒，马头罗刹，手执枪销，驱入城门，向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：一者合触，合山逼体，骨肉血溃；二者离触，刀剑触身，心肝屠裂。如是合触，历触，则能为道为观，为厅为案；历见，则能为烧为爇；历听，则能为撞为击，为剚为射；历息，则能为括为袋，为考为缚；历尝，则为耕为钳，为斩为截；历思，则能为坠为飞，为煎，为炙。

癸五明身根报

身根对触尘，引生身识作业，故招恶果。此从身根出之触业，与余业交，而成地狱之因。触业中重者，莫过于贪色，甚至强逼就范，令对方无所逃避。故临命终时，先见大山，四面来合；无复出路，今因中逼人，故果上为业所逼，无可逃避。亡者神识，见大铁城，内多火狗火蛇，虎狼师子等，虽为四山合逼，亦不敢入，奈何牛头狱卒，马头罗刹，手执枪销，驱使之入；既入城中，便堕无间。仍依触业，发明合离二相：一者合触，四山逼体，骨肉俱碎，血液淋漓；二者离触，刀剑触身，令心与肝，俱受屠裂。如是触业所感恶报，历身根之触，则能为道为观，为厅为案。道为趣向地狱之阶道，观为狱王宫门两观，厅与案是治罪之所，皆身触所依之处。触业历于眼根之见，能为烧为爇；因眼见属火，为火所逼，曰烧曰爇。触业历于耳根之闻，能为撞为击，为剚为射，无论以杵撞，以杖击，以刀剚，以箭射，皆有其声，为耳所闻之境。触业历于鼻根之气，能为括为袋，为考为缚；以布缠谓之括，以囊闭谓之袋，括而复考，袋而复缚，务令鼻之气息，不得畅通，而受逼迫。触业历于舌根之尝，能为耕为钳，为斩为截；犁舌曰耕，拔舌曰钳，斫其根曰斩，断其半曰截，此皆舌根所受逼迫。触业历于意根之思，能为坠为风，为煎为炙；谓心意忽上忽下，想心时燥时热，是意思所受逼害之事。此皆身根奔逸于触之交报。

六者思报，招引恶果。此思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恶风，吹坏国土，亡者神识，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风，堕无间狱。发明二相；一者不觉，迷极则慌，奔走不息；二者不迷，觉知则苦，无量煎烧，痛深难忍。如是邪思、结思，则能为方为所；结见，则能为鉴为证；结听，则能为大合石，为冰为霜，为土为雾；结息，则能为大火车，火船火槛；结尝，则能为大叫唤，为悔为泣；结触，则能为大为小，为一日中万生万死，为偃为仰。

癸六明意根

思报谓意根缘法尘而起分别作业，所招恶果，从意根出。此意根思业，与余根业交，遂成地狱之因。意思属风，故临命终时，先见恶风，吹坏国土，亡者神识无依，被吹上空，然因情多想少，旋即堕落，乘于风力，不觉入无间地狱。既入狱已，仍依思业，发明觉与不觉二相。不觉即迷，迷闷之极，则心神慌乱，奔走不息；不迷即觉，以其觉知苦境，则感痛苦，因为外境无量煎烧，痛深离忍。如是邪思所感恶报，结于意根之思，能为方隅为处所。思业结于眼之见，能为业镜之鉴，为恶友之证。思业结于耳之闻，能为大合石，为冰为霜，为土为雾；以耳属水，思业报风，遇水鼓激，故能成大合石，风寒水冷，故为冰为霜，水势劣风，则成土，风势劣水则为露。思业结于鼻之息，鼻息属风，风遇风荡，能为大火车，大火舰，火槛等狱中苦具。思业结于舌根，能为大叫唤，为悔为泣等苦恼之声。思业结于身根之触，触遇风而展舒，则能为大身，触遇风而局限，则为小身，触遇风而忽活、便生，触遇风而忽亡、便死，一日之中，业风所吹，万死万生。或被业风俯伏于地曰偃，或为风所吹，向于天曰仰。此皆意根奔逸于法尘所感之交报。

阿难！是名地狱，十因六果，皆是众生迷妄所造。

庚三总结分二。辛初总结十因六果

前十种习因，是纯情无想；六种交报，是纯苦无乐。若因若果，若苦若乐，皆是众生，迷真起妄，造诸恶业，所感恶果。前阿难问佛，诸地狱为有定处，为复自然？今佛答言：非本来有，是众生迷于妄情，彼彼作业，各各私受。

若诸众生，恶业同造，入阿鼻狱，受无量苦，经无量劫。六根各造，及彼所作兼境兼根，是人则入八无间狱。身口意三，作杀盗淫；是人则入十八地狱。三业不兼，中间或为一杀一盗，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。见见一根，单犯一业；是人则入，一百八地狱。由是众生，别作别造，于世界中，入同分地。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。

辛二别明因果轻重

因以习成，果以交报；因以多重少轻，果以多轻少重。

若诸众生，指纯情或情多想少众生。恶业同造，意谓纯情众生，六根对十因，同时俱造；此罪极重，即入阿鼻地狱，无救无拔，备受众苦。若然毁谤大乘，毁佛禁戒，诳妄说法，虚贪信施，滥膺恭敬等罪，则劫尽更生，十方阿鼻，经无量劫，求出无由。六根各造，谓六根各各造罪，虽具十因，而不同时俱造。兼境兼根，谓有一类众生造罪，但兼十因中之几境，或但兼六根中之几根，非具十因，亦非六根，各各皆造。是人业报较前为轻，故入八无间狱。即前九情一想文中云：‘轻生有间，重生无间。’

身口意三作杀盗淫，谓六根中，但身口意犯罪，十因中但造三因，此人业报，较前更轻，故入十八地狱。以其出入狱间，苦报暂停故。三业不兼，或但犯杀罪，或但犯偷罪，非杀盗淫俱造，其罪较前更轻；故入三十六地狱。见见一根，见见谓能见及所见，即六根中，唯一眼根犯罪，或但唯闻闻，于能闻所闻而造罪，非兼余根境，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，受苦更轻，劫数亦短

。由是众生别作别造。此中造字，应作别受，由于众生颠倒，个别造业不同，受报亦别；此结显恶业自招。入同分地，是结显兼有元地；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，是结显实本真净，非本来有；但因妄想发生，如空华水月，本无实体。阿难前问，彼彼发业，各各私受。今佛答于世界中，入同分地，显非私受。又问此道为复本来自有，为是众生，妄习生起。今佛答，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，正显但由妄想，幻有即非本有，亦非实有。

复次阿难！是诸众生，诽破律仪，犯菩萨戒，毁佛涅盘；诸余杂业，历劫烧然。后还罪毕，受诸鬼形。

己二示鬼趣分三。庚初总标

此中鬼趣与前七情三想，沉下水轮，生于火际者不同。前由恶业直堕，今由地狱余报而生。又此亦异于中阴身，极善极恶之人，死即随业受报，不受中阴身。唯罪福胜劣未定，即受中阴身，七日一死，死而复生，寿长不过七七，寿短仅二三七日，即随业受生，无而忽有属于化生。今此鬼趣，则具胎卵湿化四生，有福者称神，无福者为鬼，各有父母眷属，如下文中所指十类便是。

是诸众生，指前于地狱受苦者；律仪，指世间五戒八关斋戒，及出世间沙弥、沙弥尼，比丘、比丘尼等戒。菩萨戒，则谓十重四十八轻戒。此中涅盘，简非小乘有余，或无余涅盘，而是佛所证之涅盘。即大乘教所诠，不生不灭之真理。此等众生不但犯一戒，且谤一切戒，谓持戒无福，犯戒无罪；尤其是毁谤大乘经典，所诠之涅盘真理，或谓虚妄，或谓断灭，即前文：‘若沉心中，有谤大乘，毁佛禁戒’者。诸余杂业，指十习因，六交报，此等随业，堕于无间狱中，备受众苦，如处猛火，此界坏时，寄生他方，他方坏时，辗转相寄，此界成后，还复而来，故曰历劫烧然。直至烧尽宿生纯情无想，或九情一想等业，谓之后还罪毕。以其重报虽毕，轻报未受，故来受诸鬼形，以尝轻报。

若于本因贪物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物成形，名为怪鬼。贪色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风成形，名为魃鬼。贪惑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畜成形，名为魅鬼。贪恨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虫为形，名蛊毒鬼。贪忆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衰成形，名为厉鬼。贪傲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气成形，名为饿鬼。贪罔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幽为形，名为魇鬼。贪明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精为形，名魍魉鬼。贪成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明为形，名役使鬼。贪党为罪，是人罪毕，遇人为形，名传送鬼。

庚二别显

由于习因不同；堕狱受报各异；今地狱罪毕，出狱为鬼，亦因宿习而异。若于贪习本因中，以贪求财物而成罪业者，是人随业堕狱，罪毕出狱，仍依贪习，遇物生贪，附之成形；故有依附草木，成精作怪之类，名为怪鬼。若贪习因中，以贪色成罪者，是人罪毕出狱，仍依淫习，心爱游荡，故遇风成形，名为魃鬼。魃为女鬼，所现之处，必然大旱，亦名旱鬼。若于本因，贪求诳惑成罪，是人罪毕出狱，仍依诳习，遇畜成形，故有狐狸野干等妖精，名为魅鬼。若于往昔嗔习本因，贪恨为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嗔习，怀恨在心，遇蟒蛇毒虫等附之成形，名蛊毒鬼。若于往昔，怨习本因，以贪忆宿怨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怨习，蓄意害人，令人败衰，故遇衰成形，托悬梁投河、服毒自刎等横死之尸成形，散瘟行疫，名为厉鬼。若于往昔慢习本因，贪求傲慢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慢习，常怀高举之心，故遇气成形，腹大咽小，常受饥渴之苦，名为饿鬼。若于往昔枉习本因，贪求诬枉他人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枉习，暗中害人，故遇幽成形；幽是幽隐暗昧，即阴阳不分之气，附此成形，名为魇鬼，乘人睡眠，而魇压于人。若于往昔见习本因，以贪求邪见，妄作聪明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见习，遇日月之精华，附之成形，名魍魉鬼；其形暗昧曰魍，其形不定曰魉，好学人声，以惑世人。若于往昔诈习本因，以贪己私，谄诈诱人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诈习，遇萤火蚌珠等物成形，听命于邪师咒术，以诈祸福，名役使鬼。若于往昔讼习本因，以贪求朋党，助恶兴讼而成罪，罪毕出狱，仍依讼习，遇人成形，付托人身，传送吉凶，如巫师之类。名传送鬼。

阿难！是人皆以纯情坠落，业火烧干，上出为鬼。此等皆是，自妄想业之所招引，若悟菩提，则妙圆明，本无所有。

庚三结示

是人，谓初在人道作业之人，因纯情无想，故堕阿鼻狱；或九情一想，堕无间狱；或八情二想，堕有间狱。业如柴，苦如火，柴多火大，业广苦多；柴尽则火息，如业尽则苦灭，故曰业火烧干。既业报苦火，烧尽纯情业水，故得以超出风火之间，上升地轮，与人共处。然其余殃未尽，故报招为鬼。此等诸鬼，皆是自心妄想颠倒，循业发现，所招苦果。若能悟得真性菩提，则妙圆明性中，本无所有。苦不能羁曰妙，业不能碍曰圆，惑不能蔽曰明；妙是法身德，即题中大字；圆是解脱德，即题中顶字；明是般若德，是题中佛字。妙圆明即大佛顶三德秘藏，本无鬼趣可得。正答阿难由妄想生，非本来有。

复次阿难！鬼业既尽，则情与想，二俱成空；方于世间，与元负人，怨对相值，身为畜生，酬其宿债。

己三畜生趣分三。庚初总标

畜生趣罪又较前鬼趣轻，故于世间，与人杂居，如猫狗等。然性愚钝，不能自立，多赖人畜养而生，故名畜生。

地狱罪毕，余殃未尽，还为鬼趣，即七情三想者，今鬼报既尽，七情三想亦空，超出鬼趣，方

于世间，与彼元有负欠财物，或负命债之冤家对头，互相值遇，业债难逃，身为畜生，任由宰杀，或受驱使，以偿财命，酬其宿债。

物怪之鬼，物销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枭类。风魃之鬼，风销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咎征，一切异类。畜魅之鬼，畜死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狐类。虫蛊之鬼，蛊灭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毒类。衰厉之鬼，衰穷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蛔类。受气之鬼，气销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食类。绵幽之鬼，幽销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服类。和精之鬼，和销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应类。明灵之鬼，明灭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休征，一切诸类。依人之鬼，人亡报尽；生于世间，多为循类。

庚二别显

因中以贪习堕狱，罪毕遇物成形，名物怪之鬼；今报尽物销，生于人间，多为枭类。其中或有少类不尽然，故曰多为。枭即猫头鹰类，有雌无雄，附块为儿；是贪物余习，以子食母，是怪鬼余习。即偿命债。

因淫习罪，罪毕遇风成形，名为魃鬼；今业尽风销，生于世间，多为咎征。咎征为吉凶之先兆，是魃鬼之余习；魃鬼出现，必遭旱灾；若见咎征，必有风灾，令人防备，亦还债方法之一。一切异类，指色禽淫兽之类，皆以贪色余习所致。

宿因诳习，造业堕狱；罪毕遇畜成形，名为魅鬼。今业报既尽，所付之畜已死。生于世间，仍以诳魅余习，多为狐狸；能变形惑人，所谓千岁狐为淫妇，百岁狐为淫女等，皆魅鬼余习使然。

宿因嗔习堕狱，罪毕遇虫成形，名蛊毒鬼。今报尽虫灭，生于世间，仍因贪嗔，及毒鬼除习，多为毒畜之类，如蚖蛇蝮蝎等。

宿因怨习造罪，堕落地狱，罪毕遇衰成形为厉鬼。今报尽形销，生于世间，仍以贪怨宿习，多为蛔类，即肠胃中虫，或助消化，或结蛔症，以酬宿债。

昔因慢习堕狱，罪毕遇气成形，名为饿鬼。今所附之气已销，报尽苦终，生于世间，仍因贪慢，及饿鬼余习，多为食类；如猪牛羊鸡鸭等。由宿傲慢杀戳，恣意食啖，故令报生食类，任他人食啖，以酬偿命债。

昔因贪罔为罪，堕狱受苦，罪毕遇幽成形为魇鬼。今报尽形销，生于世间，因贪枉及魇鬼除习，多为服类；服谓服务，或衣服，乘服等。如驴马骆驼之类，是供人乘服；牛耕田，马拉车，犬守夜，鸡司晨之类，是为人服务。而蚕、貂、鼠、羊等，则供人为衣服类，此皆为酬偿先债之类。

昔因见习堕落，罪毕遇精成形为魍魉。今罪尽报销，生于世间，因贪明及魍魉余习，多为应类。谓应时而出，如春燕、秋鸿之类，是贪明余习；此类忽南忽北，是魍魉余习。

宿因诈习作业堕落，罪毕遇明成形，为役使鬼。今明灭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休征。休征即吉兆，如嘉凤祥麟等。一切诸类，谓其余灵禽兽，深谙人语，随人使役者。此即役使鬼余习。

宿因讼习，造业堕落，罪毕遇人为形，成依人鬼。今受报既尽，所依之人已死，生于世间，因有贪朋党余习多为循类，循者顺也，依人畜养故，循顺于人，如犬、鸽类。

阿难！是等皆以业火干枯，酬其宿债，傍为畜生。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，则此妄缘，本无所有。如汝所言，宝莲香等，及琉璃王，善星比丘，如是恶业，本自发明，非从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与。自妄所招，还自来受，菩提心中，皆为浮虚，妄想凝结。

庚三结示

是等谓十种畜生，皆以地狱鬼趣业报苦火烧尽，二趣妄情干枯，为酬还宿债，而傍生为畜生。此等十类畜生，亦皆由自心，虚妄惑业之所招引，自作自受。若能悟得，菩提真心，则此虚妄因缘，犹如空华水月，本无所有。如汝阿难所言，宝莲香等。宝莲香犯淫，且妄言行淫，非杀非偷等罪；以及琉璃王诛释种，善星比丘说一切法空，三人俱堕无间。如是恶业以下明虚妄发生，自作自受，既非天降地出，更非人与；而是由于无始，自心一念妄动之浮想，继而见相二分，能所对立，凝结惑业所招，还自来受；菩提心中，本无所有。前阿难疑佛体真实，何来七趣升沉，故佛答其皆为浮虚妄想凝结而成，非本来有。又自妄所招，还来自受，是答彼彼发业，各各私受。此等业报，既是菩提心中，浮想凝结，纵有定处，亦非真实。所谓：‘迷时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’又古德云：‘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仍须还宿债。’

复次阿难！从是畜生，酬偿先债；若彼酬者，分越所酬，此等众生，还复为人，反征其剩。如彼有力，兼有福德，则于人中，不舍人身，酬还彼力；若无福者，还为畜生，偿彼余直。阿难当知：若用钱物，或役其力，偿足自停。如于中间，杀彼身命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，经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除奢摩他，及佛出世，不可停寝。

己四明人趣分三。庚初总标

人趣正因是持五戒，行十善，人之所以有贤愚不肖，贫富贵贱，皆观其持戒，是否清净而定。

此外亦有圣觉示现者，从胜类来，或天仙福尽，降生人间。亦有恶业报尽，从余趣来，转轮为人。此中人趣，但约从畜复形而言。初二句指鬼业尽，生于世间，与元负人，冤对相值，以畜生身，酬偿先债。债有物债、命债，物债则以财物偿还，命债则被杀戳；酬偿先债既毕，即两不相干。若彼酬债者，超越所应酬报之分，则畜业既毕，还复为人，反向其债主，索还前生多余之债。如彼债主有善根力，兼有福德，则于人趣之中，不舍人身，酬还彼所索债。如被盗贼劫，亲友负欠等，皆还债之一。若无善根力，又无福德，便失人身，还为畜生，被彼驱役，或被售卖，或被杀害，以偿其前世，分越所酬之越。

阿难当知以下，明负物债易偿，命债难还。故佛呼阿难，令知警惕，被彼来征还余债债之人，若有善业力，不舍人身，反征债者，不过用其钱物而已。若无福者，则为畜生，供债主驱使，劳役其身，直至偿还，彼分越所酬，自然停止。如果于其中间，若于偿还宿债之时，或被杀其身，食其肉，则负命债；如是生生世世，经微尘劫，相食相诛，怨习难忘。以肉还肉，互来相食，以命还命，互来相诛，彼此报复，无有已时，如旋转轮，循环高下，互为人畜，无有休息，除非能修习止观，断惑证真，解脱生死，方可停止杀业，寝息仇怨。或遇佛出世，闻法开悟，方能解除，历劫冤愆，寝息诤端。奢摩他，明自力；及佛出世，明他力。若自力若他力，俱不离佛法。除佛法外，历劫冤情，无法停寝。

汝今应知，彼枭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顽类。彼咎征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异类。彼狐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庸类。彼毒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狠类。彼蛔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微类。彼食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柔类。彼服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合劳类。彼应伦者，酬足复形；生人道中，参于文类。彼休征者，酬足复形，生人道中，参合明类。彼循伦者，酬足复形，生人道中，参于达类。

庚二别显

汝今应知四字，贯下十类，谓汝今应知彼枭伦者，宿因贪习，为怪为枭。罪尽债毕，恢复原形，生人道中，犹带余习，故参杂混合于顽愚之类，顽固得不可理喻。

汝今应知，彼咎征者，昔因淫习，为魅鬼为咎征者，今业尽债毕，恢复本形，生人道中，犹带三涂余习，参杂混合于妖异不正或六根反常之类。

汝今应知，彼狐伦者，昔因诳习，而堕三涂，为魅为狐。今业尽酬毕，恢复本形，生于人道，参杂混合于庸类；庸俗卑鄙，媚世求荣之类。

汝今应知，彼毒伦者，昔因嗔习，堕三恶道，为蛊鬼，为毒物。今债酬毕，复形为人，犹带余习，参杂混合于狠类，好勇斗狠，刚暴自用。

汝今应知，彼蛔伦者，宿因怨习，堕三涂中，为厉鬼，为蛔虫。酬债既毕，恢复人形，生人道中，犹带余习，参杂混合于微类；即卑微下贱之辈，倡优婢仆之类。

汝今应知，彼食伦者，昔因慢习，为饿鬼，为食类。今债酬毕，恢复人形，生人道中，犹带余习，参杂柔类；即个性懦弱，受人欺凌者。

汝今当知，彼服伦者，昔因枉习堕三涂中，为魇为服，今债酬毕，回复人形，犹带余习，参合劳类；即身心劳碌，为口奔驰者。

汝今应知，彼应伦者，昔因见习，堕三恶道，为魍魉，为应类。今债酬毕，回复人形，犹带余习，参于文人、雅士之类；即通文合礼之类。

汝今应知，彼休征者，宿因诈习，堕三涂中，为役使鬼，为休征类。今债酬毕，得复人形，犹带余习，参合明类；即精通世典、世智辩聪之类。

汝今当知，彼循伦者，宿因讼习，堕于三道，为传送鬼，为循顺类。今债酬毕，得复为人，犹带余习，参于达类，通情达理、谙练世故者。

阿难！是等皆以宿债毕酬；复形人道，皆无始来，业计颠倒，相生相杀。不遇如来，不闻正法；于尘劳中，法尔轮转。此辈名为，可怜愍者。

庚三结示

是等，指前十类人伦。此十种人，皆以宿生之债，酬偿已毕，而复人形者。皆多生多世，由无始至今，恶业妄计，种种颠倒，为债所牵，相杀相生。不遇如来出世，不闻诸佛正法，不知悔改，解脱无由。故于尘劳中，起惑、作业、受苦，惑业苦三，如恶叉聚，轮转无已，曰法尔轮转。此辈虽得人身，然苦多乐少，不闻法，不修行，稍一不慎，即失人身。以佛观之，实在可怜可愍。

阿难！复有从人，不依正觉，修三摩地；别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游于山林，人不及处，有十种仙。

己五示仙趣分三。庚初总标

复有从人，非指前十类初复人身，犹带余习者；而是久生人道，厌惧人生无常，而迁入山林，

欲求仙道者。正觉，指佛，佛觉万法唯心，是名正觉。佛教弟子，钝根先修三七道品；利根先开圆解，次起圆行，从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，是依正觉三摩地。今不依正觉，不修三摩地，反而别修虚妄之念，想求父母所生血肉之躯，坚固不坏，而游于山林之间，人烟不及之处，有十种仙。

阿难！彼诸众生，坚固服饵，而不休息；食道圆成，名地行仙。坚固草木，而不休息；药道圆成，名飞行仙。坚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；化道圆成，名游行仙。坚固动止，而不休息；气精圆成，名空行仙。坚固津液，而不休息；润德圆成，名天行仙。坚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；吸粹圆成，名通行仙。坚固咒禁，而不休息；术法圆成，名道行仙。坚固思念，而不休息；思忆圆成，名照行仙。坚固交遘，而不休息；感应圆成，名精行仙。坚固变化而不休息；觉悟圆成，名绝行仙。

庚二别显

彼诸众生，指人道中别修妄念者。因其存想坚固形骸，不服五谷，但食药物。服食不休，而收药效，不但延年益寿，且身健步疾，谓之食道圆成，名地行仙。

因其想坚固形骸，进而唯服草木，不餐人间烟火。如服食黄精、松子、柏叶之类。服食不休，而见功效，身轻胜前，步行如飞，能超越丘壑，谓之药道圆成，名飞行仙。

因存想身形坚固，而服食五金、黄石之类。如烧丹炼汞，服食不休，不但能化形易骨，超然物外；且能游戏人间，点石成金，谓之化道圆成，名游行仙。

因存想坚固形骸，进而动则运气调身，止以养精安神。如是运养不休，动止得宜，初则练精还气，继而练气还神，终则练神还虚，故得气精两化，形神俱妙，能乘云御龙，游于云空，谓之气精圆成，名空行仙。

因存妄想，欲坚固形骸，鼓天池，咽玉液，令水升火降，久而不息。火水既济，气纳丹田，故能乘正气，游于天上；与天地合其德，与六气合其用，谓之润德圆成，名天行仙。

因存妄想坚固其心，故求色精，吸日月之精华，餐云霞之彩色，取山川之秀气。久而久之，吸取日月云霞之精粹已圆成，故形与气化，神与物通，名通行仙。

因欲坚固其心，而持咒禁，持咒则能护国佑民，降妖祛魔，禁戒则能止嗜戒欲，延年益寿。久行不息，咒术与禁法圆满成就，能咒枣书符，以愈疾病；禁毒驱魔，以利群生。以道养身，以道济世，名道行仙。

坚固思念即坚固其心志，沉思静念，存想顶门而出神，或系心丹田而炼气。行久不息，神则出入自在，气则上下交通，形神照应，名照行仙。

外道以肾水为坎男，以心火为离女；今降火提水，使之阴阳交媾，以成仙胎。久行不息，奏效见功，以坎男离女，遘精成胎，谓之感应圆成，名精行仙。

坚固变化，即坚固其心，以穷变化，深研化理，以求其术。久行不息，与造化相通，或随心变化，隐身蔽形；或移山倒海，翻易四时；谓之觉悟圆成，名绝行仙。

阿难！是等皆于人中练心，不修正觉，别得生理，寿千万岁。休止深山，或大海岛，绝于人境。斯亦轮回，妄想流转；不修三昧，报尽还来，散入诸趣。

庚三结示

是等指前十仙，皆于人中厌生死无常，而求长生不死，别修妄念，不修正觉者。因其存想坚固形骸，别得长生之理，能寿长至于万岁。休心止息，于深山海岛，绝于人烟之境；世人所谓蓬莱弱水，惟飞仙可度是也。虽然寿长，然仍非不死之因，未超三界，故难免轮回。欲免轮回，须断妄想；欲断妄想，须修三昧；此中三昧，乃指首楞严王大定。若能因中，依不生灭为本修因，自可圆成果地修证。可惜此等仙人，不知除妄，反而妄想固形，求长生不死；虽得长寿，终落空亡，仙报一尽，还来六趣，随前业而受生。故佛结示妄想，实非解脱之因，必须真修，方免轮回。

阿难！诸世间人，不求常住，未能舍诸妻妾恩爱。

己六示天趣分二。庚初别示诸天分三。辛初欲界分三。壬初总标欲天之因

诸世间人，虽欲离苦得乐，但无心出尘，以求常住真心。是依妄本，不依真修，故未能超出三界。未能舍诸妻妾恩爱，正示欲天之因。欲界天人，未能远离淫欲、睡欲，以及食欲。诸欲以淫为首，故举其未能舍诸妻妾，为生欲天之因。梵语提婆，译天，以清净光洁，尊胜为义。天与仙不同，仙恋长生，最怕舍报。天则皆舍前报，后受天身。又仙居山海，属于人间；天则离地，超乎人间。可知天仙各异，不过学仙者，滥付于天，谓天是彼等之祖宗，因名之为天仙道。

于邪淫中，心不流逸，澄莹生明；命终之后，邻于日月，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。

壬二别示六天之相分六。癸初四天王天

于己妻房，谓之正淫，于他人妻女行淫，名为邪淫。今于邪淫中，不惟身不犯，且心念不起，

而恒修禅定；于禅定中，心念不动曰澄，心能照物曰莹。定久发光曰生明。此人以修上品十善为本，加以定功澄莹生明，故命终之后，舍人身而受天身。生于须弥山腰，邻于日月宫，如是一类，名四天王天，为帝释外臣。东方名持国天王，居黄金宫，南方名增长天王，居琉璃宫；西方广目天王，居白银宫；北方多闻天王，居水晶宫。离地四万二千由旬高，身长七十五丈，寿五百岁，以人间五十年为彼一昼夜，合计人间，为九百万年。

于己妻房，淫爱微薄；于静居时，不得全味。命终之后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间顶，如是一类，名忉利天。
癸二忉利天

生此天者，不但于邪淫心不流逸，且于己妻房，淫欲爱念，亦甚微薄。以修十善为本，加以禅定，于静居时，间中或起淫爱之心，未得全净禅味。命终之后，神识超越日月光明，生须弥山顶，如是一类；名忉利天。梵语忉利，译三十三，位于须弥山顶。四方各有八天，中有一天，名善见城，为帝释天王所居。离地八万四千由旬高，天人身长一百五十丈。以人间一百年，为此天一昼夜，寿命一千岁，合计人间三千六百万年。

逢欲暂交，去无思忆；于人间世，动少静多。命终之后，于虚空中，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昭不及，是诸人等，自有光明，如是一类，名须焰摩天。
癸三须焰摩天

此天虽舍妻妾恩爱，但仍有欲事，逢欲暂交而已，事过境迁，心无眷恋，常在定中，故曰动少静多。命终舍身，神识上升，安住虚空，故又名空居天。以彩云为地，忉利天虽超日月，然日月之光，仍可照及。今此空居天更高，为日月光明所照不及，而天人及宫殿，各有光明互照，是故名焰摩天。梵语焰摩，译时分，以莲花开合，而分昼夜。离地十六万由旬高，身长二百二十五丈，以人间二百年，为一昼夜，寿长二万岁，合计人间七千二百万年。

一切时静，有应触来，未能违戾。命终之后，上升精微，不接下界，诸人天境，乃至劫坏，三灾不及，如是一类，名兜率陀天。
癸四兜率陀天

梵语兜率陀，又名睹史多，译知足。谓于欲境生知足想，但一笑为淫。此天分有内院外院，内院为弥勒菩萨所居，恒于摩尼殿说法，教化天人。今云一切时静，是生外院之因。谓修禅者，一切时皆在定中，虽妻妾之来，不能违拒，仍顺从之，但定境较前为深。命终之后，神识上升更高，其境精细微妙，不接下界，诸人天境。今云三灾不坏，是指弥勒内境，劫坏之时，火灾从地狱起，烧至初禅天；水灾浸至二禅天；风灾至三禅天；独三灾不及内院。离人间三十三万由旬高，身长三百丈，以人间四百年为一昼夜，寿长四千岁，计人间五亿七千六百万年。

我无欲心，应汝行事；于横陈时，味如嚼蜡。命终之后，生越化地，如是一类，名乐变化天。
癸五乐变化天

谓久修禅定，已伏欲心，但应妻妾欲求而行房事，故于横陈时，味同嚼蜡。此人命终，生越化地，越谓超越前四天，化谓变化，五欲而自娱。如是一类，名乐变化天。意谓自化五尘，还自受乐。此天天人，但熟视为淫，离地六十四万由旬高，身长三百五十丈，以人间八百年，为一昼夜，寿长八千岁。

无世间心，同世行事；于行事交，了然超越。命终之后，遍能出超，化无化境，如是一类，名他化自在天。
癸六他化自在天

无世间心，即厌离世间，淫欲不净。虽未舍妻妾，权行夫妇之事，然于行事相交之际，心能超越欲想，神游境外。是人命终，遍能超出，化无化境。化指前乐变化天，无化指前四天，即超越前五天。如是一类，名他化自在天。凡有安乐，由他天变化，而自受用。此天暂视成交，离地一百二十八万由旬，身长四百五十丈，以人间一千六百年，为一昼夜，寿长一万六千岁，合计人间共九十二亿万岁。
阿难，如是六天，形虽出动，心迹尚交；自此以还，名为欲界。
壬三结成欲界之名

前六天皆未舍饮食男女等五尘欲乐。但其形虽动，然已超乎人间，能制欲动，而趋于定静。以欲心之轻重，以定其生天之高下。前四天心迹俱交，后二天形合心超，心虽不交，迹尚未离，故曰心迹尚交。古人偈云：‘四王忉利欲交抱，夜摩执手兜率笑，化乐熟视他暂视，此是六天真快乐。’故自他化自在天以还，下至阿鼻地狱，皆名欲界。欲界众生，因中果上，欲心轻重各殊，投生各趣亦异，但其欲则同，故亦名五趣杂居地。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八终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（卷第九）
海仁老法师主讲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九

阿难！世间一切，所修心人，不假禅那，无有智慧，但能执身，不行淫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尽。

辛二色界分三。壬初总出其因

色界居于欲界之上，共有十八天。虽离欲染，尚有色质，纯是莲花化生，初生时貌如童子，身白银色，微妙香洁，衣冠具足，全大丈夫相。世间一切修心人，显非出世修道者。而是世间，虽有志出尘，而又不知本具常住真心，错乱修习者。此中禅那，译静虑，是指出世首楞严王大定。此等不知真心，而有志出尘之人，因不修首楞严王大定，故无出世无漏真实智慧。但其厌欲界苦粗障，欣色界净妙离，故能执心不行淫欲，此中概括不贪不嗔，不盗不妄。心伏贪嗔痴，身奉五戒十善，行住坐卧，于五欲尘境，不但身不犯，连心想亦不起，是为生色界天之正因。

爱染不生，无留欲界；是人应念，身为梵侣，如是一类，名梵众天。欲习既除，离欲心现，于诸律仪，爱乐随顺；是人应时，能行梵德，如是一类，名梵辅天。身心妙圆，威仪不缺，清净禁戒，加以明悟；是人应时，能统梵众，为大梵王，如是一类，名大梵天。阿难！此三胜流，一切苦恼，所不能逼，虽非正修，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，诸漏不动，名为初禅。

壬二别明其相分四。癸初明初禅

初禅共三天，以其爱染不生，已无欲界之因，不能再留居欲界。故临命终，应其清净梵行无欲之念，化生色界，作梵天之臣民，为梵王之伴侣，如是一类，名梵众天。寿长二十小劫，身长半由旬。若淫习已除，离欲之心得以显现，于诸五戒十善等律仪，亦能爱乐，随顺修习，即戒与定俱。应时，显非离下生上异时，梵德，即四无量心。是人功德禅定，较前为胜，即于梵众天中，升为梵王之臣佐，辅助梵王，弘扬德化，如是一众，名梵辅天。寿四十小劫，身长一由旬。

若能持戒清净，欲心不起，谨而加修四无量心，若身若心，俱得圆妙，一切时处，威仪不缺，不但禁戒清净，且加以明悟。前由戒生定，今则因定发慧，是人应其身心妙圆之时，能统领梵众。因其有威可畏，有仪可敬，福德具备，故为大梵王；如是一类，超梵辅天，故名大梵天。寿六十小劫，身长一由旬半。

些三胜流以下，是总结初禅。此梵众、梵辅、梵王三天。若身若乐，皆胜下界诸趣，故曰圣流。一切苦恼，指三苦八苦，此等虽非真修，证三摩地，然持戒清净，心无欲界诸漏，故一切苦恼，所不能逼。欲界诸烦恼漏，即分别我执，已被降伏，故不为所动，初步离动得静，名为初禅。于九地中，是第二离生喜乐地。谓离欲界诸恶趣生，而得清净喜乐故。因其内有觉观之火，故劫尽仍不免为劫火所烧。

阿难！其次梵天，统摄梵人，圆满梵行，澄心不动，寂湛生光，如是一类，名少光天。光光相然，照耀无尽，映十方界，遍成琉璃，如是一类，名无量光天。吸持圆光，成就教体，发化清净，应用无尽，如是一类，名光音天。阿难！此三胜流，一切忧悬，所不能逼；虽非正修，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，粗漏已伏，名为二禅。

癸二明二禅

此明色界二禅三天，前初禅天，以戒扶定；今二禅天，定深发光，不假戒扶，名定生喜乐地。但以光之胜劣，而分其位之高下。前三句按前大梵天之德，次二句明其生梵天之因。前梵众天以戒德显着，梵辅天以戒定俱；大梵则戒与慧俱。具足戒定慧，统摄既久，化他功深，自行益纯，故曰圆满梵行。定力既深，心水澄寂不动，湛然生光，然心光其量有限，如是一类，名少光天。寿命二大劫，身高二由旬。

若定深明增，心光与身光，互相照耀，依报外境，亦随光发，同于正报；内外依正，交相明彻，故曰照耀无量，映十方界，遍成琉璃。初禅覆小千，二禅覆中千，故此中十方界，是中千界。如是一类，名无量光天。寿命四大劫，身高四由旬。

吸持圆光，成就教体。吸是吸取，持谓执持。圆光即前天依正内外，光明交映。即吸取执持前天之无量光明，继续进修，至此定境更深，光更圆满。以此圆光，代表言音，宣扬梵行，以启发教化下界诸天，令心清诤，谓之成就教体，发化清净。其次是由下界诸天，吸持天王光明，解其光之意，依其光而修行，能发禅定，无尽妙用，如是一类，名光音天。寿八大劫，身高八由旬。

些三胜流，指少光、无量光、光音天。不但胜于欲界诸天，复胜于初禅。以初禅乍离欲苦，尤恐复堕，故有忧愁悬挂。须时时提高觉观，以持禅定。今此二禅，离欲渐远，恐堕心息，故一切忧悬，所不能逼。虽未能依不生灭为本修因，而修真正三摩提，但于清净梵行，心中粗漏已伏，名为二禅。于九地中，名定生喜乐地。虽然火灾不及，但心有喜水，仍受劫水所坏。

阿难！如是天人，圆光成音，披音露妙，发成精行，通寂灭乐，如是一类，名少净天。净空现前，引发无际，身心轻安，成寂灭乐，如是一类，名无量净天。世界身心，一切圆净，净德成就，胜托现前，归寂灭乐，如是一类，名遍净天。阿难！此三胜流，具大随顺，身心安隐，得无量乐。虽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隐心中，欢喜毕具，名为三禅。

癸三明三禅

初二句按前光音天之功德。光音天能以圆满光明，成就音声，而为教体。今少净天，更能披发音声，所显露之妙理。依此妙理，发成精纯之妙行，于净乐中，恬然安静，而通于寂灭之乐。此中寂灭，非真性寂灭，而是以定力，伏见惑，内忘身心，外遗世界，内外空寂，少得清净。如是一类，名少净天，寿长十六大劫，身高十六由旬。

少净天中，清净空境，得以现前，今定力转深，引发空理，内空身心，外空世界，唯一净空，无有边际。至此我执既伏，如释重负，身心得以轻安，而成就寂灭之乐。因其净空之境，广大无量，较前为胜，如是一类，名无量净天。寿长三十二大劫，身高三十二由旬。

前以定力，伏我执，忘身心，今进而忘世界，依正俱泯，内外空寂，名一切圆净。纯净之德，既已成就，则殊胜依托之境，得以现前。身心畅快，不可言喻，有漏之乐，至此已极，行人亦误以为已到极乐之家，已得安身立命之所，故曰归寂灭乐。殊不知此仍属有漏，如是一类，所触之处，皆成净乐，故名遍净天。寿长六十四大劫，身高六十四由旬。

阿难此三胜流以下，是总结少净、无量净、遍净三天。又胜前二：初禅虽苦不逼，但未得随顺；二禅忧悬不逼，已伏五识，但得随顺。今三禅归寂灭乐，六识不起，得大随顺，身心安隐，得无量乐。虽非正得，真修实证之三摩地，然清净心中，安乐无苦，欢喜毕具，故三禅于三界九地中，属第四离喜妙乐地。以其已离初、二禅之喜，而得三禅之妙乐故。但尚有出入息存，劫坏之时，虽水灾不到，仍然难免，风灾之袭。

阿难！复次天人，不逼身心，苦因已尽。乐非常住，久必坏生；苦乐二心，俱时顿舍，粗重相灭，净福性生，如是一类，名福生天。舍心圆融，胜解清净；福无遮中，得妙随顺，穷未来际，如是一类，名福爱天。阿难！从是天中，有二岐路，若于先心，无量净光，福德圆明，修证而住，如是一类，名广果天。若于先心，双厌苦乐，精研舍心，相续不断，圆穷舍道，身心俱灭，心虑灰凝，经五百劫；是人既以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，初半劫灭，后半劫生，如是一类，名无想天。阿难！此四胜流，一切世间，诸苦乐境，所不能动；虽非无为真不动地，有所得心，功用纯熟，名为四禅。

癸四明四禅分二。子初明凡夫四天

第四禅共有九天，前四属凡夫所居，后五为圣人所住。以其苦乐俱舍，故名舍念清净地。

初三句按三禅乐境，三禅天人，既离初禅苦恼，三禅忧悬，复以定力深伏我执，内心安净，欢喜毕具，故曰不逼身心，苦因已尽。至今四禅，定境更深，体会乐非长久，福业尽时，则乐极悲生，故进而苦乐俱舍，舍心不动，粗重相灭，清净寂灭之福，从此发生，如是一类，名福生天。寿长一百二十五大劫，身长一百二十五由旬。

福生天苦乐之心，虽已顿舍，但尚未圆满。今定境益深，功行纯熟，知三禅之乐并非究竟，一舍永舍，再不追忆，谓之舍心圆融，胜解清净。舍心既尽，其福亦广，再无所遮障，于无遮障广大福中，随顺空净，穷未来际，如是一类，天福甚巨，于有为界中，最为可爱，名福爱天。寿长二百五十大劫。身高二百五十由旬。

自此福爱天中，分二歧途，一为凡夫，二为外道。若于前福爱天，妙随顺心，能令所求如意，则今无量净光，定深发光，以四无量心，增益定慧，而使福德圆明，依此修证而住，如是一类，以广大辐德，而感胜果，名广果天。以其舍念清净，故劫坏时，三灾不侵，仍属凡夫，寿长五百大劫，身高五百由旬。

若于前福爱天舍心圆融，精细研究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务求舍心，究竟灭尽，而增修舍定，于舍定中，身心俱泯，浑成一空，令心如寒灰，意如枯木，伏六识现行，寂然不动，如是经五百劫，以定力执持，故报形不坏。但此人既以生灭为本修因，当然不能发明不生灭性；因既有生灭，果必有成坏，故于五百劫最后劫中，初半劫心仍如寒灰死木，后半劫则禅定散乱，想心复生。从此无想报尽，仍入轮回，如是一类，名无想天。寿命身量，俱与广果天同。但属外道，未得谓得，未证为证，误有漏天，作无为解，甚或报尽出定，毁谤三宝，则堕无间。

此四胜流，谓福生、福爱、广果，无想等四天；胜超下地，故名胜流。一切世间，通指欲界，至三禅天。欲界为苦乐所动，初禅为忧所动，二禅为喜所动，三禅为乐所动，今四禅苦乐俱舍，名舍念清净地。不再为诸苦乐境所动，坏劫三灾不能侵，虽非无为真境，如十地中之不动地；但以定刀，深伏见思，有为功用，至此纯熟。故曰有所得心，功用纯熟，名为四禅。

阿难！此中复有，五不还天。于下界中，九品习气，俱时灭尽，苦乐双亡，下无卜居，故于舍心，众同分中，安立居处。阿难！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，如是一类，名无烦天。机括独行，研交无地，如是一类，名无热天。十方世界，妙见圆澄，更无尘象，一切沉垢，如是一类，名善见天。精见现前，陶铸无碍，如是一类，名善现天。究竟群几，究色性性，入无边际，如是一类，名色究竟天。阿难！此不还天，彼诸四禅，四位天王，独有钦闻，不能知见。如今世间，旷野深山，圣道场地，皆有阿罗汉，所住持故，世间粗人，所不能见。

子二明不还五天

梵语阿那含，译不还，为三果圣人寄居之处。此不还天，已断欲界，五趣杂居地，九品思惑，不但现行不起，习气亦除，谓之俱时灭尽。因其惑尽苦亡，欲界已无卜居之处；而初二三禅之乐，亦复不受，故于色界三禅，亦无卜居之所，以其非同分故。因于四禅舍心，众同分中，安立居住之处。住此进修，断上界七十二品思惑，即出三界，证阿罗汉果。

苦乐对立，欣厌之心，交战于胸，互为胜负，名为斗心。今苦乐俱舍，连能舍苦乐之心亦灭，内外俱空，心境脱节，谓之苦乐双灭，斗心不交。再无烦恼，心得清凉，名无烦天。寿一千大劫，身高一千由旬。

机谓弓弦，发箭之处，括是箭承弓之尾瑞；机如心，括如境。今机括独行，即弓箭两离，喻心境脱节，是按前斗心不交。能研究斗心之心亦灭，谓之研交无地。如是一类，名无热天。寿二千大劫，身高二千由旬。

十方世界，谓大千界，由修静觉，得无漏天眼，洞见大千，澄清明彻，外无尘遮，内无沉垢，内外虚融，妙见无碍，如是一类，名善见天。寿四千大劫，身高四千由旬。

精见现前，是按前善见现前。陶是瓦器之模，铸是铁器之模，以泥入模，即成瓦器。熔铁入模，便成铁器。陶师铁匠，依此陶铸，随意而成，种种器像。喻于善见天，继而进修，至此体用并胜；能以定慧均等之力，任运成就，种种神通变化，随心自在。如是一类，名善现天。寿长八大劫，身高八千由旬。

究竟群几，是内以观智，穷研众多妄念之根本；穷色性性，是外穷色相体性之性。意谓用观智力，内观于心，由众多妄念而归于一念，甚至达心之本源；外观于色，由粗至细，因相达性，以穷诸法之空性。至此身虽尚在，而境界全空，而入空无边际，如是一类，名色究竟天。寿一万六千大劫，身高一万六千由旬。

阿难此不还天以下，是结示此五不还天，为前四禅天所不能见。因四禅天是有漏凡夫，但能伏惑；而五不还天，能断惑证真，位居圣人。圣凡既殊，境界亦异，故福生、福爱、广果、无想等四天天王，唯独有钦仰听闻，四禅天中，有三果圣人，而不能知其居何处，是何境界。如今世间，旷野深山，人烟不到之处，多属圣人道场，为阿罗汉所住持。但世间粗人，所不能见，犹如今中国之四大名山，皆菩萨道场，我等凡夫俗子，竟不能见四大菩萨然。

阿难！是十八天，独行无交，未尽形累，自此已还，名为色界。

壬三总结其名

此总结四禅共十八天，皆属色界摄。以此中天人，唯大丈夫相，身修禅定，无男女之情欲，故曰独行无交。但有色身，故未尽身形之累，故自此色究竟天以还，下至梵众天，同名色界。

复次阿难！从是有顶，色边际中，其间复有二种歧路。若于舍心，发明智慧，慧光圆通，便出尘界，成阿罗汉，入菩萨乘，如是一类，名为回心大阿罗汉。

辛三无色界分五。壬初简去回心不入

此将明无色界四天，先简去回心向大之阿罗汉，不入三界，受生死苦。从是有顶色无边际中，是按前色究竟天。居色界之顶，为色界与无色界，交界之处，名色边际中。其间复有二种岐路，即圣凡二路。凡中，复有凡夫、外道之分；圣中，唯大阿罗汉。三果圣人，于前色究竟天，舍定心中，若能发明无漏真智，断上二界微细思惑，除去我执，离分段生死，证偏空涅盘，成阿罗汉。但不以得少为足，更进修大乘菩萨法，如是一类，名为回心大阿罗汉。

若在舍心，舍厌成就，觉身为碍，销碍入空，如是一类，名为空处。诸碍既销，无碍无灭，其中唯留阿赖耶识，全于末那半分微细，如是一类，名为识处。空色既亡，识心都灭，十方寂然，迥无攸往。如是一类，名无所有处。识性不动，以灭穷研，于无尽中，发宣尽性，如存不存，若尽非尽，如是一类，名为非想非非想处。

壬二别明四空天相

若在舍心定中，苦乐俱舍，厌有趣空，得以成就。犹觉有身为碍，欲销除身形，而归于空；即以定力，灭有归空；如是一类，不但身空，连所住处亦空，名为空虚。寿二万大劫，以其销形入空，故身无形相长短可言。

诸碍既销，即双厌色空，不但灭身依空，连所依之空亦无。唯依于识，而于定中，灭前七识，唯留第八阿赖耶识。梵语阿赖耶，译名藏识。此识生灭与不生灭和合，能含吐十虚，为染净所依。第七末那内依此识而执法，外托六识缘尘而执我。今色空既灭，末那无境所托，唯内缘八识；但外缘粗显半分已灭，内缘微细之半分尚存。如是一类，以末那半分微细识为能缘，赖耶为所缘境，依识而住，名识处定，寿四万大劫。

空色既亡，是按前二天。前空处灭色归空，识处灭空归识，谓之空色既亡。然前天仍存半分末那识心未灭。今凭定力，将半分幽微精细之末那亦灭，唯有阿赖耶识独存。以赖耶无分别故，唯觉十方寂默不动，空无所有，身心世界，都无所住之处。如是一类，名无所有处。以身心俱无所有故，外道于此，昧为冥帝，寿六万大劫。

识性不动，指阿赖耶识之性，原无生灭，是以不动；所谓不动周圆，遍十方界。可惜外道不明此理，而凭定力，欲深入穷究，于此无尽藏识中，强求发挥，欲尽其边际。识性原不可灭，今以定力所逼，深伏不起，谓之如存不存，定中虽见识性若尽，实则非尽，如是一类，名非想、非非想处。非想，即非有想，如不存若尽；非非想，即非无想，如存非尽；其寿八万大劫。

此等穷空，不尽空理，从不还天，圣道穷者，如是一类，名不回心，钝阿罗汉。若从无想诸外道天，穷空不归，迷漏无闻，便入轮转。

壬三更判凡圣二类

从四禅天，入四空定，至非非想，世间禅境已极，名世间禅。若止于此，则定散还堕；若秉佛教，进修灭尽定，超越三界，名出世间禅。故此四天有圣凡之别。

此等，指前四空处，前二色空俱亡，是穷境；后二识心都灭，发宣尽性，是穷心。心境俱空，谓之穷空。空理有二：一是我空，二是法空。凡夫不知我空，二乘不知法空，是谓不尽空理。若从五不还天，三果圣人，以穷究空力，遍历四天，方断四地九品思惑，证我空理，成阿罗汉。从此保果不前，名不回心，钝根阿罗汉。钝对利言，前利根声闻，不经四天，少修二十万大劫，即超三界，且能回小向大，终得成佛。今此钝根，因中既不早回厌有趣空之心，以求速证圣果；果上又沉空滞寂，不肯回小向大，以求佛道。虽然，此仍属幸者，若不幸从无想外道天，或从广果凡夫天，而入非非想处，究穷空理，以无闻慧，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，八万劫后，无所归托，随其宿业，便入轮回。所谓：‘纵经八万劫，终归落空亡。’

阿难！是诸天上，各各天人，则是凡夫，业果酬答，答尽入轮；彼之天王，即是菩萨，游三摩地，渐次增进，回向圣伦，所修行路。

壬四总辨王民不同

天有四种，一是生天，由五戒十善，四禅八定，为因而生；二是似天，人间富贵，如意享用，虽居人间，犹似天堂；三是净天，三乘圣人，涅盘净天，犹胜生天，以天福有尽，圣福无尽故。四第一义天，是佛及菩萨所证，第一义理，常乐我净。前二是凡，后二属圣，同名为天。今言诸天人，指三界诸天，除五不还外，各各天人，皆是凡夫，所修业因，而获业果酬答而已；天福既尽，散入诸趣。至于三界诸天天王，则非凡夫，而是大乘菩萨，住于三摩地中，游戏神通，寄居其位，以便教化天人，令舍邪归正，从凡入圣，近证小果，远证菩提；而成就己德，渐次增进，回向圣伦，所修菩提之路，是以不落轮回。

阿难！是四空天，身心灭尽，定性现前，无业果色，从此逮终，名无色界。

壬五结成无色名目

无色界四天中，前二身境俱空，是身灭尽；后二识心都无，是心灭尽。故定境现前时，已无四大质碍之业果色，唯有清净四大之定果色。无漏天眼方能见，从此空处始，至非非想处终，依正皆空，故名无色界。

此皆不了，妙觉明心，积妄发生，妄有三界；中间妄随七趣沉溺，补特伽罗，各从其类。

庚三总结虚妄

此皆不了，谓三界诸天，自四天王，至非非想，皆由不了自己本妙觉性，圆明真心，是背觉；积妄发生，是合尘。因众生背觉合尘，从真起妄，从迷积迷，遂有三细六粗，惑业苦生，妄有三界。于三界中，复随妄业，沉溺七趣，而受其报。梵语补特伽罗，译名数取趣。众生惑业苦三，如旋火轮，于三界中，数数取着，诸趣受生，名补特伽罗。各随其业因，而受同类之果，谓之各从其类。

复次阿难！是三界中，复有四种，阿修罗类。若于鬼道，以护法力，乘通入空，此阿修罗，从卵而生，鬼趣所摄。若于天中，降德贬坠，其所卜居，邻于日月；此阿修罗，从胎而出，人趣所摄。有修罗王，执持世界，力洞无畏，能与梵王，及天帝释，四天争权；此阿修罗，因变化有，天趣所摄。阿难！别有一分，下劣修罗，生大海心，沉水穴口，旦游虚空，暮归水宿；此阿修罗，因湿气有，畜生趣摄。

己七示修罗趣

初四句总示。阿修罗译为非天，以其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而名。男丑女貌，佛谈七趣，由劣至圣，但修罗有四类，通三界，故列诸天之后，四类即胎、卵、湿、化四生，分别于天、人、鬼、畜四趣受生。种类虽殊，同是性嗔多妒，而招此果。

若于鬼道，是名鬼趣阿修罗，原属鬼趣，因有善根，值佛闻法，或亲近善知识，知鬼道苦，而发愿护法，或护经咒，或护戒禅。由此护法善业，舍鬼趣，生阿修罗道。以护法因，获神通果，故能乘通入空而居，此类属卵生鬼趣摄。

若于天中，是名天趣阿修罗。天指三十三天，是菩萨寄位天主，教化天人。欲界天以少欲，色界天以梵行为德，若情欲重而梵行亏，即违天德，被天王贬，下坠修罗。福报似天，住处亦等，故其人居邻于日月，下接人间，此类情欲同人，故胎生，人趣摄。

有修罗王，是名天趣修罗，从人趣来。人中有修福建功者，然性好斗，多嗔善妒，故生天趣修罗。福报类天，神通力大，能洞诸天而无所畏。能与梵王帝释，及四天王争权。四天王统四洲，帝释统三十三天，梵王统小千，各有所执；修罗不服，因妒起争，常与天战，四王不敌，报告帝释；帝释不胜，转乞诸天求助，甚至梵王，出而助战。因具天福，变化而生，属天道摄。

别有一分下劣修罗，是名畜趣修罗。此辈福薄力寡，属下劣类，生于大海心，沉于水穴口，为天趣修罗服役。旦游虚空，暮归水宿，因湿气有，属湿生，鬼趣摄。

阿难！如是地狱饿鬼畜生，人及神仙，天洎修罗，精研七趣，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生。妄想随业，于妙圆明，无作本心；皆如空华，元无所着，但一虚妄，更无根绪。

戊三结示劝修分二。己初结示迷妄分二。庚初结成妄果本空

如是，指前所说七趣。如前所说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人及神仙，及四趣所摄之阿修罗，共七类众生。从因向果，名为七趣。今精细研究，七趣升沉往返，若因苦果，诸有为相，皆由虚妄情想而生。昏沉是惑，有为是业，受生是果，惑业苦三，皆由妄想作业，随业受报，虚妄而生，虚妄而灭。于妙圆明无作本心中，皆如空华，本无所有。众生本具真心，不随空有曰妙，周遍法界曰圆，无所障蔽曰明，元无所作，本来如是，谓无作本心。虚空喻真心，狂华如七趣，空本无华，因翳眼有，正见华时，空本清净，实无华生。翳灭眼明，不见狂华，华亦无灭；喻真如本心，原无七趣，由于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岂有着落，故知七趣，但一虚妄名相而已，更无根本头绪可寻。

阿难！此等众生，不识本心，受此轮回，经无量劫，不得真净。皆由随顺杀盗淫故，反此三种，又则出生无杀盗淫。有名鬼伦，无名天趣，有无相倾，起轮回性。

庚二重示妄因颠倒

七趣，是颠倒果；我执，为颠倒因。此等七趣众生，皆因不识本具真心，起诸颠倒，妄因妄果，漂流浮沉，于七趣中，经无量劫，恒处轮回受苦，沉溺烦恼，未得清净。其咎在于随顺我执，起贪嗔痴，作杀盗淫业，为三恶道因。反此，则又为无杀、无盗、无淫为四善处之因，有杀盗淫，则名为鬼、畜，及地狱、三恶道。无杀盗淫。别名为人、天、仙、阿修道等四善道。有三恶业，则倾夺于善，而堕恶趣；无三恶业，则倾夺于恶，而生四善道。如是有无相倾，互夺不已，而起轮回性，若善若恶，皆属有漏，不出三界，总受生死。

若得妙发三摩提者，则妙常寂，有无二无，无二亦灭；尚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更随杀盗淫事。

己二举悟劝修分二。庚初正举悟境

若欲免除七趣之苦，当悟无作本心。悟后起修，全修契性，方得解脱。若得妙发，正举悟境；三摩提，即大佛顶首楞严王大定。先悟后修，曰妙发。如禅宗之大彻大悟，是名字妙发；先伏五住，名观行妙发；由观行加功，先断粗惑，名相似妙发；三观现前，心精发挥，十用涉入，名分证妙发；如是重重，单复十二，方尽妙觉，成无上道，是究竟妙发。今既已妙发三摩提，自可证得妙常寂三德。有杀盗淫之三恶道，以及无杀盗淫之四善道，二者俱无。无此二无之心亦灭。有无二无，是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。无二亦灭，即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。至此方悟万法唯心，尚无不杀不盗不淫，云何更随凡夫外道，而作杀盗淫之事。意谓正道尚不屑，况邪道岂肯为。因正与邪，俱是妄见。今由首楞严王大定，灭我法二空，故得断杀盗淫，且连断性亦无。

阿难！不断三业，各各有私。因各各私，众私同分，非无定处。自妄发生，生妄无因，无可寻究。汝勖修行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。不尽三惑，纵得神通，皆是世间有为功用；习气不灭，落于魔道。虽欲除妄，倍加虚伪，如来说为可哀怜者。汝妄自造，非菩提咎，作是说者，名为正说，若他说者，即魔王说。

庚二结劝真修

若不能断杀盗淫三业，则各各有私造别业，或杀或盗，或轻或重。因各各有私造轻重别业之因，必受地狱之报；于众私同分中，非无定处。阿难前问此诸地狱，为有定处，为复自然。今佛答各各作业，报有同分地。可知地狱为有定处，非是自然。此约俗谛理言；若在真谛，七趣皆由众生最初一念无明妄动而发生，妄本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故曰生妄无因，无可寻究。

汝勖修行以下，正勤真修。佛意谓汝阿难，欲真修实行，求得无上菩堤，首先必须除去贪嗔痴三惑，三惑不除，仍有所贪，即使获得神通，皆是世间有为功用。有漏之因，如何可获无漏圣果。况贪等习气不除，遇境复发，纵然上升，亦堕天魔外道。淫习堕魔，盗习堕妖，杀习堕鬼，通名为魔。在魔道中，欲想断妄，倍加虚伪。因外道天魔，皆是邪念，以邪除妄，正如以暴易暴，岂非益增虚伪。所以如来，说此七趣众生，实在可哀，可怜。阿难前问佛体真实，云何复有地狱等道，以为六道为菩提本有。今佛答言，汝由妄想，自作自受，实非佛所证菩提之咎。作是说者，远指前说，纯情则堕，纯想则飞，若情中杂想，想中有情，则随所趣，自作自受。近指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，方名正说；反之，若赞杀盗淫行，无须断除，即是魔王邪说。

即时如来，将罢法座，于师子床，揽七宝几，回紫金山，再来凭倚。普告大众，及阿难言：汝等有学缘觉声闻，今日回心，趣大菩提，无上妙觉；我今已说真修行法。汝犹未识，修奢摩他，毗婆舍那，微细魔事；魔境现前，汝不能识，洗心非正，落于邪见。或汝阴魔，或复天魔，或着鬼神，或遭魑魅，心中不明，认贼为子。又复于中，得少为足，如第四禅，无闻比丘，妄言证圣；天报已毕，衰相现前，谤阿罗汉，身遭后有，堕阿鼻狱。汝应谛听，吾今为汝，仔细分别。

乙六借无闻比丘为语端备明五阴魔境分二。丙初正明禅境分三。丁初结前生后

无闻比丘，误认四禅，以为已证四果。及天报尽时，衰相现前，不求己过，反谤阿罗汉，身遭后有，因堕地狱，其过在无闻。而阿难多闻，亦难免摩登伽难，可知学佛，贵在从闻思修，方可超凡入圣。若因无闻，贪着禅境，即为魔所便，堕于邪道。佛有鉴于此，为护人护法，故无

问自说，五阴魔境；令修行人，于诸境界明了，不生贪着，而得成就无上菩提。

即时，是佛答阿难诸趣，皆由彼彼作业，各各私受，非本来有之时。若无人再问，法会即可圆满结束。但五阴魔境，对于修禅定者，关系重大，不可不知，故佛于师子床，扶七宝几，回身左顾右盼，谓之回紫金山。普告大众，及阿难言；汝等有学等四句是结前。汝犹未识以下，是起后。佛云：汝等有学缘觉、声闻，今日能回心趣向大菩提，无上妙觉；而我亦已说真实修行方法，由三渐次正助二行，便可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必然直达妙觉之家无疑。但汝等犹未能识，修奢摩他，毗婆舍那，微细魔事。奢摩他译止，毗婆舍那译观，修行止观，伏断烦恼，出三界，显真心，证菩提，刚与魔事相反，故每于修习定境中，有种种微细魔事发生；若不为汝等说明，恐魔境现前，汝等不能自识，难免正邪不分，认妄作真，对于洗除心垢，亦不得其正确方法，甚至落于邪见。邪见；指行阴中十境，以及识阴中前八种，皆因邪心，而遭堕落。或汝阴魔，指色阴十境，此境甚细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或复天魔，指受阴中，招致外魔，以及想阴中，招致天魔。或着鬼神，或遭魑魅，皆因定中稍起妄念，致使鬼神得其方便，恼乱行人。若然修行之人，心中不能明了，则认贼为子，以魔作佛。何止危及法身，伤害慧命，甚至累劫沉沦，宁不可惜。

又复于中，得少为足，是指行阴所发十种心魔；及识阴所发十种见魔，皆由自心妄生邪见，得少为足所致。如无闻比丘，仅得四禅，便自妄言，已证圣果；及其天报尽，想心复起，衰相现前，反谓佛言阿罗汉果，不受后有，属于妄语；由是谤佛因缘，而堕阿鼻。佛引此事实为例，以警行者；要在会大众，诚心谛听。吾今当为汝等详细分别开示，有关定中魔境之事。

阿难起立，并其会中，同有学者，欢喜顶礼，伏听慈诲。

丁二时众伫诲

定中魔境，非佛莫辨，对于初学，关系尤深。今闻佛慈，许为详细开示，故阿难并会中有学，皆生欢喜，起立顶礼，俯伏谛听，佛之慈诲。

佛告阿难，及诸大众，汝等当知，有漏世界，十二类生，本觉妙明，觉圆心体，与十方佛，无二无别。由汝妄想，迷理为咎。痴爱发生，生发遍迷，故有空性；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。则此十方，微尘国土，非无漏者，皆是迷顽妄想安立。当知虚空，生汝心内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？汝等一人，发真归元，此十方空，皆悉销殒，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。

丁三总别开示分三。戊初总明魔事之由分二。己初正明魔动之由

有漏，指见思尘沙无明，为有漏因，二种生死是有漏果；九界圣凡所居之土，皆名有漏世界。今云有漏世界，但指圣凡同居土，属依报；十二类生，是正报。佛告阿难，有漏世界中正依二报，虽然业因不同，果报亦殊，但其本具，不变随缘，即妙而明，随缘不变，即明而妙之觉性，周遍圆满，为生佛共依，故众生本具，与诸佛所证，无二无别。但由汝等妄想，迷此觉圆心体之理，而成过咎。妄想，即无明，由于迷理无明，迷失本具理体，而妄欲加明于觉，遂转妙明成无明，转本觉为妄觉，而成无明业相，谓之痴爱发生。无明业相既立，则复由无明力，转本有智光，为能见之见分，而此能见，必欲有所见，遂于晦昧业相中，发生顽空之相分。谓之生发遍迷，故有空性。由于能见之见分，见于所见之相分，能所对立，而起变化，于顽空中，见有色相，所谓：‘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。’故曰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。此空此界，皆约迷理无明，一念不觉，所生之三细相。自此从迷积迷，执我我所，起惑作业，流转国土，则此十方微尘国土，无非众生依业所感之依报。虽有净秽之分，同是有漏凡夫所居，而非无漏世界。此皆由于迷本觉真心，而起妄想固执所安立。然则，当知无边虚空，生于汝本觉真心中，犹如片云，点太清里。太清谓无边际之太空，片云谓一片渺小之浮云，今以至虚至微之一片浮云，点在无穷无际之虚空中，如何渺小，岂能久住。太清喻真心，片云喻虚空，前云：‘空生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。’虚空尚且如斯渺小不住，况依虚空而建立之身心器界，又在渺小之虚空中，其虚不实，可想而知。假如汝等果能有一人，发明本觉真心。归还于本具佛性，则此由晦昧所成之顽空，应时即皆销灭殒亡，何况结暗成色，依空所立之国土，云何而不振裂？或问，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，皆悉销损。然则十方诸佛，成道已久，何以仍存十方虚空。当知此空，是未归元者所见，若一人发真归元，则销灭一人，自分所见虚空；若人人发真归元，则人皆同见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唯一常寂光土。今因有漏国土，迷妄众生，未能发真归元，故得见十方虚空，正依二报。

汝辈修禅，饰三魔地；十方菩萨，及诸无漏大阿罗汉，心精通吻，当处湛然。一切魔王，及与鬼神，诸凡夫天，见其宫殿，无故崩裂，大地振坼，水陆飞腾，无不惊慑。凡夫昏暗，不觉迁讹，彼等咸得五种神通，唯除漏尽。恋此尘劳，如何令汝摧裂其处。是故鬼神，及诸天魔，魍魉妖精，于三昧时，佥来恼汝。

汝辈，指阿难及诸佛子。饰谓严饰，修禅定者，止观相应，一切时处，亡尘照性，时刻住于三摩地中，自能与十方菩萨，及诸漏尽大阿罗汉，心精相通而吻合，虚明之境，周遍湛然。因菩萨罗汉，分断烦恼，分证佛德：今修止观之人，内伏烦恼不起，将破我法二执，如瓶不塞两孔，则内空外空，自然相通。一切欲界天顶，波旬魔王，及其魔民魔眷，一切大力鬼神等，包括欲界四禅，外道等凡夫天，皆见其宫殿，无故忽然崩裂破坏，大地振坼，水陆飞腾，三居众生，无不惊慑。虽然人道凡夫，昏迷无智，不知此乃修禅定将证之境，不觉人言人殊，以讹传讹，或谓海啸，或谓地震。但彼等魔王，及诸神鬼，皆报有五通，于六通中，唯除漏尽通外，余通皆具，故知宫殿崩裂所因；彼等既是贪恋尘劳，不求出离，岂能容汝成道，摧毁其所居处。是故鬼神，及诸天魔魍魉妖精等，于汝静修三昧之时，咸来破坏，恼乱于汝，以泄其愤，以保

其居。

然彼诸魔，虽有大怒，彼尘劳内，汝妙觉中，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触。汝如沸汤，彼如坚冰，暖气渐邻，不日销殒，徒恃神力。但为其客，成就破乱，由汝心中，五阴主人；主人若迷，客得其便。当处禅那，觉悟无惑；则彼魔事，无奈汝何。阴销入明，则彼群邪，咸受幽气；明能破暗，近自销殒，如何敢留，扰乱禅定。

己二劝诫迷悟得失分二。庚初劝悟则成得

彼等魔王鬼神，见其宫殿，无故崩裂，虽然大怒，但彼等处于尘劳生灭法中，汝修禅定，止观相应，则处于妙觉真心中；邪不胜正，生灭焉能破坏真常。故彼等诸魔，虽然凶狠，欲恼乱汝之定心；犹如风吹日月之光，犹如刀断长流之水，了无触伤。光与水如禅定，风与刀如群魔，风虽大，刀虽利，焉能吹动日月之光，及断长流之水？何况汝等修禅之人，观智增明，犹如沸汤；彼恼乱魔，犹如坚冰，冰遇沸汤，反而自销。彼等魔眷，徒恃五通神力，不过是摇动之客；修止观者，才是主人。客从外来，虽怀怒意，主若提防，终不为害。言行者处于定中，止观相应，觉而无惑，魔不能害。

但为其客，成就破乱以下，是诫内贼。外贼虽不能侵，而内贼诚应提防。心中五阴，如主人，如内贼，亦名内魔。若然主人，昏庸迷惑，则客得其便。喻修禅者，若不谨慎提防，心缘五欲，稍失正念，内魔既起，外魔即乘机侵入，恼乱其人。是故其人，应当处于禅那中，时刻觉悟，念念空明无惑，恒处寂寂惺惺，惺惺寂寂之中，如晴空，如止水，若见境界，即觉是魔，悟非善境，不受其惑，则魔虽强横，亦不能施其伎俩，无奈汝何。进而加功，阴魔自销，化暗为明，明能破暗；汝处于定中，以智慧光，破愚痴暗，则彼等咸受幽气而成之邪魔，若近于汝，即彼销殒，如何还敢停留扰乱汝之禅定。

若不明悟，被阴所迷，则汝阿难必为魔子，成就魔人。如摩登伽，殊为眇劣，彼唯咒汝，破佛律仪，八万行中，只毁一戒；心清净故，尚未沦溺。此乃镶汝宝觉全身，如宰臣家，忽逢籍没，宛转零落，无可哀救。

庚二诫迷则成失

若不明悟，谓无智光，不悟是魔，妄念攀缘，贪着前境。即被五阴所迷，五阴通于因果，色受二阴是生死果，属三界苦谛；想阴是烦恼，属集谛；行阴作业，则成业因；迁流不息，即是苦果。识阴为一切烦恼因，而又去后来先作主翁，故识阴既是苦因，亦是苦果，皆属内魔。无量劫来，人皆受其苦恼，不得自在。今修禅人，应以止观兵，破五阴贼，不为所迷；不然，则汝阿难，既失正受，必为魔子，凡所修为，皆是魔业，而成魔人。此是借阿难假设，而劝诫行者。阿难已证初果，断三界见惑，不应再为阴迷，然未证初果之前，摩登伽女，不过一渺小而又下劣之女子而已，彼仅以梵天咒，咒汝破佛所制律仪，于八万细行中，只毁一戒。前云：‘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。’即将毁实未毁，由于汝阿难心清净，自念如来大慈，宁不救我。因此佛放光说咒，敕令文殊，将咒往护，恶咒销灭，令汝免淫室之难。只犯威仪，尚不致沦溺。但今修禅定，若阴魔现前，不能自觉，为阴魔所迷，则坏汝法身，断汝慧命，从此堕落，佛虽大慈，亦不能救矣。如宰臣家以下，是设喻为警，宰臣贵邻天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；一旦有事，或犯天威，或遭奸害，自己固然家破人亡，即籍贯家族，亦受其害。喻行者被魔所害，何止丧法身，坏慧命，且无量劫来，所修善根，亦遭损害。自此堕落三途受苦，佛虽哀愍，奈邪见日益深入，亦难救拔，故曰无可哀救。

阿难当知！汝坐道场，销落诸念；其念若尽，则诸离念。一切精明，动静不移，忆忘如一；当住此处，入三摩地。

戊二别明境发之相分五。己初明色阴分三。庚初总示阴相分四。辛初牒示圆通正行

当知，是警告词。道场，是修行处。或于静室端坐，安居不起；或结坛场，克期取证。四威仪中，坐仪容易摄心，故举坐摄余，名坐道场。坐道场时，或反闻自性，或修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妄念自息，谓之销落诸念。即耳根圆通中，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妄念不起，反流全一，六用俱皆不行，谓之其念若尽，是则离诸妄念。六根之性，即时显现，一切时处，无不精明。精则不杂，明则不昧。动是行仪，静是坐卧住三。忆谓有心用道，忘谓无心用道。由于功行纯熟，行住坐卧，打成一片，或忆或忘，悉皆一如。当住此根性之处，入三摩地。

如明目人，处大幽暗；精性妙净，心未发光，此则名为色阴区宇。

辛二正示色阴区宇

四面围之以墙曰区，上加之盖名宇。五阴一一犹如房子，众生为五阴房屋所关闭，不得自在，故一一阴，皆名区宇。初二句立喻，明目之人，被处于幽暗之室，隔绝光明，则无所见。喻修禅定，虽离诸念，止观现前，但心光未发，仍为境所障。六根精妙之性，尚被色阴房宇所局。色谓内之五根，外之六尘，所谓色法十一，如空华水月，本非实有，奈众生颠倒，执内色为我，外色为法，我法二执坚固，非障成障，此则各为色阴区宇。

若目明朗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；名色阴尽，是人则能超越劫浊。

辛三悬示色阴尽相

若目明朗之人，窗户洞开，则内见室物，外见境象，更无黑暗所障。喻定力转深，发本明耀，无复无明黑暗；自此根性精光，圆明周遍，名色阴尽，是人则能超越劫浊。梵语劫波，译为时分，吾人内之色身，有生住异灭；外之世界，有成住坏空；依是流转，遂成‘劫浊’。今由定功，破尽色阴，深知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故能超越劫浊。

观其所由，坚固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辛四结示本惟妄想

众生莫不皆坚持固执，内之四大为实我，外之四大为实法。今以佛眼观其色阴之所由，不过众生妄想，坚固执着而已。否则，若我法实有，如何可尽。正因色法唯以坚固妄想，以为其本，故修止观，便可破除。前云：‘坚明立碍，彼金宝者，明觉立坚，故有金轮，保持国土。’据此便知色阴，是坚固妄想以为其本。

阿难！当在此中，精研妙明，四大不织；少选之间，身能出碍，此名精明流溢前境；斯但功用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庚二别明发相分十。辛初精明外溢身能出碍

初句，谓当在定境之中，如明目人，处大幽暗，根性虽现，心光未发，当为色阴区宇之时，若能精研妙明，止观并行，则藏性周遍，原无障碍。文句云：‘妙明者藏性之理，通在二十五境，别在耳门，今由精研妙明，能令四大不织，是故少选时间，身能出碍也。’众生妄执四大色身为我，于是色心和合，四大与心法交织，三世四方相涉，变化众生成十二类。今因定力，将四大与妄想分隔，彼此脱离不相交织，则内外虚融，少顷之间，身不复为四大所障，而能超出障碍；心则精明发泄，流溢于现前根尘之境，色心虚融，故不相碍。此乃定中精研，妙明闻性之功用，暂得如是，若功用稍亏，虚融便失，诚非圣人所证境界。若不作圣解，不起住着，则是破色阴之先兆，是善祥之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妄言已证圣果，则魔得其便，乘虚而入，行人将受群邪所害。文句云：‘夫魔之乘人，必伺其或怖或喜，今云非为圣证，所以断其妄喜，又云善境界，所以断其妄怖也。’下皆准此。

阿难！复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其身内彻；是人忽然于其身内，拾出蛲蛔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。此名精明流溢形体，斯但精行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辛二精明内溢拾出蛲蛔

前心光乍现，不作圣解，复以此止观不二之心，精研妙明，即于定中，以能观智，观于所观闻性，观久功深，心光内彻；不复外溢。是人忽然于其身内，拾出蛲蛔。虽探手身中，亦无障碍，虽拾出腹中蛲蛔，身相毫无损坏。是名心精妙明，流溢于形体之内，五脏虚融，通明透彻。此但定中精研妙明，暂时得此行相，并非圣人，所证境界。不作圣解，是善禅境，为将破色阴之先兆；设若无知，妄言证圣，必为魔所乘，扰乱诱惑，终受群邪所害。

又以此心，内外精研，其时魂魄。意志精神，除执受身，余皆涉入，互为宾主；忽于空中，闻说法音，或闻十方同敷密义。此名精魄，递相离合，成就善种，暂得如是，非为胜证。不作圣心；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辛三精魄合离空中闻法

行者又于此禅定心中，精细研究，内身外境，虚融透彻，定力较前增胜，其时魂魄意志精神，除被八识执受身根之外，余皆涉入，互为宾主。据医书说：魂藏于肝。魄藏于肺，意藏于脾，志藏于胆，精藏于肾，神藏于心，各有所栖，各有所主。今由观行力强，色心交融，致使除八识执持身根之外，余魂魄等，皆动本位，彼此相涉，互为宾主。例如魂本上升，今反下沉；则魂变为宾，魄成为主。或魄本下沉，而今上升；则魄为宾，而魂反为主。此时行者，忽闻空中说法音声，或闻十方诸佛，同时敷演，秘密义理。此是精研妙明，定力增胜，使魂魄精神，彼此互相离合，而往昔闻法熏习，所成善根所致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人境界。不作圣心，即为破阴先兆，名善境界；若心生住着，妄言证果，则为魔所乘，而受其害。

又以此心，澄露皎彻，内光发明；十方遍作，阎浮檀色，一切种类，化为如来。于时忽见，毗卢遮那，踞天光台，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，及与莲华，俱时出现。此名心魂，灵悟所染，心光研明，照诸世界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辛四心魂染悟现佛踞台

又于此禅定心中，精研穷究，止观不二，深伏烦恼，发本明耀。至此心光澄露，皎彻益明，十方无情世界，遍作阎浮檀紫金之色，一切有情种类，尽化诸佛如来。正是：‘山河大地，应念化成，无上知觉’之先兆，如是观照不息，定力增胜，必见三身佛现。毗卢遮那，译云遍一切处，是佛法身；卢舍那译云净满，是佛报身；释迦译能仁，是佛应身。天光台，即莲华台藏世界。报身佛于莲华台藏世界成佛，踞莲华当中，华有千叶，一叶一大千，一一大千世界，皆有释迦，应化其中，所谓：‘一华百亿国，一国一释迦。’故曰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，及与莲华，俱时出现。此依正具足，二报庄严之境界，是由行者昔日，曾诵华严，或闻梵网，所说华藏世界，印于心田，使心魂因闻熏灵悟所染，故今于定中，心光发明，照诸世界，暂时所现境界。非为圣证，以下准上可知。

又以此心，精研抄明，观察不停，抑按降伏；制止超越，于时忽然，十方虚空，成七宝色，或百宝色，同时遍满，不相留碍。青黄赤白，各各纯现；此名抑按功力逾分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辛五精明逼现空成宝色

行者又以此止观不二之心，精进研究，妙明闻性，用心绵密观察无间，抑止妄念，按令不动，

得以降伏内心烦恼。由于力加制止，用心过度，于时忽然之间，十方虚空，成七宝色，或百宝色。虽然同时各各遍满，但不相留碍。青是琉璃宝，黄是黄金宝，赤名鹦鹉宝，白是白银水晶等宝。此等青黄赤白等宝，各各纯现，皆因定中用心，功力太猛，逾于常分所致，暂时如此，不久便息，非为以下准上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澄彻，精光不乱。忽于夜半，在暗室中，见种种物，不殊白昼，而暗室物，亦不除灭；此名心细，密澄其见，所视洞幽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
辛六心见密澄暗室睹物

谓又于此定心中，研究妙明，澄静其心，照彻前境，精光凝定不乱。精光是慧，不乱是定，即定慧均等，止观不二之时。忽于夜半，在暗室中，能见种种有情无情等物，与白昼所见无异。而暗室中物，依然如故，亦不除灭。此由定力，深伏烦恼，心光显现，绵密澄清，内相细微，而能外见。以致幽隐发露而已，暂得如是，以下准上。

又以此心圆入虚融，四肢忽然同于草木。火烧刀斫，曾无所觉，又则火光，不能烧爇；纵割其肉，犹如削木。此名尘并，排四大性，一向入纯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
辛七尘并入纯烧斩无碍

行者于禅定心中，反闻功深，内身外境，无不虚融，故能契入真空无碍之理。故身体四肢，同于草木，无情之物。纵令火光焚烧，不能令其体热；纵执刀割其肉，犹如削木。众生一向执四大为我，今由止观力强，色阴将尽，四大非我，故火烧刀斫，亦无所觉。此名诸尘并销，四大排遣，内身外界，悉皆遗忘。反闻之功，一向精纯，深入空理所致。暂得如是以下同前。

又以此心，成就清净，净心功极。忽见大地，十方山河，皆成佛国，具足七宝，光明遍满；又见恒沙，诸佛如来，遍满空界，楼殿华丽；下见地狱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。此名欣厌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
辛八凝想化现遍见诸界

又于此禅定心中，深入空境，诸妄不生，故能成就身心清净。净心功极，谓止观纯熟，深伏我执，唯一清净观照之心。所谓：‘净极光通达’。因此能见同居土中，十方大地山河，皆成佛国，七宝交辉，光明遍照。又见恒河沙数，诸佛如来，遍满世界，宫殿楼阁，殿堂华丽。甚至下见地狱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。前见同居净土，今见同居秽土，若净若秽，悉皆亲见。此境由于平常，欣净厌秽之心，凝想日深，熏习成种，今定功所逼，心光所灼，故于定中，化现而成，非为圣心。以下准上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深远，忽于中夜，遥见远方，市井街巷，亲族眷属，或闻其语；此名迫心，逼极飞出，故多隔见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

辛九逼心飞出夜见远方

于禅定心中，止观双修，深入无际，以其深故，身心世界，不能为碍，自他远近，悉皆通达。忽于半夜，遥见远方市井街巷，亲族眷属，如在目前，清晰明了，同于白昼。交易之区曰所，汲水之处曰井，通衢大道曰街，旁通窄路曰巷。此人忽然，见远方住于市井街巷之内外六亲，或闻宗族眷属谈话之声，或见或闻，皆由止观迫心，逼至极点，遂令心光外飞，故多于远方障隔之处，能见或闻，偶然如此，非同圣人所证，天眼天耳。不作胜解以下如上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精极，见善知识，形体变移，少选无端种种迁改。此名邪心，含受魑魅；或遭天魔，入其心腹，无端说法，通达妙义，非为圣证。不作圣心，魔事销歇；若作胜解，即受群邪。

辛十邪心含魅妄见妄说

修禅之人，以止观不二之心，观察研究，透过重重境界，至此定心精纯，深入无际，能与圣人，心精通吻；色阴将破，魔宫振裂，诸魔恼怒，欲来扰乱，故令修禅之人，忽于定中，妄见善知识，其形貌身体，无端转变迁移。或现佛身，或作菩萨，或化天人，或变龙畜，刹那之间，现种种变化。当知此皆防心不密，偶起杂念，致受鬼物眩惑，有此妄见，非真见圣相。或偶遭天魔，入其心腹，持其心神，发其狂慧，致使行人无端说法，且能通达无边妙义。当知，此乃魔力使然，非真得心开。以上或妄见，或狂慧，皆因定力所逼，防心不密，致使魔得其便，暂时如此；若能不作圣解，魔事自然销歇。若作证圣之解，必为魔所乘，而受群邪，无可哀救。

阿难！如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色阴，用心交互，故现斯事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识，谓言登圣；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当依，如来灭后，于末法中，宣示斯义；无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保持覆护，成无上道。

庚三结过劝示

如是十种，即前所说十种定心所现之境。或一时发现，或次第发现，或次序不定，先后发现，皆由无始，虚妄色阴，与今所用，妙止观心，能所交战，真玄集于一念，故现斯事。若知其幻，不生执着，自可破色阴，超劫浊，转凡入圣。可惜众生顽迷无知，不自忖德量能，逢以上十种境界因缘，迷不自识，妄言证圣；既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则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，经无量

劫，求出无期，此结其过。汝等以下，是劝示。佛劝阿难，及在会大众，应当依佛今日所说言教，于末法中，宣扬开示；使末法行人，得知定境非实，不生住着；无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乘虚而入。如是便可保护加持，覆护正修，而得渐次证入圆通，成无上道。佛顶文句云：‘盖能观之心如钻，所观阴境如木，阴中藏性如火，种种现境如烟。钻木得烟，则知去火不远。故一一名善境界，见烟而止，则火不可得，损木损工。譬如中途迷惑，反受群邪也。’下皆准知。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提，奢摩他中，色阴尽者，见诸佛心，如明镜中，显现其像。

己二明受明境分三。庚初总示阴相分四。辛初结前色阴尽相

善男子，指有志出尘，而修习禅定，超凡入圣者。无论男女，皆可修习禅定，超凡入圣，今举善男子，即概括善女人。凡修三摩提正定者，在奢摩他止观中，经历前科十境，突破色阴，由此进入受阴区域。诸佛心，即当人本具之真心，行者于禅定中，色阴尽，根性显，发本明耀，故见本觉真心。犹如对镜，能见本人面目，但可见不可即。是相似见，非真实现。前色阴未破，如明目人，处大幽暗；今色阴尽，见诸佛心，则如明目人，十方洞开，即见一切。

佛顶文句云：‘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昧，始终皆以止观，而为体用。今言奢摩他中，举止以摄观也。同居色阴尽，见佛一切智心；方便色阴尽，见佛道种智心；实报色阴尽，见佛一切种智心。又达三土色阴即空，名尽，见佛一切智心；达三土色阴即假，名尽，见佛道种智心；达三土色阴即中，名尽，见佛一切种智心也。则有观行见，相似见，乃至究竟见之不同，利根之人，一尽一切尽，一见一切见；若受阴习强者，则于观行位中，又现客邪区宇。’

若有所得，而未能用。犹如魇人，手足宛然，见闻不惑；心触客邪，而不能动。此则名为，受阴区宇。

辛二正示受阴区宇

初二句双贯前后。贯前色阴尽，见诸佛心，即若有所得，但如镜像，可见不可即，故未能用。贯下，犹如魇人，手足宛然，见闻不惑，即若有所得，喻人了知，六入本如来藏。心触客邪，而不能动喻六根虽不缘尘，而受阴领纳之习未除，仍为受阴区宇，不得自在。总喻修止观者，色阴虽尽，而见诸佛心，但仍为受阴所覆，本具佛性，虽德相宛然，智慧不惑，然又未能发挥佛性，自在妙用。犹如魇人，心触客邪，而不能动，此则名为，受阴区宇。

若魇咎歇，其心离身，返观其面，去住自由，无复留碍，名受阴尽。是人则能，超越见浊。

辛三悬示受阴尽相

修止观者，为受阴所覆，犹如魇人，今受阴若尽，则如魇咎顿歇。心谓受阴，身谓色身，色身向为受阴执持，心身不离；今受阴尽，色身不复更为受阴所持，故得其心离身。且能反观其面，即亲见自心，如人亲见五官，不同镜中见像，故去住自由，无复留碍。身如笼，心如鸟，鸟为笼困，喻心局身中；今心离身，如鸟出笼，而得意生身。自此海阔天空，随往无碍，名受阴尽，是人则能超越见浊。

观其所由，虚明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辛四结示本惟妄想

受阴因于违顺妄境，而生损益妄受，虚有所明。以佛眼观之，此虚明但妄想耳，非真实有。奈众生不识，受阴以虚明妄想为本，妄执受阴为实，故心局身中，四大知觉相织妄成，名为见浊。今受阴尽，心离四大，身见不起，自可超越见浊。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当在此中，得大光耀。其心发明，内抑过分；忽于其处，发无穷悲。如是乃至，观见蚊虫，犹如赤子，心生怜愍，不觉流泪。此名功用，抑摧过越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；觉了不迷，久自销歇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悲魔，入其心腑；见人则悲，啼泣无限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庚二别明发相分十。辛初过抑生悲

佛告阿难，彼由观行力，破色阴境之善男子，当在此色阴尽，受阴未破之定中，得大光耀，如明目人，十方洞开，无复幽暗。其心发明，见诸佛心，如镜现像；由于不知，仍为受阴所覆，未能发挥自在作用，反而自责，既悟我心佛心，一心无二心，我性众生性，一性无二性，心佛众生，其体原同；何不及早发心度生，令悟本具佛性，致使群生，枉受轮回。如是内抑过分，忽于抑责自己之处，发无限悲。如是乃至，观见蚊虫，犹如父母，观于赤子，心生怜悯，不觉流泪。此种悲哀不已，情不自已之境，皆由有功用心，抑责摧伤，过越常分所致，并非圣人所证之同体大悲；若能速悟，提起正念，日久自消，而无过咎。若作圣解，以为证得佛之大悲，如是悲愍不止，则有悲魔，入其心腑。悲魔是一类外道，不得志而死，滞魂不散而成。今修正定，诸魔震惊，环侍左右，候机破坏。若作圣解，即喜得其便，入其心腑，悲上加悲。故见人则悲，啼泣不已，遂失正定，而成邪受，为魔所摄，作碍眷属，受魔支配，专事破坏正修；魔福受尽，从而沦坠，阿鼻地狱。

阿难！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胜相现前。感激过分，忽于其中，生无限勇；其心猛利，志齐诸佛，谓三僧只，一念能越。此名功用，陵率过越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；觉了不迷，久自销歇。若作圣解，则有狂魔，入其心腑；见人则夸，我慢无比，其心乃至，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二感激生勇

又彼色阴尽，受阴明白之善男子，因于定中，见诸佛心，如明镜像，亲证己心，与佛同体之胜相现前，好生感激。忽于感激过分之中，生出无限勇气，其心猛利，志顿齐佛，妄谓诸佛，必须三只修福慧，方能成道，而我今一念不生，即如如佛，一生便能超越，三只修证。殊不知理可顿悟，事必渐修。此皆因用功过急，志欲陵跨佛乘，轻率自大所致。设能及早觉悟，此乃慧多定少，未能以定持慧所致，非为圣人所证实境；不为所迷，仍然逆流照性，则日久狂妄自销，还复正念，则无过咎。否则，作为证圣之解，则有狂魔入其心腑；狂魔，是外道修行狂慢自大，不得志而死。今因修止观者，狂妄自大，得其方便，乘虚而入，摄其神识，操纵其志，见人便矜夸己德，我慢无比。乃至其心，超略圣贤；上不见有诸佛，下不见有众生，因此，以前所修正定，毁于一旦，被魔所摄，命终成就魔业，为魔支配，破坏佛事，受魔福尽，当堕无间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前无新证，归失故居。智力衰微，入中曛地，迥无所见；心中忽然，生大枯渴。于一切时，沉忆不散；将此以为勤精进相。此名修心，无慧自失；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情魔，入其心腑；旦夕撮心，悬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三智衰生忆

于色阴尽之定境中，因定多慧少，观察力弱，未能进而照破受阴，向前无新证之境，退归则色阴已尽，因堕于色受两阴之间，进退不得，心中焦虑，忽然生大枯渴。于一切时处，沉忆枯渴之心，不敢散失；以为沉忆既久，必有所获，遂以此枯渴、沉忆不散之心，为勤修精进之相。此实由于修习三摩地，定多慧少，观察乏力，致有此失。若能悟知，此是定强慧弱所致，收拾沉忆，提起正念，使定慧均等，则无过咎。此种进退维谷之境，岂是圣人所证？设若以为沉忆之境，是圣人所证，则有忆魔入其心腑。忆魔亦外道修行，得少为足，忆持静境不失而成。今乘行者迷执沉忆，以为胜证之便，而入其心，拘其神识，日夜撮取其心，悬挂于色受二阴中间之处，自此失于正受，沦为魔眷，魔福尽，当坠无间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；慧力过定，失于猛利，以诸圣性，怀于心中，自心已疑，是卢舍那，得少为足。此名用心，忘失恒审，溺于知见，悟则无名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下劣，易知足魔，入其心腑。见人自言，我得无上第一义谛；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四慧胜成劣

失于猛利，谓慧多定少，观智过于猛利，于色尽受现定中所见，心佛一如之胜境，常怀于心，以为自己已成报身，卢舍那佛。五阴区宇，仅破色阴，便于色销受现之际，以为成佛，未免过于得少为足。其过在于用心过猛，定力微弱，不善观察，忘失恒常审察，溺于己已成佛知见，而成狂慧。若能省悟，佛性虽现，未得受用，仅属定境，暂现而已，非为圣人所证，然仍进修，力求定慧均等，则无过咎。否则，设若作为圣人所谓之境，则有下劣易知足魔，入其心腑。知足魔，是见取外道，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，非果计果者。今得其便，入行者心，摄其神识，见人便言，我已证得，无上菩提，第一义谛理。因而失于正受，心随魔转，为魔眷属，福尽堕落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；新证未获，故心已亡，历览二际，自生艰险。于心忽然，生无尽忧，如坐铁床，如饮毒药，心不欲活；常求于人，令害其命，早取解脱。此名修行失于方便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；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常忧愁魔，入其心腑。手执刀剑，自割其肉，欣其舍寿；或常忧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五失守生忧

新证未获，谓色阴销，受阴现，虽见佛心，未得受用，故心所居之色阴已亡，因堕于色受二阴之间，历览二际，即前后观察，自心生起艰险恐惧。以其进不可曰险，退无所居曰艰。恒处于艰险忧虑之中，忽然心生无尽忧恼，如坐铁床之苦，如饮毒药之悲，常为忧悲苦恼所困，心不欲活，但求速死。故常求于人，害其性命，以便早得解脱。此名修行失于方便，是出其过；此人过在无方便慧，恐惧过度，若能觉悟，此乃定多慧少之过，从此改过忘忧，定慧双修，则无咎过，而可归复本修。否则，若作圣人所证之解，则有一分常忧愁魔，入其心腑。常忧愁魔，是生前不得志，忧屈枉死，冤魂不散而成。今乘其便，入其心腑，益增其忧，故手执刀剑，自割其肉，欲求舍寿速死；或常怀忧愁厌世之念，走入山林，不愿见人。因妄起邪念，失于正受，沦为魔眷，福尽堕落无间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予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处清净中。心安隐后，忽然自有无限喜生；心中欢悦，不能自止。此名轻安，无慧自禁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好喜乐魔，入其心腑。见人则笑，于衢路傍，自歌自舞，自谓已得，无碍解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六慧劣成喜

处清净中，谓色阴既破，烦恼降伏，二执不起，受阴现前，心得虚明，能见佛心。于清净境中，心得轻安之后，忽然自己产生，无限欢喜之心；心中之喜悦，无法抑止。其过在轻安，无意自禁，因于定中，定多慧少，缺乏智慧观察禁止所致。若及早觉悟，舍喜不受，力求定慧均等，继续观照，止观不二，则无过咎并非圣人所证之境界。若误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好音乐魔，入其心腑。此魔亦外道修行，得小轻安，生极乐想；守此不忘，名喜乐魔。今乘机渗入行者心腑，摄其神魄，见人则笑，纵情五欲，恣意享受；或于通衢大道，载歌载舞，以娱自己。若问其故，则谓已得自在无碍解脱；由是邪念，失于正受，沦为魔眷，福尽堕落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自谓已足。忽有无端，大我慢起；如是乃至，慢与过慢，及慢过慢，或增上慢，或卑劣慢，一时俱发。心中尚轻十方如来，何况下位声闻、缘觉，此名见胜无慧自救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；不礼塔庙，摧毁经像。谓檀越言：此是金铜，或是土木，经是树叶，或是毡华；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却崇土木，实为颠倒。其深信者，从其毁碎，埋弃地中；疑误众生，入无间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七见胜成慢

慢有七种：一于劣计胜，恃己凌他，谓之我慢；二同德相傲：谓之傲慢；三于同争胜，名过慢；四于胜争胜，名慢过慢；五未得谓得，名增上慢；六以卑自矜，名卑劣慢；七不敬佛僧，不礼塔庙，谓之邪慢。此修定人，见色阴销，得大光耀，见诸佛心，以为妄尽真现，引为满足。无端忽生大我慢心，恃己陵他，甚至七慢，一时俱发。心中尚轻十方如来，何况下位声闻缘觉，正是邪慢。此人过在无慧自救；若能觉悟，法性平等，生佛一如，尚不可轻慢众生，况敢慢诸佛圣贤，以此觉慧，挽救狂心，继续止观双修，则无过咎。此非圣人境界，若作圣人所证之解，则有一分，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。外道修行，得少为足，而起我慢，死后为魔王摄，名大我慢魔。今乘机渗入行者心腑，慢上加慢，何止不礼佛塔，且摧毁经像；或对人言，佛像不过是金是铜，是土是木所造，经典亦不过是树叶毡华。肉身才是真正活佛，不知恭敬，反崇土木，实为颠倒。人或信之，随其毁碎经像，埋于地中；纵或不信，亦因疑致误，贻害众生，罪当堕入无间地狱。自此失于正受，沦为魔眷，魔业既尽，当堕阿鼻地狱，无救无归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于精明中，圆悟精理，得大随顺。其心忽生，无量轻安，己言成圣，得大自在。此名因慧，获诸轻清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好轻清魔，入其心腑；自谓满足，更不求进。此等多作无闻比丘，疑误众生，堕阿鼻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八轻安自足

定中行者，色销受现，于自心识精圆明之中，圆悟精明之理，即亲见佛心，随顺于生佛一如之境，得大自在。忽然生起无量轻安，而言自己，已成圣人，得大自在。此但名于定中慧胜，圆悟精理，而获轻安清净所致。非是圣人所证境界，及早觉悟，继续观照，则无过咎。否则，作为证圣之解，即有一分好轻清魔，入其心腑。此魔亦外道修禅，降烦恼，得轻安，以为证圣，死后为魔所摄，名轻清魔。今乘机渗入其心腑，摄其神识，使行者自谓，功行已满，福慧具足，更不再求上进。凡为魔惑者，皆因缺乏闻慧，非果计果，故曰此等多作无闻比丘。此等比丘，往往未得谓得，令人生疑。及定散命终，受生相现，又谤佛妄语，使人从之受误；甚至谤佛，断菩提种，堕阿鼻狱。因起邪见，故失于正受，沦为魔侣，命终堕落阿鼻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于明悟中，得虚明性。其中忽然，归向永灭，拨无因果，一向入空；空心现前，乃至心生，长断灭解，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空魔，入其心腑；乃谤持戒，名为小乘，菩萨悟空，有何持犯。其人常于信心檀越，饮酒啖肉，广行淫秽，因魔力故，摄其前人，不生疑谤。鬼心久入，或食屎尿，与酒肉等，一种俱空。破佛律仪，误人入罪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九空解成断

色阴销，受阴现，便于受阴虚明之中，获得虚明之性。受阴无质曰虚，能分别前境曰明。此人处于虚质无碍，明净无物之中，忽然生起断灭之见。谓人死断灭，既无因果，亦无轮回，是以上无佛道可求，下无众生可度，一向入于断灭空境。空解成就，断空之心现前，乃至心中生起，永远断灭之邪知谬解。海公认为前后诸科，皆出其过之由，此中亦应有‘此名定心，沉空滞寂’两句。由于定心，失却慧照观察，而沉空滞寂，故有断灭之想。若能觉悟断空，非圣人所证之第一义空，速提观智，继续修证，则无过咎。不然，则有空魔，入其心腑。空魔即拨无因果之断见外道，今乘机渗入，行者心腑，摄其神识，使其断见更盛。故而谤持戒名为小乘，且以大乘菩萨自居。谓大乘度生，不拘小节，菩萨既悟空理，本无持犯可得，何须持戒。因而常于信心檀越之前，饮酒啖肉，广行淫秽。因其魔力附体，能摄伏在彼之前等人，对其淫秽之行，不生疑端，更不毁谤。如是魔鬼入心既久，或有人谓其曰：菩萨悟空，无有持犯，而饮酒食肉，何不见其饮尿食屎。此魔鬼入心之人，竟于檀越之前，或食屎饮尿，与酒肉等，现出一种净秽俱空之相。此人破佛所制戒律威仪，以言误人，使误信者，堕入罪恶。因此失于正受，死当沦堕。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，味其虚明，深入心骨。其心忽有无限爱生，爱极发狂，便为贪欲。此名定境，安顺入心，无慧自持，误入诸欲，悟则无咎、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欲魔，入其心腑。一向说欲为菩提道，化诸白衣，平等行欲，其行淫者，名持法子。神鬼力故，于末世中，摄其凡愚，其数至百，如是乃至，一百二百，或五六百，多满千万。魔心生厌，离其身体；威德既无，陷于王难，疑误众生，入无间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沦坠。

辛十爱极成贪

味其虚明，即贪味受阴虚明之境，入心入骨，不肯或舍。其心忽然，有无限爱生，爱极发狂，欲境现前，不能自持，便成贪欲，此出其相。此名定境，安顺入心，无慧自持，是出其过。此人过在贪味定境，安乐随顺入心，而乏真慧，把持自心，遂随狂妄欲念，误入诸欲。若能以慧观照，此安乐定境，不生贪恋执着，继修止观，勇往向前，则无过咎。若作圣人所证之解，则有欲魔入其心腑。外道修禅不断淫心，命终堕为欲魔，专事恼乱梵行，今乘行者一念贪着，即入其心，摄其神识，一向说欲为菩提道，化诸白衣，平等行欲。与其行淫者，名持法子，因有

魔鬼神力所摄，故于末世中，摄化凡夫及愚痴众生，数以百计，如是乃至，多越千万。直至魔欲满足，心生厌虽，舍其而去；既然魔力消失，威德自无，受其愚者，控诉于法，故受王法所治。疑误众生，应云惑乱众生。淫欲正是地狱之因，生受王法制裁，死堕无间地狱，正受尽失，沦为魔眷。

阿难！如是十种禅那现境，皆是受阴用心交互，故现斯事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识，谓言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亦当，将如来语，于我灭后，传示末法，遍令众生，开悟斯义；无令天魔，得其方便，保持覆护，成无上道。

庚三结过劝示

佛告阿难，如前所述，于禅定心中，所现十种境界，皆是受阴未破，用心不当，理智与情欲交战，互为胜负所致。如得虚明之性，是止观胜于妄想；如生忧发悲，毁戒贪淫等，是妄想胜于止观。众生愚顽无知，迷于定境，故逢此十种境界因缘，迷不自识，竟妄谓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，此结其过。汝等以下，是劝示。佛劝阿难等，应当将如来所说，受阴十境，传示末法；令修定者，得以明白魔境，了悟正定，不为魔惑。使末法众生，获得加持保护，得以正修，渐次证入，成无上道。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修三磨提，受阴尽者，虽未漏尽，心离其形；如鸟出笼，已能成就，从是凡身，上历菩萨，六十圣位，得意生身，随往无碍。

己三明想阴境分三。庚初总示阴相分四。辛初结前受阴尽相

受阴尽者，谓修三摩提之人，于前所述，受阴十境，或备经，或不备经，皆悟幻境，不生住着，止观均等，过十境，破受阴。但仍为想阴所覆，未得漏尽，虽然，但其心与形离，如鸟出笼，不复再为色身所限，而成就意生身。自此从凡入圣，历六十圣位，随意所往，得无障碍。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加前三渐次，及前之干慧，后之妙觉，名六十胜位。意生身有三：一、乐意生身，二、性意生身，三、无作意生身。今云心离其形，应是性意生身。文句云：‘意生身者，随意所到，身则便到’，故云随往无碍。此有三种：一者入三昧，乐意生身，初信能得；二者觉法自性意生身，八信能得；三者种类俱生，无作意生身，十信能得。若至初住，分证如来一身无量身，所谓中道法身，应化之本，如天上月，普印千江，不复名为意生身矣。

譬如有人，熟寐寤言，是人虽则无别所知，其言已成音韵伦次，令不寐者，咸悟其语，此则名为，想阴区宇。

辛二正示想阴区宇

文句云：‘利根之人，受阴尽时，一尽一切尽，便能朗然大觉；若想阴习强者，于观行中，受阴虽复虚妙，又现寐寤区宇也。’熟寐，喻想阴未破；受阴尽，得意生身，上历六十圣位，随往无碍，如寤语。受尽想现，思惑未断，未开佛知见，未达真如境，谓之别无所知。但以观行力，永伏见惑，上合下同，普入佛刹，供佛利生，谓之其言已成音韵伦次。令不寐者，咸悟其语；喻诸佛菩萨，悉知是人，渐上正轨，将证菩提。但以虚妄想阴所隔，如醒者能知寐语，寐者不知醒人。此则名为，‘想阴区宇’。

若动念尽，浮想销除，于觉明心，如去尘垢。一伦生死，首尾圆照；名想阴尽，是人则能，超烦恼浊。

辛三悬示想阴尽相

八识心中，所含六识种子，动相微细，谓之动念。动必有想，六识浮想，依动念生，今动念既尽，不再起念作意，触、受、想，五遍行心所皆灭，则六识浮想，无从生起，谓之浮想销除。浮想如尘，动念如垢，今念尽想销，如去尘垢。本具妙觉明心，从此显耀。一伦，谓一切伦类，即十二类生，生死有粗细，粗则出胎曰生，寿尽曰死；细则起念曰生，念灭曰死。首即生相，尾即灭相，觉明之心既显，则一切十二类生之生灭根元，从此披露，谓之首尾圆照。此即行阴境现，而超想阴，故名想阴尽。众生依想阴，安立世界，还自取着，顺贪逆嗔，痴执妄境，贪嗔痴恼，由是而起，遂成烦恼浊。今想阴尽，能觉所觉俱空，故能超越烦恼浊。此即前圆通章中，觉所觉空之境。

观其所由，融通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辛四结示本惟妄想

想阴能为融通变化，使心随境，或使境随心。如心想醋梅，口中水出；思踏悬崖，足心酸涩；或心忆前人，或怜或恨，目中泪盈；此皆妄想，使动色身。故以佛眼，观此想阴，皆由意识妄想，融通前五识之所生，故曰融通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圆明，锐其精思，贪求善巧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不觉，是其魔着，自言谓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巧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其形斯须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见，或为帝释，或为妇女，或比丘尼，或寝暗室，身有光明。

庚二别明发相分十。辛初贪善巧想

不遭邪虑，谓修行人，于受阴中用功，由定慧力，所发之十境，不生住着，不起邪虑，而能于受阴虚融中，透过十境，得意生身，不遭十种邪魔恼乱，至此圆融定慧，更加发明。可惜于三摩地中，忽然生起贪爱圆明之心；圆明，即一切种智，双照事理，真俗皆明，谓之圆明。此修

行人之所以忽然，心爱圆明，其过在锐其精思，贪求善巧。修行人储精蓄锐，精进思维，而欲现种种身，善巧方便，说法利生。原属善意，奈于定中，起心动念，且有贪求，便为魔所乘，而来恼乱。幸而受阴已尽，邪魔不能侵入心腑，唯附他身，邪说扰乱。尔时，谓受尽想现，圆定发明，于三摩地中，忽生心爱圆明之时。天魔，即欲界魔王，因行者有所贪求，喜得其机，飞精附人，由魔力故，口说经法，令听受者，误以为真，倾心受教，以致为魔所惑。而其为魔所附之人，自己亦不自觉为魔所着，以为自己忽然大开圆解，已证无上涅盘。即来彼贪求善巧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，其形貌于斯，须臾万变，或现比丘，或现帝释，或现同类，或现异性，或于寝室黑暗之处，身放光明；或说法时，时现形，时放光，种种善巧，疑惑行人。

是人愚迷，惑为菩萨，信其教化；摇荡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口中好言，灾祥变异；或言如来，某处出世；或言劫火，或说刀兵，恐怖于人；令其家资，无故耗散。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；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扰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彼贪求善巧之行者，受阴虽尽，想阴未破，愚痴无知，竟被魔迷惑，以为菩萨现身，信受其教。致使摇荡定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淫欲，因此前功尽废，定慧俱毁。而彼被魔附身之人，口中好言灾祸，吉祥休咎变异等，反常之事。或说某处，有如来出世，或言何时劫火便起，或谓刀兵将起，恐吓他人；令人弃家逃走，无故耗散资财，或倾家财，以求救脱。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是出魔鬼之名。因中贪物成罪，罪毕遇物成形，名为怪鬼。鬼报既久，为魔王录用，成魔伴侣，魔王飞精附人，即遣此鬼附他人身，来恼乱修定之行人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。弟子，指被魔所惑之修行人；师，谓被魔鬼附身者。今魔鬼既离彼去，威信全失，故被官府传讯考问，处以妖言惑众，败风坏俗等罪。汝当先觉以下，是佛警告阿难，及诸行者，应当提高警觉，听言辨色，预先知之，不为所惑，自可超越生死，不受轮回。否则，迷惑无知，被魔恼乱，何止道果难成，反堕无间，求出无期。

阿难！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；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游荡，飞其精思，贪求经历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亦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游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自形无变，其听法者，忽自见身，坐宝莲华，全体化成紫金光聚，一众听人，各各如是，得未曾有。

辛二贪经历想

又彼修学圆通之人，既已透过受阴十境，于受阴虚妙定境之中，不遭邪魔所惑，圆融定慧，得以发明。如鸟出笼，得意生身，随意往还，不复为形质所拘。今于三摩提禅定之中，忽起一念爱着游荡。即贪爱神通游戏，欲遍游十方，亲近诸佛。因而飞奋精神思虑，朝斯暮斯，贪求游历广远，大作佛事。就此一念贪求之心，便成招魔之由。当其忽起一念贪求神通之时，天魔侯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被魔所附之人，亦不自觉知，已为魔所附，亦自言已得无上涅盘。来彼贪求游荡经历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其说法者自己身形，不曾改变，反令听法之人，忽见自身，坐宝莲花，全体化成，紫金光聚，即现佛相；既然成佛，则心爱游荡之志，何患不遂。不独彼修禅定，贪求游荡之善男子如此，即在会听法，众人亦然，各各如是，皆得未会有。

是人愚迷，惑为菩萨，淫逸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；口中好言，诸佛应世，某处某人，当是某佛，化身来此，某人即是某菩萨等，来化人间。其人见故，心生渴仰，邪见密兴，种智销灭。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；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；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是人，谓受尽想现，于三摩地中，贪求游荡之人。以想阴未破，智慧不显，受魔所迷，惑为菩萨，身心皈命，恣意淫逸，游戏放荡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之事。口中好言，诸佛于某处应世，某处某人，当是某佛，化身来此；某处某人，即是某菩萨应世，来化人间等事。彼贪求经历之人，见彼魔所附者，能作是说，疑彼亦是佛来应世，心生渴仰，益加亲近。受魔所熏，邪见密兴，正见日晦，菩提种智，自然销灭。此名魅鬼，是出魔王所遣魔鬼之名。因中以贪色为罪，堕无间狱，罪毕遇风成形，名为魅鬼。鬼龄既长，成为魔眷，故被魔王所遣，飞附人体，恼乱是贪求历游之修行人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；致使为魔所愚之弟子，及被魔附身、口说经法之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以下，是佛警告阿难，及诸修行人，其义如前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绵吻，澄其精思，贪求契合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实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，无上涅盘。来彼求合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，其形及彼听法之人，外无迁变。令其听者，未闻法前，心自开悟，念念移易，或得宿命，或有他心，或见地狱，或知人间好恶诸事，或口说偈，或自诵经，各各欢娱，得未曾有。

辛三贪契合想

彼受尽想现之善男子，不遭受阴十境邪思所惑，圆通妙定，得以发明，得意生身，上历菩萨六十圣位。由是于三摩地中，忽起爱慕之念，因而竭力澄寂其精神思虑，贪求上契佛心，下合有情。谨此一念贪求契合之心，便成为招魔之由。即尔贪求之时，天魔便有机可乘，飞精附于他人之身，口说经法；彼魔所附者，不自觉知，为魔所着，反言自己，已证无上涅盘。来彼贪求契合之修行人处，敷座说法，说法者之身形，及听法者之外表，皆不变如故。但用魔力，令听法者，于未闻法前，即已心开意解，心自开悟，是似得神通体；念念移易，是似得神通用。或得宿命通，能知过去；或得他心通，能知他人意念；或见地狱苦相；或知人间好恶诸事。或口

说偈语，或背诵经文，令听法众，各各欢喜娱乐，得未会有。

是人愚迷，惑为菩萨，绵爱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口中好言，佛有大小。某佛先佛，某佛后佛，其中亦有真佛假佛，男佛女佛，菩萨亦然。其人见故，洗涤本心，易入邪悟。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；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是修圆通，而于定中宣求契合之人，竟愚迷无知，受魔所惑，信为菩萨，依其教化，绵爱其心，遂致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此被魔附体之人，往往口中好言，佛有大小先后，真假男女之分。菩萨亦然。实则诸佛菩萨，俱大丈夫相，已超凡俗男女之形。奈魔鬼乱说，不但口中宣说，盛行贪欲为男佛，受其欲者为女佛；且变化男女，仿行欲事，是名菩萨。其贪求无知之人，见彼被魔附者，能令自己开悟，便信其说，洗涤本所修心，变易而入邪悟。此名魅鬼，是出其名。因中贪惑为罪，罪毕遇畜成形，名为魅鬼。沦为魔眷，被魔王所遣，飞精附人，恼乱贪求契合之人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以下准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根本，穷览物化，性之始终，精爽其心，贪求辨析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先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元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，身有威神，摧伏求者，令其座下，虽未闻法，自然心伏。是诸人等，将佛涅盘菩提法身，即是现前我肉身上，父父子子，递代相生，即是法身，常住不绝。都指现在，即为佛国，无别净居，及金色相。其人信受，亡失先心，身命归依，得未曾有。

辛四贪辨析想

根本，指万法之根元。受阴既尽，想阴微细动相即露。是人不知此动相，是六识种子之想阴，误以为是万物根本。心生爱着不舍，穷研搏览万物之变化，及其性之始终。由于用心精进，贪求辨别万物之现象，分析万物变化之根元。即此一念贪求，便成招魔之由。即尔之时，天魔乘机飞遣魔眷，附他人身，口说经法；而其被魔所着之人，亦不自觉为魔所附，亦言自己已得无上涅盘。来彼贪求分析、万物根元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被魔附身之人，由于魔力所使，身有威严之相，及有神通摄服之力，能摧伏求元者，及令其座下众人，虽未曾闻魔说法，已然自心悦伏，主伴同惑，以为性净涅盘，真性菩提，及佛之法身，已现其前。即眼前父父子子，递代相生之肉身，便是法身，常住不绝，不生灭性。是诸人等，都指现在，即为佛国，即染是净，别无净居之土，更无金色之佛像。此显然是邪魔所说，以染乱净，以凡乱圣，以生灭因，为不生灭性。可惜贪求辨析之人，反为不辨真伪，及其座下，皆信受魔语，失却先前本所修心，身命归依为魔所附之人，咸以凡俗相生之肉身，为万物变化之元理，而得未曾有。

是等愚迷，惑为菩萨，推究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口中好言，眼耳鼻舌，皆为净土；男女二根，即是菩提涅盘真处；彼无知者，信是秽言。此名蛊毒魔胜恶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。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是等，指是贪求辨析之人，及其座下众生，皆为魔所愚，迷惑无知，以为被魔附身之人，是菩萨再来，推究其心之所好，无不曲意承顺，遂被魔鬼所淫，破佛律仪，与之潜行贪欲之事。此魔鬼附身之人，时常口中好言，眼耳鼻舌，皆为净土，男女二根，即是菩提真处。如是亵渎佛法，混乱真理之说，目的诱人破戒，恣意行淫，以坏大定。奈彼等无知之辈，多信是秽语，被魔所惑，沦为魔眷。此名蛊毒，魔胜恶鬼，是出其名。因中贪恨为罪，罪毕遇虫成形，名蛊毒鬼。鬼龄既深，为魔所摄，今被魔王差遣，飞精附他人体，来恼乱修定之人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被其所附之人，及受彼所愚之修行者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以下，准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悬应，周流精研，贪求冥感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元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，无上涅盘。来彼求应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能令听众，暂见其身，如百千岁，心生爱染，不能舍离。身为奴仆，四事供养，不觉疲劳，各各令其座下人心，知是先师本善知识，别生法爱，黏如胶漆，得未曾有。

辛五贪冥感想

心爱悬应，即渴望诸佛菩萨，冥中感应。彼受尽想现，处于三摩地中之修行人，忽然心爱悬应，遂一心周遍流历，精细研究，贪求佛菩萨冥中契合，期感圣应。即此一念，贪求冥应之心，便为招魔之由。即尔之时，天魔便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，彼被魔所附之人，亦不自觉知，为魔所着，亦言自得，无上涅盘。来彼贪求冥应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以魔力故，能令听众，暂见其魔所附之人，鹤发童颜，如百千岁。其用意无非显其修证之深，彼贪求冥应之人，对彼心生爱染，不能舍离。甚至愿为奴仆，四事供养于彼，身心劳碌，亦不觉疲劳。各各为魔所摄之众，皆令其原有座下，心知被魔所附之人，原是彼等先世之师，为本来善知识，各别生起一种法爱之心，如胶似漆，黏不可解，得未曾有。

是人愚迷，惑为菩萨，亲近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口中好言，我于前世，于某生中，先度某人；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今来相度，与汝相随，归某世界，供养某佛。或言别有，大光明天，佛于中住；一切如来，所休居地。彼无知者，信是虚诳，遗失本心。此名厉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。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是人谓是心爱悬应、贪求冥感之人。受魔鬼所愚，迷惑无知，以为被魔附者，是菩萨再来，相亲其心，受其邪气薰习，从其邪行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。此魔所附之人，往往口中好言，我于前世，于某生中，先度某人；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因有宿缘，今未相度，与汝相随，归某世界，供养某佛。或言别有大光明天，佛于中住，意谓欲界天顶，波旬魔王所居之处，为一切如来，所休居地。彼等无知，信其虚诳妄语，致遗失本修之心，顺从魔教，为魔眷属。此名厉鬼，因中贪忆为罪，罪毕遇衰成形，反为厉鬼，年老沦为魔眷，被魔王所遣，飞精附他人身，乱恼贪求冥应之修禅者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离彼人体，以下准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深入，克己辛勤，乐处阴寂，贪求静谧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本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阴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，令其听人各知本业；或于其处，语一人言，汝今未死，已作畜生，敕使一人于后蹋尾，顿令其人起不能得。于是一众，倾心钦伏，有人起心，已知其肇；佛律仪外，重加精苦，诽谤比丘，骂詈徒众，讦露人事，不避讥嫌。口中好言，未然祸福，及至其时，毫发无失。此大力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；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辛六贪静谧想。此科应作贪求宿命想

‘心爱深入’，应作‘心爱知见’，‘克己辛勤，乐处阴寂，贪求静谧’，应作‘勤苦研寻，贪求宿命’。方与下文所述相应。心爱知见，谓此受尽想现，于三摩地中修止观者，忽然心爱，世人所不知之事，而己能知，世人所不见之事，而己能见，因而不辞勤苦，日夜钻研寻思，贪求宿命通。即此一念贪求之心，即为魔鬼所乘，得其方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而为其所附之人，亦不自觉知，已为魔附，亦自言已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知见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以魔力故，能令求知之人，及所有听众，各各俱获宿命，能知各自本业，此是显其能知过去。或于其处，语一人言，汝今未死，已作畜生；敕令一人，于后蹋尾，以魔力所加，顿令其人，变为畜生，不能起立，此显其能知未来。因此一群听众，无不倾心钦佩信伏。设或现在有人起心动念，彼已知其心所想；是显其能知现在。因是魔所附之人，不但能知三世宿命，且于佛制律仪，严谨受持外，重加精苦，修习苦行，如投灰卧棘，拔发熏鼻等外道，或一日一食等。且诽谤比丘，不能精苦，一日三飧；或骂詈徒众，显其无私之心。或发露他人秘密，显其真心不讳。往往口中好言，未来祸福等事，及至其时，一一皆应，毫发无失。如是诡异言行，乃大力鬼所为，亦即魔鬼，因中贪枉为罪，罪毕遇幽成形，名为魔鬼。年老沦为魔眷，为魔王使，飞精附人，来恼乱行者。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以下，如前释。

又善男子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固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知见，勤苦研寻，贪求宿命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殊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，无上涅盘。来彼求知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。是人无端，于说法处，得大宝珠；其魔或时，化为畜生，口衔其珠，及杂珍宝，简册符牒，诸奇异物，先授彼人，后着其体；或诱听人，藏于地下，有明月珠，照耀其处。是诸听者，得未曾有。

辛七贪宿命想。应作贪静谧想

‘心爱知见’应作‘心爱深入’，‘勤苦研寻贪求宿命’，应作‘克已辛勤，乐处阴寂，贪求静谧’谓受尽想现，处于三摩地中之善男子，忽然心爱深究圆通，契入妙理，故而克己求证，不计辛勤，贪求深入，阴隐寂静之处，以享其宁静之乐。即此一念，贪求之时，便为魔所乘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被魔所附者，亦不自觉知，已为魔所附，而言自己，已得无上菩提。来彼求阴，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是为魔所附之人，无端于说法处，得大宝珠。其人有时，身化畜生，口衔其珠，以及其他，杂色珍宝。削竹名简，记录于纸名册，符谓信符，即一纸盖章折半，各执一分合而相符之谓。牒是文书，诸奇异物，谓宝剑宝镜之类。先授彼人，后着其体。用意在显诸物，是真非假。或诱人视听，谓某地某处，有夜明珠，藏于地下，照耀其处。是诸人等，目睹怪异，咸感得未曾有。

多食药草，不餐嘉馔，或时日餐一麻一麦，其形肥充，魔力持故。诽谤比丘，骂詈徒众，不避饥嫌。口中好言他方宝藏；十方圣贤，潜匿之处，随其后者，往往见有奇异之人。此名山林，土地城隍，川岳鬼神，年老成魔；或有宣淫，破佛戒律，与承事者，潜行五欲。或有精进，纯食草木，无定行事，恼乱是人。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俱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谓被魔附身之人，多食药草，不餐嘉馔之食。或有时一日一餐，每餐仅食一麻一麦，由于魔力所持，其形不瘦，反而肥满充实。此魔鬼人，有时诽谤比丘，不修苦行，有时骂詈徒众，不避讥嫌。口中好言，他方宝物，或言十方圣贤，潜匿某处。或有不信，随其往观，往往见有奇异之人，此皆魔力所使。揭人阴隐之事，正与贪求阴寂静谧者吻合。下出其名，谓此附人之魔鬼，名为山林土地，城隍川岳鬼神，此等鬼神，本各司其职，年代既久，为魔录用，成为魔眷。今飞精附人，恼乱行者，宣说淫欲，与彼承事弟子，潜行世间五欲，以破佛戒。或有精进，纯食草木，以坛色身，或忽喜忽嗔，或数勤数怠，行事无定。令从彼者，定心扰乱，以丧法身慧命，目的既达，厌足心生，以下准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神通，种种变化，研究化元，贪取神力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。其人诚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被求通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。是人或复手执火光，手撮其光，分于所听四众头上；是诸听人，顶上火光，皆长数尺，亦无热性，曾不焚烧。或水上行，如履平地；或于空中，安坐不动；或入瓶内，或处囊中，越牖透垣，曾无障碍。唯于刀兵，不得自在。自言是佛，身着白衣，

受比丘礼；诽谤禅律，骂詈徒众，讦露人事，不避讥嫌。

辛八贪神通想

是受尽想现之人，于三摩地中，忽然心爱神通种种变化，而研究变化之根本，以求取神通之力。即此一念贪取神力之心，便为招魔之由。尔时天魔，即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被魔所附之人，亦不自觉知，已为魔着，亦自言已得，无上涅盘。来彼修三摩提而贪求神通之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。先现种种神变，显其于水火中，皆得自在。空中安坐，是显色空不二；入瓶入囊，是显大小相容；越牖透垣，是显事事无碍。因魔未离欲，身见尚在，触及刀兵，必然受伤，故曰唯于刀兵，不得自在。自言是佛，是毁佛宝；受比丘礼，是轻僧宝；诽谤禅律，是毁谤法宝。骂詈徒众，显其无私；讦露人事，不避讥嫌，是显其正直。

口中常说，神通自在；或复令人，傍见佛土；鬼力惑人，非有真实。赞叹行淫，不毁粗行，将诸猥媟，以为传法。此名天地大力：山精、海精、风精、河精、土精、一切草木，积劫精魅；或复龙魅；或寿终仙，再活为魅；或仙期终，计年应死，其形不化，他怪所附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。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多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彼被魔鬼附身之人，口中常说，神通变化，自在无碍等事，以慰贪求神通之人。或复令人，傍见佛土，以证明自己是佛；此皆魔力，为迷惑人，所现妄境，非真实有。尤其赞叹淫欲，不毁粗鄙秽行，将诸卑鄙猥媟之事，以为传法，更是魔鬼伎俩。此名天地大力山精以下，是出其名。天地之间，山海河土，以及一切奇草异木，受天地之灵气，盗日月之精华，积年累月，时久成精。或是守天宫，守伏藏之龙，窃盗物之精而为妖魅；或是修仙者其寿终复活为魅；或其寿虽尽，其形不化，而为其他怪物所附，而成妖孽；年老成魔，为魔王眷。恼乱是人以下如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入灭，研究化性，贪求深空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。其人终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空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；于大众内，其形忽空，众无所见，还从虚空，突然而出，存没自在。或现其身，洞如琉璃；或垂手足，作旃檀气；或大小便，如厚石蜜。诽谤戒律，轻贱出家。口中常说，无因无果，一死永灭，无复后身，及诸凡圣。虽得空寂，潜行贪欲，受其欲者，亦得空心，拨无因果。此名日月，薄蚀精气，金玉芝草，麟凤龟鹤，经千万年，不死为灵，出生国土，年老成魔，恼乱是人。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，多陷王难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辛九贪深空想

心爱入灭，即贪求深入寂灭空境，而研究万物，变化之体性，务求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之深空妙境。仅此一念，即招魔至，敷座为彼说法。于大众内，其魔所附之人，其形忽空，众无所见，是显即有即空。还从虚空，突然而出，是显即空即有；或现其身等六句，是显即染即净。诽谤戒律，是毁法；轻贱出家，是破僧，亦即破坏世出世因；口中常说等五句是破坏世出世果。此等以断灭为空寂，认为不受身后苦乐果报之人，往往潜行淫欲，受其欲者，亦持断灭之见，故亦得心空，拨无因果。此名以下，是出拨无因果，生大邪见之魔鬼名。日月为黑气相迫曰薄，蔽其精耀曰蚀，日月各有精华之气，周遍散注，当其薄蚀之时，日月精华，直贯于地，地上金玉芝草，麟凤龟鹤等，得此精华，便可长生，经千万年，不死为灵；出生国土者，则为仙。年老成魔以下，如前释。

又善男子，受阴虚妙，不遭邪虑，圆定发明；三摩地中，心爱长寿，辛苦研几，贪求永岁，弃分段生，顿希变易，细相常住。尔时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飞精附人，口说经法；其人竟不觉知魔着，亦言自得无上涅盘。来彼求生善男子处，敷座说法。好言他方，往还无滞；或经万里，瞬息再来，皆于彼方，取得其物。或于一处，在一宅中，数步之间，令其从东诣至西壁，是人急行，累年不到。因此心信，疑佛现前。

辛十贪长寿想

由于在三摩地中，忽然生起心贪长寿之想，故辛苦研究，几微动相，务求于尽，舍弃凡夫有形之分段生死，而欲得圣人，变易无形之生死。无形生死，但心念迁变，其相微细，虽属生死，行者希此细相得以常住。即此一念贪心，便为魔所乘，飞精附人，来彼贪求长寿者处，敷座说法。好言他方等六句，是显神通自在，行远若近；或于一处等六句，是用魔力，令他人行近若远。因而取信于人，或疑此魔所附之人，是佛出现于前。

口中常说，十方众生，皆是吾子；我生诸佛；我出世界；我是元佛；出世自然，不因修得。此名住世自在天魔，使其眷属，如遮文荼，及四天王毗舍童子，未发心者；利其虚明，食彼精气。或不因师，其修行人，亲自观见，称执金刚，与汝长命；现美女身，盛行贪欲，未逾年岁，肝脑枯竭。口兼独言，听若妖魅，前人未详，多陷王难。未及遇刑，先已干死，恼乱彼人，以至殂殒。汝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；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

彼被魔所附之人，口中常说，十方众生，皆是吾子；显其未有众生之前已先有。我生诸佛；显未有佛前彼已先生。我出世界，显未有世界前，彼已先出。我是元佛。显其寿命之长远，正投贪求长寿者所好。出世自然不因修得，显修行无益，是毁正行。此名住世自在天魔，即欲界第六天波旬魔王。虽别有天宫，但属他化自在天摄。使其眷属，即前之飞精附人，梵语遮文荼，译云嫉妒女。以及四天王所管辖之毗舍童子，即毗舍遮鬼，译啖精气。未发心者，明其未归信

三宝，未发心护法，而害人之恶鬼。此等恶鬼，利用行者受阴虚明之定心，以资邪慧，或啖彼行人之精气，以助长魔躯。无须飞精附人，不因被魔所附之师，其贪求长寿之修行人，亦能亲自观见魔王现身，口称执金刚坚固之术，与汝长寿等。然后又现美女身，引诱迷惑，修行之人，盛行贪欲。未及一年或半岁，此求长寿之人，便肝脑枯竭，一命呜呼。口兼独语，即魔鬼隐其身形，与行者同床共语，余人不见，以为行者独自言语，他人听之，如妖魅声。前人未详，指前因师受惑之人，未详其师，是魔精所附，以致弟子与师，多陷王难。未及遇刑，先已干死，是指不因师而与美女盛行贪欲之人。二者皆足以恼乱定心，甚至色身殒亡。汝等当觉等四句释如前。

阿难当知，是十种魔，于末世时，在我法中，出家修道；或附人体，或自现形，皆言已成正遍知觉。赞叹淫欲，破佛律仪。先恶魔师，与魔弟子，淫淫相传。如是邪精，魅其心腑，近则九生，多逾百世。令真修行，总为魔眷。命终之后，必为魔民，失正遍知，堕无间狱。
庚三结过劝示分二。辛初结十魔过恶

佛在世时，魔王每欲破坏佛法，但摄于佛威，不逞所欲。佛将涅盘，召众魔嘱咐，拥护佛法。其中有魔誓曰：我待佛灭后，依教出家，着汝袈裟，坏汝佛法，其可能否。佛即垂泪曰：无奈汝何。故今佛告阿难，当知是十种魔，于末世时，在我法中，出家修道，希图破坏佛法。或附人体，指前九境；或自现形，是第十境。正遍知觉，是佛果，彼等十魔，皆自言已得无上涅盘。行者当知，凡现身说法，自称已成佛者，必魔无疑。魔王不但赞叹淫欲，亦赞淫怒痴，以破坏佛所制戒，以及三无漏学。先恶魔师，即前十种为魔飞精所附之人，与其座下，受魔所惑之弟子，以淫传淫，谓之淫淫相传。近则九生多逾百世，谓佛灭度后，九百年至一万年之间。末法时代，去圣遥远，必多如是邪精，于佛法中出家，破坏佛之正教。往往用其魔术魅人心腑，令真正修行之人，迷惑不知，堕其魔网。使佛弟子，成魔眷属，命终之后，沦为魔民，失却昔日，所修正遍知觉，而堕无间狱，求出无期，宁不可悲？是以末法众生，根薄障厚，以其修定着魔，毋宁老实念佛，故百丈大师云：‘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’其意在此。

汝今未须先取寂灭，纵得无学，留愿入彼末法之中；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，深信众生，令不着魔，得正知见。我今度汝，已出生死；汝遵佛语，名报佛恩。

以上正结十魔过恶。以下是，佛嘱弟子，留愿护法。佛劝阿难勿取涅盘，纵然证得无学之道，仍须留在人间，入彼末法，救度众生。正心，谓发无上菩提正觉之心，深信，谓信众生本具佛性。佛意谓末法时代，不少能发勤求无上菩提正觉之心者，彼等虽信心坚固，志在成佛，其奈末法，魔强法弱，邪说丛生，偶一不慎，即被魔惑，失于正念，沦为魔眷。故劝阿难，应发大慈悲心，于末法时代，与众生正见之乐，拔众生邪见之苦。令不着魔，而得正知正见。佛云：‘我今度汝阿难，已出生死。’阿难已断三界六品烦恼，自此修证，必成无学，当出生死。若能遵守佛语，勿取涅盘，留住世间，将佛语传示末法，救度众生，是则名为报答佛恩。古德云：‘假使顶戴恒沙劫，身为床座遍三千；若不说法度众生，是则不名报恩者。’

阿难，如是十种，禅那现境，皆是想阴，用心交互，故现斯事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缘，迷不自识，谓言登圣；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必须将如来语，于我灭后传示末法；遍令众生开悟斯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；保持覆护成无上道。
辛二结想阴所招

如是以前十种禅那中所现魔境，皆是想阴所覆，观智与妄想，交锋作战，互为胜负；因妄想胜，故现如斯魔事。众生顽固愚迷，不自忖德量能，逢此魔境因缘；不但惑魔为圣，且自言已得无上涅盘，大妄语成，殃堕无间。汝阿难及诸回小向大，大阿罗汉等，必须将佛今日所说之言语；于佛灭度后，传示末法，遍令一切众生，开悟斯义，勿堕魔网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以保护行者正心，覆护所修正定，使其渐次增进，深入圆通，直至成无上菩提之道。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九终
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
（卷第十）
海仁老法师主讲
受业弟子释文珠笔记
跋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地，想阴尽者，是人平常，梦想销灭，寤寐恒一，觉明虚静；犹如晴空，无复粗重前尘影事。观诸世间，大地山河，如镜鉴明，来无所黏，过无踪迹，虚受照应，了罔陈习，唯一精真。
己四明行阴境分三。庚初总示阴相分四。辛初结前想阴尽相

谓彼有志出尘之士，依经作观，依教修定，于三摩提中，始终不起贪求妄念，即使魔来，亦能觉知，不坏本修，如是精进不怠，想阴既尽，行阴现前。是人平常意识未灭，寤则想心，寐则诸梦。今浮想既销，动念亦尽，寤时无想，寐时无梦，唯一清净明朗，宁静轻安之境。本觉明心，虚通寂静，犹如晴朗虚空，迥无所有，无复一切粗重前尘影事。五识缘尘落谢影子存于心中，为意识所缘，名为法尘；今想阴尽，意识灭，五根对尘，洞然照了，不起分别，故观诸山河大地，犹如明镜照物，物来照物，而不黏于心；物去不随，而不留痕迹。如主人待客，不过虚受照应而已。识中了无陈旧习气，唯一精明真心，此乃想阴尽，八识显，纯净无妄之境。

生灭根元，从此披露，见诸十方，十二众生，毕殚其类。虽未通其各命由绪，见同生基，犹如野马。熠熠清扰，为浮根尘，究竟枢穴；此则名为，行阴区宇。

辛二正示行阴区宇

先无后有曰生，有归于无曰灭。有情世界，有生住异灭；无情世界，亦有成住坏空，总名一切生灭。其根元在于第八识；八识所含第七识种子，为行阴之根本，一切生灭法，无不皆由此流出。前为想阴所覆不见，今想阴既尽，行阴生灭之根元，从此披露，得见十方十二类众生之生灭，毕竟克尽其类。虽然行阴未破，未能通达，其为十二类生，各命由绪之第八识，但为有情无情同分根基，犹如野马之第七识已显。野马，即田间游气，草地露网，其状似水，为朝阳所照，其光闪闪，谓之熠熠清扰。熠熠喻行阴细相，忽起忽灭。行阴之体，异于想阴之重浊曰清，异于识阴之澄湛曰扰。十二类生，六种色根，曰浮尘根，是正报；前五尘境，曰浮尘，是依报。门之轴曰枢，门之臼曰穴，门由枢穴而得开关，喻由行阴，根尘得以生灭，故行阴为浮根尘依正二报之究竟枢穴，此阴未尽，生死难脱，是则名为，行阴区宇。

若此清扰，熠熠元性，性入元澄，一澄元习，如波澜灭，化为澄水，名行阴尽，是人则能，超众生浊。

辛三悬示行阴尽相

清谓行阴之体，扰是行阴之相。熠熠指行阴忽生忽灭，如光之闪动。元性，指行阴为一切生灭之根性。今由定力，灭此生灭熠熠之性，而归于元澄湛寂之第八识。八识湛寂澄清，如海常住，如楞伽经云：‘藏识海常住。’但能含藏一切习气种子，为一切生灭之根本，故曰一澄元习。如波澜灭；合上‘性入元澄’，化为澄水，合‘一澄元习。’虽曰澄水，实则似湛非真，故上云：‘陀罗微细识，习气如暴流。’下云：‘如急流水。’以其相微细，非凡夫二乘，或浅位菩萨，之所能见，唯诸佛大菩萨，方尽其生灭部份，而证本觉体，湛如止水。今波澜灭，化为澄水，名行阴尽，则寂灭之识阴，得以现前。虽然，仍为识阴所覆，精妙未圆，未得成佛，但已能超越众生浊。行阴为生死因，众生是生死果，以其因尽果灭，故能超越。

观其所由，幽隐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辛四结示本惟妄想

幽隐，谓幽深隐微，行阴以幽深隐微之习气为其根本。故佛眼观之，唯是幽隐妄想，除妄想外，更无真实可言。

阿难当知：是得正知，奢摩他中，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十类天魔，不得其便。方得精研，穷生类本。于本类中，生元露者，观彼幽清，圆扰动元，于圆元中，起计度者，是人坠入；二无因论。

庚二别明发相分十。辛初计二无因

此下别明行阴十计，而不言境。因修定者，想阴破，行阴现，自缘定中所见，而起种种妄计执着，非外境魔来扰乱。今初计二无因，而成常见外道。阿难当知，是佛呼阿难，而警告之，是得正知，是三摩钵提假观，奢摩他，译止是空观，即止观不二，定慧均等，谓之得正知奢摩他中。诸善男子，谓众多修习止观之人，凝是定，明是慧，即定慧均等，止观不二；得以圆定发明，名为正心。前于想阴定中，定慧均等，不起贪求，而恒持正心之人，十类天魔，不得其便，是以想阴破，行阴显。方得精研穷究，为十二类生，生灭根本之行阴。于十二类生之根本观察中，生灭之根元，从此显露。行阴之体幽而隐，谓之幽清。行阴生灭之相，遍于十二类生，谓之圆扰。行阴为群动之元首，谓之动元，行者若以能观之智，观彼行阴幽隐之体，及其圆扰动元之相，知其为一切生灭，同分生基之总相，而不起妄执，分别计度，自可破行阴，超众生浊。奈今行者，竟于此圆扰动元之中，而起邪见妄计，忘本修因，遂坠二无因论。

一者，是人见本无因。何以故？是人既得生机全破，乘于眼根，八百功德，见八万劫所有众生，业流湾环，死此生彼，只见众生，轮回其处，八万劫外，冥无所观。便作是解：此等世间，十方众生，八万劫来，无因自有。由此计度，亡正遍知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

此是二无因论中之第一种。此人于行阴圆元之中，妄起计度，执此圆元为胜性；不知行阴之后，还有识阴，识阴相尽，方是本觉。故今即以此生灭之元之行阴，是本来无因而起，故曰是人见本无因。何以故，以下是释。是人既得生机，即前云：‘生灭根元，从此披露。’浮根四尘已灭，胜义清净根显，故凭定力，乘于眼根八百功德，见八万劫内，所有众生，业流湾环。以有漏天眼，极尽其量，只能见八万劫内之事，八万劫外，则无所知。故今行者，只见八万劫内，所有众生，作业流转，死此生彼，如水流之湾转回环，随业流转，轮回其处。限于智力，众生八万劫外，所作业因，则不能知。今但见其果，不知其因，便作是邪解，谓此等世间，十方众生，八万劫来，无因自有。殊不知己智未圆，见量有量，由此短小眼光，邪计筹度，亡失正遍知觉，执一切八万劫来，无因自有。遂堕无因外道，迷惑扰乱，菩提正觉之性。

二者，是人见末无因。何以故？是人于生，既见其根，知人生人，悟鸟生鸟，乌从来黑，鹄从来白，人天本竖，畜生本横，白非洗成，黑非染造；从八万劫，无复改移。今尽此形，亦复如是。而我本来，不见菩提，云何更有，成菩萨事？当知今日，一切物象，皆本无因。由此计度，亡正遍知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，第一外道，立无因论。

其次是修三摩提者，于圆元中，起妄想计执，八万劫外，既冥无所知，见本无因，便以此例知未来，八万劫后，见未无因。何以故？是人于诸众生，既不能见八万劫前，遂执本无其因，无

因而有，则十二类生之本，该属自然。由此转计，便成自然外道。以其所知，人还生是人，以其所悟，鸟还自然生鸟，乌从来自然是黑，鹄本来自然是白。人天非扶之而后竖，畜生非按之而后横，白既非洗成，黑亦非染造。从八万劫来，莫不如此，毫无改变。然则，我今为人，将来亦必是人，作善亦不生天，作恶亦不堕落。虽修苦行，亦不能成佛。谓之今尽此形，亦复如是。而我从八万劫来，不见众生，菩提性起；则八万劫后，云何更有，成菩提事？不知人由持戒方生，菩提由修方显；妄执今日一切众生皆本无因，由是邪计，亡失正见，不但堕落常见外道，且迷惑丧失，菩提真性。是则名为，第一外道，立无因论。是总结行阴中，第一种外道。

阿难！是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凝明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圆常中，起计度者；是人坠入，四遍常论。

辛二计四遍常

初四句是结前想阴尽相。次三句是明行阴境。解释如前。于圆常中，起计度者。谓行者于行阴常扰动元之中，以观智观于行阴生灭，遍一切时处，既圆且常。不知此乃行阴，迁流不息之相，遂起邪见，计度圆遍常住，而堕外道，四种遍常之邪论。

一者，是人穷心境性。二处无因，修习能知，二万劫中，十方众生，所有生灭，咸皆循环，不曾散失，计以为常。

此四遍常邪论中之第一种，计生类常。是人，谓想阴已破，而于行阴境中修行之人。欲穷究行阴心境二性之本元，即追究行阴心境生灭，起自何处？但因修习能力所限，只知二万劫内，所有十方众生，心境生生灭灭，俱皆循环不已，相续无间；二万劫内，人死还复做人，畜死仍投畜趣，不曾散失其类，因计生类常。

二者，是人穷四大元。四性常住，修习能知，四万劫中，十方众生，所有生灭，咸皆体恒，不曾散失，计以为常。

此四遍常妄计中，第二种计生体常。是破想阴，于行阴中修行之人，欲穷究地水火风四大根元，地性坚，水性湿，火性暖，风性动，坚湿暖动四性，为四大之本元。从不更改，故曰四性常住。因其修习能力所限，仅能知四万劫内事，四万劫外冥无所知。见量虽较前倍增，然犹未能究诸法本元，达万法之体性。不知四大本空，唯识变现。因见四大种，自四万劫来，不曾更改，遂计此四大种，是周遍恒常，十方众生，所有生灭，既皆揽此四大种为体，则众生之体，当然恒常，因计生体常。

三者，是人穷尽六根，末那执受；心意识中，本元由处，性常恒故。修习能知，八万劫中，一切众生，循环不失，本来常住，穷不失性，计以为常。

此四遍常妄计中之第三种，计生心常。是于三摩地中修行，想阴尽，行阴现之人，由于欲穷尽六根中，所具之六识，及恒审思量之末那识，执受根身器界种子之阿赖耶识。遂于八识心王，七识意根，以及前六识中，发现诸法，生起根本元由之处，其性恒常。因其修习，所得知见能力，仅限于八万劫内之事，八万劫外，则冥然不知。今以其有限之知见，观一切众生，于八万劫中，此死彼生，辗转循环，不曾散失，即据此循环，不失之性，妄计心意识三，本来周遍常住。实则此皆妄想颠倒，非真常住，故此计执，谓之外道邪见。

四者，是人既尽想元，生理更无流止运转，生灭想心，今已永灭，理中自然，成不生灭。因心所度，计以为常。由此计常，亡正遍知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则名为，第二外道，立圆常论。

此四遍计中之第四种计行阴常。是人既尽想阴，则八识中，所含种子之动相已灭。行阴生灭之根元，随之而显。则此犹如野马，熠熠清扰之生理，便更无流止运转。此人限于智力，不知行阴为一切生灭之根元，误以为粗显生灭之想心，今既已灭，则今所显行阴之生理，自然成为不生灭性。由于妄心执着，计度恒量，而执行阴为常。

由此计常以下，是结成常见外道。由于此人，不知生死无常，四大皆空，心意识三皆妄，行阴生灭迁流不息，遂计偏计常，因而亡失正知正见，堕落常见外道，迷惑丧失菩提真性。是则名为，第二种外道，立四遍常论者。

又三摩中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，于自他中，起计度者，是人坠入四颠倒见，一分无常，一分常论。

辛三计一分常

前二科皆云凝明，今云坚凝，正显定力愈深越坚，不易为境所动。于想阴十境，始终不起贪爱之心，故曰正心。魔王飞精附人，亦不得其便，故破想阴，行阴得以显现。此人于行阴中，欲研究众生十二种类生死之根本，故用观智，观破行阴，幽隐轻清之体，及其常扰动元之相，遂于自他依正二报，起诸计度，致坠入四种颠倒邪见。即于我计常，他计无常；于国土计一半常，一半无常；于心计常；身计无常，于色受想阴计无常，于行阴计常；谓之一分无常，一分常论。

一者，是人观妙明心，遍十方界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。从是则计我遍十方，凝明不动；一切众

生，于我心中，自生自死。则我心性，名之为常，彼生灭者，真无常性。

此是四颠倒中之第一种，计我常他无常论。妙明心指真妄和合之行识二阴。因观妙明心湛然不动，以为是最胜究竟之神我。从此则计神我，遍十方界，广大周圆，凝明不动。十方众生，皆于神我心中，自生自死；神我之心性，则无生灭，名之为常。彼有生灭之众生，真是无常。此即外道二十五谛中，最后一谛，四种我见之中，属广大我。

二者，是人不观其心，遍观十方，恒沙国土。见劫坏处，名为究竟无常种性；劫不坏处，名究竟常。

此四显倒中第二种，计国土一半常，一半无常。此人不观自心，反观外境。前观正报，今观依报；前于正报中，执心为常，众生无常。今遍观十方，依报国土；国土有成住坏空四劫，坏劫时三灾并起，坏后复空，遂于坏不坏国土中，计一半常，一半无常。处于坏劫空劫之国土，名无常，正处于成住劫之国土，名究竟常。

三者，是人别观我心，精细微密；犹如微尘，流转十方，性无移改。能令此身，即生即灭，其不坏性，名我性常；一切生死，从我流出，名无常性。

此四种显倒中第三种，计心常身无常。是人于行阴中，别观自心，动相微细，谓之精细。行相幽隐，谓之微密。犹如尘微，能于刹那间，流转十方，而此心性，无迁移改变。此即外道所计，四种我中之微细我。此我性虽不改，但能令此身即生即灭。因而计其不改不坏之心性是常，其即生即死从细我流出之身是无常。

四者，是人知想阴尽，见行阴流，行阴常流，计为常性，色受想等，今已灭尽。名无常性。

此四颠倒中第四种，妄计行阴常，色受想阴无常。是人于想阴尽时，见行阴相，迁流不息，便于此常流之性，妄计为常。而色受想等三阴，今既已灭尽，当知名为无常，实则迁流不息正是无常，今于无常，反计为常，故佛目之名为颠倒。

由此计度，一分无常，一分常故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；是则名为，第三外道，一分常论。

由于是人，于自他依正二报，及于色受想行四阴中，计一分常，一分无常。成四种颠倒妄执，而堕落外道，自此迷惑菩提种性，断成佛之种子，是则名为，第三种外道，立一分常，一分无常论者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分位中，生计度者，是人坠入，四有边论。

辛四计四有边

初四句结想阴尽相，次三句是起行阴相。如前释。今是人于分位中，生计度者。分位有四：谓三世、见闻、自他、生灭等。是人于四种分位，妄计有边无边，故坠于四有边论。

一者，是人心计生元，流用不息。计过未者，名为有边。计相续心，名为无边。

是四有边论中第一种，于三世分位，妄计有边无边。生元即行阴，因行阴为十二类生之根元故，行阴生灭迁流不息，若计过去，过去已不可得，若计未来，未来未至，亦不可见，故名之为有边。若计现在，行阴生灭，相续不断，目前可见，无穷无尽，名为无边。

二者，是人观八万劫，则见众生；八万劫前，寂无闻见。无闻见处，名为无边；有众生处，名为有边。

此四有边论中之第二种，于见闻分位，妄计有边无边。是人为智力所限，但知八万劫内事，八万劫以前之事，则无见闻。今于无见闻处，名为无边，于八万劫内，见有众生之处，名为有边。此中有无二边，与前第一种不同。前以无限际为无边，以有限际为有边，今是以有见闻故为有之一边，以无见闻故，为无之一边。仅凭个人能见闻否，以定众生之有无。故佛名为颠倒论者。

三者，是人计我遍知，得无边性。彼一切人，现我知中；我曾不知彼之知性，名彼不得无边之心，但有边性。

此四有边论中之第三种，于自他分位，妄计有边无边。是人既想阴尽行阴现，得天眼通，于八万劫内，横能见小千世界，竖能见过现未三世，名为遍知。既能遍知八万劫中，小千界内，三世迁流，遂计我能遍知。于诸法中，得无边之性。而彼一切众生，皆现于我之知见中。海公谓‘我曾不知彼之知性’是倒置，应云：‘彼不曾知，我之知性’意谓我能遍知彼等众生，而彼众生，不能遍知于我，因彼等众生，未得无边心，所见有限，但名有边之性。

四者，是人穷行阴空，以其所见，心路筹度，一切众生，一身之中，计其咸皆半生半灭；明其世界，一切所有，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。

此四有边论中之第四，于行阴生灭分位，妄计有边无边。是人欲穷行阴空，即行阴生住异灭四

相中之灭相。是人于定中，见行阴灭相，及出定后，又见行阴生住二相。因此以其在定非定中所见，便用妄想，心路筹度，谓一切众生，一身之中，咸有一半生、一半灭；正报如此，依报亦然。故世界中，一切所有，皆是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。

由此计度，有边无边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，是则名为，第四外道，立有边论。

此是总结，于行阴立四种有边无边论，堕落两句，解释如前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知见中，生计度者，是人坠入，四种颠倒，不死矫乱，遍计虚论。

辛五计矫乱论

初四句结前想阴尽，次三句明行阴相；解释如前。于知见中，生计度者，谓是人于三摩地中，观于行阴，常扰动元之相，所知所见，不能决定明了，而妄生周遍计度，成为以下四种不死，矫乱虚论。外道妄计生天，即得涅盘，谓之不死。外道对于问者，报答无定，谓之矫乱。外道于行阴生住灭四相，一一计度，是名遍计，彼所计执，但有其名，都无实义，谓之不死矫乱虚论。

一者，是人观变化元，见迁流处，名之为变；见相续处，名之为恒；见所见处，名之为生；不见见处，名之为灭。相续之因，性不断处，名之为增；正相续中，中所离处，名之为减；各各生处，名之为有；互互亡处，名之为无。以理都观，用心别见。有求法人，来问其义，答言：我今亦生亦灭，亦有亦无，亦增亦减；于一切时，皆乱其语，令彼前人，遗失章句。

此是四矫论中之第一种，于行阴生灭相，分别而成八种邪见。行阴为一切变化之根元；故观变化元，即观行阴，此人观行阴迁流不住之异相时，名之为变；见行阴生生灭灭，相续不断，便妄计为恒；见八万劫内，有能见之众生，及所见之世界，便执为生；于八万劫外，不见有能见之众生，及所见之世界，即名为灭。相续之因，谓前行阴已灭，后行阴未起，中间必有相续之因，此即第八阿赖耶识，去后来先作主翁，舍生趣生之间，另有中阴身。行者不知，但见其性不断之处，名之为增；行阴正在生灭相续中，中间所离之处，名之为减；又于行阴生住二相中，见诸众生，各各生处妄计为有；行相生住异灭，各各灭时，妄计为无。以上变恒，生灭、增减、有无之计执，虽以行阴之生住异灭而观，但行者用心不正，致有前后差别之见。设或有来求法之人，问其有关修证之义，皆答言，我今亦生亦灭，亦有亦无，亦增亦减，亦变亦恒。于一切时，皆乱其语，令彼前来，问法之人，遗失章句，以其所答模陵两可之间，无以受持，故曰遗失章句义理。

二者，是人谛观其心，互互无处，因无得证。有人来问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无。除无之余，无所言说。

此四种矫论中之二，于行阴生住二相，妄计一切都无。互互无处，即行阴生住二相灭时，是人谛观第七识心，生住已灭，一切都无。既无所见，亦无所证。遂以为悟得一切法皆无之理，妄计为无。有人问法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无，除无之余，无所言说。

三者，是人谛观其心，各各有处，因有得证。有人来问，唯答一字，但言其是，除是之余，无所言说。

此四种矫论之三，于行阴生灭相，而妄计一切有。因是人谛观其第七末那识心，于行阴四相中之生相有所见，因有所见，亦有所证得，以为悟一切皆有。故有人来问，唯答一字，唯言其是。除是之余，无所言说。此中答是，而非答有，其意以为自己所见，既遍一切法，一切法无不皆有。则前人有所答莫不皆是，故作是答。

四者，是人有无俱见，其境枝故，其心亦乱。有人来问，答言亦有，即是亦无；亦无之中，不是亦有。一切矫乱，无容穷诘。

此四种矫论之四，于行阴生灭相而妄计亦有亦无。有无俱见：有谓生相，无是灭相，谓其既见行阴之生相，亦见行阴之灭相，以其所观之境，既已开枝，能观之心，亦复昏乱。有人来问，答言：亦有即是亦无；以其见生相必归于灭故。亦无之中，不是亦有；以其灭相不一定更生故。执拗违理，言无一定，一切时处，言皆两可，故曰一切矫乱。若有人诘询其详，则谓彼境界，高深莫测，非人所能知，无容再问。

由此计度，矫乱虚无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，第五外道，四颠倒性，不死矫乱，遍计虚论。

此结成外道矫论。四种计执；皆违真理，谓之颠倒，余释准前可知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无尽流，生计度者；是人坠入，死后有相，发心颠倒。或自固身，云色是我。或见我圆，含遍国土，云我有色。或彼前缘，随我回复，云色属我。或复我依，行中相继，云我在色。

辛六计十六有相

前七句结前起后，想尽行现。是人便于行阴四相，相继无尽，迁流不息之中，妄生计度，遂堕入死后有相；即计三世有相，违背正理，名发生颠倒之心。或自固身，谓是人于定中，固守身形，妄执四大之色，皆是我身而执即色是我。或见我圆三句，是计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；因其

见行阴圆明，含遍十方，以为一切色法，皆我所有故。或彼前缘三句，是计离色是我；前缘指根所对之境，意谓一切色法，但随于我，回旋往复，为我所运用，故色属我，为我所有，离色之外，我为能有，故曰离色是我。或复我依三句，是计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。意谓我于行阴，生灭异灭中，得以相续，是则我在色中。

皆计度言，死后有相，如是循环，有十六相。从此或计，毕竟烦恼，毕竟菩提，两性并驱，各不相触。由此计度，死后有故；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，第六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有相，心颠倒论。

前四种妄计：即色是我；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；离色是我；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；皆同是计度，死后有相。谓因过去流转，故有现在，由现在流转，而有未来。色身虽死，我犹存在。如是三世循环，于色受想行四阴中，各各计有四种我，遂共成十六我相。从此或计，谓邪见增胜，又转深一层计度，楞严文句云：‘意谓由造作，故有烦恼，由造作故有菩提，造作即是行阴，行阴不可尽，则烦恼菩提，亦不可尽。故两性皆悉驱入尽未来际，亦复不相陵蔑。依此见解，则修行将永不能断烦恼，证菩提矣。故文句斥云‘此则错解，性具圆实，无作妙旨，差之毫厘，谬逾天壤者也。’

由此计度以下，结成常见外道。佛言烦恼本空，因妄念有；菩提本寂，妄灭即证。众生起心动念，作业流转，菩提便成烦恼；妄念顿歇，歇即菩提。故烦恼菩提，仅系于当人之一念，何来实法，互相对立。此实迷惑菩提真性之颠倒妄计。故佛云：是则名为第六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有相，心颠倒论。正结成外道。文中虽曰五阴，但唯依前四阴，虽依前四阴，其义惟在行阴，因见行阴，迁流不息，而计死后有我，是依颠倒之心，所立颠倒之论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先除灭，色受想中，生计度者；是人坠入，死后无相，发心颠倒。见其色灭，形无所因；观其想灭，心无所系；知其受灭，无复连缀；阴性销散，纵有生理，而无受想，与草木同。此质现前，犹不可得，死后云何更有诸相？因之勘校，死后相无，如是循环，有八无相。

辛七计八无相

即于色受想行四阴中，妄计现在断灭，未来断灭，谓之八无相。此即断灭外道。又三摩中等七句，如前释。于先除灭色受想中，生计度者，因是人于定中，先曾破除前色、受、想三阴。今行阴现前，遂生妄计，前三阴先有后无，以此例知，行阴现有，将来亦归于无，因计死后，终归断灭。是人堕入，死后无相，成为断灭外道。此皆因其发生颠倒之心所致。

见其色灭，形无所因以下，是释其妄计之由。因其人于定中，见色阴已灭，身形无所依托。想是意识，心是意根，心因想系，今观其意识之想已灭，则心无所系，犹如澄空，无复粗重，前尘影事，故知其受亦灭，无复连缀。受阴向居于色想二阴之中，故色心因受而连缀，今色受想三种阴性，既已消灭散坏，纵有生灭之行阴，而无受想，则身同草木。此质，谓现前之身心，因于定境，见现在身中四阴皆不可得，死后云何更有诸物？因此勘验已灭之四阴，现在无我，故比较将来，阴相一定是无。如是往复循环，推检四阴中，一一阴皆生前死后俱无。故共成八种无相论。

从此或计，涅盘因果，一切皆空，徒有名字，究竟断灭。由此计度，死后无故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第七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无相，心颠倒论。

由于妄见，四阴已灭，现行质相已无，则无修因，死后断灭，则无证果。因而从此，妄计转深，以为涅盘因果，世出世法，一切皆空，徒有名字而已，实则，究竟断灭，化为乌有。由此，妄执计度，死后无故，堕落外道以下准前释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行存中，兼受想灭，双计有无，自体相破；是人坠入，死后俱非，起颠倒论。

辛八计八俱非

即于四阴，妄计非有非无，是人以前三阴先时是有，由修止观力而被之，名为后无。是则前三阴似有非有；前三阴未破，行阴无可见，名为先无；前三阴尽，行阴方显，名为后有。臬则行阴，似无非无。于行存中，兼受想灭两句谓前三阴已尽，行阴未破之中，遂于此四阴中于存计有于灭计无，谓之双计有无。以行阴之有，破前三阴之无。以前三阴之无，破行阴之有，谓之自体相破。以有破无，则成非无；以无破有，则成非有；故曰是人坠入，死后俱非，起颠倒论。

色受想中，见有非有；行迁流内，观无不无。如是循环，穷尽阴界，八俱非相；随得一缘，皆言死后，有相无相。又计诸行，性迁讹故，心发通悟，有无俱非，虚实失措。由此计度，死后俱非，后际昏瞢，无可道故；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，第八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俱非，心倒颠论。

初二句谓前三阴原先是有，后因止观力破之，便成非有。次二句谓后之行阴，因前三阴未破，不能观见，谓之观无，及前三阴尽，行阴显现，其相迁流不息，名为不无。如是循环，由后观于前，由前观于后，穷尽色受想行四阴之界限，遂成为非有色受想行，非无色受想行，等八俱非相。于是四阴中，随举一阴，为所缘时，皆言死后，非有相，非无相。又是人因观行阴，其

性迁变，生灭不实，遂心发邪解，由此行阴，例通万法之性，以为有无俱非。即一切法，说有非有，说无非无，有无虚实，失却标准。由此计度生前非有非无，以例死后俱非，由于于行阴未尽，识阴未现，说有说无俱不可，故曰后际昏瞢，无可道故。堕落外道，以下解释如前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后后无，生计度者，是人坠入，七断灭论。或计身灭，或欲尽灭，或苦尽灭，或极乐灭，或极舍灭。如是循环，穷尽七际，现前销灭，灭已无复。由此计度，死后断灭；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，第九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断灭，心颠倒论。

辛九计七断灭

七谓人间，欲界，四禅，及无色等七处，前七句义如前释。于后后无，生计度者，初后字指行阴，在前三阴之后，次后字，指行阴灭相；因见行阴，念念灭处，遂妄计生人天七处，后皆断灭，故坠于七断灭论外道。或计身灭，指人间天上，五趣杂居地；即欲界人间天上二处或欲尽灭，谓初禅离生喜乐地；或苦灭尽，是二禅定生喜乐地；或极乐灭，是三禅离喜妙乐地；或极舍灭，是四禅舍念清净地。此文应有或四空天灭。即无色界灭，否则只成六处，与穷尽七际之文不符。如是循环，推穷人间天上，极尽七际，皆现断灭，则知死后，更无复生之事。由此计度以下，是结成外道，义准上释。

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，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；穷生类本，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。于后后有，生计度者，是人坠入，五涅盘论。或以欲界，为正转依，观见圆明，生爱慕故；或以初禅性无忧故；或以二禅心无苦故；或以三禅极悦随故；或以四禅苦乐二亡，不受轮回，生灭性故。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，五处安隐，为胜净依，如是循环，五处究竟。由此计度，五现涅盘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；是则名为，第十外道，立五阴中，五现涅盘，心颠倒论。

辛十计五现涅盘

初七句准前可知。于后后有，生计度者，即于行阴中，妄生计执，因见行阴住相，念念迁流不息，遂妄计有，是人即堕五涅盘论；即于下五处，计为涅盘。或以欲界，为正转依；此执欲界，为真正转苦为乐，转生死成涅盘之处。因此人想尽行现，圆定发明，初得天眼，观见圆明，其身光明，超乎日月，且离于人间秽浊，是以心生爱慕，而计执此境，为现在涅盘。或以初禅性无忧故，忧字，应作苦字，谓初禅已离欲界苦恼，处于离生喜乐地，故性无苦；即以此境，计为涅盘。或以二禅心无苦故，此中苦字，应改为忧。以初禅虽无欲界苦，然仍有忧虑，患得息失之心。今二禅定生喜乐，功用纯熟，不患遗失，忧愁不逼，遂计此为涅盘。或以三禅极悦随故，三禅离喜妙乐，既无忧苦，且得随顺，遂计此妙乐之境，便是涅盘。或以四禅，苦乐二亡，四禅修定，舍念清净，双舍苦乐，三灾不及，故不受轮回生灭，遂计为现在涅盘。五处皆属有漏，今执五处，即是涅盘。是迷有漏天，作无为涅盘之误解。遂以为以上五处，最为安隐快乐，为最胜清净之所依。如是循环，妄计欲界及四禅天，为佛所证之究竟涅盘。故堕为外道。由是计度以下，是总结外道，以凡滥圣，成见取外道。义准前释。

阿难！如是十种，禅那狂解，皆是行阴，用心交互，故现斯悟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现前，以迷为解，自言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汝等必须将如来语，于我灭后，传示末法，遍令众生觉了斯义；无令心魔，自起深孽，保持覆护，销息邪见。教其身心，开觉真义，于无上道，不遭枝歧；勿令心祈，得少为足，作大觉王，清净标指。

庚三结过劝示

如是十种，谓于行阴定中修行，发生如上十种断常，空有等邪见狂解。皆是欲破行阴，用定慧力，真妄交攻，互为胜负之际，心魔自起，故现如斯狂解邪悟。可惜众生顽迷成性，不自思忖量德度能，逢此行阴境界现前，即以迷惑为悟解，未证言证。自许已登圣位，是大妄语成，必堕无间，此结其过。汝等以下是劝示，汝阿难及在会大众，回小向大者，必须将如来今日，在楞严会上，所说之正语，传示于佛灭度后，末法世中，遍令末法众生，觉察明了，斯十种狂解，同是邪见。妄言证圣，作地狱因，感无间果，谓之深孽。若然明了狂解属邪，不为所惑，心魔不起作孽，自可保持真修，覆护正定，以销息邪知邪见，此劝摧邪；未起邪见者，令不起，已起邪见者，令销灭。教其身心以下，是劝显正。教末法众生，未生正智者令生，已生正智者，令深入不失。故曰教其观察身心，如幻如化，虚妄不实，于所有境，不生住着，念念与止观相应，自然于无上菩提之道，不再遭受分枝之邪，歧途之迷。前计空计有，计断计常，皆滞于行阴，不知进取，得少为足所致。今教其明辨邪正，再不误入歧途，自可依此正定，直趣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而达宝所，作大觉王，标榜人天，大作佛事，成为五浊恶世，清净指南。

阿难！彼善男子，修三摩地，行阴尽者，诸世间性，幽清扰动，同分生机，倏然隳裂，沉细纲纽，补特伽罗，酬业深脉，感应悬绝。

己五明识阴境分。庚初总示阴相分三。辛初结前行阴尽相

彼修三摩地之善男子，若于定中，始终不起狂解，便可破行阴，令行尽识现。世间通指二种世间一切生灭，性谓行阴，行阴幽隐轻清之体，及其扰动微细生灭之动相，为有情无情二种世间之同分生机；如网之大纲，衣之纽扣。今行阴既破，则此深沉微细，为世间生机纲纽之动相，忽然隳坏破裂。补特迦罗译数取趣，以其数数作业，数数趣果之故，是众生别名。业指三界有漏恶业，行阴作业，牵引识阴，投生，感受果报。故行阴为识阴酬赏宿业之脉络；如人身中诸脉，隐于身中，今行阴尽，如人脉断命殒，故曰：酬业深脉，感应悬绝。

于涅盘天，将大明悟，如鸡后鸣，瞻顾东方，已有精色。六根虚静，无复驰逸，内外湛明，入

无所入。深达十方，十二种类，受命元由，观由执元，诸类不召；于十方界，已获其同，精色不沉，显现幽秘。此则名为，识阴区宇。

辛二正明识阴区宇

涅盘天，即众生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。向为五阴所覆，处于生死长夜，备婴万苦。今行阴尽，识阴显，如鸡后鸣，长夜将晓，犹东方之即白，涅盘天已露曙光，谓之于涅盘天，将大明悟。初破色阴，如鸡初鸣，正是‘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。’次破受阴，六根虚明；再破想阴，六根寂静。今复破行阴，六根无复驰骋奔逸于根尘之间，内既无能入之根，外无所入之尘，根尘脱节，内外湛明，故能深达十方世界，十二类生，各自受命之根本元由。至此唯一识精元明，无复行阴生灭业因，不再牵引识阴，感召十二类生之业果。故曰诸类不召。于此执持十方世界，十二类生之识体，已见有真精妙色，真妄和合之幽秘识阴，不再沉隐而得显现。此即‘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’所谓：‘虽得六销，犹未亡一。’仍为识阴所蔽，精妙未圆，是则名为，识阴区宇

若于群召，已获同中，销磨六门，合开成就，见闻通邻，互用清净。十方世界，及与身心，如吠琉璃，内外明彻；名识阴尽，是人则能，超越命浊。

辛三悬示识阴尽相

群召，即前诸类不召。已获同中，即前已获其同。意谓于行破识现之际，业因已销，业果不召之时；若能再加功，止观并进，运用金刚智力，销熔六根之门；令合于唯一圆融，清净宝觉，开则一根能为诸根用，谓之合开成就。众生六根彼此互隔，虽性中相知，但用中相背，今识阴破，结已解，隔亦除，则见闻觉知，六根互通于邻根。眼不特见色，且能闻声；耳何止听声，且能见色；眼耳如此，余根皆然。一根能为诸根用，曰互用。微细烦恼，障翳悉除，曰清净。十方世界，是器世间；及与身心，是有情世间。二皆为五阴所覆，执我执法，非隔成隔；今阴尽障除，内根外界，全属空藏，唯一大圆镜智，如吠琉璃内外明彻，名识阴尽。众生由于识阴，于无同异中，炽然成异，同异失准，相织妄成，名为命浊。今识阴尽，破妄纯真，开合成就，一六俱亡，无复相织，故能超越，九界命浊，此即‘寂照含虚空’，亦即十方圆明之境。

观其所由，罔象虚无，颠倒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辛四结示本惟妄想

似有非有名之罔，似无非无名之象，幻妄不实谓之虚无。以佛眼观察识阴之来由，无非由于众生迷真逐妄，一念不觉，致使生灭与不生灭和合，而成此识阴。一念不觉，是妄想，迷真逐妄，是颠倒，由于颠倒妄想，而为其本之识阴，所现一切诸法。似有非有，似无非无，故曰罔象虚无，颠倒妄想，以为其本。

阿难当知：是善男子，究诸万空；于识还元，已灭生灭，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能令己身，根隔合开；亦与十方，诸类通觉，觉知通吻，能入圆元。若于所归，立真常用，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，因所因执。娑毗迦罗，所归冥谛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一，立所得心，成所归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外道种。

庚二别明发相分十。辛初因所因执

初句是佛警告阿难，当提高警觉，明白了知是修圆通之善男子，于三摩地中，以止观力，研穷行阴，至行尽识现，于第八识中用功，将要归还一真法界，本元觉地之际，已灭前四阴一切粗细生灭，而于识阴寂灭现前中，因识阴微细生灭未破，故其识精妙明，尚未发光，未能圆照法界之时。既能令己身六根，隔碍全销，成就开合；亦能与十方十二类生，通一觉性，彼此觉知之性，已得通同吻合，从此加功，自然证入，圆妙觉元之本觉妙理。

若于所归，是指识阴，观行为能归，识阴为所归。谓此行者，若于此四阴尽识阴显，灭妄所归之处，执此识阴，为真如觉性，而立为真常因，生殊胜之解，是人则堕，因所因执。意谓识阴本非真因，而执为真因。娑毗迦罗，译名黄发，为立冥谛外道之始祖。今修定者，于识阴中用功，限于智力，不能突破识阴，反立识阴为真因，则与外道所执冥谛无异，将必迷失佛菩提，妙觉果海，亡失因地正觉知见。是名第一以下，是结成外道。识阴十相之首故名第一。行者因能令己身，根隔合用，遂妄立此为其所得之心；亦与十方诸类通觉，觉知通吻，遂执此为所归之果。因为所得，果为所归。违背圆通，清净真心，远离真如，本觉妙性，背叛涅盘下不生不灭之理。本是佛子，前四阴已破，于涅盘天，将大明悟；今因心外取法，妄立能所，非因计因，遂迷失佛种，生外道家，宁不可惜，而修行之人，又岂可不慎？

阿难！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所归，览为自体，尽虚空界，十二类内，所有众生，皆我身中，一类流出，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，能非能执；摩醯首罗，现无边身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二，立能为心，成能事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大慢天，我遍圆种。

辛二能非能执

又修圆通之善男子，以止观力，穷究行阴，已灭行阴生灭细相，而于识阴，寂灭现前之际，由于识阴，真妄和合，微细生灭未除，故精真妙觉未圆，体用未能全显。若能加功，百尺竿头重进步，自可证入圆妙真元，本具觉性。否则，若于此行破识现之时，以为所归，而览此识阴为自体，错认八识为妙觉明性，竖穷横遍，含吐十虚，故认为尽虚空遍法界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，皆于我一身中，一类流出；则识阴为能流出，世界众生为所流出，我能生众生，众生不能生我，发生如是以我为胜之邪解，是人则堕能非能执。即妄执识体为能生，世界众生依正二报为

非能生。摩醯首罗，译大自在，或大我慢，是色界顶天。因其妄谓已得大自在，为能生世界众生之始祖，众生世界由彼所生；而凡禀佛教诸天，皆知一切法，莫不从因缘生，故名彼为大我慢天。此天报得自在，身长一万六千由旬，寿命一万六千大劫。且有神通，能现无边众生身，佛未出世，自称为世界主。今行阴尽识阴显之修行人，妄计我为能生，十二类生为所生，彼此邪见相同，遂为伴侣。迷佛所谓菩提，误入魔道，亡失正知正见。是名第二立能为心，成能事果，是结成其名。因见识阴，同为十二类生，受命元由，遂立识阴，为能生因心，十方众生为所生，成就彼所计执为能生之事果。遂失去因地修心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趣生大自在天，同彼遍计自身周遍，圆含一切，能生众生之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所归，有所归依，自疑身心，从彼流出，十方虚空，咸其生起。即于都起，所宣流地，作真常身，无生灭解。在生灭中，早计常住；既惑不生，亦迷生灭，安住沉迷，生胜解者；是人则堕，常非常执，计自在天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三，立因依心，成妄计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倒圆种。

辛三常非常执

前五句如前释。若于所归，有所归依，意谓若于行阴尽，识阴现时，即以此识阴为究竟所归依之处，怀疑自己之身心，皆从彼识阴中流出；且彼识阴，能生十方虚空，一切有情无情，咸皆于彼识阴而生起。即于此十方虚空，若身若心，都为彼所生起之识阴，所宣流之处；便执识阴为真常身，作无生灭解。识阴虽曰寂灭，然其本身乃生灭与不生灭和合，必须破此和合识，灭相续心，去妄纯真，方为常住真心。今识阴尚未破，即于此识阴所含生灭之中，提早妄执，计为常住，然则岂止迷惑不生不灭之真心，亦不解生灭之妄性。如人以铜作金，岂独不识真金，亦惑于铜之本性，而安住于以假作真中，沉迷不悟，反以识阴，作为常住胜解；而我及被识所生之万物，皆非常住，遂成常非常执。计自在天，成其伴侣。自在天，指居欲界天顶之波旬魔王。彼执自己为能生，万物为所生；能生者常，所生非常。今修定者，所计常非常执，与彼类似，故趣生自在天，成为魔王伴侣。佛言一切唯识，万法唯心，因彼于识生灭中，早计常住，故不但迷惑佛之菩提果觉，亦亡失本修因心正知正见。是名第三以下，是结其名。是人计识为能生我身心之因，为我所归依之处，遂以生灭识阴，成为妄计真常之果。与所修圆通，相违越远，与涅盘城，背道而驰。故堕外道，趣生颠倒，妄执识阴圆常，为能生我身心之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所知，知遍圆故，因知立解；十方草木，皆称有情，与人无异。草木为人，人死还成十方草树，无择遍知。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，知无知执。婆吒散尼，执一切觉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四，计圆知心，成虚谬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倒知种。

辛四知无知执

前五句如前释。若于所知，即以行阴观于所知之识阴，因观行力，了知识阴，广大周遍，便立邪解。以为十方草木，皆称有情，与人无异；然则草木，将来亦可为人，人死亦可成为草木。人与草木，互为轮转，无所拣择，有情无情，遍皆有知。此于草木，而生胜解，执草木为有知之人，堕于知无知执。因其计无情有知，实则无知，谓之知无知执。婆吒译避去，霰尼译有军，二皆执一切有情无情，都有知觉之外道。今此修定之人，遍计草木有知，与彼等所执无异，故成其伴侣。迷失佛果菩提，亡失因地正知正见，或云：本经前说，四科七大，皆如来藏性，与此执何异？当知前说，地水火风，皆如来藏，是明相妄性真，如空华水月，当下即空，空故无生，名如来藏。与此外道所执，草木有知不同。

是名第四以下，是结其名。十种识相中之第四种，是计圆知心，成虚谬果。即计识阴周遍一切，以此有知之识阴为因心，成草木无不有知之谬果。是故违背圆通因地修心，迷失涅盘城，趣生彼等，以无情为有情之颠倒知种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固融，根互用中，已得随顺；便于圆化，一切发生，求火光明，乐水清净，爱风周流，观尘成就，各各崇事；以此群尘，发作本因，立常住解，是人则堕，生无生执。诸迦叶波，并婆罗门，勤心役身，事火崇水，求出生死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；亡失知见。是名第五，计着崇事，迷心从物，立妄求因，求妄冀果；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颠化种。

辛五生无生执

前五句如前释。若于圆融根互用中，谓行阴尽，识阴将破之际，由于止观力强，深伏识阴烦恼，六根圆融，互用清净，得以现前。是人若于此圆融六根互用之中，得大随顺，便于此圆融化理，能发一切身心世界之识阴中，求火光明，乐水清净，爱风周流，此三大可知，观尘成就，即指地大。地大之尘小则成就个人色身，大则成就房舍楼宇，甚至山河大地。是人因执识阴圆常，而由此常住，不生不灭之识阴，所发生之地水火风四大，亦皆圆常，能为清净解脱之因。遂各各随其所见，而遍执崇尚，奉侍于水，于火，或于地，于风。而以此群尘——地水火风为发生造作万物之本因，立四大为常住之邪解，是人则堕生无生执。因是执四大为能生万物之生因，所生之物，皆无常，唯此能生之四大真常。更谬计四大能生圣果，一切圣凡因果，莫不由四大而生。实则不然，故曰生无生执。迦叶波译大龟氏，婆罗门译净裔，皆以勤劳其心，使役其身，事火崇水，或事风事土，以求解脱者。今修定人，妄计四大能生诸法，为清净解脱之因，与彼等不谋而合，故成为彼等伴侣。自此迷惑佛果菩提，亡失本因地心正知正见，是名第五外道，妄生计着，尊崇事相，迷真如心，随从四大之物质，而妄立四大无知之群尘，为求出生死之正因，冀求能生真常乐果。此等岂独与圆通相违越远，且背弃涅盘城，生于颠倒生物化理

之外道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圆明，计明中虚，非灭群化，以永灭依，为所归依，生胜解者。是人则堕，归无归执；无想天中，诸舜若多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六，圆虚无心，成空亡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断灭种。

辛六归无归执

初五句如前。若于圆明，计明中虚，谓是修定之人，若于涅盘天将大明悟，周遍湛明之中，妄计执着，识阴罔象虚无之境，而发生自以为胜之邪解。以此已毁灭前四阴之群化之识阴，为永灭之大涅盘，便依托执着，为所归依处，不肯再前，是人则堕，归无归执。因其以此识阴为所归，实则无可归，谓之归无归执。无想天中诸舜若多，成其伴侣。舜若多译云虚空，即第四禅外道天，栖止于空者。因其彼此同于识阴圆明中，以虚无寂静之心为因，成就灰身灭智，身心断灭，销殒空亡之果。是人何止迷佛菩提，亡失正知正见，违远圆通，背弃涅盘之城，且生于一切法断灭，无复续生之外道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；精妙未圆。若于圆常，固身常住，同于精圆，长不倾逝，生胜解者；是人则堕，贪非贪执。诸阿斯陀，求长命者，成其伴侣；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七，执着命元，立固妄因，趣长劳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妄延种。

辛七贪非贪执

初五句准前释。若于圆常固身常住；谓此修定者，若于生灭微细，遍一切时处之识阴圆常中；坚固妄执，四大色身，以为常住，同于识精圆明，长不倾逝，即计身长寿，永恒不灭，而生以为是殊胜之邪解；是人则堕外道，贪非贪执。以虚妄色身，不应贪着，今生贪着故名。阿斯陀译无比，即长寿仙，其数众多，故曰诸阿斯陀，求长命者，成其伴侣。此人不知更求真常佛果，是迷佛菩提；但知坚固幻妄无常之躯，是亡失正知正见。是名第七种外道，执着本命元辰之识阴，而立坚固幻妄之色身，同于圆常识阴之因心，以趣向长恋尘劳，贪着寿命之果报。违远圆通大定，背弃涅盘大城，生于妄想欲延长寿命之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观命互通，却留尘劳，恐其销尽；便于此际，坐莲华宫，广化七珍，多增宝媛，恣纵其心，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真无真执，吒枳、迦罗，成其伴侣，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八，发邪思因，立炽尘果。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天魔种。

辛八真非真执

前五句准上可知。观命互通，即劝此为诸众生受命元由之识阴，遍一切时处，如空含空，互通无碍。故知世间一切尘劳，均与识阴有关，若不留住，诚恐世间一切尘劳，悉皆销殒。则我之身命，亦将无所依托；遂贪恋尘劳，恣情纵欲，便于此际，坐莲花宫，广化七珍奇宝，多增娇艳美女，使七宝陈列，美女如云，恣情放纵其心，以为妙乐。因是人以此为殊胜之邪解，便堕外道，真无真执。识阴非真，以妄为真故，名真无真执。吒枳译结缚，迦罗译我所作。二者皆以三界尘劳结缚，为其所作；以其能变化欲境，结缚众生故。今此行人，本欲出尘，今反而却留尘劳，与彼等天魔，目的相同，遂为其伴侣。迷佛菩提果，亡失因心正知正见。是名第八种外道，以发邪思，广纵淫欲为因心，而立炽盛尘劳之果。违远圆通正定，背弃涅盘不生不灭之城，生于天魔之种类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于命明中，分别精粗，疏决真伪，因果相酬，唯求感应，背清净道，所谓：见苦断集，证灭修道。居灭已休，更不前进，生胜解者，是人则堕定性声闻。诸无闻僧，增上慢者，成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，是名第九，圆精应心，成趣寂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缠空种。

辛九定性声闻

初五句如前。于命明中，谓识阴含藏有漏无漏一切种子，为圣凡之命根。今修定之人，即于此命根之识阴圆明中，分析辨别，道灭之清纯净妙，苦集之粗犷恶浊。疏通抉择，知道灭为出世解脱因果，是真；苦集为世间苦恼因果，属伪。世出世间无不依因感果，各自酬报。因而舍世间恶浊之伪，而求证得出世精纯之真。故曰惟求感应。即由真修之机感，应得圣道之实证。用心虽正，但有违第一义空之理。盖第一义空，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必须称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，实无生死可了，亦无涅盘可证，谓之清净道。今此行人，所谓见苦断集，证灭修道。见有取舍，有修证，已背实无修证之道。况居灭已休，更不前进，中止化城，不求宝所；自以为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自此万虑皆空，逍遥物外，于小乘涅盘，得少为足，再不进修大乘菩萨道，是人则堕定性声闻。既已超凡入圣，云何仍说堕落。当知，诸佛出世目的，‘欲令一切众，如我等无异。’法华经。今此声闻，二死但去其一，三惑尚存其二。去佛菩提，甚为遥远，虽曰证圣，但属相似，而非分证，何况究竟？今竟贪住小果，以佛望之，何异堕落？因其不肯回小向大，再求佛乘，谓之定性声闻。诸无闻僧，增上慢者，指四禅无闻比丘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增上我慢之人，为其伴侣。以其不知生死涅盘，同是狂劳颠倒华相，而执生死为实有，执涅盘为真空。故迷佛菩提，忘失正知正见，是名第九种外道。前八种皆于心外求道，谓之外道；今此人用心虽正，但违背清净之道亦名外道。圆精是能观智，至此益圆且精，以求应之因心，成就其趣向沉空滞寂之声闻小果，谓之圆精应心，成趣寂果。远离修证圆通之因心，与佛果菩提背道而驰；但已得‘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。’破三界见思，断我法二执，于五阴中，求我不可得，而证空住空，为空所缠所缚，未能从空出假入中，名之为生缠空种。

又善男子，穷诸行空，已灭生灭；而于寂灭，精妙未圆。若于圆融，清净觉明，发研深妙，即立涅盘，而不前进，生胜解者；是人则堕，定性僻支。诸缘独伦，不回心者，为其伴侣。迷佛菩提，亡失知见。是名第十，圆觉吻心，成湛明果，违远圆通，背涅盘城，生觉圆明，不化圆种。

辛十定性缘觉

梵语僻支迦罗，译名缘觉，或独觉。其出于有佛世，以闻佛十二因缘之理，而悟道者名缘觉；其出无佛世，独居深山，以无师智，而悟诸行无常，断烦恼，证真空者名独觉。声闻，但断正使烦恼，如烧木成炭；缘觉更侵习气，如烧木成灰。虽同发小心，因根稍利，故居声闻之上。

前五句准上释。若于圆融，清净明觉，谓修定者，以止观力，破行阴，识阴显现，见闻觉知，不复分隔，成就开合，彼此互用之际，而能于清净妙觉明心中，策发研究，较前声闻，犹为深妙；即于此而立涅盘，不复前进，于寂灭空理，而生胜解，不肯勤求无上菩提，是人则堕入，定性僻支。望前声闻虽胜，望后佛道则劣，故仍曰堕。凡得少为足，不肯回小向大之缘觉，或独觉之伦，为其伴侣。自此迷于佛果菩提，亡失本修正知正见之因心，是名第十圆觉吻心。圆指六通，觉谓一切智，行人原求出世解脱，今已证得，正吻合其心，而成就独觉湛寂之无师智果。及缘觉明达诸法之无生智果。住果不前，故违远圆通大定，与佛涅盘，背道而驰，生于觉圆明不化圆种。觉指能证之智，圆即六通，明是三明，即趣生于能以无师智，或无生智，而证得三明六通之独觉，或缘觉。虽有妙用，但得意生身，未能起应化身，一为无量，普化群生，名之为不化种。

阿难！如是十种禅那，中涂成狂，因依迷惑，于未足中，生满足证；皆是识阴，用心交互，故生斯位。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现前，各以所爱，先习迷心，而自休息，将为毕竟，所归宁地。自言满足，无上菩提，大妄语成，外道邪魔，所感业尽，堕无间狱；声闻缘觉，不成增进。

庚三斥邪结正分二。辛初斥邪

如是十种禅那，指透过行阴十境，不曾起执之修行者，于识阴定中，竟遭枝节，中途成狂。如前八种名起狂解，皆因迷惑无知，以伪乱真，将虚作实，于未足中，生满足想。天魔外道；固于识阴未破，便早计常住；而定性声闻、缘觉，亦得少为足，保果不前。此皆是识阴将破未破，以止观力，攻于识阴，而识阴烦恼坚固，反攻止观，真妄交攻于一念，邪正挟杂于刹那，故发生以前十种狂解妄执。可惜众生顽迷，不自忖德量能，逢此等境界现前，不知皆由积劫习气，迷惑真心所致。而于自所计果，休止作息，将之为自己毕竟归宿，安身立命宁静之地。缘觉声闻，得少为足，外道天魔，背道而驰，今反自言，已圆证满足，无上菩提。此等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之大妄语，外道邪魔，所修有漏禅，所感业果报尽，必堕无间；而定性声闻缘觉，因修无漏禅，而证无漏果，不再感三涂果报，无堕地狱之事，但却不能成就，增上进修，永困化城，不达宝所。

汝等存心，秉如来道，将此法门，于我灭后，传示末世；普令众生，觉了斯义。无令见魔，自作沉孽，保绥哀救，消息邪缘，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见，从始成就，不遭歧路。

辛二劝传

前是斥邪，今劝传示。综前五阴魔境，应佛所说：‘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，无上菩提，别成声闻缘觉；诸天魔王，及魔眷属，皆由不知，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。’不但前四十八种，诸天魔王，是错乱修习，即声闻缘觉，出世圣人，尚属错乱修习。以其未得菩提正路，而趣向无上菩提；故佛敕令阿难，及在会大众，应存大慈大悲，觉世牖民之心，秉乘如来度生之道，将佛所开示之法门，于佛灭度后，传示末世。如来道有二：一是般若行，谓于一切法，不生执着，方是如来真实妙道。二是方便行，谓于诸众生，以种种方便，权巧教化。若能存心依此法门，如法修行，谓之秉如来真实妙道。将此法门，广为人说，是秉如来方便之道。将此法门，有通有别，通则指全经要义。前三卷半文中，开示如来藏性，是令行人，先开圆解；自四卷至七卷，所开示之耳门圆通，妙三观门，是示圆行；第八卷以后，开示三渐次，历位修证，统理行果，通名此法门。别则单指，五十重阴魔，为正修之助道。又此五十重魔境中，亦有通别。五十重境，是别中之通，识阴十境，是别中之别。无论通别，皆应于佛灭后，正衰邪盛之时，传示末法，普令众生，觉悟明了，本经所诠之义理；以及定境中途成狂等差别事。无令众生自己心中之见魔，自作沉沦之罪孽。自作显非外魔，如识阴十境中，前七种俱属狂解妄见，而第八种却留尘劳，则是爱见。二乘虽断界内见爱，而界外法爱犹存。此等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而堕定性二乘，及天魔外道，皆由自心见魔，自作罪孽之因，而招沉沦之果。若能令其觉悟定境，心魔不起，自可保绥禅定，哀救行人，消灭邪见障道因缘，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见，从此成就破五阴，超五浊，趣菩提，成佛道；于其中间，不再遭受诸委曲相。

如是法门，先过去世，恒沙劫中，微尘如来，乘此心开，得无上道。识阴若尽，则汝现前，诸根互用；从互用中，能入菩萨，金刚干慧，圆明精心，于中发化。如净琉璃，内含宝月，如是乃至，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心，菩萨所行金刚十地，等觉圆明，入于如来，妙庄严海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

辛二结正

如是，指法之词，法门，有通有别：通指全经所诠，别指五阴。又五阴中，前四是别中通，后一是别中别。本经所诠，三如来藏，圆解圆修，以及正助二行，明了五阴魔境等法门；是先过去世，恒沙劫中，微尘数佛，曾依此法门修行，而得心开意解，开佛知见，成无上菩提。今行

者亦依此法门，先开圆解，次起圆行，正助兼修，不为魔惑，直至五阴破尽，则现前六根，固不复隔，而见闻觉知，亦可互用。于此六根互用之定境中，精进不懈，便可证入菩萨金刚干慧。菩萨是大乘修因者，金刚干慧，指等觉后心之干慧地。圆明，即能证妙智，精心，是所证理体，以能证智，证所证体，从体起用，体用双彰，谓于中发化。如净琉璃，内含宝月，洞照无遗。圆明是般若德；精心是法身德；于中发化，即解脱德。圆明是报身；精心是法身；发化是应身。此明一超直入等觉后心，证佛三德，齐等于佛，超越一切方便，故曰如是乃超十信，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四加行心，乃至超越菩萨所行，金刚十地，以及等觉菩萨所证之圆明。如观音菩萨之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，一者上合十方诸佛，本觉妙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十方，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，同一悲仰。’应前佛言：‘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，一门超出，妙庄严路。’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、皆妙庄严路，妙觉才是妙庄严之家。既已超越妙庄严路，便能直入妙庄严之家。故曰：入于如来，妙庄严海。一心三智为能庄严，一境三谛为所庄严，能所不二，唯是一心，名妙庄严。路是因，家是果，此家广大无际，富饶无比，如普光摩尼香水海，能出生众宝，名之为果海。至此，即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圆满是究竟义，意谓二执除，三惑尽，证一切种智，契合性真本有，如衣里明珠，非从外得，故曰归无所得。入于如来妙庄严海，是显修德；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，是显性具；虽性具非修不显；虽修证非从外得。如是从性起修，全修契性，即前文：‘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，胜净明心，不从人得。’

此是过去，先佛世尊，奢摩他中，毗婆舍那，觉明分析、微细魔事，魔境现前，汝能谙识，心垢洗除，不落邪见。阴魔销灭，天魔摧碎，大力鬼神，褫魄逃逝，魑魅魍魉，无复出生；直至菩提，无诸少乏。下劣增进，于大涅盘，心不迷闷。若诸末世，愚钝众生，未识禅那，不知说法，乐修三昧，汝恐同邪，一心劝令，持我佛顶，陀罗尼咒。若未能诵，写于禅堂，或带身上；一切诸魔，所不能动。汝当恭钦，十方如来，究竟修进，最后垂范。

戊三劝示钦诲遵修

此科由第九卷第八页来。此者，独指五阴魔境，不但现在佛如是见，如是说，过去先佛世尊亦然。奢摩他是止，毗婆舍那是观。觉明分析意谓过去诸佛，修止观时，于定境中，以妙觉分明辨析，定境中微细魔事，而非粗心浮意，所能知者。今释尊亦然，且慈悲明显开示，令听闻者，记之于心，当修行时，魔境现前，若能识知，不住不着，则心垢自除，不落邪见。此别指五阴中后二阴，皆是自心所招邪见，妄生住着，致使堕落。阴魔，则别指色阴天魔。摧碎等五句，别指受想二阴。今以止劝，洞悉魔境，不生住着，则天魔外道，悉被摧碎；大力鬼神，亦丧魄逃逝，其余魑魅魍魉，诸小鬼等，自当不复更出。如是内外魔销，自可超越诸位，直入无上菩提。而于诸位功德，圆满具足，无所乏少。纵然是下劣根性，不肯增进向上之二乘，至此，亦能回小向大，于诸佛所证大涅盘果，不再迷闷，而发心进取。至于末法时代，去圣遥远，实堪忧虑，况其根性愚昧暗钝之众生，当然不能辨别，定中种种差别魔事，不知佛今日所说，辨别魔境之法门；而又好乐修习三昧，诚恐难免，被魔所惑，堕于邪魔，同于外道。则汝阿难，应劝彼等，一心持我佛顶陀罗尼咒，若愚昧不能读诵，或因修定无暇读诵，则书写此咒，悬于禅堂，或带身上；因此咒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，所在之处，皆有金刚藏王菩萨种族，并其眷属，昼夜随侍，故一切诸魔，所不能动。汝阿难及诸大众，应当恭敬，钦崇十方如来，究竟修证之胜妙法门。以此法门，自行化他；令未闻者闻，未知者知，垂示初心，修习仪范。最后，是对最初而言，因阿难最初，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，三摩禅那，最初方便。佛已于前，征心辨见，显如来藏，乃至选择圆通根本，教修正助二行。则最初方便，开示已竟，后因垂注末法众生，再回紫金山，揽七宝几，重示七趣因果，辨别五阴魔境，策励定性二乘，哀救末法众生，居于方便之最后，故曰最后垂范。

阿难即从座起，闻佛示诲，顶礼钦奉，忆持无失，于大众中，重复白佛。

丙二更断余疑，此科从第九卷来分二。丁初疑问分三。戊初领前法

此乃经家叙述。当机闻佛最后垂范之开示后，顶礼接受，钦奉佛旨，记忆受持，不敢亡失。然犹有余疑，故于大众中，重白佛言。

如佛所言，五阴相中，五种虚妄，为本想心，我等平常，未蒙如来微妙开示。

戊二腾三问分三。已初问阴本妄想

前佛于五阴定境一一结示，观其所由，皆是妄想。如色阴是坚固妄想；受阴是虚明妄想；想阴是融通妄想；行阴是幽隐妄想；识阴是虚无妄想；五阴无不皆是妄想。然妄想是世间生灭法，色受是生死果，想是生死因，行识二阴，则通于因果，行阴生灭迁流不息，作业是因，行阴刹那不住，是生死果。识阴含藏我法二执之种子，为生死因；去后来先作主翁，是生死果。因是集谛，果是苦谛，皆有为法，故五阴皆是妄想。阿难之意，是我等平常只知五阴相妄，当体即空，并未蒙佛，曾微细开示，五种妄想，为五阴之本。今虽闻其名，实不知其义，故仍须请佛详以开示。

又此五阴，为并销除，为次第尽？

己二问并销次第

又此五阴，既一一皆以妄想为本，则今破除，应一并顿销；然佛前言，于五阴定中用功，色尽受现，受尽想现，乃至行尽识现，似是次第而尽。究竟是属于顿销，抑或次第而尽？佛答：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。谓生时由细至粗，灭时应由粗至细；故理可顿悟，事非顿除。或利根者，可乘悟并销，然钝根之人，必因次第而尽。众生一向执五阴，为实我实法，今因闻佛说法，悟知：‘见闻如幻翳，三界如空华’。上根利智，不随分别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是为顿悟供销。钝根必须假以戒定慧，三无漏学，次第而尽。众生之根机既殊，烦恼浅深各异，岂可一概而论。

如是五重，诣何为界？
己三问诣何为界

问如是五阴，共有五重，究竟何处，是色阴之边际，乃至何处，为识阴界限？向下佛云：唯色与空，是色边际；唯触及离，是受边际；唯记与忘，是想边际；唯灭与生，是行边际；湛入合湛，归识边际。即答此问，诣何为界。

惟愿如来，发宣大慈，为此大众，清明心目，以为末世，一切众生，作将来眼。
戊三总请答

总请佛答。以上三问，为钝根行者，不可不知，故阿难请佛慈悲，一一详示。不但为此现前大众，辨识五阴，去烦恼翳，还复清净之心，明朗之目；抑亦为令末世一切修行众生，得正法眼。

佛告阿难：精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非留生死，及诸尘垢。乃至虚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斯元本觉，妙明精真，妄以发生，诸器世间；如演若达多，迷头认影。妄元无因，于妄想中，立因缘性；迷因缘者，称为自然。彼虚空性，犹实幻生，因缘、自然，皆是众生，妄心计度。阿难！知妄所起，说妄因缘。若妄元无，说妄因缘，元无所有，何况不知，推自然者？是故如来，与汝发明，五阴本因，同是妄想。
丁二答释分二。戊初正答所问分三。巳初广答阴本妄想分三。庚初总明

精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是指众生现前一念心之清净理体。不杂名精，不妄名真，寂照照寂，谓之妙明；本来如此，不假修成，谓本觉；圆周法界；无诸垢染，名为圆净。生死，遍指九界生死果，尘垢，遍指九界惑业因。生死谓色受二阴，尘垢指后三阴。佛意谓众生现前一念之真心，本觉妙明，元无五阴，乃至亦无虚空。今所以有虚空世界，及十二类生，二死三惑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如前云：‘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国土，知觉乃众生。’若有：‘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虚空，皆悉销殒。’可知虚空，亦生灭法，因妄想有。此依本觉妙明真精所幻起之五阴，及器世间，犹如演若达多之迷头认影。头喻本觉精真，迷头，喻迷真；认影，喻逐妄。众生因迷真逐妄，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，遂发生五阴之有情世间，及依报之器世间。此诸世间，妄有非真，众生不知唯心，真本有，妄本空，认妄作真，从迷积迷，流转生死，如演若达多之迷头认影，且怖头狂走。

妄元无因，谓此五阴之妄，非因妄有；亦非依真。如前云：‘如有所因，云何名妄。’故佛说五阴，唯是妄想，非真实有，以其虚妄，辗转相生，遂于妄想中，方便立名，因缘之性。然彼等外道，迷因缘性，拨无因果，而称五阴，为自然性。实则，五阴本非因缘，亦非自然。其相妄性真，本如来藏。但随众生妄心，应所知量，循业发现而已。正发业时亦无所有。如翳眼见空华，何止空本无华，即狂华所依之空，亦幻想所生，迷妄故有。何况众生所执之因缘自然，此皆妄想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故佛呼阿难而告之曰：若汝能知妄想，有所起处，方可说妄想是因缘生。若然妄想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元无起处可得，则应说妄想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，元无所有，已属方便，不了义教。何况彼等外道，不知因缘生法，当体即空，而推计自然，岂非妄上加妄。以是之故，如来为汝等开发显明，五阴生起之由，唯有坚固、虚明、融通、幽隐、虚无等妄想以为其本。因此，五阴本因，同是妄想。

汝体先因，父母想生，汝心非想，则不能来，想中传命。如我先言：心想醋味，口中涎出，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。悬崖不有，醋物未来，汝体必非，虚妄通伦，口水如何，因谈醋出？是故当知，汝现色身，名为坚固，第一妄想。
庚二别示分五。辛初明色阴惟是坚固妄想

佛云：汝阿难之形体，非本来有，由于父母俱动欲念，加以汝中阴身憎爱之想。搅父精母血而为体。若汝中阴身心中，无见异则爱，见同则憎之想，自不能来投生。正因汝一念憎爱之妄想，牵引识阴受胎，传续命根。如我以下，是引喻显妄。佛于前想阴中，曾言，心想醋味，口中涎生，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。口是舌识，足属于身识，心想唯意，意识通于前五识。故意识方想及醋味，登高，口足即应；虽然悬崖不有，醋物未来，其境非真，口已垂涎，足已酸涩。可见口涎足酸，但凭妄想而生。若汝阿难之体，必非虚妄类通前喻，与虚妄同伦，何以口水但凭因谈醋而出，以此例证之故，当知汝现前之色身，皆由父母爱欲妄想，及汝中阴身一念憎爱之心，流爱为种，纳想成胎；父母欲爱，已然坚固不可解，而汝自己流爱妄想，更坚固有力。内根如此，外界亦然，如前云：‘坚明立碍。’又云：‘空晦暗中，结暗为色。’皆以坚碍成色，是以从粗至细言，是名坚固第一妄想。

即此所说，临高想心，能令汝形，真受酸涩；由因受生，能动色体。汝今现前，顺益违损，二现驱驰；名为虚明，第二妄想。
辛二受阴惟是虚明妄想

即此色阴中所说，由于心想登高，能令汝之形体，真受酸涩之感；悬崖非有，酸涩之境却真，其因何在，皆由想阴为因，令受阴生起，故能动色阴之形体，纳受酸涩之妄境，以此类推，诸受亦然。如汝现前，如逢顺境，闻人赞叹，心生欣悦，谓之顺益；若逢违境，闻人毁谤，心生嗔恨，名为违损。违顺二境，现前驱驰，中无间断，念念如是，名为虚明第二妄想。以受阴无体，虚故能纳受损益，明故能知苦乐。受阴居于五阴之次，故名虚明第二妄想。

由汝念虑，使汝色身；身非念伦，汝身何因，随念所使，种种取像，心生形取，与念相应。寤

即想心，寐为诸梦；则汝想念，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，第三妄想。

辛二明想阴惟是融通妄想

念虑即心念思虑。但约意识，色身，则通指五根五识。由于意识之思念想虑，能使汝现前色身，随之攀缘外境。如念色则目视，念声则倾听，意欲行则举步，心欲语口便言，第六意识想心，遍于前五识，彼此融通合作，名为融通妄想。身非念伦以下，是反显。若前五识身，非与意之念虑相伦类似，因何汝身，能随心念所使，而攀缘于前境？今既心生意念，身形即随念取境，而所取境像，必与心念相应。如心欲抄写，手取笔纸；心思饮茶，手攀茶壶；乃至寐时作梦，亦与寤时想心相应。所谓：‘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’可见想阴，不独通于寤寐散位，独头意识，亦通于梦中独头。无时或息，时训策划，摇动前五识，及诸心所，如意想善法，十一善心所即起；心生恶念，六根本烦恼，及二十随烦恼皆生。如是意识一起，众妄皆随，谓之摇动妄情。因其色心互融，寤寐皆通，故名融通妄想，位居第三。

化理不住，运运密移；甲长发生，气销容皱，日夜相代，曾无觉悟。阿难！此若非汝，云何体迁；如必是真，汝何无觉？则汝诸行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，第四妄想。

辛四明行阴惟是幽隐妄想

化谓变化，理谓原由。意指行阴，为一切生灭变化之原由。而其本身，念念迁变，刹那生灭，犹如暴流之相续，如波浪之无间，故曰化理不住，运运密移。但行阴动相，幽深隐微，不易为人所觉，犹如人体，指甲渐长，头发渐生，甚至由少而壮，而老而死，血气方刚，转眼发白面皱，此皆行阴生住异灭不停，日夜相代无间所致。然芸芸众生，从古至今，曾无一人能觉悟了知，如波斯匿王所云：‘变化密移，我诚不觉。’阿难以下，是双结是非。佛呼阿难曰：若此迁流之行阴，非属汝心，则云何能令汝之身体变迁不住；如此迁流之行阴，真是汝心，汝云何不觉，何时生灭？是汝非汝，二皆不可，是故当知，汝现前念念迁流不停之行阴，名为幽隐，第四妄想。仁王般若经云：‘一念之中，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中，有九百生灭。’可知行阴生灭微细幽深难见，故名幽隐妄想。

又汝精明，湛不摇处，名恒常者，于身不出见闻觉知。若实精真，不容习妄；何因汝等，曾于昔年，睹一奇物，经历年岁，忆忘俱无；于后忽然，覆睹前异，记忆宛然，曾不遗失。则此精了湛不摇中，念念受熏，有何筹算。阿难当知，此湛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静，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。若非想元，宁受妄习，非汝六根，互用开合。此之妄想，无时得灭；故汝现在，见闻觉知，中串习几，则湛了内，罔象虚无，第五颠倒，微细精想。

辛五明识阴惟是颠倒妄想

不杂曰精，照了曰明，静如止水不动，名之为湛。五根对境，洞然照了，不落分别，名湛不摇处。即此湛然不动之处，名恒常不变之识性。此识性于身而言，不出见闻觉知，五根之性；属第八识见分，与识精同体，属依他起性，乃带妄显真，如第二月，不同七识之遍计执，如水中月。密严经云：‘执我名意’。唯识颂云：‘恒审思量我相随’。可知七识意根，与八识见分之见闻觉知之性，一如波澜，一如澄水。一是生死根本，一是涅盘根本。见分虽属涅盘根本，然又带妄，非识精之纯真，若此见闻觉知八识之见分，如识精之纯真无杂，自应不容许妄习发生。然则，因何汝等，曾于昔年，睹一奇物，初犹记忆，后则忘记，经历年久，忆忘俱无。后于偶然机会，复睹前物，而又记忆，宛然如昔，不会遗失。此即识阴，念念受七识熏习成种，藏于八识田中，不曾遗失所致。故八识本体，虽无生灭，然受前七识熏染，非生灭而似生灭，如镜蒙尘，非染成染。是则此精了湛不落分别之见闻觉知之性，以及湛然不摇之识精，念念受七识习妄所熏，无有停息，经年累劫，岂是筹量算数可及。此总显识阴，虽曰精明，实非无杂。其体虽非生灭，因恒受七识生灭之熏习，而有生灭之习气，成为生灭之种子，含藏于此识精之中，故佛呼阿难，而警告其当知，此精明澄湛之八识，似湛非真；如急流水，望之似恬静不动，实则因其急流，而不见耳，并非无流。若八识本体，真无生灭，作为前四阴生灭之根元，岂会接受妄习所熏？今既受熏，故八识亦名颠倒微细精想，除非汝之六根，得以互用成就开合，识阴灭尽，生灭灭已寂灭现之前时，否则，此微细妄想，无时得灭。是故汝现前见闻觉知六根之性，第八识中，念念受熏，虽然习气几微，仍不散失。然则，湛然了知精明不摇之中，一分无明为能串，六根习几为所串，似有非有，若无不无，罔象虚无之识阴，凡夫执之为命根，是以虚作实，二乘依此而立涅盘，是以无为有，同是颠倒。此故曰第五颠倒，八种识中，此识阴境界，最为微细；又此识虽非本觉妙心，但如第二月，故名精想。

阿难，是五受阴，五妄想成。

庚三结成

此结成五阴，由想行识三，造作业因，而招感色受之果。故五阴皆名为受，此五种受阴，实由坚固，虚明，融通，幽隐，虚无等五种妄想所成。楞严文句云：‘言五受阴者，以是众生之所执受故也。是故五阴通名为受，通名为想，当知亦通为识，以受想行三阴，不过皆是识之心所，色阴不过即是识之相分故也。又复通名为行，以色受想识，皆是迁流造作法故。又复通名为色，以初是有，对有表色，后四皆是无，对无表色故。’读此可知，一切名相皆妄，但一种暂时符号耳。

汝今欲知，因界浅深，唯色与空，是色边际；唯触及离，是受边际；唯记与忘，是想边际；唯灭与生，是行边际；湛入合湛，归识边际。

己二超答诣何为界

阿难问在后，佛答在前，名超答。前阿难问，如是五重，诣何为界。故今佛答：汝今欲知，因

界浅深，唯色与空，是色边际，色阴中有相为色，无相为空，色是浅界，空是深界；若但离诸色相，不名尽色阴边际；必须空有俱离，方是尽色边际。受阴是六根对六尘取着名触，厌舍曰离，触是受阴之浅界，离是受阴之深界；唯知尽触，不知离离，不名边际，必须触离俱尽，方名尽受阴边际。想阴以有念为记，无念为忘，记为浅，忘为深；但尽诸念，不名边际，必须有念无念俱尽，方名边际。行阴迁流生灭不停，今以散位粗行，生相为浅界，以定中细相为深界；但尽如暴流之粗相，不名边际，连清扰细相亦尽，方名尽行阴边际。识阴以入湛为浅界，以入无所入为深界；但旋流入湛，不名边际，必须内外湛明，六根互用，湛入合湛，方名尽识阴边际。

此五阴元，重叠生起；生因识有，灭从色除。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我已示汝，劫波巾结，何所不明，再此询问。

己三追答并销次第

阿难问于前，佛答于后，曰追答。此五阴生起，是从细至粗，灭时是由粗至细，楞严文句云：‘一念无明心动，即为识本；此识动相，即为行本；动必取境，即为想本；能取见分，即为受本；所取相分，即为色本；是一念顿具，五叠浑浊，乃是生因识有也。要其所由终者，动静等二相，了然不生，故色性自灭；闻所闻等皆尽，故受性自灭；觉所觉空，故想性自灭；生灭既灭，故行性自灭；忽然超越，故识性自灭。是一念圆超五种妄想，乃是灭从色除也。’读此可知，五阴之生，如人穿衣，由内至外；五阴之灭，如人脱衣，由外至内。生时既有次第重叠，灭时岂无次第？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；是答阿难问，为并销除。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；是答阿难问，为次第尽。佛意谓众生一向，迷执五阴，为实我实法，故流转生死；佛性亦为五阴盖覆。今既闻法开悟，知五阴相妄性真，同一藏性，乘此一念顿悟之心，五重妄想，一并销除，有何浅深次第之分？然此乃约理论。若就事言，世间一切诸所有物，虽皆菩提，妙明元心，但众生无始时来，我执深厚，法执更坚，非一念可以顿除，必须修断。凭戒定慧力，次第而尽。理则顿悟，如阳光除暗；事非顿除，如汤销冰。暗可顿灭，冰须渐化。楞严文句谓，依圆教可立四句：一顿悟顿除者，即是最利根人，事理二障俱薄，始则于观行中，乘此心开，超入金刚干慧。次又于金刚干慧中，圆明精心，顿超信、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、入妙觉海也。二顿悟渐除者，如阿难等，先悟藏性，顿获法身；次复定境修观，涤除根中积生虚习者是也。三渐悟顿除者，如满慈辈，所知障重，故开悟为难，由其三缘先断，故但使三因不生，则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也。四渐悟渐除者，二障俱重，须以闻薰，渐开圆解，次依圆行，而起真修。乃至历劫，辛勤修证者是也。’据此，则曰顿曰渐，皆视行者根机利钝，事理二障深浅而定。岂可一概并论？我已示汝以下，是佛责阿难，不应再有此问。实则，并非阿难未明，但为末法众生，而作此问耳，前佛取劫波巾绾成六结，一一持问阿难大众，阿难大众，亦一一酬佛此名为结。最后佛告阿难：‘我今问汝，此劫波罗巾，六结现前，同时解索，得同除不。不也，世尊，是结本以次第绾生，今日常须次第而解。六结同体，结不同时，则结解时，云何同除。’佛言：‘六根解除，亦复如是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；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；解脱法已，俱空不生，是名菩萨，从三摩地，得无生忍。’故今佛言，我已示汝劫波巾结，何所不明，再此询问。

汝应将此，妄想根元、心得开通。传示将来，末法之中，诸修行者；令识虚妄，深厌自生，知有涅盘，不恋三界。

戊二结劝传示

初二句劝自行，传示以下劝化他。佛嘱阿难，汝应将五阴，妄想根本元由，一一研究，以深达妄想本空，五阴非有，不生住着，现行烦恼不起，则识中种子渐销，真心自然开朗通达，以获自利。并于末法，将此五阴，同一虚妄之理，宣传开示，令一切众生，皆知五阴虚妄，自生厌离之心。如是利根者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钝根者，亦因知有涅盘，而不恋三界；从此修行，渐灭五阴，超凡入圣。如是自行化他，方可报佛大恩于万一。

涅盘有三：一名性净涅盘，即法身德；二名圆净涅盘，即般若德；三名方便净涅盘，即解脱德。又正因佛性显，证性净涅盘；了因慧心显，证圆净涅盘；缘因善心发，证方便净涅盘。可知三涅盘，亦即众生本具三因，及佛所证三德。九界众生，皆由不知，五阴虚妄，涅盘真净，故不能深起厌离五阴，勤求涅盘之心，而久恋三界，沉溺生死。阿难若将佛语，传示末世，令九界众生，知有圆净涅盘，便不恋三界同居土；知有方便净涅盘，则不恋方便有余土；知有性净涅盘，则不恋实报庄严土。进而破界内同居土五阴，显圆净涅盘；破界外有余土五阴，显方便净涅盘；破实报土五阴，显性净涅盘。如是破九界五阴，圆证佛界三德。方畅佛出世之本怀，亦即佛说本经之最后目标。

阿难！若复有人，遍满十方，所有虚空，盈满七宝，持以奉上，微尘诸佛，承事供养，心无虚度，于意云何，是人以此施佛因缘，得福多不。阿难答言：虚空无尽，珍宝无边，昔有众生，施佛七钱，舍身犹获转轮王位；况复现前虚空既穷，佛土充遍，皆施珍宝，穷劫思议，尚不能及，是福云何更有边际。

甲三流通分分二。乙初如来叹述分二。丙初明灭恶力用

此先明财施，增上功德。设若有人，于遍满十方所有虚空中，尽佛国土，盈满七宝，是显所施物之多。持以奉上，微尘诸佛，是显福田胜而且广。承事供养，心无虚度，是显为时之久，及内心之诚。佛以此征问阿难之意，以为如何，是人以此布施，供佛因缘，得福多否。阿难举昔有众生，仅以金钱七枚，布施于佛，便获转轮圣位之报，何况今以遍十方虚空，盈满七宝供佛，其所获福，即使穷劫思量计议，尚不可及，如是福报，云何更有边际数量可说。阿含经中，谓阿那律，昔于殊胜福田（即供佛，以一切福田中，佛为最胜福田），因以七钱，施设食供，

后异熟报，七返生于三十三天，七生人中，为转轮王。最后生于大贵释种云。

佛告阿难：诸佛如来，语无虚妄，若复有人，身具四重，十波罗夷，瞬息即经此方他方，阿鼻地狱，乃至穷尽十方无间，靡不经历；能以一念，将此法门，于末劫中，开示末学。是人罪障，应念销灭；变其所受，地狱苦因，成安乐国。得福超越，前之施人，百倍千倍，千万亿倍，如是乃至，算数譬喻，所不能及。

此明法施功德，能灭重罪，兼得胜福。佛欲显灭恶之功，先示真实之语。佛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凡所言说，皆真实不虚。以下所显弘经功德，实不可思议，恐难生信，故先举十方诸佛，并无虚妄之语，劝诫听者，应当深信不疑。

四重，即四根本戒，杀盗淫妄；十波罗夷，是菩萨罪最重者，为佛法所弃。此明其犯罪之重，故感报阿鼻，瞬息即堕，此方劫坏，寄生他方，如是展转，穷尽十方之阿鼻地狱。此显其受报之极重，及时间之无穷。能以一念，将此法门，于末劫中，开示末学。此显其弘教为时之短暂。是人罪障，应念销灭，显其灭苦功能之迅速。其所受地狱苦因，成安乐国；得福超越前之施人，乃至算数譬喻，所不能及，显其得福之大。此犯大小乘根本戒，即将堕阿鼻地狱之人，若能一念回光反照，背尘合觉，顿悟圆通，深入修证；又将此法门，于末劫中，流传开示，令末法众生，得依法修行，心开意解，不入邪道。则佛种得以绍隆，慧命得以延续，故为时虽暂，而灭罪生福之功，无可限量。故其人虽犯小乘四弃，大乘十重之罪，应其弘经之一念，而得消灭；且将招感地狱恶报之苦因，变为安乐国，而所得福，超越前盈空七宝供佛之人，百倍，千倍，千万亿倍，乃至算数譬喻，所不能及。因前人所修之福，是属有漏，而弘经功德，则是无漏；无漏之福，岂是有漏之福，所望尘能及？更何况此人，能秉此殊胜法门，自行化他，令自他共证三德，同登涅盘，远离二死，毕竟证同于佛；又岂是世间财施，果报所及。故曰：乃至算数譬喻，所不能及也。

阿难！若有众生，能诵此经，能持此咒，如我广说，穷劫不尽；依我教言，如教行道，直成菩提，无复魔业。

丙二明生善力用

若有众生，指不作恶业，且善根深厚者。若诵此经，能持此咒，是明显说密说，功德均等。故有人或诵经，或持咒，或既诵经，又兼持咒者。加以正助二行，持戒修定，三业相应，则其所得福报，即使佛以四无碍辩，穷劫广为宣说，尚不能尽。此是自利之功。若能依佛言教，于如来灭后，传示宣说，令末法众生，得闻此经，依此经言教所诠之义，所显之理，如法修行，依教办道，显密双修，便可直趣佛果菩提；于其中间，无复诸委屈相，不受魔扰，不为魔眷，此是利他之德。自利利他，共成佛道，是修行人，最终目的，亦佛出世之本怀。

佛说此经已，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一切世间，天人阿修罗，及诸他方菩萨，二乘圣仙童子，并初发心大力鬼神，皆大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乙二大众欢喜

自阿难淫室归来，请示大定最初方便；佛即示以藏性，破妄显见，令开圆解。次说圆妙三观，及正助二行，选圆通根，结坛持咒，令圆修圆证；继而广谈七趣劝离，备明五阴魔境令灭，最后答阿难三问，明五阴生灭之相，理虽顿悟，事非顿除。并引财法二施，较量功德，劝令自行化他，自他兼利，至此法会圆满。在会四众，及一切世间，天龙八部，以及他方菩萨，二乘圣众，或内修圣道，外现仙身，而不坏童贞之圣体。或初发心修行，愿意护法利生之大力鬼神。此等或因闻法而来，或因护咒而至，今法会圆满，承受法益，故皆大欢喜，向佛作礼而去。

文句云：‘大论释三义故欢喜，一能说人清诤，二所说法清净，三依法得果清净。能说人者，即如来法王，为度众生故现，不为名利故说。所说法者，即今了义圣典，乃是圆顿真宗，非复权渐曲说。依法得果者，始则不历僧只，顿获法身；次则普会大众，获法眼净，无量众生，发无等心；后则顿悟增上妙理，断除微细烦恼，乃至节节闻经，处处受益也。’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终

跋

释文珠

海公上人，圆寂快五周年了，回忆上人住世之时，固然福薄缘悭，未能常侍左右；而往生之后，又因关山万里，未获一瞻遗容。甚至追悼会亦不遑参加；纪念专刊也来不及写文，聊表哀思。身为受业弟子，能不耿耿于怀，内咎不已。幸而三宝加被，使我终于完成上人弘传楞严经的心愿，不致辜负恩师所托。现在，我谨以五十余万言的笔记，献于恩师觉灵之前，作为恩师圆寂五周年，唯一的纪念！

上人一生，持戒谨严，解行并重，克己济人，喜结善缘。弘经演教之余，唯务真修；不涉名利，不洵世情，不事攀缘。尤其爱护初心，扶植后学，谆谆善诱不遗余力，因此，桃李满天下，人材辈出。战前如此，战后亦然。甚至避战乱于湛江，亦席不暇暖，广设法筵。想当时，年少无知的我，因受具于清凉寺，幸得上人任羯磨阿阇黎于先，复为教经阿阇黎于后。尤其荣幸，能于抗战胜利后，亲随上人同船返港，作为上人战后学生中最先之一员，亦最年轻之一员。此后，身受法乳深恩，为时八载。上人愍我少不更事，每每婆心切切，诲导不倦，耳提面命，严加督促；使我法身慧命，日益壮大，而奠下今日弘法异邦之基础。可惜业深障重，为了种种因缘，竟然拜别上人，天南地北，独奔前程。虽然，不敢或忘，上人赐我：‘努力弘法利生，图

报佛恩万一’的箴言；数十年来，从未间断研习经教，随缘度生。但内心总以未能常随恩师座右，而引以为憾！

自一九七二年秋移居美国，由于香港佛教青年会学校，校监兼校长之职未除，时须返港，因而时得亲睹慈容，以慰孺思。一九七六年初，谒见上人时，上人竟命我抄写楞严经笔记，以事流通。当时，我提议付梓，蒙上人欣然垂允，并命学生，将笔记交我负责进行。可惜当时，无暇整理，致使事与愿远。一九七八年初，再度谒见上人，被严词诘责，命速进行。岂料不出半月，恩师便舍寿往生；虽已年登九三高龄，但人非草木，噩耗传来，能不悲哀？后因感责任之重大，特写：‘谈任务与使命’一文，刊于香港佛教二一九期，公诸同学，冀望同窗，共负使命；可是该文刊出，反应全无，而我又因修建圆觉寺，过于劳累而病倒。一九七九年秋，乘赴台求医之便，将笔记副本，携港交源慧同学，自此以为责任已卸，无须再为此事牵挂。谁知返美后，四肢痕养无力，且频频梦见上人，现身说法，或演楞严，或说法华；时在东莲觉苑，时在昂平鹿湖。有时导我复讲；有时瞪目而视，态度严肃异常；往往惊醒，梦境历然。因感愧于心，默许病愈，即进行整理笔记付印。奈何抱病竟越两载，医药罔效，师友怪之。去年春，丁夏慧音居士由台返美，吾师上南下亭上人，嘱彼告我，多诵楞严。一言惊醒，立即放下一切，开始审阅笔记，意图整理；而我之病，亦遇良医，日渐康复。

整理笔记之初，会函询愍生同学意见，并请彼代向港方同学请教。承回信告我，彼因太忙，未能参与其事，同时转达各同学意见，谓我整理笔记，未经上人审阅，最好由我个人署名负责。正苦于无从着手整理的我，得此启示，遂决心依义不依文，重新写作，定名曰‘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记’，上款是恩师主讲，下款由我笔记；这样可免删改之嫌，亦与事实相符。愍生同学来信说：‘今次老人的楞严讲义，全仗你的努力，以你超群的智慧，丰富之学识，及活泼的文笔，必定完成一部巨着。使老人心血和精神，长存不朽；亦使后学得沾法益，真是功德无量，无量。’读之，真教人啼笑皆非。噫！养尊处优的她，怎会想到旅美十年的我，不但岁月催人，今日白发苍苍，而视茫茫；且时势逼人，无复当年粥饭之气；昔日之活泼天真，早已销声匿迹。何况处于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的环境中，时而诵经拜忏，时而拔草浇花，时而迎宾送客，时而买菜下厨。既要主会务，办公事；又要管出纳，理财政；当然要讲经说法，还要主持一切婚丧事宜。一身百职，事无大小，不问轻重，无一幸免费心劳力，试问，环境如斯，教我如何专心写作。虽然，我曾为此忘餐废寝，也曾为此，谢息诸缘；可是外境不饶人，每对晦涩文义，思研再三，有所领悟；正拟执笔疾书，奈何会务急切待理，逼得中断。或对某科经文，甚感兴趣，正想一气呵成；却因来人求见，不得不掷笔兴叹。如是写写停停，停停写写，初稿费时一年，誊正又是半载，最后审读。亦需数月，卒于月前脱稿，竟达五十余万言；为了赶在恩师圆寂五周年时出版，立即航邮寄台排印。假如我能专心写，假如我有充分时间，或许较为理想；可是而今，竟于仓卒散乱之中，粗制滥造；岂敢言功，但求无过，只要文句通顺，词能达意，不违佛理，不背师见，于愿足矣。万一出错，其知我者，必然恕我谅我，指教于我；不知我者，责我罪我，想必难免。

为使读者获得指示，曾函请教中大德，港方学长赐序。结果，谨得南亭上人回音，允于十日内惠我序文。那时，上人已示疾住院，出院后抱病为之序；今序文未及刊出，上人已然作古数月，这篇序文，竟成老人最后遗作。走笔至此，不禁黯然神伤，泪盈于睫。际此末世，魔强法弱，正需前辈高人，力挽狂澜；可惜众生福薄，佛门龙象，竟尔相继而去。我辈后学，虽发愿祛邪显正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怎不教人痛心疾首，感慨奚之！

本书付印之前，师友提议征求预约，订价流通；但我怕负帐目，更怕因果，故定为非卖品，一概赠送结缘，除随喜功德者捐助外，准备自掏腰包。其中美西佛教会同人之献捐，固令我感其护法热忱之可嘉；而港方同学之赞助，更使我倍觉同窗友谊之亲切。此外，丁夏慧音、曹金惠芬两位居士除捐净资，更先垫经费，从中协助，使讲记顺利出版，早日面世，真可谓功德不鲜，统此致谢。

最后，愿三宝加被众人，福慧增长，身心康宁，更愿三宝加被于我，速遂所愿。同时，以此写经，印经，讲经功德，回向护法龙天，法界有情，同圆种智，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

释文珠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写于美国罗省慧思精舍

南无阿弥陀佛，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，补全缺失的理论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qhjM7EGFjU7ZUtA4AUmKCA
师兄，您好，分享给您学佛精品好书，建议使用电子书阅读器，保护视力，需网盘保存、下载、解压缩，欢迎流通赠阅！

念佛殊胜法门弘扬中华大地2.0（佛菩萨名号专集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RoEgdDoQEouK1ELJNDt90A

传统文化、戒淫修福、中医养生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9YMnBw6kd1ZylFGHvZQwQ

乾隆大藏经（龙藏）txt全-精排版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8KcqTApwbS8m0lJ1ZQm8Fw

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，补全缺失的理论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mMqgmVAhZuDaDB8CxqrZw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cY19feLvDZm739KrGqe5A

般若文海txt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xM8Ou

好听的佛号，分享给您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OnbMzMfFluY1h2mlfJTsw

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
弘愿寺，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、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；寺名「弘愿」，典出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「别意之弘愿」，意为：乘弥陀弘誓大愿力，一切众生得生净土。弘愿寺殿堂建制、本尊安奉、牌匾楹联、念诵仪规，皆完全依善导大师「五正行」为标准，唯突出一个「专」字——专净土，专念佛，专善导。
https://www.hongyuan.si/
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，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，免费邮寄。欢迎索请！

佛教净土宗(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)
http://www.pureland-buddhism.org/

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
http://www.jingzongfashi.com/

戒色义工收集整理
戒色百科全书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U9YMnBw6kd1ZylFGHvZQwQ

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（共10册）已绝版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tJAWi

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（请转发，功德无量，利益无量）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tNwL4l

排版助手软件（电脑版，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，优化格式错误，提升阅读体验）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sLovq0G1JeztEAJuFewwg